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九册目次

顧太史文集八卷

〔明〕顧天埈撰

明崇禎刻本

顧宮諭文集序

故春坊諭德崑山顧公升伯諱天埈有文集若干卷歿後數年邑令嘉善葉君刻之以行於世而其子循屬予爲序公以雄駿峭特之資遭

神宗皇帝拔擢服官史局郎

毅然以名宰相爲已任好學廣問深心矯思以講求所謂濟時之業久之資望滋茂徒鄉翕集聲光四出不可掩蔽于是乎咎譽錯互而一斥不可復矣萬曆初江陵以健敗其後執政者陰柔憒眊遁相師承公

獨抉擿其隱秘曰天下以庸人病執政豈知執政冒庸人之名陰操威福大柄以欺天下自是朝論較然執政者遂無可解免矣公又謂當世人才日麄鼠習日僞著論擊排胥天下氣節道學之士舉不得免焉

公之手眼橫鶩側出於一世之上高而危矣際而孤矣易曰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豈不然與屏居日久霜降水落物論衰止天下之畏忌公者始而疑中而殺久之且徘徊歎息望其復用而公已病且老天下

事亦漸難措手非復公摩厲日須之日矣嗚呼其可歎也公生平志業頌慕李文饒其文章爽闓激切亦

略似之嘗叙蒲州張文毅公之文曰天下有文人之文章有豪傑之文章豪傑之文章雲蒸龍變之氣遇感即發寧容較淺深商工拙於其間耶然則儗公於文饒其不能爲文饒者天也日言乎豪傑之文章則

一也

崇禎丙子虞山後學錢謙益叙

序

性命之微言無關經國之大業風雅之逸製有殊詰誓之弘詞不第材鮮兼長

亦繇塗分各轍蓋文章之勢然也吾師開雍先生世結重光之雋獨沿正始之歸學有專門體賅衆妙職掌國之六典史續漢之七篇詩細長於論衡業動伯喈之歎析名綜於要覽蚤成士衡之家箴勸九州無

取雕蟲之技碑旌四皓爰發刋山之文識則靡有弗周力亦幾微罕懈當其凝思冲寂酌義簡嚴精騎三

千何假羸師百萬綺裘重襲豈若吉光片毛夫辭欲不繁每仗急而趨險意能包象或削複而流單何以

春容閒整之章偏寓秀矩峭規之內淘汰不嫌其淨盡銳采彌咀其清芳要以旨約依經言高作典昔人

謂聖德之詠原取乾之文言佛骨之章有類書之無逸永叔根酒誥以記醉子瞻廓呂覽而賦鐘繇吾師

創獲之精覺前賢摹擬之鈍矣運阸雋剛俗憎讜亮長沙放逐漢治所以不純忠州仳傷唐文所以下變

身寧不用以終老節曷稍貶以徇時元禮之在陽城門下共爭其落稿子昇之使絕國牀頭適見其懸書

眞參微而入玄能履危而居正里栖之日札問每逼嘗述尹文之言以究心性之變謂無心則無意猶之

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無魄猶之無土則無金旣已超脫五行之拘始得逍遥三界之外逌乎歸全之日緬

思末沫之徽神理長綿詎共雲煙起滅立言不朽固是德功緒餘客有摯虞業爲序厥流別門惟趙德幸

得次其遺編作家傳者賴獲覩之續史學者果如荀悅故使華陰霧散猶標玉玦之藏亦如蜀魏箋成更得龍駒之註謝莊方當年少棗嵩肯賦逸民史乎文乎邵矣美矣倘不焚君苗之舊硯亦惟讀杜家之新

書世固不乏桓譚走則久爲候芭也已

崇禎乙亥端月西吳門人

韓敬頓首謹譔

顧太史文集序

開雍先生予父友也予生晚自先生歸田而始識面自以文見知而遂訂兒女姻憶余之初以文謁也先生卽評曰不圖今日得見此文且爲言今文古文非二法有善誘之意焉顧予

通籍後頫首爲案牘吏二十年終無緜追隨先生悉古文之奧則予今日又安敢從諸名公後贅譚先生之文而獨就予所知者以窺先生先生生持身肅然聳笑不苟卽燕居必終日危坐無倦色眞令人一見神

踈而譏謗及之何也忌先
生者忌其作相耳然以世
臣子取高第居侍從思盡
讀天下之書盡攬天下之
表斥三
豪傑倘一旦見用有以不
負此直分内事而譏謗及
之又何也先生閲古人書
不輕標識間有指示必洞

徹精髓與皮相者絶異而
猶最留意知人之學才無
鉅細欲使各得其任但居
恒不輕言耳人見先生器
表斥四
局沉深望之不得其涯際
慮一旦衡量在手莫測所
予奪何在疑先生過尊而
排先生乃愈力孰知先生

熱腸雅量人有一言之幾于道惟恐其不有聞于世也先生于佛乘深入自得而居恒亦不輕言間舉謝

張瓦五

客語謂得道應須慧業生天在靈運前成佛在靈運後此言亦有忌之者然而解忌人正不易得矣一日

拈以道事君題文及半而坐逝予欲舉此則公案爲先生傳神賡幾用世出世並露光明世人口眼曷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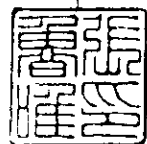
張瓦六

以相涉恨不起先生于九原而印證之也武塘臞仙葉公來令吾崑初下車即謀梓先生集可謂千秋知

巳而予又謂先生之學不
盡于文文不盡于集先生
文自代
言策士外亦必有爲而出之

不輕與酒壚詩社作緣故
卷帙無幾僅從滴水識海
味耳晚年益喜杜門惟教
二子常諄諄至丙夜不休

此其詮經論史得一語可
當一鉅篇若得如語錄例
述而筆之津梁後學豈不
大快長子循卽予婿聞予

言躍然喜曰循雖不敏請
事斯語矣
崇禎甲戌冬門下姻晚生
張魯唯頓首拜譔

顧太史文集敘

嗚呼恕今而獲序先生之文乎紀丱角之日從藝苑中得先生片字且將寢食焉斯其意不以今之人而直等於古作者逮求友四方始遙望玉峰切伊人之慕私心自惟以不踐其閾爲鞅鞅然閱數年先生沒矣而恕方作吏於崑夫當恕人退之想先生無恙也當先生溘焉之逝恕

張序一

適朝夕也此造物之限我兩人緣也惜也獨邇來寢食者不止四子業而更淩淫於古文辭所謂其人未朽其音容寄之紙上也幸也恕試呼先生而徧其製

靈或者許我乎蓋昔賢之評史也用噉蔗之法繇後而暨乎前季子之觀樂也進取類之文自歌而遆之舞則恕竊縱覽始末而有以遇當日之筆墨矣爲讀

詔敕諸篇艸野奉爲
天語皇皇也先生骨漢而謝六朝之粉氣蘇而挽元祐之蒻斯
昭代之巖音乎蓋關於運會矣聞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

謂議論之不雜云爾展先生之策表者應作是觀至於序吾誦之而疑焉凡以敷宣較閱者不過式士之格套耳賀送之際未免諛詞詩文之弁猶屬戲渝若

夫壽人吾不知其極也先生根
乎經濟闡乎理道反覆乎規頌
之不紊殆昌黎柳州之間與觀
於記吾知其核而非齊紫也觀
於傳吾知其詳而非借面也觀

於行畧與表銘吾知其析幽而
非譽墓也歐陽子之誌狀寧足
多乎悽然以悲者斯祭文之動
於性歆然以守者斯祝文之寓
乎理若一引一跋不過小品耳

會以耀脣舌之工供笑傲之具
耶先生之技殆貫乎唐宋之著
述矣乃當年立朝處身明本務
學惓惓以告其同人而弗欺焉
者尺牘數十則第曰晤對之郵

已哉出爲詩歌動已而天地應
焉四時和焉儲元其殆將後矣
以質諸誥敕等篇雖有異調而
會有異志否恕反覆竟其集而
得先生之終身竊快踐其閫者

其以親炙休風未遂融洽至是則造物之限之適以合之也往中郎先生蒞吳時其於唐子畏也曰吾不治其人而治其文夫子畏若在中郎寧得治之矧先

生百倍子畏恕假令得挽先生之年不惟其友之而師之也詎意今日僅展遺編而慟乎

崇禎甲戌仲冬武塘後學葉培恕頓首譔

小序

昔魏文有云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廼左氏序三不朽則立言又與

立德立功鼎立而三之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文亦難言矣太艱者信古士鼓雷文崩剝自命每爲

古所後而不能逹今之情太易者信我春紅秋潦任腕抒溢每爲我所後而不能準古之法故一如葉玉

顧序二

之奪天巧而累石之費人力一如廣筵之無佳設而列肆之無瓌寶脫乎艱且易之外者誰哉讀我閑雍

伯父集而不覺真然快也
明興文章盛於舘閣潛溪括蒼初啟華幹震澤西蜀繼振宗鑣迨後杰然成一家

顧序三

言者未易更僕數要必經濟理學博綜貫穿而胸有獨至上下古今伐毛取髓發而爲文迺字扼闗隘而

句中鈐鍵於以見作者之
志不誣已伯父廣羅縑帙
縱筆丹黃於諸史語録摘
微抉隱如秦越人之照五

臟而爲世人發覆者亡量
至古人行文之離合變化
目成而心送之以融洽於
不律吐吞間令觀誥勑諸

篇爾雅渾灝其說命之遺
歟霜柯直上足媲今之闘
嫣者矣策表鑿鑿經時膠
西長沙之伍也焦心用世

智深勇沉已少見一班云
序記傳畧則稟史漢之裁
而奴隸八大家矣誌銘祭
祝之文核事而非諛寫情

而如訴其亦二史八家之
續乎至尺牘則賈董之籌
濂洛之旨具兼之旁及詩
歌故其末技然騷騷乎陶

白矣統之識至文生初未
嘗割取薤書竹簡中險棘
字句以驚愚目殆去其艱
而不爲古所役者也廼吮

毫不輕下句敲字煉務合
榘於古人而墻宇重峻莫
可躋攀又去其易而不爲
我所役者也於古文家真

稱巔頂已雖然伯父生平
鴻抱方期大用扱監非常
以展駕海縈天之手顧未
膺

環召竟鬱伊謫籍以歿而止
區區文字留茲身後名豈
伯父志哉惟是立言不朽
與功德並即未見諸行經

世大畧讀伯父集隱隱筆
壘間歿而猶生者可展卷
如覿也已當亦伯父之所
聊自慰者也弟星源中頹

刻竣索序於余余敬依質
而誦言之

侄錫疇敬題

較閲姓氏

門人韓　敬求仲甫
趙維寰無聲甫
支如玉寧瑕甫
虞大復來初甫
翁啟愚元夫甫

項　煜仲昭甫
錢承熙汝洽甫
胡甲桂秋卿甫
朱日燦靜之甫
王志長平仲甫
葉國華德榮甫

何　謙非鳴甫
葉重華德玄甫
朱國輔允公甫
王嗣曾原仍甫
張　爵與鶴甫
弟　天叙禮初甫

天堦晉伯甫
天培滋伯甫
侄　錫疇九疇甫
錫純爾常甫
錫用爾祉甫
錫介爾寶甫

錫璇徵泰甫

錫命爾欽甫

較閲姓氏終

顧太史文集目錄

卷之四　序　記　傳　行畧

卷之五　墓表　誌銘

卷之七　尺牘

春江阻雪

送楊太史　冊封　周藩

送顧太史奉　使南歸

中牟蚤發

寄李長卿

將奉　使命圖歸

遵左道中

陳小質祠堂詩

送朱蘭嵎丈擢南院長

閒吟

題樹鴉

中秋

齒落

秋夜漫吟

咏懷

孤舟

閒吟

顧太史文集目錄終

顧太史文集卷之一

崑山顧天埈升伯甫著　男 循星源 舒中頴 甫輯

詔

擬上　皇太后徽號恩　詔

朕以眇躬履兹大寶三十餘載天下乂安蓋席列聖之成謀實奉　慈闈之懿訓報塞莫自日夕顧　天兹者　聖母春秋躋登六十時維長至適誕元孫百順駢滋千古未有導迎　穹眷宜極徽稱是用祇告　郊　廟　社稷率文武羣臣奉冊寶加上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敢謂顯揚之巳崇益惟高厚之難狀誕敷闓澤用廣　慈恩所有合行事宜開列于後於乎得壽得名丕仰祈天之有道若邇若遠同沾錫類之深仁布告萬方咸使知悉

冊文

擬　冊封　皇六子　冊文

皇帝制曰朕丕荷　天休廣綿祚元良肇建爰作萬國之貞循次疏封各爲一方之翰典彝並舉國慶非常爾第六子某稟器端凝賦資睿敏方今綺歲克備芳規宜膺磐石之崇用衍天潢之派兹特封爾爲某王錫之冊寶大啟新藩夫樹德務滋積美在蚤學行懋勤于日夕忠孝永裕乎家邦爾其祇修體兹至訓欽哉

誥敕

大學士沈一貫父　誥命

制曰張良之有黃石范蠡之有計然曹參之有蓋公孔明之有龐叟皆本遯世之徵密用成名世之偉奇然率相求以定弟師未有天然而爲父子於爾沈某乃大學士一貫之父行依賢聖性有神明窺天道消息盈損之眞極人情翕張予奪之祕油油常適海鷗野鹿之與羣默默相傳

靈鳳祥麟之自出顧其身竟一生而無迹視其子治天下而有餘高蹈難摹流風正遠茲特封爾爲〇〇嗚呼異寵殊旌一世仰帝臣之父發微闡密百代作豪傑之師

禮部右侍郎朱國祚　誥命

制曰國家建設卿貳獨于宗伯之秩每簡侍從之臣蓋惟禮意之閎深不在典章之靡縟百度合天人以消息晝一參情變以徐先是謂識微

可躋大受爾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朱國祚性剛氣和學沈操瑩天賦遠到之器世歸大雅之風蔚自芳齡首膺廷擢早槖筆于禁苑旋晉宷于春宮納誨旃帷功深養正掄才鎖院士罔留良鴻羽堪儀駿聲彌茂遂副南省之席仍兼北扉之銜而爾忠貞格君淳誠率下慨人情國是多梗鬩以難調而早計曲防期擧瑕之俱釋勢倍艱于平昔責獨萃于厥躬雖三年踐禮樂之場乃何日非憂危之事勛勷殊苦寵數宜優茲用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自爾出入承明之中則茲職誠劇然而夙夜寅清之際視他秩猶閒當其閒有以待劇當其劇可以常閒及此懋修而益究千古有用之學一朝簡在而坐收四海顒望之情爾其欽哉

總督薊遼保定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萬世德　誥命

制曰朕念戰之勝負迭變敵之去來無常况在殊方摧絕之鄉當海外沸張之寇期于折馘獻醜而一擧收萬全之功又必滅迹消氛而久需無纖釁之發計若殊瀾事則竟成是乃創見之奇可無特異之數爾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畧禦倭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萬世德貞操博綜長才偉畧筮仕劇邑蜚英夏官旋敭歷平臬藩實勛勷于塞徼每

羌虜之竊熾輒身捍之獨先射落飛鵰詩成橫
槊雄風正蔚疆事多虞屬箕子之舊封忽東夷
之蹂躪臨以天威而一剿要其僞附而復滋廟
謨方更異議俄起陟爾中丞之秩往持必戰之
籌僚士一心正奇互濟朝驅夕掃陸讋水奔蕩
無半鏃之或遺猶虞一旦之奄至鼓我氣勇奠
彼瘡痍儼藩服之重新益威名之遠播海波久
敉軍凱言還一切讒慝之口莫施十年興繼之

仁克竟朕甚嘉焉茲用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
誥命嗚呼人主之決策也在乎始斷朕夙不撓
于二三人臣之居功也在乎終虔爾今殆半于
九十燭幾惟審集善惟虛以永令名更膺隆寄
爾其欽哉

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徐三畏　誥命

制曰朕謂疆場之事其侈志見奇而開釁于萬
里之外者誠過其藉口持重而自完于咫尺之
閒者亦過設地勢有所必需則經營豈容獲已
但決策以濟而收利又完功遂非常賞亦不細
爾巡撫甘肅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徐三畏至心卓識偉槩雄才劇邑蜚聲
巖廊發議踐更藩臬長貳之職歷遍梁晉秦隴
之郊仁政弘敷邊情曉暢旋寵以高牙大纛遥
鎮于張掖酒泉地絕陬隅形橫戎虜咽喉要地
首尾松山自淪棄之有年僅往來于一線俄焉

東甲遠爾收疆且暇釁之不滋竟工役之甚駛
十旬之歲月無幾于里之城堡相綿皆爾早計
于未形是以善建者不拔土宇則故而功勛則
新一朝之勞而百世之賴良副朕志用覃明恩
特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嗚呼充國之在
金城以靖謐爲右段頬之窮羌種以殲殄爲期
世多浮慕之而評其短長孰若兩用之而權其
利害此皆湟中之已事想爾方寸之熟諳得諸

古人施于今日爾其懋哉

總督三邊兵部尚書李汶 誥命

制曰朕以疆事付于重臣熟思夷夏之盛衰慨在封圉之關鍵顧决機既昧于見可而襲故又足以自完雖要害之或淪每因循以坐視若一舉收恢復之效而秋毫無瑕釁之萌誠是壯猷可無異數爾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兼理糧餉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

史李汶至心卓操石畫英姿始典郎曹旋更藩臬敭歷輒久建樹良新西土保釐南廷詳謨蔚騰譽望晉貳兌樞屬三秦之多虞念四鎮之遥峙特授節鉞俾往控臨敵衝折于樽中我師過于枕上奇功屢奏峻秩日躋猶謂角技以爭鋒孰若深謀以掃跡討自寧夏爰接湟中有松山以相綿奈虜穴以爲梗形聲常斷備禦漸艱乃朝戒乎貔貅竟夕蕩乎腥穢千旬之版築孔亟千里之城堡俄雄初也驅除胡以使虜之必去已而營度胡以絕虜之不來資糧無煩時日亦駛蓋握先人之神算故成剏見之完勳深副朕懷用申殊眷聿躋亞傅更懋世官茲仍授爾階光祿大夫錫之誥命嗚呼縣泰晉之絕塞俱戎狄之與鄰但雲谷之間虜勢繩貫而關隴之外酋族絲分勢貫則饑飽有常而羈縻之也易族分則欣嗔各異而讋服之也難須細析其情形

因容制其離合庶烽燧永消千萬里而功名獨冠于一時爾其欽哉

右春坊右諭德李騰芳父母 誥命

制曰君之寵臣每褒其父未必父德之誠爾蓋亦孝治之宜然如果幽操之夙完特因令子而始顯尤宜褒異豈靳騑蕃爾封徵仕郎翰林院檢討李其乃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騰芳之父雅志逃名生平足已自幼孤榮備歷諸

艱取與嚴析于秋毫勤修不懈于瞬息予在日月之際躬耕壟畝之中入城市不崇朝蔭山椒而終日足以風世寧止義方茲因覃恩加封爾爲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惟不有乎寵榮斯寵榮之彌渥

制曰朕因　聖母春秋而欲使天下之爲母者皆享子之報朕因元孫誕育而欲使天下之爲子者皆念母之恩顧予近臣而遺聖善爾封孺

人王氏乃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李騰芳之母性鍾婉嫕德宅慈祥賓敬冀耕成逸民之高蹈師嚴孟杼弼名世之非常麟角崢嶸鸞篆絢爛導迎百順偕老一堂是用加封爾爲宜人行覩殊伐于鼎彝永流芳聲于彤管

右春坊右諭德李騰芳并妻　誥命

制曰古重太子之官疏以諭德之號近雖職閒無事然必歷久以躋豈易浮沈良多甘苦國有大慶可後恩綸爾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李騰芳敏發恢弘如春草之怒生而虛又能受疎澹簡遠如秋雲之自在而俗亦不驚居史局者九年佐成均者二載一新型範稍出緒餘俄擢今官學尤日益養盛而奇特之并消見融而疑似之悉破宜膺異數之寵况當普澤之加是用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大抵詞臣迴異他秩他秩顯布于功實詞臣自考于精微功

實之高下易分精微之等級何限爾愈密證以需簡儲欽哉

制曰夫婦之情存亡之感大都悲因榮發猶須榮以塞悲矧錫慶于儒臣可無慰其元配爾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李騰芳妻封孺人盧氏秉德惟愼逮下以慈勤相哲人致身金馬雖沾一命已歿多年恐歲月之漸遥并德容之恍惚惟有綸綍庶幾闡揚是用加贈爾爲宜人

幽芳其尚歆承顯誥自茲稠至

整飭蘇松兵備左布政使曹時聘　誥命

制曰朕寤寐隆平睠懷吳會賦斂太重宜根本之預培文物方殷有倚伏之可慮兼之俗輕易動海警無常非得異能曷克保障爾湖廣布政使司整飭蘇松兵備兼理糧儲水利左布政使曹時聘志貞行潔識偉才長蜚聲大廷發硎郎署兵食政舉南北譽騰名郡屢司望臬嚴歷徧

秦晉淮徐之境皆愛戴懷服之人登四岳之崇階領東吳之重地而爾精誠愈懋猷畧彌弘易俗移風而不著更張之迹銷萌厭難而絕無批引之苛爰晉中丞仍寘南土雖頒新命猶敘前勞茲用授爾階通奉大夫錫之誥命夫有初有終在永堅乎一德乃文乃武庶克憲于萬邦爾益務厚樹圖終以副朕志朕不吝崇寄殊寵以酬爾庸欽哉

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沈九疇　誥命

制曰國家環千里以置使而俾之布宣政理即古岳伯之任也顧古之岳伯也國之得以舒疾隨宜今之岳伯也吏之每以歲月課效效誠著于茲職功可高于古人爾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沈九疇貞心卓操遠器宏才擢秀大廷蜚英比部爰司學臬屢佐名藩繼總憲于三巴旋作屏于全陝闢六德與百度歷廿載如一時乃

涖西江躋居左轄而爾芳猷益邑華問彌章亮節清標凜羣寮之表率仁風惠澤合四境以恬熙閱狀升聞師言允愜茲用授爾階通奉大夫錫之誥命夫古出爲四岳入爲三公非惟勞逸之相均實以文武之足憲時雖寧謐瑕亦萌芽爾宦績之已成當申儆之更密內召異數朕豈有愛焉欽哉

湖廣按察使司副使張喬松　誥命

制曰國家建設臬臺總握紀憲而置副參之要以分糾吏士兼詰戎兵非其人也朕不輕畀矧衡陽瀟湘又山川土風之雄絕者乎爾湖廣按察司副使張喬松操履端嚴才猷敏練使垣發跡水部宣勞職游更乎臬藩聲滋赫於滇閩晉副憲政爰涖南陲披滯摧頑相機而冬春互用清萌解結投刃則肯綮皆虛百城凜其風標一路倚以整謐明績奏最朕甚嘉焉茲授爾階中

憲大夫錫之誥命今已陟爾參知移住武陵矣夫武陵在五溪間蓋竟楚地而控引黔粵其慓悍之性自古然也邇者武昌都會衣冠之地且騷然不靖矣彼出乎其性者何哉如是而能以文恬之乃爾之奇朕則有顯陟

廣東南雄府知府柳希點 誥命

制曰昔張敞爲膠東相猶云遠守劇郡胸臆約結奇無所施茲郡去京師萬里而能紓猷念以典職其賢於古人多矣顧可弗亟旌敘爾廣東南雄府知府柳希點器度凝遠才諝魁閎振譽廷掄蜚聲郡理游百練于南署爰兩守乎名邦吳猶邇焉粵蓋逖矣而爾運劃割於寧一伏悃幅於神明雨澤遍乎民萌風稜華乎蠻習茲用歲閱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頃朕孜孜吏治倣行漢事召良二千石入爲卿寺業已數年爾亦有意乎益忘淹速遠邇之感矣尚懋乃圖

以需異數欽哉

翰林院編修王衡幷妻 敕命

敕曰朕每簡博雅端方之士以充承明著作之庭罔或漏焉而況世濟其美者乎爾翰林院編修王衡天賦英特家學淵深自首鄉書屢淹歲籥仍魁廷彥爰職禁林世鶩遭遇之非常爾實分器之適稱方悔用才之晚寧云從政之新茲因覃恩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敕命夫爾父勸

相我國家忽焉勇退今幸得爾漢有平章唐宥
李宋有范皆父子相繼平章端於爾厚望哉
敕曰士君子週計生平一切吉祥善事無不滿
願獨結褵之賢配早摧此其興感更甚於恒情
也爾翰林院編修王衡妻金氏孝敬承尊聰淑
絕世目擊繁華之集躬操荆布之勤用添閥閱
之芳聲懋贊哲賢之偉植乃竟奄溘宜倍褒揚
玆特贈爾為孺人天嗇其齡國豐其貺

南京戶部主事唐斯盛　敕命

敕曰朕念天下物力告詘元元叩心每慎簡度
支郎吏以佐經國用蓋兩都並重焉有能精廉
稱朕意者不愛異數寵之爾南京戶部浙江清
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唐斯盛識沉性邃操潔
才長發跡廷掄藎聲郡理偶因微愆暫爾中淹
擢贊計曹宣勞留署而爾清修彌勵幹濟惟勤
出納之綜覈常周盈縮之調劑有法可謂恪厥
職已玆以歲成授爾階承德郎錫之敕命夫南
曹稍冷仕宦者或薄之朕謂不然誠使攬江山
之蒼藹悠然心遠而不亂于金錢之細於以撥
煩肩鉅何有爾其懋哉無替朕命

歙縣知縣錢中選　敕命

敕曰朕聞環歙皆山也千峯獻秀於几案之下
長玆土者蓋仙吏矣非有俊偉光潔之奇足與
相映不輕畀也爾徽州府歙縣知縣錢中選心

識淵停丰標玉瑩蜚英綺歲涖宰名疆乃克剸
劇碎而有餘敏同游刃揉囂囂而不擾慈若烹
鮮三年俗靜民恬唯見風舒山媚庶幾哉古循
良矣玆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敕命夫朕予環
闥侍從之職豈靳遴庸無亦謂異能明試者始
堪弼朕達耳爾政既成其益懋焉以需璽書之
徵欽哉

上饒縣知縣李鴻并妻　敕命

敕曰夫吏也敝精營職亦足稱才有能當紛錯之會猷政爛焉而綽若有餘此寧獨才勝也蓋其學術深矣惡可弗亟旌歟爾江西廣信府上饒縣知縣李鴻業勤三餘書破萬卷大廷擢對劇邑司符而爾慈若烹鮮機同游刃雜沓亂之而愈析并去撥煩之名疲瘵久矣而忽甦渾無市德之迹政恬民靜化起心間不聞轂擊而肩摩但見山清而水媚古稱德讓君子蓋庶幾焉

茲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敕命邇者四方長吏不務修衆庶之和而苛碎詭異以釣譽也朕方病之爾治蔚然不蹈近習其務益隆猷念以臻郅理懋哉無替

敕曰女德固難矣然使生長白屋熟艱難之故而心發大誼此其賢猶得于所習非性之也爾江西廣信府上饒縣知縣李鴻妻申氏出自相門嬪于哲士捐紈綺而不御儆盛衰以相成至孝恪修乎婦儀慧質兼精乎女職蘭馨玉潔仙姝不久留于人間穗秀棠繁淑範寧忍忘乎疇昔茲用贈爾爲孺人惟顯命之有赫想芳靈其永承

巴陵縣知縣佘自強　敕命

敕曰朕甚愛民而重令歲遣使者冠蓋相望部察吏治上太宰太宰殿最之以聞惟最者予贊策爾湖廣岳州府巴陵縣知縣佘自強清操雅

志卓識宏才一擢制科三臨望邑而能勞來不怠綏輯有方惠允洽于窮簷法不撓于豪右雉馴表異棠蔽興思茲用明課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敕命夫巴陵枕洞庭而波聲沸于几席之下古人登樓極目渺然有江湖廊廟之思第今所宜先憂者安在乎爾其圖之朕與爾共後樂焉

顧太史文集卷之一　終

顧太史文集卷之二

崑山顧天埈升伯甫著　男衎星源
舒中頴　甫輯

策

壬辰　廷試

臣對臣聞帝王之經緯六合也必有簡易精明之治規而後可以敷化理尤必有真純懇切之實意而後可以握化機何謂治規宣之誥言陳

之藝極燦然而易守肅然而難犯日範天下於不援不弛之中而固有二三者是已何謂實意蓄之淵衷凝之宥密相屬而以精相攝而以神日化天下於至正至大之域而固有頗僻者是已有治規以敷於外則一視聽齊心志雖頑蒙之性咸可曉諭雖強梗之習咸可馴擾天下方廩廩於被服之不暇而何患乎國維之弗張有實意以宰於內則妙時出善調劑雖條教之猶莫非肫篤雷霆之威莫非慈惠天下方駸駸於感格之不暇而何患乎羣情之弗協古之帝王垂藻巖廊而享高天泰山之安凝神邃宇而遠海裨日出之邦用此道也藉令具之弗簡弗肅而徒苛細其文日與天下相縻將見紛拏雜出安所適而守焉而能責下之不偷乎實之弗裕弗孚而徒恣睢其威日與天下相讋將見紀法自玩安所惕而服焉而能望下之還淳乎如是

而欲措斯世於整齊畫一之休奠國家於久安長治之盛者其道無繇矣故千古之鴻猷不能不有待於　今日也欽惟　皇帝陛下　躬不世之資　撫恭隆之運　游神　帝學罷貞觀政要而講禮經　致謹燕居書　齋閣箴銘以養德性修雩禱則親頫　玉趾洽泰交則時降　溫綸　化洽於南箕之風　澤豐於離畢之雲固已六五帝而四三王矣乃猶

聖不自聖進臣等於　廷俯賜　清問首
諏帝王文質寬嚴之旨繼及紀綱世風教化人
心之要終有感于玩愒悖慢之習而思所以令
簡法嚴之術顧臣愚非其人也雖然陳見悃誠
圖策安危臣之願也敢不披瀝以對竊惟天生
下民䢅操殊方智欺愚勇祛怯懷智而不以相
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於是乎立之君以齊一之
若也者設爲防表樹爲軌物限以尊卑之序别

以上下之經者是爲紀綱而下之人漸之摩之
陶而成習化而若性則世風正矣曲爲匡拂善
爲奬掖昭夫尊卑之所以有序明夫上下之所
以有經者是爲教化而下之人安之利之敵其
同然觸其固有則人心淑矣但紀綱世風之繇
教化人心之要直任乎詔告而耳提面命之乎
將恐意能喻於詔告之所及而不能喻於詔告
之所不及甚且以空文視之耳或直任乎刑威
而刀鋸斧鉞之乎將恐意能伸於刑威之所及
而不能伸於刑威之所不及甚且以凉德病之
耳文勝則敝文敝而以威勝又敝然則提挈萬
民揮斥八極其殆出於令與法之外而自有以
綰結之者乎其殆即寓於令與法之中而自有
以維繫之者乎則實意之謂也粤稽古昔若胥
庭汾穆之世獉獉狉狉渾渾噩噩忘其智故安
其性命民不誘而親無待哼哼煦嫗爲也民不

嚴而治奚事赫赫讋懾爲也斯其淳風至道邈
乎不可追矣迨風氣漸開大樸漸散意喻色授
之象微而提撕警覺之道起即莫盛於二帝而
有典焉典亦令也第典謨無幾言而世已在宥
彼雖不廢令而固有不恃令者在也即莫隆於
三王而有誥焉誥亦令也第誥誓無幾言而世
已恬愉彼雖不廢令而固有不恃令者在也然
或謂道衰於書契德薄於政敎是猶以文勝疵

帝矣或謂虞夏寡怨於民殷周不勝其弊是猶以文勝疵王矣要之文質之運若循環二帝三王已不能游於忘言之天而當其時上無飾詞下無衡命而以實意相淩灌後世蓋莫尚焉三代而下漢猶近古彝文之詔嫩矣而顧以孝宣之烈過之末平之政嘉矣而顧以元和之治尚之世儒非故抑此而伸彼也蓋謂令多則虛而不實法行則弛而能張而藉以立教也大抵本

實以敷言而道得焉喻之絲綸渙汗擬之風雷金石非過也逞聽以督責而道失焉視之土苴芻狗等之駢拇枝指無惑也信乎治貴行法不在空言治貴敦實亦不在徒法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　經綸草昧　開闢文明若　祖訓大誥諸篇正綱常定名分而務作夫彈忠效順之風戒偏黨詰凶頑而預防夫旁落覬覦之漸　聖謨洋洋即典謨不是過焉其所以垂

十一朝之昌明而開億萬禩之太平者信有自矣暨我　皇上廼而承之兢兢業業日惟成憲與　先休是遵是式　宮府一體皆指相使天下曾無敢以私意阻撓者道德之漸仁義之流天下曾無敢以匪彝異同者準繩之具孔張綢繆之計備至紀綱肅而世風正教化洽而人心淑駿烈浹乎於茲鴻號熙於無窮矣顧邇年以來稍有不盡然者臣伏讀　聖制

謂勤課愈亟玩愒愈滋禁戢愈詳悖慢愈甚臣以為誠亦有之今夫小加大賤妨貴至冒上也捐禮誼恣貪婪至無等也士伍者非將較鞭箠使之而捐軀赴敵惟命者乎今反操刃而莫問矣屬吏者非官長南面臨之而奉行殿最惟命者乎今反中傷而莫忌矣宗枝者非一本之親而藩輔所託重乎乃白晝攖於都市將安窮也青衿者非四民之首而遠近所觀赴乎乃聚衆

關於公庭將莫測也其他寡廉鮮恥背禮傷教之事往往而有在在見告是可不爲之慮也哉得毋謂教導之不詳申飭之未至四方闇於倫紀而然歟竊見三令五申已非一日而竟不喻何也又得毋謂布告之雖切文網之尚疎四方狃於寬大而然歟竊虞嚴刑峻法終非善物如是而復不應何也故臣以爲惟有實意而已實意者委曲以體其必至之情而無壅閼隔閡之

患多方以是其同然之願而無闕遺偏漏之私聚其所欲去其所惡而狙詐作使何有於衣冠禮義之衆容之如天蓋之如地則四夷向風何有於臣民枝庶之親爲將較者誠得其人同勞逸共飲食有投醪之誼無蹋鞠之病則三軍超距挾纊矣爲長吏者誠得其人課功實畧虛聲有懸魚之操無苞苴之求則下條一心營職矣宗庶浩繁廩祿難繼爲之弛出城之禁開入仕

之途彼寬然有以自給又何求焉庠較興賢本異庸衆爲之隆禮以優之擇師以誨之彼修然有以自好又何遑焉如是則不必渙之大號載之象魏而相喻於默默之天不必嚴之五刑申之八法而相固於肫肫之地居尊者得以高拱處優而享其巍然立隆之勢居卑者弭耳帖喙而去其囂然欲爭之心紀綱不飭而正風俗不撓而淳教化旁流人心丕式太平自爾翔洽和

氣自爾鬱蒸且可以兒二帝而弟三王矣奚數漢之諸君哉抑臣猶有 獻焉語有之盆水在庭清之終日不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圓人心易濁而難清類是也而況人君乎茝牀蒻席遠於萬里諧臣媚子羅於左右君未見其欲彼先意而投其誘君已見其欲彼肖意而鬭其捷一欲稍中萬幾叢脞所係非渺小也故臣願 皇上祓除濯拔疏瀹澡雪勿以優

笑鶬鵒而蕩此心勿以九奏萬舞而荒此心勿以隱微幽獨而間此心康淫之志詘清明之慮生夜分讀法雞鳴　御朝則一念憂勤足以起萬方之衆惰一念收斂足以消萬方之侈泰此臣之所謂實也是在　陛下一加勉而已臣草茅之士不識忌諱干冒　宸嚴無任戰悚隕越之至臣謹對

庚子順天第二問

知人之難帝堯以爲然卽一庸人亦以爲然然帝堯之所謂難非庸人之所謂難也庸人謂天下之賢者寡而不肖者衆相欺之巧千相炫之形萬而吾一一而窮之也難此其難難在人者也乃帝堯之意不然謂吾誠如明鏡了然于胸中不惟大都之妍媸畢照而分量之毫毛亦析而吾心如明鏡之了然也難此其難難在巳者也如庸人之論則必天下皆賢而無不肖而後

知人始易則知人之難直聽之而巳矣如帝堯之意苟於天下之賢否猶混則吾心之明蔽可知蓋必至于知人而自修始盡是敎天下以哲非阻天下以難也乃天下憒憒之庸人反援堯以自解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而况我輩乎則堯之一難蓋禍天下極矣不知帝堯之難正以天下多庸人耳其無意乎知人者勿論卽其有意於知人者自閉甚牢自持甚正預設不然之疑雜以不一之試方謂防奸巳周及天下之大奸至不覺從容而入於其中矣廣諏而收之罕躬而延之揚之以芳聲實之以殊寵方謂待士巳渥及天下之奇士至忽默默不自得而去矣凡此者皆庸人也則帝堯安得不以知人爲難哉何也彼蓋外而求賢不肖之迹未嘗內而求吾心之哲也夫迹亦何常之有意有所重奸人耦意而成行時有所尚奸人襲時而樹標以相

合者爲賢彼不趨附而同以不合者爲賢彼借
他端而犯疑肖之狀萬變而猜防之術何施至
於豪傑奇偉之士必有獨至之妙藏於微渺知
此者謂之知巳而高官厚祿不與焉往往或負
其奇而敢冒天下之不韙以自雄其最高者反
習世俗之趨以匿其嶔崎歷落之氣而世人視
之僅與等常無異則迹惡足以知人哉知人一
係乎哲矣哲者不藉聞于人言不借助于機數

忽然目擊之下自有心開膽破之神匪直愚者
不能掩蓋其短而賢者亦不能遯其精光匪直
賢者願罄竭其長而愚者亦自呈其不肖無端
無紀其微甚圓而非可以口語形容者也顧其
所繇以哲者固不盡繇于學亦不盡繇于天資
管仲三戰三北分財利多自與殆鄙陋無能之
甚鮑叔皆賢其情而非以平日相暱之故而覆
護之韓信淮陰一市人耳家貧無以爲業蕭何

甫接談而知定三秦并天下非信不可而非以
爲僅僅一將之任富弼年方十齡往見呂聖功
即許其異日功名富貴當與巳埒且德望更邁
而非徒奇其頭角之不凡一知之于叚釁之中
一知之于落魄之日一知之于童稚之時而錙
銖之不爽此三人一節之聰哲縱堯之知舜亦
不過是而三人實未始學問也是誠天資勝矣
知以爲盡繇于天資乎非也蓋學尤急焉孔子

云不知言無以知人夫言于不知言者之前最
易欺者言也言于知言者之前最不可欺者言
也試使其中無所有也而鋪張于言則言出而
鋪張露矣試使其中所未及也而勉強于言則
言出而勉強呈矣試使其中有所諱也而其言
蓋觀其蓋而知其諱也試使其中有所盈也而
其言下觀其下而知其盈也若言其所自得也
麤陳之而其味長也若言其所巳到也偶務之

而其力寛也若蓋藏之意消則侃侃之象多矣若謙冲之心勝則喋喋之態遠矣不肖者一言亦醜千萬言亦醜賢者一言亦佳千萬言亦佳不肖者故作賢豪之語而不肖愈顯賢者故作庸衆之談而賢豪愈見即一鄉之善士必不能强道一國善士之境界即一國之善士必不能强道天下善士之精神低昂稍隔于心胸淺深旋判于口吻而吾直了之于一入耳間矣知言

如此顧非學歟何也明哲者心之本體也而有所蔽者有我故也我之垢滓未淨則天下之百欲集矣我之伎倆未消則天下之萬善隱矣我見巳徹而念猶未歇而六通四闢之途遥矣惟無我之極而待其聲之自感真如太虚寥廓而鶴唳鴻嘹燕喃鶯語以至百鳥之啁嘈各各自鳴其小大焉而知人直易易耳蓋無我而後知言知言而後知人此堯之所謂哲也此堯之所

謂難也此堯之以心學詔萬世也自後世知人之學不顯將聽夫賢者自賢不肖者自不肖而惜焉不辨而偶有一二知人者出輒謂神奇而歸之于天資夫天資之勝者雖殊絕于庸人而較之從心學中來者則相萬也鮑叔能知管仲而未必知孔于之大蕭何能知韓信而未必知管仲之偉呂聖功能知富弼而未必能知韓信之奇蓋天資勝者雖有所明必有所蔽明則若

數黑白蔽則杳隔丘山自古魁然豪傑當必有不解之語而知言之學寧不大哉嗚呼清明豐亨之世當途之士雖洗滌功疎而類有一得操一得以程天下而言有定衡才有定品逮乎晚近惟敢于自許者人亦以此許之曰談龔黃卓魯而世遽曰此循良也曰談孫吳衛霍而世遽曰此知兵也曰談濂洛關閩而世遽曰此知道也曰談于長屈原而世遽曰此知文也籍籍之

稱炎炎之勢悉從三寸舌謗謗中得之相沿相煽日滋月長何也世無知言者折之也於是乎至言伏而豪傑之氣結矣天下安得而不衰乎大抵世治則知言者在上世衰則知言者在下知言者在上舉世有一知言之人便足以辨一世之天下矣愚有深感焉

庚子順天第四問

嘗謂風習之起多始于賢智賢智者無所因仍

依藉直以一人立新異之標則舉世而趨之及夫相煦相濡攫悅蟻附而風習已成於是詭激之瑕類日繁而中庸之大道漸遠且新者舊而異者常矣則舉世而病之至于舉世病之雖途之人莫不有睚目不平之氣而翻然更始之思顧其風習有可得而變者有不可得而變者一視乎天之精神所在而已何謂天之精神無論昌明之世與夫晚季之時而其間必有一種殊尤絕異磊落俊偉之人則天之精神所在也是人也生於風習之中天正滋蔓其勢而衍其流或以亂世亦或以濟世則其風習不可得而變也是人也生於風習之外天正以世道消長之會付焉而爲之厚集以敵羣枉則其風習可得而變也請極言往古而論今茲可乎大抵三五以下代有趨尚而風習之尤者則東漢之氣節晉之風流宋之議論也自桓靈政荒而甘陵南

北部廼繼以李膺范滂諸君子抗憤題拂猛作砥柱婞直相煽朋從雲合自公卿以下悉畏其貶議屣履到門當其時苟可柔而恬之以一殺其風裁誰不願歛顧朝野不入于其黨者類多碌碌等常之人而李膺范滂輩一片善善惡惡澄清天下之志真上不愧皇天下不愧夷齊是一世靈秀所鍾而天之精神所在也故諸黃門之毒可以殺其身逐其徒而不可以絕其風雖

以曹操之奸雄猶憚名士而强忍一區區之禰正平自晉武平吳天下晏安王衍倡風流之宗揮塵玄言浸以成俗而神州自是陸沉當其時著崇有之論闡名教之樂慨然思東而軌之于正者甚衆顧晉以風流敗畢竟以風流存凡樹偉績建遠猷者皆風流中人如王導爲江左之夷吾謝安朝發東山之嘯夕奏淝水之凱即其次者亦皆遠性風疎逸情雲外舍是雖有賢才

所持甚狹無保安危則王導謝安輩乃一世靈秀所鍾而天之精神所在也故餘風之長終六朝而不能變宋以忠厚待士士咸得伸其口舌寶元慶曆之間談鋒漸起至于神宗銳意太平用王安石立新法而譁然盈庭矣夫議論既繁國是不立因宋之所以衰也顧其議論之臣夫豈容易二程紹聖學而趣操立軌二蘇悟禪宗而聰明絕人雖安石之執拗自用而學術亦自

奇偉蓋一世靈秀獨勝而天之精神尤萃焉雖欲默默得乎茲乃有宋人才之難及而不可以爲風俗之敝我　高皇帝立綱定極遠邁前代無偏無黨邪正較然蓋二百餘年猶一日也邇來　國無重臣人自爲操吊詭闘巧飛聲騰譽岐路之中又有岐路頓成一風習矣試綜其實有如李膺范滂雖非中道而鐵石貞心至殺身而不悔者乎有如王導謝安雖微報時見而

雅量遠致臨大變而不懾者乎有如王安石雖執拗大過而生平學問白首而不渝者乎夫古人濟世者之奇勿論即其足以亂世者非有堅僻之學術亦必有矯虔之氣力而今皆無一也直以浮僞塗耳目已爾彼靈秀安在乎意天之精神不屬焉嗚呼天之精神不屬之國風習之人將屬之變風習之人矣夫變今之風習者操何術歟不過曰彼以僞我以眞也眞之勝僞若

日之消氷水之滅火而每每不能勝者何哉彼暮夜多故人而白晝蕭然以附於懸魚瘞鹿之清良僞矣然非之而曰接以禮何傷也則以眞濁而勝僞清數不得也彼仗馬不敢鳴而微借纖細以托于折檻排閤之直良僞矣然非之而曰曲以全何傷也則以眞曲而勝僞直數不得也彼鷙猛慓悍無故發大難之端而陰有所管也剛也而僞矣然非之而曰吾其寧葸毋激也

則以眞怯而勝僞剛數不得也彼詷譎閃變滿目多自喜之色而要非其質也才也而僞矣然非之而曰吾其寧靜毋動也則以眞無能而勝僞才數不得也彼高談性命不牽于俗士之常而衾影則多媿也雅也而僞矣然非之而曰吾安居飽食亦道也則以眞俗而勝僞雅數不得也蓋僞者猶挾一虛名以聳動天下而眞者子然庸陋而已焉則僞者益以增重而其風寧不孔熾耶及僞風之熾乃曰彼固不可撲滅者也不知此庸之不能勝僞非眞之不能勝僞也然則陶物振俗意者在眞君子乎今之僞者與昔之僞者異昔之僞者儼然粉飾于迹而未必純然絕累于心蓋心與迹判耳而其僞甚隱今之僞者於廣衆則矜莊于一二則肆意迹之中又判焉而其僞甚麤誠有君子洞洞屬屬皭然浩然聖賢爲徒捐軀許國縮結于方寸旁達于百

行纖疵微累洗滌俱淨卽相較聲迹之間亦燁然綿備如錦爛繡錯敗紫無色彼浮僞之徒安得不奪氣乎古之人有幾之者司馬溫公是也然以眞勝僞則勝之形猶在無論君子常疎小人常密而僞者亦思復勝只天下有以眞勝僞之形而天下亦忝忝多故矣然則眞尚有所不可歟非也其必眞而大之君子乎洗心澄慮密修默養薰然慈仁曠焉大觀不以邪正起見不

以同異分途削去聲迹時用微權使浮偽之徒
意消心折咸自醜其不肖而油然入于吾範圍
之中間有不悛稍加鋤剪則偽者亦眞偽自無
黨偽之黨既化眞之名亦不立古之人有幾之
者狄梁公是也顧梁公處汚濁之世惟穢迹銷
聲善藏其用足以得志今之君子處好名之世
舉世惟迹之知迹不彰徹訾垢輒滋恐未及排
空凌霄而六翮先已摧剪矣嗚呼今之世爲司

馬溫公可以致身于當途而未足以有所轉移
爲狄梁公可以有所轉移而恐先不容于天下
亦難矣哉雖然風習之中既爾閒閒則上天微
意良可窺見一道同風夫豈無人乎哉

表

擬宋以司馬光知諫院謝表 嘉祐六年

伏以
帝德罔愆益重弼違之佐　王心
惟一專求司直之臣多賢竊附乎連茅一節誤
收於釆菲從繩望　聖雖出素忠補衰慮材
實慚柔則臣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天子
聽不擇言是以人臣諫無專職崇爲四輔股肱
郎耳目之司賤至百工藝事亦箴規之具上者
以石投水渾成一德之交次亦若礪斷金允著
同心之雅自世有言責至士以諍稱近不諫謂
之負君遠而諫謂之訕君功分太明較若典衣
典冠之禁大言入則望利大小言入則望利小

忠信弗著居然責劵責契之心建明之致既殊
遇合之塗亦異或賜劍裂車而忠卒戮或解衣
折檻而直始旌華忽止而郎遷遅暮者榮其拔
擢圈越對而君喜質重者惡其善論然則入臣
不得出位以陳匪臨其途而實責之當物第恐
人主不能虛懷以聽雖列其職而又禁之直言
徒取備官易名諫院茲蓋伏遇　〇〇〇〇
孝思不匱　仁覆無疆培　祖宗歷世人心

常有餘于蓄衆惜天地四方物力每不盡以遺
民瑞豐年賨賢臣敦恭儉溫文之實入拂士出
敵國陋聰明神武之名是以康阜閭閻不藏爲
富懷來邊壤不殺爲威　主德淸寧日懼躬踈
藻斧　朝綱整肅時思道有埋輪謂君欲聞非
在繩愆糾謬之臣面折廷諍愛吾之過不得愛
吾之醜而士能立節必誠意正心之學力行躬
體修之于家孰肯壞之于廷用大諫四十年居

者必賢而明效屢著察微忠一二語忘臣不肖
而榮擢攸加出納　宸聽署擬四門之闢紀綱
　帝簡班聯一院之英邇來籍籍相承若范鎭
唐介之孤操俱難繼美昔者師師共濟有蔡襄
王素之釜　命猶易揚休今也愚臣獨當重任
萬里久廿于朽蘗三章幸免于誅夷豈得士者
必高其名擲千金而買駿求言者先作其氣假
一式于怒蛙虓髇雖非直骨之眞睽睽頓作批

鱗之勇自分弱材當轍憂折臂肱共知　睿意
轉環喜徵肩睫蓋漢帝唐宗盛衰迺國家議論
正靜猶讓　熙朝天聖嘉祐遐哉而始終聽納
和平有如　今日非徒愚戇之異數允矣太平
之美談也向令深居而百官罕稱于咨諏因虛
言路而六典莫專其封駁恐羣臣卒乏臯夔之
德將域内終疑堯舜之心豈所以協羣情臻上
理哉臣自惟疎庸駑竭莫可鞭箠顧仰知高厚

難酧何辭鼎鑊置諸散秩尚當告則用圭寵以
要津敢不直哉如矢贊襄　密勿欲辨仁明武
勇之眞計慮本根必先　宗廟社稷之主功令
雖一求一應恐亦循資襲級而文意自違疆場
雖數警數寧得無作好中軍而聲容徒飭憂時
汲汲冀有謀遠保業之圖思日孜孜惟知務實
謹微之進倘效涓涘之助寧營尺寸之軀伏願
有大能謙　無微不謹　宅精於穆天行不

見其端　齋戒神明性定愈蕆于密當純王攻
治獨窺平陂往復之幾乘君子道昌預防消息
盈虛之漸　言如綸言如綍動靜光明朝野不
驚仗馬　式如玉式如金感通薰赫郊陬㹅狎
游麟臣無任瞻　天仰　聖感激屏營之
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顧太史文集卷之二終

顧太史文集卷之三

崑山顧天埈升伯甫著　男　循星源　錫中頴　甫輯

序

庚子順天鄉試錄後序

昔孔明一見先主隆中數語三分之業遂定范仲淹自書生時便以天下爲巳任及參國政仁宗召對天章閣乃惶恐而退條上十事臣讀史至此輒興三歎大抵人之素所熟習而於其中有獨得者遇感卽發不待斟酌而猶待於斟酌者必非其所獨得者也二公雖皆賢豪恐分量亦微別焉然安敢妄優劣也每借是而兢兢以自忖矣今諸士少小家修縱朝夕呻吟破書萬卷當僉皇一日之試悉茫然莫伎而其應心而得者不過一二最明了者而巳然則出而當天下事顧可以不習之技未了之見而嘗試輕發以僥倖其或中者哉願及今一自忖焉或錢穀或讞鞫或折衝禦侮或剸煩理劇或拾遺補過或遠使遐陬或近侍　禁闥何者乃其素所了悉今日試之今日卽辦而無容斟酌者乎誠有奇卽擅其一以終身上可報　主下可自見矣不然雖博習多岐祇益其醜耳何也天下有一事自有一事之精徵得則入於其中者也否則游于其外者也入于其中者一片津津之意味欲掩匿而不能蓋未臨事而辦矣游子其外者雖强作沾沾之態而不辨之眞先形毫末不得混也故堯舜之世皐夔稷契皆聖人也而域于一職夫豈無他奇而一職固其所獨得也其所獨得者人主曉然儕類曉然天下曉然而因以用之人與官油油而不厭後世士不求其所獨得而用士者亦不以獨得觀人信手而授抗顏而承常以一身備九官之任欲不顚越難

矣郎閒有所樹者蓋人與官偶値者也且　國
家之事無窮而乃藉一偶値之幸乎哉故願士
之自計者早矣設不素習自今圖之未晚　臣　方
抱痾忽被　簡命具疏堅辭不蒙　俞允
戰戰惶遽與庶子　臣　楊道賓暨諸執事入闈較
閱一惟文之淳雅者是錄然　臣　所可信者文而
已矣文之外其何知焉

擬雲南鄉試錄序

竊惟滇去　京師萬里餘于　國家爲南徼珠
璣屏象珍奇玩好之物羅布天下而人文猶然
未開思昔唐虞三代至周而文極矣迺其鄉舉
里選之法止行于王畿千里之內逺齊魯諸國
而已稍南而荊楚吳越悉目之蠻夷而隷于荒
服夫豈王者之有外蓋其篳路藍縷斷髮文身
黿鼉鼉黽之爲伍而封豕長蛇之爲習誠不可
以冠帶理也春秋時楚材挺出號稱杞梓皮革
而子游萃文學之精華季札諳六代之禮樂勾
吳焯然兩賢而博雅之沿也駸駸南矣自漢以
後風氣日漸南闢至于我　朝吳楚浙閩之士
嫺于文辭澤于道德束髮童儒輒抵掌而談三
不朽家絃戶誦爛然擅四方之楷郎漢世未崖
郡議欲擯而不收者于今亦多魁士焉而齊魯
顧寥寥也似天地淳風淑氣漸私于南將極乎
南之所際焉則行至滇矣安知滇之一旦不吳

楚浙閩也耶且以今士習權之于吳楚漸閩反
難而于滇反易何也當漢之初中原儒術未絀
伏生申公轅固高堂生皆齊魯士各守一經授
弟子于數而洙泗之間斷斷習禮司馬子長至
低回留眕而不忍去曾無何而蕩然泯然無有
存者豈專風氣之使然耶孔子與顏氏諸高弟
相悅解于不言之表者已隱而不彰迺徒綢繆
潤色以糟粕縮乎人心勢豈能久子長之所低

同留盻而不忍去者不至于蕩然泯然而無有存焉不止也今吳楚浙閩在在都會衣冠雲聯議論毛舉相高以操相炫以見凡號絕倫異等之士益不勝支離束縛之苦滇中民萌錯於椎髻碧山為屏白雲為藩不設特操卓見而曠然天真以恬以愉獨稍稚魯耳夫吳楚浙閩之支離束縛詎能遽返于滇南之真若滇南之真輔之以吳楚浙閩之文至易也多士其勉之哉

賀李民部政滿序

予之獲交于李民部酉卿也蓋酉卿甫登第時也時酉卿甫登第而予輩同志三四友亦皆職閒無事凡夏日之炎冬夜之悄春花之爛秋月之皎率相與從容于古寺名山與夫曲除密室之內互競感發微言莊語雜以諧笑雖意人人殊酉卿無不立解者及夫世變物情樊然淆亂酉卿繩貫而絲分之而予輩多眛眛也咸嘆酉卿之敏為不可及夫人有博極羣籍遊心千古或有身冒不測之地備嘗艱虞而一遇疑言疑事猶然折困酉卿年最少平步取榮名而每每了解若此乃知敏不敏天也然理之微眇卽鈍者尚能徐思深索以極其力之可到至于爽然融釋之境與敏者一也彼事機之臨於前利害在頃刻秋毫之間討不先人輒敗則鈍敏之相去萬萬矣而于兵事尤甚今酉卿董餉於薊已

三年所謹司管鑰察三軍枯沃而飽之以時使全鎮數萬之腹果然常思一噴真勇于狼胥之北酉卿之敏直試于兵矣然要未足以盡酉卿方今驕虜欵順灌烽息燧相靡以文一切決機闘捷之奇無所施且酉卿所職特餉耳設 國家不次用人如酉卿者俾之揔控二三雄鎮黃金橫帶馳騁其間羅百年後之微瑕細釁迎足逆決而豫消之于冥冥之中百年後有識者其

不服酉卿早計此乃酉卿之敏也喬張二將軍在酉卿幕下酉卿將報政歸　朝特索予文以賀詡知酉卿者莫過予夫予之知酉卿者如此

賀戶曹武年丈政滿序

昔漢王嘉有言今諸大夫有才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予每讀史至此未嘗不三嘆焉　武廟之時寧藩造逆變起非常乃有王文成以待之不旋

踵而撲滅則豫之效也邇來　國家樊然多故亦每有人焉經營于其間而禍變亦隨以消弭然　國家所以用之實臨事倉卒乃求者也設倉卒求之而不得則豈非危道哉今塞垣庚儲必簡戶曹郎官董之又試以三年之久曩時建設意寧淺耶蓋兵者專門之學非有才者皆可辦也其器原足以幾之復使習之也蚤然後曉暢而應之不窮庚儲一職豈無邊臣可使而顧從內簡正欲自郎官習之因腴瘠盈縮以究知乎兵勢曲折虜情微曖而戰守機宜無一不羅于胸中繇是建牙而爲撫督則壯猷先人繇是握樞而爲大司馬則廟算勝敵蓋終身于兵而有餘矣其所以成就者詎不豫歟然誠以豫之道使之誠以豫之道應之則于建設初意庶無負焉予同年友連城武丈生平蘊抱無雙茲者董庚于邊三年之間士飽而奮將吏浹和報最

於　朝即不次躋用俄而撫督俄而大司馬皆有餘者誠善自豫者也乃誠不次用焉以收夫豫之效而免倉卒乃求之患是在　國家而已

賀殷戶部政滿序

往歲予使朝鮮過檀城適董餉殷公在焉相與談讌累日予心知其非常也而公亦似有意于予者自後數以書問遺予書詞勤勤絕無軟媚語一日書來慨然云吾固繇父文通公蔭當今

蔭途稍隘然安知吾非舉德裕嗟夫斯言使他人聞之肯遽信乎而予則以爲誠然昔諸葛孔明在隆中自比管仲樂毅而時人未之許時人未之許者宜也彼不知管樂寧知孔明也後世之知管樂者知其赫赫雄霸之迹而已乃其精神孰窺焉齊桓公思速得志管仲謂繕甲治兵諸侯咸譬不若以內政寄軍令燕昭王思釋齊憾樂毅謂齊素强練非一燕可折須與天下圖

之皆見機精也管仲設軌里連鄉四民不雜處國整而强樂毅相昭王使執政之臣愼修法令施及萌隸皆措政實也知此則孔明一見先主決討三分治蜀嚴明化行風肅依然管與樂之精神矣而自比豈漫焉也哉顧時人之識安能及此宜乎其未之許也然當時龐德公司馬徽則信而許之蓋其衡酌于古今賢豪之分者審矣予雖不敏每覽書傳輒欲究古人微眇自謂

頗知德裕故敢信公德裕仕宦所涖猷政卓然不俾以身犯難至于受知武宗料敵設奇如由基之射矢無虛發而使畧猶若有餘大抵雄邁敏毅人也今公之董餉于檀也澌刷百弊倉庾羨溢一切勞恣靡絲毫顧恤及談事變商物情歷歷燭照然終莫涯其所蓄顧不雄邁敏毅歟使遭時操柄居德裕之地其樹立豈遜哉公之自許良非過也然惟予信之而世人則或未信

夫予之信不可無也世人之未信亦不可無也自古聖賢豪傑其初類皆舉世莫知而一二獨知之者非舉世之莫知無以見一二知之者之眞非一二之知無以見舉世莫知者之妄予今信公公益宜自信不久定有德裕之遺是時則又舉世知公矣公茲糧政報成諸將軍索予文以賀予賀公爲德裕而已

賀熊司理考最序

大抵環千里內有藩有臬有郡有州有邑其間官長地勢各殊而所職必專專則易辦獨郡之李官雖司郡刑而御史臨按一方常引以自助凡藩臬至州邑利弊淑慝悉合咨審設漏秋毫則御史之舒慘立候是一方之長吏莫有難于李官者及夫政成績懋往往入躋諫垣爲 天子耳目 王德民瘼兵刑錢穀吏治人才于職又無所不當言而言則有中否焉是舉 朝之

百僚又孰有難于諫官者故李官之賢者蓋始終于難者也俙定李官芝岡熊公予雖未交也予友王丈實與同僚每書至輙道公治行卓絕上下浹孚心醉已久玆政滿三載報最于 朝則前之難者已易矣後之難者將至焉雖然難易寧有二哉李官無所不覈而其所以各當者微也諫官無所不言而其所以必中者微也知微君子何地而不易乎他日居禁闥而號良諫若非公而誰是爲序

賀張吳橋考滿序

世宗自楚藩繼 武宗而君天下大小 朝臣咸謂義不得父所生而永嘉張文忠公甫成進士獨以爲宜父反覆陳析使 世宗豁然以破衆說而稱奉兩崇自是倚眷日隆不五載而躋相位近世輔相文忠蓋絕奇矣然豈漫奇也哉古今立取卿相者甚衆如范雎蔡澤蘇秦張儀

諸傑皆得之于必然其發也非冒險其濟也非倖中秦昭王雄心猛畧方蓋一世忽聞太后穰侯之欺蔽身若贅旒則發憤更新寧俟頃刻此范雎所以拱手而代穰侯也范雎之去穰侯者精矣人安得復操是以去范雎哉然惟雎之精也常恐一旦亦爲穰侯當功成氣倦而曉以明哲之事勢必自退故蔡澤之術行矣六國各苦于力微難獨抗秦而教之幷力以鬪頓易其雌

雄之素蘇秦安得而不重于此之時爲秦計者莫急于散六國之合而儀挾之儀又安得而不重繇此觀之誠如雎澤誠如儀秦斷可立取卿相豈漫奇哉而文忠公與古人獨異乎自匹夫以上莫不親其親 興獻王乃 世宗之父反以貴爲 天子而叔之父 孝宗而兄 武宗豈情也哉而當時衆口之紛紛者徒執爲人後者爲之子一語文忠公云此語非所以律 天

子又詳明統與嗣之別統則宜承 武宗嗣則宜父 興獻一切 朝臣無所措其口 世宗意遂定于是 興獻稱考稱 皇帝立廟京師此禮一明人主孝親之至情奪于相沿之腐見而不得達者無論漢哀宋英卽宣帝光武皆非而獨吾 世宗爲是 世宗方欲揮斥八極則大任舍文忠其誰屬也文忠豈漫奇者哉予懷此見久矣自謂頗知文忠思一識其子孫而語之常恨無從也予鄕支丈教諭吳橋吳橋令張君乃文忠公之裔也蒞政三年報最于朝而其政大抵簡刑薄稅四境浹和夫徐以得民與驟以獲上不同皆酌其必然以中之也可謂有家風矣支丈與張君善來索予文爲賀予以夙所想見于文忠公者質之

賀張遷安考滿序

士君子志于經世一切錢穀兵刑民俗土宜其

施之必有方其中之必有法是豈可不素講者哉然亦有講求素熟張目申眉勃乎經濟之氣及試于用而茫然無效者何耶此殆徵矣昔魏武徵劉曄并蔣濟胡質等五人濟質等每舍亭傳未曾不講禦賊料敵行軍進退彼我虛實之數曄獨臥而不言濟問之曄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嗚呼精神不極而區區成迹之知遂欲操以經世豈不謬哉後世論玄

虛無實者莫如晉晉之人士往往登覽嘯咏杯酒談譃至于遭大敵遇大變晏然而辦是非偶爾也亦非別有所挾也卽辦之于登覽嘯咏杯酒談譃之中也蓋平居了不事事而幽閒曠適專洗其微茫之底滯間與一二知徵之友冷言卒發以相証逮夫機圓覺早自審已定然後出而當事則事之感之也粗而心之待之也徵尚安有不辦者乎乃知晉人之風流直聖賢精一

之眞學而非後儒逐物之俗學也反以玄虛笑之何其陋歟予去歲使朝鮮道經薊遼因晤遷安令張君遷安固邊陲之巖邑其兵民之事甚夥張君相對絕無所及惟茗酒談詩意味逌然予蓋得其所操之徵于爲政乎何有也今果以報最矣胡將軍來索予文爲贄故抒予素所見與得于張君者使世知觀人之道如此

送孫太史 使 益藩序

余曩來京一見孫子聞斯遂相定交藉磨礱之益者三載于玆矣今春同事 山陵夜靜月來松風冷冷相對慨然橫發域外之語因及天台鴈蕩匡廬武夷諸佳山水其間想多至人便欲作數年遠遊倣于長之遺踪恍焉神往玆孫子銜 命而南也凡諸佳山水悉途次所經一擧而償素願豈不快哉顧至人可得覩乎至人不專于軒裳圭組之儔亦不專于巖居川觀之侶

昔子夏見紛華靡麗而悅而自以爲癯原憲克伐怨欲不行而孔子以爲難子夏之癯原憲之難有志之士爭薄之矣不識履仁赴義而卓然于流俗之中者乃所謂見紛華靡麗而悅者也槁形杜機而瞻然于淄垢之外者乃所謂克伐怨欲不行者也倘顯有可迹而非紛華靡麗之悅寂無可倪而非克伐怨欲之不行方以至人許之于有遇乎還而語我則天台鴈蕩匡廬武

夷之勝又不足置齒牙間矣

賀萬總督序

自倭寇之陷朝鮮也朝鮮告急　天子遣重臣宿將提師拯救一戰輙勝勝又旋敗勢搆形疑倭佯輸順以淹　廟算而師糧逗遛靡耗者殆幾數年倭我稍懈倭復大熾于是　天子一意剪勦之知雲中萬公久歷疆埸曉暢兵事特簡用公公往卽水陸退倭倭酋正死乃益布威德

氛消海靜朝鮮以完振凱而還　天子大悅擢公兵部侍郞總薊遼軍政越歲政成又擢公都御史頻　賜璽書寵及三世嗚呼盛矣古人立功名于萬里之外如傅介子鄭吉甘延壽陳湯之屬事殊奇特然皆挾譎會偶于道甚細而公則收朝鮮于煨燼蹂躪之餘典滅繼絕　皇仁蕩蕩是公之功蓋古人未有之功也自古樂寵異能之士開迹四遠無如西漢況其時如傅介子鄭吉甘延壽陳湯者又罕顧或封侯或反免官或反按繫所以賞功者良薄而公則　主知獨深一一恩賚皆出　異數是公之遇亦古人未有之遇也下懋其功　上懋其賞公之盛實國家之盛矣宣　國盛美正史臣之職而地曹殷公適索予文以賀故爲序之

賀尤將軍序

予讀史遇古賢豪傳記必反覆究其精微往往

名將用兵取勝獨絕之奇秘蓋膠于世儒淺腐之口歷千載而未發者忽然悟焉擧以語人人莫曉也嘗私自慨嘆安得古人復生與一相質乎聞廿年前有戚將軍者提師鎭薊每戰必奇每奇無窮至子城堡器械亦自雄殊至今人喜道之庶幾與古將類然其人亦不可得而見矣予去歲使朝鮮回過薊將訪戚將軍遺跡姑寄慨慕豈意一見尤公乃眞戚將軍也尤公在薊

累年于子無交一朝子爲客公爲主卒然遘接兩意卽投劇談連日夜不休見敵情之曲折將材之差池與夫隱𢂞迭變而早算逆揣之者靡不精至予亦雜𢟍古人奇秘公悉應口而解不啻眞見戚將軍豈不快哉顧戚將軍之時江陵張少師柄政知之極深恣令展布易以樹功今公於當路要人絕不與通卽莫府臨壓其上者稍不合輒正色抗之直以古人自信子爲行其

志計其覲戚將軍尤難也公捍邊圉久矣兹
天子念閱勤績最其秩而寵之然以公之偉今始腰玉蓋已晚矣公門下將吏胡君輩知予與公善索文爲賀謹特書之

條麓堂集序

昔張文毅公之秉國鈞也余於田間竊闚厓畧私心嚮往之逮余成進士厠侍從之列而公謝世已數年餘矣偶從公季子中翰君懋訓游得讀公遺稿始酬素心中翰君遂托余稍删之而冠以文因道公生平云公弱冠讀書中秘是時宰相雲間徐公卽公之座師也一日閣試試題係軍圉大事公于廣衆中舉以質徐公欲立竟其本末徐公嘆曰此參政他日憂也自兹徐公每見公輙有所商確必以公輔相許甫二十年果躋相位與江陵張公從事張公始得公歡甚機務紛錯一切咨公公無不應聲決者後以一

二事觸忤張公張公乃大嗛之然求所以中公者萬方而卒無從也嗚呼雲間徐公俄犯　人主之怒俄結　人主之知深柬奇抱足以吹噓天下士天下士竭歷摩肩殫其伎巧以博其一盻曾不可得而公能片言動之江陵張公雄邁峭特世無與敵春生秋殺在于掌握有不合意者戮辱定不旋踵公能悍然忤之而不遭其毒則公豈非大豪傑哉天下有文人之文章有豪

傑之文章文人之文章思有所憑見有所滯不能無淺深工拙之分若豪傑之文章彼其雲蒸龍變之氣遇感卽發雖單詞片語悉大全之精神寧容較淺深商工拙而增損其閒耶況乎余又不知文者也獨余生也晚恨不識公如東坡之於范文正云幸掛名文字中以自附于門下士之末而已

李長卿文草序

予壬辰歲甫登仕籍旋遭先人之變歸家雖同館兄弟俱不相識後三年抵京始得聚首皆沉潛愷悌動遵矩矱獨長沙李長卿疎儀簡節雄辯鋒發橫世之氣稜稜一坐之中予每見輒喑默以熟視之而長卿亦似覘予者一日忽來訪余袖中出文見示予猶漫獎之長卿曰君毋畏李子也李子已得君矣予乃不敢隱一切迂疎偏特可愕可喜之語雜告長卿長卿咸以爲題自是長卿凡事有所抵觸意有所契會與夫一詩一文必質于予予于長卿亦然間予在馬上未言所欲往漫以鞭指隷人已導而之長卿所矣四載以來無數日不會無會不劇談同館兄弟亦有竊笑予兩人之太暱者而予兩人不顧也故予兩人雖皆牢落冷官而自以臭味之同相生懽色今歲孟夏予奉 命疏封於 周藩兼圖歸吳長卿奉 命宣捷於兩浙因以覽勝

吳浙皆從一水予先行二旬而計畢使事亦并二旬不辦意於彭城當與長卿合而長卿亦兼程以逐予及予與長卿至彭城先後僅三十里而風雨間之予到家十有餘日而長卿方抵吾吳將以入浙遣人報予一見情更歡話更長一番新舌不知何自又非曩日京邸之談也談次偶及舉子業長卿曰吾亦近作數首可刻乎予覽之曰可刻遂刻之

陽城紀勝詩序

滇於秦漢始通中國然歷唐宋乍附乍攜當時南顧惟嵐霧黯黑山川阻絕而已我　明受命滇入版圖二百年來夷其幽阻澤以文明若洗山川而出之于是一丘一壑爭呈瑰詭而陽城尤麗過者莫不徜徉而發咏焉予友朱岱晟彙諸咏爲一帙索予文序之猶虞地阻或一旦之仍湮也嗚呼世之靈異必顯顧其顯也有會滇之山川自有宇宙至今而顯蓋其會也豈遽湮晦況襄陽峴山因一羊公而名著茲有諸咏其爲陽城之羊公也多矣岱晟又何虞焉

西清艸序

士人立朝識天下之所至重發天下之所不敢而使天下風會由吾一人而變者則魁然名世賢豪也此雖古人中非數百年不一見當今之世乃有吳采于父子采于之父復菴公居翰林

江陵張公秉政氣橫門闌之廝如蝟父憂奪情舉朝靡焉復菴公毅然抗疏蹈至危明大誼自是有識君子爭以讜論相高節義始重于天下已而讜直莫容相繼屏迹歲鐫月磨羣情又復惟勢之趨闖出骨鯁每每患于寡助采于自中翰選擢御史拜　命之日首摘權要同時臺諫公憤並發節義之盛從前未有三十餘年之內風會兩變而由于一門父子豈不偉歟復菴公于之前輩恨不及見而采于與予善相對晤語未嘗不心折一日以詩文示予雖僅一帙每篇典麗朗整首尾天然予平居嘗云詩文高下因乎人也世有屈原則離騷出焉而詩之體變世有子長則史記出焉而史之體變況其變世者哉

王明初詩文稿序

嘗想上古之民不屋不衣藉山丘之榛莽以逃

烈日若雨之侵薄則夫高甍長林乃其大廈華屋而幽洞巖穴乃其曲房奧室也凡煙容嵐態谷籟泉冷旦暮飽習不見殊異後世棟宇之爲居而田疇之爲業生人優游衍沃可以完安非有大欲與至窮不惧走險阻跬步或無故而尋幽探勝成日爲奇事向子平一游五岳竟擅千載之名由此觀之惜哉上古蓋湮沒千萬向子平矣古今之詩文亦然詩賦文章唐宋取士之

制也是時上無所不試以窮士士無所不習以備上廣搜遠采各操一得而詩文競盈千世彼李杜韓柳歐蘇王曾諸君子特其著者耳至於我　朝取士崇尚經義兼用論策欲遠邁唐宋習尚而經義相沿反入淺俗不必博綜輒邀一第一第之後足畢此生其視讀書不啻桎梏乃其間忽有依倣唐人聲律以爲詩摘拾秦漢字句以爲文遂謂能詩能文高出流輩矣於是

嫵媚自喜傲然作雅士之容夫雅俗之辨微矣僅僅詩與文之能不能耶且中有所挾而容見焉無論所挾之何如皆俗士也予同年友王君一門之內孝友藹然仕宦八載精心營職初除中翰宜擢禁垣而量移工曹一切細碎之事罔不綜辦稍暇即肆力典籍詩文漸成卷帙及察其丰度敦冲自下絕不類世之所謂能詩文者則其詩與文可知矣詩與文之外又可知矣今

其稿具在有識者試覽焉

讀史快編序

自昔良史多而善讀史者罕非罕也善讀者因自得而神眇于無窮若孔明別申生重耳之安危奚暇口說哉逮宋諸君子乃始喜論古人堅執名理飾以詞辯是非褒貶不異繩之束坊之限後遂凛焉遵之而不敢易設有虛心默默細繹全史以世觀入以微觀顯以生平觀一節回

覘所遇成就其果合否惜乎古人之深大都沒于論者之淺矣予庚子歲典試北闈首錄趙子無聲無聲故嗜史于累朝與兆亡徵兵機事要現言遺蹟有契于中者急錄之久而成帙名曰快編時一繙閱欣然忘世而了不立論蓋以古人娛已不以已見穿古人千載之上快在古人千載之下快在無聲惡知其合惡知其不合豈不偉哉嗟夫無聲于讀史則快乃其遇則苦矣

平生嚴于擇友所莫逆僅四五人年來皆相次顯貴即庚子同榜士往往蹟清要登九列而無聲猶然孝廉每試主司咸欲得以爲重遇尚書卷極意揣度輒收其似而眞無聲莫識也家故食貧乃復一意獨往于世盆枘鑿或曰以子之才游諸侯擁篲築宮良未足侈何自苦無聲曰吾惟不屑歌魚以至是而又奚獵較爲自是人亦不復于以私閉戶讀快編而已矣

項仲昭文稿序

予生平無所嗜唯嗜書尤嗜與友朋共探書中微渺曩予泊舟閶闔忽仲昭來訪顧就弟子之列坐定首問南華大義心固異之袖中出時秇數篇色色新警眞是穿天心出月脅一時相得歡甚不減韓退之初退李長吉况味自後仲昭每見輒商文字客歲學使者蒞吾邑試合郡士仲昭以試文示予予曰應首則首矣數月前仲

昭工苦疑生悉攜近作一決于予予曰秋闈定捷則捷矣予言無不驗設問予言之驗何以至此予不能言也只心知其然耳從茲仲昭自信益深抒發當益弘遠一舉而魁天下恐予亦有所未知矣　世廟已丑春羅峯張公典試事衡文高下揀一沉練者爲首務得老成士以風世及拆卷乃荆川先生二十一歲少年也相知莫若主司主司猶有未知文章豈易言哉予杜門

習靜未嘗漫選舉業亦未嘗漫作舉業敘跋特於仲昭聊題數語

文康公疏草序

竊惟　肅皇帝御宇正　國家熙洽之日而得大有爲之君修明百度鼓舞萬端厲以非次之賚繩以不測之威一言合意輒自下僚躋台衡稍忤旋亦竄殛不少貸遠近臣庶欣然威思自效而凜然罔敢自必獨從高祖文康公荷　知

極遅眞鹽梅相濟魚水相歡居講閣數載啓口發論動開　聖顏　車駕南巡舉國以聽倚毗之重千載未有至于旦夕　召見諮諏機密暗中獻替良多即于孫莫得而知今所存者不過疏草疏又絶罕然當時一德之盛大都可覩其間似涉猥瑣者皆錄而不删蓋宛然家人父子之暱愛尤不易得也嗚呼奇才異操沉于尋常碌碌之中而一生無遇合即遇合矣而鮮終古人今人不少自漢以來惟蜀先主之于武侯宋神宗之于荆公可謂特達深知畢竟武侯沮于國勢而大志不伸荆公鎩于羣猜而主眷難恃如我文康公殆古今殊遘哉

毀餘稿序

舉子業豈易言哉非吾心有獨得者不能工雖云獨得然質之聖經而合質之內典而合質之古今眞儒諸錄而合不合非獨得矣雖與聖經

內典眞儒諸錄合又絶不用聖經內典眞儒錄中成語間用其語仍吾獨得如此乃稱至焉自　國初至今諸名公能爾者有幾人哉況于予乎予生乎于斯業良苦所搆頗多率不滿志悉以棄毀其垂毀而躊躕未忍者僅三十五首姑刻之以就正于眞獨得者焉

游台蕩詩序

晉伯弟鬟初覆額予齒已三十餘矣聚晤歡甚

讀古人書伸眉抵掌商榷短長英標壓倒羣兒稍長嗜詩閒行散坐有吟立就絕不示人良自喜已而予宦京師別弟三年一見覺心微氣斂且訝且慰未幾復別莫測其深己酉歲予棄官歸弟尤異矣淡然塵外一切闇默似世間人無一足語至所與游又非奇士未嘗屑屑揀擇年四十往武林謁蓮池僧有悟因辨學者見與得二種每談大都輙止一日同在舟中漫數天下

名山水弟忽云乘一小艇綠楊野岸任意懸泊此況最佳然端居不出戶亦不爾也今春邀朋侶渡錢塘遍歷天台鴈蕩咏詩成帙色色精絕令覽者如至其處此豈閉戶卒歲者哉吾弟生平之不易知如此自後所詣予老㛓尚能窺一二否

顧太史文集卷之三終

崑山顧天埈升伯甫著　男循星源　舒中潁甫輯

壽序

壽史禮齋八十序

壬辰春不佞與閩晉安史于世程共荷　聖上簡拔賜及第成進士論心定誼暱而相忘蓋四載于茲矣一日世程儼然矜莊其容摻幣而臨

不佞訝曰何也世程曰家叔父禮齋公與先大人同胞同舉于鄉又同薦南宮齒今八袠矣五月某日初度也特徵子文以壽不佞曰某雖不文子命之其何敢辭獨世人祝高年長者祝之鬒髮皓齒顏如渥丹岡陵椿芝相爲醜夷至八袠輒引渭濱姜叟魯邸申公以爲況是祝夫人也何獨當于禮齋公抑君家累世閥閱冠蓋簪纓後先輝映昌熾未涯將鋪張其盛以侘七閩耳目又非吾二人之雅也顧安所祝乎世程曰吾已草吾叔崖略矣袖中出一紙授不佞不佞覽竟蹶然曰禮齋公異人也徵就子言而究之公兄弟同時取青紫文章橫世氣盛兩宰邑浙之東永康江之滸六合所至一心營職嫗煦民萌而曾無細碎之嫌及惠政四達宜獲異擢竟以忤顯者指僅倅懷慶尋量移岳州已乃晉留都兵曹掌武選夫壯登仕版齟齬數年志意疑

有所摧折于時權相用事武弁率多債帥而公銳身磨勘不怠未幾出爲永州守矣亦無幾微不平見于顏面從容敷布而永以和棠蔭垂野掛冠而歸兄弟均豊共壽終日逍遙嬉戲忻順兩忘眼中曠然嘗謂四大如傀儡耳任彼顛倒吾樂常在而乘人鬪捷自詡巧智者大可哀憫則公之八十載也蓋八十載傀儡人世而自得其樂也抑何偉歟吾人在宇宙之間日旭月朗

雨暗烟蒙春風靄漾木媚草鮮天淨秋高織雲標然而遠千峯繡錯驚濤雪卷鳥相翔魚相泳四序萬象各獻其奇誠胸臆了無罣礙而悠然接之何時不恬且遠然舉世之人竟其生無須臾能爾者薰灼于聲利之場震撼於憂患之域絲毫得喪破膽煎心經營紛出間不以凡庸屑意而好為殊操高千世則點簡聲迹牢護萬方拘攣如徽纆之東而不得屈信于大道此或榮

名倖邀而其無須臾之恬適則一也又有感歲月荏苒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以求長生似亦尚矣顧長生一念即是煩苦設爾將來作世間傀儡豈能傀儡世間如公者乎乃知吉祥善事公所自有雖千百歲直取諸寄公誠異人哉而思以祝公者淺矣閩中多犀象珠貝海錯奇葩世謂異止是耳不佞何幸而獨聞公之異也不佞盤桓一官無從追隨杖屨茲徽世程之寵靈漫以蕪詞寓目異人當亦爽然千數千里之外

翁太史兩尊人雙壽序

壬辰歲閩中翁兆震登第第一入予廁三焉朝夕晤對手盲融藹令人消其伎能意見而漠漠大雅之途所以磨礲千者甚至時從容道其家慶太翁內行敦備義方素隆晚年悠悠掌故所至流化而安人佐之千又知兆震蓋有本也自

壬辰逮今七踰歲奮兆震已兩最職 天子為之加恩父母而太翁亦掛冠家居矣茲秋則安人七袠也明歲則太翁七袠也豈不休哉夫父母之愛其子也童而課之輒期以尋丈之遠而究竿尺寸之樹故凡荷 朝廷之一命者皆足以顯親而兆震則魁然為天下士之冠出入承明之廬榮名顯秩籍籍焜燿然士誠積學邃蓄如農夫穮蓘必有豐年即致身通顯猶似可自

縣獨其登親之年者則天也顧能必乎而太翁安人丹顏黑髮錦衣象服相偕以老又人之情志每患于無涯況當吉祥輻湊之日一門之內寧無侈心乃親則恬于其家于則恬于其官家與官相喬以共牢善氣行見數載之間兆震漸躋台衡平章天下鴻猷淑問日新月熾天下莫不歸功于兆震亦莫不歸本于太翁與安人于秋之祝沸于四遠生人之福極矣予輩諸兄弟

既同升且同官乃如兆震之遭寧幾人也顧非殊絕也乎哉然吾人艷羨覬幸于所未得者雖其願似虛而其語多奇鋪張揚厲乎所已有者雖其遭絕殊而其語尋常予感兆震之遭思以祝太翁與安人者亦已殫矣而文卒無奇以予之所祝皆太翁與安人之所有耳則文之無奇乃所以爲遭之隆也

翁太史兩尊人雙壽序

世論官人之法大抵先德行徒文章而巖居川觀褐衣藿食之士尤恨絡束于科目奇不得施慨然有古昔之想謂鄉舉里選宋能卒復而稍放漢制猶爲近古夫漢誠近古也設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諸科蒲輪束帛責望巖穴而又以非常羅跅跑之奇或取于胥吏或取于人奴或得于立談雖椎魯無文而異能殊操往往絕人賢將良相森出焉彼嫻雅風采如司馬相如枚皐

之徒僅可博俳優之畜寧能望霍光衛青輩之萬一也然至于唐宋專以科目程士當其時父師督之童孺習之秖較文詞之工拙及夫擢巍科秉鈞軸而勳猷爛焉得人之效不減于漢且如姚宋如韓范數君于試索之巖居川觀褐衣藿食之士未聞遠與之彷彿者此又何說耶蓋天下之材乃人之精神與天之精神合并而成者也人之精神有所獨至天之精神有所獨私

獨至獨私之所在勢必魁然顯庸而特梯于人主之所祟尚故世尚賢良方正卽以賢良方正顯世尚科目卽以科目顯而人材實無彼此也則今之制豈必復古之制而今之人未嘗非古之人余自壬辰入仕籍同升之士三百而閩中翁兆震爲第一人蓋以文章冠千一時矣數年以來相與連鑣出入而知之更深也中所停蓄浩乎無涯而趣操醇𥧌斤斤于繩之內整冠相

對使人意消且刑于之化藹然閨閫太翁約久一旦隆盛絕無富貴之容而猶然韋布以勤以嗇安人拮据不懈篝燈沤麻以佐之黑髮皓齒共躋七袠夫五福百祥種種輻湊天無絲毫吝惜務滿兆震之願而兆震亦善承天意淬雪砥礪飭乎家以式于鄉翛然六行六德之咸備設國家不用文章而盡復兩漢賢良孝弟之制則兆震當亦褎然爲舉首寧直不愧科名已哉行見兆震德譽隆洽漸躋台衡助流鴻化遠追夔卜之盛而太翁與安人齒算日增　天子將修執醬執爵之禮以老老風天下使我　國家采唐宋之近制行殷周之遺意以剖破世俗今昔之見而合德行文章于一途者自翁氏一門發之豈不偉乎是爲序

壽湯封翁六十序

予與湯丈嘉賓俱江南人又俱官詞林十有餘

年而蹤跡良疎徒中心竊異之今春共事禮闈分校諸士一朝聚晤遂爲相知相知之易莫過予兩人者然予何所長而嘉賓則當今之至人也胷次澹泊簡遠樂易敦實而又弘毅卓偉於學無所不窮聖賢微旨一一了徹而論文極精閩諸士卷得一佳者輒能揣其生平本末且云曩戊戌歲曾與分校之列自幸得人今所取其卷頗類曩歲其士及發榜果皆四方名流而所

揣率合予尤心折相得歡甚茲嘉賓以尊人封翁壽躋六十覓　差南歸稱觴膝下而前後所取士特索予文爲賀予惡用諛詞哉質言之而足矣翁清修雅操逌然家居若在世外有千當代至人致身日月之際羅四方名流共效千秋之祝則翁之六十豈非絕盛者歟夫世間六十者蓋多矣其尋常無聞優游里閈忽焉白首者勿論卽其身都津要赫奕一時乃子孫未必賢

而奔走頌禱者不過門闌之廝其視翁何如也則翁之六十豈非絕盛者歟況今以往嘉賓將澤天下天下願翁千秋者益未可涯盛事殆自茲始

壽明南呂翁八十序

給諫允如呂公年甫弱冠成進士掄選中秘於書無所不覽覽輒成誦羅古今得失於胸中志操才識卓犖絕人予自一見晤語卽已心醉嘗思古昔端毅魁閣之君子必有高風碩德爲之先焉公之祖明南翁今壽八十矣跡其生平蓋異人也翁愷悌洞朗兼有遠度弟貴至司空而翁處之不瘠不腴曾籍史館典禮鴻臚賓身隱見之間家于　京都聲華之會獨治園圃蓺樹累石蓊然山林幽致性尤喜菊每秋暮天高爽氣西來黃花遠砌日與賓朋談噱茗飲殆會淵明悠然之意而了莫窺其涯壽躋八十精神容

澤不減少壯目光炯炯射人燈下猶能細書然絕不習吐納之術千門大闢盛美滿前方茲誕辰賀聲盈耳此豈偶然者哉今夫閭巷之老豈無囅然而八十者大抵坎壈艱辛孰如翁之自少履順間有所履既亨齒算亦高又幸千世紛而不樂孰如翁之終身恬適卽其身恬適矣至于子孫則難必也孰如翁家之振振繩繩孫爲給諫卽其子孫貴矣至于賢不賢則尤難必也

執如給諫公之奇偉將爲名臣自今以後給諫公殫諤輸蓋日懋大人之業翁愈樂志怡神日有孺子之色八千春秋正未艾也頌禱蓋茲始耳予庚子歲所取士與翁暱者來索予文爲頌予安能頌翁之詳姑藉以抒夙慕云

壽沈母陳太夫人七十序

庫部沈公振甫母太夫人于今三月壽躋七十吾黨謀以文致祝而屬筆于余余屬振甫之知

數年矣每與之接款至愷悌朗霽整潔令人心醉邈其仕宦之跡自成進士時即宰劇色而邑理巳擢刑曹而刑獄平巳司兵政而兵戎詰所歷輒有絕人者是豈無所本哉大抵太夫人相之也顧太夫人之相之也將如鄭善果之母坐閤聽政而評其當否乎將如雋不疑之母視慮囚平反而爲之笑語飲食乎將如羊琇之母憲英逆計情變而全其子于軍旅之間乎皆不爾也何歟嗟夫古之世以雄邁磊落爲賢而惟恐聲迹之不著今之世以周慎穩婿爲賢而惟恐聲迹之著夫惟恐聲迹之不著雖極意殊異猶涉尋常則一切奇特皆美德也不獨丈夫表暴而婦人亦奮夫惟恐聲迹之著雖極意尋常猶涉殊異則一切圭角皆贅行也丈夫尚爾斂藏而何況婦人設使當今之居官者方其臨政其母坐閤而覘聽之其母乍嗔而乍喜之其母指

未然成敗而刺刺談說之將蒙怨蹈釁之不暇尚能一日安乎其官哉彼憲英諸母殆漢魏之賢母隋唐之賢母而非今世之賢母也今世之賢母必也如太夫人乎振甫官十五六載矣而絕不見秋毫之翹異循循默默以登之遠大不襲古賢母之迹而獨于今世宜稱此正其所以爲賢歟雖然生乎今之世而善藏生乎古之世則善顯能憲英諸母者亦必太夫人太夫人直

與時消息者矣與時消息者夫豈世數之所能域其福祉壽算曷有極也吾黨之祝蓋自茲七十始

壽王母李夫人六十序

嘗謂婦人貞淑幽閒其賢至備不過閨閫之細而一係之夫與子顧夫與子之貴賤與其人之賢不肖皆非婦人之所能必而必以兩獲其隆爲終身之完福槐里王公少小知名成進士官

至二千石泂然坦夷飲人以和世咸稱爲長者有子孟鳳近薦于鄉而其人尤異與之遊者或以詩文或以意氣僅得孟鳳之粗孟鳳固天下士也夫人爲長者之妻而爲天下士之母壯以夫貴晚以子顯年躋六衮黑髮皓齒吉祥善事不可眇涯寧非殊絕之遺也哉雖然自孟鳳鄉薦時邀槐里公存日蓋五載矣五載間親朋白眼門可張羅誰不嘆盛衰之難常想夫人亦爲與感一旦孟鳳稍邀榮名光裕方始邑中遂嘖嘖羨夫人夫人良亦自娛乃余則謂予如孟鳳縱今日尚然韋布夫人之遺仍隆也雖然孟子列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豈誠按級而友之謂哉一國之善士即一鄉之善士未識也天下之善士即一國之善士未識也如必知孟鳳者而後賀夫人則其賀者狹矣孰若今茲顯露頭角合識與不識賀聲沸耳以爲夫

人之歡乎

壽顧母陳太夫人八十序

予十八歲遊邑庠時六吉顧子已爲名士一見定交商論文史未幾同舉于鄉予誼最暱每相晤語輒及家事故雖未嘗升堂拜母而習太夫人之賢最詳太夫人自歸封翁封翁爲諸生家甚貧太夫人朝勤夕瘁寸量尺籌衣敝必手自縫紉屋敝必手自葺除拮据萬方以寬封翁子

學封翁久館于華亭巨室師其子弟而絕無内顧之憂其家每歲以廿金爲壽仍歸之以規息累數歲而夥焉予是營置田廬以儲以拓家業頻就然封翁困棘闈者數矣太夫人乃與一意課子二子皆早歲有聲而六吉其長也遂成進士爲　天子侍從臣又憐愛少女亦必擇一快婿鞠訓如子俾之成立自顧一門藹藹無不滿志晚節一切擯棄了無經營獨携二婢端居一室悠然澹然若在世外夫人情大抵喜逸憚勞一沉于晏安有至困而不能辛勤者設其以辛勤起家又復念爲生難而機算已熟有至老而不能恬適者太夫人處豐約之際劇閑不同乃爾殆幾于有道者寧直閨淑之所罕也維茲新秋壽躋八十精神容澤不減盛壯而六吉功名日茂則太夫人享逺福祉正未涯矣吾黨謀所以致祝而屬文予予之言蓋太夫人之質也

雲岐叔六十雙壽序

叔父至性天成幼失怙恃見先生長者擇地而蹈發言有則恂恂楚楚專精學問年二十蜚聲黌序每試輒冠多士未幾舉子鄉意氣了不自喜視幼時無毫髮改蹉跎公車久之謁選令偃師偃師夙苦河夫柳條諸役幸便宜寛之地隣洛邑新開藩府中使絡繹莫敢犯大抵以德撫民彷彿兩漢循良乃有齮齕之者將報政而罷某是歲亦蒙嫉掛冠相繼歸里某雖四方知交俱絕僅僅親朋過從至如端居齋室罕履戶外自愧不及叔父也夫行藏之際微矣深矣彼沒沒富貴之鄙夫勿論其一片雄心未酬因放于于女之好聲樂之娛而號子人曰吾姑藉焉以適也此去鄙夫一間而已其或忿世太苛跡山顛水崖而愒傲焉曰吾自此遠矣不知是又藉山水以適者也非適也其或好名太重羅古今

聞見而著遠焉曰吾自此不朽矣不知是又藉著述以適者也非適也乃吾叔父喜惡兩遣習靜自得蓋一無所藉者乎無所藉者與天大全其神太和可以凝道可以長年古之至人寧異是哉茲與嬸母連躋六袠仲冬四日寔維誕辰合宗觴焉而尊長以祝詞命某某安敢諛耶敬遡叔父生平以卜福祉之弘裕

記

二賢祠記

我　明自　國初蓋多儒者然聖學真脉開于白沙陳先生先生不立文字而未嘗不發于文字予嘗讀仁術論云桓文用意周公用心一時疑滯豁然夫舍意而心何自見哉則心與意之別微矣又送張廷實序云卽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又嘗敘遡生平自從吳聘君歸索之方冊累年無所入靜坐久之忽焉心體呈露因教人靜中養出端倪一以自獨爲主又送嘉魚李世卿序云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白沙先生之學眞虞廷之精一孔氏之格致也獨于世卿莫逆白沙去嘉魚數千里詩牘往來甚勤時一相聚登山飲酒吟咏唱和無所不語以開世卿而世卿輒喟然發悟世卿諱承箕兄字茂卿諱承芳皆少小好學同舉子鄉兄成進士世卿往見白沙先生卽絕應試專精

洗滌身心落筆驚世未幾兄亦謝政相與悠然物外居大崖山號大崖先生予私淑白沙恨不得當其時親炙之而慨羨乎大崖先生者深矣往歲獲交于大崖之曾孫景穎公端潔弘遠受益良多一日以二賢祠記見委二賢者大崖先生與蘭居蔣公也蔣公諱時馨開入今世潛心聖學之君子令于嘉魚仰止大崖先生立祠大崖蔣公去邑二十餘載而邑人思之不置有龐

令諱一德者因構宇邑中設大崖先生幷蔣公像以祠焉曩白沙先生屢召至京授官旋歸而與之游從若大崖兄弟輩相繼遠迹聲利僻處深山當時遂疑白沙之學純務遯藏而與世漠然者嗚呼此非惟不知白沙大崖兼不知行藏矣仲尼門人三千獨奇顏子顏子一簞一瓢齋居陋巷而仲尼告以四代禮樂且曰惟我與爾用則行舍則藏何哉蓋凡人惟有用舍聖賢斯

有行藏凡人人用則公卿舍則韋布聖賢用則有以行舍則有以藏豈有能行而不能藏能藏而不能行者邪白沙大崖往矣蘭居蔣公景穎李公當今海內莫不向往　朝廷登之大位抒所淵源然後學者始信白沙大崖蓋行藏一如者歟

姜少保祠堂記

太子少保大宗伯丹陽姜公自入仕時卽慕古敦睦本支之義每歲捐其俸餘積買田若干畝以贍族人因羣其子弟而設塾誨之由是舉族冠婚喪祭貧不能存者皆有恃賴而彬彬多傑秀今公歿矣族人德公甚特作堂于義田之墟以祀焉公之少子參政君仲文余同年友也來索余文爲記余嘗思古聖王有封建井田學較肉刑綱維天下而又立宗子之法使家家自爲綱維所以比屋可封後世宗法旣亡則一切古

制難復而人倫之倫蕩極矣其間邁特之士自以其意矯而之厚于是共被叢田數世同居之風輒赫赫于傳記然而不可常也獨范文正公創置義田族之人永資焉而陰束于善其法最爲近古然邇來亦有依倣以行者而或反召釁蓋初未嘗不見德久則固然而爭義田雖美亦非文正公不能行也今公毅然行之而族之人祠而德之是豈易及者哉嗚呼文正公豐功高

節卓犖宇宙而施之族黨者蓋其餘耳公雖位
至宗伯卒不獲柄　國政生平之奇十未展一
二而僅以仁族惡得無深慨也顧仲文識操猷
畧當世無兩行將竟公之志以澤四海而族更
滋大余跂俟之矣

傳

新城岱泉王公傳

公姓王氏諱耿光字廷覲別號岱泉其先莫可

考自高祖貴家于新城貴生伍伍生麟始習儒
業用歲薦歷任至潁川王府教授以次孫顯贈
戶部侍郎而公蓋其長子也公自幼聰偉九歲
能屬文十二歲喪母號泣悲甚刻母姓氏于樹
朝夕拾野果以奠見者憐而異之弱冠補邑弟
子員旋遭繼母常夫人岳夫人踵逝三弟早亡
而公哀毀經營情文俱殫焉事父潁川君極孝
潁川君宦遊千里輒竭歷省視歿則廬墓三年
墓中有靈芝白兔之祥大抵公至性如此公學
無所不窺頗甚天文一時有司競相延致每試
必居高等而卒困棘闈蹉跎遲暮應貢入太學
猶惆其儕尉紹宗母老而先之又踰二競甫貢
困授馬湖府經歷司經歷馬湖故夷徼難施一
切而公爵然不染法行風變然未幾而掛冠歸
矣歸家課訓子弟上下今古時與里中親知設
酒相娛優游數年而卒享年七十有二方公三

十二歲時夢一遺士呼之曰王小仙爾壽宜止
此乃爾陰行一善上帝輒增壽十年殆增四十
年矣而公壽果七十有二也公娶其氏子之都
今爲順天府密雲縣知縣蓋贈公如其官云嗚
呼兩漢以孝弟廉節取士士非孝弟廉節不顯
當其時苦行勵操卽後世之研詩工文皆要世
寵之具也今以文章取士而孝弟廉節默默自
修此其心寧有所要乎有所要者人之君子無

所要者天之君子公固天之君子也而獲報于
天豈淺哉公嗣方宰名邑循聲四達動猷正未
可涯而公家子姓振繩冠蓋赫于齊魯間蓋所
以溉培之者遠矣自公之祖已有隱德手所植
槐至今亭亭鬱鬱遠近咸稱爲大槐王家與宋
三槐王氏相埒昔宋王氏之植三槐也曰吾子
孫必有爲三公者或猶有要之之心焉而公之
先則不爾似更優乎昔賢且至人跡之所及自

有殊異種槐亦偶相類豈必彷古

鄭母董宜人傳

毘陵太初鄭公自邑令擢主曹政不肖與之共
聚京師友善竊觀　朝政一切寢閣間有朝奏
而夕報俞者因密探微曖互參情勢久之我兩
人大悟握手歎曰異哉今之執政也天下以庸
人病執政豈知執政以庸人欺天下外冒庸人
之名陰操威福大柄更巧于古昔權臣千萬矣

國家隆替關頭在此遂各向同志暴揚其隱
冀以醒朝紳耳目亦稍稍有省解者是時執政
蓋四明也及四明既去山陰繼之復然太初曰
吾不能忍矣空言何爲毅然抗疏詳列奸狀竟
謫窮裔雖然猶謂山陰一奸易破耳未幾福清
繼山陰秉政又四明向佯疎之以爲今日地者
也百務舉廢悉遵故智辛亥考察凡忤四明者
無一得脫而不肖與太初尤酷然不肖徒以口

舌而太初抗疏被察此尤異也大抵太初之疏
近代未有之昌言太初之黜近代未有之異事
則太初者近代未有之烈丈夫也如此爲之母
有不必更論他行而賢可知矣況有至論之可
稱乎公母董氏鴻臚序班靜庵公之女母白孺
人早歲歸封翁雲石公其舅太學芳泉公久逝
姑周孺人　詔旌節婦其本生光祿野洲公本
生姑顧孺人生子嘉靖庚戌三月三日卒于萬

曆丙辰八月十三日卜戌午年正月初一葬陳灣之新阡享年六十有七子三人長振元太學生仲即太初振先乙未進士繇嘉興令晉工部王事改武選儀制　欽降四川永寧宣撫司經歷季振光庚戌進士河南許州知州初以仲子嘉興政滿封孺人在兵曹遇　恩例封安人再以季子許州政滿封宜人宜人少小凝重不凡父母絕愛憐之歸于封翁家方中落畫屏高門

富貴之習布衣糲食竭力孝養無不躬親歲儉用窘不愛簪珥供具膳飾周顧兩姑各極歡心門戶經紀以至喪葬大事曲體封翁封翁雖處艱辛了無內顧之憂未嘗不欣欣自適及子貴念母廿年拮据慰以丗麗宜人輒正色却之初豐而約約久而豐澹泊如一日此丈夫所難也又性好施視身外皆為長物有二衣必以一畀人篋中不留一錢平居訓子諱至時時談先世

樹德事果弱冠取科第良用喜悅然當太初上疏遠謫也絕無趦趄見于顏面生平皈依大士至此茹素以安其行太初發奸一疏名動天下旋又閉戶持戒翛然域外皆母訓也母之賢德孰加焉其閨閫細行曷足悉哉世系子孫姻族詳子志中茲不錄太初于鄧壬子舉子鄉不肖曾與久處知其學術非常幼于鄴有夙慧儼若成人更覘宜人之樹德無涯云

論曰婦人無所表見異稟殊操非遭厄不顯餘每以子而振子貴矣而未必賢子賢矣或僅一節之士即工文字者雖稍鋪張終難溢美孰如欺一世之大奸自其子發之而其母賢名赫赫者乎宜人蓋天下之母範矣

行畧

先父母行畧

先父諱某成均士也生平無雜好獨嗜書而宅

心坦夷洞朗凡世間一切機數茫然不解而尤拙于謀生先祖位至方伯仕宦二十載而遺產甚薄又重以鼠雀之擾家益落艱辛萬狀人生之苦先君蓋備嘗之終日唯伸紙操筆精意舉子業冀得一第竟白首不遇卽間作古文并詩頗近大雅絕無世俗雕繪之習世人亦莫之知也先母張氏性至孝謹一省先君之志祖母稍嚴先母兼為女為婢之道以為婦而卒得歡心然亦不善謀生歲暮蕭然寒夜一燈與先君相對吁嗟回顧只孩一子成立未可知逮孩甫薦于鄉一歲而先母逝矣甫薦于南宮三月而先君逝矣終天之恨其有極哉于茲濫職三載可幸無罪得邀　天子之綸綍以為九原光寵惟

明公垂意焉

顧太史文集卷之四終

顧太史文集卷之五

崑山顧天埈升伯甫著　男　循星源
　　　　　　　　　　　　舒中頴　甫輯

墓表

呂處士曁張孺人墓表

嘗聞賢者每囿於習俗況南北之俗相殊極矣渭陽呂公北之栢鄉人也弱冠成進士南宰吾邑乃洞燭民隱獎良懲頑利害毛析雖生長南

土者有不逮舉邑驚以爲神是時余方在計偕之列其詫異公尤甚然莫得其繇及公擢居諫垣歷陟籓臯去吾邑且數載而余亦已廁史職一旦具迺祖處士并祖母行狀徵文于余表之墓道始知偉人殊蹟有潛德以開之也處士諱朝用字大臣其先有諱謙者爲鄧州別駕別駕公生惠惠生耆宿公泰耆宿公生處士呂氏世無顯者自別駕公稍以宦遂已復隱約田間至耆宿公號稱素封兼以俠囿而處士爲之子則又沉厚簡默獨治博士家言忽焉太息棄去躬耕壠畝然亦未嘗齗齗計盈縮也專以奉二親之歡其子弟之驁悍者則柔之也其子弟之孤隻者則仁之也其臧獲之稚騃則程之也惡聲之入不報其寬如此一介之施不苟其嚴如此此處士大致乎然不足以盡處士也想處士之意念深矣配張孺人性聰以淑孝舅姑善妯娌

一肖夫子之志拮据自將繇少至老無須臾弛也有孫渭陽公奮迹起家宜可以少休矣而篝燈漚麻猶矻矻焉卒以一婦人而含箱大饒寧讓秦氏寡婦清耶夫處士以適孺人以勤處士以遠孺人以實夫婦之間各極其趨豈易得哉顧詳渭陽公狀中可謂善寫處士之微而列其行事竟寥寥也何歟大抵幽人逸軌雖甚卓絕類有意于名至其逃名如韓伯休龐鹿門之儔

尚矣而名卒隨之蓋有意于逃名者名亦不可得而逃也孰如處士之至德聲消迹滅卽其子孫心熟知之而筆舌不能吐者乎共賢於古人多矣嗚呼天不惜與人以百祥而不輕與人以秋毫之名凡古昔享大名者後世率湮沒無聞則夫德至而名不彰者澤流子孫宜何如耶余又以卜呂氏之昌熾未涯也故特按狀以表之隴岡秀堅松栢亭亭過于其下者知潛德之必

有後好名之心亦少息矣處士生於嘉靖二年三月之十五日卒于萬曆二年九月之六日享年五十有三孺人生于嘉靖三年八月之十二日卒于萬曆二十一年二月之十三日享年七十有二合葬于正元寺里祖塋之側北山其子孫甚蕃詳見于誌茲不復具云

誌銘

趙文懿公墓誌銘 代朱相公作

萬曆辛丑九月十三日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趙公薨於位　天子震悼爲輟朝一日賜銀幣等物視舊有加贈太傅謚文懿諭祭幾壇遣行人護喪歸復給水衡錢遣官治葬事越明年壬寅冬其子具狀乞銘于予予與公同鄉又同年又同官而公齒又長雅崇重公相與詞林二十餘載雖暫離輒聚自謂得公之行已頗詳及公秉政而予

正家居茲　天子召用予而公已殁矣其間徽密運用莫得而知每于時政之彰灼者想見公之苦心然大都已備狀中謹按狀而次之公諱志皐字汝邁別號瀔陽浙之金華蘭谿人系出宋清獻公抃之後本衢人也其先自衢遷蘭谿代有顯者至公曾祖年登成化乙未進士除行人擢水部郎以忤中貴棄官年生主簿公晨晨生賢是爲公父凡三世並以公貴贈光祿大夫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而年室某氏晨室某氏爲公曾祖母祖母賢室張氏則公母也俱一品夫人張夫人生二子長卽公次志淑兩淮運判公之將生也母夫人夢日華繞室及生果美如冠玉雙目炯炯絕異凡兒自少小卽遵父師訓知自勤奮弱冠補邑諸生督學雷公古河遂以公輔奇公拔置高等旋舉于鄉已屢試不售蹉跎困久而公發憤研

精所得更邃雷公遙遙爲司空而國士之期終不衰戊辰中春榜座師李文定公一見深器之
　莊皇帝臨軒策士親拔公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已已與修　世廟實錄辛未分較禮闈壬申　冊封吉藩不受　王賜便道過里絕跡有司之庭郡守許以厚遺邀公一往公竟謝之自筮仕初已刻厲如此癸酉預修　穆廟實錄陞侍讀時　今上新卽位倚重江陵張公張

公專倨父死奪情諸疏劾者皆暗激　上怒廷杖竄戍而編修吳公中行趙公用賢復繼之疏尤切直　旨未下公糾同志七人以至情大分而詰張公無所容冀遏吳趙之禍吳趙竟亦廷杖一切劾疏悉不付史局編摹而編摹遙公之職堅請之使不得秘張公怒甚會星變考察百僚遂出公廣東按察司副使公抵任持法平恕間與名士徜徉山水況味恬適而張公怒猶未

息辛巳例察京僚又謫公公去粵囊篋蕭然士民塡送歸則築室清獻公祠傍自號六虛主人桃石漱流爲終焉之計壬午張公逝南北臺省交薦公起公解州同知陞南京太僕寺丞尋擢南京國子監司業尋擢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事尋改左諭德修　玉牒再較禮闈無何復陞南京國子監祭酒歲餘轉少詹事掌府事無何復升南京吏部侍郎是時公資已深而宦跡乍

南乍北意良安之又歲餘改吏部左侍郎辛卯九月　上特旨簡用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太倉王公山陰王公同輔政山陰王公旋去太倉王公以覲親暫歸而公獨參機密嘗爲銘自警期致太平未幾寧夏將吏哱劉殺撫臣招套虜據堅城以叛魏總督學會合諸鎮兵討之久無功　上亟遠學曾公薦葉巡撫夢熊又請遣御史監軍賜上方劍誅不用命者三軍爭

奮遂擒二賊寧夏平　上御門受俘因賜召對公從容請救學曾　上特爲公末減子時島倭又陷朝鮮朝鮮告迫公復決策遣將救援旋克平壤而倭稍退此二變皆世所不嘗有公甫與國政而并遭之其經營亦苦矣已太倉王公還　朝會羣臣請　冊立急　上降密旨詢之姑金封　三皇子舉朝譁然公累疏揭極言冊立之不可緩　上雖不報然金封之議竟寢

自是太倉王公亦謝政以歸而公爲首輔劬勤尤倍連歲　兩宮災　三殿災公每遇災輒反覆竭誠勸　上修德至于開採之使紛紛四出公必疏諫其因事激觸　上或斥逐臺省幾空或貶竄部僚數輩公所以營救者無不力　上意時亦轉移卽不用公言未嘗不知公忠加官蔭子寵賚日蕃乃公之志固不快也故乞休之疏無歲無之其尤者則倭事焉自克平壤倭方

奪魄緬人沈惟敬忽與倭通許其貢而封之以悞石本兵本兵愎甚公不能沮封貢卒不成而倭復蹂躪朝鮮　上大怒下石本兵于獄意在決戰公仍請監軍如寧夏故事　廟算次第更新而衆口顧疵議公且中外借滋曲折公數數杜門迨我兵水陸破倭倭酋正死東事將竟而公病劇矣乞歸彌懇　上慰留彌篤章數十上不聽伏枕三載竟歿邸舍臨歿猶草奏請　冊

立罷礦稅簡閣臣用言官四事故 上哀悼殊深賻贈特厚嗚呼曩江陵之氣橫蓋一世而公挺身折之至困抑不悔及公佐 天子而言公者亦特有是豈公之志哉然公非惟不罪言者嘗并其姓名亦忘之其雅量何可及焉邇公生平居鄉立朝一以誠確光明始終不替而祿位崇極齒算綿長子孫振繩夫豈偶然也歟公生于嘉靖甲申年三月十三日去辛丑享年七十

有八配方氏贈一品夫人生四子長鳳梧尚寶司丞娶郭氏溧陽縣丞堯年女次鳳翀刑部陝西司郎中娶鄭氏禮科左給事中國賓女繼娶許氏鄖陽巡撫子良女次鳳威兩淮運副先公卒娶陸氏庠生瑞家女皆方夫人出次鳳闕聘襄城伯李承功女側室沈氏出女四長適太學生唐宗胤次適庠生陸思業方夫人出次許聘懷遠侯常胤緒長子又次許聘副使胡僖次子

沈出孫十九世寅世宰太學生世賓守備世宋世守太學生世宇皆鳳梧出世壽太學生世尉世冠庠生世爵官生世溥世遵世彝皆鳳翀出世庠官生世序太學生世庚世康世廣世慶皆鳳威生孫女八一適葉夢斗子庠生陽謙鳳梧出一適太常卿徐用檢孫庠生京鳳翀出一適方伯徐學聚子太學生輿圖一適徐某一許聘御史祝大舟子某曾孫六所著有四游稿銘曰

公初激昂時宜勇也公曉委蛇道宜漸也公學至偉巍科猶細也公用未究久相猶促也生焉顯榮歿永寧也

翰林院庶吉士李君墓誌銘

嘉定縣李君茂材與予初不相識壬辰春同舉于南宮又同出于鄒詹兩先生之門一見各幸意自語遂相歡甚因邇親誼呼予爲舅兩人竟爲骨肉已予厠 廷擢第三而茂材亦選爲庶

吉士同在翰林益得共勵志操兩人又相幸也忽予遭先人之變亟歸茂材來別時明月凝砌語色淒絕悵三年之蓬蓬豈意隔歲而茂材死矣茂材死至今又已數年嗚呼悲哉茂材諱名芳母徐孺人娠時父往禱于白嶽玄帝之神一夕夢獲巨蟹聞神人語之曰玄壽且至及歸茂材已生生之辰卽夢之夕也故茂材小字玄壽其異如此然茂材貌侵父母不甚憐之四歲而

母又死蓋藐焉孩稚已嬰人世之苦矣自就外傅絕不好弄唯好書日讀數千言或自默識叩輒成誦九歲能屬文往往羅羣籍于筆端偉麗快心用驚長老年十四試于郡邑郡邑守令競相賞異皆置第一聲名籍甚遠近咸物色之而其父竊喜有子也然卒爲督學使者所擯因而沉淪者久之茂材乃放意域外博搜冥會古文歌詩兼亦擅工由是舉業益自得益不合庸人之程已郡試卽擯賴邑令深知之拔他邑僚吏共薦于督學使者得選爲邑諸生在諸生中每試有司又輒不利適父罹侵侮家道頻落母嫂磨麥具飯兄弟闔門感慨歔欷而茂材獨灑然自如學更大進辛卯登名鄉書壬辰遂成進士旋改選庶吉士讀書中秘茂材所以自儲者正遠未幾竟死嗚呼悲哉茂材事父與繼母極孝事兄元芳極謹與異母弟流芳愛而相知夫婦

間暱而有禮內行至備素心至醇而一片翛然之味能使人疏煩想而芽善氣其所得蓋有出于詩文之外卽詩文亦甫發硎未可以涯但茂材自居約時閉戶潛修交游太狹其知茂材者獨其兄弟而已及茂材成進士遇事激發語刺刺不休無意諧世其知茂材者獨予一人而已以其兄弟與予之知茂材亦徒心熱其賢而畢竟無事可數嗚呼此尤悲也雖然茂材之將死

也父携其配沈孺人自南來茂材不肯見孺人而獨與父訣且生平夫婦最昵者也而乃爾蓋了無情愛之糾束而與道近矣以此棊茂材寧論行事之鮮蹟乎哉茂材生于嘉靖乙丑八月二十八日卒于萬曆癸巳五月二十一日享年僅二十有九配沈氏父諱汝筠繼母陳氏祖諱文邦李氏之先著于隴西至宋而遷于歙歙之族人尚衆其家嘉定自祖始也子男一人宜之

聘汪氏茂材家貧死數年不克葬今父亦死將卜葬于邑南稱字圩之新阡而以茂材祔焉其弟流芳狀君之素徵銘于予予與君握手相別如昨日事茲予乃銘君銘曰

仙靈變異偶然爲人厭世即去迺悲無垠

曾太僕配習孺人墓誌銘

孺人習氏太僕丞曾汝志諱之可之配南京冢宰曾公見臺諱同亨之婦先南京少宰習公豫南諱孔教之女也曾與習皆吉安巨姓世有家法豫南公學行著聲見臺公德望方冠冕天下而汝志又賢者也孺人爲女爲婦爲配咸各稱之嗚呼此豈易得者歟孺人之生也豫南公夢神人授以敕意必男也乃得孺人因名敕柔今世女子罕名蓋異之也稍長慧甚豫南公愛之如子教以詩書輒解大義頗能屬文已歸汝志汝志失母夫人見臺公時爲司空一切家政孺

人相汝志以綜析內外斬然未幾見臺公告歸四方賓客造請者日至欵遺豐約有度酌劑皆自孺人曾氏族黨姻親極夥接遇施與咸有恩義下撫臧獲婢兒亦不輕加呵譙雖已產三男念汝志鮮兄弟爲之廣置側室其志計宏遠如此然與汝志燕處相質書史言笑不妄遇事極尸誠厲其所以助汝志者良多辛丑之春仲季兩子俱殤感泣成疾疾劇時對汝志說釋氏了

達語一夕索紙筆書二十九三字付其子合掌
呼佛而逝蓋年二十九也子一賜昌某年某月
某日葬于某鄉某里墳塋嗚呼婦人聰明勤肅
而又富貴壽老髮禿齒落持範猶牢豈不稱賢
而歿則不悲蓋婦人所施不過一家而其奇國
已盡矣惟夫淑媛而忽然早世常以未盡而結
悲想于無窮則婦人之幸不幸豈在壽也乎哉
銘曰

世誦婦德過諛而亟予言雖質孺人實錄

止庵王公墓誌銘

公姓王氏諱臨亨字止之別號止庵其先本江
左也勝國時有古川者自分水爲崑山州學正
因家焉古川之十世孫贈禮部主事樂葵翁諱
時暘樂葵之子諱三錫進士守光州光州之伯
子諱重鼎叔子諱貴惠公伯之次子而嗣于叔
俱以公貴贈刑部員外郎母丘氏嗣母張氏俱
爲宜人公少與兄泰亨同在邑庠兄聲籍甚而
公碌碌儕伍中蓋公文沉至有司無知者蹉跎
數年乃去邑庠游國學一時司成皆當世名勝
莫不器公戊子舉于鄉己丑遂成進士令浙之
西安西安政最改令海鹽久之擢爲刑部主事
請　告家居三載復涖舊職恤刑東粵報　命
擢本部員外郎郎中尋守杭州便道抵家竟逝
年僅四十有八嗚呼公而止是耶公爲諸生時

闇然不發言笑及其從政絶人遠甚惜乎未究
其用所施設者不過西安海鹽二邑之政與夫
東粵之平反而已然西安俗醇公以寬拊故民
化速而政迹罕海鹽濱海豪右奸猾山積而公
銳意更始明肅尤著有伍一定盜于里里人殺
而坎之乃誣其夙憾一定者獄幾成公曰憾細
詎至是乎乃驗其屍與所稱死期果謬立釋之
鄉民王倍殺其牧兒兒之父并隣保皆云兒失

牛自縊公曰兒何知而縊乎此必倍殺之倍遂服兒之父毫不願竟獄姑未滅焉一婦早孀隨母兄往來海鹽崇德間有三惡少一目婦之叔盧嫁焉一僞爲夫一冒亡夫之兄訟之詭和而寢月餘僞夫訟婦之母兄掠婦去公覆前案良是而訮其貌狠鞫得之三人伏辜又一女未嫁少年求之其父不許誣以娶而更嫁婚書媒聘悉具公前女與語遽問少年曰汝妻掌中有一

疤記左乎右乎少年愕然遂敗沈氏兄弟皆無子兄富先亡弟貧有一女嫁褚升兄之妻常虞升瞰其貲俄被盜賄鄰人以證升云自屋上來去而所遺衣鞋似也公曰婿而爲盜何必登屋茲方六月何必衣鞋數言折之而白至云胡五十者聚羣盜于家恣所欲盜會莫誰何里猾朱誠輩自號十龍白晝毒横卽縉紳爲之側目公悉擒而杖殺之其風厲神明使海鹽四境讋慄

而帖然以靖者類此西安民畏盜扳誣寧以財委盜而不敢捕盜捕盜自公之至姑江山鄭王兩人醉歐于山趾七日王死兩跨有傷公辨其臀中石非石中臀鄭竟得脫公在西安精果蓋亦時見大抵慈恕爲本故鮮赫赫之迹然决讞敏迅百務無滯兩地同焉西安謠云王一時海鹽謠云王一升謂事不踰時而民不費斗粟也循吏能吏一人兼之宜爲　天子耳目臣卒扼

子海鹽權貴僅擢刑曹職冷公志約結東粵讞獄一破拘陋羣例減大辟百人而減至二百人蓋公創行之適中貴稅使採使不相善偶有誤稅使以盜珠而海上無知之衆助之採使藉傾稅使奏聞論死六十餘人公從容曉解採使竟無一死者公之爲政寬嚴舒疾不持一端蘄于抒發生平而生平終未究惜哉公性孝友旣貴常念親不逮養輒興茵鼎之悲少與伯兄怡怡

兄忽早世撫其子不啻已子撫其女不啻已女每對二弟歡甚一蔬一觴共爲三族之親施貸必周與人交不爲熱語柔色而軒率洞朗見者意消時或感觸不平而旋已氷釋無論疎密咸稱爲愷悌君子予童時初試有司即識公自後蹤跡頗濶逮公官刑曹得聚京邸日夕過從極口論心往往飲至夜闌陶然形骸之外公自東粵還復爾旋有杭州之　命予輩親知餞公于

郊公自言曰吾兩令浙之東西杭吾習也今往治更有異欣然酌酒登輿而去予輩目送而壯之曾未幾而聞公病矣又未幾而聞公逝矣豈不悲夫然公諸子皆賢而好學有德有文魁然不羣公雖垂歿得見長子鄉薦異日相繼鵬騫于門正大天之報公者遠寧必備于厥躬也公撰蒙訓四卷女訓二卷慈儉訓四卷使越有越紉編四卷公生于嘉靖丙辰十二月三日歿于萬曆癸卯十月十五日葬于本縣東城外某塋娶張氏父應忠名族以移封本生父母未封生三子長志堅癸卯鄉貢士娶朱氏太學生未萊女次志長州生員娶張氏張重德女次志慶聘周氏御史周玄暐女二女一適生員張魯傳生員張志美子一字太學生許自昌子元溥孫三人長偲聘生員蔣鑛女次偕聘陸允中女次儆聘鄉貢士李流芳女皆志堅出孫女二一字顧

錫胤知縣顧天敘子志堅出一未字志長出銘曰

位雖不極皂蓋蹁躚施雖不盡蒙德者子所爲深悼獨曰無年歿而不朽胤嗣之賢

贈刑部山西司主事何公墓誌銘

何公諱道光字伯謙初諱汝泰字來父別號汝泉晚又號韜庵世爲崑山人曾祖諱嵩祖諱鳳有易學父諱一元母吳氏公八歲父亡時祖母

楊尚在門戶零丁毋慟輒絕公跪而號曰獨不
念姑耄兒幼乎祖毋毋時嬰疾恚公必焚香籲
天嘗藥以進悲感僕婢年十六爲邑庠生兩赴
秋試不中遊太學無何祖毋逝適罹釁變毋恚
旋逝公毀幾滅性雖服除居恒泫然公性峭直
恬夷足已行意絕無崖岸雅與俗殊生平不喜
貴人而接遇寒士良謹親朋過從不設盛饌促
膝杯酒陶然酣適趣人之急有諾必踐特以舉

火者頗衆以故家落家落猶棄屋以施邑令誤
目爲富人公發大笑然至見人疵過不憚盡言
規繩務期蹈道而人多嚊之往往蒙德者亦負
公公卒不悔尤嗜書自六經子史以至諸集稗
說悉購善本庋列室中日夕哦諷間作古文詩
詞詩慕靖節兼蓄名帖工字篝燈摹寫不倦久
之邑令大都重公有索其詩字者公閉戶謝絕
一意課子子琪枝學業大成畢竟公歿始獲登

第惜哉嗟夫近世誌文達官顯者踐歷紛夥易
于鋪飾而閭巷岑寂之士無迹可見輒諛以至
行篤操好學讀書或尋常一布衣覽其誌不啻
皇甫謐管幼安是寧足信乎乃公則不然予自
弱冠聞于親舊已知公翛然長者今讀公子琪
枝所狀與曩聞合不諛一語謹如狀誌之夫以
人子暴揚其親而一語不諛公之賢可知已公
生于嘉靖二十七年戊申十一月四日歿于萬

曆二十二年甲午正月二十八日壽四十有七
萬曆二十七年己亥十二月初九日葬于二保
北周宇圩祖塋之昭贈刑部山西司主事配王
氏封安人男三長即琪枝進士刑部山西司主
事娶宣慰經歷周潤女次瑜枝娶原任兵科都
給事中張棟女早夭次早殤女二長字太學生
朱德生之子本復早夭次適春坊贊善顧紹芳
子郡庠生同應銘曰

家道蕃昌先以碩德公其先之後裕何極躬之隱約始知非嗇昭以銘章爲善之式

王處士暨張孺人墓誌銘

公姓王氏諱尚絅字崇儉別號紅巖其先中都鳳陽人也有諱珊者　國初從征滇南有功授職遂家于滇其後子孫散居而在臨安之寧州者諱機機生暹暹生鋭三世業農皆里中長者鋭生二子長曰尚仁次卽公也公生而偉貌洪

聲長喜讀書讀輒不忘久猶成誦時抱疾恙兼諳醫藥王性孝友父母相繼歿與兄廬墓哀號事兄如父家落多艱間習律法人或誚之公曰有仁人之心法律固仁術也年壯無所就不得巳爲土州守典記州民夷落情事夥雜公陰劑其便俾各蒙德而無私焉未幾儕類有擠公者公慨然曰吾安能鬱鬱于此與鼠輩爭乎遂棄去往紅巖山擇一幽塢剪徑經廬以居自號紅

巖主人門外有田百畝以其半蒔稷數萬遶屋引山泉爲齋廚泠泠澗曲以出栽竹三百六十六藂以一藂供一日之需秋暮黃菊滿砌歲晚收秋釀酒四時迺然自得客至設飲相對酣適獨步行游息蔭班荆與農圃話桑麻相勞苦或及世務輒不荅歲時家慶親朋子弟羅拜田塍水際舉觴爲壽夷曠疎率絕跡城市者三十年然發言必謹接物必恭焚香籲天晨夕無怠家

不甚饒而有求隨應往往待以舉火每婚喪伏臘城市人見之無不識其爲紅巖公也年七十有七而卒卒之日遠近有出涕者公配張孺人寧之右族父擇壻歸于公孺人天賦端勤少厭紛澤獨工組紉公喜客好施一切娛適之事孺人能令滿願然持家斬斬奴婢耕織拮据而家漸拓或勸之逸嘆曰勞吾性也逸則病矣至于逮下多恩妾奴有因以恣者而孺人率寬之平

居嘗謂公曰自吾爲爾家婦知爾家種德久矣天豈無報乎年僅四十有九暴卒公哭之慟曰何奪吾德耀之速也公子三曰賓曰重曰寀重寀俱庠生孫七元材元翰元相元直元太元鼎元和材直鼎俱庠生公于諸孫中獨奇元翰翰竟成進士選居館中授給諫感 朝綱靡墜衆正氣消屢抗疏發執疏之私直聲動天下天下頗知紅巖公公在當時滇南深谷中一居士耳

身歿廿載而一旦名彰子孫之賢蓋如此予嘗覽古昔名公傳記遡其上世大抵履困遺阻混迹田野而德操甚高蓋未有賢人君子而美爲之先者今于公益信元翰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公暨孺人于某山之麓索銘于予銘曰

士行婦德不出于里逮其歿也澤流名美潛極則耀天之常理子孫光裕自今伊始

傅孺人墓誌銘

予同年友李子選仕宦十餘載歷宰三邑入爲太學博士今始陞南都戸曹主事來別予邑邑不自得曰吾妻又死矣相對慨然因出行狀索予爲誌覽狀頗畧然皆至性質行真良媛也謹次之孺人姓傅氏遼之右族早歲歸子選子選方爲諸生孺人奉舅姑一肖子選之志子選得專于學未幾舅亡姑孀家日落子選沉滯膠庠諸弟皆幼而孺人以一身經紀之至自拾薪舂

爨使一門歡然已而姑又亡孺人撫子選之諸幼弟倍至而持家倍勤誓不以秋毫累子選子選雖蹉跎困久竟感發成進士子選令山西之猗氏家在遼近虜子弟忽爲虜掠去子時遣調寶坻陰行便宜子弟悉脫蓋孺人籌算居多子選在寶坻三年報政甫封孺人俄又以猗氏事被誣復調藍田適有中貴横甚孺人深以爲患子選遂掛冠而歸當事者聞之改子選武學教

授旋轉爲太學博士而孺人來京孺人數從子選宦游然實備嘗艱楚自是漸病歲餘病劇亟歸歸家一日而死孺人生于嘉靖丁巳十月十日辛于萬曆壬寅八月二十三日享年四十有六子三長三槐次三輔俱庠生季三楚女三嗚呼子選生長邉陲曉習兵事自初第時徵髯抵掌議論横發氣雄一世乃十年邑宰浮沉青氊僅擢冷曹又離山高土厚之鄉涉長淮大江之

險其况味何如也此際而孺人適死豈不悲哉

銘曰

予嘗經乎邉左見山勢之鬱蒼意其地之有異然非德以莫當冢纍纍而誰是必也孺人之藏

海虞顧徵君墓誌銘

余與同年友陸君復相知最深君復爲水部郎建牙濟上一日狀其邑故人顧徵君事實而索誌銘于余余于徵君未嘗識面顧君復大君子也而雅善徵君則徵君之賢可知矣余能辭乎謹按狀而次之君名禹光字汝功别號少江又更號養虚其先浙之東上虞人也元至大間有細二翁者遷于常熟之蓮涇再徙鳳凰涇之南子孫世家焉數傳至雲和令松庵公立松庵公生承德郎休庵公鎬休庵公生東江公湘東江公以長子貴得　封奉政大夫長子蓋憲副一江公玉柱也其仲二江公玉樓庠一其季三江

公玉樹太學生君卽三江公第三子也母張孺人三江公捐館二江公年耆無子子君君少穎異束髮就掌故業下帷發憤及弱冠一旦棄去數從賢豪長者遊四方之士亦喜客君所當時數百里内咸知虞山之麓有鄭莊也已二江公亦捐館家政一決于配郁孺人郁孺人性嚴丨私于女康莊大第曲以畀壻别授君宅地極湫隘僅僅數廛而索中蕭然無有君配于邑不自

勝君嘆曰丈夫兩手能作黃金何憂貧乎于是傾貲以葬二江公卽謝絕素所知交一心自眡晝耕暮織辛苦萬方田多庳瘠邑里每歲困繇而君獨辦常以濬白泖河爲監河使者所褒戊寅江南大浸司農奏捐田租之半君銳身乞全里悉蠲中里猾因陷以法令尹康君無私竟不坐而猾竟死反棺而斂之鄰人某素譬且黠以非命誣君君隨得白里有積負縣官錢若干

者當事者闇而驚故移之君君假貸以償亦無害大都身在艱難之中者數載而家固溫矣乃剪其茅茨開第闢圃迴廊曲房環植奇葩幽豔之色相錯于簾櫳之外汲泉煮茗羅列異味樽中之酒不傾而戶外之屨仍滿以至收枯骨撫孤貧拯人于厄累累好行其德焉爾時郁張二母尚各善飯共聚一堂言笑歡然張慶君之幼而卒立郁亦化于君之勤而無憾也君年艾因輸稅入　京以貲授太醫院吏目歸卽曰得一烏紗可奉蒸嘗耳旋以家付長子而于二江公墓側別構舍而老焉頎鬋然有域外之思矣俄郁孺人逝張孺人復逝君毀得疾就醫武林猶徘徊六橋者旬月歸而尋卒君生于嘉靖某年卒于萬曆某年配歸某之女子男某某皆克家有篤于學者孫男某某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虞山北麓祖塋之次嗟夫方君孤時孱然

一孺子耳廣而能儉儉而能廣不爲夷險摧折而一片雄心卒酬此亦有過人者況其大節卓卓乎是可銘已銘曰

計然之策范蠡得之可以霸越可以廣貲矯矯里閈君之一奇設會其度蒸變寧涯

沈君懷峯墓誌銘

杭州沈子廷詡兄弟五人狀其父懷峯君行實徵誌銘于余累累數千萬言而意殊梗澁難曉

畢竟事跡絕罕嗚呼大抵賢愚之槩卽一二可定安在乎跡之繁畧君之賢予得之矣君諱汀字允植别號懷峯先世爲杭之海寧人至曾祖諱淮徙居杭城祖諱椿祖母張氏父諱欽母董氏生母朱氏自君曾祖逮父世習闤海賈容而衡其貨之出入家用以饒君年十二而父歿未幾母又歿家落菀焉育于舅氏弱冠志念良遠然無途以奮不得已而僦市數椽仍招父客客

稍稍來貨流如駛聲沸旅耳于是閩粤數千里外技奇琛駕長艦亂浙濤而西者爭投于君之家每不踰時人人滿願以去有客持十三萬貲市黄金君朝散之夕而辦其精敏類如此至于旅思羈感或奄疾恙得君語笑立愈久之客非君莫歸君家復饒踰于父祖嗚呼偉矣君孝友仁厚報德釋憾事頗夥而予皆不錄何也非君之精神也精神之所不在雖大節亦細精神之所在雖一事足術君少小零丁一旦雀于衆賈稱素封只此良已過人何必摭儒行以藩飾乎世論司馬子長貨殖傳或以言利而訾之或爲有激而然皆陋也范蠡桓越以破强吴子貢親聞道于孔子乃與寡婦清刁間等並稱夫豈不倫至此蓋大而身世治亂之故細而錢貨盈縮之宜其運用之精神一也非子長不能見其一彼淺淺者安識之哉使君而遭于長竟置范蠡

于貢之列矣寧不偉乎君生于嘉靖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卒于萬曆三十一年三月十日享年六十有三配陳氏續配胡氏男五廷詡廷試廷諍廷諫廷誠詡禮部儒士娶陳氏試郡庠生娶徐氏諍郡庠生娶吴氏諫國學生娶姚氏女四長適趙徵次適金枝蕃次適邑庠生楊士經次適邑庠生唐詩男女俱陳出孫男七孫女四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塋銘曰

夫談習之正者必道德顧必于道德則物矣夫談跡之高者必山林顧必于山林則俗矣孰如沈君跡市而心進矣君今云亡傳神者茲銘矣

湯孺人墓誌銘

余于數年前識長洲金子諱長因大言冶服白日躍馬闤闠傲然不可一世而曾莫測其何所挾後余成進士廁列史職而金子亦來京師洎然布素修世人之禮甚謹余怪而問之曰子何

前後之異操也金子曰噫吾家頗溫以曩日孟浪而貧矣吾恨不用吾母之言也今敢不慎哉吾母姓湯氏自女子時已有賢聲先大父聞之而自計曰吾家吾子非得湯氏女爲婦莫可于是以厚幣堅請而吾母來歸焉先大父雖浮沉里閈實多奇畫逐什一之利累貲數萬而吾父少小性懶絕無世情唯山水聲妓之好已先大父背棄覬覦者衆而吳儈惡少又善設機穽以中遊冶之子弟乃廿年來吾父日出嬉敖卒不落惡少之手而家饒如故且一門斬斬事皆足法徒以有吾母也而宗黨知之者咸服大父之先見然吾母畢竟以一婦人經紀內外用心倍苦未老而精神已耗漸厭家事而吾兄弟四人亦長遂析產而授之吾最少尚未娶吾母憫焉而獨爲之區處諄諄提誨吾方孟浪不顧也一日吾他往而吾母忽病遂篤猶呼四郎不絕口

吾亦心動亟歸而母死矣今茲家已衰落乃始番然安得復聞吾母之言哉余漫聽之頫爲酸楚又一年余奉　使便道歸家而金子正營葬母以誌文見委余索其行狀無有也姑追前語而識之嗚呼孺人夙秉素心兼有雄志上可方公甫文伯母下亦不失爲寡婦清而行事寥寥乃爾想夫黯然一燈之下其奇未涯而旋自消歇者多矣蓋婦人之賢而不幸者哉孺人姓湯

氏衣冠世族爲監生金某之配金氏亦舊姓生
子四人長某監生次某次某庚子舉人又次某
即長因女四人長適杜玄禮次適劉羽化三適
顧曰瑚四適吳爽孫男八人以某年某月某日
葬于吳山先塋之次銘曰
湖水深兮山青孺人藏兮永寧石不磨兮予銘

顧太史文集卷之五終

崑山顧天埈升伯甫著　男　循星源　舒中潁　甫輯

祭文

使朝鮮祭鴨綠江神文

緬自　國初德威燀達來王萬國最者朝鮮貢輸惟謹寵數亦倍玉帛江上二百餘年朝鮮頑爾頗狃粉飾撥實操勁狡夷垂涎一朝釁發君

臣奔控臨江回首戈戟森綿我　皇赫怒授鉞元帥六師噴勇每戰無前氛消鋒滅藩宇晏然山光淨潤春色正妍某等將　命爰涉江漣聊陳牲醑用以告虔

使朝鮮祭箕子墓文

元聖當紂惡方稔之時而佯狂囚辱其意豈淺也哉蓋韜迹銷聲暗與文王武王周公太公之精神相勝夫與文王武王周公太公相勝之精神秋毫弗顯而全發之于朝鮮則流澤安得不遠故國于海陬垂數千載而文明日闢彷彿中夏顧漸積至今禮苛骨軟拱手召寇賴我中夏之力以全而勢難卒振人事茫然幸先聖精神未泯其尚默啟之某等銜　命東來瞻謁墓下兼以致禱感槩寧涯

祭陳師文

穆皇之世淳化翔洽于時文端公實在台衡而

我師爲之子生長閥閱年甫弱冠蜚英奮翮以拾榮名旋登金馬陳說細旃之下歷天官陟宗伯以躋于調羹計師遭遘目滿炎勢耳飽熱語卽不屑富貴之習何從惜寒素之程至人天縱澹泊性成非徒砥礪以自邁直混豐約于一視摽然秋雲之遠而澄然止水之平笥無長物一衣終歲雖日御錦綺青綠黯而不明茹蔬糗糲燹不欲清酒醴尤所捐屏惡膚乎玉笋金觥僮

曹數指宛肖温公之僕短褐垢面言語搶攘不
患爲狐爲鼠而常患不給于使令朝夕耽嗜左
圖右史一卷在几萬念俱麽融劑今古以時行
謝知交絕緣附專精燮理有智者度巧之難售
有口者揣辨之難逞而門庭闃寂無賓可迎譬
衡之于輕重鏡之于妍醜而一付之以無嬰行
將蠹消天下淩厲之氣而同天下差池之情才
猷濟美唐之李宋之范乃愼如萬石儉如子仲

而兼擅子長孟堅良史之評師之生素無論渾
噩淳博足參宇宙之恆久而持盈以嗇亦庶幾
乎享生胡天不慭大命俄傾某等樗櫟俱辱甄
錄遇無私暱愛之以誠知我之德與生我并三
旬弗覯一疾忽逝曾不得撫牀以永訣聊于蓋
棺而日睇棺之歸也家在數千里之外經無限
殘崖絕壁一子伶仃長慟雜以猿狖之悲鳴于
情慘極誰不酸鼻況乎某輩寧勝心折與骨驚

椒槳一薦溯洄縱橫

公祭趙少宰定宇文

大江以南山媚水鮮士生其間文藻翩翩維公
殊絕非直詞妍志横有截氣邁無前弱冠鄉薦
流俗相煎一奮得白已露豪賢旋登金馬發議
凜然父子恩大師生義偏猛作砥柱寧辭蹶顛
士紳爭慕公亦自憐葛巾家食淹留數年川觀
巖閱持養愈堅事勢流激一朝改遷　天子感

悟仄席思賢依然禁地論思是專成均士于玩
惕久治難乎型範公其師旃三物甫布六館頓
虔猶謂優游非公之全擢貳宗伯繼佐選銓夙
念更新直如張絃諮諏網羅終夜不眠風之所
向易檅成蠲邇者饜竭遠者心聯意在旦暮天
下平平忽遭浮語遽整歸轡東山詎久異數將
延胡因纖細竟爾棄捐嗚呼哀哉某等前乎公
者遜公大用而誰敢居先後乎公者以公爲楷

而誰敢比肩恢然英緯至今淋漓百身可贖起
之壤泉椒漿一奠千里涕漣

祭許潁陽少傅文 代相公作

大江以南風號佳麗山舒水柔色鮮風細獨欽
爲邑白嶽之偏千峰牙錯中不可田膠束靈異
至人出焉翁少挺奇輒驚長老弱冠詞媚旁搜
遠討壯首鄉書羣英壓倒家習戶吟皆翁文草
已摶鵬翮遂登玉堂匪直葩藻停蓄皇皇圭璧

喬嶽僉擬廟廊纘典成均纘充　儲隷上臣下
型一以德義爰貳宗伯夙夜寅清旋縣少宰晉
陟台衡于時宇宙蕩然寬平紫塞無烟海波不
生賢愚迥判若莛與楹　天子虛已會朝雞鳴
休休翼贊無事紛更導迎善氣保合元精垂紳
整珮化滿民萌風志已酬忽焉勇退豁態烟容
乃始相對綠野平泉無此勝槩年老而摶賀聲
萬喙洒然仙游以還大塊世所難樹名播功崇

世所難必身寵算隆維翁兼之豈不爲雄顧今
吾儕方管庖代絜伎度能深慚不逮比勢較時
又實多礙仗以報　主晝一之程棄予逝矣百
爾誰評憂深　社稷涕爲翁弁椒漿一奠聊展
素情

祭王相公夫人文 代作

嘗謂古今婦德不乏淑慧大抵小心以自將于
淺鮮則明而于弘鉅則蔽閒如許允之妻辛毗

之女違有鉅計又僅舒崖畧于窘隘之時而無
隆遣以究厥誚惟玆夫人作配賢相如賓之敬
四十餘歲匪直拮据柔順敷內行于無替兼之
調劑助發藹遠猷之密濟相公叅攉巍科旋登
金馬卽摽然而自豪夫人不亂以細碎之聲使
甯其心于千古而曠觀獨至曾莫染滋垢之毫
毛如鶴唳秋曉空萬籟之嘈嘈則夫人有以成
相公之高楚相秉政勢熱氛惡一時爭爲門闌

之役者有同蠅蜎而相公獨以一片冷然之氣遏其噴沸掛冠勇退了無疑畏夫人亦恬于域外以相慰則夫人有以成相公之毅達　天子起相公于家而付以天下之重也相公絕賓客親知之私一意貢忠報稱　恩賚乃竟無以私撓者夫人之賴且進寬言融釋凝帶故能散異黨于不較之中定　國本于羣譁之會而　宮府一體中外寧泰則夫人有以成相公之大相

公一去萬事暗移達乎今日情變紛差雖有智士竒不得施咸懷相公恨莫能退因禱夫人亦安有涯涘焉仙逝誰不悽悲況某者𠫵廁門牆又同閭里夙仰師德習企閨美富貴顯榮復有令子人生如茲豈不備祉顧于芳懿報獨嗇爾千里寸心莫達靈几

祭張封君文

公夙坦夷絕智去滓時或嬉遨混跡廛市白首窮經了不中靡有子成名亦不色喜七十委化夫復何累惟是令子與余同仕一見相知分誼最企令子雄抱世罕其似萬斛之舟庶幾可擬當駕長風一日千里而今蹉跎十三年矣相對慨嘆余曰姑俟安有如于而不振起令子荅余寧待勉厎卽吾自揆亦豈終毀獨吾親老恐不逮爾平居語此未遽驚耳今公果逝悲感曷已薄設椒漿一哭靈几

擬祭翁封君文

維翁至心質行束髮吟呻少游黌校文藻絕塵雲霄屢履歲薦發身官閒氈冷作範儒紳悠悠提訓俄秋與春一朝令子晶董策陳　帝心簡在拔冠羣倫含香給札侍從之臣廣衆矜羡咸推所因誰爲之父乃生斯人謂翁積學謂翁隱仁翁之平素於茲一新昔翁不遇翁亦自嗔至於今日世爲翁珍乃知天道屈者常伸但屈與

伸莊乎無垠每每奇士終身沉淪間獲早發旋卽遭也孰若晩節吉祥紛綸騈臍　紫誥列鼎重茵夫婦偕老膝遶諸孫年垂七十筋力未邊時一跳笑武夷之濵意翁稓壽上古大椿忽焉仙逝寧勝酸辛然翁令子猷念淵醇　圭知漸渥進乗台鈞翁于冥漠應自慰神吾儕薄奠誼展同寅

同門祭李儀部母蘇夫人

太夫人生三子長宰名邑次待公車季儀部君儀部君于余輩爲同年且同門同門二十餘人獨儀部君齒最少而視躬涖官悉稟矩矱一片至心又皭然域外余輩漸靡良多竊意家修庭訓必有異焉而未習也一旦太夫人訃至予輩倉皇走弔儀部君哀號不能起强仗而起曰痛哉吾母生長名門歸于吾家大父母已棄世而曾父母尚在堂生養死哀必誠必敬已遭兵燹與吾父屢濵于危而卒脫然家落甚矣拮据萬方寛吾父于詩書吾父竟不顯幸三子稍成兩以薄宦羈身于數千里之外而臨沒時煢煢一子在側豈不悲哉予輩聞之不覺失聲霣涕雖然賢人君子澡浴至德扼乎巖穴往往沒世不聞而何有于一閨媛夫一閨媛而予輩東西南北之人皆習其賢則以儀部君之顯也人子之愛慕能以百行萬善暴揚其親而不能使人之

必信茲儀部君遡之而予輩信之則以儀部君之賢也有子既顯且賢又齒幾八袠躬被花封孫曾遶膝於人世豈易遘哉况于門方大而未艾也太夫人亦可以無憾矣予輩誼屬猶子故哀詞質而不文椒漿一奠冀克享之

同門祭林漁城文

吾儕筮仕歲在壬辰同出師門二十三人相規相櫃臭味殊親兄乎其間邁往難垠已掄中秘

旄爲諫臣樹立伊始功名正新曾未踰歲無端
蒙屯遠謫萬里荒荒塞塵因圖家食閉戶逡巡
猶謂暫爾終當大伸柰何一疾綿延沒身身沒
之日無廬無畇兼無族黨一手號旻斂殯之具
賴朋與姻人誰不死傷心莫倫兄竟罹此意天
不仁天豈不仁令子必振吾儕分誼欲殫何因
亦惟令子相之成珍茲陳觴奠聊寫酸辛

同年祭林漁城文

富貴與壽天之所嗇雖古賢人君子亦罕能全
然天之嗇似嗇于愚不肖而非嗇于賢人君子
雖三者之罕全寧無一焉吾兄性行敦潔才諝
敏裕丰宇弘整望之魁然意必膺世之多祉而
天眷其獨騈令雖成進士讀秘書居諫職曾不
能以一歲而遠斥于窮邉自斥而歸沉淪荏苒
年甫踰乎五十竟一疾而不痊家于　都門之
東雖一廬亦非已有幾不饜于粥饘孀妻弱子

日夕號慟將生計其何旃茲蓋衆奇之所萃何
止完福之或偏一常人遭之已爲酷而况于吾
兄之賢豈天于賢不肖漫不別擇而禍福率然
以相纏豈其賢者卽爲所取之多而予世路或
反迍邅豈其身之窮進修短不足較而要之子
孫以徵前雖云天道之茫昧而吾輩不勝乎哽
咽觴酒一奠拊膺哭兄因以問天

同門祭劉喜聞文

吾儕之仕也同出于師門者二十有三人而兄
其首當時一見吾儕卽相語云如劉兄者寧直
文章無偶丰神德操似皆有異誰爲之右自是
朝夕以先以後益知兄儲蓄之深定異日之大
受已各營職聚散靡常而兄蓋家食亦久去歲
兄之來京也感吾儕之寥寥譙聒彌數而情彌
厚柰何十日不見而兄竟死嗚呼悲哉曩時李
子茂材死去歲林子原一死令兄又死吾二十

三人之中死者殆三矣去歲林子之死適兄甫至相與哭于其室而經紀其家者幾何時耳而乃哭兄天道難捺遽至于此嗚呼悲哉

同年祭劉喜聞文

人生壽夭雖難前知逮其夭也可逆而推有才猷爛熳可以横世然或華竭而易萎兄則胸羅萬有闇然莫窺有操持峻整足稱獨善然或刻核而數奇兄則凜凜自將與人猶夷有神澤夙

王而促于奉享之腴滋兄雖貴矣素心不移有年齒固盛而疲于塵務之差池兄自登仕大半家居又有豸侵形眇縱德厚而福虧兄乃慰然七尺秀目豐頤殆衆美之悉完秖大任之是期忽焉一疾而逝矣至今恍惚而猶疑嗚呼以兄之偉奮身彤墀官竟止于七品壽不登于五十臨歿之日蕭然囊私天道福善奈何如斯雖然旦暮之間死者何涯雖富貴而誰惜即夭折而

寧悲惟兄之死知者爲之驚慟不知者爲之嗟咨是豈尋常之所有一奠兄其歆之

祭潘澹游文

公世著姓父爲名臣少小敦敏文藻日新翩翩麟鳳遠到無垠竟困場屋有志莫申勉就蔭職奉常逡巡恥自振暴誰識其珍横遷郡倅彌冗彌屯浩然家食茗水之濱親朋迫之姑赴京宸中途溘逝稚子五人天之報善茫昧難論追惟

曩歲邂逅賓茵數語莫逆遂締婚姻離索良久簡牘屢陳聞已發棹計晤夕晨忽焉訃至五内悲辛三千里外聊薦一蘋

祭顧封翁文

維公少小發聲黌較與余先人皆終身場屋而不獲一第己卯之秋公有令子登于鄉書而余名亦贅自是兩家相感相慰而情好殊契已而令子暨余屢試南宮屢道擯落又各淹滯時事

激觸公多感槩對余先人吁嗟年逝先人語公安有令子而久困蹭蹬如吾兒者文太奇獨恐終淪翳公或見余輒以先人之語用相磨礪佩公知愛深于此際無何余叨仕籍而令于隨繼朝夕侍從宛同兄弟顧予先人齒尚少公僅幸余之一遂而旋卽奄棄由今遡之已八閱歲公年七十有餘甫聞令子榮名亟走京師親覲夫王堂之藻麗而令子去歲又皇華錦還拜公子堂

以進甘脆較之先人孰嗇孰豐茲焉仙翔可無隕涕獨人子之情哀榮在邇而曾不少需猶恨天道之閉然論道秉鈞勳猷方茂令子所以顯公于九原者正爾未替椒漿敬奠述公之細

祝文

焚黃祝文

吾父生平志操毫不染于滋垢而一意詩書乃吾母維孝維恭以相之皆非今世之人也自大父棄世門戶衰落而吾父又屢試屢躓朝夕與母共茹艱辛膝下煢煢止其一子雖甚憐愛而訓誨頗嚴冀得追就冬夜一燈黯然課其讀書夏月乘凉露坐亦必口授以密義嘗慨然嘆曰吾所以悠悠閭里者只爲汝耳不然東西南北吾何不可而與俗流爲伍耶其每聞之感憤百倍抽思屬草一字不工殊不欲生年方弱冠叨薦于鄉意茲以後漸履亨途而吾母旋亡禍患

更劇閒關萬狀上貽父憂蹉跎十有餘年始獲一第不三踰月吾父逝矣當此之時五內寸裂已服闋還　朝奉職三載勉幸無過得蒙　休命追崇所自贈父一如其官而吾母爲孺人一命之榮似可少償夙願而音容日邈寧勝悲哽謹告

引

大學質疑引

大學一書備言天下國家本于修身而其要只在致知格物格物所以致知也學者誠如大學之所謂格物則爲正學于此有誤則爲異端然其誤者非卒然誤也蓋亦積力以求而後有誤勢必以誤爲是而見不誤者之爲非安得不辨其不誤者豈忍其學之誤也安得不辨誤與不誤者之辨皆必然者故自宋諸儒以及近世先生長者論各不同而迄今莫識其是與非識其

是與非者非眞格物者孰能之予同年友吳晋明丈自登第以來家居二十餘載潛心理學凡大學古本與諸舊說一一體究出其獨得名曰質疑近又自云予格物尤覺恍然復更定章句殆俟夫眞格物者覽焉

題跋

題羣仙畫

庫部韓子一日訪余持一畫曰此少司馬李公所託欲索于數語弁其上余思李公當今第一偉人曠焉大觀敢遽以蕪詞溷乎顧向往一念或可藉而達也于是三肅以諾而展視所繪蓋諸仙列焉夫仙人吸沆瀣飧朝霞而遊乎閬風之墟百千春秋似旦暮之近世人莫不豔心矣然其事甚渺至如秦始皇漢武帝以人主之力索之萬方徘徊海上庶幾一遇竟影響之不可即則仙可得而覩乎非也仙以無欲爲本以博

濟爲用合則彼將即人無庸人即也秦皇漢武欲大無窮煎靡九垓不足以滿方寸之侈心而析楊釿鋸之慘日新百姓重足一迹凡其所挾持而施設者已與仙之說大謬矣乃徒仗方士浮語冀以人主之力得之彼蓬萊殊庭豈不邈哉李公起家進士歷繡衣中丞躋少司馬至貴矣而于紛華靡麗屏之如撝朝夕自將有寒士所不堪者而恬然安焉其清靜如此至于匡拂

人主薦寵異能一切裨益世道事銳精赴之其仁濟又如此則雖無事乎仙而于其道固合也今茲太夫人齒踰八十朱顏善飯公黃金橫帶承歡左右佳氣藹然其效睹矣惡知安期羨門不往來其間而笑語之相親乎矧以世人之情論之畢竟安期羨門之事渺而公與太夫人之福長即使安期羨門誠在當亦共舍之而爭貌公與太夫人以幸肖其萬一也

墨書

聞君房之名久矣每執筆和墨未嘗不想見其人不意今日乃與見君房得佳墨種種備聞造製之奇正擬促膝深叩而公遽逐去矣豈勝悒悒然公其善自寬韓昌黎送高閑上人序云堯舜禹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于丸秋之于奕伯倫之于酒夫以伯倫輩與堯舜禹並稱豈謬也哉其道器大小不同而其一片獨至之神奇決足以不朽于萬世則一也今公之于墨猶是矣即坎壈寧恤哉況有所獨至者大抵自負有異不可一世張目白眼發言無倫以橫波其自得意味而與之接者能堪乎必深怒而甘心焉故華佗殺于曹瞞郭璞殺于王敦然惟殺身而佗璞獨至之神奇愈不朽公雖屢中危機乃竟得脫不至殺身而不朽與古人同則公幸甚矣尚何悔恨之有

辱公臨去猶貽佳咏索不佞詩文贈公詩文似難草草容專搆上先以此書寬公不識此書可當詩文否

跋大父手筆後

先祖强年掛冠未六十而棄世先君又屢試屢蹶門戶衰落朝夕課某甚嚴間喟嘆曰爾祖非今世人也是宜有後吾已矣其在爾乎爾祖仕宦二十年家無長物寧遜懸魚瘞鹿而不立廉

名生平靜愼不妄交人而所至輒與賢豪長者
遊即　宗室之英如中州西亭公卓爾大雅爾
祖爲督學時亦相親善異日倘爾成就其牢識
之是時某方童稚而西亭公之名已熟于兩耳
矣逮某甫成進士厠居侍從之列而先君旋逝
每念夙昔訓語未嘗不盡然傷咽今歲　天子
展親　疏爵　周藩而某適將　命來茲中土
遍詢　宗室賢英咸首稚竹居公及一見晤語

即西亭公之子也因道往事歷歷如昨旋出一
卷皆先祖手筆墨氣猶鮮讀之悲喜交集迄今
蓋六十年矣六十年來竹居公仍紹前美而某
亦竊冒至此遂逢舊好一朝更新良是盛事謹
跋數語冀彼此子孫相續世雅于無窮云

顧太史文集卷之六　終

顧太史文集卷之七

崑山顧天埈升伯甫著　男　循星源　甫輯
　　　　　　　　　　　　舒中潁

尺牘

寄周游西門生

秋月佳時計兄應已抵家骨肉聚首正歡也流光荏苒忽爾冬盡歲律又新矣望兄及早努力兄于舉子業已造佳境稍加烹煉便成名家一第甚易所期于兄者不止此須將舊人書史編出自家一段新精神眞可陶古鑄今他年樹立方有不同或兄自有所苦弗獲畢力于學不妨直示茍不佞可爲兄區畫者自應殫竭也不佞與兄相知至此語語皆是肝膈想兄亦不漫視之李麟初南還過都下與不佞盤桓兩日頗各談劇麟初云當今只喜贋而忌眞不佞聞之頓發深慨且如操筆綴文眞贋猶可混居常守職眞贋猶可混至于事變倉卒之時有功無功相萬矣而眞贋猶混者何哉即如貴鄉劉將軍諱綎者勇畧無敵東西累奏奇績近晤蜀士得平播之功尤詳乃屢爲當柄者所摧折夫有急則用之功成則棄之公論何在則四方默默受屈而不得一吐氣者蓋無算矣寧勝扼腕然世道尚贋而吾輩須眞平居必務眞學遇人必識眞才即如劉將軍雖文武異途兄亦宜一識之或試以鄙懷語之以覘其人畢竟若何也大抵知人之學在乎豫圖儗　國家有所委任而後求人才則晚矣率意呶呶惟統炤之

答樊棠軒父母

春初台旌入　都不肖私誠未展毫末自分開罪于臺下乃辱詔以束言見顧愈渥令人五内發愧不可涯也近大司農督逋之疏祇爲新進索差者衆漫舉故事不謂遽動　聖怒初時竟

欲遣中使催督不肖輩聞之拉敝鄉痛懇執政曾具密揭得以中止因與大司農力言敝鄉連歲水旱于茲特甚豈有一年督廿年之逋一官代數官之累至如崑山邑令德政久洽已經三番推擢復無端住俸其能堪此司農意沮然業自疏之無如之何也已　大輿肇舉　恩詔甫新不肖輩復求大司農乘此另疏開俸渠亦唯唯竟不見從茲二十年以後逋欠悉完渠自是

無辭而不肖輩可更堅懇也今不必多人當只與石閭丈往謁之耳周父母還聊此附聞

寄袁六休同年

秋初接手教語語刺心不覺泣下弟自少小即遭艱辛凡世間種種苦境無不遍嘗只取一第是生平極得意事也十年來冷淡滋味與同爵蠟邇來狼狽更甚據胸中光景已見世上了無可貪戀每欲剃髮入山專精學道而畢竟不能

仍跟隨長班上馬拜客混是一凡俗人此其根器之鈍習氣之深已顯然矣而令兄在時輒以上智相期言下便了繇今觀之豈不愧死然與病痛處亦頗自知只是一點雄心未歇耳已知雄心之爲害而終未即歇者其故何也乞吾兄憐憫時時賜教稍得方便法兄之功德弘矣令兄襄事當在何日聊具薄儀肆兩乞轉致于令嫂弟雖沉溺世途而向學之心萌芽者全是令

兄之教生雖朋友沒當執門生之禮事之

荅鄒泗山座師

前歲紫氣臨吳細承一夕密誨五內藏之寧敢忘也某自庚子夏入京據資敘應典浙試事浙與敝鄉密邇因堅辭之謂辭浙可得他省耳豈有意北闈哉北闈之役如入穽中衙門前輩悉已巧避執政無可柰何潛于臨時題差陞某修撰作陪竟蒙　點用一應文字倉卒漫搆誤繆

權奸令虜犬肆毒幸虜犬以他事摧折其輩始完然榜中所錄多寒門盛名之士公論久明今姑安之正擬專遣一价詳陳本末不意又有朝鮮之行自 冊儲禮成積念頓熱豈俟老師兄命耶但執政頗暗雖 慶典覃布而 青宮之臣絕無異數故在今日尚不敢輕動以悞老師

然 儲位已定便是老師虎變根基直候機耳顧濟事在機乘機在力機之來也無常而力之

蓄也貴早蓄力以候機正老師今日事也外具非儀附貢聊展候私統祈炤鑒不宜

答尤繼先

從來待屬夷之法只以羈縻爲主羈縻既熟覘我甚悉彼所邀求無不滿志而當事者畏首事之名因循已久將來釀禍寧可涯測茲雄畧先人一朝大剏自此內附始堅比于素非馴制之虜偶戰偶勝功蓋百之矣雖門下不伐而 國家所以相酬者豈宜淺哉目今時事須早計預圖而不可安常襲故者毋止一二願如門下之見如門下之斷者有幾惟含糊相仍便了職業

國家其何賴焉細讀翰揭益服壯猷兼發深感伏惟台炤不宜

答叔父號孝山

姪自前歲橫遭口語杜門半年有餘已復就職日圖南歸去冬忽有朝鮮之 命整辦裝具簡

尋故實至二月始行自京師至山海關雖云塞垣城邑墟落相屬風景猶不甚異纔出關便別是一乾坤矣南十里則海北十里則虜中只一線路東行他邊各有長城獨遼左茫無藩籬之隔虜又從末未嘗款好朝發朝至夕發夕至居民散落堡屯畢惡四望荒荒咫尺須兵相護早晚戒心兼多風沙天易陰昏一日行五六十里輒止總歷一千三百餘里始盡遼地渡鴨綠江

入朝鮮之境朝鮮回向來恭順終是蠻夷凡百非細心點簡籌應便生悔釁相隨人衆有兵有將吏人雜易擾且一時偶聚使之悉就吾約束而毫無譁犯此則將率之任也沿途往返與在彼國都供應陳設并人衆口糧須自查驗此則郡邑之任也至于遇勝値事揮咏詩文禮數背謬裁之中節兵火之後兼談戰守悉合機宜彼從吾言果是百世之利一一有以深服彼國之

心彼中能文而識道理者頗多咸曰此千古異才非唯小邦不敢望萬一卽 天朝亦未易有也如是者四閱月而回姪十餘年來凡經史于集諸書無所不覽雖居官而學問日進非直詩文有得實于古人骨髓精微處將心穿過自巳時時點驗覺時時增益今歲與去歲不同今秋與今夏不同此等臭味誠非世人所能解承諭明歲二弟欲就北監此大非計近來四方名士凡試北場者將試時輒多嫉忌徧投匿名謗書一中後卽據以指摘北場蓋陷穽矣識者皆去而之本省之南畿尚欲竭蹷趨赴耶此爲弟效忠別無他意幸不見猜

答禮初弟

鄙人擬去秋南歸適有 冊立大慶欲覓一差因差請告不意乃得朝鮮之差從來差朝鮮者事畢卽復 命不得歸東是以留滯在此殊非

吾意也自朝鮮回卽晤錢浩川丈巳知吾弟敷政梗槩旋覩薦剡喜甚然皆雄才大畧語意必有豪傑破格之舉壓倒流輩矣近晤張明初丈備聞吾弟親捕劇盗作用異常茲接手東果爾乃知今世自有古人實事實效的的難及雖流輩亦不敢嫉卽嫉亦柰之何哉唯願無倦而巳此則區區之所效于吾弟者也門生周子容歲歸時漫與一東承弟推愛見待特厚又稱許太

高抑似過矣餘不及

與趙無聲門生

與丈別又一年餘矣別後不佞復有朝鮮之役出入虜地千餘里始渡鴨綠江抵彼國境屋宇飲食絕異中事又備嘗辛苦一番獨其國中知文而識道理者頗多不佞間咏詩作文并與談戰守機宜竊亦諳解深見崇重而不佞亦卽于勤瘁中細心磨練良覺進益乃知陽明先生教

人事上用工非虛語也吾丈心識才情世不常有區區致望殊深只一第在丈何難卽一會元在丈亦何難須博覽精詣于古人微渺處湊合無滲漏學則眞儒用則名世方是吾丈究竟于萬努力

與王孟夙

去冬正優游歲暮忽又有朝鮮之差忙忙束裝行李點簡故實孟二月始行五月初畢事而回回則體中病甚而僮僕亦疲極矣弗遑卽遣人南歸故念兄之苦并胸中所欲告語者姑且停歇乃忽聞有太夫人孀毋之變不勝驚絕想兄之痛何如兄之苦又何如也恨不縮地與兄一話吾兄相知之深者只弟一人身勢至此望兄作速一一直示吾力可能者則爲兄圖之吾見可到者則爲兄決之竚俟竚俟茲聊具奠金十兩外又令家中將米四十石奉用惟鑒存焉一

歲之中堆積許多迂兄無次第話頭本欲吐于兄者當此際吾兄哀苦之時似不宜漫吐以相溷然吐之或可解兄哀苦之萬一也弟生平險阻艱難已備嘗之然未能有大進益獨此番朝鮮之行辛苦之狀日換而胸中所得日進刻刻操持事事磨鍊逼出精神無一處偷歇向來虛見今實用之而見益新陽明教人專于應事上用工眞正大學問也弟自京至山海關猶是內

地一出山海關荒荒黃沙白草咫尺虜地而所接皆猾將頑卒自渡鴨綠江卽入朝鮮境界在異域矣出入往返一百二十日之間凡一蔬飯一厮輿莫不分布停妥是身行守令之事也出使舊規應帶夫役將領相隨與朝鮮迎迓人衆錯雜而行弟不許一人譁亂竟無一人譁亂者是身行將帥之事也朝鮮雖弱頗懷小詐有詐輒立破之一應禮節自兵火後多誤多漏自我

定之朝鮮甚知文理頗勝中國詩文一出渠無不讀咏稱善至于談戰守事宜悉照情勢朝鮮人相謂曰如天使者非直吾國無有卽　天朝亦未易有也其跟隨將領莫不曰安得有此總督耶其邊道相顧云吾輩談邊事反不如翰林之熟真天人也大抵此行如此可以知弟心之苦矣間有暇卽想究古人精微或于輸中或于榻上恍然有解試舉一二質之于兄謝安與姪

玄攜妓登山無日不然乃獨於玄好佩紫羅香囊謝安深患之借事相賭便令燒却此處微甚攜妓登山都不礙而紫羅香囊則礙非謝安不能燒謝玄紫羅香囊非謝玄不能卽燒紫羅香囊謝安是太禪師點化手段謝玄是顏子不貳過血脈也紫羅香囊一燒必非將堅百萬之衆所能敵矣此豈俗士之所能知哉宋儒謂三代以下無聖人吾不信也今世無論凡人卽有志

之士人人有個紫羅香囊誰人燒得誰人肯自燒此是真正學脈吾輩須共勉之卽不能盡燒亦且燒去吾兄衰麻哭泣之日正宜亟去紫羅香囊也弟之狂言甚多筆不能盡大都偶有所見輒思吾兄兄以久不得弟書而疑弟坐視則悞矣兄欲索弟古文一看近來亦有作此際似非緊要不錄上然李昌海墓誌想兄於李長蘅處見之此等文字漸逼古人非自譽也兄何不

一看耶或今冬或明歲兄速了葬事可能翩然北來否意長信筆直寫十不能罄四五奈何姑止此

與管東溟

相別兩歲竟乏數行一候非敢疎也不肖自庚子秋典北闈試事偶觸權奸忽生妄議是時已決歸志而輿論咸直不肖且姑安之今春又有朝鮮之役夏仲畢事而回自秋來始得優游敢於門下一罄深衷不肖竊觀古今治亂之分只係當其時人才知微與不知微而已五胡之亂雖是夷狄實大英雄乃竟不能吞江左一綫之晉者江左之士多知微也如謝安與玄每日攜妓登山獨玄好佩紫羅香囊謝安深患之必令燒却玄隨燒去直是大禪師大聖賢點化授受之妙苻堅百萬姓命已了于香囊煨燼之中矣豈待肥水之戰哉宋時南渡以後固是奸臣竊

國而閒號爲賢者亦粗是以畢竟滅亡國家目今開採之使四出天下紛紛多故舉 朝患之而不肖以爲不足患所患者獨人才之麤也人才之麤非直當事者爲然將百僚盡然矣此固宜隱而不宜仕之時也然其中閒有一二知微之士又大奇特意天必不虛生此又宜仕而不宜即隱之時也故不肖姑俟爲夙承門下之知直抒肝膈并以試錄呈上其二道四道兩策是拙筆也繞祈門下深照而細教之幸甚幸甚

與耿楚侗

不肖生平麤有志於正學又曩時竊聞至教一二雖數載相隔向往實深邇來自覺立志頗堅苦乏良友豈無才識高明之士而於學問則了無涉每計當今斯文之主惟臺下一人而已目擊 國是紛淆世變滋長嘗細尋其本大抵皆用一切之奇全不根於學術時與同志商確此

際須速令臺下北來秉憲持衡以道經世方可
挽回則當今斯世之主亦惟臺下一人而已敢
求臺下俯賜緊要誨言俾開迷蒙知所用力蓋
恃見知素深故爾唐突幸勿訝其狂率焉餘不
周

與焦濬園

某向往之私積之數年自廝寅末親承至誨益
用醉心而門下亦似有意于不肖者丁酉歲門

下南歸某每與朋儕睥語謂奈何以科塲盛典
排陷天下第一有道之士數數發憤豈意其躬
遭之也然理勢屈伸邪正消長會自迭變門下
寧久困者耶屢欲敬致數行恐率然相溷門下
或反訝之茲因敝同年陳丈行謹附候大抵某
與陳丈最厚深言頗多此又筆舌所不能盡者
也伏惟台炤不宣

與王孟夙

兄之身勢弟之行藏與夫彼已所得所見處欲
言于兄者甚衆然須面乃盡非手筆所能艸艸
也今姑不論次第信手寫出兄亦闕不次第眼
看之弟去年書中語及謝玄燒紫羅香囊一節
兄云吾已燒却久矣只此一語知兄全未燒也
大抵宋儒謂三代以上有聖人三代以下無聖
人此段議論久横于學者之胸臆將秦漢至今
許多人物都輕看了豈知何代無聖人宋儒既

不識三代以下之聖人又安識三代以上之聖
人乎謝安蓋幾于聖謝玄蓋大賢也其叔姪共
隱于會稽非待世之能用而後出待吾心之可
用而後出也日夕攜妓飲酒登臨閒適專以洗
刮塵垢使吾心無一物之戓戀而天下無一境
之不破然後旋乾轉坤何所不可此謝安所以
必欲燒却謝玄香囊謝玄所以當下卽燒也直
是顏于不貳過學脈堯舜惟精惟一工夫甚難

甚難而吾兄儼然承當何也若弟亦有一箇紫羅香囊正完好未燒知其未燒而日思所以燒之者是弟近來念頭也然此香囊又不可强燒昔謝玄自幼好佩香囊謝安夙患之豈不欲卽令他燒却必俟謝玄滯礙將盡然後一燒便了正如曾子唯一貫氣候不然又太早矣早卽宋人之揠苗矣說至此全是一段公案徵細之極李兄細心理會切勿漫然看去弟之於道未窺

毫末乃見處時有庸人腐儒所不到者雖見得庸人腐儒所不到處終是暗中測度非明了也然每以暗中測度之見諄諄告語同志實冀同志中或因吾暗中測度之見觸發眞正光明是弟亦一操舟濟人之篙工也此等志願實非小小數語竟弟自傳神矣無一譽字亦無一謙字不識兄以爲然否吾兄今日所遭極困極苦困苦極矣凡百宜決或出家或不出家安可不早

決也所謂決者非僅僅有些意念遂云已決也須先自審自審心之究竟力之究竟外來感觸涉歷之究竟周至牢固然後毅然爲之是之謂決今弟只勸兄決非勸兄出家亦非勸兄不出家也兄固高明之士然細觀兄四十年來全無一件着實卽論舉業兄何嘗着實用一番舉業工夫卽論詩兄何嘗着實用一香做詩工夫若論學道兄何嘗看實深參寧直不深參只淺淺

見地稍與尋常異者兄曾有之乎如此則吾兄從來好處俱屬虛浮光景絕無自得也乃吾人安可不自得哉自得二字恐兄尚未分曉今先解此二字世人見放散快樂者便目之自得非此之謂也自得者其胸次有一獨至獨徹處千古來無一人與同者是自得也古佛古聖人尚矣韓非荀卿衛鞅蘇秦張儀等雖偏雜不純而學術各擅其極絕無一人與同者皆是自得雖

一技一藝造微入妙亦絕無一人與同下至於張五雲之歌柳玉臺之扇皆是自得自得者只有純駁高卑之不齊皆好過日子好過日子雖悲哀忿怒之時有而其眞則放散快樂若無自得而徒放散快樂者甚難過日子兄并放散快樂亦不能乎當今之世自得者極少既少自得者安能識自得者非但學術中之自得者即技藝中之自得者世亦懵然莫辨也一技之細至

于精絕定是技癢癢者眞精眞神忽然而動過之不能强之不得觀人自得者觀其癢也巳曾無所癢孰知人之癢乎世有識技藝中之自得者卽非凡人矣近來有一算命者姓羅其技絕非張瞎子王海齋之流凡算命蹊徑一切掃盡獨窺消息眞機是亦算命中之自得者也其意味手舞足蹈常常發癢與尋常便不同矣其說兄八字亦與諸人議論大殊乃知世間種種各

有異人也吾兄來書云弟懷抱不開夫易怒多忿誠莫過于弟然弟實有一段無宇宙無古今自得胸次大是放散快樂此則兄之所未知也弟功名富貴之念豈敢云無要之非功名富貴人也兩年來留滯在此看　朝政甚熟若此際非有不凡之士遭時當事將世道整頓一番狂瀾安所底止環視　朝中之人堪此者絕罕庶幾弟與李湘洲乎是以留滯而不忍去也若至

必不可爲吾則浩然長往決無一毫顧戀而國家事決無有撐持得定者天下亦自茲多故矣此都非浪言也兄能信之乎近袁小脩來京渠云當今眞心喫齋修行者莫如王性海然其迹甚美世人唯迹之知將爭趨之恐陽明眞學脈從茲絕矣且學道原是最密的兩人得知決非密學王性海喫齋修行舉世知之亦似可羞小修此等話頭兄能信之乎大抵爲學只是進

而不止其止者卽凡人也其不止者卽聖賢也吾兄有志于學道須進而不止不然雖剃去長髯穿了衲衣仍是一王孟夙亦何益哉兄學誠進口中筆下欲掩而不得弟自知之幸兄勉焉弟之所欲言者甚衆畢竟寫不盡非面不可也

外有三國志一部奉覽

答王孟夙

細讀來教語雖徐宛意極齟齬乃知弟之前柬

誤矣弟前日作此柬嘔竭心腸酷暑中竟日方完一字一句不敢鹵莽鄙衷實有二意一則弟近來時有微見莫可告語可語者惟兄故爾傾倒尚覺紙短意長十未盡六七一則思自古聖賢豪傑多從艱難辛苦中得之卽陽明之根器猶藉龍場驛一番吾兄今日所遭可謂大困正猛烹極煉之時决不厭逆耳故說兄病痛處太切太激然弟自揣病痛甚多安足以規兄望兄

不以人廢言耳而於兄意已大拂矣今就兄來教數段顧終言之來教云謝玄香囊一段話頭未有胷中有滯礙而遽承當不知慚媿者直是一段眞正光景總屬虛浮而無自得自得者有深淺不同無滯礙者絕無淺深之分此上達非下學也大難大難來教云弟之志願實不安于近小吾兄無宇宙無古今胷次弟能信之弟亦竊附一二至于放散快樂兄豈無之恐亦是眞

正光景尚屬虛浮今日吾兄與弟非爭田奪地何必較勝負多寡也大抵胷中不着今人雷同之見亦不襲古人現成之見純獨純眞了不依形傍跡所謂無宇宙無古今者如此韓昌黎送高閑上人序中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樂之終身不厭所謂放散快樂者如此又陽明弟子問遇悲傷事則樂安在陽明云須大哭一場便樂了所云

放散快樂者如此來教云兄之學問進長不小卽紫羅香囊未燒弟信兄已燒矣弟之紫羅香囊全然未燒決不敢輕自許也來教云兄雖劉我四十年來全無一件着實擧業做詩學道絕無自得心服心服非兄孰能爲此言哉非兄知我愛我孰肯爲此言哉弟自幼多病氣質亦浮擧業工夫十未得二三做詩直是率意不計工拙弟誠知兄愛兄之極恐兄意不爾也擧業做

詩弟姑借言之但欲兄凡百着實耳卽論詩豈在工拙來教云夫求聖道非通小可減得一分習氣方增得一分道心若五欲不離斷不能超三界數語極是但願兄力體之耳然恐未有先明不發而能掃習氣斷五欲者也來教云弟方從事于下學見地安得不尋常兄以上達望弟安得不以自得二字相提撕自得者不止于放散快樂而放散快樂在其中下學上達決不可

分弟前東中所云自得兼道與技言之技且自得安得分屬之上達而不理會乎兄謂下學見地尋常弟謂學則必有見矣兄亦只論自己與蹈襲豈論尋常與奇特哉弟前東中云自得者不止于放散快樂非但明自得正以明放散快樂也自得者放散快樂不自得者斷不能放散快樂弟常思今人技癢二字全不分曉非眞有得決無癢處故自得者卽憂愁苦楚而其癢者

在也安得不謂之放散快樂無自得者雖放散快樂而其癢者安在卽不得謂之放散快樂近日星士羅一元推算極精談到妙處縱滿座公卿了不顧忌其人甚周謹豈有意傲公卿哉癢也自得也放散快樂也來教云兄云胷次有一獨至獨徹處千古無一人與同者是自得也弟謂無一人與同之中而平平常常不作奇特日用妥妥貼貼有無限快樂如是便可以嗔喜作

佛事信手拈來無不是道望之若易地位實難弟所云千古無一人與同者為自得終是兼道與技猶非諦極之語即極言之千古大聖大賢所悟必同而悟入處必微有不同非不同也自也如人之面絕無相類者非奇特也不然千萬人當同一面何必如此奇特乎且就兄之語商之頗自矛盾既云妥妥貼貼是鄉愿之蹊徑也又云信手拈來無不是道是大聖大佛之地位

也信手拈來無不是道非直弟輩不敢望之若易雖聖賢豪傑不敢望之若易恐孔子未至七十不踰矩之時亦不敢望之若易也兄更試思焉來教云兄大根器大識見大力量當今第一人也出世用世無所不宜而無始以來習氣似未全除願兄勿認虛浮光景爲真也兄豈功名富貴中人哉但習氣一毫未去則他日任國家事必有差錯此在今日磨琢當今第一人弟豈敢當要兄亦漫與之耳但弟之習氣不知何指若云多怒弟誠多怒人也苟未至于致中和之境界姑匿其怒而云吾不怒者則不敢也若云功名富貴弟誠功名富貴人也恐從來聖賢豪傑凡有祿位者皆功名富貴人也目今前途甚艱安能大用兄勿過憂設見用豈無樹立豈無差錯斷不敢自任萬舉萬當也故前柬中云庶幾弟與李湘洲手庶幾二字亦非輕下兄看之

太忽耳兩年來外觀世機內觀心境世非必能用之世心非必可用之心用舍兩念相持未判日日簡點功夫正苦言及此欲淚下故前柬中論謝安輩有許多微密處皆切實語兄看之太忽耳來教龐居士云嗔時不合嗔喜時不合喜喜則淫欲生嗔則毒蛇起毒蛇起猛火淫欲生貪鬼猛火和貪鬼癡狠咬心底妄想如恒沙煩惱無遮止無明黑漆漆渴來飲鹹水終日緣事

走不肯入空理又云學人恒落空得空亦不惡
弟從來不敢輕用一禪語只說杜撰話頭若以
一部大藏相質弟之病痛可勝數乎今姑據龐
居士入空得空語意味極深恐亦要人上達非
下學也來教云知兄生子喜躍欲狂願兄不須
太珍重定是兄子走到何處去幸記弟言生于
是常事兄喜躍欲狂喜不中節矣弟生平頗無
兒女之戀兄云太珍重似非知弟者前兒未死

時兄書來輒云阿舍思王叔叔否弟頗厭之豈
知兄乃俯體弟珍重之意也然勿珍重語兄蓋
有本着意種花花不活無心栽柳柳成陰來教
云舊唐書多能不吝否將來廿一史在兄身上
舊唐書二部以其一遺李湘洲矣廿一史當自
陸續寄上弟決非慳吝人也弟一一條具鄙見
涸兄幸兄細覽焉弟之所以望兄者甚遠故舉
筆必懇切無遺不憚數數至于胷中之見即荒
唐亦必陳于吾兄舍吾兄則無後抒吾之鬱積
矣兄若又拒弟不言是弟負獨知之契也弟前
東兄謂答之極詳弟謂看之極忽乞再一寓目
自後弟語兄只作山歌俚謡任其長短唱出未
必非助發道心之一端也切勿怪我兄身世事
亦望細示間有吾兄見示而弟不能即赴者非
忘兄也非吝財也實力不逮暫歇耳乃此心曷
嘗一日不念兄哉茲聊具銀十兩寧能濟兄百

費後之毫末姑以見意明後年弟只看手中爲
兄料理兄亦須一示之弟之所欲言者無限兄
何時可發興一來乎不面即寄書千萬恐終隔
耳今日正是重九弟作此來似不辜負佳節用
博子里一笑

與李湘洲同年

闊門別後魂神孤凄若累日每有所見欲一吐
之吾鄉絕無可告語者此時想念足下尤難爲

情昨得兄在京口寄來教言尊兄亦爾從來相
知之深如吾兩人者鮑管以後未之有也承示
聖賢當利害處了然決就利不就害而吾人未
免狐疑牽制自今後遇此只一刀割斷此數語
非兄用心極苦用力極猛安得有此乃知吾兄
精進正未可涯敬服敬服但據吾兩人地位不
患不明不患不斷猶患下手時未全湊合也下
手之時平生學問用不着平生聞見用不着平

生剛斷用不着一段天然湊合機軸甚細甚活
非筆下可寫卽使筆下明明白白寫得如此下
手則是如彼下手則非者亦未可遽謂能下手
者也卽使心下明明白白曉得如此下手則是
如彼下手則非者亦未可遽謂能下手者也卽
使臨事做去明明白白斷然從此不從彼而大
都已無差誤者亦未可遽謂能下手者也心下
明白臨事又不差而到頭毫末未全湊合則心

下明白悉是虛見臨事不差悉是虛工下手處
難哉難哉昨偶思孫臏龐涓事姑就此事論之
孫臏不救韓而直走大梁龐涓當還自救減竈
示弱龐涓兼程來追計算亦大精矣設使所樹
寫龐涓死此樹下料涓必舉火一看而涓不舉
火者字則直走大梁與減竈等計筭悉虛也此
非謂能直走大梁能減竈者未必能彼涓舉火
孫臏此機原是一片絕無先後絕無精粗獨謂

就事而論直至使涓舉火一着方了結耳從今
吾兩人工夫只于下手處着精神下手一節非
謂弟能之而兄不能蓋以勸兄實以自勉也兩
日讀二蘇文章亦有所感兼質之于兄老蘇最
愛孟子而東坡頴濵之學皆父開之故頴濵嘗
云士生于世治氣養心無惡于志以施之人不
爲苟生而東坡亦云士以氣爲主大抵二公自
語皆謂受用孟子鄙意則以東坡之敏秀超卓

古今罕絕卽頴濱亦差亞之未遽易得以彼二公出世用世何所不可乃終身學道窺見十分之九畢竟一分未化至於涉世横罹排陷觸處坑穽備嘗人生之苦只孟子一點浩然氣爲之毒也吾兄以爲然否吾兄有便千萬不靳頻誨至懇

與周海門

不佞自束髮至今不過於語言文字着力豈敢

自附學道然在語言文字中久矣竊謂人之最不可欺者言也從古聖賢豪傑眞自得者卽一二緒論精神自别其所得高下淺深亦分毫難混設使果無所得而儼然立言依附强合愈欲周匝而無所得之實愈顯今世學者尚有疑於陽明先生何其陋也陽明先生之語字字句句無非惟精惟一其學直接顏子尚在孟子之上斷非宋儒可及嗣後眞脈相續如羅近溪王龍溪兩先生讀其語錄非大透徹安能强措一詞而世人徒以迹之不潔瑕疵兩先生不知兩先生之所以不潔豈世人所能識也不佞自恨生晩不得親炙先輩然思當今豈遂乏人遍詢海内有道因聞門下論議之餘并間露于筆楮者稍窺門下心源不勝向往又以蹤跡難并摳侍無繇時晤章璇陽丈以悉門下行藏不意門下遂以程門微旨暨九解見示再三細讀知門下

深矣微矣開逖决滯者弘矣彼敬菴陋甚豈足發藥也謹此布勒希一賜教敬以服膺伏惟炤鑒幸甚

與沈湛源掌教

不佞聞門下弘識卓操高誼雄畧私心傾注殆二十年每欲一接誨範而無從幸門下儼然主教于敝邑謂夙昔嚮往之願定遂矣而不佞留滯薊門不得一歸及門下計偕來京彼此造門

而不值又竊惟天生賢豪端爲世道寧靳一第吾儕相知相聚不在今日之晤不晤也適者忽有南雍之擢五內恍憤者久之一日遇當事者曾質之曰吾邑掌政沈公世間人豪也內居禁闥雄職外歷紫塞揚功名于萬里之遠無所不可何不少需以一第究其用而擢之亟乎當事者亦深悔焉然在門下素位而行自有無限偉樹與日遠到詎能量乎獨吾兩人合并之期尚賒耳要之眞相知者不謀而見見必同不謀而言言必合雖古人千載之上其精神自親而况門下與不佞顧論蹤跡之睽并也乎哉謹勒數行一抒悰素兼以博教伏惟台炤不周

與越無聲門生

不佞自入今春即思緬日月逐抵冬候與兄聚首不意忽接手教尊堂仙逝鄙悰凄愴難堪况兄乎然大丈夫處世早發與晚遠蓋各有數豈必一縣且自今至巳酉之秋遙遙三載儘可猛烹極煉兄須善攝尊體多讀古書如經史并大儒語錄文人全集熟玩深省務期自得然後一鳴驚人是時豈論淹速乎如此可以報母恩如此可以慰不佞不然只以蹉跎起念邑邑虛費光陰此乃一庸人耳非所望于兄也外具薄奠敬致于尊堂靈几之前惟炤不一

答尤繼先

不佞昨聞虜耗即語手人邊東誠可慮薊鎭自有頗牧決不遺　朝廷之憂未幾漸聞藉口收降夷一節竊深訝之此乃門下苦心長算胡反以爲過也頃接教翰并諸疏果爾而　廟議竟以門下調延綏矣方今虜患勢必日滋門下密邇　京師全恃門下萬里長城門下去而將來之釁殆不可涯豈勝扼腕三嘆不佞生平頗抱迂濶雅慕賢豪常患不得其人壬寅之夏一晤

門下五內喜極此眞古名將也數年所願見而不得者一朝得之矣然猶以文網齷齪未盡門下之奇又恨官冷力綿雖知門下而竟亦何益茲台旌將西久鬱未罄之衷實欲向門下一傾倒特勤數行敬訊榮發之期當于 京城二三十里外悵晤此非尋常交好已也伏惟深炤不盡

與韓求仲門生

一見雄文遂成至好卒卒別去豈勝馳想承惠教知丈良苦然歲月甚駛須凡百置之一意烹煉不佞從來喜談舉業茲番入闈益習文字曲折大抵或宛逸或朗暢操其一至卽可命中不必字字工也在高明一努力焉明春欲覓差南歸總惟面不一

荅馬康莊門生

不佞於文字中頗知堂奥茲番入闈務得精深高雅之士挽回近時陋習一見佳卷喜而不寐原擬本房第三今稍後矣遠承惠書并示窻作日來細覽篇篇純整警絕心醉尤深殊卷鄒重初意且留之想丈亟欲一觀謹附上三年讀禮之暇更祈厚養以需大受諸不盡

與鄒泗山座師

某去歲春夏病甚秋杪喪兩幼兒情悰大惡竟闕上候慚仄寧勝冬仲曹門生自貴省來備道

四兄一場二場文字已擬首錄以不得三場卷遂至落第五兄亦在取列又以稍後而遺何一時數奇乃爾然讀四兄朝聞道文廿首厚養長才定是九萬老師不必邑邑也適蘇門生有書見及因聞老師近況且慰且悵彼此同之某在衙門十六載矣今春始得入闈厠分校之列凡取一士大是苦心某等蒙高厚之恩不知何以仰酬萬一當今時局日新情態日變端人正士

似難得志將來 社稷之憂矣外具芹私一展瀾忱伏惟俯賜炤鑒不盡

答苗石鍾

兄丈讀禮之中重辱兄念遠賜手札勤渠滿紙又復貺以佳品不敢不承感愧之深曷可以涯聊附十八魁墨卷一部敝門生同門稿一部奉覽敝門生稿中十之六七不佞所改削頗亦費心其太長者大抵原稿也丈試憑几評之几文

字豈不嶄新然理不精則不新機不圓則不新韓昌黎云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難者正難于理之精機之圓也二者未至而徒于操筆時求新豈可得哉然二者之至又非易言也功深力到則自知矣率意漫談惟深炤不周

與孫曾齋廼弟 諱致

不佞舂仲闈中得令兄之文大異之出闈後聞丈復異及讀丈文果異也高識深詣每篇輒抒自得不蹈時人一語豈意此際而有此文耶不佞生平于時文古文用心頗苦竊有微見謂文字安分古今總是一理總是一機然不佞古文終未滿志深悲年漸老大亟思聰名奇特之士與之細商曲折俾一究竟之今世而有眞正古文又何必予能也然欲工古文須先了時文一段而時文誠工古文亦近矣海內有丈寧論見與不見不發狂言大抵文字非深非遠何所原

本然深且遠矣又抑揚反正以達之語嶄肖意字嶄肖語意出而有一語之滯則意晦矣語出而有一字之滯則語病矣丈試留神焉敝門生稿一部不佞就中有全改者有半改者有稍改者悉明別之謹以呈覽非自是也聊布區區耳令兄之才不得會元又不得館選殊以爲恨幷望于丈不覺呶呶幸勿按劍

與湯霍林

門下與弟俱生江南同官十餘年而疎疎非世人之所有也春仲同事棘闈一朝而合合非世人之所有也門下弘遠開至灑然塵垢之外而論心論文靡不快極方幸相知而恨其晩忽焉又別五內悵然樂天詩云同心一人去坐覺長安空似謂兄丈矣敝門生絕無館選者貴門生中江右李子得錄差慰人意然豈可使華容孫子失之乃陳子則儼然開州守矣如此取士世

輕翰林曷足怪乎貴房同門稿精甚敝門生稿大抵弟所改易者居多謹以呈覽兄丈茲遊所得應更無涯匡廬之勝果如袁中郎之云乎將有中郎之所未歷者乎此際丈定南入楚矣孫子計彼此途次謂必得遇丈于襄陽太和之間草附數行寧勝翹首餘容專布不盡

與李長蘅

高賢蹉跎已久去秋鄉薦謂卽翺翔九萬矣不意復爾垂翅豈嫌邑邑行時不佞正冗未遑細晤當今文字大謬而取者又陋惟其取者之陋是以文字之謬日甚而不可返然所以得之未嘗無路也蓋文字之謬非獨雅醇者少并奇怪者少惟有粗鄙而已若養深力到而精光爛然獨異如大實雜于叢棘雖樵牧野失亦將駭而探之願一意烹煉焉敝門生稿一部墨卷一部奉覽其門生稿大半不佞所改削實欲藉以感

發士子非童心技癢也兄其評之

答梅長公

門下至心遠識亭亭物表而乃有意于不佞不佞狂言不敢向人輕發者而門下聞之輒莫逆也古人相知見于今日別久豈勝企念而翰教又先之尤感且慚不佞在閩中讀陳子文知為翩翩快士竟與門下石交臭味既同必令聚合天意寧偶然哉我輩相成之遠自茲可決陳子

歸晤門下抵掌談劇其歡何如鄙悰種種許俟
紫氣之北傾倒不旣

荅祁夷度門生

父母自下車以來凡事皆古循良士庶一口稱誦不佞誠喜而不寐設有秋毫不妥當卽上聞生平寸衷素熱不敢以諛詞欺人而乃欺父母耶承示徵比條規淸查糧產與夫役法議定而中止純是良法美意而又虛懷以合羣宜如此

萬舉萬當不佞安所用其規勸也報滿事已詢之銓部凡旁薦者三作一正薦　恩典應得無疑矣舍弟姪輩蒙各造就但不佞與父母相期者弘殊不欲以私上累千萬俯炤乃爲深愛

荅喬聚所

邇者明公措治要荒雖與　廟謨不合實與公論相同凡正人君子無不服明公之先見者不佞孱然一豎儒然頗亦有繫于中大抵古人垂名至今者不憚先天下以犯其難而及夫事勢之流所收者弘焉明公蓋其人也夙恃深知輙發狂言惟明公熟思之幸甚

荅金昆源同年

近聞吾鄉水災深懷杞憂台教具見忠　國之心所以爲東南計者至矣同鄉曾與當事者力言之不識廟計果何若也方今　國家之勢如人一身自腹心以及四肢無不受病者而又加

以巨浸竊恐將來之害有不獨在江南者弟輩冷官何所短長惟司公論者早計焉聊此附布莫罄願言

荅祁夷度門生

敝鄉水災異甚上累父母憂惶殊歉歉也然父母爲民憂惶如此又幸　廟計似有德意調停撫郵蠲賑徧被使歲凶而不凶民之福實厚矣復承示漕臺總河薦疏不與夫父母之政至矣

父母之心苦矣而乃若此者何也草復不盡

荅諸景陽同年

承手教遠頒示以至心捧讀之下殊感殊佩弟一片向往深衷欲陳于年丈久矣而年丈先之敢不傾竭弟嘗思古人聞世有賢豪長者雖千里之外猶趨而就之况年丈與弟同里閈同薦于鄉者乎年丈魁然節義君子而弟亦粗有志者吾鄉中相知相愛宜無如吾兩人而乃疎隔

至此故去歲與姜年丈相對談之豈忍疑年丈償忌芥蔕也原無嫌隙弟安所不忘乎不然非惟薄于年丈而弟之自待亦小矣當今之世敗壞已極果以世道人心爲憂未有不與海內直節仗義正人君子相結相引者其間即有私嫌小隙一切氷釋而况原無之乎且兩年來聵中忠于年丈者良亦苦心友朋間頗知之非弟飾說也今承教之後自應益敦至誼務稱石交弟、丈夫也萬不食言如有食言决不能秘年丈當必聞之謹布肝膈仰祈深炤便間更望時惠德音奉以周旋不盡

荅孫裔齋廼弟

去歲辱交令兄復知兄丈海內高賢大雅臭殊自同不必晤面先以尺牘乃辱荅教累累千言羅証今古得窺武庫之藏良爲厚幸但稱引太過不敢當也然云有至人乃有至文則論文之

的矣承示近作純是先輩風骨而高深過之豈非無雙之士哉雖欲一效其規而不可得無已其惟無得失乎世人許古昔大家文字輒云每篇則佳每篇則否此殆世人之見大抵以丈名家者必無得失有得失者非其至也是在兄自驗而已賤體自冬至今時抱微痾草率布復不盡

荅陳石湖門生

自父毋下車敷布一二新政士庶莫不心服不佞卽已聞之及劉于至備道循治種種輿情孚浹尤得其詳接手教細繹之殆將迎刃有餘五內不勝喜慰前丘長孺字不知作何語不佞素不善沽名豈教人沽名者哉正欲腳踏實地耳非實地何以發名譽非名譽無以護吾實地也見其思之上官處于賢能守令苟倒可薦豈有靳焉茲周撫公已擢其復　命疏自應衰然薦

剡中矣不佞于父毋殫力無所不竭寧待見囑也惟深炤至禱

答麒日弟

區區在此無歲不思南歸謂骨肉聚首有日故一切濶于寒暄乃承見念遠惠佳儀感戢感戢恭喜大姪入泮深慰遠懷吾族漸繁區區豈能每人悅之至于事有可圖機有可乘無論大小卽爲殫力不必人知且生平頗極迂濶非特于宗人爲然雖深譬夙憾往往一旦氷釋施以厚德又并不居釋怨之名大抵心最熱者區區也迹最冷者區區也弟云塗人借木而蔭不知所感區區但恐蔭之不廣耳豈望感耶長吳二令日下書來卽爲吾弟致意獨于文字殊不喜他人代作況區區不在家而用其名是顯假之也向年曾以此意陳之諸尊長矣幸見亮

與晉伯弟

聞叔父仙逝五內痛裂日夕慟哭相隔數年滿擬今歲一歸聚首又復阻滯竟不得一訣前歲聞叔父病甚幸卽痊愈近聞叔父體中漸衰已深憂之今竟逝矣無復一覩形容矣悲慟何窮哉欲搆一祭章操筆輒心結哽咽不能成文耶具薄奠陳于靈几之前冀來歆之叔父官列大夫年踰七十有子有孫差可無憾但少壯困苦晚景正佳優游頤養之日殆亦無幾爲子姪者

其情曷有極也然在吾弟負荷良重立身持家須更謹勵大抵聰明者勝于愚暗而眞正大聰明者又絕無聰明之迹有聰明之迹者卽暗矣幸吾弟其思之骨肉情深筆不能盡

與鄭明初門生

聞兄院試居首喜甚承示近作頗與前稿大異此際而見先輩典刑尤慰遠懷不佞生平于友明有一善不啻已出至學問文章中莫逆者惟

恐其不大就兄造詣至此所躋寧有涯畔只潛心探索硏理應更躍然便成一家之言倘虞肉眼不識稍加腴贍可也大抵眞正精簡者自是腴贍不腴不贍之精簡豈得云精簡于觀書之法須以心入于其中又能出于其外久之無書不有金針無書不是芻狗如此立躋賢聖何有于舉業哉相契之極不覺縱談萬祈深炤不盡

荅陳石湖門生

夏間聞新政卓然喜甚秋來所聞頗雜深以爲念手教累幅雖語多微顯細繹之大都已悉地方盤錯處處有之可以卧治者絕罕至于同官忌擠正所以堅吾志而老吾才他山之石能攻玉者是玉良也否則石固有罪玉亦拙焉獲上誠爲喫緊見知亦自有道何畏讒口未審尊見以爲何如

與蕭大茹門生

不佞橫罹口語掛冠去　國通灣數十里之遙承兄僕僕見臨者再此之高誼雖沒齒不忘也不佞今抵淸源從此以南漸遠知己矣日夕惟冀偉樹爲山林光寵耳有一上舍韓敬求力學嫺文曠度遠識定是大器一時無與爲偶乞兄一晤之渠未必肯遽叩門闌得兄畧顯晦之迹不憚枉車騎而先施具佩好賢之雅而見信之深矣役旋草布惟炤悉不一

與姜養冲同年

弟之不肖横罹口語承年丈見念之切凡所指示悉是喫緊高誼眞同丘山惟有感泣而已去歲弟見輿情漸知邪正之辨遂謂太平有期而年丈獨以爲不然是時猶未敢信至于今日然後深服遠識而自愧淺闇以蹈纍辱也弟與湘洲掛冠而出　國門並舟以南計旦夕可得奉教不復作書巳而相知多移書勸二弟亦宜稍停以俟　命兼湘洲尚未有子中途得子因而逗遛久之且水甚澁難行茲幸抵淮矣相晤在卽草布不盡萬祈深炤

荅姜養冲同年

承年丈見念之深遠遣使者渡江而賜手敎感刻曷有巳極弟與湘洲久逗維揚亦似不便但情分既深此别俱作天涯廢棄之人不得不少盤桓要在日下過江歸矣傾倒不遂諸不一及

荅陳如崗同年

弟横罹口語卽與湘洲丈掛冠去　國方舟而南至天津湘洲生子因共逗留久之前月始得抵家湘洲尚在維揚也弟數年不歸敝廬俱巳傾倒日夕修葺殊苦稍稍寧居當卽扁舟造訪正擬日下遣价先抒數行而台翰頒矣高誼至誨令人感泣同年之中惟吾三人莫逆年丈既巳家居而二弟又復不容于世豈勝慨然弟輩之禍有源有委曲折甚多非筆舌可吐總之弟輩見幾不早失于明哲所致也今用世巳矣避世良亦不易更望仁兄有以教我草附鳴謝并懇容專嗣布不盡

與李湘洲同年

吾兩人自前歲掛冠出　都門巳知今日必爾以故恬然處之年兄應同此懷也不謂表表出羣者掃除一空世道如此人心如此只恨當時

見幾不明抽身不早以遭此異常迍艱至于今日得一丘自老足矣尚有他想耶但此番輿情大駭人人扼腕無不思鬪鬪機已動豈能卽歇吾輩姓名止猶掛人齒吻可恨可恨要亦莫可柰何直聽之而已矣年兄暨令似想各安好吾輩今日惟有强飯自愛一着弟一門俱病長兒時時可危去歲將葬又喪一幼兒命數應然復何怨尤相晤無期臨書[illegible]

與鄭泗山座師

某自荷老師知遇以來凡百兢兢砥勵可幸無罪一旦橫罹口語誣詬異常大懼爲師門之羞然兩年覩岐路太多羊腸滿目恒情之猜忍銜門之艱阻百倍于老師在　朝之日士君子處此只有一隱但恨見幾不早耳今某已掛冠而歸韓子云一室之內有以自樂竊可庶幾則所以不負老師之恩造者或更有在不係一官之有無也外附不腆統祈台慈炤鑒不盡

與熊芝岡學臺

相別四年乍奉台顏百感俱集言殊未盡不勝哽咽臺下臨涖敝邑考試兩郡生童稱公稱明者固衆然憚怖威嚴而竊議者亦不少頗云與士爲讐此言不敢不以上聞臺下業已嚴矣豈能遽寬但得法嚴而意寬使輿情曉然憚其法而服其意卽孔明治蜀不過是矣幸深思之其

常熟吳江嘉定四等生員鼓譟者聞臺下密訪就中爲首四人具疏請　旨定奪不知果否若果有疏疏中明言處分則已矣倘俟　旨下更加鞫審萬望姑從末減鼓譟之罪書生豈能堪此若無疏而外間妄生猜度須亟發案驗稍示懲創似難遽置六等卽暫置六等亦必預開以生路想臺下籌之熟矣其不得科舉願援例入太學者望卽批允設或不允彼必以爲絕其進

取之途并遺才不敢就試一時惶駭安有已極又聞各縣開送行劣生員往往有未當者臺下更加鞫審情眞定罪雖死何辭若直據縣中開具惡跡驟加鞭箠設有寃誤將如之何幸酉神焉

答周濟西門生

三月初覩會試題名錄丈已儼然高列矣五内不勝喜極竊憶庚子歲闈中頗竭力較閱及遺一番唇舌被抑者五人而丈與趙無聲尤屈年來又屢屢推翮抱恨良深今日得丈一捷幽人不勝生色承見念惠以手敎尤感至誼之勤渠及讀首篇殊以不首薦爲悵也以丈生平之厚養數年之沉抑何幾不融朗何事不諳練偉樹大受豈異人任不肖日跂望之

答金蟠飛孝廉

承門下沖懷俯示佳篇卽欲塞命因家中無不抱痾者情悰忽忽是以久稽殊用歉仄茲細讀諸作信意率筆極知僭妄不敢虛至雅也大抵門下抵思最深遣文最密定是一朝九萬然文字淺則易而深則難欲深之前尚有工夫至于疎密亦似相須以疎成密密尤精絶仰恃高誼謹遽抒布尚俟面時方能傾倒不肖近攷門生文字二首并擬題呈上惟鑒炤不一

答馬康莊門生

自庚戌之春大對　聖衷簡在知已置身日月之際五内喜極兼紫氣卽駐散郎又幸屋廬有主深欲一致勤渠自揣不肖之迹惟恐仰累知交自應於最親者疎之故落落至今乃此心無日不依切也茲令弟建牙尙墅謂可竊聞近況稍慰懸旌忽接瑤翰重以大覡歲寒高誼豈同尋常瀛沐沒齒感刻曷有窮已不肖生平讀書慕古原非諧世之具自廢棄以來適愜素願杜

門習靜一切俗務俱絕然所居係先世舊廬尚
在城市猶苦之去冬覓一山居令且往來兩地
行將山棲以老而欲往山中必從滸墅雖不敢
造涸令弟庶幾飫領猷政之美數年向往從茲
遂矣外具不腆聊以將候非云報也謹附布謝
不盡

荅黃羣玉門生

去冬陳令威父母一見即道丈新締姻好惓惓

垂情不肖藹然德意溢于言表不肖自顧散人
未敢數數佩丈高誼周渥曷有巳極茲又承遣
使遠頒手教益增感戢陳父母新政神明愷悌
真兩漢循良敝邑蒙造無窮此又非不肖一人
之私慶也不肖遭世非常詬誣久矣不掛胸臆
只杜門讀書以求靜適猶恐未能仰仗二三知
巳良切然不願暴白于　朝而願善全于野葢
白于　朝決不能然巳冷之灰而徒貽高賢之
累如沐愛之深惟是敝地官長凡在交好者每
爲先容使知不肖生平本末足矣不肖從來絕
無干請但欲却累全身亦淪落者所不易得望
深炤而留神焉不肖常棲迹郡之西山圖晤正
不必入敝里榮行時幸先見示耳餘情總俟面
罄不一

荅支寧瑕門生

昨承特過草草慢去抱歉良深蒙遠惠箑舫俯

體幽人林泉深意尤爲感刻但鄙性素疎一切
便適之事惟恐反因生累每興念而輒止前漫
談買船事即其一也今竟承見賜豈不甚便但
置舟之所與行舟之人無一有之與其有舟反
不若無舟之適知巳之前故敢率布迂直隨藉
使者完返不肖雖違雅命實領至愛重于百朋
矣春色漸深綺思日異雄丈當盈案頭秋間倘
乘暇顧我把酒劇談殊快也逖無聲丈深望其

一來不識會致鄙衷否俱惟深炤不盡

答公周庭門生

相別以來倏焉六載六載之內人世變態無所不有追思曩昔晤對時時漫及學問夷險得喪然非身試一番終屬虛語不肖所遭不特尋常蹶逐者無此詬垢卽 國家二百餘年無此風習雖不敢自謂于此有得而烹煉我者深矣年來買地山中結廬數椽一歲大半棲焉行將絕

迹城市與樵牧共老一切緣念屏忘間一注想惟是二三知己而丈其尤也岑寂中忽承遣使遠臨手教累幅勤渠可掬重以腆貺歲寒高誼五內銘刻曷有窮已細繹來教知尚未推擢固

廟堂闕事而乞休一疏吾丈得無太忍乎當今理亂轉移消長關頭必有人任之環視宇內舍丈其誰豈宜高臥家食已耶此非套語實懷深望丈須爲世熱籌不得冷卻熱腸也外附不腆聊將鄙忱臨緘馳企會晤無期豈勝耿耿

與周濟西門生

客歲夏季曾附數行于舍親比部張宗曉托之轉達少抒喜慰之私是時猶未聞館選佳音也吾丈生平學識素深才品素卓今居茲地儲練更精將來大受樹立寧涯以曩昔共嘗艱阻之知己儼然他年之名碩鄙衷其何如耶不肖曩厠仕籍雖數載有餘殊悶悶不自得而雅志微

尚實在讀書學道以故毀謗麋棄處之恬然近更結廬山中益可遠俗卻累優游沒齒顧欲以遠俗而俗重綢繆欲以卻累而累生意外將柰之何非籍知己誰爲我深計而圖之夙恃厚誼草野之衷率筆抒布惟留神深炤不盡

與張宗曉親家

不肖客歲自夏至冬竟未遑致片牘于左右每從太翁詢知迪吉爲慰親家謙謝乎反甚多而

假官一節尤快公論招揭俱極妥當僉壬妥所施其伎倆哉大抵事緣不必造亦不靡因知交不必招亦不必峻親家以虛圓靈識加以擔當眞兄何所不可不肖跂望曷有已極時千太翁晤對及之想必逢悉也

答王孟夙

吾兄宰邑邑化攝郡郡理彷彿兩漢循良名聲正赫忽爾掛冠敕斷家事結廬名山兄于世間

美極矣自今以往惟有眞出世一件耳然兄今日何難哉聊附銀五兩少助兄尋山之資兄之廬果在天目徑山間或更選勝處望再示我

答陳石湖門生

不肖閒居伏枕漫憶曩昔知交如丈誼好無兩相隔二千餘里把握何期忽接手翰傾示兼晤令親不啻覿面不肖年來比丈在敝地時更復不同是時初歸雖即杜門謝絕一切然間有酬應不可廢者至于今日竟盡掃却經年無叩扉之跡深藏山塢靜坐讀書此豈故托高蹈哉大抵人生須從有益處著精神以不肖而商及世紛有纖毫之益耶山中薄業漸或二三幼兒漸長稍假歲月課農教于晚暮儘堪娛適况生乎微有一得小小著述亦足自見何等受用此不肖之完局也在疎逖俗陋者或猶未信諒高明知契聞之有爽然慰者矣令親遠來匆遽慢去

良爲歉仄惟深炤不盡

答劉玉受門生

數日前接手翰茲復承使翰之及不肖岑寂幽人倍費知己心力感佩感佩但年來山庄粗或唯虞城市之累天上故人有二三念我足以藉庇高枕矣至諭井愚聶丈所云聞之殊爲駭愕大抵吾人身世須論有益無益不肖此際尚萌他覬可謂至癡至愚相知中亦有在言路者已

洞不肖肺肝况莫逆如聶丈者乎晤間幸從容及之

答聶井愚門生

客歲數訊台蹤至冬始聞紫氣臨北未幾得柏臺佳音殊慰懸切門下積養素深閱世已定從茲建明自是偉卓時局無常久不掛乎幽人之衷漫以粗見言之每一番必有一番蹊徑着于一番即落蹊徑已落蹊徑番換遞生達人君子

定有彙前後而為大觀者矣不肖年來山庄漸成將圖絶跡城市得知已在日月之際遂分餘櫚蘿逕蓬扉足以傲然高臥此至願也忽承瑤翰深荷注存率勤附布不盡

與王平仲門生

尊作六首細覽評上中開一圈一點不敢漫加丈持此以往茲番定大伸矣大抵文字出一新局造一新語益合易而趨難乃化難以為易也題有從來難融之檖得局新而融題有從來難顯之理得語新而顯惟易如此所以貴新耳丈已了此鄙衷不勝惓惓故復布之

答王平仲門生

別來殊深企念而手翰至矣捧讀新作凡命意造局遣句色色警絶鵬騫九萬何足道耶但細索之微有手心不相凑處古今名家文字沸湧噴激如八月海潮而一收即為安流聳峻層疊

如萬點蜀山而一轉即成平地丈更試思焉鴻迫草復不盡

答莊遜之　宮詹沖虛公子

不肖曩承令先公知愛之雅倍踰常格是時已聞門下賢而能文心醉久矣然竟無從一抒欵欵詎謂今日廢棄之餘而門下有意于不肖也相去數千里特枉華緘傾所中藏儼然尸祝不肖而謙抑太過其何敢當大懼仰違高誼細讀

雄篇謹僭一評每篇搆思精深措語新警而逸度宛綴又復色色絕人自是遠到大受以成令先公未竟之業並勝欣忭討此札未至門下已巍然冠三楚之英矣至于不肖所欲言想皆門下所素了者茲漫商之天下之至文必有得于文章之外者也姑置禪玄二家只論吾儒在宋惟陸象山楊慈湖　本朝惟王陽明陳白沙俱直透心體得孔子真脉發而爲文雖不以文名

當天下之至文在焉然四先生又各各自得未嘗相襲所以大異所以大同世稱象山本于孟子象山自云因讀孟子而自得之則象山自有象山之學非孟子之學也得此而于文何有矣次之文人如韓柳歐蘇諸大家亦各有獨至至今讀韓子之文不知有柳子之文也讀歐陽永叔之文不知有蘇氏之文也亦大異而大同焉非同則爲立異非異何以能同卽如近時舉業

名家亦非苟然者須子聖賢微旨稍窺一二而闡發抑揚自成一局每題面繁者約之雜者貫之促者舒之散者整之非故反題面也正以照題旨也吾文爲題面束縛則吾之自得不顯吾之自得不顯則聖賢之旨隱矣鄙見如此不識高賢亦有當乎臨楮依企

荅祁夷度門生

握別以來世緣掃盡惟是二三知已每每馳神

門下衎食留京閱歷彌熟識養彌定從茲樹立遠到何涯邇于敝邑王淑士文處時訊道履竊慨私悰茲寵數將膺新猷可俟吉郡名賢彙集于丈臭味正自相投客歲劉文玉受從彼中歸知鄒座師甚健飯自維陋劣爲世訕詬不能仰報師恩萬一今紫氣西臨可幸徼明德不啻躬沐矣不肖衰病侵尋一歲强半山棲不惟俗務一切謝絕卽舊簡殘編皆已遺廢適承虛懷愧

無以副佳刻二種粗涉之已窺一班閒中正容咀味岑寂伏枕特使遠須手翰勤渠感佩高誼矣附謝不盡

與項仲昭門生

承遠過卒卒慢去歉甚日來多病今漸平復細讀新作色色精絕自是壓倒時流亦自是時流所難識更祈搆思愈深愈顯措語愈奇愈典令時流駭之而不敢不繹繹之而不敢不服則尤

妙也仰望之切率草布上并附擬題一紙萬惟深炤不盡

與沈去疑

承虛懐沖度見寵太重草草疏飯隨卽解維而西感愧奚極賤體多病日來稍愈細讀諸作無一意曾經人想無一語曾經人道抽一層又有一層勢將盡又復無限文之奇變極矣極則更進吾預言進之之方每篇覺文深題淺可因題而深淺之乎每篇粘定題字可勿粘字而反肖之乎舒促聯斷虛實豐約洋然天成若師曠之忘于音烏獲之忘于力何如倘不鄙棄晤時當竭其愚外擬題一紙惟深炤不盡

與顧宏之門生

細讀諸作文勢極朗徹而稍長造語多精詣而微雜長則約之雜則純之是所望也容面時更一傾倒擬題呈上不盡

顧太史文集卷之七終

顧太史文集卷之八

崑山顧天埈升伯甫著　男　循星源　舒中頴　甫輯

五言古詩

春江阻雨

小艇泛春江朝來風雨發舟子凍不前向火語剌剌漫泊小溪頭呼盧共相謔

乙巳除夕

余仕十四年金門九除夕雖曰在金門素志了不適每歲當此夕把酒萬感劇感槩亦何爲行將遲暮追詩吟良未竟翹首東方白

有弟

有弟在城南市嚣獨靜遺修竹遶墻隅屋古徑不剪淡然以日夕焚香書萬卷時有野雀來飲啄意究轉出門對親賓面冷舌無辯天眞豈傲俗俗子心自淺吾接四方士如弟良亦鮮

幽居

春暖殊常序正月雷電馳雨驟輒復細綿綿簷滴絲陰昏逮春半一朝風霽之風厲醸深寒夜月如冬時寒暖之互變幽居而閱茲

春日郊行卽事

晴午偕朋好扁舟涉江紆新畦溼未夷擇步到田廬庭前數竿竹清陰落地虛殷勤向耕僕農事須拮据去歲水敗隳豈可復爾疎相將計度畢返棹夕陽初江畔有古寺逗憇聊晏如忽逢一村叟自言八十餘容顏似五十獰獰發長歔瞪目渺城邑往迹抵掌攄歷數邑先達齒行與丘閭余不問渠姓渠亦不識余自從棄官隱今日乃信與

七言古詩

詠七夕牛女懷友

一載悲相離今宵會良喜會時只須臾又是離

方始大都離合固不常離多會少無如是然幸
天地久與長總計會時千萬矣人生世間過隙
駒那可汗漫游無已

送蕭太史南歸

管鮑友誼高千秋祗以知己相綢繆顧此一片
綢繆意人趣綿結何時休豈如期我形骸外直
于無始杳黍求憶昨中秋談奇特月因我輩添
容色今年此際送君歸各憑明月傳消息救世

應須出世人無滯滄洲久家食

送同年陳如岡太史南歸

兄方聲藉冠鄉書余亦是歲詣公車雖非同榜
吳越邇彼此相慕十年餘十年相慕俄相覯開
襟論文如轂轉文章有得競妍新元白詩筒來
去頻未幾南宮並登薦幸復共侍金鑾殿一時
儕輩二十人獨兄舊交情倍親且造傾倒輒抵
夕大嫂時時出酒炙世態險巇余間嘗兄顏慘

悒攄深晝茲別魂消詎漫然自傷疎率誰藥石
當今吾儕零落多依然仕宦者幾何攝生善世
丈夫事兄其自强勿蹉跎茫茫行藏天未定天
不可問聊長歌

咏史

漢季管幼安晉末陶徵君世亂獨高蹈千載仰
餘芬假使幾先毫髮紊俳徊不覺樊籠近與之
爲同則華歆與之爲異則靈運又使書生習未

除辛勤中道自趦趄安能躬耕且乞食安能鑿
坏而結廬乃知高隱非容易野人筋力聖人智
吾儕二者無一焉雖有微尚亦徒然自慚資鈍
終難强姑向林皋學種田

有友

有友讀書江之滸聞予罷官來相煦一見顏色
先愀然縱橫發論不千吐上議　朝議下剌時
從此功名不欲取君意雖厚言太奇千不自悲

君何苦于誠卤莽與世違以予爲鑿鄉門戶當
今要路可立躋依然名流道術古

五言律詩

送馬侍御按粤兼歸省親

天南春色裏偏與繡袍宜海外龍蛇聾堂前稚
孺嬉白雲五載意黑髮兩親時佳氣澄清遠無
庸攬轡爲

夜半感懷

中宵不成寐忽聽風蕭蕭葉落疑人步飈嘘似
客敲牀前燈影暗天際雁聲遙歲序云將暮那
堪意轉切

登靈岩山過韓蘄王墓有感

湖口青山峙輕衣漫踏雲逢僧話今古指壠是
將軍百戰餘殘碣斜陽認篆紋東陲五多壘無
限意繽紛

登太湖諸山

風細知春好登臨寫我衷谷空時自響徑盡忽
仍通女浣桃花裏鶯啼遠翠中湖光淨無際天
末數漁翁

穀雨喜晴

久陰忽開霽況復是良晨野老論農務游人弄
曉春水蛙吟又定梁燕舊生新陌上羣芳盡楊
花滿地茵

寄李太史昌海

相聚不爲樂樂從別後知別時正秋色對景又
春驚千里燕雲迴三更吳夢遲近親戲綵暇念
我蓼莪悲

夜抵雲間訪郁孟野

黯黯滄洲夜孤帆訪故人相思方不極得見似
翻新兩急鍾聲小梅香燭影春細評窮達理君
豈久沉淪

感懷

天北高秋夜堦蛩帶雨吟相知惟短髮無賴幾
寒砧大道無非是何緣分胙今鍾期應孟浪只
有伯牙琴

深秋有感兼送友人南歸

忽數游燕日重陽已二尋黃花天下色搖落客
中心雨氣寒餘夢鴻聲落故衾連宵域外語仗
寄舊知音

馮太史母節婦

廿年亦忽爾孤點似偏長寂寂素心老沉沉白
日涼題名令子意褒節　聖朝章自覩尋常事
翻嫌被錦裳

贈陸彥先

了無世人染漫與世人馳一事數番語三杯半
日移醉濃發醒見歡極忽深悲時到佳山水隨
心得好詩

秋夜不寐

涼逼濃夢破雞聲枕半敧暗連廿載事漫衍五
更時總白疑天曙庭看是月移如茲岑寂味官
客豈皆知

邸舍新成

旅宦方牢落無端搆宇新世應嫌計拙自喜任
吾真淨埽宜晴雨疎深便夕晨從茲一切遣不
復論亨屯

冬夜

夜來睡初足悠然高枕時雞聲相次遠燈影漸
微欹身世終何了吾心自有疑曉來思共語良
久殆難之

新正五日

新歲風多惡無風覺歲新餘寒未減臘初日自
呈春憑檻看天宇出門見友人相逢意欣諮把
酒語言頻

梅花

燕北名花少丹榴差喜看向寒深覆護漸暖競
敷繁如此十餘載依然六品官行藏吾已定聊
復與盤桓

夏日邸中偶作

宦情余素薄世路復迴邅見客常無語出門忽
又還一庭白日懶數朶石榴鮮任手開書讀新
茶童試煎

咏垂絲海棠

春花競爛熳茲獨故非然淡淡呈殊媚垂垂恍
自憐雨餘延霽旭月白點輕烟此際姿無限多
情誤少年

春山野步

春溪猶淺澀停舫逐花行一塲村名别雜栽園
舍成農人評土俗石骨露山情數過欹橋去稀
微暮靄生

七言律詩

送周唐珪之歸德

少隨阿父倅睢陽今雜朱幡向此方小史頭顱
猶可憶官衙結搆尚能詳行看到日新猷渥爭
說當年舊事長蔽芾甘棠寧勿剪更添柯葉藹
餘芳

春江阻雪

為愛春光漾春水忽驚慘淡寒雲同行人雪逗
危橋下歸鳥風翻冥色中石出潮聲咽岸起烟

遲樹影隔村籠孤舟寥落江天晚一片閑情寄
遠空

送楊太史 冊封 周藩

三年侍從共金鑾乍捧天書别思懸新綠四垂
藏驛道漲濤一派引帆光嵩山屏翰繇來重梁
苑風流若箇偏屈指王程漸鄉國清秋搖漾錦
衣鮮

送顧太史奉 使南歸

憶昔同君少壯時青雲意氣兩心期神依瓊樹名俱起筆吐珠璣價獨推秋色秦淮攀桂早春光燕市看花遲無論世事偏多迕祇是文章亦自疑鴈塔題詩欣步武鰲峰視草喜追隨青藜寶杖宵輝映玉筍僊班晝影移使節皇皇向南國征帆冉冉過東淄錦衣璀璨鄉人羨負弩殷勤候吏卑須信黃金臺未築當年國士已稱奇

中牟早發

曙光一線月闌珊溽暑微收發去鞍蕭鼓迎風破野閭村童帶睡啟扉看山迷不了疑團霧沙捲成痕似淺瀾忽爾溪橋蛙沸耳恍然鄉國意漫漫

寄李長卿

一自與君投契後頻看舉世盡凡人文章同調猶爲迹没齒相期詎足垠忽憶昔談嘗獨笑時將新意夢中陳縱君不動京華想應爲余情早問津

將奉　使命圖歸

生長東吳宦薊京朝朝嬴馬陌塵縈春來漸劇鄉園思夢裏時聞櫓枻聲久別青山嘗見好舊交白首乍逢驚到家料理須明哲竊恐金門誤此生

遼左道中

捧詔迢遙向東國出關極目已魂驚雲駛不解

作春雨鳥點偏能避鼓鉦千里荒荒無一樹萬山曲曲到孤城書生感槩亦何益安得邊臣願請纓

陳小贊祠堂詩

在昔江南海寇頻書生奇畫莫能申一朝不惜要鋒死廿載巍然享祀新鄉焰俄驚幾薄棟天飈忽反凜何神忠貞之後宜昌熾偉樹于今正有人

送朱蘭嵎丈擢南院長

項使朝鮮詩滿囊歸膺新擢卽家鄉親朋趨舫將迎遠吏皂開衙掃拭忙寧羡會稽爲太守豈煩雞買覓文章金陵自古稱佳麗盛事于今倍有光

閑吟

年華忽忽將衰迫新歲無何又暮春有客便佳誰雅俗兀居亦好試欣嗔荒畦老樹仍舒綠小沼初荷漫雜蘋且趂清和覽幽勝青山亂揷太湖濱

五言絶句

題樹鴉

樹密鴉爭棲鴉棲樹更密仰看兩不辨葉底片雲出

中秋

良夜無客來獨坐窺往冊忽有會心處擧頭月正白

齒落

邑邑幽居夜殘燈聽雨聲忽驚牙齒落膝畔二孩嬰

秋夜漫吟

賓朋三四人語笑任胸腹酌酒向夜闌凉月照庭菊

七言絶句

咏懷

十載京華忝近臣曾無精彩出風塵何如早向五湖去千樹梅花一散人

孤舟

秋暮孤舟風雨夜棄官牢落漫游人一燈共客閑言話隔岸吹笙送土神

閑吟

當年執簡侍龍樓午夜倉皇倒着裘何似綸竿

樓海曲雲殘雲臥任優游

顧太史文集卷之八　終

先君爲諸生時已旁據諸子百家篝燈呫嗶達旦不休壬辰成進士讀中秘書益得肆力研討於古人一言一行務求推見隱微發其精神至人品短長得失百世未能明者一經搜剔便覺躍然已酉之春爲時貴所嫉棄官南歸杜門謝客日取諸儒語錄探索旨趣平生發爲文章非根極理要則包孕經綸雖微吟短帙皆有見而作非漫然者故所著亦不能多先是鄭太史刻六翰林稿先君居其一業已膾炙人口茲葉父母愁敦緇好甫下車即詢及先君笥秘啓橐驚寒捐俸佐梓循兄弟欣夙期得遂悉發所藏公之棃棗俾嘗鼎者弟以一臠止也痛念先君雅負奇才有志當世而中遭淪躓迨公論既定舉朝方屬意東山而天奪之功業不顯於時庶歷世之後有同心者讀先君遺文採其緒言施諸實用則所藉以不朽者於是乎在

不肖男循舒百拜謹跋

陶文簡公集十三卷

〔明〕陶望齡撰

明天啓七年陶履中刻本

陶文簡公集序

夫人具天地之心虛而已虛躍
而爲靈、通而爲道、演而爲
經、散而爲文而詩賦傳記序
述之篇溢矣故文者道之器而
虛靈者才之篇也文不明道不
燦乎虛靈之源即鐫金石擲雲
霞垂不朽之業藉施後世爾才
子之文耳已然而風氣所幟檀
才斯霸波流所扇　而　而王　故

才矜其道者秦漢　也理權
其才者宋文也我
明之有北地信陽歷下瑯琊
華也負秦漢之鼎而霸焉者
也其有金華天台毘陵晉江
華也握宋之符而王焉者也夫
雅乱約奇淫而根靡萎其氣
骸軼之雖然虛靈之妙至道之
旨其合離離合吾不得而定也
三代而後其人實　下　於漢

得董子焉唐得韓子焉宋得歐
陽子蘇子焉吾
明得陽明王子焉之數子者吾
不謂其吐即經泳即雅然而
董之醇韓之劉歐陽之逸蘇子

之通而陽明子之悟于道皆殆
庶而出入於虛与靈無滑也自
陽明子殁文士輩出近各有
壇壝秦漢人而俎豆宋人者然
才為才矜理為理捲捲者皆譏

乃今得諸周詮陶子矣陶子於
文有史漢有騷雅而長於序記
其譚道詮性略物綜事㓻如
也於詩為陶為柳而為長吉
而品置泉石嘯唫烟雲超然

也其才不敢謂出秦漢諸文人
上而取理出新不為宋人之權
學陽明子而不為釋說得禪
之深而一秉鐸於孔氏無跡踐
形摹而虛靈之所契追琢成文

游戲成解結撰成法篤古而耦時卓乎爲陶子之文行千載無疑也陶子淨舜如處女清瘦如山澤癯而靈活之機流露眉宇棲巖十七簪笏十三模楷

人倫而不爲標經緯當世而盛其緒臨殁無散亂名無奇特啟手而倫然已矣嗟乎此所以爲陶子也所以爲陶子之文也陶子號石簣學者稱石簣先生

晚而號歌庵居士

寓庸居士武林黄汝亨撰

陶文簡公集引

海內二十年來遠近識不識靡不稱有陶會稽先生其士子則曰今王唐也蓺至是其作者則曰再見坡仙矣里社婦

孺緇流耆宿交口讚曰是竺乾古先生而縉紳之理性命者又曰是慈湖陽明再世也噫我師大矣愚安能測之愚幼以梧帖誦法師既而為

闈中所舉士一見而使人心醉意消卹然喪所懷也乃師再乞歸而愚適乘傳館綬山陰於歇菴里相望時海內方屬目以輔之業以陶墟為東

山而師於奉親之暇退憩歇菴葛巾芒屨往來於天衣曹宕與閩士信人共證性命愚間以夜月扁舟順風造請未能以尺莛發洪鐘

乃師渾身是瀋隨機顯示求一剩語不可得蓋師不欲立文字而愚不敢以文字窺師久矣己酉春月學使者瞻文成祠欲揭宗旨屬剡

師纂次而師患然刪定方及龍谿一卷適以讀禮闕筆衰毀大過數月而遽藏舟距書成未及序也噫豈天之無意於斯文哉師之學若天

海不可摹繪然愚竊窺其惟日不足之心一則曰四十無聞一則曰學如上驛了無進處至其刪宗旨也三致意於緒山微之蓋備悟交深推定至

刪而還證於圖異於所謂儱侗禪者頃都中一老衲謂師功有著落愚竊以爲知之乃師與其不傳者往矣遺篇賸幅間存歆羨學者爭購以

傳即斷簡單詞珍若櫝旃愚方逼吏事不暇手錄從君奭乞得屬王生應遴傳寫奉入春明冀與師門高足訂其譌謬用詒來茲而王生亟付剞

余序　廿

劂頓令長安紙貴且謂愚不可無一言愚僭記其緣起若此至聞發瀾源爲子瞻之序六一則有嘉賓諸公在

萬曆辛亥上巳日門人新安

余懋孳敬題

余序　六

陶老師文集序

蓋韓退之有言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而泰千刼稱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性有自然非關飾畫明乎立言之紀于三不朽也所從來矣會稽陶老

師質茂冲和學窺中秘生平絕無聲色伎樂之嗜而獨深湛好書嘗其屏人獨對香一縷茗一甌意有玄晤嗒焉喪我蓋寸心之神往與千古之靈秘悉發之文詞耳食者評文詞之淵懿而

不知老師固有負于中而未究厥用以書之紙也蓋古之君子以時消息從道汙隆故其處則閉重玄坐虛白龍翔鳳峙桂郁蘭芳下生川嶽之氣上發星辰之象其出則摛景光吐文質風

雲相照日月增明撫八翼而登泰階提七星而酌元氣蓋噏張途變潛見道殊其分軌而立也類如此惟老師當休明之期崇肥尚之致滄洲窗邇未徵嘉遁之文閒闔洞開不列亨衢之步

禹門即爲陋巷簞瓢可以粒儀共所筆之書而用自見者固宜在此不在彼也蓋嘗俯仰近代之季朝鮮完璧之人有如浮沈金馬必突梯致誚即或抗脩邁軸亦鈞詭蒙訊而老師身既躋

於清華名不挂於軒輊如日之升用特兼乎冬夏有情之衆各不得而親疎蓋品爲一代之完人宜文作千秋之鉅賓也所可惜者家食累年調梅未展溪毛輟饌嗟二豎之遽妖麟種尚虛

恨弓裘之未衍而老師已仙然先霜露逝矣無論勳名未表于時即所垂撰者共文詞亦僅僅止此造物者何以老師爲拘拘也耶時敏昔在癸卯秋闈雅蒙特達之賞山陽未貧宿艸先青

仰景行以興思睇遺篇而增慨蓋老師雅無意于立功功成而朝爲羽儀不得已而立言言出而世稱威鳳爰捐俸餘授之梓人茲集也出老師雖未得以身傳而猶以書傳也則老師于九

京或莞爾爾
賜進士同出身知仁和縣事門
生上海喬時敏謹譔

石簣先生文集序
文至秦漢後亦屢變矣詩與文二古
文辭與經義文又二自唐專以詩羅
士而截律盛我
明專以經義羅士而帖括盛蓋功令
懸其的士皆殫精力以趨之經生之
不能詩文猶唐人之不能秦漢文也
夫豈風會能制才士哉展追風逐電
之足而拙於捕鼠淬劙蛟截兕之鋒
而鈍於割雞故或才富而寡于學識

精而怯於力胆放而謬於理即衆美備而或束於格此今日經義尚不敢與唐人爭席又安望秦漢人哉惟夫根極性命籠罩天人本之六經以求其理參之左史以擷其華廣搜乎屈

宋莊列韓蘇以擴其識反覆于道德楞嚴法華性理諸書以求其悟然後思奥而不詭言大而有本縱横于古今宇宙而擅一家是故詩文經義左右逢原始能合弘正秦漢唐宋而集

其成會稽先生以經義冠南宮余見雞林片紙珍若拱璧常私評曰前無瞿唐後無湯許洗浮靡而崇典雅今之韓昌黎歐陽文忠也頃承乏瑞陽于郡伯公處獲讀先生遺稿其蒼勁

似左國雄放似于長憑虛凌空似漆園吏短詠長篇似王摩詰孟襄陽經濟才猷似董江都賈長沙剴切痛快似蘇眉山李溫陵悟邑而識老才富而神完落筆爲詠矢口成吟無不游

乎神妙如善畫者有色無色筆〻化工如善兵者奇〻正〻靡不操勝肰則一經義烏足盡先生之大哉當其大雅海内一時共推為天下士矣抑知其肆力著述上下千古為百世士

乎或曰先生大用未竟世共惜之雖肰不折腰五斗者豈遜于都督八州者哉況先生五柳先生裔也吾知沖澹蕭散之襟曠世相符斯集出而博物嗜古之儒咸百朋珍之後有讀其集而想其人者以會稽配栗里可也於戲麟閣鳳池一時驚艷轉瞬消索而才人單詞片語反有以彪天壤而炳日星則士亦何必置詩文而專經義以博此浮榮為哉吾序先生而重

有感也夫

麻陽後學胡承謨頓首拜

譔

刻水天閣集凡例

一是集初刻係

余給諫令山陰時從荒毀中索去詮次未稱盡

善嗣後

喬直指重鋟于武林删繁正謬遂稱定本無幾

被祖龍之災不勝扼腕今梓于瑞陽以廣其傳

一集初名歇庵今更文簡公集以

國朝特重易名標著方冊如歐蘇集命名云

一先文簡片紙隻字並膾炙人口惟尺幅寒溫多

不屬稿所載特少海內

名公辱交往者幸勿吝擲示以便補入

一初刻以館課程式錯列無緒今一照諸名家集

排次之而以館課功臣傳艸別分卷第尚有

制艸未刻便干續入

一初刻類分二十卷今分定十二卷館課二卷功

臣傳一卷共計一十六卷行略祭文原非手筆

今悉删去以俟另梓

一余給諫

喬直指各有敘言爲斯集緣起

陸大參督學粵西選刻以訓多士

周海門

黃貞父兩先生傾心賞嘆

張按臺

楊司尊二大人極力闡揚皆借光以垂不朽者

至于較閱編摩詳訂訛舛合力共襄例當並志

一編較名公姓字

余瑤圃諱懋孳婺源人

喬古岡諱時敏上海人

楊培庵諱公翰溧水人

張芝亭諱汝懋山陰人

周海門諱汝登嵊縣人

商等軒諱周祚會稽人

黃貞父諱汝亨錢塘人

陸景鄴諱夢龍會稽人

謝宛委諱伯美上虞人

王雲萊諱應遴山陰人

弟安齡字霞止

夷齡字君夷

棠齡字季生

舜齡字君培

祖齡字筱祖

甥范繼濫字損之

姪崇道字路叔

履卓字巨標

履肇字遂初

男履平字無陂

姪孫景麟字伯陵

景鳳字仲儀

天啓丙寅孟冬姪履中刻于鈞陽道院

陶文簡公集目錄

第一卷

詩

第四卷
序

兵部右侍郎古林王公行狀
江西參政泰寧何公行狀
銅仁府知府媺初趙公行狀
廣西梧州府知府丁公行狀
寇岩來公行狀
先考行略
節婦王氏行略

傳

高給事傳

高內翰傳
徐文長傳
馮封君傳
亡兄德望傳
亡兄虞仲傳
節婦李氏嫂傳
秦節婦傳
樊節婦傳
余孩傳
鄭節婦傳
黃孺人傳
齊節婦傳
吳孺人傳

第八卷

墓志銘

大理寺少卿燕陽商公墓志銘
廣西都御史雲谷陶公暨配諸夫人墓志銘

山東右參議陽谷商公暨配裴恭人墓志銘
貴州參議繼山來公暨配周宜人墓志銘
湖廣參政瞥庵林公墓志銘
福建按察使青崖高公墓志銘
山東道御史允賢徐公墓志銘
四川道御史耐庵陳公墓志銘
晉府左長史重齋郭公墓志銘
行人王道安先生墓志銘
淮安府知府范養吾先生墓志銘

合州知州念山余公墓志銘
贈員外郎誠山徐公暨配墓銘

第九卷

墓志銘

贈主事芹泉馮公暨配封太安人墓志銘
贈知縣謙吾張公暨配墓志銘
龍灘汪君暨配墓志銘
秦臺劉君暨配墓志銘
曲靖府同知一川王公暨配墓志銘

鴻臚寺序班桐溪王公墓志銘
光祿寺署丞雅石徐公墓志銘
太倉判鄭公墓志銘
顧汝美孝廉墓志銘
程子力墓志銘
隱士金南湖墓志銘
韓仲子墓志銘
江陰馮公生志
內兄商仲文墓碣

德望兄暨配陳李二孺人墓志銘
趙母一品夫人尹氏墓志銘
周母黃太安人墓志銘
黃母范太夫人墓志銘
陳母韓淑人墓志銘

神道碑

陝西布政使拙齋蕭公神道碑

墓表

封司業肖巖傅公墓表

四川慶符知縣少南楢公墓表
孝義來公伯墓表
瀋陽衛經歷鞠渚余公墓表

祭文

祭許少傅座師
祭李卓吾先生
祭劉荊湖先生
祭董九所先生
祭寧闕友人文

第十卷

贊

箴

銘

題跋

引

辨

募疏

說

雜著

第十一卷

第十二卷
呈子

疏

書

復許敬庵
與何進士
與謝開美表兄
奉晉川先生
與某歙縣
與朱平涵年兄

第十二卷

書

上舅父商公

答馮清宇學憲
與友人
與徐魯原先生
與余少原直指
與湯霍林
與余山陰舜仲
答李大蘭
與何秦寧親家
與何越觀

與蔡虛臺
與我明弟
與幼美兄
與姜養沖大叅
奉吳本如憲長
答皖城門生
答倪雨田太守
答閩中某學憲
答李夢白公祖

答門生
答陶不退
答袁儀部
答耿常熟
答何士抑公祖
與董玄宰年兄
謝劉叅戎
答諸暨令
與蕭若拙廣文

陶文簡公集目錄終

詩

西施山房有序

余讀書西施山房有年矣今春落第復來[illegible]境逾適爲長歌以述之

西施乍入吳宮裏承恩日月飄羅綺忽見飛塵入舞
樓空悲霸業隨流水吳王宮中秋草生姑蘇臺上秋
風起臺上朝看麋鹿游五湖暮逐鴟夷舟溪閨那識
風濤險長波淼淼徒含愁 去年年不復春君耶蓋

殺采蓮人嬌歌妙舞知何處玉貌花顏已作塵可憐
東城一片石猶存西子千秋蹟幽谷陰森滿薜蘿哀
風蕭颯撼松柏山中落花人跡少山頭落日聞啼鳥
眼前不見越臺高誰人漫說吳宮沼碧波千頃春溶
溶嵌崎石磴蒼苔封東鄰野人不解事草間指點尋
芳蹤風流太守擅丘壑分金宴客恣歡樂孤亭結構
山之阿翠竹參差護虛閣揭來[illegible]林[illegible]坐久吞
陰散城郭壁上題詩雲滿堂花前把酒月將落五月
六月全無暑滿池荷花嬌欲語[illegible]斜陽何
似當年浣沙女涼夜香飄桂樹秋洞門深鎖青松幽
主人已往賓客散浮雲流水長悠悠漢庭廷尉休官
早拂衣自愛林泉好辯逕新從綠野開謝公未許青
山老青山十里帶澄湖縱飲我亦高陽徒今年上書
不得意黃埃赤日悲長途歸來山中但高枕秋風況
復饒蓴鱸四野一望俱平蕪竹間鳴鳥遙相呼謂我
不飲歲月徂夕陽渺渺長烟孤廚中酒熟何勞沽且
復花前傾百壺昔年歌舞安歸乎何須更論越與吳
但得山中十日飲絕勝東帶趨皇都

悲哉行爲丁亥秋七月大風作

天公馮怒海若驚颶風飜海天爲傾豐隆介馳雨師
走蛟龍疾鬪紛縱橫稽山秦嶺欲搖蕩萬竅狂呼一
何壯崩騰耳底聽驚雷怳忽城頭舞飛浪勢壓千林
盡仆偃倒捲大木青天上已拔我木已發我屋無害
我稼我稼且熟去年百錢米一斛今年不收食無粥
君不見關中赤地幾千里黃埃蔽天無尺水草木已
盡將奈何白晝殺人屠其子入口未嚥摧心肝不然
俱餓徒爲爾亦知食盡終相隨且復須臾少無虎野

吳吞聲那可聞長吏肺肝似鐵石北人累畢南莊面
近聞燕趙多如此南人今年少日晒九湖水漫三吳
平林下蛙鳴食懸釜用畊水底無人耕秋風高原絕
禾黍扣門已是求輸徵堂上官人猛如虎健卒大叫
面目獰答言饑餓已數日租稅欲辦將安營皇天降
災虐吏助四方何所堪聊生悲哉秋風無太惡孤館
悽憂坐蕭索

猛虎行 有序

歲戊子大饑復多虎患余之山中人有談虎者為

賦猛虎行志刺也

問爾何事山中行採薇斸蕨以作炎道有猛虎相逢
迎人立向人鋸為齒料虎之頭虎骨肉枯槁饑
欲死爾復搏我吸甘髓青林月黑子規叫陰聲風生
山鬼嘯猛虎撼地吼若雷山中之人朋為宋皮髮委
地腸掛樹上帝闕之帝應怒九關迢遞不可度我欲
往訴虎當路安得九石之弧萬鈞弩為君射殺南山
虎

雪樵為寄叔護賦

綠陰窗外漸看勻葉底題詩綠筆新情得秋來未搖
落知君句裏總陽春

其二

風迴長袖自郎當斜倚幽齋怨夕陽莫道柔枝能帶
雪羅衣偏稱玉為妝

其三

自將春色上窗紗一樹亭亭戀歲華忽報齋前飛雪
後朝來添得滿枝花

除夕

風塵雙鬢滯天涯遠客傷心度歲華歸到故園春色
裏猶憐作客傍他家

偶述先兄虞仲遺跡悲不自勝因憶別後寄詩
有青山病色之句漫賦八絕

新詩裁罷寄燕關馬上開緘慘客顏悵望中原餘涕
淚忍將病色問青山

其二

離顏病色總堪憐一去尊前路幾千當日已愁京洛
遠誰知頓隔九重泉

其三

曾擬凌雲賦遠遊泉臺寂寞迴千秋幼輿不是風塵
客早向松間占一丘

其四

生平五嶽向禽期爐內金丹信息遲何事一遊蝴蝶
夢翻令人廢鶺鴒詩

其五

謁帝乘雲何日回道逢子晉自仙才緱山白鶴時時
度應是吹笙月下來

其六

白門衰柳別離初傳道平安却又虛此際不堪腸欲
斷篝燈寒夜檢遺書

其七

陸家兄弟舊齊名二十登壇說士衡誰道華亭今夜
鶴獨聽清唳下三更

其八

強思往事猶堪記欲寫還休恨轉增忽憶當初宜舍
冷半窗斜月共殘燈

六陵懷古

宋陵風露入新秋松柏蕭蕭萬壑愁憶昔天悲鑄
禹只今何地問藏舟百年戎馬驅南國盡日狐狸嘯
古丘二帝寢園尤寂寞黃沙白草不堪求

其二

前朝遺恨荒村裏今古傷心越嶠青亂後乾坤銷王
氣夜深風雨泣山靈三泉白日衣冠冷八月寒蟬草
木零當代有誰憐國士布衣林下老傳經

其三

傳經閉戶沈冥久忽漫悲時意氣深陵隴憑誰收白
骨傾家結客散黃金松楸盡濕孤臣淚日月長懸異
代心節俠似君能有幾冬青花老一沾襟

招開美

孤亭高倚越王臺木落山空萬壑哀歸鳥自隨殘照
隱寒花猶借小春開碧漾水波供把釣翠搖竹影入
銜杯知君不淺登臨意東閣何宜鼓棹來

戲為贈內詩二首中多隱語不足為人解也

杜德閨中秀於陵仲子妻相在[illegible]隱人愚溪

妝鏡窺心靜疎眉映月低別離吾有淚兩豈歎鷄栖

其二

眞性良可見同心慰好逑何年憐別姊終日對浮鷗渾沌中央帝無懷上古游還堪共薦史明月鳳凰樓

開美以山房四絶投贈作此報之

隱迹山中好幽情物外看江湖拚縱酒烟雨一憑闌巳欲盟鷗鳥猶堪老鶡冠誰人傳白雪五夜客齋寒

插菊

寒香郊外滿插向竹邊斜看罷能無酒移來尚有花

餐應憐楚客貧合傍陶家采采東籬繞猶堪把露華

送商叔蘐朱叔懋應試之秣陵

仗劍他鄉意彈別故友情秋風待行客落日事孤征尊酒遠相命寸心言未傾思君似流水寄向石頭城

山房走筆招開美

獨立高齋數鳴孥杖藜無處不斜曛君能乘興頻來往同向峯頭插白雲

揚州懷開美

秣陵東上又扁舟兩地茫茫烟水愁此夜雪消江樹瞑可能無夢到揚州

淮陰侯祠

惆悵臨祠宇空悲千載寃登壇酬國士進食感王孫契合心堪委功多罪不原平生蕭相國成敗可重論

其二

社稷歸長劍君王問筵書那堪百戰後得罪片言餘楚甸淸淮遠靈祠落月虛悠悠今古恨瞻拜意躊躇

夜泊桃源

迢遞憐行役其如客思何孤雲將短棹十月渡黃河

水泊兼鷗宿霜淸聽鴈過更堪寒夜盡欹枕曙鐘多

呂梁

長河千古在絶險此猶傳逆勢連飛沫懸流歷大川魚龍應避地舟楫詎從天今昔安危異揚帆漫進船

燕子樓

高樓古城畔望斷長安道樓前舊行跡何事生荒草節使朝天不復回舞衣歌管掩塵灰多情惟見樓中燕依舊年年社日來

過沛縣高帝廟

路經舊沛山川古龍起中原戰鬬多一代雄圖開赤帝千秋遺廟傍黄河雲歸尚識負人氣風起猶傳猛士歌寃鬼來游長此地漢宫秋色近如何

次沙河

望望日將夕行行路轉賒亂流寒渡馬淺樹靜棲鴉隔岸催漁艇尋村起酒家客身何所寄愁思正無涯

新城曉發有序

戊子仲冬望前一日自新城發時東方動色矣忽大晦以為月初落耳俄而遠近皎然頭鬢衣帶草

馬無不變白者夾道古柳萬株垂垂映發若玉樹林枝上厚者至盈寸適知是霧氣所結土人云時有之余創見奇甚馬上大叫遂為長歌以志歲月

仲冬望前日將出照見行客光熹微忽有重陰接長夜俄驚積素分朝輝草間沙際看漸厚拱而銳頭無不有吾家兄弟皆白眉三十少年成皓首道傍一帶猶絕奇亂綴明珠白玉枝寒林倏然翩翩蝶說是江南二月時欲墮不墮縈樹底滿路飛花風不起龍寒領霧濛濛發滿院梨花帶微月向人[illegible]不覺寒侵

三[illegible]時指馬鞍縱然霧盡青山出猶作長途雪裏看

旅次憶越中舊居

妻坐雲歸後開窗月上初春衫裁越布曉食飽淡魚白鶴儔人箭玄夷使者書故鄉真可樂不是愛蓴鱸

其二

落日若耶路晴波映遠空經過獨漁父來往信樵風避世菰蒲裏忘機魚鳥中何因競微祿蹤跡困途窮

途中雜詠

曉星

五夜色何燦東方如有期獨臨殘月上每傍曙鐘遲

送曉催寒日流光只暫時旅途貪早發策馬一相隨

朝雲

一賦高唐後猶看似夢間含霞添曉色出海見青山與跡俱無定同心長自閒思親雙眼在南望阻鄉關

征鴈

幾陣見還没一聲堪斷腸迢迢思遼塞渺渺下斜陽北地風霜苦南征道路長傳書到何日鄉國正茫茫

棲鳥

倚岸依林樹迷洲宿戍侵孤棲擇自枝暝色向人愁
月落驚難定寒多啼未休南枝殊可戀飄泊欲誰投

途中雜詩

逆旅解逢迎傳餐事遠征三年懷壁在萬里負書行
柳憶經時別花傷異國情辛勤作遊子潦倒見儒生

其二

驅馬遊京國思家動越吟短蔡時有夢孤劍自知心
驛樹寒烟晚宮橋流水深羈棲有朋好聊足慰離襟

其三

一騎風塵裏千山縣郭東畏途逢落日別思對飛鴻
仗策心逾遠談詩氣稍雄驅馳丈夫事不必恨飄蓬

其四

籍籍多才俊招延聖主心獻書非十上賜已重千金
謀國杞人意感時梁父吟開居雖所好豈敢滯中林

又途中雜詩

風塵忽換着鬢寒色偏凌紫貂上馬踏一村月迎霜
度獨板橋

其二

遠客容顏千里歸書涕淚一緘莫問離家久近請看
來日征衫

其三

取次殘星盡落逡巡寒日初昇欲識曉來霜露短鬚
忽墮清冰

其四

忽憶家鄉舊隱竹窗日午高眠看山暫移艇展乘月
一上漁船

其五

風急暮天殘雪鳥啼遠戍平原濁酒先投草市嚴寒
不到清尊

道上微雪

馬首弄霏微寒多只暫飛疎花遙綴樹落絮未霑衣
月下色猶淺風前吹更稀唯應湖水上粧點釣魚磯

其二

客子逐車輪相憐一水濱凍雲闗野色細雪雜征塵
歷亂看愁思飄搖似北方前村聊息馬禁入酒杯頻

遇雪憶越中舊游

惆悵山陰道經久有雪留霽看千嶂曉寒帶一江流
野客眠深巷漁人聚遠洲每當清興發中夜問扁舟

其二

故國諸同好長逢雪裡來為憐朝霽後兼有早梅開
小出携茶鼎旋烹試瓦杯只今懷舊侶遙道思悠哉

古柳詩

古道兩傍夾官柳萬樹千行種來久風披雨溜皮節
脫漬蘚封苔鱗甲厚奇姿翻訝出摧剝生意偏能發
枯朽豐腰擁腫足疣贅竅穴玲瓏呈鼻口昂藏外幹

老更雄歷落中空奚不受幽龕一窩有結構處室四
通多戶牖蜉陽半死未足奇櫟社全生亦何有百年
古物只神祇元氣雕鏤豈云偶霹靂繞空電光掣鬼
斧建鞭共馳走蛟龍躍去蛻皮掛爪角鬚髯互先後
至今狐兎不敢傍窟宅似有精靈守野火飛燐倏往
來驚飆怒礫長嘯吼結根自憐已得地斤斧不脫樵
人手不將輪囷美容儲只藉支離保年壽蒼松老檜
早期約歲寒肯為冰霜負

到京懷開美

遂仙闕五雲新宮柳垂垂萬樹春今日便携燕市
醉不知誰是和歌人

扈遊圖題辭有序

十五年戊子秋九月工部臣謹上言伏惟　陛下
膺萬年曆以典章令臣等營作壽宮役且竣惟
陛下幸親臨閱之敢頓首請十三日　上偕中宮
駕如大峪山羣臣扈蹕如制既至　詔止諸司不
得盡從入凡以職事貴近從而入者少師大學士
以下十三人於是援玄宮循明樓登寶城時天日

晶朗晴色與山紅紫氣相薄映發蔥鬱甚　上騁
覽指畫左右問色愉愉然既降至幕從官再拜賀
有　詔勞苦賜尚膳監所進酒食於時太僕常公
以為工科都給事中實與焉嘗謂其門人陶望齡
曰自吾以章牘事　上得稱近臣六七年然而密
邇　天子光寵被恩數異甚在茲日不可無紀而
適有為公圖之者望齡為記其端系以詩焉
皇之出遊陵邑紛總總萬靈集鏗華鐘精雲旂道修
直皇人馳皇之馬崇巖下戒屬車止從者於六聖

軒游今倍之維厥佑歷玄宮晉明樓紫蹕羅光沉浮
騎天行循地縣乾化物皇情懌喚齊侯諸秦後皇之
車降自幕峯臣辟康以樂頌無疆揚景鑠皇之壽天
同久公皤皤在王右歌此圖傳無朽

送范檢討册封使道歸蜀

聞說秦城百二關提封鶉首舊河山親栽帝子青桐
葉暫解仙曹玉笱班隴首看雲邊月近江干負弩使
星還知君定有淮王術綠酒筵頭舞袖斑

輓田鍾台先生

鍾台先生既卧病乞身去行有日矣望齡浮問疾
至榻前先生命各製詩贈行日及吾眼在與俩諸
之詩未成而逝焉惋痛悲怛何可復遑以成命故
綴之後方附古嵩里薤露之義情見乎詞

碩德中朝今已矣高風前古似曾聞懸止晴[illegible]松千
尺碧海秋空鶴不羣[illegible]日門庭清似水蠹年詞賦欲
凌雲倘除總帳空歎冷獨向[illegible]檢[illegible]文

其一

一輓[illegible]

吳膺容到門看已稀雨後片帆天際黑江[illegible]
中歸靈均弟子誰堪賦纔讀招魂淚滿衣

其三

惆悵難忘舊日知素車丹旐去遲遲從前只謂[illegible]生
別榻畔猶聞覓贈詩薤露幾人空製曲春風一惻附
淚期酬恩不負延陵劍欲掛寒峯何處枝

其四

雲樹千重薊北天鄉心誰為二親傳那堪垂老迎歸
櫬轉向還孤慰暮年舊德自應存太史　皇恩今已

到新阡徘徊却羨雙飛鶴得弔先生宿草邊

酬陳玉叔廷尉見寄之作 代

青雲幾載共飛翻綠酒寒樽可重論南國舊憐詩草
秀漢廷今見法星尊自緣談笑知驚座未向交游歎
署門知爾尚高湖海氣畫熊問俗向中原

其二

意氣如君信慨慷棲遲吾自媿班行但循白髮心堪
短為問滄江計已長五嶽襟期應未改三山風雨正
相望秋卿署裏多秋興莫歎飄零滯一方

送蔣吉士傳養

薊門逆雨雪相逆轉依然客思[illegible]

偏錦衣看獨舞白首散華筵儒過西陂口[illegible]晚

傳

其二

薄祿猶堪養應憐萬里情歸程及春草壽酒薦金莖

閉戶書當滿閒居賦蚤成縱然三徑裏不是學元卿

送潘教授之明州

傳經來越地捧檄去都門手祿功名薄諸生禮數尊

潮生江色動日落海雲屯會見南溟裏扶搖起化鯤

其二

若到山陰道憑君問故鄉秋帆移石影曉鏡散湖光

蜃氣浮行館龍宮接講堂溪山多古蹟一探石函藏

送祝心吾之官沐京祝有禁方許以藥酒見惠

送前下句

仙吏風流草檄才征軺遙指洛城隈[illegible]時參佐高戎

幕暇日賓朋上吹臺嵩嶺雲浮闕[illegible]河月上好

斷杯應憐病客金門裏乞得還丹[illegible]

送潛山尉

黃綬青驪吳楚間官程垂柳鳥關關溪流似帶九江

水塔影猶傳三祖山麥隴涼深逢雉乳花臺春靜對

琴閒明時莫歎功名薄仙尉風流豈易攀

送單監正之遼東

馬曹寧散地夫君實名流都門四月雜花滿春色隨

君到營州漢武皇帝重龍種武師將軍新貴寵大宛

城居騾子竭天閑萬匹烟雲擁材官抛鞚掣電馳健

兒快馬真相宜陰山草長絕胡虜一騎不敢東南窺

自是承平少邊事儒生慣說和戎利黃花鎮頭市吏

來大會賜錦閼氏醉胡馬絡繹胡兒牽毛縮筋枯四

足穿豈無輕紈與繡段棄如束草寧論錢聞道遼陽

戰勝歸青驪白兔其騑騑桃花照夜連營色苜蓿高

秋萬騎肥莫歎天涯薄宦難衙齋寂歷走奚官城頭

牘有醫閭色任爾朝朝拄笏看

題川嶽生神冊并序

川嶽生神冊者學諭同館生焦竑等壽其師顧陽

先生原本所生發辭於山川繇而歌之者也於鈴

敬書其端曰昔歙之大儒元晦氏既徙居閩猶懷
故里致意於紫陽之堂蓋新安山水名勝處也古
之賢者思歸而未能猶寄詠焉先生其老於是村
大柄歸擅其巖壑視元晦所得何如哉嶺猶挺公
所自稱遠附於箕潁豈新安山川蔚爲清刻者猶
未足當公意耶何意尚之遊乎夫洪名盛業大敵
乎天壤山水於天壤間直微塵弱縷耳其細與巨
知其不相及也而庸知天壤之不爲塵縷與銖銖
焉較名譽之多寡爭功業之弘纖於一塵一縷之

間不爲塵縷之尤者乎潁水之陽廬阜峩巇而唐
虞不與易斯固先生所爲自托以遊世者耶或者
以出隱士先生身元宰之隆寄而託濮上之餘稱
謂爲非類而是烏知大道哉得其道則承明著作
之庭中書政事之府練之水新安之江大部之都
雲巖之巔無非潁者堯由之同異未暇辨也大物
皆有既也崇者必夷淵者必陵猶有道者未嘗成
未嘗毀二三子歸遲以川阜視公無適乎不知之
域以言無窮之原乎雖然企出者托於相忘後世

有企先生者猶將於新安焉而況其門人乎兼得
伊人生芻空谷思其人猶及其物況江山之奇勝
哉是關也繪事五幀詩二十五章作者十有九人
而望齡分賦得齊雲山其詞曰
齊雲高高齊雲香鑪矗天天炯熅鑪煙作雲紅如縷
中有雷霆挾風雨須臾倒翻滄海濤九土盡沃三農
驕連陰忽捲晴堆絮天宇虛寥片雲任功成用斂意
更閒翩然乘風還歸山茲山自古多靈跡貝闕琳宮
儼相向兩色長飛玉洞泉日華正掛天門榜門外石

楠千歲樹疑有仙人煉丹處至今碧礀昔蒲根猶見
紅泉雜花注先生拂衣雲與還蒼髯素領青松間金
丹駐年色炯炯鐵杖入手聲珊珊松醪釀兮松花飽
聖代寧容乞身早把釣難忘渭水旨停驂欲訪空同
道雲去雲來豈有心山靈應許住山深請看五老峰
頭石膚寸仍含四海霖

讀白樂天詩

嘗聞樂天言依依姓陶人況我姚氏同流風殊未湮
譜系雖尨厝頗附[illegible]予齡長孤介知足嘗少營

朝暮無餘資祝公猶未貧一命詎爲貴比公誠爲榮
身既無羈束腰亦忘屈伸胡爲罷官來兩見田園春
雖無達士懷心亦寡緇磷栖遲楊柳宅來往蓮花僧
湖水繞屋流南山亦當楹何必若耶溪有與斜川游
我非公後裔公定我前身篇咏性多拙杯杓力不任
唯應詩與酒兩者媿先生

耳鳴

我身久危脆生與疾病并二十方少壯一耳常年鳴
吞藥謁醫師已之而未能靜聽忽自哂宜愛何緣憎

寒谿月泉瀉古磵松風聲秋蟬既縷縷玉磬時泠泠
近聞江濤喧幽得廣樂清蕭遠天有籟虛無谷誠神
昔聞晁夫子中歲求長生冥然發奇響自謂通仙靈
著書良已誇一一爲強名彼以靜境遇我從多病侵
是身如空虛浮幻之所成外塵尚云妄此響寧是眞
或誇或以嘆妄計起迷情病久心境閒庵居漸如僧
一悟聞思理良哉觀世音

贈劉布衣

聞君少年愛禪寂身着袈裟手持錫聞君中歲返鄉
里束髮歲冠畜妻子如君形迹那得寬俗眼相看浪
嗔訝世人莫喜且莫嗔曩時是俗今是僧蹉跎尚有
迷方士乞與光明無盡燈

戲題

太常妻黃門妾我欲向君君不恢傅大士龎行婆今
君從我君如何道人亦有閒儔侶智度慈悲同法喜
却笑多情是老逋梅鶴相邀作妻子

題窗

眼倦垂簾非習定頭慵着枕便成眠一念未停殘夢

醒休將嬾惰喚安禪

其二

病中佞佛君休笑佛是人天大藥王欲覓方書傳像
教却如卜肆挂羲皇

其三

杜預勳名班掾文勒石磨崖意何已道人得句信手
題一任南風打窗紙

其四

兀兀蕭齋半室閒閒[illegible]只對隔湖山從今[illegible]覺無心

沽脣便號飲中仙洗腹仍誇醉裏禪信脚逍遥出門
去杖頭不挂一文錢

題集慶寺僧卷有序

冬日同謝闓美董揆仲李文學王周二上舍宿集
慶寺僧舍座上二僧俱善飲而揆仲方持齋寫法
華經余戲之曰有飲酒沙門則有持齋居士因大
笑次日寺僧持卷強索余詩因次其語爲解嘲云
爾

名飲推闍黎持齋復誰氏手寫蓮華經兀兀者居士

身住蓮花社攢眉者釋子梵書挂孔壁翻將貝葉紙
淨土與醉鄉相去不盈咫應多混俗禪亦遇逃禪友
有士處其間無是無非是終年念經論半字不到爲
終日在塵囂中懷了無事腹同無礙釜身是空虛尒
鷄豬逢著喫蔬食飽而已闍黎悟得否是即無生理
非則償債去我墮泥犂罪

雲巖有序

萬曆癸巳十月十一日夜坐雲巖天稍上雲色滃
翳四顧蒼然悵不見月偶述四絕時同遊者謝闓
美汪見岑淯道士吳雲從

中夜披衣聊出戶無數山雲掛庭樹忽然[illegible]片飛不
還已作峰前一溪雨

其二

雲巖道士巢居者露坐巖頭念都捨雲[illegible]礙千萬
重疑有星河在階下

其三

丹壑蒼崕處處鐘夜深天畔有孤節寒燈一點松龕
裏照見雲間五老峰

其四

一入天門路更幽每從林杪見溪流白雲坐斷人間
世猶有溪聲到上頭

題許老師冊有序

吾師少傅公之歸也望齡已得告返越故[illegible]之
言無與爲癸巳冬十月自越詣新都[illegible]即於
高陽里出是冊示之且曰予不可無一[illegible]命敢
述四言贊諸紙[illegible]懷領德見于詞矣

昔聞採芝叟乃是商山皓姓名既隱淪[illegible]一[illegible]

一朝振衣起浸滸亦以保有美伊昔侍紫闥黃扉老
抗疏悟聖君拂衣豈云早耕鑿黃山巔希聲神之草
語默若殊塗成功則同道千年鴻鵠歌呻呻傷人抱

其二

煌煌日方晨冠蓋傾西都祖帳連雲浮群公餞東疏
覩者嗟歎歎息賢大夫令辭紛紜投組落皆明珠
朝解丞相章蔚服還其初角巾曳烏藤蹁躚返長徂
歸來卧雲烟門庭亦荒蕪揮金會田舍寧復知其餘
遺世道彌尊憂時意難舒有時杯酒間涕下紛連如

廼知社稷臣出處何嘗殊

其三

前庭樹松栢後圃羅桃李蘿葛生其間芳蕪雜爲理
伊余信蒙昧蒭齡遘災海一遇偶粃先于余愧愧始
黽勉造時彥審力知所止把木東澗田寄徜徊江涘
上甦昭明代中念酬知己竟夕兔履遲分攬衣起
虛頑竟成累貞直聊可恃朱絲白玉圭持以報君子

其四

天道高已違物情良可知寘心與元化萬狀居然齊

我公炳明哲大方挺清標豈其寥廓中亦任鴟鷂飛
龍屠一以忘讒讒何足疑況公進退間所得誠不貲
進當班皐夔退則傲由夷莊生亦有言憂樂固有時
壯年勞經營逸老庶在茲大賢懷永圖小人愛其私
願公多愷樂保此黃髮期

病士擬陶七章

是身如浮雲此病復何似誰能達其解毗耶老居士
一牀卧寥寂牀外所餘幾蓮花三萬座崚嶒室中起
病翁已疲茶神通竟如此誰云不二談而當涉唇齒

其二

有物強名身執持仍日手拳指既異理運拳號爲肘
謂此異草木云胡左生柳萬物隨化遷吾化亦何有
一杯苟可持聊以煩吾右

其三

神龜允刳灼千歲猶嗟夭犬馬齒幾何亦復名爲老
天老既無定吾衰詎云早園槿與朝花榮華豈不好
苟其盡天年自足稱壽考

其四

古人言與善天道悠悠者悲哉顏氏子髮白毋[illegible]焉
東陵跖何人老死牖下壽天儻云齊同路[illegible]亦假

其五

靖節昔貧窶瘵疾忽見嬰衣食已難周藥餌安能營
貧病士所難况復二者并超超濁酒尊汎汎秋籬英
有時抱孤歎所歎者長醒道勝既常足性拙亦常寧
翻憂壯者勞而謂富者貧形神發苦言喜懼要難平

其六

白公老病風悲歌強爲歡駱嘶巳辛酸柳枝辭獨難

樹倒藤萎蝶去花當殘四緣會有歸外物奚足嘆
竺國古先生於何示無還

其七

衡紀互淹泊荏苒及三紀會問幾人疾會弔幾人死
問弔行相及往復乃恒理疾或苦沉迷死即悠然矣
苦短樂更多無憂且懽喜

襍言

貧兒夢得金歡喜未曾有不知是虛假妄計成富厚
經營貲籌[illegible]亦復分其餘酤酒聊爲壽

醺酣暢平昔歌笑一開口中觴念所經營慮紛前後
覺來擁絮眠敗絮腥窗牖忽悟夢中非悔不多酤酒

懷昭素年兄近體四章

良會不可値我行何所之疾如臨老別愁問隔年期
露落開帆重天寒去雁遲殷勤驛樓月得似漢京時

其二

秋月色偏苦黃花影亦寒一尊花月底相對別離難
酒罷月剛墜客行花巳殘年年花發處不忍月中看

其三

爲别竟草草出門千里途懷人冬月末失侶衆中孤
草合楊雄宅雲凌賀監湖從來幽隱地知有鴈書無

其四

嚴霜淨輕籜寂寞但空林杯酒天涯夢孤舟歲暮心
情多憎道淺別苦恨交深何處思消息幽亭山水音

懷伯修先生近體四章

王署論交地黃金講法臺客中花[illegible]何外[illegible]如[illegible]
赤水撥珠罷春池拾礫回[illegible]絕比窗梅

其二

楚越應非異無何其一鄉逢迎童僕慣坐起主賓忘
劇語驚河漢悲歌託鳳凰知音君敢附木詠接輿狂

其三

清晨孤磬發獨自禮迦文日暮閒開帙侵雲轉憶君
難忘御街月無定越山雲泯默知何寄津頭坐夕曛

其四

客行常念返車馬亦生光此去懷京國翻如別故鄉
狂誰憐浪士病已失醫王烟水西湖曲扁舟意莫忘

憶同遊

憶君同遊時怗我多歡興不飲常酕醄無愁但歌詠
看山並騎出坐月達朝病儼閣屢延矚風泉每傾聽
淡談既舍筏餘勇猶超乘恃予如蛩蛩顧余同命命
獄多苦離促別酒澆鞭鐙雲跡本來浮烟波渺難定
羈懷成緬邈冰雪嚴冬令敘歷語誰宣幽憂日長磴
有如嗜飲客久值瓶罍罄霜侵狐貉衣日落長河暎
沙禽對愁坐哀鴻叫相應寄居事多違獨往心難競
浩蕩平生愁俱來此時併

其二

日出何紛紛車馬長安道伊余獨愚懶與俗成違異
閉門每終日欲出愁無事虛房掛巾拂寂寂如僧寺
所欽塵外友共此閒中意坐久移昏旦茶餘散人吏
清賞襟詠謔濠禪共遊戲娟娟涼月華耿耿春燈穗
寡言與方洽滿酌何辭醉主人云已疲去矣吾當睡
豈惟肝膽徹手足都自恣至樂難名言真談無意義
鷹鷂脫絆紲馬逸解銜轡偃僂變昂藏衰遲返童稚
當歡已念別嗟彼日月駛鷁首渡清淮雲帆指吳會
良遊風雨散既往何時值恍如鈞天樂夢想徒能記

襟期未乖隔一水非迢遞殷勤咫尺書好倩雙魚寄

初返越

靜與山僧住歸逢道士迎枕樓花底飯布襪樹邊行
隱矣文何用蕭然病亦輕自知閒未慣擬出課春耕

歸田

支離病骨久無堪退院歸來亦住菴過歲農田逢九
九在家道侶恰三三薇蕨饌美貧應慣蒲褐春聊愛
自耳多少鵷鸞滿天比只應鵬翎附圖南

袁伯修見寄效荒志詩八章擬作

腐爛光明螢火細酸習氣醃雞妍醜移兒覓窄是非

帽子高低

其二

水上蹋車徹兩屋底推磨生盲終日腳忙腳亂那得

半里塗程

其三

夢中捏緊拳頭捉得生獰一兕狂呼大叫傍人捽着

自家雙耳

其四

老鼠相語穴口笑殺飛空蝙蝠饒爾徒翅捎雲不及

倉中有穀

其五

竺一文儒典道經混說是非非非是都將付與村丁還他

黑字白紙

其六

泥饅頭裏肉餡四板湯中滲頭奸趁庖人未到權時

抹粉搽油

其七

莫笑蜉蝣暮死就中定有彭殤幾代幾消一局神仙

未是年長

其八

負心莫訝他人孤恩最是吾身日奉千金供養償伊

一掬灰塵

戲題扇

落紙已成費何堪破練裙自逢修禊帖紙誦永和文

腕似欲無骨字都論有筋片毛應不值敢望白鵝羣

題水亭圖有序

南京春官尚書宅在柳樹灣池館清迥余與繼源讀書其中時嘗見此圖別後二十年始會於北都繼源復出此求題追記舊游宛宛在目人事變從悵然而悲會予復告歸又二年丁酉始書此寄呈繼源於南京崔顥題詩在上頭莫訝荒謬難出手也

昔年夢墮鍾山下古卯成衙歷官舍水檻臨池竹亞墻共君杯酒燒燈夜借持此圖臨檻前水亭水檻都依然眞景如昔眞畫展圖折笋欲道一色天生絹尺五

卷成束燈罷燈花有不足妙畫有神神恍忽吹燈走
入圖中宿一別廿載逢燕都一頂紗巾尚未除重為
披圖向燈下可惜圖在風景殊昔我兄弟皆少小君
纔有髭似寒草人言絹力苦不長墨色翻如昔年好
却憶孤雲鎮東事妙手相遭偏得意亭館涼潑墨瀋
濃略寫清幽記殘醉我無手筆比孤雲難把煙光寄
贈君柳樹灣頭君憶取秋風好為悵離羣

題黃珪淵明行樂圖

物色都易工高情苦難繪雲心與水趣豈在影象內

又如墨此君不受葭莩態淵明曠世姿飄若鸞鶴翩
貌者徒如山斯意焉能會一塵入點綴寫鶴作雞類
黃珪好筆仗畫史舊名輩二尺柴桑圖居然上追代
墟柳互疎謝村煙蓮明昧竹策送緩步山童候歸未
潑衆一何遥桂眼孤雲外宗氏有聞孫伊予亦知退
安得黃生手寫眞茆堂背高詠貧士篇焚香與之對

擬陶二首

一身未易營衣食常相關詎知志士懷可以忘饑寒
腰腹為仇讐安能兩無患行當直躬歸而暇憂朝餐
饑來特見驅叩門撥容顏厲也憐王侯行乞良勝官
一飽意更舒況復酒可歡

其二

淵明十數傳後有水仙子吳越居匪遥吾姓儻因是
不然千載餘那得心情似世俗貴纓冕先貧後所恥
何意姓陶人爭附柴桑里陶峴居崑山栗里之後人號水仙

贈聶鍊師

月滿藥苗肥花開梅子實中有天地春靈詮傳秘密
珊瑚寶色綻黍米珠光溢入口如醉酣熏然醉毛髮

仙翁道自勝緒乃挾茲術辟彼方瞳公本草聊濟物
燕都有皤髯弱弄嘗繞膝始知蔓草年豈測陵松日
嗟予抱空疎衆病爭宅窟瘦骨劇剸刃貧官徒把筆
尺綆百丈泉吻渴無由繘感君敦道素至寶非所惜
傾囊十顆珠不待予詞畢嫩色眞徑紅生香想蘭茁
至陽一照曜陰沴忽如失何以喻太和微微汗花發
別來枯槁腸尚憶羊乳滑[illegible]拂[illegible]時味或當出

贈天目僧少年嘗選爲兵與[illegible]傷僧

少林有横枝幾得到天目[illegible]虎徒薪樹

等身一白棒仰衝天吳肉至今八十七枯根出霜禿
示我刀痧瘢禪心久降伏忽逢說虎人猛氣不可縮
脫帽走中庭旋風撼空木

雨問答蘇寔道中作

遠山饒稚容追寵反成老蛾眉遮煙霧所得徒悴槁
譬彼淇濮遊縈手聚羣媼山行不見山對食嗟不飽
借問行雨兒咄哉底相惱雨言予何愚予勢豈云小
贈子松江綾百疋挂樹杪先以泰珠圓侑之吳帶縞
享子以廣樂鐃鼓互撞考自餘琴筑奏一一音繚繞

覩子水犀軍組練鬬輕矯騰裝百萬騎各各勢縈擾
眺遠諒微礙臨流得新巧含魚食熊蹯異味子須飽
慎勿惱雨行雨行亦自好

遊五泄六首 各有序

青口

從諸暨縣行五十里皆山中然勢散緩行者頗疲怠將至青口前有巖嶄然出雲閒客始見皆喜心踊欲起比至山忽轉宿截去路純若無蹊逕且行半里許溪澎然鳴兩溪迴環有門豁然而入如行委巷中矣兩山離立不數丈壁絕梯磴翁翁如欲闔行數十武輒一轉溪隨而縈之十數武輒一涉山是純石峰巒皆傾欹聳特各各取態或如廩囷或窪如堂或如案上果畠也疑初是一山將有神人斬其脊而中開耶石壁上躑躅盛開紅紫如繡不可采掇五泄山上有劉龍子墓龍子人而龍故詩云然

龍子爲龍時陽精洞丘谷神行物無礙推山如剖竹
青口當其塗長巒勢奔壓矗若萬羽林分行避黃屋

秪今苔蘚壁卽是羣山腹天空墮石罅雷輿斷雲足
晃斧一以劉神鞭驅不續躑躅花其巔聊舒遊者目

第五泄

五泄之名以瀑水勝然山徑固已奇絕矣入青口十里至五泄寺寺右緣溪崩嶢而上復折遂至瀑布所水懸可千尺石壁如削左右環擁映水益壯不知視匡廬鴈蕩何如也然聲勢震蕩口噤目旋神鬼失守亦雄偉奇特之觀題名於壁曰萬厯丁酉三月廿日公安袁宏道嶔方文僎山陰王贊化

會稽陶望齡奭齡同遊

白蜺飲壑一飲萬人鼓腥風歕涎沐下有神龍府傾崖两迴薄獼石佐尪怒十里骨立山洗濯無撮土逢源杳何處落地名第五客來泉亦喜舞作千谿雨赤脚雨中立衣沾翳厓樹廿年成始至重游在何許憑君鐵錐書一破蒼苔古

白龍井

五泄有二龍井黒龍井卽第五泄下石潭白龍井在寺南五六里許穿谷中而入大氐如青口道也

而兩壁加隘岩巒加巧溪加駛石門石囷石果罝皆具而加巨轉捐變換不可名狀稍進云已是寺前案山背似非人世之行客相顧恍然而已時日漸曛幽悄可畏不至龍井而還

招提萬山裏門與[illegible]對嘗聞白龍井窈出清溪外沿洄未覺遠忽[illegible]削出半壁仙屋淡迴峰洞門礙奇巒互傾[illegible]飛[illegible]各[illegible]懸厓松老將化石筍石來大磬谷藏土耕[illegible]生晚畏逕轉[illegible]已謂人境[illegible]支短策洗足[illegible]

但見玄髮垂安能[illegible]龔宦雲霧閒神仙宛焉在

第一泄

宋景濂記云諸泄惟第四級不可至或以綯圍腰縈巨杙俯而瞰其取道蓋從嶺上下耳僧言山下有細路緣厓可上則四泄皆可至也時方雨險滑不可置足褰裳從之從者多諫罷歸寺詰朝步上響鐵嶺從山腰得斜徑攀挽而行臨其顛望之四瀑皆宛宛可見夫巨廬鴈宕一級水耳猶得名況五泄耶

山雨無祟朝靑苔助巖險四泄安可求山僧只指點與來身命微危磴幾欲犯童僕進苦規同遊亦譏貶應㳂腾易憎計阻心竟欲勝事忽若吞清䁤夢如魘辰餐動歸策臨瞰勢巳儼蘿葛疲攀緣荊榛費誅斬跕石愁足跌蹲泥任衣渫下望五白龍遥遥競騰閃

紫閬

泄之水百仞五之意是天上落也從響鐵嶺而登至絕頂謂便當下乃忽見平疇長林𥝺竹蓊鬱溝塍組織水皆安流眘之卽墮而爲泄者地名紫閬

民居頗稠或至巨富四望綿然平遠亦更有仙峰
環之上山即富陽縣界予與客皆言兩縣疆勢高
下遽如此役不謂是山頂行十里忽復下走如一
二里始至地由此言之安知今所謂大地若非處
於孤峰絕頂乎

一瀑懸百仞五瀑方到地每緣嵐霧開略想峰頭翠
即此料泉源應從白雲墜攀藤漸躋陟屐息非能詰
誰謂孤峭中忽有桃源事雞犬散村落竹木成位置
連嶠溪女柔卓午樵人市向來五瀑布平流若溝隧
十里方下山人家在天際

玉京洞

從五泄至洞巖寺凡三十里洞在寺右始入如承
巷巷窮廼開闊如七間大廳堂過闊處即名一洞
如是者不測爲幾也未入時寺僧携席以從云穴
隘者至不得手行須首引其尻如蛇蚓狀以爲猶
耳洞中然十數炬猶暗炬火小如棗核不見光燄
隘處又苦烟塞觸眼鼻皆酸既至穴口數刺頭試
之畏烟竟不果隨寺僧與王生及僕輩二三人更
進數洞出爲言所以開昔有行脚僧曾擔糠渡入
者見大溪石橋而返頂上聞櫓聲當是錢塘江也

靈洞積陰晦火烈不得揚一炬纔照身有似秋螢光
神憂意多危羣容悄不狂相牽隧道窮呀尔開堂皇
石髓結還滴蝙蝠鳴且翔布席逼穴口投身引其吭
要當蛇蟥行恐逼蛟龍藏勇夫三四人老僧啓前行
還言所歷殊一一仙人房其下流清泉其上安橋梁
蹊嶺突高下尻背時低昂火燭黯欲盡窔奧安可量
嘗聞長老說有衲來何方折松爲明燈腰包裹餱糧
持呪禁妖怪表途留粃糠猛志忽地險渡揆遍靈鄉
頂上搖櫓聲依稀是錢塘與君凡境居安知仙路長

過釣臺用嚴子陵灘韻同袁中郎賦四首得二

富春一竿竹成都一張簾少微西南星兩應先生嚴
鑪天鑄戈鋌區區佐餘炎桐江鐵釣鉤敲出鹹鈐鈷
朝釣細鱗鱸暮釣闊口鮎鮎鱸自有儔豈與蛟龍兼
狂奴一何狂故人亦何嫌莫以龍之飛而笑魚之潛

其二

新安三日雨昨夜生新水欲上嚴公臺今此舟行駛

秋風吹草絲草弱椿無枝枯椿不生春樹倒絲當隨

其六

儒生慕升米朝餔大倉麼家生曠世士食麤不食陳手擘旃檀香忽能煮麒麟豈獨機用殊詩文亦失新不重奏岣古所貴瓶槃真谷風振林莽樹竅因之鳴莊生大鵬鳥惠子蚤與蝱

其七

少年學應舉偷出事冶遊徵名援爲繩脉脉如見抽三十沽寸祿斯意略已酬中遭疾病侵萬事都能休

況有良友朋兼之好林丘謂如鳥排空翻若魚中鈎沉憂來何方復抱曩者愁貪佛與貪名等爲貪所囚吾生朝露耳何當伸眉頭

又戲效來篇九言三言

作吏於館娃脂粉之城爲客於浣紗蛾眉之里宿幾夜嬌歌豔舞之山走三回濃抹淡粧之水色非色界酒肆與淫坊情無情間蒐惺而心蚝鴛鴦寺傳法秉教禪師歌姬院兎鑵爻柂乞子西施山是教歌舞處在郡城東二里

三言

有好友無名山妖冶姬圍中間有名山無好友盛饌餐不離酒二者併罕闕功花酒市囊金空闕功具少題目籠中禽鍛羽肉君之來四緣合葉乘風水歸開吳山濃越山淡雲爲屏風爲纜山山花日日春花時霧梅時晴二三月好天氣五七言有佳致隨地來無此懽懽無多別日難

陶文簡公集卷之一終

詩

覺鏡

髭鬚未長髮先皤覺鏡公然是一婆風柳容顏真易
滅秋蟬氣力苦無多細拋世界錙銖業大長勳名夢
裏柯豈有心情向朱紫便將金鑄擬如何

其二

三十七年聊把玩峻坂馳馬隻輪飛陶潛亦能知今
是梵志人歸歎昔非白骨觀成看世妄青山招隱與

心違金花一雨平湖滿且乞長竿守釣磯

其三

說法從人前馬留似猴良亦勝真猴牽絲刻木渾是
戲斷水殘山足夢遊溪漈旋添菱女棹霜痕欲上樵
奴湖此中綸笠真吾事爲寫漁裝著釣舟

其四

食肉生脊事有徵吾生物化豈無馬徇鄉嘗久枯同
竹葉交緇多瘦亦僧從血斷來餘業參衣祇擬盡只
未滌荒蕪田業闕何事已不南湖上釣菱

其五

平生勳業竟何如終老須成食字魚千石官階楊子
賦百城家貴李公書墨池筆飽朝耕後茗椀談酣晚
戰餘更有狂言客休許一毛端處貯空虛

其六

鏡裏容顏頗自知須知元賴即吾師詩籌詎免揶揄
笑顧影行遭罔兩疑薄相苦無蠶室婦貧身半屬債
家兒生來百醜醜明面可獨窮人盡是詩

其七

莫怪年時愛道裝姓名久已隸空王六時自禮蓮花
漏每日親拈印字香詩景天和邀客和衡門草長與
人長夜燈點罷仍朝梵靜業山中也覺忙

其八

春風濠上始觀鯈秋雨簷前又醉漏萬事總如僧剃
髮一生偏愛黍垂頭嶔崎歷落真堪笑寵辱升沉定
不憂試向唐生問身事騙牛蹋馬竟誰優

其九

季主誠賢術未奇子卿巧中亦吾欺豈如明月盤龍

鏡解照淸霜病頓袪蘿葛攀援秋欲斷雨龍蟄伏冷
稙宜可憐憔悴東陽守老病臨頭帶孔移

其十

頻年頗怪卜公戕隱几空堂我更癯槁木自合大簎
遠燕灰應覺地文妹兎毫錯落時札鼎彝凡從容坐
撮珠一東芭蕉莫輕覷巍巍丈六紫金軀

小園

滿窗煙翠鏡湖南隱士圖書海岳菴畫艇放教藏五
柳啼鶯頻與喚雙柑泥人山似當春睡中酒花仍白

晝酣巳神疎籬護芳草更添微徑撒三三

春悶

一春情緒似玄冬門掩芳菲眼欲甘西子湖濤近勘
逐賀公池負酒杯濃行隨蛛網縱橫織雨共蜂窠一
下春紫芥白鹽隨事有滿齋聊得此閒覹

寄懷袁伯修

北來爾澁似虎公十載交游伯仲中尺素依人分飛
飯一瓢偏逐笑拳空絕無兒女平生事不有帳依別
係同若憶西郊共攜手江南今巳楝花風

湖上新屋成向有山居之意故云然

東西坊本依城市大小山今有弟兄擬卜幽棲分箇
岑好憑竹閣聽泉聲倦同飛鳥投林急懶愛瓜牛戢
屋行湖上一椽聊爾爾扶犁惟與老農耕

得袁石浦書併枉新什志喜十四韻

失喜驚妻問江州遠信傳入懷珠滿把開紙舌生蓮
鬧處偸頻看幽時靜憶眠逢人隨口誦逐句費心箋
獨露當陽劍勤加最後鞭句新詩有眼琴古韻無絃
衆者官聯署同時客寓燕效顰徒竪指失利在空拳

射虎雄隨廣飛九富逐嫣鶩蹄虛蒴拂朽質謝雕鐫
離索竟誰訴蹉跎秪自憐法仍懸白白講巳罷玄玄
金鑄司倉佛舟懷郭泰仙顧因風力厚鍛翮會飛騫

讀華嚴合論

禪心端合一生休偶價眞堪萬死酬虛有身形似腰
鼓愧無手指發箜篌謾繙小本華嚴論爲送新凉葉
落秋頂髮欲斑除未得秖應枯瘦擬比丘

陳侍御西湖庄

名揚美爾一身收累詔新銜拜醉廎艇子維莊蓑蓮

樣吳兒殊有串珠喉慳澳畝遲花間馭晚翠朝煙水
上樓我亦清狂公記取十旬二度淨慈游

送詹生

了無經術只甘眠且免門人笑腹便隔歲豈堪論甚
曆廢琴端爲發新絃低頭我已推東野高足誰能似
鄭玄莫惜湖亭雙時語夜潮偏送上灘船

孟節婦 廿 蘆鄉

晦月失陽光死魄終不盡不如作雙星化石同時賞
青衫霜雪髮倏改如雲鬢剝縻春膽和辛勤爲兒忍

書燈照機杼心苦聲韻寄金風悲蟋蟀艸露弔蚯蚓
樹枯生意盡會看發芝菌何以況古人輒書宗也旬

題李髯雲峰圖

但寫雲峰意自閒不須重畫幼輿顏君便是雲君信
否不然何苦愛游山

西湖圖 李丹家西湖個

從來對景不挂畫此地本宜張此圖本若贈余山館
去好尋煙柳憶西湖

迎雨謠

江蘺背穿井苔死旱蓮開花仍結子 俗云旱蓮草生水病輒旱及結子始雨
水車啞啞龍脫骨夜半蹋穠老鴉尾山農叉手
眼出血心死向神土泥活廟祝村巫語嘶啊兩瓣筊
坏顛倒跌西村太尉東相公靈輿交戛鑼鼓雄走僵
驚老顛倪童布裙拖竹旂颭風神言天怒山鎖龍力
縣位下關難通零雲剩雨空虛中殿脚子孫異所翁
各爲乃子身相攻秋雨薄薄分牛春擴雷剝電相寇
賊神支鬼使雲間格畫馬騌騂汗流壁截分片雲如
裂帛屠牛烹豕謝神力釃酒沃田田亦濕

端午日無念師二詹生吳生同集齋中偶看坡
公汁字韻詩戲效韻五章末章呈似念公

吾聞嵇阮儔頹然嗜米汁呼酒如救焚五斗未曾濕
清言多妙理往往酣中得不知三閭公沉湘有底急
有如雲間鵠而視池中鴨覆載豈不宏愁人眼空窄
園芳延令節安石榴花赤林米黄菰蒲菖蒲兼酒白
酒爲濡吾唇花以華吾幘行從漁父歌一弔孤累泣
醒魂老更苦澆酒箴其缺今日良安會坐有千里客
願客醉勿醒醒後憂來集

其二

當暑思峨眉千年藏雪汁積冷冰齒牙一想枯喉濕欲往隔雲獄玄漿寧可得譬彼越人游不救溺者急況我困喧隘有似失水鴨氣濕地更潮雲低天欲黑賓去稍自便襪解脚暫赤既滌越窯青還尋雪芽白手煎不辭倦末用籠頭幘水火已應候快聽蒼蠅泣悠然起遐望青山到牆缺顧我有好顏貞成主與客疏箕復解事欹欹清風集

其三

榴嫣乍頳頳柳暗初流汁湖南去飯牛飯飽牛耳濕炎景困騰騰嘉賓來得得同欣節物換并歎流光急艾葉巧成虎泥香微吐鴨閒軒去屏障獨許庭花黑越酒苦醲醲落殘珊瑚赤家傳蘇氏方煩類吳中白豈徒側君弁歡賞行隨情連柑瀉春湖幾夜禮牀泣鉶羃幸未耻杯勺豈愁缺主人不自謀醞美貞爲客莫厭園蔬貧明朝肯來集（予家造貞一酒色味俱[illegible]佳）

其四

生平食字飽渴飲松煤汁共僻强韻詩思苦節木濕紛如舟競渡紅錦志先得勝事出危險好語生迫急每愛孟東野銅斗誇射鴨雖無壯士懷幽韻寫蒙黑飛情高鳥墮洗恨遊魴赤不獨吟者勞開歌已頭白伊余亦何事肩聳髮去幘胡不山中眠强效寒蟲泣靈均去我久風雅道漸缺我綠拜低頭誰是同增客何當喚韓孟去作城南集

其五

學道如凝狗銜枯苦茶汁悟道如涸魚吞陸徙㘅濕空虛無片段豈要論失得跡徑電猶遲鋒馳箭非急多言祗自困喧啾亂鵝鴨吝足走踆踆勞睛花黑黑吾師無寸鐵應敵雙拳赤摩壘大鼓幢權邪老韓白而予本羽士枯木冒冠幘蚓有無腸歌鴟有無情泣雖然共居諸且不受盈缺從師茶浪游非主亦非客眼看牘判事一會靈山集

復用汁字韻送幼美兄之金陵

牛車喘斜月白汗如灑汁憐君遠行邁犯此梅山濕吳船木屐様腰脚縛難得且共汛淸泚湖展解拘急荷涼淨窺鷺蒲短嬌眠鴨青空淺色青綠紛深黑

請看堤柳外別有飛丸赤黔爾無須臾改爾韶顏白
況當禮法地趨蹌困巾幘而咏蓼莪詩熱眼枯行泣
行矣慎風露清惟願勿缺寧從彥道游勿作田蚡客
東林傑可依好共宗劉集

題湛然禪師像

一曲琵琶天下奇朱簾繡幕捧蛾眉直教笑破崑崙
口幕裏紅粧是段師

登羅巖山菴有清隱額是劉文成公所題主人
指畫下方甚辨

清隱誰將記往年壯遊我欲抱雲眠斜頭直下橫吞
海鵬背蒼然倒看天石頂芋肥饒佛供古潭龍老護
僧禪酒間指畫煩鄰衍爲道齊州那點煙

鵲芎山　山有葛洪丹井汲之有藥氣

飛欄跨閣蹟俱陳嶺翠江光興亦新丹井汲雲香帶
藥斷碑嵌壁蘚生鱗僧閒自打鐘迎客路穩耕嫌伕
界人怪底雙眸清不寐幾番潮海浣灰塵

過日鑄嶺　是歐冶鑄劍地歸田錄稱日注草茶第一注即鑄也予嘗有日鑄之志然始至山寺久廢僧從一人

十年聞勝地及見過於聞雜葉遮泉眼松身上石筋
狖分朝暮果洞老古今雲舊寺千盤裏僧田薄可耘

其二

小住寧論歲幽居勝事牽春雲裝紙碓　山人多造紙者　敲月
買豁給崖石開留記園池晴引泉前坡驅犢晚竹篠
可充鞭

其三

寺廢餘僧病基荒記佛埋鼉趺蹲澗草虎嘯擲門柴
無地淵朝講租田給午齋布金貧未得爾我願何乖

訪許賀山後爲復寺

其四

臨水不忍漱清言憶子荊　指虞仲也詳見傳中　揀松開墓道菴
草傷新塋調苦憑琴怨詩新托夢賡此生差不愧亂
弟點爲兄

其五

黑林雖一足陰嶺虎偏蹄窖戶尋程語　山原處皆造窖燒炭　梁
民件鵲棲岩回全隱路石墮未妨溪愛僻真吾病攜
鉏築崦西

其六

近浦延花舫沿山傚草廬前谿應泄水後畔判耕廬

林愛一枝鳥盆游千里魚蓋頭茅幾把可照野人居

其七

嬾許黃生並狂惟袁子貞可憐虛白意猶傷軟紅塵

溪澗栽羅淺笛當種紙春（山人刀竹爲紙）欲將雲寄遠雲亦

戀吾貧

其八

飛遯高賢葬藏脩拙者能未應違俗好聊以遠人憎

古溜泉穿石枯松葉換藤只愁深谷底直欲改高陵

其九

冶氏去已久山山如劍鋩過雲愁破碎飛鳥敢翱翔

吾欲拔之舞收將囊底藏星文騷衣袂却似有身光

其十

朱門不肯顧目望高天霞流情常思小齋房只課花

糞時收豆稭闢地種瓜蔬滿隴偃桑埋傳付于老家

（王氏農書）

其十一

醉翁遺錄在佳茗舊來蒲摘露先朝日（茶須日未出時采以收露）

氣烝煙入晚嵐竹爐煎活火藜杖掛都籃儻許吳僧

任寧將顧渚慚

目鑄嶺聞畫眉（有序）

過嶺稀見餘鳥惟聞畫眉而已山人言此鳥各占

一山頭其侶過之必苦鬪自來無共棲者予異其

質似嫵媚而志甚貞果爲咏此篇

也雲飛不去百羽何縱任畫眉豈凡禽獨叫山頭樹

一山占一鳥餘鳥不得覷賈勇日求敵似恐奪其處

煙霞剖同域疆土成異據遠無媚纖姸嚶鳴寫深懷

留戾氣雄特較好疑婦女美爾無媚姿猛志紛難禦

豈同尹與邢專房巧忌妬將如巢共許牽犢遠辭汁

田仲離母兄避地甘堅瓠謝謁絕儔黨風月纔到戶

考槃獨寐笑孤竹鄉人惡有目視霄漢肯爲俗物顧

有耳貯清虛每怕人聲遇此鳥是其魄孤貞亦遊趣

爾爲高遯物予少人間務逝將從爾居畫眉慎勿怒

東山

竹梢藤蔓冷僧扉門外蒼松忽滅圍（舊多老松爽近爲人伐存者）

皆稱斲藥更誰悲遠志摘花猶得訪薔薇落湖漁艇庵
初閣上浦風帆徙欲飛絲管恭年陶寫盡謝公何日
復東歸

夢中得首二句醒後足成之

行藏自笑只如蝸局曲形骸角兩叉屋舍隨身聊爾
爾文書篆壁強斜斜呼牛護逐傷人應殺敵虛開二
國蓬莫學升高便枯死且留涎沫一些些

再至月鑄用前韻時上地往

緣岡逕轉曲如蝸童子猶能記路叉紙籠卷煙溪雨

閣猿枝裊地竹風斜青鳥白鶴原知定細看丹梯不
受譯我亦埋憂仲長統鑁頭邊事更無此

寒號蟲惰鳥冬毛脫凍號達旦夜啼[illegible]鳴日
得過且過鳳凰不如我

富勤不如賤惰徙趨不如病坐十年乘下六月下人
萬人賀不如寒江夜雨一簑睡足漁翁臥不顧釣艇
微魭飽食勞[illegible]但願慢吞細漱漏底安眠飯[illegible]號
蟲毛羽褪縱風雪大嘴禿聲嘶古號被中[illegible]
會任安能一枝兩夜啾日和風作[illegible]

如誰得那勸君可過權時過

信天翁水鳥不能捕魚每拾魚鷹殘餘食之

洶河嗉寬似栲栳淘得河乾吻先槁鵜鶘繫頸青絲
繩鵜取魚鮮為他好鷺絲兩脚竟日[illegible]不飛愁
欲倒鵜鶘鶘鵜恣瞰啄魚網鳥羅[illegible]翁信天
莫嘲咲拾得餘腥意難飽

鵓鳩拙鳥而鳴無驗俗云晴鳩叫晴雨鳩叫雨

橫枝不橫豎不豎結搆不成巢墮樹寄吉吉鵲休笑
儂早晚去時儂得住憐伊喈喈太饒舌他喜何關相

報語不如老鳩養子出窠逐婦鳴晴時呼晴雨叫雨

嬾婦魚也一名饞燈灯其骨照歡舞則[illegible]

續則曉

嬾婦愛嬾水底居肉充脂盛脩且腴烹銀液上水[illegible]
濡流膏十斛柔如酥化為紅燈嬾不除偏宜細閣紗
籠俱鳴瓊覆白鋪氍毹纖腰利屐飛長裾花光[illegible]
月照除此時紅燈百夫餘朋花吐蕊如芙蓉惟嫌鳴
機併縑繡女紅刀尺文史儲地爐火灰冰咽壺寒[illegible]
半凝意不舒短檠燒焰一寸無[illegible]處狀[illegible]

窄紙間餐纂枯腹無半字名啓書開兩見人肴欲逝
我生人間百事疎對卷似智俺卷愚號曰懶夫何乃
迂雙瞳不識粉共朱試揩魚油點眼珠願雙瞳于燒
燈如

鴨性愛單棲

獨宿願煙寒多情愧紫鴛單飛春月將宿命欠紅鸞
遶樹非連理啼花謝合歡前身清淨侶締律護僧錢

流離鳥也幼好長醜

流離之子毛羽佳出鄉姣好音哇哇父憐母惜口哺

食丹山九鶵安足儕誰言長大妍醜換昔何熠燿今
何乖柔荑嫩柯不自保一朝砍碎成枯柴流離之子
鳴聲哀哀哀匪莪莪作萊

一日復一日

一日復一日一時復一時形容日已枯氣力日已衰
惟有心脾存頑劣如童兒得餐亦復喜失歡亦復啼
猶能聚沙戲而逐塗羹嬉嘗聞缸里言生如牛沒泥
三十行及膝四十腰脊齊更過五六十滅鼻徒悲悕
及耳耳爲聾及眼眼爲眛雖然露兩角戢戢何所爲

奚煩到北邙此理良易推君看淖中行豈有卻出期

久麥

久麥化蝴蝶蝶化寧自識翅粉漸淩亂鬚嘴好粧飾
無端夢爲周誇言大鵬翼著書一何困矢口談道德
當其夢覺時栩栩亦暫適莫信夢中言前身一腐麥

嘗新酒

寒雲漏日遠山光甕酒新沉與客嘗山解青青如屋
裏酒雖薄薄勝茶湯穿波何處槳不噪咏雪初來烏
嘴僵熱火幾星灰尚暖憐君無事且深藏

咏曉鴉時新安程生在坐

寒鴉作團飛鵮轟口噎不噪以羽鳴聲如猛風吹屋
傾來無約期令我驚仰面乃見滿天黑瞑色駿駿飛
意急幾雪糝頭毛尚濕寒雲壓背高纔尺欲數繇愁
過眼疾猶有追飛餘幾翼聽之無響數可隻筆凍手
間天閒寂曉景句奇稀賞識新安壯士好腰脊爲君
繡此寒鴉集

題畫竹

草非草木非木畫復非畫隸法足筆如秋原落輕鶻

蒼寒百六鵝溪綃硯之墨耳意乃綠四竿五竿如□
玉可老坡仙森在目我不識畫頗識竹題詩上方添
爽颸

戊戌除夜

淚燭黯將滅曙烏耿未眠暗風吹濕夢夜雨怨連年

其二

長年年夜意儉歲歲朝人惜曉雞能懶添更角解頻

其三

悲涼已恨魚銜索荏苒偏驚鼠齧藤總使春風自回

度寒崖祇會老層冰

其四

杪歲一旬都入夜越俗自二十至除夕通稱為夜行年四十豈闌春
惟應舊日香燈讌換水添花稍較新

幼美兄以所藏唐伯虎七賢過關卷戴文進長
江圖見示而唐畫特精妙將令為跋詩系之翌
日唐卷亡去不勝悵恨作此解之

虎頭妙繪具靈變僧繇點龍破壁飛唐生近代亦佳
手神物幻化能似之藍關一圖夾名茂牛軸生綃□
百幅吾兄寶惜廿載餘愁疾時時試披展霍然疾已
愁為驅若霧埃順風捲紫檀作匣錦作裘如把□
重貯妖變生平秘惜肯輕示惟有吞鱗見開卷□泉
愛予好詩句甦出齋頭欣賞屢觀者各神迷主人斂
衿顏至寶畏宣揚祿來鬼神妒浦珠竟奚往吳劍俄
飛去主人憮悅滿晝眠叩門七士來儼焉類君瀟灑
宛舊識冠服古制非今賢是耶王摩詰非歟孟浩然
魂驚夢醒月墮屋雲散風流雨絕天故交訣兮遠塞
美人隔兮重淵聽泉石兮如在懷清賞兮長捐君頗

憶呂黎之記不吾術之詭能使亡在而去留窮毫端
之條譫闘絹素之颼颸景逶迤而似嬌趣崖略而可
求山經寒而添爽溪含凍而微流牛掉逸而蹄聳馬
閒適而神遒平頭下走皆儒雅何況連翩乘騎者標
格雖同意態殊仙子羣遊鶴飛野嬌首似望低似吟
興在溪橋風雪下或如吟苦韻未續形貌摧臧意難
寫或如句得神氣盈想見揚鞭快捶馬樹古崖深石
路細故作迴巖增遠勢一馬蹴足險欲逾一馬蹯身
進仍避雲開已見山際關樹杪應藏關外寺由刊關

頭皴法換稜骨屏顏勢奇悍臺閣高寒雪意濃馬蹄
犖确入心悍前騎回頭後轡遲來者如追去如嘆當
時七十稚能詩維也虔乎兩畫師鄭公落筆王公皆
妙蹟淋漓今豈知唐子丹青亦補亡虎頭聊得似中
郎君不見宣和萬軸都如燬世事盈虛豈有常

春雪

眼看春事入溟濛篝火煎茶草閣中水色寫天如淡
墨雲陰鬧雪帶輕紅疎花點袖初凋瓣（春雪少六出者）老竹
撐寒故出叢記得漁蓑詩句好棹將殘酒去湯風

其二

犯寒先報數聲雷待約還停逡屋梅（非時雷後時山梅花皆雪後）
靄漸沉驚窸窣雨絲初送轉皚皚戲量曉砌携筇步
欲試春粘著屐回（春雪粘屐行多躓）　湖水如粧景如畫可堪
癡坐畫鑪灰

雪消

柔姿能耐幾時消況是春來臈後飄曉幕薄寒飛旋
濕夜窗多恨滴無憀風前趙女愁堪訴老去顏郎鬢
易凋惟有山梅解相惜深崖鐵幹鎖冰條

予年三十餘無鬚近方十餘莖而長不滿寸遂
有一莖半白者哀其生老同域戲爲十一韻

中年惟天官鬚長但如眉鬑鬑略可數十莖稍有奇
秋草生非時秋霜行被之嗟爾出土芽廼有如銀絲
烏白雖時頭髆老胎中兒始闇頗驚怍細撚反自怡
請觀少年死何妨黑鬚髭貌生欲其壯貌死欲其衰
他年影堂內好稱枯羸姿芭蕉不及雪寫雪良已奇
吾意不及老聊吟白髭詩

百衲羹（杭僧碧暉集蔬果爲油煠其美以其多物而成於僧手故日百衲）

水洗麥塵凝其然豆珠腐瓠首帶苗青芋魁環子處
栗肥新去皺菱老方辭渚葵州玉葉叢絲嶺龍兒脯
瓮雞鮮勝肉土酥嫩如乳豆飽未經霜瓜垂初過雨
樹妖僧耳白菜異猴頭聚珍分海若疑樂薦山公殷
胡餠團月學雪粉素絲縷椒以持紀律油以合儔伍
初如在懸樂金石各異部終焉八音宣笙鏞集竝鼓
杭僧碧暉叟心閒面皮古爲齋齋碧暉齋還碧暉煑
水短只數掬火活聊一舉伎妙手欲飛香閒涎今吐
須臾大事畢衆目屬登俎風雨捲盤筵千夫亂嬰筯

久陳何氏肉腸枯旱時酬睥予如可留吾將洗其釜

趙六號醒桼為莧羹雞

贈錢塘王生叅軍淮陽

王家子弟舊衣冠自哲髯鬑王一圓厭石西湖三月
錦黃流楚雨聽風湍檣蘗褐鱠河魚賤蒜酪沾縈比
麪寒莫歎官微戎幕冷淮安端不異槐安

白鬚

自撚冰霜一寸髭衆前誇道老容儀少年側室今媙
媼欲染銅鬚媚阿誰

其二

西兩上人言類鳥也能笑我而如閣試拈頷下白伊
石老監應無雪樣爺 偶過白塔寺[illegible]人
耶

放生詩十首書王華父慈無罪集以凡百畏刀
杖無不愛奇命為韻

人生中腸腹及與口舌三寸但取須臾一乃司吾饞
為錢飾盤筵殉此將寸甘下咽了無留理與木札兼
晚食美於參其饑學龔隨從于況易然胡當信其楚
半豬償一身債主真不廉人羊須臾埋兩君視其凡

其二

毒菌烹肉肥利刃藏魚鉤魚肉豈不美智者走弗食
吾有萬世患驚以取一適匕箸成戈矛操之還自賊
君看鮭几上怨敵常繞百食肉作董觀斯言心可剌

其三

介盧曉牛鳴冶長諳雀嘰吾願天耳通達此音聲類
群魚泣妻妾雞鶩呼弟妹不獨死可哀生離亦多慨
閩語既嚶吁吳聽了難會寧聞閩人肉忍作吳人膾

可憐登陸魚噞喁向人淬人曰魚口喑魚口人耳背
何當破網羅施之以無畏

其四

挾弩隱衣袂入林群鳥號狗屠一鳴鞭衆吠從之[illegible]
殺機發胷中纍然若懸杓吾聞螳螂蟬能變[illegible]
至人秉慈尚虎象焉足謂因果苟無徵視斯亦已昭
與其噉群生寧我吞千刀

其五

從事愁見恂波臣若遭湯鑊氏[illegible]鳴臾相枕

寄書已成悔見夢徒增妄數錢贖爾至縛鮮鶴内放
困極勢未遒蘇餘氣仍壯銜恩未忍去故作三回望
何方絕網釣何去保無恙感激見深衷蹮躚抱遐悵
贈爾金口言努力此廻向稱水具功德蹮化好安養
微施豈懷報往矣愼波浪羣蛙猶有情鼓吹西隰傷

古今河蟹名河泊從事

其六

昔有二勇者操刃相與酣曰子我肉也奚更求肉乎
互割還互噉彼盡我亦枯食彼同自食舉世嗤其愚

還語血食人有以異此無

其七

吾聞豐坊生赤斧咒蚕虱蚕虱食幾何討捕況已閻
借問坊食者還當咒坊不弘恕聖所稱斯言非佞佛

其八

生物不可食熟已過時敗生旣嫌腥膻敗時仍臭穢
腥穢君所知胡爲强吞嚥水火匀味香口鼻成災怪
如蠅穢中育還以臭爲愛及其生子孫居然臭穢内
坑圊雖久居蟲乎可爲戒

其九

竪首橫目人竪目橫身獸從獸者智攖甘人者勇鬭
悲哉肉世界奚物獲長壽一虎嘗邑居萬人怖而走
萬人俱虎心物命誰當救莫言他肉肥可瘠吾身瘦
彼此電露命但當相閔宥共修三堅法人獸兩無負

其十

食肉或有慁食糲反肥盛薇蕨雖苦饑甘脂亦生病
我痛思彼痛彼命如我命勿惜質直語質語應易聽

與季豹遊雲門

鼓竹生鞭晩稻齊石橋重訪古時題谷雲未出俄成
雨簷瓦初鳴已漲溪日氣忽穿殘蜺斷亂山飛在夕
陽西泰碑解讀隨君讀苔磴從高不濕泥

梅季豹見訪同爲雲門禹穴之遊詩謝其行

白葦黃茅都一槩蒼松何意入雲栽練江秀句今如
謝橄欖餘甘舊屬梅溪閣熟眠秋到寺石亭非觀雨
兼雷憐君醉彼談能勝倩取湖光爲洗杯

秋日偕黃雨石大行游西湖賦贈

勝踐阻深幽奇探每重繭惟有西子湖波光近於眼

城頭粘翠浪堤尾銜青巘浮居酒舫究臥進入興歆
曾靡高深懼而備登臨善如君夷曠士一遇盡歡欣
高談露齒齶往往掛肝膽豈不重深衷作何正在淺
三陪焯艇月屢赴招提飯山姿幾明晦溪態巧縈轉
卽遇謂已盈淹留與逾緬如君美無度冲抱出乎遠
幽憂渝宿好三歲跡如鍵相從把芳醑疲疾獲所遣

題高解元冊

匹蘭永懷

自我廢篇咏四百八十日霜鳥翅折口欲喑豈暇矜

嬰喉春物有鳥日精衛悲鳴東海旁酸風吹聲到耳
畔令鳥口血未滴心氣傷一啼復一滴點點瀝成字
一叫復一吟聲聲似人語孤兒夜半心啼鳥庭前樹
字字譯之語語傳傳爲海上高君篇高君悲匪蘭伊
我亦罹蓼昨歲曾作流離詩其詩非詩過於哭今聽
高君言君心我能睹富兒嬌他媼貧兒縈父母好兒
作父弄病兒費將護兒眠父不臥父樂兒更吐但啼
苦兒口不道命心苦齧指命不噴所痛兒未乳譬君
如許言念我淚如雨念我幼瘦劣多病少安愈及長

見憂悔長令父懷勞　司戈刑部藏淚多荼鹵恨娘
數往昔恨恨失今朴以較施報踰于絲於一縷立身
良缺漏作事慙仰俯常恐隕先顛辱光化爲土名與
國香種予也維稗穆因之寫哀敬短韻寄長慨

織哺恩斯

兒欲乳母方織三日五匹兒不遑食母方織兒欲哺
寧斷我絲忍斷兒乳兒長及機母力劬待持夜織爲
兒糜兒隨母旁織且讀旁有金鳴糜就熟長跽向母
母無苦看兒織文巧於組文成五采飛上天嗟母不

見眠下泉

幼美唐寅七賢過關卷偶失去予作詩解之古
何復歸遂書前詩於卷併有後篇

吾兒實斯畫令我韻其尾畫亡有餘恨題詩爲服酒
當時詩詩意頗與畫趣同去畫不可見見我詩篇中
兼亦實我詩二寶相雌雄一辨一在匣每有精光通
新篇爲召呼果與舊物逢一笑復其偶畫及詩無功
詩長更疎缺畫短窮纖濃乃知有聲詩不及無聲工
移珠已復還往跡猶未碎[illegible]中八[illegible]即損而賦

將無煩七翁顏面亦微頳四馬蹄不停淌牛吠犬猊
年至恰如歸方睽頻顧喧挑燈話舊無寐聊問
雲深關路迷翁其安筵笱

送僧圓知還毘陵覲本師常住天台善謝山近陵人
古洞見今隱新文生舊籤鈔成途寺施律苦到詩嚴
愛客每分座論山時捲簾頻行將摧手湖月正如鐮

其二圓知是笑岩禪師法孫
能行笑嚴令不愧笑嚴孫破衲曾藏鳥巾餐更養猿
心空隨世法願滿答師恩莫以文相拈名言久欲吞

贈僧支羽二首羽嘗結菴天目后憇松下遇大
雪瑠璃火滅餓幾死山中苦寒五更前尤不可
忍其言云然

天目最高處雲開見定僧閉門千丈雪夜夜一枝燈
半夜每枯坐雙趺如抱冰吾師辛苦意何日若為能

其二
祖師錐幾撅有口元無舌借問何為人松中坐也活
門外黑風飄茅菴緊上關吹殘峰頂月蘇知雲外山

白塔寺贈葛景文有序
葛景文夫宿白塔寺遺信約予兄弟往會話別於
舟往而景文已行後二十日天目僧支羽過齋中
相與泛湖憩寺方飯而童子報景文適至相見甚
甚因邀與歸舍以其會合之奇也遂有此作
昔愴良會乖今逢非望始聊攜清淨僧去弄潺湲水
魚鳴野寺飯鷁過高人起誠願忽以諧將無精神理
機緣禪子歎奔逆童奴喜迎拜互攬袪歸舟已焉止
蒼顏七尺瘦杖策高過耳平生無妄語所諧必名士
伊予年華微而君風韻美荒院稀人過青苔見君跡

是時朱夏半稱竹數竿紫拂憒影屢飜移蔚蔭遂委
晝漏無短籌清言有延晷脩封與小年斯言信非俊

與景文夜泛之歸舍
坐深真永日交晚是忘年意慨涼侵襟人歸月滿船
伊蒲貧士供簷蔔道人禪幽處苦難埽憐竹影妍

觀友人書壁二首時大雷雨
援毫與盼寘風雨颼然驚龍欲排牆去雷疑破柱爭
竹簷相對潤茆宇遂留名野客頻停棹焚香字字評

其二

心手忽相諧閒中飲興佳爲嫌有俗陣一字可名齋
客愔箔氣劍僧可許析紋從今眾中疑不關蘚紋階

贈嵇隱僧

嵇留山下寺客到每嵇留僧定年年見蟬吟句句秋
泉新雲護筧峰午月生樓不獨貪名賞兼憐茗事幽

其一

快晴須爲月驟雨更宜泉吠蛉[illegible]來客鳴蜩急晚天
清詩難祇供高論未妨禪一榻茶煙底聊偕熟睡緣

其二

司倉吟裏佛桑苧茗中神詩律憐爭減茶勳到爾新
著經今日異闘品幾山春篠閒西來事拈甌是似人

勝公煎茶歌兼寄嘲中郎 中郎嘗品茶云龍井未免草氣虎丘豈花氣羅岕金石氣

銅鑪宿火灰初暖煽橙半銖芬氣滿須臾斷續一縷
青綠有香煙意全知勝公煎茶契斯法兎甌中雪
花白火文湯嫩茗乍投已具味香無有色滿花色淺
趣已殊況堪老作鵝兒雛佳處無多在俄頃趣傚致
復留嬴餘玆要表生吳令尹未解烹煎强邀中

不如虎丘公茶却皆龍井如草芽詩言虎丘居第二彷
彿如聞豆花氣羅岕第一品絕精茶復非茶金石味
我思生吉問生口煑花作飲能佳否茶於花氣已非
倫淪石烹金味何有歌巷道者山澤癯發光泉水煙
蒼腴飲罷身輕意沖塿夢爲白鶴雲間徂撫中大僻
如薇樹生平嘆之齒牙敝何時一碗沃爾腸勿作從
前易言語

石佛菴

松間二石佛傳是千年像日月苔蘚滋看看佛身長

白衲菴

何年白衲頭住此一菴古山中鹹綫無惟將白雲補

金銀沙池

兩池如兩目雨後轉澄澈可憐清淨眼底川金銀屑

丈人石

石羊已可呼石田當可稼吾從石丈人探乖復扶杞

過何泰華園分韻四首

花事殊鼎鼎苔蔭似可名涼風吹曼影急雨打荷聲
[illegible]簟便幽臥朱欄傷晚行暫新屯泉冷重爲煑沙瓶

其二

今日何關何能無憶少陵迷入寄生酒面地月支滕
蓮褪魚吹粉苔深石減稜軒窗隨面向寒竹影何處

其三

碧綱雲飔裏龕藏古佛尊金容開紫磨爐氣裊清溫
玄度當年宅祇林再世園鄰君鄰並地蕭許可重論
蕭山祇園寺是許公宅再世蕭啓事

其四

池合繁垂柳林深長栢園夏蟬終日聚啼鳥異方歸
竹效新施粉魚多得賜緋葉間吾計足釣艇晚堪依

贈地師周心水

自愛名山入剡中多君風尚古人同南條氣聚千年
空往代悲涼六帝宮路入斷雲經塋倘時臨野水辨
崩洪畫龍一倍堪時好莫把真形惱葉公

送恒齋叔之官吉州 有序

恒齋叔弱冠辭家客上谷以成籍試補弟子廩食
三十載不得志就幕職吉州詩以祖之吾宗派於
濟陽綿丹經過試尋所謂栗里者弔之而嘉炳中

族父新岑公故吉守也到郡後訪之父老必有能
言其惠績者無庸素業無沐先猷是在今日

卅年抱策負磨鐵半紐榮身喜佩銅江上遺民談君
守柳間墟里問家風詩邊壯志行遊日趨府英名坐
嘯中聞說青原餘社在擬將心地叩思公

送相者金生詩首生嘗謁先公於江州見予
孩抱中今四十年矣

黃羅翠袱繡垂鷹此是泉林定東僧君到江西勞問
訊只今誰炷塔前燈

其二

相從石畔記前生四十江州夢裏迎今以寒蟬抱枯
蛻逢君重問舊啼聲

贈其簿

名賢多吏隱爲眺越王臺棲棘嗟高羽勾稽得勝才
薦疏楓陛去轉餉舊京來戀別渾無計新詩滿篋裁

贈王廣微

一種青山色如君識者希鳥經隨眺覽鶴骨易[illegible]
秋圃宜黎紫園田晚稻肥男兒多遠興只戀[illegible]

四月晦日泛若耶至雲門寺以起字爲韻同賦

搖山水影爲韻

兩崖十里蒼筤根中藏一溪雲月滿攸吟玉蒼筍出
林老枝壓地花成米溪上老翁撑竹船花深不覺春
清況月下何人見往來惟有山猿同坐起

其二

結葉垂花老樹臥四山無風午剛蹉拔花陰葉橋畔
涼葛殘生衣安穩坐田家初飽麥上場溪雨新過水
推磨林間出步餘驢清青梅滿樹雀卵大

其三

五雲山前盤古樹曾見前朝老湖數六寺鐘聲何處
盡僧殘惟有粥呼魚筍天已過麥苑瘦一飯山廚鮮
菜無青鞋布襪客何意橋水樹倒夾流疏

其四

夏首新熱葉氣蒸細路危橋行過嶺樹成林巳快
人況有鳴泉覆深篠松陰石徑雅能淨竹僻鳥雛憐
最小何時一牀臥僧閣飽聽凌辰醒來鳥

其五

凌辰理策來山間落日尚紫溪上還上灘下灘魚鳥
祇應道山神嗔我感泰皇昔留一片石何人爲摩莓
蘚斑山頭咫尺隔雲霧況聞鵝鼻高屏顏

其六

雙溪港口泊幽蓼石帆山下朝炊動荒村客到松鼠
奔小市人喧竹排重我生百事松上針雖有寸長何
所用石田千畝雲外間去採靈芝爲君種

其七

片雲隨脚僧打包片月隨肩人負樵若耶雲月天下
少扁舟撥水連山搖人生兩足奉一口一餐易飽吾

將遨禪扉無人白日睡山雞告午鳴嘐嘐

其八

張公竹樓風與鬪錢公廢居生茅菅麗句亭亡眞帖
去誰將好事開吾顏四垣半衣憐佛舊一貧到骨哀
僧屏雲光晃然忽變現天意似與閒人山

其九

山無雲氣水不鳴是山非山水非水生平愛水惟愛
聲每聽鳴泉心即喜雲門一溪邊襟背面面僧坊流

聲裏山空月出長松前洗盡卅年非磬耳

其十

赤川漸傾氣漸冷斤竹林疎隨峰影前村虎跡枕朱
大正耆斷人生境歸田家決渠溪爲濁野筏隨流勢
何猛秦山向人足回換仄看成峰橫看嶺

贈澄公男

口中無齒語音訛猶倚村童一曲歌枯桿掛壁幾全
少拄杖看雲興每多亥字我因知絳老者年君莫鐵
恒河白是黃鶴須史事試向澄公問若何

送王君之官淮安

河水萬里渾淮水千尺清兩水同到海清濁還分明
好向蓮花幕無忘桂葉榮

其二

君任東山隱月把東江釣身是謝公鄉門前子獻梓
忽作府中趨懸知坐中嘯

送智父特倩二孝廉鄉試

何物趨人丞相史男子張君附之耳諸人自歌向其
即正復非爾何氏子淡墨縕首三四字鄉里小兒之

失氣金鞭一尾踏花行春風吹動長安市歌舞排場
君自兒場上疲勞場下羨愁君修組繅冊身抑光付
與鄰兒看龍尾銜頭我亦皆柢今癡鈍似寒蠅天台
道士時相識也羨垂天賦大鵬

三賢詩有序

滇右吾劉公知紹興誠懇慈愛郡人士安而懷之
而山陰尹蜀郡楊公會稽尹吳郡翁公一德同心
實均廉美論者謂吏治之盛先後罕及也庚子冬
將上計京師望齡於其行采民間歌謠爲三賢詩
五百字以獻

東揚海壖國潮濤沮春撞錢塘爲長雄帶以東西江
廠宅有二山種蘭居中央左蕺而右龜爐雲所起藏
三洲何蔥蘢筌山何低卬山腰擊大鼓阜蓋朱幡傍
朱幡者伊誰貌瘦眼有芒共云劉龍孫重佩太守章
太守坐廳事羣吏爭蹌蹌中有二尹賢二尹翁與楊
清心等無瑕盛德俱在金石同懸鳴椒蘭並畦芳
兩肢而一首一首復一腹兩驂而一綴共作千里行
照人似三春映物如三光久者踰三年近乃一歲彊

無祿早世其姪師陳先生示以遺繪爲慨然成句
題於上方
中郎去後傳書訣摩詰身前是畫師可惜丹青無限
意無人更見解不時
題李寧遠卷
紅錦帕首猴白裘韓門罷酒烹肥牛吹笳夜醉婆娑
府校獵秋閒自在州
其二
閩道龍庭夜合圍府校隊隊鐵驄飛平沙萬里六贏

去縛取閼氏驟馬歸
其三
諸郎少年肝膽奇鳴鞭揮箭射且馳馬上曾擒自題
將陣前當避黃鬚兒
贈黃昭素年兄請告還嘉陵 有序
流不成聲則歌歌不成聲呼奈何而已雜詩數章
泣乎歌乎錯然而書之書罷而讀不知爲何語也
巴山萬重高巴水千重深誰令東西人而與子同心
其二

月到三十日素魄如青盲與子遠別離倚誰作光明
其三
日月相望時清輝意逾若望前與望後都得一十五
其四
殷勤遠離意寂寞前夢境今朝看昨夢昨夢亦已承
其五
涓流入洪川遂與江湖同亦知潢潦微大川自多容
其六
近海無細流涓滴化爲海小夫逢大人令我懷抱改

其七
稽叔性疎懶每兄常見饒念我褊心人亦爲子所驕
其八
每當西日下便作樂邦想明朝望西月含情一悲愴
其九
落日仍落日明朝還復東含情重含情照我桑麻中
其十
我行車馬間不識乘車人豈無馬上郎非是意所親
十一

長安結交地共作糊膠粘與君相識來清水投青鹽

十二

精鳥有鶼鶼殊身而比翼命命爾何情同生法王國

十三

物情重所見騶虞乃非祥車子胡爲人而令尼父傷

十四

白月忽嚮晦角枕蔘清夜一夫中夜呼安能不驚吒

十五

蟻覗不過寸生死尋丈地與子亦何心而營天外事

十六

浮萍語浮木爾我時相遭委身滄波中誰能愼風潮

十七

古井如古鑑團團一奩水銜風莫作獮不到深井底

十八

念子獨我憐衆意亦何有禪病長才疎昔愚增向癡

十九

七年不相見俱有冰霜鬚攬鬚共丁寧詎足離別時

二十

形影爲三人起舞秋月冷須臾月落山回身不見影

贈洞庭僧望西 有序

余以丙申歲游包山主僧望西房其徒號青蓮者從予游後歸夢寐未嘗不在消夏石公間也望西爾至予舍問其徒則已遷化人生若此未爺有復至之期否慨然爲作雜詩七章書於冊後

碧藕紅菱渚青油白版舟同君綠波裏銷夏復銷愁

其二

煙水方方窄生池若虛寬賜湖封震澤從此擲微官

其三

漁艇紫沙梔雲帆七道開烏程帶殘酒半醉叫風來

其四

望西沙彌子顏色美如玉誰人黃土中認得黃金骨

其五

樂哉包山僧種橘當田作橘中白髮翁對說包山樂

其六

煙冷明月灣雪沉石公樹試問石婆婆誰取西施女

其七

靈洞何須入僧房靜可居佛燈常夜炷好讀左廂書

贈梅谷上人住山 有序

萬曆癸卯予會梅谷上人於馮閣之先生座中先生稱之為禪窟後四歲予入法華山上人荷杖來訪時山中秋雨泉聲如筑為留數日語予鈍愚不能深領妙契其敎而當機無隱一副熱腸意甚感之上人雲水三十年徧遊名嶽所遇耆宿如辯融月心諸老猶未當其意尚覶闊步日如布穀氣拂雲漢予不能測也自言年老倦遊將歸邗天目庶幾老且死於死關活埋之間焉而乞資於士大夫

之信道而樂施者予貧無以助也為賦數絕以資其行

十萬八千煙水路一千七百葛藤窠眉毛落盡芒鞋破埋向西巖老土坡

其二

雪花一片語當機生鐵稜稜鑄向皮莫將和雅迎陵舌去伴當年師子兒

其三

孤峰獨臥老拋書片衲單丁手劚畬冬雪斷煙冰斷溜看君一口嚼空虛

送鳴臯兄北上古體一章

悠悠送行舟望望臨河湄中腸意慷慨歌罷還長吁秦庭列九賓趙璧懷中歸有時賤如瓦抵鵲荊山陲十年調素琴山水含清徽一朝抱竽管甘向傷人吹吾兄說春秋經疇啓新畬言泉奮如流理解銛如觿杜癖砭愈堅墨守攻難移折角亦已雄折腰慵復為一身遠隨牒此意何人知五鼎豈不貴意失糠與秕

斗秩時復榮義得為京坻恨恨季子懷惻惻曾參詞簿領殊擁書東紳還自靡彭澤豈為米高堂有垂絲公田不釀酒秫稻聊供飴詞林類馬曹手板的支頤棄置歸南山時作嬰兒嬉贈君同心言語默何足疑

贈杜居士 有序

杜居士生於　帝鄉日瞻望佳氣如食天廚人間百味不復適口看山會稽不旬浹輒去無足訝也叅歲事紫栢老人持律精嚴午時一食過午山中數日未嘗談形家言予亦未嘗請也雪浪法師月心

有高下丘陵是生丘道泰㙺山從何處生起居士
其諦觀之
一鉢杜陵翁家山指舊豐萬峰看欲小身任鬱葱中
其二
著經老作青山主執拂曾親紫栢師捲盡亂雲溪日
午看君臨水嚼楊枝
讀貞姒傳 有序
貞姒傳者大方伯楓川陳公爲其弟婦童作也童
之先出宋李忠襄顯忠避國難改童姓姓望於會

稽貞姒年十六歸方伯公介弟國子君以孝嫟稱
庭中逾二歲生子于京而陳君前婦有二女子貞
姒視之如京也庚辰國子君病卒臨訣以子女屬
貞姒以故貞姒哀甚矣猶爲强粥蹔無翔目無游
容無矜者三十年背有方池嘗植蓮自喩口吾悲
其腹子以生而成子以瘁其苦心哉甲辰蓮三莖
六華並蒂人謂之義感子聞而爲賦雙蓮之詩三
章
太華峰頭玉女井井中蓮花千尺冷花開花落誰得
知黃鵠孤飛來照影
其二
黃鵠歌殘調轉悲鴛鴦塚畔[illegible]猶[illegible]只有[illegible][illegible]下雙蓮
影得似當年鏡裏時
其三
雙窺雙語鏡中妝蓮葉蓮花總斷腸幾信西風洗紅
粉斷香零露老秋房
題王氏繡大士
吳生繪有神筆端現大士佛子巧勝畫鍼鋒妙道子

于絲成六抹萬縷纔六揮種種具筆法想像纔毫飛
菩薩如化身衆生如习力隨類而應現如淨水中月
題尹中丞栩栩園二十二韻
江漢姬諸國名園水一方中興今吉甫大隱楚蒙莊
新賜逍遥號重麻郤曲章午橋方構墅丙舍正歸裳
簡朴眞規在疏通遠境藏小亭穿窅窱危榭眺微茫
天迴連雲夢江清帶武昌皐憐神女佩洲憶禰生狂
煙渡眞乘葦苔磯坐釣璜晴雲南浦色珍簟北窗涼
橘刺迷花砌松陰覆薜牆桔槔開屋壁苓箸掛舟舫

隱士遥通徑高人獨拜牀僧依蒲褐詔客至綺筵張
勝賞時中聖幽襟到上皇理齊堯亦許道隱穀偕臧
周蝶原同夢鵬鳩只異翔翳消李白隕腰適帶兼忘
肥遯應無悶雄材固未量將軍便用趙開府共思羊
莫以棲遲樂而忘蔽芾棠願言鈴閣下一為咏登堂

題錢慕蘭卷 有敘

光風泛娟節幽蘭被秋畹楚人思方結越客腸偏斷
陟岵感芳初循陔驚艷暇殷勤羅戶徧惆悵生階喚
猗猗玉池畔浥浥露華滿思同屈氏芰興異陳王阪

之子乃國香金書洵縣遠藤根長者居杏樹[illegible]
毫抽亭楔餘琴引尼丘撰至性已攣如神襟亦蕭散
忻有同心言芳佩從君搴

錢氏之蘭正如屈氏之芳曾氏之羊棗昔賢至不
敢薦不忍食而伯升於蘭獨愛而植之其為慕同
耳伯升雅士精醫工草隸少年好聚古器稱稀竹
木瓮盎中望若脊天曉嵗咨持辭容不恡獨滋蘭
彌善又庶幾所謂慕以終身者此卷多先輩名賢
手跡予詩何足嗣響為言其晩慕不衰而已萬曆

戊申冬仲望齡書

陶文簡公集卷之二終

序

聖學宗傳序

宗也者對敎之稱也敎濫而訛緒分而閏宗也者防其敎之訛且閏而名焉故天位尊於統正學定於宗統不一則大寶混於餘分宗不明則聖眞奸於曲學然宗無外敎之宗而宗所以敎猶人非異跡之人而人所以跡耳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夫途徑錯糅至心而一智故百變尅體則齊萬塗宗於一心萬慮宗於何慮以微妙而揭道心之目以未發斯有大中之名爲生生之體則曰仁爲化化之基則曰義無爲故命曰至誠粹精而稱爲性善道無狀之以太極河南標之以一體在子靜乃立其大在敬仲則號精神在姚江爲不學不慮之良在安豐爲常知常行之物斯皆宗之異名也至於利用出入則物物皆宗百姓與能則人人本聖然聖非學而不傳宗非聖而何系如懸的之射失扶寸而已至尋常如泛海之舟昧鍼芒而遽迷南北悖凶修吉克聖罔狂忠清且屬未知仁智猶云滯見坦夷誠實尚繫天資篤學力行未爲聞道譬諸天王正派非崔盧王謝之可倫濟瀆孤流雖洑地經川而難混遠尋脉絡若滲枯瀝血祖禰必通妙協樞機如握節挾繻遠近斯契此豈有異術哉以心傳心而已然難啓榛途易投錦穽大道荒於好徑庸德孤於鮮能則有蹈跡疑心迷宗滯敎於是駭大觀以爲私已訾同德以爲異端心行藏密而反與疎略之譏日用現前而更啓幽玄之議原其所惑公私同異密疎幽顯凡有四端不知道資發育性極範圍痿痺瘵而一氣畢通籬棘除而八荒我闥會之爲已而何不至離之爲物亦何不睽而反疑盡性非及物之功求志爲自私之務其蔽一也先民有言同乎凡民日用者謂之同德異乎凡民日用者謂之異端故自私用智即干非聖之刑順性契眞方號守經之士自非適道奚免叛常而繩令循常平蕩之途蒙隱恠詭奇之目其蔽二也作者必倦行者必休至爲本乎無爲不習乃能時習進德若歷天之兩曜不舍旦昏改過如無翳之雙眸難容塵屑必窺正

體方有眞功而猥以爝炬笑貞明桔槔誇洪潤其蔽
三也心無體而靡事不心事何依而無心不事樹頹
運臂輒造精微加帚扱箕直通神化縱心皆活潑潑
之地舉目即斯昭昭之天而言理者或妄索于杳冥
涉事者遂致疑於虛寂其蔽四也甚者畏溺而併畏
江河逃影而兼逃日月不知王者有道守在四夷儒術
旣明義羅百氏準諸五敎則事理不礙頓符圓極之
詮例以重玄則無有俱超遂握妙門之鍵若家督之
先介庶若大將之總偏裨而甘滯言罤自封名畛跡

類擭而實讓權彌攬而愈移遂令高明之士操戈登
敎之塲夸眦之徒運椎詩禮之域夫都郭氏之穴者
豈資三品於隣家飽郇公之厨者不羡八珍於異域
華風未競斯走胡走越以橫趨正敎宏開乃逃墨逃
楊而善反今以功利之俗學駕訓詁之膚詞而欲闡
繹聖眞彌綸大道不亦遠乎是以四蔽未祛一尊奚
定此海門周子聖學宗傳所由作也斷自羲軒迄於
晩近將聖希賢之畢献垂旒帶索以同塗或紀事傳
心或附言明理予奪存而互見深淺符諸並觀例不
蔽髓出於骨皮鑽臆成其羽翼東海西海廓爾同心
先聖後聖居然一揆俾族志而不迷雲耳按水經而
盡得源流嘉惠之功於斯爲大於戲古人有言仲尼
沒而微言絕七十子沒而大義乖夫義大則何古可
今言微則有明有晦大者類涇渭分而易辨微者若
淄澠合而難分故醫師匠石猶有正傳畫墁履豨且
資心悟況夫精義入神之絕學皇王虞聖之眞宗而
熒見聞多歧之塗狥口耳數寸之內北轅適郢易蹄
其愚然則事資鞭影茲策具存道契斲輪其人宥符

矣是編成於萬曆乙巳冬十月殺青壽梓王子世韜
昴弟實肩其費功亦偉云

程門微旨序

心之精神謂之聖孔子之言也慈湖氏數稱之而詆
曰禪良知孟子之言也陽明氏數稱之而詆曰禪慈
湖師陸陽明之學似陸師陸似陸則不爲尊朱者其
夫尊朱而排楊王似也以及孔孟可謂尊朱哉敎之
興也有排有實楊王之語有程朱猶程朱之語有楊
王也讀者未之察耳燈王照劒王劃衛以慕眞室焉

亦弱照割設也然燈明而幕暗劍利而室鈍不如燈劍之用者則暗明利鈍之論分敵而相爲物有二乎孔孟程朱之宗也尊程朱耶不宜疑孔孟尊孔孟耶又不宜以出於楊王而非之甚矣學者之蔽所聞而拘所習也非聞而習若楊王氏者雖孔孟格言經其口且排之矣楊王不能駕孔孟以説行今欲告人以楊王之説誰能信耶故當今世欲明孔子之學莫如就其聞與習者聞與習莫如程朱而明道先生之於道也尤與其微詞直指尤隱隱焉若燈劍之光在帷

室中而時透於帷室之外直未有披褰拔擢舉以示人者海門周子親契道要患諸而不莫知信也乃錄程氏語彙爲帙命曰微旨告人曰是孫鄒嘗而相考亭非釋非老非楊非王其言適如是不是信誰當可信信是一言而足矣諸子復奚用乎然勿作昔解也書則先聖大訓朱子定論楊王不能假孔朱以啓人信而海門子獨能乞靈於二程乎然講學闡道若三子之爲人心甚苦矣讀者其尚念之

鄧文潔集序

吾觀凡人之情皆信於所有而不疑於所信伯夷曰離萬物廉也闇者曰然使禽曰同萬物亦也闇者曰然令二人者更其詞而曰同萬物而廉離萬物而大闇者又曰然所謂信於所有而不疑於所信者也吾繇是以論學昔孟子嘗言性善矣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説是無善惡也周子言主靜矣程子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是無動靜也然與世而下未有置疑者以其説之未始異而論出於程子也故道有待而明言有藉而信言足以明矣而不信信矣而不免

於疑非其詞不足其爲之藉者未盡也有明吏部侍郎謚文潔鄧定宇先生以妬庶之質深窺道域學精鑪錘孤往獨復輝光篤實厥德日新斯世之士靜頭之所未接莫不望風遡影稱爲[illegible]然而人服其有言終身寂寞之濱而世占其足以大用既沒天下望其齋簡勝墨不爲著龜而不可得望齡於先生蓋嘗聞其風而悅之而不及見焉癸卯見其伯氏敬齋君京師詢咨風槩每爲語一事輒內愧汗出繼又得遺集於友人左[illegible]所讀之蓋十日所猶有

先生者妄意以為如是而今固不啻是也通嘆曰先
生海也海可測乎夫先生之孝友誠篤粹白淵沖如
語蘭以芬語璧以潤天下既因其所有而信之矣至
其微詞密旨卓然足以紹絶學統聖真[illegible][illegible]而獨言
者人且積其所信而不敢復疑於戲豈非有為之藉
者而然與自正嘉以還其賢者往往以琴張曾晳之
見談顏氏之學而人亦窺見行之不掩以求所謂不
貳者而未盡合於是言足以明矣而不信信矣而不
免於疑諸君子者宜亦有責焉易曰默而成之不言

而信存乎德行夫行載其德而言由焉於是乎言尊
聖人之道益尊先生之有功於聖道亦偉矣遺文[illegible]
若干卷皆徵齋君手定不誣而可傳者景賢遂爲諸
昌平守萬君刻而公之於戲後將有信先生之言深
求而自信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鄧文潔佚稿序 代左御史景賢

萬曆壬午文潔先生以冊使至所謁明德羅先生於
里中時宗鄧以小生與講下明德之論人如裴旻舞
劒過空使礽欵忽晃朗令人意失而文潔欵顏終日
問若俱喪若養叔之善息貓弓服矢而巧力雖知所
蒙稚不能測知先生為何若人及年長志學聞嘗求
之言語識知之內而罔得也稍稍悔悟還思家日所
覩於先生者庶幾有會焉而不可復見慨然於懷既
子聞先生之學於友人劉元丙癸卯得考其遺文於
先生伯兄敬齋公已而嘆曰先生之志言也久矣而
吾徒竊竊焉求諸吐棄之餘豈先生之心哉雖然有
道者之言皆言其志言者也至言去言如大毒之已
毒遇者且恍然喪其所存而何言語之足患乎鄧之

卒業於是也如魘而獲寤抑嘗世賢智之士什伯於
鄧烏知無覩覿影而遐騖者哉[illegible][illegible]嘗謂吾輩所修
須與人同與人同即與天下萬世[illegible][illegible]所言不磨血
氣之倫偕之聖域斯固先生大同之雅志矣將[illegible]而
傳之以諗諸明自劉子鏡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然昌平守
萬君大雅士也遂令庀工鋟板以示同好焉

海門文集序

望齡嘗聞諸達人明文學最盛修古業為詞章者多
矣而卓然可垂無窮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獨無以加諸宋唐而

鮮有及焉自陽明先生盛言理學雷聲電舌雨雲密施以若爲文詞之用龍溪紹厥統沛乎江河之既滙於是天下聞二先生遺風讀其書者若渴而飽熱得濯病得汗解蓋不獨道術至是大明而言語文字足以妙乎一世明興二百年其較然可耀前代傳來玆者惟是而已會稽東海鮮處也天下言文者以二先生故歸之若曰明文在焉達者曰二先生之文也非文人之文而文王孔子之文孔子既没文不在玆乎蓋以當代而得二人焉以系乎聖跡作者郁郁乎明

文於斯爲盛越之爲越其亦幸矣海門子少聞道龍溪之門晚而有詣焉自信力故尊其師說也益堅其契也親故詞不餙而甚辨四方從之游者皆因先生今龍溪也其門人其輩衆其答贈之詞刻之讀者又曰龍溪子之文曷以異諸深濫蒙時獲以鄉曲事先生受教最久含而北來先生發其旨邈於銀僻莫知反也役之以藥言意甚苦具在勑中每展讀未嘗不慚愧汗下頃復自念古今之學術非一古人重言悟而今稍易之渴故哉没人之教其子泅始必有遇之者也浮囊也沉木也既蹈之不測之淵驟掣其稽而去之俾自力以出而子於是善游矣先生殆誘人而投諸淵乎見予而未見其奪故咸以爲易今學者枝成說滯故塗先生且轉而奪之吾烏知是編之不爲囊木也哉

盱江要語序

新建之道傳之者爲心齋龍溪心齋之徒最顯盛而龍溪晚出壽考益闡其說學者稱爲二王先生心齋數傳至近溪近溪與龍溪一時並主講席於江左右

學者又稱三溪余友人有獲侍三溪者常言龍溪筆勝舌近溪舌勝筆余生既晚而愚未嘗見二先生獨嗜其書耳而嗜近溪語尤甚口誦手鈔彙成一帙閒居鮮朋友時快讀一過則神朗氣暢手足捽舞於從有過予菴中或呼與偕誦之雖素不識性學者皆釋然心開喜色浮面上可攬掬夫其筆也而妙若是矣又況其舌哉予聞心齋父子盛時升堂談道則萬衆咸集既退雖皂隸臧獲人人意滿若懷寶而去者至先生時號爲尤盛由今觀之眞不妄也雷霆破睡開

左藏以貸貧其過而不取寐而不聞者宜亦鮮矣右之豈藏與匱之過哉吾友何顯臣志道者也時愛之有過於人故刻而傳之

明德詩集序

泰州王先生嘗言學樂之旨學者多誦之然此非泰州之言也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所稱詩與樂者奚物哉夫其油油焉融融焉天地與舒日月與明百物與昌若㬎浴因繫而游之莊尬抶重翳而照白晝者此之謂不韻之眞詩無聲之大樂乎眞樂難

名而寄名於詩樂詩即樂也樂即詩也趣有深淺機有生熟終始條貫一言而蔽之學樂而已白沙子曰子美詩之聖堯夫更別傳予謂子美詩即聖矣譬之猶以甜說蜜者也堯夫蜜說甜者也梧桐月照楊柳風吹人耶詩耶此難以景物會而言語解也盱江明德羅先生聞道於泰州之徒盡超物僞獨遊乎天與人偕顧盼咕欠微談劇論所觸若春行雷動因而與起者甚衆予未嘗見先生之詩而平日持論竊謂先生全體即三百篇其顧盼咕欠微談劇論即其章句

耳萬曆丙午友人左景賢氏來按兩浙示以一帙蓋先生孫懷智所編次予於是又眞見先生之詩也論者或謂伊川擊壤率取足胸次不拘於法而先生律調兼具直類詩人之詩若異乎所謂別傳者予曰先生生平言庸言行庸行若深覺乎實惜翫弄之爲病而力造於平實當其爲詩也宜亦詩人而已矣堯夫之趣於詩詩之外也其意遠其詩傳先生之趣於詩詩之內也詩不必盡傳而意爲尤遠若其以詩爲人以人爲詩以巳爲天地萬物以天地萬物爲巳好而

樂之安而成之則二先生所同也詩之工拙傳勿傳置不論巳

潛學編序

黎州徵君鄧潛谷先生篤學嗜古隱德弗耀著爲詩尚書三禮禮記繹春秋通函史皇明書各數十百卷咸鏤版傳於世餘文尚若干萬言編曰潛學藏副未行其高第弟子盱江左公景賢以侍御史持節按兩浙至會稽從帳中以授郡理何君三畏敎諭項君元灝校而刻之而耄齡受命爲序序曰古之學者其術

簡其該統擗其所就精求之有本會之有歸如場師
種樹根莖尺寸而枝幹專實其爲大學以爲道而已
道散爲事事裁爲文六經古人之事也其始特若後
世詔敕牋疏之章樂語塗歌之響方輿職官之志掌
故儀注之文編年大政之記太筮稽疑之書朝家所
載俚俗所傳而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以爲其精實
微妙寓是也所言即所用所用即所明施之成務而
即謂之道語之成文而即命之經道德政事文章之
塗常出於一取之有要故不煩爲之有方故一成而

後世無以尚焉三代而降道喪術乖而漢諸儒猶授
受一經依以斷言持議斷獄決疑於時政治醇固文
章爾雅尤名近古如故國舊家之餘守其宗器襲其
衣冠其典刑氣象有足術也道又下衰於是樸學專
解詁詞家工藻翰儒林文苑晝爲二轍況暇語道德
政事之同異乎明興一以經術設科而帖括俳偶所
請彌下弘正間修詞家蔚起叶棄故爛更命古學於
是古文經義之文又判然爲二矣然唐宋巨家取法
尤材皆元本六籍金陵君山輩雖名爲文章士而精

討創構其勤過於老宿以故其所著醞酒浩博往往
可誦近之君子其爲經義蓋雅而已爲古業則撰而
已其專不及漢儒以博又遠遜唐宋當治經既不暇
古業爲古業又不暇求本於六經闤市集潦積薄流
淺佻俗而鄙儉蓋經術藝文之道至此而交受其敝
潛谷先生據道也實矣然後繹之乎經離經也通矣
然後函之手史肄經史也洽矣然後摛之爲文其文
意行理遣而命於法凝立萬行而餘於態莊言雅奏
而極於情若繭絲有緒布帛有幅纊有溫珠玉有澤

蓋明興以來爲六經之文自先生始而景賢氏丞歲
負墻發五業之扃笥聆三長之雅論躬稟度律妙指
昜筌師資所契暢於事業所謂求之有本會之有歸
於斯乎徵焉夫先王教民詔之尊師以示所也景賢
按治吳越身先美化振幽抉隱旌淑治奸所以風厲
鐫曉其道具至厥有章設動稱先師如臨之敬嚴於
手澤一出一入每奉以俱而又鋟梓布傳嘉惠來學
俾海內讀先生書者覩其大全所以反俗況澆歸之
於厚旨甚盛也予高先生之風而悅景賢之義敬爲

之序云

潛學編序 代左[illegible]侍御

吾師潛谷先生早聞道要卒歸於平實以行爲地經爲表用爲大難契心達本而務謹纖曲燕居雅語斤斤如也既罷公車閉戶著書三十年絕意榮進然所論皆經世大典與近溪先生比隣同好共紹正學而教人圓方異唱行解迭資亦猶程邵僑居於伊洛朱陸旱聚于鵝湖矣今羅先生之道昌明於世先生經史述作並播士林垂諸無窮而集業若干卷猶泫鬱

未宣使當世無繇見先生之全予竊恥之既奉命使兩浙謀鋟梓以傳已復念曰越州姚江文成故里吾師嚮往繫焉夫文成之後爲其說以行浙之東西者多矣而吾師爲明書傳王氏弟子獨取季明德氏蓋其莊敬宥密窒欲杜微實合於季氏龍惕之說其編摩羽翼殺與於六籍生平行業又復類之亦日愉也予行部於越出陽明書院下尋禹故跡於稽提房見明德之祠睠焉徘徊懷先師雅意於戲其與味源流於斯在矣然師傳吾師道書者與宵越也俾可理何君餘姚諭項君有好之士俾校讐訖脫稿爲帙十二梓而行焉

新釋楞伽經序

楞伽經舊惟正受宗泐二注行於世尋義既艱與二師所詮科節未備讀者頗難之笑巖老人法孫圓知上人者蚤歲講授於荆山珂公洛印虔懇融通涯略既有究宗趣疑義逾泮遂屏處於赤城古釋籤巖中鉛槧之勤經於三白標新旨發滯義功倍乎前人予族兄蘭風居士謂是經古佛了義如香林珠浦後富

鉅萬直以施人而困於文句若限山海此釋庶幾工導矣於是出所畜活字板印施若干部布於叢林而圓公今望齡稍序其緣起望齡因戲謂之門禪與家相誹甚水火公嗣法笑巖者也而身據講席復於泥淖棘林中爲尸語業乎圓公門吾祖菩提達摩尚先之矣夫楞伽迥出大海勢絕扳援而不妨四衆咸集菩薩圍繞佛共外道同處其中而亦不妨爲孤絕寂寥人跡不復之地法河爾也故初祖以教外直指之宗剗削文字至謂二祖賜曰此土惟楞伽四卷可以

印心是經說法熾然乃曰如來不說墮文字法出此言之文字解脫豈有二哉諸佛言教喻嬰兒索物意則正矣而語音未了譯復有工拙其拙者類吃人然今以口吃之語傳未了之音非深求之意可得耶而予以吃解吃者也言多逾達予懼矣蓋圓公之言如此併記之而系日月以昭其勤焉

法華經普門品備解序

菩薩慈閔羣生若醫師急病有瘴鄉焉則荷囊而馳之若父慈衆子有尫劣貧悴弱喪久逝者則亟拊而

來之故世界穢濁菩薩必入水火險厄鬼賊王難菩薩必赴三毒方熾五慾方酒菩薩必援臨安爲東南都會三吳百粵所湊其物力誼尚易以從嗜導淫增長鬬諍迷所暫娛速驚險地是故上天竺寺建觀世音菩薩道場深願弘慈赫有靈蹟緇白崇仰旛蓋香燈之奉唄讚稱誦之響殷山塡谷奔走百郡寺故爲天台講院慈雲辯才皆嘗鳴椎其地敎衆時敞比丘數千指月旦視犹宣誦普門品一過而已無有能暢其名義契其微旨者而他比丘持白簏升講肆又輒以新意務爲巧徑併智者玄義東閣不聞習學者無所聽授義且日晦天竺寺敎本法明系從台嶠而菩薩反聞之要道大師玄奧之深譚邈不絓耳名實爲何又胡望其誘敎聾俗奪彼樂著拯厥甚苦施之無畏導以圓通哉慧覺海上人者本東越儒紳染衣壯歲該習三學究志祖庭近從鷲嶺遷居於竺寺深憂比丘無聞佛日將夕廼軌則智師旁探衆義感應則徵信於靈記文身則析配於佛頂爲普門品備解一卷夫菩薩敎人俾之旋返則聞復音銷導以思脩又

先於聞慧然則上人所詮抑亦聞慧之津筏歟由多聞而聞聞至於覺亡空滅寂滅現前菩薩妙智乃父母所生耳無二無別也德圜居士與予謀將鋟梓藏於本寺令童行傳習之以無忘其始而予爲序其緣起云蕭曆丁未首夏望日會稽歇菴居士陶望齡書於法華山天衣精舍

淨業要編序

予前與時有客過且含欲而易辯排淨土之妄予曰今予與爲揃森羅照列之什謂有中曰然曰記有言

人者天地之心則今所謂世界者豈非吾心爲之耶曰然曰心土一也心淨土淨心穢土穢如形俯仰影有曲直予信現境之有櫽來報之無訛穢界之實苦樂邦之虛癖痾傴知影曲而不知其直也又有客疑持名爲未足者予曰古佛所垂一一方便皆如神丹虛實寒熱之病靡不療攻治補瀉之法靡不備隨信一門皆可直入夫淨業者又丹中九轉也予如導之以信願加之以純固則六度萬行參求觀練悉具是矣二客皆以爲然而予情疏志弗精行弗篤深愧於

言吾友青蓮子志精行篤者也再別再相遇於燕趙造月淵與其淨業亦日專以勤又緝帙曰要編以勸其同願同行者屬予以一言而予因述曩所以告人者如此餓夫遇王饍弗餐也語人以美其弗餐則愚言美則真美矣然則謂予言即同如來不妄不誑奚不可

永明道蹟序

衆生之情處處執著菩薩敎化處處破除辟之嬰兒疾病爲乳所傷[illegible]證止乳與藥疾則旋已又病久困爲藥所傷智人知之遣醫罷藥患亦隨愈然不妨乳有哺養之益藥有療治之功止乳是權而廢餐則餒死者必相藉矣遣醫是暫而例遣則沈痾者必無辜矣三乘對治者療煩惱之妙藥也衆善脩鍊者養法身之乳湩也滯之則礙正知見故菩提達摩面降皆絕言思以止遣之廢之則乖圓融門故永明大師嗣興渾理事而以身範焉大師法眼之嫡孫韶師之眞子妙契單傳親蒙記莂然禪宗不立文字而師樂說無礙百卷河懸禪宗呵斥坐禪而師跏趺九旬

鷃巢衣裓禪宗指决唯心無他淨土而師經行持念角虎示人禪宗但貴眼正不貴行履而師萬善同歸勤行百八所以抑虛濫示之隄防導因心趣於極果眞金出冶威作莊嚴大海吞流不辭涓滴眞祖位大成之聖法王金輪之尊者也大師示寂後塔於大慈山院曰壽寧圮廢湮滅址歸俗士淨慈僧經公名鳳懷遺蹟號泣詢求於莽莽中竟得設利細白瑩潤如重軀餘慧日再見僉謀於法堂之背建窣堵波用嚴供養併彙緝遺事附以圖讚曰曰永明道蹟傳布四

衆於戲洪波白浪靈骨具存澀北湘西塔炷無改分
王七寶古佛一 雖欲識示明者於末添香前其省眼
看

癸卯應天鄉試錄序

今上之三十有一年應天府臣以大比士請臣章懋
偕右中允臣如祗奉 命馳往董試事既入闈提江
右僉都御史臣耿定力提學御史臣趙之翰取明分
校推官臣景暐等知縣臣緒芳等教授臣民純等咸
受事簾內御史徵察於外維謹蓋臣不敏大懼無以

奉上任使庶幾藉衆力以免於戾焉於是進諸肄六
館泊學臣所選郡縣生六千有奇三試之登士錄文
如舊額籍成臣章懋宜叙首簡臣自待罪以來至濫
官矣每比歲所聞廣厲條令甚飭然仍駭踳誤無損
其故而加後焉法之所禁下之所趨常者往往應
信令與材不能兩遂而士亦終信以爲工可之好
果異於今也夫謂材也而曲收之謂材也而曲廢之
以爲號也舉不足以服天下而澀濯其心若臣所謂
材則能本於令者也可繩糾者也今合是用一所謂材
也夫好高嗜勝士之情態也夷爲之塗而不必入冤
爲之格而不必趨惟示之以至一而守之以至嚴若
懸的以射取決徑寸而萬鏃赴焉然後樂盡其心而
務展其力善程士者不能杌其好高嗜勝之心而能
軌之於正一而精之故上無失灋而下無失人古選
士之科嘗數而士亦多方矣至百家黜而六籍尊詩
賦停而明經重箋疏廢而傳註專其岐愈窒軌愈端
而塗亦加約聚四方秀異積數百年文治之盛醞釀
成就者並騖於其中一道同風於斯爲盛而巧拙之

數能不能之故亦畢呈而無遁矣臣嘗竊觀我 明
制舉之業莫盛於吳傳士所誦說若所謂王唐瞿薛
者皆吳人也其文若經書之傳注律而不可出入若
歌者節拍不可舒促四方師之號爲正始蓋尺幅之
中一題之義求之而彌有濬之而彌新因歎聖賢之
言無窮若是而其法之精微曲折亦有卒世不能究
者夫豈無軼材斤斤焉尺寸趨步罔敢踰越蓋巧生
於持格而奇微於走蹊也爲的之難於人也以無餘
地中則巧多中則奇臣所謂奇巧者如是而已合是

則支發也拙射也直謂之無能可今抗神聖之道以爲之招重之以天子之詔令而無能從焉氾濫靡濫托餘地以自蓋烏在其爲材 臣不敏竊以爲衡士莫善於格上必懸格而始辨材下必赴格而始呈材衆耦之勝負必並就於格而後可以角材踰格而芻游者易而拙操格而中入者難而巧如此則 臣等尊令守法之指與翹材之術合而非岐而是非巧拙難易之路可以曉然告於天下而不惑庶其有悛志乎然

臣匪獨以訓藝也易有之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

位子產之言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夫位也者域思者也畔也者正位者也位在將不勝思焉亦不勝難焉而暇於越乎爾多士退而求諸道進而效諸職精思而謹守之至易而難至奇而平於是乎在毋庸有越志越焉者學則僞官則邪不然則不能而托餘地以自蓋者也夫射非鵠用也然無失毫末於此而後意指目屬矢張鏑注四方萬物靡匪鵠者靡匪毫末者鵠士於文有所以用之爾適道則奏和節致用則應幾宜其精也靡不有毫末焉夫則千里夫得於正鵠爽於獲會不然之數也士失之於異日則 臣不明之罰在今矣射有鵠耕有畔文有格道有域而官有方 臣所願與士交勉者如此

上虞縣志序

上虞舜苗裔之封地也或曰其地蓋有姚丘舜生焉其支壤名餘姚或曰姚丘者濮之姚墟也自唐人箋史記疑而並存之大氏言濮者昉司馬氏言上虞者昉孟氏孟氏居恒稱堯舜去古較邇其說爲可據而子長云舜生冀州夫冀帝都而豈東夷之謂哉禹會

諸侯計功於苗山沒塟其地後乃爲無餘之封夫生焉沒焉而子孫支庶遂食其國邑若湯沐陵園然然則舜後之封上虞與無餘君越義適等耳虞夏之事若存若亡然以二聖人光采漑燭山川丘里乞靈徼寵被其餘聲眞似難不可意決而要爲其過化之墟世守之地郡邑區區而二聖人封壤托焉雖不必其生沒於斯而旣足耀方寓傳無窮其川嶽之靈淑風謠之敦美遺圖牒海內方聞嗜古之士咸願觀討而紬繹之比於壁書竹記而不可得是故郡國志乘

在吾越爲亟而虞其爲勝國時虞有張林志明永樂
閒有郭志郭志出而張林之志隨毀蹄駁無以徵信
至嘉萬閒其邑賢者問爲華謬收軼緝錄近事厥緒
未竟而罷故吾郡諸邑往往有志而虞獨爲隊典癸
川徐侯自樂成量移乃考政問俗求往躅善敗而因
改之農畦所便苦而劑調之覩覽其川麓而物其土
宜曰是在往志矣邑志未修修未善善未成如國何
穢史家去帳籍不可爲邑令當執其咎而又謂虞地
高仰蓋漏國也陂湖之利隄閘之政若嬰兒之仰乳

湩侵敗脣越歲是以屢惡民是以饑昔者召信臣王
景之爲治也皆勤勞溝洫著爲水令鏤於碑版民利
賴之然數世而降堅者沕植者仆要誓約束委於草
莽固不若信史之難誣殺青簡之家傳而户喻也繼
自今勢人之請坏嶝者諸稗民之盜決竇者律咸徵
於書志成而水政寓是夫神明冑系家世所嚴以資
生則砧基或先之然則垂虹之任重華之石虞之遠
冑而陂湖隄閘邑人之砧基也以水政故志乞不得
緩蓋侯之指若此於時富湖馬君某敘敘虞志[illegible]

苑討用襄其成徵士葛君曉卓君任遠實專編貫佐
復裒之以裁鑒加之以芳潤故其書贍不傷體文不
失實稱爲一時良史云

西平縣志序

浦江張子令西平三年考最法應旌屬其友某以宮
寮當　制受狀於司功氏繕草以進張子緘書走使
告之曰化無似無以辱　王命吾子惠顧西平則有
新乘在請一言以章之予曰張子之治其邑既有蹟
矣又不亟一時之譽而圖諸百世其攀遠其用暇顯

有進律也宜哉夫汝南天地之中負山襟淮厥途四
鶩天下有事則勝廣吳李之亂攘臂而先發而西平
其下邑也然古柏氏受之歷帝王之代至於戰國凡
幾千百歲而始折於韓以韓氏之强猶資其劒戟以
爭勝天下豈其山川之固矢甲之利有足恃者不然
何受命保世之久也封建廢而郡邑建迨東漢之季
黃憲陳蕃許劭之徒風聲氣義動天下汝陽平輿之
閒號爲士藪而西平顧不少見意竊疑之及覽其圖
記栢氏之始亮父師顓頊帝嚳皆在周而太僕兹非

道德甚啓之驗乎及東都再造鄧氏父子用廉直顯
名後廚之風權輿於是蓋遠稽邃古迄考之建武之
際而衛侯入晉漢則汝南多賢西平實開之矣榮豁
龍淵鋒穎光恠不發於物則醞釀於人倫紀載湮顯
名實附之或垂名姓千古之上或失之當世或小而
托聲於一劍或鋒而淪没罔聞甚矣載籍之爲繫重
也西平舊志成於邑人王君喆自嘉靖中祀至於今
日更五十六禩而張子始續成之張子爲西平歲比
歉傾困廩往來芟舍無寧日而殺青方竟故曰摹遠

而用瑕也望齡史官也嘗妄謂史不患無才患無籍
一家一邑之載上達郡國至太史氏則堂金匱石室
之藏皆異日所籍爲史者朝以廣成漏家以私害公
郡邑詳於朝而公於家有良史而臚舉之籍莫善焉
夫邑而皆西平也史氏尚有賴乎

東山謝氏重修族譜序

今天下之言氏族者必本郡望稱郡望必擇夫古之
賢者而宗之姓之有譜猶水之有圖經也如汶泗江
漢之別焉而必不可合而可擇乎哉人未有擇父祖
者也郡望即吾父父祖祖之故先者也吾故以爲今
之姓者不必望望必名其居與所自遷之始而無庸
遠附焉夫譜也者所以致同也致同必本於辨異古
者黄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諸侯公族凡公孫之子
各字其祖而姓之蓋古之爲姓也繁言姓而源流統
別具矣後之姓簡標之以望別之以房若是者皆爲
辨異而設然則今之望即古之姓也吾未聞古之擇
於姓而附之者也謝稱東山猶吾陶之稱潯陽問其
系皆不可復知曰先世之言然吾同姓莫不然仍之

而已東山在予郡始寧縣縣廢合於上虞去予居五
十餘里晉太傅安隱地也郡之諸謝稱家山焉又封
樹而墓之擊牲而享之投牒而爭之有是哉賢者之
昌後與吾友覺甫氏之爲譜也不然其言始祖斷自
玉誠公其遷自廣信其歲始宋德祐丙子其人太平
鄉杉口村之人其族寧都謝氏而已曰此吾宗先賢
開夫公之譜也其言以採摭遠闕稱故族托於不可
知者爲可嘆笑吾蹟其緒竊附其義云爾然則爰言
乎東山覺甫曰此固所爲不可　[illegible]遠夫不可知而

姑缺之而姑存之皆反始敬先之道也予因而有感焉夫世之趨利走權聲沈跡墮而弗顧者非爲後裔計無窮者耶身沒未久而子孫已不識爲何人綿綿繩繩且盡去而爲一二賢者之後賢者不必有後而蓋有大他人子孫賢愚之得失直徑庭而已哉而又有大於此者昔夫子之道反諸身心性情而足天下之精於爲已未有過之者也其究也以萬世爲家無窮爲胤祚天下之聲名福澤未有能望其一毛者功有反而成豈不信哉杉巳之族多賢者而覺甫與其

兄省吾君猶子東華皆好學受業於廬陵王塘南先生覺甫於夫子之道可謂信而有立者其將以是編爲盡性之要先生既言之覺甫殆釋然於茲矣予鄙人也其奚知焉

管氏續修家譜序

浙東諸山郡多大姓故家榁礎碑碣往往有唐宋閒物其人重本難徙貴族望譁姻連家廟鮮飭系牒明備其長老率能抗舉宗法以訓定其子弟有先王遺風而時復有賢者生其間爲講求廢墜彌綸不逮以爲之倡故其係久而不壞至渡江而西通都澤國定紳之里或不能名其禰祖以上父子兄弟儹介而後見族屬棄遠轉徙如脫蓋聲利之相薄風俗之相靡每敝於奢麗之鄉而猶幸存於朧固儉樸之地其勢然也黄巖管氏自宋時直閣公其從括蒼來居世稱通貴尤用理學藝文著名郡邑中入明族指滋聚顯者相望故有譜系書弘治中吉安推官其公蹟而詳之至今幾百歲冗不鳩討懼且湮渙於是予同年孝廉君其復總率先緒加以條貫柯本賅暢經緯有章

書既成萬曆乙巳秋君浴剡至越以譜序來屬予管於隱顯之際追慕古昔有二君子焉皆管之先也既沐既薰脫拘作輔因變稱勢策無先主神劍敍光啟人開戶一匡之勳尊爲仲父者夷吾之盛業也阜帽絮巾詩書俎豆居成邑聚跡避圭組遠康隱魏哲叢無咎龍德正中潛而無首者幼安之高蹈也自古功名棲遯之士多矣若功顯而用藏節高而機杜未有如二君子者蜀人思諸葛羣歸其子白居易懷粟里之蹟依依於其同姓子於管氏亦云爾矣記稱管氏

既顯於齊及田氏盜國而去之或適魯或適楚而洪時管少卿者家宋處其後有寧然則管氏之忠於故君無辱身隳節自先世家法已然不獨幼安也春秋越入於楚安知括蒼黃巖之管非避田氏而來者世家之舊所繇亦遠矣哉予既慕二君子之烈嘉東浙風俗之美樂其世有賢哲若孝廉君者以收其族也爲作管氏譜序

山門林氏族譜序

姓也者所以別生也姓久屬繁而無以爲別故古受之氏後繁之望徐秦也韓何也劉之爲金也沈之爲尤也姓異而系同李之屬十有一張之屬十有四王之屬二十有一劉之屬二十有五姓同而其系反異三代而降姓氏業混而爲一異與同不可勝辨故爲譜於今其繫望不可以不謹大江而南多諸林至於閩半林氏也而源派各異以其地望相擢在甲乙之列者不可勝數姓之繁視王劉異甚而予同年志宸氏之族獨以義行與號爲山門林氏山門之先惟浩公爲宋故臣不義鐵木眞氏而逃之海海中孤山曰海壇居當其闔故命族曰山門焉洪武丁卯有　詔徙島民內地林氏在徙中遂居福清龍江棄海壇地不耕而有司猶用故賦徵責遷人遷人苦之莫敢言布衣楊椅疏走伏闕理之繫獄中待勘勘不時上宣德改元乃用楊言除浙廣福遷民虛稅赦楊出繫十八年矣布衣功德被賴三方人祠祀之而龍江之林遂大貴顯累葉以至志宸氏世以爲陰德之報也當海外始徙時倉遽棄產布衣徒手挾舊譜登舶踰險以故播遷之餘而宗緒昭然可考覽而見其後桃洋三宜公踵就之又集成於志宸氏而譜乃大備於是林氏居龍江二百餘歲列鼎樹戟蔚爲巨家每煙消日出登高而遠望想其故墟若三神山之蕩滴蔽虧於溟漲之外而不可復即至修世本書地望舍龍江而稱山門若是者以志往也所以志往者惟浩公避地之義布衣公始遷之勤忠繫故居義隆畸䘑不可泯也當勝國奸統沉淵破艦之臣惟海是殉宋之遺民蹈滄波保空谷若曰九土腥濁吾君亡於海海外猶吾邦焉夷叔逃周於首陽橫客存齊於島嶼斯

浩公之貞矚哉至於 聖主興義兵逐中原靖而息
帽未還慕秦亡而武陵猶遯及乎被 詔內遷義命
兼遂矣布衣復傷閔倫類後計無窮被禍持傳自沉
岸獄名施乎三隅澤暨乎雲耳由茲以觀林氏之先
蓋未嘗不始乎屯否而終乎豐豫也志宸氏冉仕吾
越方於事上而敏於字民短於取名而優於集事褒
所科指屹爲永賴繼以疾還閩越人懷而慕之不能
舍夫志宸有浩公之忠貞與布衣之義患吾知其必
以屯亨也山門之苗裔其大昌乎其去也屬以譜序

爲著其遷徙之槩名節之大者而歸之以明閩諸林
雖多閥閱未有以義行興宗若山門者也

書聶氏譜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殷譜也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后
帝武敏歆周譜也尚矣而詩後言之若曰吾聞神明
之胄然則神明之言儒者所非先聖所取也吾觀聶
氏受世於周至漢潁川太守良仕居新塗玉笥山爲
養生之學吳丹陽太守友生有靈異既沒爲神號尊
王子若孫十餘人皆稱[illegible]太子爲玉笥聶氏又九
世而尚書令道茂徙清江爲經樓聶氏又八世分徙
欽州則有問政先生道遜大師師道無名子紹元道
遙無名皆尸解去眞爲神仙矣爲蜀源聶氏是後或
散居洪都齊東大梁巴蜀恒山荆襄往往著姓而皆
祖清江明嘉靖間中書舍人天衢者始由經樓徙居
滁烏衣鎮則又有烏衣聶氏聶之先世若者數人而
沒而稱王王太子者及十餘人又最顯名有道術者
二練師也或爲神或爲仙皆較然可數其古所稱神
明之胄者非與中書君年長矣所游與談大氏予大

父父行少得眞仙訣於異人以其精自爲而餘爲服
食療人數以施予神與仙吾不知其何居也然戰國
時有軹深井里人政者刺韓相以劒解仙者也君嘗
漢吳而置政者何也

稗海序

稗官之設自昔有之先王用以廣咨諏通諷諭而後
之韻人勝士不得志於蘭臺石室者類托以纂組異
聞羅網軼事其爲用頗摘而其流實繁匪徒患子之
書五車蓋亦虞初之志九百未可弟廢也顧其一[illegible]

之奇見者色飛一語之艷聆者絕倒致令閣正史於
不覩對莊語而恐臥斯又紫色鼃聲奪朱亂雅者已
景哲氏之刻稗海也得毋推波而助之瀾乎余以爲
常惟之相倚也小大之相傾也如反覆手然善學者
必歷人世之奇而後可以反吾常猥瑣贅餘皆絲纊
而櫛比之而後不躓於鉅者要者惟剸之以理裁
之以識則雜組文綦同爲悅目之玩胡笙羯鼓郯成
入耳之娛可以窮百家而不爲百家者窮可以攝恢
詭而不爲恢詭者攝斯吾景哲氏刻稗海意也景哲

遜謝曰之刻也是吾所爲賓日月而破窮愁佐譚鋒
而供懽笑者也方慮其秕纇於六經駢枝於信史爲
憂世者所必斥而子以爲窮百家攝恢詭過矣余曰
善遂序而傳之

馬曹稿序

劉邵志人物嘗言具體而微謂之大雅一至而偏謂
之小雅蓋以詩喻人耳予嘗覆引其論以槩古今之
所謂詩者求其具體者不可多見卧妄謂自屈宋以
降余於唐宋其閒文人韻士大氐皆小雅之流而偏

至之器惟人就其偏而後詩之大全出焉夫人之性
有所蔽材有所短短而蔽者若窮於此而後修而通
者始極於彼此恒數也古之人緣性而抒文因能而
效法文以達意法以達材務自致於所通而不求全
於所短如火炎則煽揚之水下則瀰瀁之醴盈其甘
醯究其酸不獨無以糅之也而且爲之極焉故其勢
充其量滿其神理所至自足以軼往古垂將來吾觀
唐之詩至開元盛矣李杜高岑王孟之徒其飛沉舒
促濃淡悲愉罔已若蒼素之殊色而其流也抑又甚

焉元白之淺也患其入也而郊島則惟患其不入也
韋柳之沖也患其盡也而籍建則惟患其不盡也溫
許之冶也患其稚也而盧劉則惟患其不稚也韓退
之氏抗之以爲詰崛李長吉氏探之以爲幽險予於
是歎曰詩之大至是乎偏師必捷偏嗜必奇諸君子
者殆以偏而至以至而傳者與衆偏之所湊夫是之
謂富有獨至之所造夫是之謂日新向令諸君子悉
舍獨以羣衆易已以摹古療偏以造完將困躓之不
暇而暇成其能哉而詭者遂謂唐以後無詩於戲詩

也者富有日新之業也無詐焉是無才與情也斯人之生久矣其狀貌有同而莫辨者耶童而老辰而暮醻對論說有窮而莫繼者耶此不求異而異無意爲新而時出焉人之材如其面而情如其言詩也者附材與情而有者也欲不新與異得耶鳥之慧者其效人至數十語而止善繪人者其肥瘠動靜各異態爲然至百人而止矣此人言者也非自言也人貌者也非自貌也欲新與異得耶然則所云宋以後無詩者非詩之果窮爲者窮之耳夫杜韓之詩信大矣羣宗

人之稱詩者而畢效焉不亦至小而可笑乎蓋望齡之持論夙如此間與友人沈伯舍氏言之而合譬之兵然予談兵而伯舍用兵者也伯舍之詩情務已出而格由古造其材富故詞博而工其神完故氣和而王其用力久故鍛鍊組織之跡盡泯其言曰予不見學書者乎其始按古帖而師之點摹畫擬若有律令繩墨焉而不敢踰越至其合而忘也而妙解出焉以成其爲一家之書夫語鬭蛇爭擔之悟於未始搽筆之先不亦遠乎然則予之論固未盡矣予曰然吾之

言偏辭也待子而完雖然使予搽故說求完理以序子詩懼其爲予辱也予言予之詰吾言吾見是足以序已

徐文長三集序

徐渭文長故有三集行者文長集十六卷闕篇十卷藏者櫻桃館集若干卷行者板既弗善而渭沒後藏者又寖亡軼予友商景哲及游渭時心許爲彙刻之及是歎曰吾曩雖不言然不可心負亡者遂購寫而合之屬望齡詮次授諸梓序曰明興經義盛而藝文之學寖衰其好古博物之士出於餘力習曉醞薄或未暇究於精微其視古文辭如書者於篆籀蟲鳥然略取形似傲然謂能而瞽目淺短眩所希見者高相唱引遂以爲凌鍾跨王罷斥虞柳而不知草隸之變蓋久矣夫物相雜曰文文也者至變者也古之爲文者各極其才而盡其變故人有一家之業代有一代之製其窪隆可手模而青黃可目辨古不授今今不蹈古要以屢遷而日新常用而不可敝然微跡其緒系新如草隸變矣而篆籀之法具存其間非深於書

者莫能辨也今文人之論則惡變而尚同去情而悅貌詘見事裁巳乘以苟附古辭夫迫而吐者不擇言觸而書者不擇事擇言則吐不誠擇事則書不備不備不誠則詞成而情事巳隱黯然若象人之無情而土鼓之不韵故弘正嘉隆之間作者林立古學爛焉脩明而所謂一家之言一代之製蓋有其人焉而亦鮮矣夫文有常新之用有必敝之術接而不勝遷者情也多而不勝易者事也虛而不勝出者才也饒而不勝取者學也叩虛給饒以抒至遷紀至易故一日

之間而偽謬文者爭新而術不可勝用夫安得而窮之吾見有文在國而詩初唐者矣巳則人厭之而愚者之矣方其自喜為新奇之時而識者巳笑其陋此沒叙之術也文長老於庠阨於獄一著名於幕府其為詩若文往往深於法而略於貌文類宋唐詩雜於唐中晚自負甚高於世所稱主文柄者不能俯出遊其間而府方高談秦漢盛唐其體格弗合也居又僻在越以故知之者少然其文實有矩尺詩尤深與古之窮士如盧仝孟郊梅堯臣陳師道之徒所為或未能逮過也其書既後刻者文取五詩取八如文長者於當代不知何如而謂之文長一家之文信矣故仍其始名曰文長三集

金罍子序

劉歆序七略三曰諸子而臚為十家稗官小說家與焉自漢以降諸子之名蓋罕存者多不足觀而說曰繁盛不知說固子之別名耳然班固之論謂諸子十家可觀者九說家者閭里小知街談巷語之陋絀不足道則說與子又似有間矣夫古之工於立言者言

所明也莊周之於道德韓非之於刑名其曉然於中者迫於吐而必不可茹如水盛堰敗沛不容遏又如老農之計困廩大將之料軍實舉所有而巳潛夫論衡之屬吾無取焉彼其中固無有也固鮮所明也而強言之故膚而不裹曼而不根讀之如啖木然久矣夫諸子之庬而難擇也又況虞初者流誕而非雅者乎金罍子者其書類所謂說家其博而精辨而正雖經迂史聯絡曲折而出之粹然過潛夫論衡也遠甚其命名曰山堂隨鈔予惲名之近於說而不知者

街談巷語之書槩而少之故更之曰金罍子者其號
也或曰子之子金罍子也以爲韓莊乎曰金罍子儒
者也儒者流非予與以術則莊韓不類以文而曰金
罍子今韓莊也予又敢哉然而有難有易今夫老農
之計囷廩而大將之料軍實此順而易者也有善數
者焉隔囷而筭倫合不爽也有善兵者焉望敵而揣
虛實不爽也此逆而難者莊與韓道其欲言而止叢
數家儲然耳後之儒者是非定乎載籍善敗決乎由
今引之也羣緊而要之至當此與隔囷望敵而籌者

奚以異乎此金罍子之所爲難然均以言其所明則
一也金罍子上虞人嘉靖甲辰進士仕至應天府尹
所居近金罍山故稱焉

漱六齋集序

予爲小生時即知有雲間何士抑先生讀其制舉文
文古冲然方少時未知好之後稍稍見先輩所作頗
窺其條貫還觀先生義知其善其理至脉清一一弘
正間法後十餘歲而復得其鳳山稾歎曰不圖詎紫
後見漢儀也是時先生已謁選入爲予郡李官雖辛

人而遜相悅惜古人有云正索解人亦不易得
於遇不遇何有焉予既罷居久彌得請事乃復
盡見先生詩賦記序諸體之文醲厚流麗卑發而無
所底墆旁通百應而浩然有餘法不隱才質無吝采
絢目動耳若五絲組而金石宣予於是歎曰先生所
苞蓄至是耶先生故有芝園居廬二集詠物詩拜石
堂稾別行於世郡弟子陳生䔍稾緝之併其篋中文
鏤版以傳卷四十有八而命予爲序序曰文章之道
奢儉命乎才淹速通乎思婾敏動乎性簡巨關乎時

繁簡之必終乎巨也猶古之必今也莊周述老而廣於
老韓非祖申不害而肆於申子長繼左而暢於左京
宋師屈原而繁於原數子相去武距隨之間耳又況
其遠者哉西京以還文士之集日盛至六朝王儉盈
六十卷王融沈約皆至百卷而李唐韓氏之徒樊宗
師者多至二百九十卷此所謂詞從字順膽創無前
之文也其博也如是不亦奇詭軼絕之觀哉而近世
王元美氏所著復四百五十卷滋甚盛矣易曰富有
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文字之在人壤其出彌新

而有彌富予觀古今之際知情生無窮生材之[illegible][illegible]有盡也百物勾甲於春華募於夏禮飲者其始[illegible][illegible]而一嚌酒觴不再舉及其燕也乃無算爵算樂文盛至今日此飲而燕勾甲而華募之日也情與事倍元氣畢張而不可厥塞通材敏手於是焉生若江河之無細流考鐘鼓之無藏響俾之寒吃軋茁以儀渾噩此與玄尊土鉶何以異士抑先生當昌明之時天授奇頴觸事抒翰高下在心所居通都多名士雅遊故其文博大無湫隘之態性急人敦尚氣義坦然直心

從衣褐開望見腸腑故其文夷易開張無隱閉艰深之習神識通敏臏而愈理多而愈辨政務轇轕而五官之用彌暇故其文走丸決溜縱橫無端曲備諸體而不專一家於戲斯所謂盛世之文乎先生業以端師大儒鑊劫心脾貫穿經緯一時望為馬鄭剩材餘勇以從事古業而輒佚浩繁並於作者此與昔人幼成夙習辨丁甲通四聲及今士大夫登朝早貴舍故而圖新者難易工拙之數又未可並論也元微之觀察會稽行村墊見所誦皆其詩章今先生制舉之文越士少長類能誦之第蒙淺未必能知其古詩文耳然與日者是集與微之並傳於越豈非郡中盛事耶

方布衣集序

古之人於道蓋有所至矣其為言歷千百年不知幾何人而合之出乎一辭虞夏殷周之盛是也然古非襲古聖不師聖趨同的歸並涂如川瀆縱橫要乎海耳周季道岐而立言者各直遂其見不能相師襲以自著其紕繆舛錯故其人之精意亦至今有可闕焉漢唐以來其文足名後者無不尊六經而稱說孔孟

孔子道或不足自信而援托古聖以依據其語聽之純雅過諸子而其暢宣蘊奧抑稍遜焉然獲於古而時有發均也嘻古人之為文其取夫稱心而畢相襲也皆然已無契乎獨知而古是摹雖程竟襲矩猶謂之盜況剽竊文句之末哉韓退之曰古之為詞必己出降而不能迺剽賊嗚呼何其陋也且贈遺題目之文非古也自唐宋作者尚或縱奇自持降此其不附人而發者蓋鮮至今日靡靡矣而轢宋駕唐秦漢自命者何多耶夫今情與詞則無文剽古而依今詞則

歸諸古人情則傳諸流俗已不一與焉而謂之文君
且得信之乎予與桐城方君靜同舉己丑春榜相善
嘗出其尊公先生所謂連理樹賦示之因知先生能
善道其情者也迨今辛卯而君靜再入都下遂得盡
讀先生藏集所謂贈遺題目之文多矣而不由其鄉
里與其郡邑大夫皆得之真而不妄譏譽者其詞雖
不愧於古而務自己出其於當世秦漢自命者殆有
異也至於短章小咏幽卒獨詣逍遙乎道術之圃先
生其有契乎哉蘇明允布衣文章之冠其文儻蕩有

恣而識者目之曰予荀卿之文也今比二書觀之其
合焉者奚在然則古人之相擬與擬人蓋不在文句
肖似可知矣先生亦以布衣稱文世必有能目之如
明允者顧余非其人而先生好學嗜道又明允所未
有君靜自視了于瞻兄弟何如哉二子晚皆名理于瞻
尤至精以君靜所聞於先生而謂方氏獨以文若必
不然矣是集也文若干卷賦詩若干首予就其尊者
論之故有不及焉

鰲坡制草序

有明翰林學士檇李黃公哀其演綸之言為四卷題
曰鰲坡制草其門士陶望齡序而刻之序曰國家廢
中書省而殿閣用事於是執政與代言之任混為一
轍而兩制始合論者蓋疑之矣夫執政重臣代言親
臣也不能時合則分分則親者勝故尚書章奏之吏
薇省文書之司而政歸之者非以其親哉親勝而重
附焉唐所謂宰相者即三省之長耳當其時詔令機
務總於中書執政代言蓋未嘗分也而不能時合是
以學士院建而兩制抗行冊命德音國書密命併屬

北門西掖文告止於常除重常在彼親常在此中書
之不得不廢為殿閣者自唐而漸已然矣故中書之
變殿閣與宰相之名中書其類一也為有疑乎先朝
綸綍之寄鄰於爰立最後始以詞垣久次者分掌之
鴻冊大號屬在政府類古所謂內制者而院中所司
顧近於外制然其任可謂宏且鉅矣哲匠蔚起制作
炳然而黃公以莊雅典裕潤色大業映蓋前後具在
茲篇夫文有知其人不知其文而傳者有知其文不
知其人而傳者有知其人知其文而不能以不傳者

蓋典册之文非一家一士之業如五緯麗於霄漢五色絢於雲霞故或人以文垂而藝苑不名文以人顯而姓氏無別臯謨伊訓旦奭之誥播諸經傳而不以文稱所謂知其人不知其文而傳者也燕公述作衛公手筆編列國史而不以人繫所謂知其文不知其人而傳者也至若元文之近於典謨白樸之重於六典可謂後進型模詞林膾炙知其人知其文矣烏能以無傳哉先生曰吾無以望微之庶幾白氏樸耳是可以傳故刻而序之

大中丞常公奏議後序

都御史江夏常公掖垣奏疏三卷治河奏疏八卷刻既成其門人陶望齡謹序於簡末其辭曰望齡嘗覽觀於古昔成敗得失之故而竊歎息以為其成也常得之寬平碩大優厚之君子而敗也每失之卞急褊躁之人雖言也亦然故世之休明其君子皆奉職而忠所事事及之弗讓言及之弗隱其有餘似可損而其不盡似可加迨且加之損之則隨以敗不知有餘不盡正君子所以處言與事之術也且夫言之情所愛則諶兩悪則詳諫有此以致吾愛爾愛其德者聞其改愛其事者願其成愛其用者珍其器以故善諫者偭翔委蛇而不敢快於一決若夫攻訐之詞猥褻之語如市兒之相詈喙弊臆空而後止世所謂忠愛有出於此者望齡甚惑焉公初釋褐衣推南昌即用平恕名既給事省近當國家解綱弛弓之會闢門懸鐸以招致言者而公獨以明練詳愼動蹈機竅然人所難言相避忌不敢發者公獨侃言犯之或至被詰責而詞旨委至發於篤誠嚴而有條直而不怒以是

往往得採納效諸實用而公遂無切直強諫之名公既為諫官職清地逸而一奉使校士再行河往來於梁宋齊衛徐淮閒舍恬出入風議之樂而跋履荒度勞瘁塡集及建旄[illegible]京號樂國公甫至即繕完儆備內虞海而[illegible]策遑食不暇飽寢不暇甘者再歲而去豈公之忠誠勇於任勞而勞及之耶抑天欲展公之猷而昌其業見其奇耶當今天下之事可專論之者維諫官可專行之者惟督撫而公遞處之可無憾矣論事者惟恐其議論之不廣而患當世

者底滯其説不得盡究當事者又苦論事者隙説之多引肘緈足不可動轉公前後皆身試之爲何如哉夫不爲詭激異衆之論以強人之行不爲澶漫殺切之事以聖人之言以所言者任事以所任者言事言與事一符而中與外兩適公之所自信與天下所以信公者也有得與不得則責不在我焉然古今推善論事者曰賈陸賈生有時無命敬輿有位而無時公位顯於賈而時亨於陸其遇實過之矣權載之序敬輿奏議欲俾後之君子覽其制作效之爲文望齡亦

欲世之事君者由公文而識其心有以知詳臣愛君之道蓋不在彼而在此故不辭而爲序

天目游記序

錢塘山水歛美夷易草木之姸車舟之安造物者裒而聚之以供游人至西湖而極矣若刻削幽邃冰梯造天鑿室蜂房絣檻無地雲寒松短崖險泉溜物外之士往往居之又若以雙徑二目爲羽人衲子所偏私游者不得而爭也貞父長湖上爐姿物色業恣取而獨會又以其餘扳蒙窟陟巉岨爭羽人衲子之所

極不已衮耶夫遊之爲道仁者暇智者暢勇者決三德備焉缺則無以爲遊志五岳者吾壤其廣保一丘者吾病其隘必也環吾居千里而近崇椒廣浸枝易必通有同吾好者褰裳從之斯予志焉而若推若挽又類有物主之予嘗泥骨曰參錯庭二宿天目天目洞庭皆崎爲東西予獲其西焉而俱遺其東貞父所謂三緣合則得之于是離則失之尋尺信不偶也猶記曩宿列住辰起見白雲如海海中洋淶數葉叢下方峰首云翌朝徙獅子巖乃纔得一角無復昨之奇

列矣貞父所見雲似猶遜獅巖而雙清庄觸煙聚所未有此二事予爲差勝也東目湛布大滌洞大妙見庵杲老塔時在夢中會當續往問有客先予來杲問石上數撫掌絶倒者其貞父也夫

翁氏遺稿序

會稽山陰之蘭亭以禊事顯篇咏翰墨暎照千古不獨爲江左殊勝之事即逸少文若詩多矣未有及此者蓋山川之助也元微之觀察浙東其參佐賓從羣以聲韻相尚簡蓉流布目之日蘭亭絶唱意其時相

與俯深眺崇羽觴上下歌詠相屬永和故事儼與於茲山乎不然何稱名之宵也從蘭亭而深入紆迴數十里有巨石元祥色正紫名曰紫雲溪流環迴林壑幽美先尚書翁榮靖公之廬在焉公倘徉詳雅爲時儁老而公之冢子東白少年負軼氣仕宦連蹇退居紫巖者凡幾十年若松檜蟠屈無以遂其千尋直上之勢而偃枝橫出更有異態壯心銳志不能發舒於事業而自娛於詩宜其詩之工也崇山激湍茂林修竹宴集遊賞其下斯須之歎適出爲詞翰猶若有助況居是土老於其地者哉東白君甫沒其長子聯昆能守其遺愛而諸稿而請序於予予嘉其孝能不忘親也故受而序之

無弦先生論語頌唱和引序

論語之有子韶頌猶禪家之有頌古也諸老宿依樣葫蘆給案滿紙獨子韶諸詩少有繼者吾友張懋之與其友門子熙稱爾光始從而和焉余嘆謂懋之宜乎有沒絃琴一張傳之二千年矣而子韶始爲作譜子韶譜後復三百年而三君子始爲之足曲與衍門一段奇特但恐世上少能彈者耳夫諸禪老提唱大似雪上加霜子韶頌論語似蜜中著蔗雖總是舌根下事在知味者人口自殊子韶不喜忌國師以爲老婆禪決定可刪而肯自以死語繫縛人乎故知其筆所云偶然作者眞偶然也其爲眞無垢無疑矣無垢骨朽後其筆未違前懋之試爲和取一曲予將絃之歌之

肇陽子四書證義合刻序

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程子曰

雄之言非也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賢人言道如秉燭以照執如意以指物也可謂明矣聖人目照而手指者也賢人之言近聖人之言尤近賢人本聖聖人本人予觀言說之途多矣然有大要三有未見而言者創見而言者習見而言者窶人子驟得百金誇於市也猗頓氏鬨而笑之此以創語習者也昔者莊周細天地齊萬物其說甚辨肖淳氏閟而竊之曰周殆夢而乍覺者乎見天壞而驚呼焉不知其爲家儲也周之視窶人子則富視猗頓氏則貧矣此所謂創

見而言者也吾聖人之語道未嘗有粗故未嘗有精未嘗有下故未嘗有高辟之枯草而靡非藥也礫而靡非金也故手之所撝意之所投藥如草金如礫無恡詞無誇語富哉言乎吾觀語孟而後知道德家之莊詞焉幾於夸毗矣伯淳曰莊周氣象大故淺近予亦曰聖人氣象平故深偉謂遠如天亦奚不可之有竊怪今之疏孔孟者之陋也語必傳之以玄虛焉此何異美富人之多金也而謂眉金以食縷金以衣若乎肇陽子爲證義也不然其致實其旨暢炳乎其

詞而無曼也淵乎其有所發明而無失也淺深詳略各適其可可謂善觀聖人而得其大者已前續凡二集共若干條省言凡七十條玆合刻諸京師用示同好予非知言者也以嗣君孝廉之請志歲月云

董揆仲學庸解序

予弱冠時即與揆仲及其兄信伯弟建叔共學相嗜恭揆仲少予性英敏獨絕過予甚遠即其兄若弟亦自謂不如也予時尤寡陋而揆仲該贍往往以古文詞及墳典道予此時初不曉聖賢之學爲何等物也既釋舉子業益嗜讀所謂墳典者顧稍稍心動遂以質幼所習學庸諸書向所絕不解者反謬謂能粗通之以爲大學首明明德中庸首天命吾聖人第一義在是矣不勝自喜還以語揆仲而揆仲乃不謂然予是時亦不謂揆仲語然也然予所見實粗淺於知止明善之旨特影附響葉耳而初不自疑年既長此念較切驗諸日用踐履中行解多迕始大悔恨日思所以遷善補過者乃知揆仲眞不我欺也揆仲兄弟以孝友著於鄉里予深慕之不敢不勉效揆仲近出所

著學庸解妙解深契迥出前人而以予之淺暗顧乃往往有冥符者乃知吾二人同異殊未可形迹論也予既以穅粃獲先進伯與叔亦相繼拔擢而揆仲反偃蹇成均然予三人者終不敢不心愧自屈所謂雍菡且侯矣君何患哉大司成馮公試君於國子以爲軼倫於是編也嘗愛尤篤命刻而序之而重以予言者欲以明予與揆仲自少而長所相期者有在文藝之外而馮公之能知人得士也

陶文簡公集卷之三終

於題外機迎於筆端入[illegible]已[illegible]極[illegible]出往所謂
動與慮而用之者與夫天下之事亦何獨易之有在
乳其機理而已予有以知南宮之游力於政也以茲
文先之

張世調制義序

文至今日若置菽粟享太牢又置太牢饕海錯其甚
也至無以嗛腹名侈而寔約也予記舞象時東南文
士善持格認題淡然寛博而無華者號松江體一時
多慕尚之後趨日醲麗更詘爲迂緩而雲間之文亦

稍變其精寔過於前冲夷澹泞之旨時有存者以覘
其先輩巳若酎飲之於玄尊矣予校文南畿所錄松
士最盛世調牘最晚收得之甚喜輒以經冠明年復
雋禮部選爲庶常其文膚理膩密鋟入而夷出之其
正始之遺風乎文之成也如果時無花壯時無擒色
古之善爲文者其始未嘗無華盛之觀豪[illegible]不可馴
之氣也然必退就平寔而後謂之至世調業爲書中
秘所謂文章有進於制義者傳學而濬思之以造其
所謂至焉其可也

門人稿序

予生平喜人讀古書而憎蒐其語每誚之曰女食生
物不化耶然學者安其陋更相誤以爲新奇而文體
日下今歲春予謬役禮闈與一二同事者慨然思相
與刻洗之而其流既盛所[illegible]大略一塗其卑者亦能
撫取殘餕語藏俯固陋而材者力足以獨運顧猶不
敢自信其心手必寄徑焉主司相顧無如何則疏節
目以徇之而予平日憎喜之性與所盟質遂亦不能
無少遷徙要以取其神骨略瑕纇不失爲知名士而

巳既竣役見所取者名字與其人稍稍自懟巳乃取
舊業質之闊淡典博有加焉甚詭於絕異者始亦鮮
矣夫士習不可挽文體不可正者何哉下不明而上
不信也上所謂勦襲庸熟而下反習奇禁之則曰黜
奇有所取而不能無所略則曰上固好奇也而謬我
不知彼所指者主司固嘗訾之而特不可棄耳吾願
從事斯文者開胸換腸一一巳出毋徒寄人廡下
食其唾其爲平與奇且勿論焉可也是刻也凡十七
人文四百有三篇而[illegible]稍陶[illegible][illegible]題其首焉

金孟章制義序

孝烏金君孟章以爲辛丑走會稽贄文於予其文洗滌去華務出簡淡意津津自喜予謂之曰有情事於此一人顧若濇舌若電縱横捭闔吐詞千百而其事白其情殫一人卷舌樹頰片言居要而其事亦白情亦殫二人者孰辨孟章曰莫辨於簡言者予曰爲文猶是矣辨甚則簡吾子姑患弗辨勿遽爲簡也簡而弗辨去暗幾何是時孟章之技骨不腴神不揚故予砭之云然甲辰復見其文於都下其骨愈立然腴矣其神愈闔然揚矣予謂曰是役也子戰必勝旣而罷還來辭予曰子技自工不勝者命也丁未舉於南宮以書及所衷義來山中若謂予言有少助予笑曰子不聞張長史之草聖於爭擔劒舞乎傭夫之鬪伎兒之弄何與於毫素然而物有相觸者志專而功苦也昔吾子之問業於予也心靜一而無他色伊鬱而如不能自解此專苦之至也予言闕夫舞伎而已何功之有予以是物爲政治必辦以是物求道德業必精醇將告子直拯于業巳卯丁未嘉平月廿日石簣

山樵陶望齡書

筠菴稿引

注水盆池綠石髮被蘊藻其爲觀適取清泚而已高山大谷中洪水渤汎所決發木走石汩泥土憚駭耳目此豈與尺寸之波爭清濁哉世固有以盆水訓洪流者然或慕浩瀰之奇而忘盆盎之量投沙漏泥自失清泚二者皆謬也韓子言文浮物氣猶水水盛則物之巨細畢浮吾好其論而數稱之今之爲文者稍然若漏澤智井而以多浮爲奇不亦誠過哉吾友馬叔元之於經義蓋氣之盛者其言皆瀹淪浩汗務自巳達流盛而不必於濁清浮多而不擇於巨細渾乎獨行越出於二者之表可謂閎於內而肆於外者矣夫氣之用微戰朝銳暮歸鼓之輒竭難盛易衰其變若此惟善戰者能持之常盛而無衰叔元五比於春官而文逾工氣逾厲其養之善乎曹沫孟明視所以得志於齊晉償三敗之恥者氣也吾將於叔元賀戰勝矣

湯君制義引

文有意到有語到古之人蓋亦有意至而語未至者矣夫瞭然於心胸之間而詞不能宣故繁而不約偏而不圓繁似博偏似奇凡博與奇者亦古人之病也而其善不在焉今之效爲古詞者烏能詞哉詞者意之極而淡者詞之極也其入深者其出必淺其造端也甚難其成章也似易不知者率然而讀之未能知其工也蘇子瞻云楊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夫文固有似艱深而眞淺易者楊子雲是也則豈無似淺易而眞艱深者乎

蘇子瞻是也今之爲古詞者已未能病而易古人病病焉轉相易以爲舉業而陋益甚累之連牘而已未嘗賁一語焉吾何由而窺其意哉而又以爲奇博爲艱深噫其亦過矣宛陵湯君之於舉業也致徼其入苦洗濯刻磨無粉澤脂膏之態約而能圓其意與語可謂近之矣觀者將以爲淺易與以爲艱深與世有蘇子當自能辨

王淡我制義序

遊南池觀少陵舊題回望城頭傑然而跨者太白酒樓在焉自有此州以來王侯之尊綏冕之盛非一人矣而羈愁流浪薄遊而漫飲者反得以一篇一什有此州於千古之下甚矣文章之爲用久遠也自唐始設進士科以詩賦取之故其詩獨盛然當時孰有善於李杜者而弗及收顧又以其所收也而資後世談者之口由此言之其人誠偉文誠工則一時得喪之淺淺者舉不足較科目何足以定人而彼固無藉是以自永也吾友王晉伯爲文精深刻苦譬諸詩蓋少陵之儔予雖辱交君寔心師而手摹之既而以大夫

秩知任城任城大州據上游人不榮晉伯顧爲拊心而士之底滯者輒藉君自解曰王君尚爾知者又曰有賢如君而豈以甲乙重輕耶李杜不舉詩賦科詩賦常在天地君雖薄一第文具在也於是任之子弟請鏤版而行之予聞之曰諸君將以茲編與南池酒樓之咏並垂而爲三乎昔蘇子瞻爲文詞盛於二子其治吏七州皆著異績所至人愛而傳之又甚於任城之於李杜也以李杜況君誠非倫而君能力於政若蘇子者又有文以載之則是編於是州雖並垂焉

三可也

序馬遠之秦淮草

法書家之妙在運腕狀之如漏痕沙畫歌之妙在轉喉狀之如串珠皆言其圓也昔人稱好詩如彈丸又言廿字詩如二十賢人夫句櫛而字比之靡不圓美者而後摹難狀之景於目前含不盡之旨於詞外詩而不圓如書偏鋒歌曲而直緊者耳余嘗引以論詩古文若時義其往處類然而世之為偏鋒直緊者多矣惟三吳名士有先輩遺法然儇捷刻露傷於寒儉

於雅道亦均病焉余觀馬遠之所寄秦淮草皆韻秀瑩潔澂而不滯清而不徹庶幾能圓而無病於雅者歟夫和於手斯筆圓和於聲斯調圓夫其文詞若彈丸珠琲者心和之應也吾不敢徒以才士目遠之也

戴玄趾制義序

秋水時至汩土石漂槎梗奔激澒洞潢潦被野當斯時毋思得澄潭靜渚臨汎濶濯容與於其上及夫宿潦既退霜清石白淪漪映空寒泉似眼心是其趣而又且有消縮暵涸之憂于自近稍來經生制舉之文累已再變壬辰戊戌間文士務極才力旁撫廣鶩庶幾乎浩瀚無涯涘之觀而僞法敗方浮濫不洮往往有之至辛丑後其能者率刊華崇腴相高以理相矜以態其流又纖儉寒弱不復振聳人第見夫潦收水清為可愛翫不知繼以消縮且趨於竭也今之經義猶古之詩歌也其盛衰皆足以觀世季札聞歌鄭曰其細已甚民將不堪聞歌秦曰此之謂夏聲能夏則大大聲大兆王細微替由此言之纖儉寒弱者細之類大之反也是故言文體今日宜振其弱態以強其

神幹有是人焉世運將賴之比吾獲卒業於邑父母玄趾戴公之文而劃然心開如登朝堂聽鐘鼓入武庫觀戈鋋矛戟之富其才靡所不赴氣靡所不達而皆極於理依於法程源泉涌發沛乎東之而不失其澄渟鑒徹之妙殆所謂廣不宜施不費節有度守有序者吾邑士誦法於斯文雖瞠乎若後猶有足聲起頹靡還壯觀越其有興乎予樂諸弟子之得師也序而傳之

王慕蓼制義序

今時經生之文莫尚於吳閩閩以奇麗吳以風裁四方文卷之行於市者雖錯糅其簡抹搬其姓氏而爲閩與吳要可懸辨如暗中引手而知窊隆也然閩文尤用其銛談趨天下十數年閩文體爲一變其盛也如是故世之謬憂慮者謂今文漸衰坐格力格力之不足由於華勝而不善倣者又以其浮華自混閩體歸責於所趨且以爲閩皆病矣夫閩曷過哉唐開成而後爲詩文者學老於韓學僻於孟郊濫於樊宗師溫李之流號爲西崑而文體日陋此非數子之罪也

及歐陽子振之而歸於韓夫西崑濫觴長吉長吉與樊孟固韓徒與也善振之則爲中興之歐不善倣之爲寂襲之西崑亦何常之有乎當周之文盛魯宗於諸侯而孔子魯人也顧置魯而欲取徵杞宋杞宋之衰去魯遠甚然孔子以爲救魯襲莫宜二代也愚以爲今吳之盛不及閩誠欲少抹其襲莫若而王先生以文學冠冕於八閩其爲文辭獨有吳先輩瞿唐之矩夫先生固閩人也而文吳如夫子魯人而亟稱杞宋也其言與實尤信於天下自今有剷東華談而識格力者當自茲集始越其振鐸地又當有起而從風爲四方始者愚將拭目覩之矣

及幼草序

予嘗以文士之才譬諸拳勇蘇子瞻詩貫穴萬卷妙有鑪冶用之盈牘而韻致愈饒此祿兒作胡旋運千斤之軀同於肉飛氣勝其幹者也元白長律動至千言猶有餘伎此宋萬繫華中手足盡出力浮其格者也王比部季重弱冠登第博古長詩文近代詩家尚同工剽不敢已出一新語用一新事而予所見季重

贈客詩獨廣大富有略類長公至其餘勇賸技溢爲經生言亦殫理究情恣出無方如是刻所載者夫物之在天壤古今以供文士掇取不可勝紀旋轉而用之三寸之管耳力羸用羸坐見困跲非有軼倫之材不能舉也泰豆氏執轡轉轂千里一息其見奇乃在容足之途舉業家多拘而善縛與立木爲塗何以異至季重爲之若騁衢筴於九軌斯亦穴牛華出手足之類歟若季重於材可謂特達尤異者矣

慧業序

先輩學訪醇至義識精闢其鑒文雖尸尹佛龜筴姑布相體骨不能過也鄉黨所傳董文簡公父子允若倫士所言有中識話誠有過人者亦其時文事簡質其領易見耶予鈍昏所占決多失得遠媿前達所知工拙而已久病廢業徐徐習邊而猶守其故格程量新體然則予所謂工拙者寧足據乎憶爲小生時聞老先生論文內不能服心詔曰此往法耳今予爲少年語安知無貌從心誹者古人詩云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荏冉三十年忽已親此事真爲予發也夏

月偶游狹䂓湖於友人案間見新義一帙視其人皆吾里之傑其文淵湙奕特衆美咸備將翹之諸君子嗜古守法度雖當文體屢變之後而先民典刑猶有存耶何其妳於予且莫逆於予好也少司馬王公二孫文在帙中時文在半選予以一言冠之予雖窾倫鑿論不過時而就所品騭則斯文也亦可謂之工矣

季生弟制義序

予嘗爲諸弟姪論行文正如人親官耳敏目者能言其甚敏者能言口無體文乎於無詞費而工可裁製之妙靡不備矣孔子稱辭達左氏乃云文以足言足言之文非至文也意麗辭廿而待於足言乎哉自人言一事而或一人蔘之百言盡一事而或數言泉之其工拙豈絜度而後見耶予族人守足說以爲文皆務斷理簡詞無當今繁富華縟之態而季生弟尤甚予自宦秩歸見所構義泊然其中閒然其不糨予曰子之文信善矣然世方持鴟鷄紋頰調倪節靡靡相悅而予挾有虞氏古琴欲一倡三歎以勝之乎及試則稍就濃贍竟中彀矣然意不以爲善而珎其舊

義藏敝篋中甚秘人亦爭傳之其雅尚篤摯確乎堅而不渝吾知季生能以其行文者適於世也爲書數言以券之

冢宰立亭孫公奏績序 代

古之所謂大臣以其宏術遠猷大其道以異乎小臣也小臣矜義飭節方不可抗直不可詘無溺職皦名可耳大臣則道在利社稷忘身名級大在附大方執失其直與方之實而亦無遺乎圓與曲之名此所謂大道與其大臣勿能與也古之大任其操展名行非

一日之積也積小臣以爲大臣積小臣之道而後可
以行大臣之道宋范希文司馬君實可謂大臣矣當
其據軸秉樞不言而信未動而人孚之何應之捷哉
然其正大果毅之素小言無敢媟小行無致頗一毛
之利當其前若虺蝥隄潰力窒遠趨恐不給自其布
韋以迨臺諫方州之時而孺子隸夫仰之如二曜五
嶽人徒知其後之易而不知其積之如是其艱也夫
當世之耳目至淺矣大臣者言遠慮深或當於理利
於君國而未能顯爲凡耳目之所闚闞而不得則疑

是必其積累之素曉然信于天下如二曜五嶽雖有
阢隉晦蝕而人積其昭明崇高之信以不敢疑然後
能伸其志安其身而庇社稷故曰積小臣之道而後
可以行大臣之道也然或者都大臣之位而踽踽焉
守小臣之節廉於位貪於名勇於自完怯於爲主則
豈國家建置孤卿大臣任天下之至意哉周以大冢
宰統百官權重無二至明革中書省去令僕之號分
六尚書統之吏部歷數千年而大冢宰始得其職然
旁掣下漏銓叙黜陟非盡出於一也至今日而尚書

始得其職於乎豈非盛際矣乎比者天子益明習吏
事威福自持吏部所進退百千之一未能盡中上旨
而大臣不勝其守官守道養高易退之志無以答上
恩眷力引而去者相接其陳義甚高立節甚剛然余
蒙鄙竊以爲與古大臣爲國之道有合而有未盡合
無乃重自完而未暇深念爲社稷計耶富平孫公昔
以名御史犯權要濱於危者數矣再起持中丞節不
合而退志芳絜名顯聞天下之人莫不曰孫公今爲
文君實也既掌邦刑總風憲晉於天官朝士望之以

爲千柩一二大與除皆著語金石垂之永永蓋公所
積累者久取信也深故行有基而施易達耳夫大臣
之道不易知也知矣而無所積猶不可行可行矣而
或重自惜無顧國事又不能行然則履大道蹈大方
乘大權行大道非我公烏乎屬哉夫官者以君之人
事君以天下之位官天下者也奚必其不順奚必其
不和吾爲迂爲爭以自高少不合悁悁焉不終日而
退此群臣庶僚苟塞責者爾若順不比和不同無絜去
就之道安其身以安善類安朝廷此與大臣事也爲

彼則術甚易名甚榮為此甚難而猶未免為凡耳目所疑苟非精白不二之臣忘其身併忘其名一意奉職無顧己便而又其生平足以信於人而道足以自信未易當此也今者公以二品秩滿聞 天子為加爵錫命榮施祖禰之廟所以寵禮大臣者甚隆備矣夫身備大臣之寵而顧持小臣之節兎肩鷹泰時鳥羽酬千金平交施報猶非之況君臣之間乎余有以知公必不出此余鄙人也幸得佐公屏公知故敢以古大臣之道望公不頌而規以自附古誼

心翁常老師開府兩浙序

自丙丁以來東南連儉於歲浙所被尤甚天子至遣使發帑金賑救之不足則穆然咨曰其維在人夫鹽百吏計興除植贏瘠是在督撫都御吏矣推擇之必慎必周於是廷臣僉議惟太僕常公宜先是乙酉公嘗以給事中校浙鄉貢士故詔命下而其所取士若望齡輩相告語必曰我常先生其民之聚於此者咸喜相語亦曰我常公蓋曩者公自鎖院出而見浙吏民未能浹月耳然吏民竊窺見則已仁其色而聲傳之遂若有私於公者而浙區區海壖浮土以其士民故重煩我公亦若上之以我公私浙也夫君子之用於上若栖然惟身所急循必先禦往取士者廉內外畸重改令則公持文柄往河決梗遲道發使者行河則公又往今所急無甚東南而浙指瘠獨多縣官左右公以濟所急浙徼上德而成所私奚恠焉浙雖區區而其貢士與所貢財賦往往視諸省而贏雖數以士民煩公上意殆有在固不得謂私浙也明矣某聞古之君子有懷其具憂其人而不獲處其任者往歲

浙一二豪猾伍伯市魁叫囂為變而公為怵然長計思欲大懲其前而永杜絕之於已定故發策試士問所以治兵若民當用何術亦既懷其具而憂之也凡吏於浙者職不能兼治兵若民兼治之惟都御史而公適處是任浙人亦幸也哉某聞之成事易鑒成形易防惟横作於所恃與其所狃而君子憂之浙之得專有鎮撫大臣始於嘉靖某年欲以訓飭旅備岛寇而已其時上下之耳目一於海而海水之無沸者遂三十餘年然壬午之事反出於所訓練豢養恃以禦

亂之亦於是朝議都御史得便宜往治歸上下之亙
日又一於兵而不逞少年乘之又所謂奇散而不是
備者由此言之其發事斷可識也我公中寬而甚嚴
有度而敢決常思以百年之安貽浙何好究消釋所
創距落之後宜無足爲而某新自田間來見下邑單
戶轉展旱潦間其苦而似不獨在歲也豈我公以慷
來之久矣我公亦將折始芽杜未萌徒無事云乎哉
某公門士也敢以斯言爲浙人券

霞城吳公擢大廉訪序

莆田吳公以臺省重職分浙以東積秩六七歲大和
其民其民相與計曰浙於天下方隅耳於浙有三州
於三州有越浙偏得我吳公三州私焉而越尤暱吾
聞仁賢者天下之公資也吾州僻細而久賢者懼將
奪我然公之勞不可不圖也非有顯陟無以慰吾小
人陟而去吾小人又憂將奈何已而公以按察使都
水事於浙位高秩晉矣而遇越於民之事公如禰
曾高雖名輩日崇而尊親無改公視越亦若家長老
時行畝𤰞疆理生植於數里之內若有恝往而靡非
其家謀於是會稽之人大懼厥志而合然忘其發焉
夫浙澤國也天下之肥瘠在吳越吳越人肥瘠繫水
利害違害就利視所司所司視監非重畀之與久服
習其地究知源委未易稱也吳越浸巨者三曰海江
湖江之巨曰浙湖之巨曰具區曰鑑瀕海之州六瀕
浙之州三受湖之州二此三浸者皆能爲大利大害
者也諸州於水未有兼三者惟越負海挾江而襟湖
三者獨兼兼則受利害也獨大其所需於上之人爲
就所利而違所害宜獨亟得其人受賜也獨多吾州

人之私我公久矣逮今始與二方十一郡之人共之
而以公所領職校諸水經謀厥緩急無論公惠顧弊
邑而欲恩之勢固不得不歸重於越矣公雖去越越
猶以地形偏受公重是公公之位於兩浙而獨私其
政也且夫河渠陂澤田畯之司也畝澮溝塍細民之
職也公爵愈高而於民事愈親去民邇更邇公其位
而私其政違其爵而邇其事則公在越不爲近居杭
不爲遐越人安用以公去爲慮乎然予聞當今所患
海波方蕩而河弱流二者尤水之大利大害也國圉

於京北而通漕於中宜有忠智明練如公者當守者
將使公謀其大必捐所經而小爲之端是舉也基之
浙且捐矣浙者海之門庭而漕輓所根本也公奮謀
底功樹大勳於二水浙又先受其利安論越哉

霞城吳公奏最序

昔者三代之盛建之君公卿士分疆列釆各治其地
子其民長永而無變其賢者或策名而起躋於三事
終身未嘗踰厥竟土故上與下相比人與地相安器
與用相習而化理隆備叔敖子産列國之相也其名

載於循吏邵伯天子之公輔也分陝而理自成暨康
蓋當其時不獨一邑之釆一邦之政各有專寄雖以
連帥方伯之職其尊若周邵而猶久於事任靡所遷
改如此至漢時爲吏或至長子孫然觀其守相多遜
徙易無恒惟黃次公於潁川再至而已豈其久任實
成之意詳於下條而猶忽於大吏何其遼哉霞城吳
公閩材也而生於臨海長於剡筮仕於越入爲天官
大夫無何復簡列臺治兵於赤城由臺換省從治越
所領郡皆如故分省三品秩少遠滿者而公居越復

三年滿自登第幾念載暨少時所游歷不踰數郡凡
士飲贅謡俗方言耳狎目化其遊於官也如遊於里
之闗其理吏事詰兵戎山澤與渫賢不肖主名實目
而熟討之如拾級登堂而闢中冓如從雲耳而譜高
曾摘枝攬葉而究其根蔕也夫古今之不能相襲久
矣習者不可使治而治者必不習其未習也凌競披
捩而相疑方習又徙而他習久而無從也則數疑與
數皆非所以爲治也故無出疆之仕與長子孫之官
感不可使於今其最類古者無如次公潁川耳在郡

輒賜侯爵徵而入即位丞相可以無數與疑而郡卒
大理然少非更嘗之遊官仍一守之任賜爵無連帥
之重遷郡乏三至之勞較諸我公已爲非倫況其他
哉固陵以東章安而北狎習教化如公分茅賜履以
有民社而忘其偶然公亦不鄙夷其民樂而安之且
若世家舊邑楚鬬鄭僑之儔用其邦人參其國論而
忘超擢以去也漢人有言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
此郡縣之弊也夫當郡縣屢遷之時而無失五等建
侯之意此天子之私恩越人所偏得豈易遇哉公之

書績考功八邑令羅君某等謁望齡言以獻望齡竊
願以此言徵之

俞師英麓林先生榮滿序

於越美山水而剡其面晉宋間名雅君子歌嘯頌歎
盤游之地在焉其民巖畊溪飲業專嗜少無商賈四
遠之慕一耳目視聽以媚君長於諸旁邑又最名爲
顓樸蓋吾郡海壖之僻壤也遊者不能時至或企以
嬰其有仕而居於斯居而久宜不爲有道者所厭薄
也適邑令金谿政嚚下雖有名覽奇觀而不闢於目

樂於志者有之若剡者殆幸面免矣則上焉者之安
其下下焉者之安其上莫如剡宜而剡於諸邑顧獨
以難治著號何哉自望齡始有記聞以來令於剡面
善遷去已去見思於民一人而已不復覩也上既疾
視其民而被下以垢惡名昏詬獼狠嚚於諍訟日月
重襲不可剷剔下亦弗克狎比於政而嘖有煩言以
謗讟其君子斯所謂兩失也豈異民易地後先淳薄
抑何謬忤哉不特其民然也其蒞官者而流渫泯前世
所貴勝咏奇者亦若有沉湼封蔽澀縮而廻郄抱檄
來者入其疆若汜旋渦陟危棧心闢目眩蓊不覺溪
山之入眼矣安在其居而樂乎非特不樂而已也未
幾而思去既久邑邑若墜諸谷不得出於是剡之山
川果爲四方仕宦者所厭薄嗟乎山川則何罪乎吾
師英麓先生入望之以爲樸茂淳篤君子也而令於
剡受先生者始無不以剡爲先生憂而難剡者又或
以非樸茂淳篤君子所宜處即望齡亦私慮之居無
幾何聲翔問流期日而浹及考而成萬口所喧列於
薦牘考功受之厥有　恩綸推所自始剡人舞手告

語如譽於身如榮於家望齡詫而問焉先生何道而
得此於剡也先生曰吾邑之父兄子弟實易與吾惟
拙而已夫向所謂悍戾不可諭教之民而先生獨以
爲易與向之譸張險側善謗讟其上者而親譽先生
至問其道而先生曰吾以拙而已然後知悃愊循常
之果足爲治而剡之人民易嚮於仁易遷於德不至
如曩昔所鄙傳亦見於是矣夫民樸而治巧如以造
父之術調野鹿故下駭而上惡其難今剡之民樸而
先生亦退而扎於樵拙以馭樸是故上不煩而下不

駭也民保其樸先生成其大巧其相親譽不亦宜哉且先生之德於剡非一爿賜其衆數十禩訴懟之恥一朝而雪之剡山之高水之清洗滌芟夷悉復其故訟稀吏散仰而眺高巘而臨淺腰墨佩銅傲然有隱處之樂非獨剡之父兄子弟恐先生旦夕遷擢以去先生亦安能不眷然於剡之溪山與所哺抱之民哉又孰與疲息厭薄欲亟去之者也望齡先生之門人喜其政成幸其近而得於親見又高先生之政得於剡者爲尤難而著於此儻不遂擯斥尚隸史官當有所述矣

郡侯楚陽石公崇簡序

常人之所譽俗士之所驚果足以知君子乎世俗貴聲而望景見皎皎隆隆者而喜以爲君子之事盡是矣君子則求諸心與道其道至平甚易無寂隆縮台可容爲殊異也然君子未嘗傲然爲高潔之行而其蹟亦必不出於下與汙而世容有汙下者下推之則成高汙並之則明潔故世亦未有君子不高且潔者也於是名譽隨焉是果爲知君子者耶吾郡侯楚陽石公名行聞於天下天下望之有峻絕瑰奇之聲自吳郡移守會稽無幾何而科臣上言今國家經用甚詘諸轉運司權輕宜擇人以重之如某等潔廉有異績誠往一洗濯剪剔之用宜益饒　報可遂擢我公兩淮所以寵異隆顯之甚至於是中外臣庶皆頌天子經制之善用人之周華我公以顯名膺特異之任其愛公者則謂公行如冰雪而顧濡足入泥水且是猥雜地詎宜處公而越人又以越雖鄙遠夫亦有民與社比者儉瘠興發方特公食息何奪我遽以爲大

慼望齡謂二者之說皆私也夫金處爐蓮處於何傷於貞白哉公之澤如旱月之水農者欲引之以溉舟者欲瀦之以浮顧從其辣者耳越人烏得以私惜公公亦烏可自愛及負希闊之選然望齡知公亦有不能舍然者蓋公以名見推亦嘗以名見軋軋公者欲涅之至汙而不能推公者又欲處之至汙而介可見二者要謂公至潔故常欲反之以成敗公夫公有道君子也有道者方欲處晦守黑襲光耀收聲習而世之耳目短淺無繇得其精要採獵近似動相指目使公

以中庸平易之學而蒙峻絕瑰奇之稱若揭竿而趨之欲逃匿弇藏而不得豈公之所樂乎堅齡至愚劣又病退耕田間公不謂其愚而數教誨之久乃得公之所為學其從事於聖人之道者蓋久游乎二氏之間而審其所以同故有以内自足而不繫於世汜應於世而不以已然後知公之廉與其涖事之善有本也夫身體爲者不美一脟馳大道者不涉支徑公之淵閎粹密者既不可易知而聲景之餘收之而不盡者乃不免於人之喙與耳其不能舍然不亦宜哉公

之行也其屬某等皆飫公教重公之行而思有以識其感也屬堅齡而使之言公平日所以勉堅齡者甚大不欲其以文字為學堅齡亦非敢學文字而已者也故所以贈公者其言之不文如此

太守鶴峯劉公奏最序

堅齡初隸史官與其曹追頌署中先輩名公輔之休美咸言壽光太保文和公賢太保處眉州時野間賢佞糅錯也挺挺自致有絲特之譽雅操自意抗而不恃天下稱之曰介而曰太保之介也和其爲文和哉

堅齡既退耕田間而鶴峯劉公來守越實惟太保聞孫劉公爲進士廿餘歲始獲一郡其不爲苟同俗自媚於世疑有介然難犯之容比得謁見而宿容誠有禮其顧金錢以吏事相交關者禁不敢發庭館幾虛背徒伍伯頫首重足唱呼之外聲氣寂然又類莊者公自處谿刻其於越嗽谿之毛飲其水然未嘗有廉者之色與詞治務詳密而人顧樂其簡持法無所阿而常多縱舍僚佐讌集攀崇眺淩有登高能賦之雅而不肯一詣人飲舉寬與嚴介與和人各以意迭名

之卒無所定而公於兩者實靡有適也夫狀玉溫栗譽酒清醇雙稱則美斯備單舉而德亦卓[illegible]子殷而惠名柳下介而和著如玉溫酒醇未爲偏辭出此言之謂公爲和者誣云謬哉公治越三年上其績御史御史中丞皆最騰章於朝於是有褒崇之典其僚郡丞劉公僉判吳公黃公司理李公樂公之成也而屬言堅齡昔詩人美召虎之功歸於祖德召公是似堅齡不敏敢拜稱太保之烈以對而曰曩者太保雖處政府其同官或有異意者公雖領郡海隅而僚友雝雝

然顧足樂也和衷之美其邁祖德矣哉

太守右吾劉公榮覲序

會稽故山水之區元微之爲觀察也竇鞏之徒實參僚從聲詩唱和播諸文苑斯已盛矣而王逸少爲內史至與支許輩遊談山澤蓋昔之仕斯地者安其土風樂其閒曠不獨僚友參佐有以共娛即在林藪枯寂之士咸得備遊從奉餘論當其時科條簡而謠俗厚會稽爲仕宦者樂國今茲山水之佳美非異也而俗剢習險仕者望而畏之至於斯者僚采相戒勉畢

數君子之力以夙夜而恒患不給所謂賡歌流詠能之而未暇者多矣夫同官者且然而況其伏在林莽者哉雖然遊談吟咏之事固非爲政者所亟也而事亦有異於是者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夫道術性理上以求下而下亦以求上故古之脩道者樂得賢大夫而事之也甚於儕友有其人則致於上矣而無嫌望齡退而耕於野者十年於茲矣意常求得可事者闡所謂道以安其易使之分而右吾劉公適來爲守劉

公今之有道者也靜而和詳而有體不任裘帶而膺然有凌宇宙茹萬物之氣汎羣籍而不雜窺異教而總其同予蓋聞其風而悅之而以持服故於禮固不得見亦會郡多事公與諸君子勞苦供給故其縉紳若弟子員之志斯道者亟欲得公片言以闡發蒙翳而亦未暇也夫昔之爲會稽者咏歌遊覽寂不亟之務而得爲之方外緇素之侶而優與從事今以公之賢上下相求之殷而明道闡學事又至鉅而亟然猶有未遑者予因歎古今事殊科條日煩而民俗之日

陋雖以賢者爲之而力猶未易也雖然古之人固有目擊而相得者矣而況著諸行事教化之間乎予比嘗語人苟得郡縣自效者政理之善若某某皆可企所不逮惟公公之廉與仁可勉也至紛而愈靜罷而愈安猝而愈詳終恐不及耳夫紛而靜罷而安猝而詳固深於道者徵也然則公所以教予所闡於公固不俟言語相接而得已厚矣庚子冬孟公以上計詣京師其僚郡丞馬公僉判周公舒公節推孫公寵其行也而徵予言予惟諸君子行能之高相與之盛既

什伯元寳而樂其朝夕於劉公所以究明斯道闡旨
未聞者必修也又喜公數放吾將暇甚公遍歸使劉
而昧如望齡者庶幾得比於支許之遊以袪所惑而
飫所不足故緣託古事以致其私意今茲年穀稔比
閭多盈民曰劉公寔官我公行歟其無忘終教斯民
也哉

太守錦波朱公奏最序

予同年友蜀富順朱公守會稽靜一明允民戴其惠
士飲其和三年以計最越人相率頌述謳吟之業洋

洋盛矣已而郡丞潯陽蔣公別駕新會李公郡理南
康蔡公皆新被　朝簡先後來叅郡事相與言曰吾
儕家食嘗受學於朱公惠甚厚公方拜膺賁冊榮施於
親庸可嘿無詞以賀邇鼎於前別駕部陽葉公共介
壽屬登齡為辭予曰吾越有三賢守皆蜀產也當漢
世越境僻險盜猾由滋時則以成都張公霸守移書
開曉嘯聚革音民歌曰弃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
休勇夫寃茅隱亦以仁勇衛人是張公之我造也越故
俗水義之刑既蠲之政而莫我宜也行受一士一中占

旁潰潦數為害明嘉靖間蜀安岳湯公紹恩來守楗
石釃流截坤維應玄宿歲以順成人以永賴越人之
言曰天生湯公以恩紹也名寔命之矣夫流惡殺淫
扞菑殖利則湯公之以也茲者時平年和郡中無萑
苻之警士釐其利水歸其壑解繩之勞乘橇之績無
所施用而朱公獨用廉平處恬鎮浮簡馭事吏易近
民然士民稱之比於二公由漢至明數千百祀吏守
千百而蜀三公前後相望若與峙於越予嘗徵其說
於三老子弟父老曰老人兒時識湯公公為人儻蕩

寬大秉裼表敗繡無廉者之色與下坦然人人得自
盡然無敢罔者遇其鄉大夫有禮延接庶士周其私
恤亦未嘗骫法也為政簡要不煩當大事霆決山立
不可搖沮聲施至於今惟朱公寔然故曰朱公今之
湯也其子弟曰史稱霸為郡表用名儒崇尚經術郡
史孝秀誦聲渢渢然滿於交衢朱公之染我以德也
士之囂者靜矣豕者正矣府中嗚嗚始為公謳與予
曰政譬諸醫鍼艾所以去壅參苓所以補羸過亂鍼
暴鍼艾也勞人興利參苓也夫無疾而療則參苓之

偏或害於鍼艾不若投石屏藥之爲愈也名與求利
而定投之此政與時不相適之患也曩予謁朱公於
京師公詢所以治越者予對曰越有切久之政無百
年之事願公靜以爲之而已公肯首以爲然其治越
逾二年矣而靜如一日遏亂不及翦興利不及湯而
士民愛而頌之甚於二公曰蜀有賢守二豈不信哉
大夫勇者氣沉甚辨者詞簡善事者常無事爾用寬
弭寇湯以順導川然則公所用以治郡者固即弭寇
導川之術也特卷而未試耳公秩久且擢以去而時

所急才莫大於治戎行河他日以公肩之知必辦予
固以治郡決之矣越地陋小民舍力而用智奸宄百
出不示及而淪風俗傜汰若浸稽天賴公以靜政範
之稍稍革止其有功於越又豈直與弭寇導川等哉
予久田里習丘民鄉校弟子之說聊舉以復於諸公
盍嘉蜀多君子而越人偏受其成也

別駕文臺吳公榮轉序

當萬曆初家大人以禮部卿視事冬官曹時川吳公
方居郎署每入論事輒移刻望齡時猶童子嬉從壁
隙中窺客雖不辨何語然心知爲大人重客也自是
每聞客坐速呼供茶不問心知爲吳公更十餘年公
在官順天府望齡亦幸通籍京師始以通家子謁公
乍見依依不自知爲初交矣又數歲而公來守越越
人疑焉曰古之君子畸逞不得志於時者吾皆知其
繇然其人多高亢以异俗懷能而耀衆招妒誚讒自
爲鵠的少失意憤惋叫嘑廢職曠工以逃於高閒若
是者其累顛躓宜也而吳公無一於此然辱臨吾郡
者二年矣久之方量移於杭吾無以知其然敢問子

曰子亦嘗聞白居易蘇軾之人乎讀其書考厥遺事
其曠朗夷粹千載可見思一遇之意必如凉風之解
暍春氣之蘇體也然其於當世何如哉憎惡斥逐惟
恐不力淹緩淫滯而不召此豈嘗立崖塹爭能負氣
故爲偏奇如向所云乎然而若此者受獨而所操異
也受獨者其材若氣固已蓋夫衆矣而所操又異君
子未嘗爲異也常願舉其職職盡必有不吾欲者夫
居官守職分耳吾謂爲常不欲者且指目爲詭惟以
蓋衆之忌而激詭世之譏勢所必不免也吳公由部

曹再領劇郡常府廩奉職材識瓌異精敏絕倫雖遷
務舍欲而其韻不可盡遏此固所爲困阨之道耳雖
然匡廬赤壁詩賦爛日月江黃至今藉爲光價而二
公亦放浪其山水以爲娛其視屈伸得喪竟何物耶
今天以公幸越以越山水娛公不獨中朝之人忌公
於遠公亦樂而兼忘其久矣昔者樂天守杭微之在
越各美其風壤以相誇詡未有定焉予瞻兩至虎林
自言熟其魚鳥今杭亦公舊遊也試以餘日尋蘇公
堤上西湖魚鳥亦能識公而公新自越往山水甲乙

元白所爭者亦顯於公決之然公雖遭蹇所至專以
奉職爲事終日捐捐功德在民而豈眞留連山水者
哉簿領會計之間卽超然空曠之趣并溪於道者不
至是也公名在天下惠澤徧大江以南髫齡皆可無
言言若此聊以應邑侯之命

郡丞寅所張公奏最序 代

予少時嘗聞長老爲言成弘之際醇醲質茂其仕者
多恥而自重奉職約已豁刻巖峭固然而已而無翹
然自喜之志當是時其廉者如積水雪於大冬千里
一色無以著見其潔清不肖者側匿縮恧雖力足以
紛華而猶恐不敢出其士節之美如此自予謬入仕
版四十餘年於茲處而事其邦君出而行游友其四
方之賢者多矣而所趨背亦少少愼易賢者居其間
已若峩嶺之炎雪高寒之氣逼心脾立毛髮人所驚
竪而已或亦不勝其翹然之心蓋周之盛時在位者
皆有羔羊之節退食委蛇愉愉衎衎而其後世若北
門大夫侘傺追乂寄慙於室人之交譎此皆潔白修
飭之士也其憂愉廣狹抑何異哉吾郡侯寅所張公

廉吏也比又以廉旌於朝以故郡之士民與四方之
縉紳大夫一時無不知廉公而予不敏顧嘗有疑於
公者數端廉者之處於衆嘗獨出獨出則易爲名而
公舉進士十六七年矣僅乃貳郡不爲易得名也廉者
卞急自持亦每以持下故多毛鷙瑣碎之患而公獨
易有體其爲政獨多所纎合廉者恒介特猜狹於人
畸迮每每寡合而吾郡之上下公所僚屬與其鄉士
大夫無不親公者廉者[illegible]其竊邑常若伊鬱不平
而公神和氣雄瓠弃超邁絕一世凡廉者之所易

有皆公所絕無而廉豈足以稱公哉夫難名者廣也
簡易縱舍者平也與人親者其量夷也神和氣雄若
其節安也天下方望公若懸崖立壁而公且未嘗有
畛畦訾而堅則玉犯而割則劍而況其外徒敝褐蒯
緱耳蓋儉而能膺嚴而能平高而能夷約而能安此
所以爲公而廉又烏足以稱乎余聞爲治者非直靡
然之患而翹然之患靡然者或覆人以所短而翹然
者多絀人以所長故廉之於墨若白黑而治效不甚
遠其翹然者害之也公既以三載奏最誕受新寵名

績所暨必有趨風而則效者是今天子建公爲標的
而厲天下也夫倡天下之吏而廉非公獨能也倡天
下之廉者而令爲羔羊無令爲北門非我公而誰任
乎公其益懋明德以寬平碩大者爲之標成弘之俗
今日其必有望矣公屬邑令長林君等喜公之致成
而圖以頌也則委辭於余余所樂有言無如我公者
故不敢遜避而次其辭如此

別駕新篁王公守晉序

古之賢而仕者所至必有與游有巖僻忽荒而無其
人者猶躋攀而致之韓愈於陽山柳宗元於永則區
册吳武陵之徒皆從游咸士之淺者也當其貶而求
之珪組之榮風壤川巖之奇麗舍此若無與以處既
而獲之賦咏相屬言論相和寫煩鬯懷怡然有以遺
世而忘遠朋友交遊之樂以長人之高倨其不能忘
情至於此矣況夫隱身自翳塊處而無侶獨行而寡
悰者其得君子事之偃息其蔭頡頏其羽樂宜何如
哉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然則下之求
於上殆與甚也夫仕者不惟其川巖風壤之爲樂而

眷焉於賓游處者不惟以遐致幸令爲嚴重猶必與
于游從事君子以爲幸古者上下之際其相求而有
以樂多然也余退居在野倜然無徒塊處獨行若無
余過乞思得君子事之而會稽僻在山海閒是非政
事民社之司長佐之尊貴則君子之至於斯益鮮幸
而辱以來來而請見以疎賤仰尊貴待刺瓶首視門
隷臭息退就館其服悄悄然僅獲通謁則有閒闊相
慶而舞故其狂猗者或引匿自遠不敢望公府況所
謂游而樂者乎望齡歸之明年而新篁王公定來倅

越與余同禮部舉者也公沖穆平易貌外似不足而內守堅強施於政簡靜詳練一視郡符一行餘姚令事不旬浹下之囂口難化者胥謳頌公而又以其餘治古文務自胸吻已出之非直如今所稱秦漢者也以公之賢與文而余素習不介不摯而合焉豈獨無閡於上下臨事之分若今所苦而於古人相求之艱且不啻矣子游子羽之交得於武城益在同門之先望齡比肩於公也特丞由同年而後厠毗庶幸且過之二子之相知也以不造室為賢而余與公顧用游

從為喜何哉將余之愚不敢以附子羽而私自比於偃冊吳武陵之屬耶抑公知我形骸之外而余亦不宜屑屑形迹自好耶無幾何公竟遷晉州凝行過余款欵公昔雖以薄譴至然無訾於躬食其稚德非有牢騷之感而若此殆不忍於迂鄙睠懷今日之好耳公行游中原燕之南晉之北多奇士其游必有過區吳者顧余屏廢孤寂舍公獨處如何為懷因念去日不能盡釋其硜硜之守朝夕於公倒出所抱由此言之猶以不時造室為悵悵也陸生某某輩皆從公游而與者皆公之別徵言以抒之嗟乎微諸子之請余且得無言乎余且得無言乎

易州守陳侯榮蒲序

燕薊民習卓鷙負氣矜節善悲喜其俗然也昔者荊軻擊筑易水之上而壯士更傳慕倣之故燕薊之俗易為最焉夫燕周所以封召康公者也當公賛政王室按行甸服諸侯之薰被者尚能醇釀其化而詩人推本之皆歸而系諸召公今詩什具在其於擊筑引徵髮植背決之詞不亦遠耶奚公之德施式是南

國而不能淑厥章之遺毗也哉說者乃謂畿甸狎近王者聲光在焉隨流乘風厥化遄起而燕是時列在侯甸介焉邊隅去京師甚遠難易濅淺遂遼邈不相及耳明興燕為京師而易水環王城外二百年來文武成康之休澤浸覃克塞而易密邇內地被化最先觀風而求所謂二南者將於是乎採之曩時凌詳激讙之餘氣日以礲礪而一宅於粹和蕊絃誦興而筑歌廢舍其劍術而鋑鑄是求即欲聞荊高遺蹤於悲風寒水之際而童子猶恥談之當斯時而為治於易

者其亦易矣然易水昔號天險在戰國時僅藉以扞
圉隣敵而今六合一軌控護縈帶淵然爲天子金湯
之重寔難其守所以宣惠布和塡撫其民社意必有
召伯其人者而閩麟崧陳君始以進士舉試於是州
據近畿當要扼覽古今之謠俗美王風之首被其政
主於化導而所興除趨竄急病如家事務推其肺腸
不爲華采表襮觀也然而名譽殊茂甚夫以陳君之
賢與易之近雖雖乎鳴琴於堂而聲馳朝宁將日未
暇肝況紊而徐之以迨夫三年哉陳君之鄉人祁州

君壤接德比飫於觀聽嘉君之以考功最也而請言
以章之昔者黃丞相與嚴次卿皆一時賢能吏列郡
以治而至相媲娸所操異耳夫玆請也道成績明同
心二善具焉若兩君者其賢已乎陳君業已奏功且
誕膺金爵之賞由是州而致通顯異日若過易水上
而聞有聲若歌吟者其在甘棠之三章乎

邑侯羅公奏最序

豫章羅侯治會稽三年上其考稱最大夫士之以文
頌若大率以邑人慶快其一邑之政而歸美於邑侯

其言至備然未有明侯係於天下之重者望齡以外
父大理少卿商公命次當有辭敢明徵其說商公曰
子烏乎徵哉曰侯貌克其與人言也盡商公曰淺哉
子之說對曰此望齡所爲頌侯之淺而侯所爲絕倫
超世千萬而不可及者也比者望齡偶讀宋史至寇
萊公張益州而心喜之二公者皆由縣令秉衡軸都
方州其動若飈行語如霆發獨立而不懾敢決而不
疑此豈如世俗卑陬㥘懦雀覗狸聽將吐一辭半出
中住舉手蹍足而負重枳者哉何者其磊落倜儻之

氣浡發而不可止而回互竊藏之術有不屑也此古
所謂眞豪傑也方我侯矜涖事余得望見於儔人間
瞻其色詞灑焉有概於衷雖弁服紳帶之表而肝腎
洞然可望而數此非恢奇閎遠眞豪傑之識度而有
是哉古稱爲上易知易知則有親令與民最親也令
不知民與不知於民而令何親焉明不足以臨情僞
覘善敗又懼爲下所闞於是矜容設詞故爲不可知
以示之重凡爲上而難知者蔽在乎不知民耳豪傑
之士鏡覽兆剖於上而物圉已莫能遁姦事凝擬者

爲乎以侯之才治會稽如責騏驥於數舍雖周百里之用而常有千里之氣何者其神裕而材不足爲也材不足爲故貌克神裕故其言也盡凡侯所謂易簡夷曠者固密察精緊之極也夫天下長無事可耳有則語伊優而貌渟約者奚足語於應變之略其必有命世豪傑若張冠者以銷萌定傾赫然爲社稷輕重以予觀之含公而誰其儔也侯天下才也簿領期會一官一邑之事以稱我侯所謂涔蹄狀溟渤烹鷄譽九鼎而烏足以言侯之大哉

邑侯翁公入覲序

會稽比苦無歲庚子大穰於是吳郡翁侯爲政茲邑始期矣民穫者咸曰此非歲功實我侯之賜先是邑多虎暴正晝攫人是歲皆遁去民又曰虎去吾侯實驅之有徵其說者對曰侯弱於嫗衆而强於禦奸蘗上賦則丹地訟相反覆則破產侯至而弛之逋而請紓期訟而請罷者必聽後償者不笞鉏而愧也輸平者樂于勝敵褭者胥卒舞奸以食吾小人吾小人之髓日椓以潤厥吻弗厭也胥未代主書者未燧席也而橐皆飽卒持符者甲蹏乙蹏其骹至叱咤啣夬夬囚縛孝秀小失意裂符㚔愬下者盬背而止茲已則矣呼訴之聲齒齘之狀不接耳目吾鷄得止鳴而犬得眠竈下誰力也吾上戴天而有秋冬中戴予親而嚴予父於吾侯如天際春如親恃毋其嫗衆也和矣禦奸也武矣惟和與武歲是以穰虎是以去難者曰今茲方數千里無弗稔者奚邑而無介獸之去來山林偶也貪一槩之符而拾偶爾之蹟以諛其上未可也陶子曰而不見夫月耶其盈也能愉愉而能悲悲

悲愉者人情之變而月有二哉故均歲也而和戾殊均上也而謗譽異矣入惡夫蘇季之謫也而好夫諸葛之忠也故有非寔之謗歸其身而無從之譽流其嗣夫愛之濅者猶及於子而況當身乎故一槩之符偶爾之蹟吾非不謂然也然惟至恩者始能收槩以爲功而至愛者始樂因偶以爲頌功槩者譽賢於特竪而頌偶者愛濅乎紀寔此豈飾名蹟苟親言者所能及哉㘳齡方歛於郊往來山澤所聞晨畔言與所往復適如此而是時翁侯且以上計行矣于宗人聚

族爲悵詞望齡以季父命載衜夫柔譎俗之論遠稽
人情以陂明賞功　天子之事也抒中和之雅頌闔
里校之褎議以發揮美政揚諸　王庭士君子之職
也然則郊野山澤之論正今日所宜載也遂稍次擇
書之示無溢焉

郡丞林公歸福唐序

太史公傳汲長孺稱其伉直不容廷中以淮陽守病
免而司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其後濟安仁
推言之曰夫巧誠有之拙亦宜然蓋以拙自喻也陶

子曰吾聞巧於君子矣中事會解時棼靜而理煩而
斷赴機而捷持筭而微不聞以宦巧宦巧者君子不
道也夫君子義以處分道以忍悶靜需自定之是非
默反必復之氣機遂然而有餘適適然而無不可入
斯所謂大巧也大巧智小巧黠大巧拙誠小巧拙僞
諴信命乎天勞逸命乎心數得則無失拙拙者逸耳
數失則無得巧巧者勞耳巧非必得之路而徒失逸
拙非必失之門而姑舍勞然後知拙誠之智巧與黠
巧之拙僞也福清瑞堂林公筮官宰吾會稽三年以

讒去民懷思之去之十餘歲復來丞郡無幾時又稱
疾解職於是興邦人之疵吾民者曰越非仕國哉再
得賢者而失之其賢重公歎其速蹇者曰惜哉其不
講於巧宦之術也於乎巧宦何事足爲公願獨公見
信愛於越越所以事公久而彌篤斯民也三代所以
直道而行越之人亦猶行古之道者也而有不安賢
者之號於天下寺竊恥之夫當今之治上下取相媚
而已上姝姝悅民于譽違道下亦不務以道事上而
甘縟其文貌寃若野火山潦欻然而集無幾而衰止

去則涸且熄公敎民以信臨下以莊與其鄉先生居
以禮莅羣胥以法事郡守若監司以正一切魚濡狙
喜之政象恭柔向之文將迎窺瞷之術骫法容奸之
惠無有也聞公爲令日老吏宿猾奉法鐖困至詛公
求速遷去而牧守大吏故有虛名號爲君子者亦憚
其執守內不能甘入羣胥蝎譛公遂得罪去而其邑
士大夫徽逮山澤倪老則無不憤薦於邑若身蒙詬
恥父兄見侮願一朝解雪還之在位去既久猶相率
訟言之蠧公之誠信著於民相與攣結久而益章其

始悶悶醇醇或不能若流俗驩然相媚而終大異於掉劈糜解山濟竭而野火滅也予於是知民生之厚雖以越之僻陋庶幾未泯獨所謂直道者未必存於老史宿猾與曩之擁虛名在高位者耳然用老史宿猾桀越之士君子父老子弟令通國受其恥予所懼也此既往事矣雲陰解駮白日始見用信民遵執馳亨塗於茲爲易而公竟以病免公去邑時大中丞王公直指彭公知其賢將爲抗疏伸理而二公皆罷歸事遂中止今秉銓持節力能操去留者當公道昭

明之時皆敬異公尤甚需以大用而公又偶疾作孟子有言臧氏之子惡能使予弗遇昔賢亦云斯事豈章惇所爲命也復何言哉公吏事明練纖細畢察治縣所著科條至今尊用無改父老胥官府者云他令雖號精敏然鋒處皆可謾數十年內其不可欺公一人而已然則公固甚巧獨巧治民拙逢上耳公既久嶺外有重腿疾所苦獨拜跽趨丞之末未害政也而謬自退讓杜門如水行無以槳而臾然安之其處屯困之際抑又巧矣夫義命者君子藏身之善物也亚難枉直難曲義也利鈍在時不在枉正通阨在數不在曲直命也公業已深於義恬於命予復何言第公與越人上下相與之道甚厚而觀者不察滋用大懼家弟安齡受知於公者也瀕行邀予言爲祖遂以告公之鄉人與四方之譽通毀塞不知而妄爲訾者公疾行瘳起施用有日亦願勿以越爲陋而棄之也

邑侯趙公擢司馬序

初趙侯爲會稽期年邑人頌之半問之咸民之罪平者與髦士之修謹者高門大宗之嗜禮法者二歲而

咸乃大服三歲而大懷其士曰侯無我暱近者禮我也其大姓曰侯寔完我愛我也蓋侯杖法守禮而力行之不侮矜寡不畏强禦其道久而益光七歲乃召而民謌侯去我速君子曰趙侯其知政矣政也者異度循理以內協乎志者也稟度則壹循理則簡協志則安故神暇而不勞氣專而不囘無求乎人而人咸宜焉夫人之心其異不可同其同不可異兩劑之訟莫可並德一鬨之市莫可徧喻而有致一者蘇子所謂不言而同然之公也政適民而已適於異則擾適

海内外靡不臣服然日本猶阻中山封期被役畏焉
夫琉球之為國也歷世弗賓隋元之威敵亦海上而
弗能服至於聖人作玄化翔於是稟朔效物越世彌
謹其明信著矣是故列聖寵而懷之英蕩之使圭弁
之賚相踵弗絕所以褒賞誠節採掇細微而無所利
焉且王者固非獨兼容並納而已也且將録善而討
奸撫順而鋤逆故西伯至仁也遏密存阮詩人歌之
天子方與六師援三韓驅掃蛟鱷復賁封之舊域強
驁既誅宜宣布大公明至信令鞮譯所隸較然知順

逆徊獨之效夫中山者順等於獠貊而義同於共阮
且故府之命在焉固不可一日廢也於是望齡再拜
而言曰大哉鶴田子之言揚盛明之洪業振當代之
遠策仁以綏遠信以守官是行也四善具焉昔者匈
奴嘗為漢患矣於是不憚重使計通西域名斷其右
臂終漢世戍屯弗輟誠謂其邇胡也今中國盛大北
狄解辮受號遠邁漢氏日本小夷敢踵思附敝闕伏
闕請命者首尾數歲終見殄絕而中山環域邇倭積
其信順雖天威燀震無所務遏焉顧用以氣動海外

令無族當竊睊目而相尤曰曷柴於其易犇於宛中
山鬥哉天哉而吾烏用自絕於左海往罪效新悔豚
魚隨其中孚蛇虺斂其餘孽蕃將淮賢賜章志應營
百鈴威石贊而已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仲山
甫所以將明德音光昭於使命也惟鶴田子明允而
誠篤外朗而中勁理於會稽百吏得職羣黎大和撓
強淳澆靡者植幽者宣所謂不侮矜寡不畏强禦鶴
田子有焉既入為諫議則竭忠而不阿獨立而靡懼
嬰難犯之鋒鍔抉宵小之邪謀所謂袞職有缺仲山

甫補之鶴田子有焉率是義也將之明之以懷弱國
讋強寇建安攘之上略稽綃萌釁於永永直須端捧
節修故事云爾哉鶴田子行矣式遄其歸以上佐天
子升於大猷憲萬邦也哉

中丞濟寰楊公恩命序

濟寰楊公節塡桂林之三年會天子方建樹東朝覃
敷大慶於寓內若曰疇節大臣朕所託專制一方柔
與同之日五嶺百粤幽遐阻深大臣鎮撫其地有大
勞勩者司封其亟予是時望齡新從田間來乏官

嘗剏遂獲以職某爲揚公役其友人黃管廣照芳之
鄉人且爲道所以且言比討皮林也以三方之西[illegible]
小醜母獨生得盜魁廣獲功最然君不兩[illegible]謂公不
忍殺人之仁與不得已而殺人之義以置由絡[illegible]之
會而陰行其縱舍宥頓之恩則公心藏之神明聽之
僕固微知之耳君子奉宣　天子之命其勿急斯言
望齡受而颺言曰於休哉予觀大易重離之義其君
臣上下旡名屬烈孚應而嚮合未嘗不歎其時位之
盛夫火孕於木其卦震其德仁其位長子至離而盛

焉故曰明兩作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蓋東曜凝焉
之隆際乎離南方也聖作而物覩厥照所先宜在南
服光遠而曜宜有大臣昭明德以應者故其上爻曰
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有嘉者文明之極功也武而不
覿文也剛道雖遠明也火生於木厥木位仁故曰折
首獲匪其醜而已蓋師貞丈人之吉亦離下坎擬於
三離上坎判於四三四大臣之位也明而[illegible]武[illegible]治
未濟之間君子有濟懼矣故其爻曰震用伐鬼方
南方小夷也皆當而克之三年興大[illegible]仁[illegible]折[illegible]服宗

而非亟也獲匪其醜故懲而非殺也大壯而賞從之
故曰有賞於大國由斯以言長子七萃元臣應期厥
道靡二時會均焉今揚公都外閫撫南極仗鉞萬里
布昭天威無高宗三年之憊而有采薇一月之捷渠
魁未縛則馳十道以踣之罪人斯得則開三面以撲
之所謂折首有嘉公其有焉天子方務承華崇墮山
朱曦閉其重輪少海增其洪波欽至獻俘期會冥契
夫五嶺百粵離照之位也弓矢專征正邦之爻也播
川皮林鬼方之族也三驅解網匪醜之義也以丁兩

作之昌符揚日中之景鑠大國之賞將焉避之離之
時義大矣哉非盛德孰當此者乎於是發冊旣敷世
賞遍及大都督維城李君獲以鞭弭事公南服受律
稟竿其揚勳武貽書抵予曰願以言章公之伐予
素善病才又窘拙益遜辭不可久而始載筆焉不足
以奉宣洪德昭示遠裔苟用塞李君意而已昔馬援
破斬徵側戡定嶠南啓土於大邑然意殊躁躁自謂
功滿思一奮匈奴烏桓以病比寒忠臣烈士之志固
如此公文武爲憲功高宗海頓一隅之地雖無少

介然而國家疇庸勸忠酬材授任之道詎宜爾哉李君菜既徙而北公乎久安其在黃離元吉之占乎黃中之色也元德之長也居中長人以奠綏社稷吉孰大焉然則公其假裝使者行當召公矣

眞定守張公覃恩序

古九州之宇曰冀恒山滹沱之間專曰冀解者曰猶之乎郢之爲荊也邗之爲楊也其都會也恒曷會焉解者曰禹之敷土也至於恒衞從大陸作而冀方乃寧矣冀之爲言冀也亂冀安弱冀强荒冀復恒山者

所繫以治亂强弱安危之本也斯所謂冀者與陶子曰於戲盛矣哉自商周以降更二千餘年而冀乃復稱帝都焉明之爲唐虞豈不信乎夫恒四爭之地也當襄之威張陳之雄恐險阻兵馳騖其域至鎮於唐徽於宋析爲藩國淪約遼鄙牙兵燧火震蕩棼決不知幾何歲迨聖曆昌而辰極正燕南趙北屹爲神畿人始釋其荷戈守障之勞而晏然還於堯舜之世其亦幸矣而　天子猶憫然憂勞之若曰此吾邇人其擇良牧守往宣予惠於是予同年和節張子由戶部郎出知眞定張子之治聚於戶部也慮在公在出其治民慮在私在斂公私出納之泣交爲病吾見定之難爲也夫冀古賦而不責之民也古者王畿之地縣其總銍效其蒲葦供其芻牧備其師旅求之也煩而使之也數故無貢焉以寬之夫定非畿下之民那而權焉而鑄焉三品之金筐包之物朝算而夕藉此無與於出納之恒數而公私俱憊矣張子坦中而爽外密理而宏目上奏軍府下拊矜幼居無幾而舉者解搆者平寺人白徒收吻戢翼民忘其擾五州二十七

縣之吏相與蒙休襲成稟受指畫以致諸民又思歛其閭井之歡忻童黎之頌歎以致諸其長而無塗也於是追辛丑詔書公所榮施於親者而稱之曰非獨我公之慶也惟五州二十七邑實嗣焉烏可無說以賀而望齡爲之詞曰記稱北岳天之貴神溫仁正直主布恩德而管子言恒山之野五穀蕃熟四種五穫蓋北方勞卦也天地所以養萬物聖人所以養民故其奠岳也主仁而建侯也樹德夫神之所稱溫仁布德者吾不可知知於穀蕃穫多而已堯舜德之上也

禹功之盛也當時所以治冀者吾不可知知於恒衛從大陸作而已張子甫爲郡而下樂其寬平人和歲登廢幾作而多獲者斯功之所以配岳而嗣禹者乎田作者古后稷之任而今司農之官也諸君揚厲休烈而追美於地官之命殆所謂知本而善頌者也望齡猥鄙嘗以官次爲張子役矣於浚守之請也奚辭

贈章泰宇丈游吳序

予多病性遠人事出入稀簡至游山水或遠行數百里蹈危險無所憚身力羸劣不任奔趨及其躋層磴躡絕頂攀援縈密升降巖竇嬌捷勝人而已亦不測其力之所從來此予之二反也予之嗜山水至矣獨不甚解形家言每思習效之以求其行止來去之情與枝幹源流之自以爲得此道以輔吾游趣當益勝常從其姑壻章泰宇丈學之其說精微不能究也然予家自先世嘗擅名於此子孫好之不衰多自喜無所讓而獨推丈其術宜有以服人若先君子無女兄弟從姝者數人皆特親善而丈猶用所藝見重每坐聽其論亹亹無窮終日不倦每過從弗旬浹留不聽

去也天資警敏暢曉世務少年彎弓馳馬讀兵法欲擊虜塞外取封爵壯圖不就褰衣嵩山之巔部署川阜如帥料士伍探賾索隱如對敵決機遨遊四方用以耗其雄逸之氣三吳士大夫往往遇爲上客其淺識者知其中有所挾不專一技也夫丈於陰陽方術聊以寄其雄心而予始學之乃欲以濟其嬾散盤遊之興雖所托不同與世之專專責福澤於枯骸委蛻者異矣然孝子慈孫苟欲安其先人蛻骸以庶幾福澤者非丈又誰任之也

贈劉斗墟先生序

吉於當代爲君子之國望齡父友王塘南先生其爲人見曉而藏密予讀其書心嚴事之未嘗得見焉而友令鴻臚卿明自子數數與語其衷侗乎無事其貌汎乎若不擇妍醜其交不妄所許與人多得嘗嘗爲予言其友人斗墟劉子之賢斗墟子者王先生高第弟子也志修潔行方果材必辦氣必往不恤[illegible]以利物危己[illegible]吉州諸君子[illegible]行政事其推斗墟子[illegible]以十[illegible]于前志[illegible]

行佥鶚翔而天驥馳而醉心折節以師友若人若人
者退藏韜損挫鏟光曜而見服於斗墟子是豈直猶
矯一行一能爲誇尚自表鵠於世者耶予姻人沈其
丞黃平州逮事斗墟子又具言其治平越事是時郡
初建置兵後歲儉苗卒挺險新民流瘠公經綸草昧
如涇洪馭驛亟病者慈母之養赤子有所擊斷建茨
而隼快計利便白圭猗頓之驁居還也每出入山箐
箐民咸搏顙呼劉佛圍賊叛者要曰公親且來吾慕下
於是雙騎引馬詣國門賊望拜請服而公廉直自遂

僚屬不如指或面誚讓撫巡大府即議論稍忤山立
廷下對質砰然蓋某所言云爾所謂操行政事率如
此矣予以爲今天下方數乏材有若者數公植節建
旄棋置四國任堅民斃吏之職寧憂治耶而斗墟子
顧屢被口語退而閒居僉歎賢人摧困不見知於時
以爲恨然而斗墟子之賢天下固知之當合守逮繫
訟之者萬口聲聞徹天終見原洒滌之名傳於中
外繼更劇邑遷水曹郎所隸洲渾地數千里強禦斂
手莅符無譁既擢綰曹篆猶攝治之中堂咸稱曰異人

數擀人爲亂貴陽孤危亟守以爲守捍平平越新造
又以憲副行守事鍭來爲干雨澍爲蓋夫斗墟子惟
爲人知故如此其急也人知耶不宜得謗即謗不宜
見舍而斗墟子卒用多口以舍予甚惑之夫人誠不
易知然知人尚亦易事古語有之未有功而知其聖
堯之知舜也待有功而知其聖市人之知舜也以堯
知人則難以市人之道知人固易今以市人知人以
國人用人雖微堯舜人不乏賢我不乏鑒也患在顯
知而明嫉之未究施而驟置耳斗墟子之賢而有功

市人莫不聞而言者與爲怨敵當事者又姑徇之勳
曰人材不易知人難予不得解也斗墟子居貴竹時
使沈君來徵予言其朝京師而予業移病裹足不獲
望見既還里愈自弛廢言久不讐於是四改歲矣沈
君來討宿諾予謂斗墟子賢者非使其文言諛說苟
道盛德將必使有贈焉而予非其人然聞諸仲尼與
三子者之言仁智矣子路曰仁者愛人智者知人子
貢曰仁者人愛之智者人知之子淵曰仁者自愛智
者自知夫知人人知愛人人愛斗墟子世身有之予

復何詞若古之君子緝熙厥德昭融而高朗自知固未易明而自愛誠無已也吾願斗墟子以聞於師者質之明自子與古之諸先生而精求其道併以說詔我將請事焉

贈令王公擢地官序

今京師僑寄浮食多越人走轂下諸郡邑率徧漁陽通京濱塞軍府所寓尤大邑也故越之商賈工伎傭書賃作皆集焉衆繁而營多率爲公私患薄新城王公爲漁陽則惠收其人爲之獎善而教過平諍而解

疲立祠以娶之成著諸話言以董其不率於是越人咸若於訓誨而忘其羇旅其仕於京者相與言曰王公令檀也而宜越人殆長我哉夫檀於京師古總經之地也古者甸而侯綏蓋千又五百里又二百里而後奮武衞焉然後暨於夷蔡今恍邊爲淺於五大之重百里之內並有甸要內藩神京而外捍宁障致民須條有京兆府之期會爲甲戎調食有御史臺之籌策焉郛蔑職劇百倍於支邑令從精幹强力廉食假寀取辦綱領猶懼弗給瑣瑣賓旅之人於檀所職百千之一二公瞻而恩之若是之詳且有以知其餘於用而暇於務矣其安上而治民也必轉於撰文而奮武也必舉矣迨豫諸師論而然詩諸君卿人之旅檀者益信夫任殿卿帥觀奕決勝吾殆以越人爲殿殿博奕而知王公乎已用材譽拔爲地官郎其同官通守高公以予嘗有家世間言以華其行余曰國之有六職猶人五官也堅伺先目聽斷先耳惟時所亟而君焉自十數年以來國家有軍旅嘉會之事左藏告詘版曹之選益難之矣方公爲漁陽外撫邊卒而內

字吾民請而患應者之緩供而患求者之急若早田之待灌而菑井漏澤之不可汲也及爲度支而後菑井漏澤者不在民而在公家又苦於應之不給而追於求之不得不嚴益京與邊兵與民度支與縣令道相濟而勢交相爲瘉邊事不治則度支之術立盡故求計郎今日宜得文武材具久塞下練習時宜者以嚴名寔而去浮汰塞橫流之波衡經常之制然後中邊可灌注而無乏也周之小司徒會民之卒伍而用之以起軍旅以比追胥益古戎賦統於地官兵食之

源出於一而易盈今主錢穀者不與軍旅對爲給賜以養不籍之人無用之士而不敢問自邊徼承平以來三十年於兹矣表租餘賜宜在在贏積而上下仰日專需食太倉庾中爲以給邊而邊不得足此其故豈可專求之內哉公世有簪紱倜儻而詳密沉斷而博聞明於政理習於邊務弢鈐馳射靡不精貫稽民懷之以爲異日且節鉞吾土而今所處會計之任當時之艱以所懷效諸籌策於緩急出納之間行有聞矣夫膢臘而遺汲肉鄉而東縕此道敝也有教之曰

子闢地而水擊石而火奚往而無地與石哉公所治漁陽故突騎處也營田募粟以實塞下占嘗用之有地與民而兵食且爲夫今諸邊稍稍自爲兵食而六司農之策其少紓乎予書生爲說謬以私公公無笑也

贈大覺禪師郁班麻序

三玄菴主郁公自萬曆初以選奉詔虜廷宣中國威德佛法大指不失職以勞受秩號所使自俺答而黃台吉至今酋十一往返號曰都綱覺義而大覺禪師凡三遷其言云始出塞官爲製大紅袈裟四人輿張蓋香鑪前引將至虜帳數十步皆紅氈承地上施白縑綾使者奉所賜經像蹈以進既入施設西方虜王投體膜拜九頓首良久乃起起受詔畢復九拜甚恭禮竟敬問皇帝萬康暨輔臣府部而降安否震旦佛法有無隆替使者具對且爲推言善惡因緣果報之說護生甚善斬刈剽竊罪最劇善升梵天生人中不產邊地夷落罪墮泥犁受報無央酋聞輒齰指咋舌胡騎數萬環以聽大酋梵唄屬而和者如秋潮之

撼山羅拜顙擊地若萬杵登登也酋故所奉西國像數軀皆金銀隨所駐皆施淨幕香花莊嚴懸所得漢佛細絹巾帨糺結紛糅幾滿使者始至供酥油茶一琖供佛飯僧皆設大截辭而行擧戀浹旬不聽發告以王程輒曰師輩佛子而制國法乎曰中華國法大於佛法也使者四人人餉馬數十蹄爲禮其數往大氏然夫北虜之殘賊饕餮行谿佗驪久矣嘉靖間俺酋尤暴邊震擾都邑虎臣熊旅馮鐵弢騎北望而不能發一旦稱臣僕保塞下三數緇衣師以侈行四句

之空文搴踸僂傴如猕猴犬如教童穉何其馴哉傳言惟天下至聖聲施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夫覆載照臨之間血氣之屬迨於肖翹蝡諸辮髮反踵稱人類者尤不倖矣云胡尊親若爲使之斯所謂不可知之神聖而至者與予聞麻公之說喜聖化遠被釋子之有裨於邊計也遂次其語以壽之

羅澄溪制義序 補

韓退之教人爲文必自已爲而歸本於養氣其言曰氣猶水也文浮物也水盛而物之巨細畢浮文猶是

也夫滃焉而溢汜焉而浮者是豈有爲之者哉莫爲而爲之此文之至妙而退之所謂必已爲者與我明制義自弘正以前其文士名價甲乙若肆中之鼎尺幅有度皆先定格不越其文要皆自爲而可觀嘉隆之季聲承響接更相詭譎混然一途敝風窮而變化起遂莫盛於萬曆之世至丙戌而大肆壬辰而奇麗假飾之觀極矣然其能者刻露舒泄劖削之痕組綴之迹亦間雜互見此能自爲矣而不能出之莫爲其養不深而氣遇故也孫章澄溪羅公翁冠領解薦名在諸學士儕耦之中十餘年壬辰以上第來長會稽予乃得從編戶再拜望見惜夷廓達而挺挺自持瞻其眉宇知公蓋善養者也既邇得悉誦公所爲四書義其言理徵而不鑿稱詞博而不飾其意出於人人所不逮而皆所欲言排陳就新而無剝削湔綴之病于是益知公眞能養氣而退之之論不虛夫直之無前按之無旁虛之而愈有爽之而愈厲者氣之用也退之之開雲驅鱷抗萬乘柔悍帥文特其淺者公初釋褐薄試海陬然已發其穎而見其緒矣獨文乎

哉予學術短淺公謬知其文而獨取之數爲諸弟子道所以蓋璧帚陋工斲器薄戲也善若者數資焉夫亦公之取物弘而資用廣以致於是不然而予何有焉諸弟子既刻公文而來屬予言謂公予知不得辭也遂不辭而序之

冰天閣集卷之四終

壽少師賴翁尊師序

萬曆丙申夏六月六日維我少師許公七十降辰先一歲門人竑等守官輦下聚而謀所爲效萬年祝者厥塗靡從會望齡以省侍請行有日於是竑等相率醵金布幣南嚮拜授辭於望齡曰竑等疏遠茲以爾質衎爾占頌爾手足抃舞惟三百五十人併于子身爾衎勉之望齡於是稽首颺言曰於休哉盛時君臣之間何其隆乎望齡讀詩至天保蓼蕭其所稱引岡

陵日月與其龍光壽考之歌上觴錫燕交相譽頌因遐想其君若臣綏福受祚貞有若是其盛者及覩殷之二宗享國長永至五七十年而其師保之臣若伊陟甘盤咸有耆德書稱之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則二公者信亦難老矣夫國家醇釀之運積而後盈若殷周盛際庶熙絫平醞釀宜朗其主若相不獨志通德咸相協以道而交液盈遐年壽福祉若相景附天所贊也然則詩人所云豈虛也哉我　肅皇帝多歷年所久道成化暨集統於　今天子衍萬年曆祟襃

於殷二宗其間宜有黃髮之佐保眞孕和備齒德名位之極致應期運以生者非我公其誰當此者乎方公入筦機務五六年間言聽計合糾繩調劑莫測其用意小不自得遂投劾請去論者爭以是高之而或以爲公托契既久上下之間可謂甚厚一日謝事遂置疑於終始之難而不知公惟獲上故一去足以徵重身退而言遂見庸　上惟重公故休假之以成公逸曲遂其請以明公高庸其言以行公志凡公之退益足以明恩禮之盛而慶其遭耳杜祁公既歸閒闔

中朝事輒色憂喜鄭公雖去而上恩眷無改每新法行輒日蹙手疏行至夫去留而隆殺其禮進退而盛衰其忠此上所以待庸臣庸臣所以自待至夫明主藎臣相成之道殆難以形迹論也公初歷侍從洎升鼎樞終始於嘉萬實惟大明中天之會舊學而臣遠同殷佐惟平與格實躬備之其壽豈康寧亨有遐祉運會固然烏得而量之哉蓋嶽降申甫星應留鄴徵神引瑞以言公壽公所吐也後承弼之盛美揚名烈之顯融亦公所不樂聽也惟歷祚恒進臣上以符推

原於天而本之君上此說大而有據近經而非謬或
與我公尊主愛君之指合公其樂受無吐哉

賀心翁常老師奏捷榮壽序

今皇帝之二十載德化暨乎華夏荒忽幺麼咸若訓
典合德之厚或驕以玩養豎牢豕酔狂奔嚙時則島
夷戍卒之儆並起於東西蓋猶成周之業盛於宣王
而玁狁蠻荆同紀詩歌芟除蕩滌以播中興之美有
光烈無害方宣王時有虎臣曰方叔實著定之詩人
所爲賦采芑也望齡嘗諷其篇章攷覽厥旨新田菑

畝則農官田畯之職試干伐鼓又訓齊敎練之事初
若不及於征討而其卒章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
荆來威夫玁狁西北之寇蠻荆東南之役也事固有
樹勞於彼而收績於此安處堂皇之間而決勝萬里
之外者孰知夫耕耨之禦侮朱芾之折衝伐玁狁之
爲威蠻荆也哉維我明邪隆則亦有虎臣秉忠纂我
爲時方叔若我師大中丞汪見常公其人先是舶賈
來告倭謀也爲外與彭莫一夫日謂其可爲洪多以
承平久賊必不敢越渤海有所窺公獨曰吾可恃
其不來哉練卒補乘築塹塞險若敵已至數月有鋭
師萬人而寧夏事適起賊所憑阻堅諸帥頓兵城下
且老公不勝喑噫曰夫疆竟有違與逆誅叛逆洗國
恥垢義不得以遠邇爲解遂上疏願爲國家效力起
參將文於家使將千人赴之觸犯毒熱重繭百舍靈
旂甫指賊壘遽墮曠月之績成於一旅若或待焉斯
亦偉矣夫偷一日以爲安而苟一隅以爲暇禍福校
於眉睫異同判於肝膽此世所托於老成無事以笑
忠計者也郯之戰惟范武子謂宜備蘇峻之亂忠若

陶侃猶以越局辭故備早則蒙自擾之疑而勤遠又
若代人受禍豈獨藐藐者以臆疑我公公亦逆覩議
者之及已而甘受之也逮於緒竟功顯而始咋服推
揚公之忠勤與其卓烈之勛詎爲知公者哉衆人之
獰噬不若一狼之易制我悉力以事西夏而倭闚我
屬國倭倚賊而張我於禦倭必瑕矣倭得氣必轉而
旁掠閩浙公計以欲禦倭於東必先殲賊於西西賊
滅而我士氣生長百倍倭未入而魄落不殄絕必走
亡匿勢必不敢以寸鏃嚮閩浙是我繆已叛以絕未

來牧功西垂而固圉於東土也公之勞浙人以備浙
其爲浙也顯而見功緩勞浙人以詩西寇其爲浙也
深而收效徐蓋公之策最深心最苦而譽者亦最多
至今日而稱浙師之功於閩陝者有之其知是役之
功於浙者蓋亦鮮矣方奏捷策勲之日我公壽降適
與期會於是門下士某等引觴爲賀而望齡侑之辭
日吾今謁公公引髯示望齡曰別來無幾此蓋白矣
望齡曰豎而白常也凡白者以年至我公以忠與勤
不亦善乎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言其齒則老而

謀壯也公春秋方在強仕齒與謀皆壯誰若我公者
望齡不敏猶將者之歌誦以附采芑之義公其許之
否

壽鄭崑巖中丞序

三代而下其豪傑之士幸而濟事者率藉其資具材
力而不知有學賢聖大儒隱處卑位抱遺跡世不察其
所以言而苟狗膚華遂以道爲虛寂無用之號而學
道者爲孔教可以有無之人道術之不明於天下也
久矣夫其道道而事事也事與則道妨事道道則事
妨道若于未嘗有妨道之事而天下乃謂有妨事之
道孔孟道之宗也當時猶以爲蹟大濶迂而難用道
則聖以濟事則妨豈爲久矣夫事道之判也道之不
行命也同人已一體用之道不明於後世聖人憫之
故曰使吾託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而著明
行之者漸明之而已自漢而唐柄道者其人與言可
知也而又誰能信之乎甚矣道之盛衰視所柄也其
將衰也柄每自顯而之隱至將盛而顯亦然唐虞而
君商周而相鄒魯而匹夫後世矜譁者不言道而言

者或非其人柄之隱至是極矣宋程氏還孔孟者也
明王氏還伊周者也意者天其遂昌斯道耶蹈功自
寡豐材偉節當世之所信居之闇然而通造化由之
夷然而合神聖其名甚高其說甚下人之所共疑將
以明疑必先信之故柄欲其顯陽明子之柄吾道也
以奇偉廣博輝赫無前之名而淡易簡冲夷之言入
下疑之而不得不信其人信其人而遂不敢疑其說
陽明子之所爲藉顯也於戲古功名什吾之一于衆矣
吾猶以爲功者而材偶者致其功者者

者符也功信其所秉材聽其所受謂之曰幸而偶非過也自陽明子出而功名材藝之士之所就猶矣非獨此也其巨者足以當千古聖賢闊迂難用之謗明吾道同人己一體用之實而釋其事理岐立之疑陽明子之功於是爲烈吾故曰王氏還伊周者也予始從焦弱侯游知崑嶽先生萬曆壬寅復來京師先生以賀東朝至數相語郊寺知先生之學先生自起曹郎掌大儀踐銓路中擁旄節數頻數起天下之亮士高其節修士姱其修材士推其材名士榮其名而先

生不處也其中泊乎虛矣而猶介乎其若未釋也其用疑乎無得矣而猶歆乎其似波也其愈微其懷若未足嘗謂其友曰予所更得失稱讒安危榮辱之境備矣以吾學徵之有得有弗得焉老今將至懼無以竟吾學公等少壯當力勉之望齡瞿然而懼如也自陽明子沒爲其道者高目疏蹤滋世之謗先生精心窮理深造而躬行既足以直塞末流虛寂疏闊之弊材名修節藏而明之又有以關世俗之喙尊斯吾道先生之功抑又大矣先生鎮延綏之四年春秋六十

李將軍如椽寓書望齡稱公所以信行夷狄動著邊陲者俾誦言以壽而予獨舉先生柄道之功凡以信夷狄而著邊陲者皆其淺切著明之效耳道之於事如薪火然薪聚則火愈盛業廣則道益崇望齡雖退猶得竊覩其廣大者以卜先生無疆日進之學抑之詩丹書之戒異日者亦願先生之終敎之也

壽常老師五十序

當歲壬辰壽我公於虎林也時公所遣援寧夏卒新以捷聞其郡國長卿大夫稱美功伐觴學禝還當是

時公功名甚都庭列戟門設鼓吹走十一郡七十邑之將吏上尻下首目睛左右轉東西趨走不給而公顏勞苦甚貌不自怡沃若黧鬒者素嘗攬其鬚示望齡曰此遽爾矣既解兵柄歸休武昌迨今始稱五十蓋古所謂服官之年而公之歸亦以再歲論者咸謂公之膚敏碩寬勤勩著於南北未老而退爲天下惜公而且疑公未免牢落不平之感然望齡同門生乞給事初從漢川來言公貌復少好時時引兩童子步出里衖雨則著高屐行泥潦中遇者或揖臂摩肩爭

道而過不知其爲公卿也蓋公於進退得失譏譽之
間等觀齊視廼如此斯不亦難矣哉古人有言脩髮
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昔馬援南征視飛鳶跕跕
慨然懷少游下澤之論當公開府兩浙心勞念苦日
營四方仲仲焉如處破屋漏舟中方是時豈嘗一日
忘武昌江山之樂哉顯功榮名指顧而就其愛樂固
不伴矣功以招妒名以媒毀物盛而壞之公於是始
得掉頭而歸如擔弛桎脫夫使公得有是樂者誰力
也飄乎悠乎遊不競之塗處無何之野而功愈顯名

愈榮當塗者將不能置必且取所已弛已脫者加公
肩繫公手足公用是大懼不免而妒與毀者又隨而
沮之不門者公且僕僕如畏武林時沃者復靡靡若
復素欲如今者頃刻之間得耶夫使公得保有其樂
者又誰力也公不幸有榮名顯功以苦形疲精者日
中之影不能自匿幸而假謗已者爲之雲霧蔽吾陰
而息吾影公其少安矣是謗非讓者公之平岡桃源
也用以禳祓其不祥之功名而逆其僥倖清淨之福
由此言之莫勞於得莫暇於失莫殃於進莫祥於退
莫功於我毀而莫損於我譽者也公且於暇考叫古
損獲益矣直等觀齊視於得失之間已哉望嶺岑天
也無尺寸長勞功名以酬公知於　朝府從公林野
命當發諸同年生猶以祝詞屬之吾公之得全於毀
壽考樂康無窮也又自吾得以樂公之樂故其詞云
然然公雖幸有毀者而不勝譽將無衰廢乎公其善
保之矣

壽莊封翁序

赤岸如霞素沙如雪澄川見底石子如樗蒱瑪瑙

繹汲江然竹而歌之其聲欸乃每咏斯言若浮湘江
游洞庭之野以聆軒轅氏之廣樂意其間多有道君
子隱身不耀者居焉及考其圖牒雲母星沙餌之難
老而其嶽衡也爲朱陵太虛之府石囷方藥好奇者
往往而遇蓋仙靈之窟宅也夫長沙在楚之南南方
明盛之位也天地之氣明協於丙大盛於丁天官書
老人一星在弧南曰南極南極之地其人多壽壽或
以仙舉理固宜然而古山澤之老雖至爲神仙名泯
滅不聞者多矣漢陰丈人鹿門隱士溯機事而宿藥

名聲光煜然百世而下望其里居想見其人然則君子所以壽考永固者又有道焉少屏先生湘州隱君子也先生之行以範俗爲高以濟物爲博嗜仁渴義若水趨壑若賈趨虛時討其鄉子弟而訓誨之悉所疾苦而嫗憐之善貸而不責有莊言藥色而人不尤嘗曰爲儒不成爲處士無益於世吾以醫隱乎乜所投靡弗起身所摩拊窶兒毀戶靡弗應蓋余從其嗣君令宮諭得全游聞其風而慕之茲歲季秋二日爲先生六十壽辰而得全執經青宮方居中柄用無以

奏觴於庭其鄉人夙爲先生所療治者振施者望廬而歸德者則人人觴之祝之也得全之友聞先生之風如望齡輩亦靡不效觴以遙致其祝曰先生其茹已發困得書穫所謂星沙雲母者而噉食之與其餘瀣臙液且托於刀圭焉以濟[illegible]人而何有於一身哉顧或能而弗爲則有之[illegible]而大儒之道恬以養身而智以惠物儉以明志仁以致用恬而智故息機於心而未嘗無爭也儉而後故內安子孫而外康庶物漢陰之抱甕龐氏之貽安其智與用先生

猶無取焉而況枯臞服食之小道哉杖策意往賓履時過花樹森疎文酒歡適眺嶺翠而頫潭光鳥語魚行烟歌榛笑嗒然忘章服在躬鐘鼎之列庭內也人瘁而瘁人痌而痌瘁解痌獨借其娛快用之身以壽鄉里屬諸其子以壽國壽民斯先生所爲大年者乎予與得全生同庚予先君子春秋不早矣而予之生也蓋晚今先生方及耆也昔人有言願爲人兄人兄則事親之日長信哉信哉

壽張含宇方伯序

古之仕者不出於國退而老則以道德教於鄉稱鄉先生卑父下邑令所師與所父兄事者至十餘人然則其時所謂鄉先生者冠帶杖屨之盛聚而有以相樂槩可見也中世而降率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酣祿縻爵之習勝而恬退道微間而去位者亦徘徊三輔五陵賴洛間而已擇便而居望國門而不忍遠適輕去鄉里棄父母之邦雖賢者不免也賀知章年八十楊巨源年七十老而求歸若其人者亦僅矣由今視之且未免遲暮之誚而當時人主至濡宸翰送

爲高尚某水某丘少游幾釣人咸奇而稱慕之大湖鄉里遠親故少壯而出至老不返斯存微樂乎洛之九老十三者與當日賦詩傳諸圖繪可謂盛事而此數公者東西南北之人也方是時山川風俗之美聚爲人物若單父者有矣轉從流寓既無錚鋒過從之跡其聚而相樂若洛社者復非其鄰里親故之雅也又烏足樂乎明興其君子崇節著本仕者不待年而退退而居未有輕去其鄉者而會稽其林藪也生於茲者進則纓組相胥於朝休而歸居冠蓋摩於里社

相與講道德修觴學以游詠其山川而其人又多龐固耽壽耆頹素領時若列仙之翔集余不敢謝事而還朝夕獲從羣公後嘅自歎幸當明時□長於茲地而附茲人豈易遘耶居數年而大方伯張公東白豫章歸歸而安之迫之起弗應固閉之谷門若安能舍吾鄉里諸老舊而與羣少年驅馳與上爲大張氏白參議公迫大中丞浮峯先生以至公之身綿綿繼繼顯榮者四世世家閥閱冠於一時可謂盛矣而廉素之風久而彌固雖居卑服賤以諭於中人公又洗習

而壯謀望高而實茂旦一旦秉樞筦膺節鉞戡定敉寧中外歸仰以恒情言之二者皆宜出而公毅然高蹈堅臥而不肯起豈非樂其土風之美耆舊之多聯懷而不能去耶古有以一人之身出克乎朝居盈其里者吾鄉雖多賢要以公歸而始盛曾無君子斯焉取斯微諸賢公又誰與樂此乎諸大夫之開九奏者自少司馬王公下四人望八者十數人數踰古人而又皆其婚姻之好童丱之游是歲也公亦登七十矣往例非七十者不列於社會然亦有年未至而獲與

者狄兼謩司馬君實是也余雖少忝願得附於狄馬之義惟公許之儻異日亦有圖繪而傳之者乎

賀周見原先生偕壽序

古今人世之大凡晚近之世自有遂古如養生家言千年無恒但以意至時爲率耳武陵桃源不識漢晉一方之古也五柳先生自名爲無懷葛天之民一人之古也夫當今世有以天下爲古者吾其從之游乎吾鄉周見原先生內直外和貌溫檢峻居于里閈油油然不知有譎詭覆蒙之俗仕佐二郡郡僚長瓜隸

如鄉人不知有譎詭淩訐之態徒爲王國右史事王
與王左右如郡人不知有牢愠不平之感所更明晦
炎冷百易候而如平時也其行于斯世雖巇險拒轍
而如平路其所與處攻取愛憎化於前而略如平交
人異而問焉曰先生何道之從耶曰余奚道哉以吾
所見世塗常亨人心常厚如是而已於是聞者歎息
曰周先生其古之人乎生陂俗而由夷軌侶橫民而
表和節余曰子之稱先生善矣未盡也夫心世之本
也世心之象也抱道未夷故外有陂俗居衷不粹故

俗有橫民陂而夷之有未夷者也橫而平之有未平
者也臨深而爲高明汙而爲潔者此晚世之奇行非
先民之雅尚也見原先生殆以其世爲胥庭之世而
其人爲胥庭之人凡情僞智故譸張變幻萌生而龐
出者不獨無嬰於心而且不存於目平平蕩蕩履常
亨而處常厚不復知吾道之爲是斯人之爲非殆吾
所謂以天下古者耶難者曰先生之仕未有權藉以
易天下也世今矣奈何胥而古之予曰子不見夫憂
愉之發於情乎其愉也天地日月山水卉木靡非欣
榮廣衍適而可喜者其不然靡非憎者此以一念居
爲宇宙之變古今之在我亦猶之一念也夫人性一
也由孟子觀之無不善由荀子觀之無不惡人善人
惡世今世古豈二子生異時哉所見固然故鯤鵬天
飛下無坑谷鷦鷯晝瞑上無白日世固多君子而小
人信謂絕無世亦[illegible]之小人而君子忘其或有先生
非有術以多今天下也詞其忘也則幾矣身與世不
相判之物也以今世行古道不如身世之兩忘古今
之[illegible]一轍先生息機祛械與天下同游於胥庭吾故曰

先生能以天下古者也茲歲丙午某月某日先生八
十覽揆之辰元配夫人春秋亦七十高矣比德偕老
里中人僉謂盛事仲子聚之旣舉於鄉將偕計行先
期其同年友醵金以祝予弟君奭與焉而來屬予爲
辭予惟上古之世人壽以萬計而後乃百年行業澆
醇等亦因之先生古之人也壽考寧固未必遂儿於
昔而獨超於今此亦徵應之恒理矣先生又棲神淡
泊有宗雷之雅好人或譏焉予曰世界之說暨而爲
三壙而爲四界有東西猶世有今古胥庭以來不知

幾千萬歲而令其風壞人物遝置目前斯先生濟閔之力也夫無難千歲之胥庭而獨礙於千萬億之渦泰哉孔子曰仁者壽老氏曰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此所謂無量者也吾願先生之勿疑也

壽尊師南洲先生序

古之爲師者多碩大耆茂有難老之慶周盛時鬻子呂望皆爲師鬻子九十望八十始顯融於上迨其末季有李氏伯陽者隱於柱下以言道德師於其徒而伯陽年尤永後之神仙家皆膠傳焉降是而有傳經

之師漢時申培公伏生皆經義老師也迨其業傳而申公八十伏生九十餘矣後漢又有伏恭桓榮亦咸以耄耋之歲人主北面問道尊爲老更何其盛哉豈道積而著教久而光非壽考茂以見與抑其道德之所韜蘊理義之所膏灌有以澤其身心而導其天和有壽道與不然何古之師者之多老壽也夫道之不可以不明而教之不可以無傳也久矣古已謝而後未至中縮之維師其人其人若非有強固康豫之質與黃髮兒齒之壽則道固不可以易明而學固不可

以易傳也天而愛道則其人者豈非所擁護保右偏厚而私隲者哉於今則有吾師章南洲先生先生丞歲與其二兄俱以才氣著名號爲章氏三傑二兄者皆前後舉進士去而先生獨十一試不偶身益困名益顯教亦日益傳餘欵遺唾門下生拾一二以發其身者八九人一時言師門之盛無與比而先生風格嚴整剛毅振發當華亭長洲二相君總揆時咸慕交先生先生與抗談乎禮賓主之間甚莊然終不以一語爲請寄其方嚴修潔大抵然也以故先生之爲教

不言而肅師道之尊亦無如先生者不肖之事先生也最後自執彗來十四五年而先生年且大耄然體克而貌澤趾輕而語健視聽飲食又加壯焉世之言壽考寧固又未有如我先生者也不肖蓋深惟造物之意常不愛一日之遇一身之名輕以畀諸人人獨均是人也而人師其言行足術而道德載焉者恒使人不得而輕有之彼均人而人師者其所就非一身一日之烈而已也造物之於是也必有以摧剝困抑之於始必有以擁植栽培之於後不困其始彼且恍

其一身一日之幸而無以廣業於衆也不培其後則緒不竟敘不遠以先生之初與今運數之有通塞名壽之有虧盈異矣而造物之意則有所虧塞於彼而通盈於此要欲以成先生之為師顧不厚甚也哉先生壯時嘗以周易筮之得蹇之謙其繇曰大蹇朋來先生曰吾其不及進乎然吾門必有興者已而果驗然則造物之以師道歸先生也信矣是月之十一日先生壽期也先生子永寧君方剖符於洛其門人姪等載酒於觴敬代永寧君獻萬年壽而為辭者陶望齡也

壽叔祖貞齋翁序

陶氏之族多壽吾近屬同堂中開秀八九者同時多至十人其尤盛者也而皆康強守翁聯翩聚語未嘗近几榻終日植立挺挺少年者始矜然待而聽久之覺腰膝欲脫不可耐皆以次引去[illegible]散去時惟者年數翁耳竟未嘗坐明日復然亦終日□他也然猶解之曰老而逸而貞齋翁又以最劬其康強倍焉翁術既奇而尤愈人之病早起逍遥病家倘未闢也循門而入既徧始歸食每至其中未嘗云胡饑口論心惟手煩足痛從朝洎曛從弱冠至老未嘗少閒吾門壯者或恃翁以老老恃以壯而翁無所恃又勞其形以愈人損其神以益人而神愈充形愈固此其所受固有特異者矣宗人凡為壽者果酒雞豕再拜稱慶雖期頤之尊金紫之貴未有加焉於翁則醵金合詞具采帳頌美功德如是者至於再其施德於人而服其志不有尤異者耶夫翁之與宗人其忘也久矣勞忘疲功忘報市藥而忘貧負已而忘憾其至也忘人而人我忘焉吾宗人之相忘於翁也亦久矣是舉也摯摯然聚族之人效觴恐後又聚其辭以章之叙有大不能忘於翁者何哉翁之療人六十年矣其始也有療而不能酬者其酬也而翁輒歸之是未忘報也居數年有療而不酬者矣見翁逡巡而謝曰若瘥耶未瘥胡不取藥吾豈索直於汝乎雖然未忘媿也居數年貧者之就醫於翁也若飲水於河而受施於坊局儻然以為當然而無愧焉然猶居其半也久之其半者曰翁固不責人吾姑待焉待而不償則忘於

是翁日貧矣數日一入城多借貸以給藥人受藥而不知所從則忘夫忘人難矣而又能使人忘斯不尤難乎哉翁性剛直遇人有過或面訐讓其操術既精治病先根本而人或急其標末不能需从翁弗爲依阿時或正色疾言生平未嘗怒人怒人者顧在此耳其大意歸於欲人之善而祈其生全人亦終諒翁愛已未嘗敢怨也人之常情德則酬怨則怨於翁獨有不酬之德無怨之怒不酬者近忘無怨者近德德非至則不見忘忘非真則不見德然則真忘者固大不

忘者之所出也聚背而章之不亦宜乎壑齡於屬最親近視翁之詞不宜過於文綺惟願翁心目明利手不廢診足無綴行陶氏子孫日依翁施藥二三十年足矣若稱引孫思邈陶隱居故事以侈其言爲文爲綺所不敢也

送劉進士還遼陽壽其尊公序

諸邊惟遼左數被虜每歲農功畢虜輒至所至囷廩畜牧一空係虜千萬計大略我爲樹穀豢牛馬乳兒哺女虜獲之內之奴婢販鬻之以爲恆其長吏又率武士獷悍蝮鷙剏斂無度取虜子遺以掊其毒其民俗顓厚謹畏視上如虓虎目不敢眴蓋遼左於京師斗絕地最遠而虜情實吏罪狀民疾苦不以時聞小民流離單孤勢難自列於闕庭之下將吏善爲蒙大帥與同項領爲交關游士客子武錯於闌內外率甘餉饋故下而小民上而帥府外而游士客子俱無有言遼民疾苦者言者瘖默則將吏愈恣將吏恣而虜愈得便故將吏之意殫則驕虜之氣折矣此其機在有賢豪士大夫矗然出於其鄉與下同害而不與上同

利道德足以懾服武夫悍將之心而勢足以宣達卑逖小人鬱伏無聊之態其疏民隱若察瘉之燿光明禁制暴亂若飲者監吏其悉虜情形與殘破大小首功多寡若山言樵蘇水計魚鼈於是上功簿者無敢詐諼刻鎮者務牧爪吻以和其民執戈秉鉞者無虛伍以媒寇寇所闌入無敢寢匿不以上聞而所謂賢士大夫者特恂恂於鄉委委於朝非有攻訐伉厲之跡也言不出於口而隱然爲全遼金城之重其所繫豈不大哉今歲春余濫役禮闈事既竣書其名氏邑

里而旌之至廣寧劉君則相與舉手賀曰遼有人矣夫以九州之大有一人焉於三百人之中而獨以爲劉君賀哉誠以其人與地有足重而勤勤於凋弊之遼陽也予叔廣學以諸生隸籍廣寧劉君其友也其爲人端重明達自膠庠名行已尊於鄉人又況榮爵膴位載而行之乎劉君爲予言其親老矣將歸以一爵爲壽而請術以詞夫士君子所以顯親者患無具耳有具矣患進之難進矣患施於政之難劉君方起疏褐未及於政也而已榮施其鄉邦令其悍若愊弊者起疾苦有告扞圉有賴則所以顯厥親者至矣余烏乎言雖然余聞劉君之鄉人其先有賀黄門者其人也樂其道終身焉傑然能有立者也繼是有[illegible]駕部者余未見其人以所聞與黄門甚合劉君有意[illegible]門乎請就駕部而學之夫所以顯其家邦顯其親者必有術矣

壽王翁序

生而居越長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淪之間如魚處濕蜂膳甘日與狎習而忘其大美及[illegible][illegible]四方原隰風壤之觀既備然後知山川都會未有相耦相得夷易幽遠如吾越者蓋非老於遊不足與語予三仕三免歸歸而煩仰高深趣新景闌輒改其舊於是歎曰善乎子猷氏之言予非困恭而後返烏能知吾土之洵美與斯人之善狀哉惟予於交道也亦然少年意銳思盡友一世賢者相與劘切冉游京師而鈍昏寡與其淵深敏捷之士掉臂而不我顧退而睠思鄉國長者寬中理外魚魚雅雅相宥以過相教以言俗之近厚而無嶮巇排擊之態亦未有如越之君子也予既年長倦游迺始能深樂其山川而安事其父老以爲幸甚而悔其知之晚顧復自惟仲尼大聖也轂靡踵敝以求友天下而不可得乃致慨於吾黨其稱宓子則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然則魯之多賢聖人亦久而後信也況其汲汲者哉會稽著姓裁六七惟偁江之族方大與歲丁酉鄉進士某舉南畿而其季某復用材雋名於成均二君皆交予因有以知其太公雩都君之賢雩都君少孤奉其母以節孝聞其仕也有仁政居有義稱鄉人交賢之以告其郡大夫大夫賓而禮之於

偶介君油然不矜也其生平自置與所以教家人指
率以厚自而不見與器耶游者先塡故其子弟率庠
庠退謙言動淳雅望之有敦彝之色予不佞昔而歸
休幸其族之近古而思事其長老以所趨燕寶與先
於雩都君雩都君以茲歲冬孟廿五日爲七袞壽辰
先是其二子皆試都下過予僑舍以文請予得告
歸來徵宿諾予謝曰有之且雩都君又予趨蔡之尤
者也其曷敢辭夫文士之持論遠取而近遺者多矣
胥庭之世與夫壺嶠之山求之於數千歲之前與幾

萬里之外而必不可得乎與君偕生於此泛清漣而
眺巖樾豈復知有所謂方壺員嶠者哉君之父子鄉
雕釋械忠敬而雖和斯亦家之胥庭也海上多神仙
遂古之人多壽者君方日游壺嶠而依胥庭其爲壽
不亦侈哉予既謝退從君游之日方未艾君無少而
舍我詔以無伐生之道予將以敎史請焉

贈劉太翁榮壽序

初貞一劉侯來長越之暨時望齡方田居有材譽轟
然予詢其治狀心異之曰材者寧雜是後以請京師
居二三年而暨之政日來至耳其俗囂者波帖囂者
膠解條刑茇長化以洽風其習最陋號難變者凡四
事侯剛以教令導以誠悃無幾時皆大革其故其水
田下下防潰滅歲歲鮮入侯爲大治隄圩其阨沿可
旋車也水暴至侯臨視決處手先搦土塞之隸卒係
進民歸赴卒乃辟害隄成歲豐汙萊爲上田其爲治
強力而每有餘地明恕忠信誠心藹藹焉若春雲合
膏冬日送暖望而可愛邑子乃言侯蓋時與士言學
學以不自欺爲本予乃嘆曰吾固言材者不辨是也

教衰道茀用世者旨杖其偶合之資與一至之氣雖
闇以集事而往往僨決不可勝數譬之山耕舶汎取
給風潦非有灌溉源泉櫓棹便利常行不敗之術也
逢年適國事出幾幸而甚者輒有殺溺衝蕩之害三
代以降泯泯棼棼不復知學道何事入官何方宋明
一二大儒始昌言而致行之小者一邑大至定危難
匡四方試輒奏效而流俗指笑以爲妖祥鵠的無尤
萬矢集之於是父子相戒爭以言學爲忌諱士生後
世非其朋友講習之功家世師承之雅夫誰信之行

之而復言之乎予嘗聞侯有名次　先生者池之
宿儒也弱冠學於其鄉吳先生聞陽明心齋之說精
思力詣更寒暄併昏曙久而有契其燕處疑如也與
鄉人處洵洵如也範俗以禮報怨以德居九華山西
人佩之曰山西夫子始來視暨政訟牒紛如爲不樂
者數日謂侯曰平爾志靜爾氣勿與事擾勿與民爭
吾去爾歸矣明年再來政大清簡先生乃色開神愉
舍然而反又數書訓告之然後知侯所言道德大指
與敷政蒞民之術大抵皆聞諸先生者也予讀先生

訓詞所浚概於中者一所願正者一先生曰凡人把
著是非遂稱率性而行此謂果哉何難又曰大抵事
宜率性然性有純處亦有偏處一涉做作卽與率性
者異嗟乎今之學者其縱意任情而號於人曰率性
者亦多矣先生之言燈炬也鍼砭也此予所浚概於中
者也而謂性有純有偏夫偏者意耳情耳而豈性之
謂哉先生亦有爲言之耶予所願有請於先生者此
也莊周言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先生今茲六十
學且日化望除他日問道於九華之山先生幸有以
詔我也

壽永寧公序

陶氏世牒二曰丹陽潯陽潯陽者長沙桓公系也其
後爲淵明先生後世樂稱之故多本爲丹陽在吳代
多顯者而人乃罕述越其遡郡系所出宜近取爲似
而顧亦稱潯陽意嘗疑之及觀唐人覘者以高逸名
於時居崑山自云彭澤之後崑山於越尤邇烏知栗
里之苗裔無散居江南者乎雖然吾宗之爲丹陽潯
陽皆不可知也知其近者吾其台人乎台之譜曰唐

世某公台守也家焉迨今七百餘禩矣而緒如杼絲
之可引其居曰長潭長潭之陶當宋時甚廣衍後稍
散析然今聚處尚數千家其丘隴故宅往往有唐宋
遺跡凡台諸邑與並台而郡者其諸陶大氐皆長潭
派也自譜學廢塚氏族同異皆不可考或者近遺棊
功之義違傳於不可知之何人予甚恥之行遊四方
遇同姓未嘗妄言譜系辛丑冬見鄉貢進士不退於
黃平倩坐上自言家本黃巖先世以武功廕官山東
後徙滇之姚安黃巖台下邑其爲長潭陶無疑矣不

退之尊公贊庭先生以經學崛起兩中會試乙榜司
教和合理貴陽守於永寧其爲理若守率淸直自遂
政有聲若飛下而不上也竟歸奉其太公以老茲年
太公春秋既耄先生與配董孺人亦皆六十壽而且
康不退富材藻游京師能盡交其賢者族姓蕃茂父
子顯名於時於是姚之陶氏大著於南服而不知姚
安章安始固一本也於戲愍侯桓公之德洵遠乎何
其久而滋昌幽遠而彌耀哉夫陶之在漢晉以徹侯
丞相大司馬之貴光啓門閥可謂盛矣而後世若淡

泓景沔峴顧多以隱德著聞高風逸焉如翔鵠潛虯
千載而下聲趣景附而彭澤令其最著所謂美盛而
傳者不在此而在彼贊庭先生倔强於一州退而歸
居放意六合之外此與彭澤令何異耶滇士淸淑四
時皆春秫田花徑足以供旦夕奉觴上壽稱詩講易
足以娛俯仰趣合於昔賢而所遭過之陶氏之多隱
君子信矣夫古之賢者未嘗不欲有爲也進或難於
苟同而退有以樂其獨故跡偏於隱隱矣意嘗在其
後之人恢而張之吾讀靖節責子詩觀其志焉夫竟
永寧之業以大慰厥懷是在不退悠悠洪源百川截
道在滇猶在越也予於不退有餘嚮已

壽大鴻臚方麓王公序　代

敷澤湖海之間有人焉遺榮處約高蹈于物表任所
絕崖嶠之行足以趨賢者而驚衆人屏而深居無所
寫其傲睨偪仄之氣而思托文辭以自耀無慕當世
之澤而規未襈之譽世所謂高曠宏雅君子者乎有
入於此榮之不逃去之無所悋處物至潔而亦不爲
淵濯自暴于物道與古聖賢合軌而不知者以爲鄉

之人雖慕者終莫能測焉亦嘗苦其心費其時歲有
以立言傳後矣而非出於立言傳後誠以自怡而已
也嘻此何人哉此何人哉眞儒之風或隱矣而緣飾
刻峭負氣近名者譽於世故世之觀君子者淺而謂
迹之多不能中其實其有心寘夫道而迹偶類焉者
僅或與負氣近名者同稱何其陋歟予友方麓子眞
儒也予能知之能名之而世未有能若然知之名之
者徧海內方麓子通籍四十餘歲仕不滿冉考人以
爲不樂官也無所干請于人束脩之問不輕受布衣

而糲食人譽其廉握槧抱牘秉燭而起至老不覦而
人曰先生勤于學疏釋六經紬繹汪洋而人曰先生
之業不朽凡所以頌吾方麓子者皆當世碩儒近名
之士所能有而方麓子偶似之其以此獲稱奚怪也
嘗試使聞其風讀其書而高慕之者進而見先生於
田父鄉老中不詔不叩而辨其誰先生者必不能叩
之而鍾發詔之而滔決夫然後知先生之有異也源
停蓄收而方麓子者真田父鄉老人矣蓋其緣飾剷
落而獨以其真遊乎世凡前所稱者特迹有止而樂

有寄其所以冥會乎道而能不殊於古之聖賢乃其
無以殊乎田父鄉老人者也以予志道之久而少與
先生同進侵尋以至于今而年僭巳七十自惜牽役
於世老而未暇止有愧於先生而先生顧有以相信
者然先生方髮鬚頳丹神色甚茂而余已就衰苦勞
逸之效殆異耶予視先生又非苟自逸者也將亦有
他道而可以告予者歟先生之子某方以選爲庶吉
士年家子某等同仕於朝者皆造予求一言爲先生
壽而歸諸吉士君子自謂知先生而能名之者也故
爲具言世俗所稱述者猶未至而并以質於先生亦
以明吾二人之相信殆有契會而非出皮之謂矣

周太夫人壽序

昔海門子游於柯山諸生從者二十人酒酣海門子
左右顧而言幸哉諸君子之事於道也盍言所以事
者諸生起對畢則請先生所爲海門子曰孝弟時海
門子以賀萬壽節歸念母夫人年高將拜章乞養
下生退而言曰如先生所謂行有其言者乎既得請
周旋子舍又五六歲弟子日進先生口所談論身所

發揮滋益較著然大指不過孝弟兩言而已而太夫
人齒亦愈高以萬曆乙巳稱九十先是犖齡謝宮秩
歸謁海門子於剡剡諸生大會講堂以壽言爲屬既
返越士之遊先生者若而人又以爲言犖繇曰諸君
亦知先生所以尊親之大乎有人於此稷穢而農也
圭冕而公也其親則農之公之矣有人於此鄉人自
謂也人謂之鄉人謂其親鄉人之親聖人自謂也人
謂之聖人謂其親聖人之親鄉人聖人其親若其榮
辱親直稷穢圭冕而已哉夫大榮大辱之介人情所

明也然而不爲者未得其爲之方也有五穀於此稼
穡而御之號曰農夫之養主冕而御之號曰王公之
養所御有異哉所以御之者殊耶江羅先生之言曰
人不知道孝弟徒鄉士之次人能知道孝弟即聖人
之大孝弟五穀也或爲鄉人或爲聖人則御之者異
也吾觀東京以降至於五代史冊所傳獨行孝義其
奇節至性相望先後世不乏人而聖賢不少槩見及
記言文王聖人之孝又特問寢視膳小文庸行而已
以爲孝弟異耶聖凡同耶吾不知也斯民之生久矣

皆以聖賢之人行聖賢之行而獨無聖賢之覺汶汶
惛惛賢者安於鄉黨自好之節而不肖者爲戾爲逆
爲妖爲沴使孩提不慮之良爲錮蒙幕無跡以自見
夫身爲鄉人而戮其親爲鄉人之父母斯不亦悖德
不仁之甚與當世之士皆知美仁義尊堯舜高推其
名而不居其實故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
從兄是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世皆精言神化深
極性命而不知神化性命之實故程子曰孝弟之至
通於神明孝弟性命神化非有二也知此者所謂覺也

覺此者所謂聖也海門子莫先覺者于故煩湯調飯
抑搔扶持恂恂唯唯安以其身行堯舜文王之道而
不疑視其親爲堯舜文王之親而無所疑又願與當
世共臻斯道油油然樂其我從也詩所稱孝思錫類
其海門子之謂與太夫人設帨日在某月朔偕上尚
常以歲首諸君期以上元日集於先生之堂稱萬年
壽夫正良月也望盈數也太夫人之年其如春方來
月方恒乎夫尊先生以及其親諸君子之事師者厚
矣若厚其身以共尊其親海門子之教也吾願與諸

君子交勉之也

錢太母九十序

歲丙午仲冬吾友錢伯濟大母胡夫人九十降辰其
稱未亡人者六十歲矣如蒼松老檜飽霜雪戰風雨
以養其干霄剴漢之勢與節俱長與寒俱老日其烘
把而十圍百尺皆拄撐凌厲閱百罹衆悴之日也夫
人少卿塗山先生從孫女也三十而寡撫孤抒戶仁
足以柔強御宗知足以理棼難禮足以修嫻婉莊足以
行慈愛義聞於諸姑叔行於家術始于某許仙君持

危產則滋殖既老視聽聰明子孫曾玄嬉舞植立雖然蕭然愛著乎外儀結乎內姻族州黨望爲女宗斯已盛矣制婦節年至六十得旌閭而夫人九十其家人貲力無足以聞於有司采風者略焉是以伯濟能試京師跨衞數千里歸爲母壽而謁言於予豈予不文足以揚母之義於無窮時耶然伯濟嘗學求師友半天下家有石師舍之而他求乎夫學始乎止成乎貞卒於昭明光顯而已易之咸言止說其德爲女女而婦故繼以恆恆者婦之吉德也故曰恆其德貞婦

人吉婦而母故又繼以晉晉下體坤坤者母也明出地上德成而光照乎外故晉之六二曰貞吉受茲介福於其王母王母者又母之成也今夫人婉聽之美存於衿縭可謂止矣恆道以中義從乎一可謂貞矣眉壽無疆施於孫子可謂介福矣夫人自女而婦而母而王母躬所履蹈皆易也今吾與子信道不篤若醒若眯趨雖踴矢動有羊岐情似割而更屬理如繫而常馳而圖以自昭明德庸可冀哉其病在不恆始於不止夫遠乎止止之吉而即乎不恆之羞然則貞之說吾與伯濟所宜亟講而伯濟之大母抑亦吾之師也而予又有感焉當今人謠士行其遜宋唐者多矣然閨門之節匹婦之所黽勉里有閭嬰之歌俗勵再庭之恥美逾二南風高三代積化相染幼成相賒由斯以言謂世漸漓僞黃虞不可還真誣說也哉

壽趙年伯母尹太夫人序

古之交者莫重乎世父之友或拜於車左於牀下友其子者或拜母於堂甚者始定交焚香告於家廟其重蓋若斯也陳太丘荀朗陵之相過從兩家之子將

車行酒趨若僕隸雖幼在提抱罔不車攜膝擁環迴賓主之側忻忻然同於一氣讀其遺事未嘗不想其風而慕之望齡之大人自少時偕少保端肅公舉於鄉以趨操嗜好相交好併肝一腸但異耳目隆慶末大人爲太僕獨挈齡洎伴兄從詣京師時端肅公方副司空過邸中未嘗不侍左右因具酒食召令入內屬夫人主之夫人撫其頭曰郎君年小去母獨從父游良苦夜寒誰爲覆被者不致凍乎是時望齡年十一兄年十三公雅齒其間夫人弟最稱皆兩傍侍坐

時去鄉歲餘視夫人如見母依依不忍舍去後夫人遷南大理端肅公復來長御史臺兩廨相隔一墻耳夫人與予母皆聲相聞又數年並爲南尚書於是公雅與予兄弟皆長勝衣冠矣遂相與同讀書春官衙舍中夫人弟亦在焉然未嘗得拜謁夫人如曩時而既稍有知識於公雅日聞夫人所爲母於夫人弟聞所爲女絲毫皆悉端肅公每過學舍予見弟洎公雅尹生俱趨而侍語必移晷大人至亦然兩家情若左右手忘其異姓今每追憶其事竊較古人郎荀陳詎

有異耶望齡與公雅既同朝仕復同養親家居歲丁酉十月爲太夫人八十壽旦兩家大人亦以是歲正月觴於鄉人兩家先後各持羊酒相慶吾鄉之先生若干人僉謂曰若兩君者宜交祝而可矣曰望齡奚敢比於公雅公雅富材藻蔚然以驂駢名於時望齡不文一也伯母夫人老而康起居如平時望齡之父耄矣其不敢比有二者諸先生曰子不聞乾坤之義乎乾至於老必亢故用九曰不可爲首坤則不然於用六則曰以大終也夫人坤之德也其相端肅也靜而一字公雅也慈而恒所謂地道無成也以竟端肅之緒代之成終大孰加焉享有眉壽純固難老終孰大焉若予之大人用其神勞矣其壯衰之異不亦宜乎且子詞官也又不得辭於是敘其世交以復於諸先生而佐觴焉

陳母壽序

萬曆乙酉予從禹門子舉於鄉是時越士同舉者參制類之一號爲甚盛後升禮部纔十人若食肉於朝躋有母道又纔數人而已禹門子最新貴持丹識斷

譽於西曹中又奉使指乘傳過家顧予於鏡湖之上再拜而言曰是秋也吾母歲大耋吾馳四千里及於一觴賓客之辱於吾者詞且曰使而母有無疆之年雖然吾有旨乎詩人之善祝也其言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先之以介眉壽矣又重之以昭德音人之親有美弗章不可謂茂德不茂不可以謂無疆內言不外吾懼吾母之德弗昭也敬謁子言以昭之吾陳右族也吾父幼業書過目輒誦通經史嫺文章邑中稱爲奇材惟吾父吾母亦竊相謂

青紫不足拾也已而廢業有二子蒙稚敏不及父母傷吾父負奇不就而愛二子之弗荷也曰業其在勤腫時雞鳴母張燈而紡二子傍誦必懸果餌以勸誦母每夕紡有程恐二子逆畏其久而逾也故度其程十二三約曰竟之而寢及竟又私出其度者曰勉誦此易竟耳每食塾師雖鮭菜必嘗旨否手滌盂必潔吾父年長出爲後所後姑晚脊病不知人溲便皆抱持洞除之如是三年無倦色也與娣姒盡讓臧獲盡慈子既薦人曰夫人竭能無鮮衣對曰非習也老織

作不罷人曰夫人休矣對曰少習之且以銷日也吾觀詩所稱絲枲蠶績之美及世傳先輩晝荻事皆閨門恒務里巷所時有其節也至垂諸經緯著於傳記有以載之則傳不則泯泯吾故願子言之昭之也予曰予鄙人言奚能爲昭夫人令德在吾子禹門子刑官也古有良於獄患於民若於母訓人賢其母而稱之者雋母是也有能於官健於斷拂於母訓人亦知其母而稱之者嚴嫗是也二母者後世皆有聞所以聞則與矣夫哉之以爵位加之以顯功以揚其親若美錦而旌之何患於聞在愼其所以聞者禹門子敦厚而明決廣中而恕施吾知其爲雋必無爲嚴也然禹門子長於春秋傳春秋母子竝稱惟芊舌氏而已叔向之賢而智不逮母然則禹門子將奚師哉奉若母訓以光昭其令德步趨焉可也享之有樂也令致語予詞其比于優伶乎

壽常太師母王老夫人序

萬曆庚寅吾師心吾先生卿太僕奉其太夫人京邸時春秋六十有七矣設帨之辰其門下士羅應斗等

若而人咸得造梱內再拜望見上卮酒爲壽而望齡稱引諸人松栢之義爲詞以獻明所以成節而昌其子者其難有若此退而交語所見相賀曰斯眞詩所稱壽母者與旣而先生開府兩浙謝事歸養又十餘年而夫人壽以大耋門人武部郎沈朝煥比部尹三聘嚴正邦起部陳美暨望齡官都下者五人肅幣走江夏而申之以言曰古之君子所以養親者甚棘矣伺其苛癢而抑搔之後先其出入而謹扶持之滑甘香和以忠養之微至於奉席斂簟紛帨燭濟而粘玉

於無形無聲童而老寒而燠昧爽而日入罄其志力悉其神情以效諸親焉猶恩弗給也而暇其他哉然出告反面無易方過時以致愛也而事君不可以不忠無登高無臨深無游無徑以致愼也而戰陳不可以無勇尊之以名而後大傅之以施而後膺攬焉蓋節織備道宏遠莫甚乎孝嘗歛菽飲水歸啓膝下能其織名備者而未免三釜之願事君顯名之思既致於宏遠矣又興懷行役陟岵而聽埜歌𠌫雛而不得返又未嘗不怒焉自失也然則二者之道蓋交還而

不能兩得也明矣先生始以數歲孤兒母子依恃志盡力竭以樂其單畸而意豈嘗一日安於是哉慮欲成先人之雅志昭母氏之纖烈樹功底業傳諸無窮以庶幾尊親不匱者及翶翔禁近出撫自城蘇豐養備命名顯聞以奉太夫人於官亦既有悴志矣然心煩於簿領而力敝於籌畫朝夕燠寒之間未有廢焉而所謂至精而微者猶患乎志岐而未盡力判而末併也迨釋兵柄歸田廬致臣而子含憮形而撫求色謝纓組而佩紛帨於是先生始得專其一神精敝視聽僾恍而御輿浣裳而請饋而靡有分焉蓋驅馳鞅掌行年五十而始獲還其爲童孺之身夫童孺之愛誠愛而樂眞樂也且十禩於茲矣其効諸太夫人者不亦侈哉方先生宦游太夫人時以似續爲慮及歸連舉二孫含飴之歡倍於祿養夫孝子弗敢有厥身曰維親枝弗敢子厥子曰親之後受爵祿曰致諸親也功成與顯則曰親之命名先生斂時五福以事親靡不具矣乃不敢有而歸諸太夫人其古所稱爲人子無以有已者乎望齡於先生樂其孝德之備兼

乎弘織而知太夫人之受祉未有艾也故喜而爲之詞若其熾節隆義則𢍰固言之矣

壽外母金老夫人序

萬曆丙午春正月三日爲予外母金夫人八十壽辰望齡偕陳君某王君某朱君某相與載爵爲祝望齡嘗觀家之將興其積美之本必有一人鍾之鍾之必於其女德女者地象也萬物於是乎生女德之盛在濡柔在專靜在廣博濡柔專靜廣博者生道也地之德也執生之道食地之德於女爲正位故曰女正位

乎內商之與也詩人本於玄鳥玄鳥者莊周所謂猵狙猨猴而似無能進不為前退不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其易稱無遂詩稱無儀之義乎玄鳥之喻敬戒也鳲鳩之喻共也鳲鳩之喻均愛也一也簡狄有玄鳥之德焉是以降而生商會稽之商自外大父外父至邵武君簪紱四世顯融富貴於越無偶望齡逮見外大父母嘗謂太僕與大理二公高朗弘毅君子也陳淑人聰明嚴肅人也子孫多材慧富文采拓基纘緒繼繼繩繩如柯葉之扶疎英蘂之灼爍可謂甚

盛而竊意有潛於膏滋行於根撥居不可見之地以為積美之本固往緒昌來祚者實在吾外母一人外母所事剛以柔遇之所配敏以拙承之所字多賢以朴先之夫剛毅材敏賢智毗於陽者也其道開張發舒非得至柔至拙至朴者凝而翕之將有發而易散之患外母明足綜務而貌和識足宜家而外暗生平所見惟煦然慈愛人與退然不敢為先不敢為後之意而已與人處惟恐無損於己與人語若恐傷之豈約無二致壯老無二容所謂無儀無遂得有之夫

水弱故巨於萬物其任萬石之舟如浮芥也海下故王百谷其吞衆派如涓勺也母有柔道福祉所委將焉辭之其壽考寧固固其餘耳望齡年十九從外父母於京邸母憐其孱弱將護特至飲食視其嗜者衣擇其鮮好者嘗食拳笋偶言拳笋旨在於杪及適館啓橐得笋皆杪也餘事率類此為諸生時貧母與銖則銖與兩則兩絲毫皆母賜予及入仕竊升斗亦靡不煩外家今且二毛矣母嫗憐我無異孺子而予亦時依依母前且忘母之既耋也夫陸居者無以語大

地之廣傅濕處者無以測江湖之浩渺而予烏能言吾外母之德哉然母所繇集祉於躬垂裕於孫子者惟是若拙若朴可望不可知可知不可言則予之無能名乃溪於名者耳三君其共述玄鳥之章以侑爵焉可也

金母壽序

大儒之起詞曹如求天馬大宛之野多厥種焉自望齡隸是役也而邁其盛其焯然以道德文采踵襲跡仍暎曜於先後者於末戊間有二公曰廬陵鄒四山

先生明州全玄洲先生咸祖孫相繼綰史職若韓蔡
爲詞林一時盛事其世有嘉祉壽考齊敍之顯茂大
江以右浙河以東無爲兩家參立者繼茲歲二月鄒
先生拜疏歸壽其二尊人特予休沐其四月全先生
持使者節封趙亦以間歸明州奉一觴於堂而先生
猶上有祖母丁太夫人春秋七十六而康其壼德相
學士公顯者也於是詞曹諸先生洎縉紳能言之士
兩榮其行爲歌什文辭投贈者相埒而又以太夫人
福德最隆異故益推明先學士休烈太史之孝養而

歸美焉其言尤嫺麗過於廬陵而先生意猶弗慊曰
誰爲我具悉詞事太夫人其無遺美者以爲祝乎謂
望齡里閈後進其可遂隨而授之不得辭也其詞曰
明州大海所環匯其氣崇淑必鍾之人鍾之必其德
類也夫海之爲德善受善同善下衆所歸盈衍瀰漫
滙迫其道嘉門而經落伽挹然而已不爲升勺加者
混淪溟莫歸於大同長百谷蕃萬族而無私與讓焉
自太夫人歸於全而學士遂由公車升歷金華白虎
之列躋於卿貳太夫人亦膺綸誥日貴重無幾何而

有孫代興人愈張太夫人顧愈降縞衣綦巾不知爲
貴人也者可謂善受矣撫諸子融融穆穆無幾微先
後同異之感可謂善同矣自宗黨外姻下逮臧獲待
之皆有恩意諸臧獲皆白首依事太夫人無肯舍去
者可謂善下矣斯所稱德類者與海擅三德江湖數
澤輸焉斯亦百祿繁祉之所委輸也齡聞之家之昌
明其必有人於先後之際光啓厥祚而孕相之壽考
寧固植其本而食其實美之所鍾也在易坤爲婦道
故曰有美含之無成而代有終天實鍾美於是太夫

人又含之其有終孰加焉夫學士公之未究於用天
下所同歎也將大償之於先生太夫人其愈難老以
身享介福觀其成乎先生之克受厥成是學士公之
成也先生能終烈祖之休業以及太夫人而曰太夫
人以坤道代終其誰謂不可先生逡巡謝曰若子之
言僕烏敢任也昔吾祖游於官太夫人常留事余曾
大母曾大母嘉其孝而祝之曰吾無願於爾也使爾
子孫年壽似我而已蓋曾大母壽幾百歲而今太夫
人七十餘神色益王庶其過之且吾昆弟以降指甚

繁吾又竊祿於此得望前人踵武視其驗耶太夫人之孝德章矣雖然吾未嘗見其喜於色故願假靈於子言望齡曰今者車馬歸甬東里先生衣綵繡持節莅大官酒脯太夫人被翟翠坐堂上受觴念學士晏事宛宛如目前即太夫人善爲受生平無喜色將必爲先生一解顏哉儻卒爵而以齡代終之說進亦當許其不謬矣

王母壽序

戊子歲望齡偕同年王晉伯待試京師講業罷相攜

步游東城隅呂公堂中因其谷歎言家有老親即徼寸祿幸甚非然者吾不忍老人之懟也望齡曰子之二親視吾父十年以少且伯父壯甚可勿憂晉伯曰不然吾父雖幸健而老母望於牀自少時固已然矣明年同試禮部晉伯獨罷歸望齡送之曰勉矣以子之材無愁祿養也而晉伯今更再上猶弗偶伯父又棄養惟母夫人向所謂善病者今更少壯耳望齡曰吞是哉夫病固不廢壽慶讀勞慮吉凶修短化如轉轂孰能揣之哉吾子獨不憶巽者之言耶子之視其衰若壯孰審於子者而於今且何如矣又況其外若子當吾子聲譽籍起越人數其士之薦於鄉者指矜僂也稍稍淫滯以至於訕今譽與訕且再變此不獨鄉人爲然即子之二親且疑之矣夫據一成之跡者難與稽屢遷之化此在父母與子且不能相知而況其疏者乎君子之嚴其親也如天其事天也如親東西南北惟命之從其義一也吾子其順天以順其親夫天之不可犯也而算得謀失醜窮慕通曰吾非身是圖實吾親是爲吾未聞未能事天而能事親者也

孔子曰歠菽飲水盡其歡可以謂養矣吾視晉伯雖屢擯窮困而色恒愉愉然未嘗以貧故隳其親甘芬之奉夫持予愉愉者以養母夫人將旨於五鼎而況薦之甘芬哉且吾子不測壯衰安測窮通人情喜壯而病衰多壽人情慕通而訕者多信斯亦天也然則太夫人固宜難老晉伯固宜大信其一徵矣又奚疑乎太夫人七十之辰在某年某月後期而賀以俟太公之禫望齡所爲煩舉其詞勗晉伯者懼晉伯未釋於呂堂之谷也然晉伯學日新而豈猶然嚮者已乎

同觴者年家子幾人名如左

劉母壽序

幼安初舉南省也與望齡居比牆數見相與語悴然若思者詢之故曰母老無與兄弟㬎者我每出無幾月也而念我目腫矣今如何頃之當遂士入中祕而幼安就望齡謀欲上疏求一小郡博士曰以近吾老母足矣堅弗肯應强之試中選非其志也於是走役夫數千里以安輿迎太夫人來時同舍生二十餘人得奉其老母于玆者幼安一人而已望齡過之而再

拜從容言曰幼安士方其未遇心怦怦亟欲得三釜粟曰匪君也而親烏乎養矣迨身已受祿見委任經營四方將且日寧處而不可其暇顧父母養耶昔先王之盛也其仕者宣力在公而忘其家恤於是君錫之詩以勤之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蓋勞慰焉耳已及政衰而多役羣臣不勝其憊而至動於怨誹曰有母之尸雝蓋憂思焉耳已爲君者若不能假其臣一日之便而臣君者不能致其親以一日之養如此則是身質祿而仕易親其又何賴焉幼安幸遭逢盛際

當海內泰晏以文學顯用不與于四方之事余見諸先生居玆職無故輙數十歲足無踰都門外也而子之太夫人復康以壽怡怡于于日享大官廩食歸公朝而子合爾其與鞅掌盡瘁勞歌而靡及者不亦逕庭也哉夫士所以自盡于上者其神情而力次之情所不得禁聖人因而遂焉故善畜下者務養其情而不善者盡厥力夫母子之間至矣彼其子焉聽懷彤拘而神往有岐心焉所搰搰而效於君者終外也士之仕於今無不得遂于上者而顧或奪於私家之勢

其以斗祿而去其親不事者亦多矣此于事君也且脊亂而不獲盡非有愛於力神情使然也國家設文史之職特優閒之蓋寘其力而專于心其神情尤要焉幼安外事主而內奉老母視寢膳樂甚神無撓焉其益以休暇討有邦之故實而稽驗之求古今之善敗而參伍之儲之偫之乃大施之異日所能竭其情于上者必幼安也以光顯太夫人太夫人其亦情愉而神王算未量矣幼安其勗哉於月之七日爲太夫人六十誕彌之辰同年友人借讀祕書者若干人

爲曾以壽屬詞焦弱侯以春秋偕舉者若干人爲曾
以壽而望齡申其言如此

周母壽序

吾同館兄弟之及養者皆有一言以爲其父母壽也
卽愚周季平不及於親養矣而吾諸兄弟猶相率壽
其伯母孫太夫人季平獨得以伯母壽者夫人雖名
季平伯母而實母而又有難爲於母惟季平所以事
夫人不敢二惟吾黨所以事夫人不敢二於季平之
母此吾兄弟今日所稱壽義也季平之言曰砥年九

歲二親見背有兄弟妹各一人皆幼穉特伯母活母
又有弟二人姊二人紉衣裳紅履襪取辦手指頻碎
勤瘁未嘗有幾微倦苦分什賦少有先不後砥家村
聚就經學郭內每時日歸省母母未嘗不持之涕泣
哀哀其孤露不欲令暫離已恐有失宜蓋季平言至
此而不知淚之交於面詞之不能竟於口矣昔曾義
姑無巳子而全兄子其名稱于鄉國著名列傳大義
姑事殊難然特信其一日之決耳若夫至細易忽至
久易渝至痛難假而夫人所處并且日一決之力也
其爲義尤難於曾義姑世有更生則夫人事固宜錄
而兄隸在史職有記載之責者乎此又吾黨所以樂
爲夫人言者也吾聞均天道也均者得天天表之應
應亦以均今季平與弟襄陽君升華陟巍踵襲跡仍
其嗣與者猶未艾也母所以愛其子與其猶子一衡
而授之無爽焉天所以隱其子與其猶子一量而受
之無爽焉母契天耶天契母乎此世俗所共羨于母
而吾黨得以後言者也季平又言吾伯母幸以弟最
與　上封典而砥亦以母敎有今日卽吾伯母貴而

不自砥卽砥幸邀恩數而終不能逮吾伯母所以庶
幾詶萬分一惟吾子片言吾謂夫人所以視季平兄
弟直忘其孰爲巳子與非巳子而季平兄弟亦忘其
非同生也久矣則失人之以襄陽顯何必非季平季
平顯其二親何必非夫人哉且望齡之言奚爲雖然
齡與季平又俱溫陵李先生所舉士也咸謂爲夫人
親莫宜望齡此又望齡所以申其詞而不得讓者也

牛母壽序

用生之言曰非君土無以處親非君祿無以養親非

君爵無以尊顯親受之于君致之于親凡事君者以
爲親也夫投質而委四體受命而忘家室古之人蓋
有勤勞於行役吝齋瞻望不可顧其親養者而未世
爵祿之士靡不可去輒引義勉自裁決曰吾業已倍
親而事君矣可若何夫事君以爲親與倍親而事君
其說相去詎千里已哉如此則君與親其不能交重
而竝得也久矣仕而獲以均重于君與親無如我
本朝吾聞有爲養仕者未聞有仕而難于養者也有
之惟今御史爲然御史迭出遞代久者八九歲罷車

詣部坐郵舍中左右盼介焉無僮僕與語老親家居
歲時安否問訊不輕得達蓋使者之隆重無甚乎是
而其辛苦羈歎心悁乎簿領形瘁于馳驅[illegible]鄉土而
睠庭幃與古所謂靡盬不遑將母者未有異也
蓋王者之馭臣下禮隨其輕重而心[illegible]其勞[illegible]豈以
御史任最隆重而數困頓之不詰以慰勞其意殆必
有道矣比者有上言憲臣即受命宜馳赴所部義不
宜反顧家有所濡滯而廷議以爲人情所難髀聖王
不禁者以體下也宜而還其裕久遊而覲省其父母

於人情宜於是爲御史著令在驛程內例得歸省無
幾時而春宇牛公奉詔視兩浙旋車兩谷衣繡持節
舞母夫人于堂下稱觥之禮適與期會斯又難矣惟
天子仁孝旁錫式崇耳目之任肇有　休命惟公祗
敬淵洪克和有家克協有邦實肯承之公其可不厚
崇飾以顯揚無前寵施致諸太夫人太夫人其懋對
天子之休嘉以受公觴即黽勉王事靡或寧居太夫
人且有餘懌而公亦大慰于厥心居者康而無念行
者行者安而無爲居者思壹精慮展支體以造我海

邦亦幸矣哉公之將歸也不知予蒙鄙而屬之言予
浙民也幸以史職隸輦下新有聞聽故爲推明朝廷
德惠闡我公致親之光寵有異典者亦以安公之思
慮而望其亟于行以慰我浙人也

壽詹母江恭人序

萬曆乙未予從史職居京師詹左光仲以其尊人觀
察公命來就予授經義戊戌光仲復偕其弟休倩來
學會稽辛丑再來其小弱弟沆從乙巳二詹生又與
余弟君奭同學山中前後凡三至會稽以母恭人命

來者再恭人亦屢用刺繡紛帨果餌脯腊遺予太夫
人通好若姻婭。婭丨未予居天衣山中休倩從武林
來言淇老母春秋六十夏六月爲生朝惟先生一言
佐觴政予時新有綺語戒將屏絕筆研而與休倩兄
弟遊久不可以辭則令臚其事而受詞焉休倩之言
曰恭人事姑三十年無忤色和于妯娌慈于娣媵其
歸不娠者數歲耳遽置沆母後生沆視沆若淶淇也
課三子嚴淇兄弟無敢居内内三日恭人輒見辭色
其老也歸沆母以政然不以老委政故自媮躬視紡

織夜分而寢先君子少好學悅姚江先生之言手抉
書雖燕不廢偶出外未返横書几上恭人必盥而藏
之其嚴敬知所崇尚類然也曳布服縞老無所改年
四十時昆弟羣從僉賀先君子爲謀曰孺人何服而
使拜客乎爲縫新衣纔得紅布一端恭人戒客無以
且貸數百錢以饗賓儉若此今先君子捐館人淇等
無似莫慰母心先生幸患以言是吾母被繡衣裘以
見於賓客也予曰語有之越雞不能伏鵠豈不信然
將子兄弟之器大僕之能溥乎不然何三読予而徇

無以竟子之志耶雖然予亦聞古之三母乎有湛母
者解髮爲髢剉薦爲秣以燕于朋友是教子立名譽
顯功樹業於當世者也有孟母者操刀裁織而警子
學是教子儕偶賢聖成章而達者也尹母之言曰令
爾祿養無寧善養是教其子遜志學古無以爵祿内
攖其心者也子之兄弟亦嘗聞先儒之訓矣緒呈而
未續水漸而未盈蹈于道德遠于聖賢恭人所爲受
爵而未甚怡正坐此耳若名譽之章榮祿之厚湛母
所羨顯尹母所羨恥豈恭人之賢而介然于區區者

哉僕年往學荒方入山求友畢所懷願啜菽飲水事
我太夫人以庶幾古人善養之義而未能也子之先
君子有素尚恭人聞其說尊其書諸君安得舍此更
求悅親之方乎休倩曰唯唯遂錄其說歸爲恭人壽

壽外嫂鈕孺人序

仕宦於朝分曹列署以處羣四海九域之人以爲之
朋其交騖之塗寬然而可以無阨然一官之嚙一枝
之用往往啓闔而召妒又兕牀第阨遁新故盛衰之
際昏稽耳屬日媾于前者哉語曰士人朝見嫉女人

宮見姊平居號爲賢人君子相誨以公相講以容介然細故至僚友動色甚而相圖者多矣而厚以望於婦人女子曰而無恤我後嗣夫立子君之廷國論所繫其安危之故豈直家祀而已哉居寬地行庶塗無以相容相讓至于傾軋況兒女恩怨縈縈于尋丈其容與讓不尤難能歟然有優爲之者其賢固倍於當世號爲賢人君子者也鈕孺人吾外兄半埜商君元配而前給事中石溪先生孫女也其歸半埜君生子既長大孺人曰吾子好弄君家世有福德君又心善也宜有佳子子如是當不終君亟求宜子者輔我幸而生男昌兩之世半埜君曰而子業勝冠子勿言傍人聞之皆怪笑未四十人有子胥項旦夕爲娶婦反出不祥語令婿買妾手把刺著眼中它日痛惱可拔耶孺人益爲半埜言旦夕不休促裝令渡杭投金橐中以娣歸孺人曰此女貌羸不羸於禍也居數年娣舉一子孺人置已子不愛愛娣子甚于已生人益笑其悖無何長婦舉孫人又曰孰有癡若是者孫兒方踏肩來而憂之嗣乎然孺人子竟夭復兩歲孫殤半

埜乃歎詫曰吾非從婦計以有孺子也吾辛苦纍積誰屬哉於是商之姻婭執友及郡人之有聞者皆曰仁哉孺人能割情捐愛以延其後也智哉孺人存而知亡始吾外父廷尉公爲諸生久困中歲產落娶其冢婦於青衿時後貴家亦驟起惟半埜及鈕孺人如鴟夷子長男更嘗艱難其介子婦未盡知也公仕於四方所得奉半埜君爲鉢息而縷緝之孺人勤於蠶績指腫目眵未止晩至刈穫皆往監視不以吾子亡所子娣子故稍自逸吾觀二典二南書詩所以造端二典言公卿大夫之相推讓二南言后夫人之逮下樛木小星房闈近褻至與禹皐夔夷竝美難矣召南卿大夫之化也石溪先生廷尉公其有盛德歟吾於孺人徵之也孺人今歲六十有三子二孫而上奉其老姑麟趾關雎之應吾又於孺人驗之矣壽日親迎交賀而予爲言孺人之德有難爲于賢士大夫以媲夫人之立朝而相媢者

壽商母劉太孺人序

予館於廷尉公之七年越之大夫先生走幣飛牟萃

止於庭揖廷尉公飲之曰吾子有壽母敢賀望齡與執爵焉蓋吾外大母封淑人陳年九十高矣居廿歲而吾外母金夫人復稱八十大夫先生萃於庭者走幣飛卑如初酌其諸子曰吾子有壽母敢上萬年祝而望齡侑之以詞居一歲賓客卑幣復集如觴二母時日敢賀邵武君之有貞母是時劉太孺人春秋既艾而上有老姑艾視耄耄爲方壯强耳又姑在禮不得言老觴者宜何詞哉客曰太孺人蓋新受贊書於朝邵武君奏課高等計車之還與觴日會拜上冠帔

鄉老人莫不榮之是一宜壽令甲貤爵於親者父在則母從稱人從夫也母貴於子而從夫者猶之乎爲婦也獨母在則號爲太尊之也夫沒故從子從子故特尊贊策固尊稱之矣二宜壽邵武君有民社宜於庶士邵武人歌誦而推崇之宜亦若閟宮之言燕喜焉其士庶固云壽母矣三宜壽以是三者詞於觴可也予曰可矣未盡也徂徠之松新甫之栢生巉岨凌高寒此所謂貞木也夫杞柳桐梓直上百尺旁陰數畝過而望之而無蒼然之色誠其爲松栢也絜之數

圍而其勢固偃蹇枝撑有氷霜風霰之態矣令甲婦貞年艾以上者予旌予其成也爲貞母壽壽以艾胡不可也雖然太孺人介然獨居子姓之多纓組之盛修言繁稱而無以得其一粲觴者宜何詞哉望齡商之贅壻仲文之密友其生平雅言隱隱在耳計仲文在今日可伸眉一笑轟然釋其煩慮解其沈憂而既不可作仲文雖不可作而其慰以樂樂以忘悶可意而決也仲文之讀書圭城山也廷尉公敎之力程之疾每與予課文亭子上望見公扁舟鳴艣指山而來

則色動神竦嘗謂予曰世無不悅親之子然爲具易耳子所爲具進賢冠腰章手板非三物者莫足悅也故其進取甚勵而屢不售意常忽忽仲文多男子又謂多子非儒生所宜予解曰君兒自佳多愈善耳然猶念之不置今諸子又各多子而邵武君爲循令次君名於諸生少者皆成立愈善之言驗於茲日仲文雖不遇而以予貴衣朱腰銀裒然其容此向所謂悅親具也故曰慰以樂樂以忘悶可意而決也太孺人業稱寡餘無足歡而以仲文之樂爲樂以仲文之忘

閭爲解憂者宿容用是說進諸子用客之說蹕上二
觴其可矣如其善祝則請以二母爲徵

劉母壽序

予與健甫同升於鄉又同禮部舉辛卯予得告歸健甫先予南發居三歲始詣闕自補而健甫亦先還職校士嶺表後一月曾邸中及予再歸田間健甫復以使事還覲其太夫人于是太夫人年七十矣吾二人者其行止相逐如形景而臭味聲氣歡好投合無弗同者至其有老親也又同然予最孱病健甫差强勝

予最懶健甫頗能耐事予部劣駑緩無可用於世而健甫則精敏密察材足以集務數者爲異耳健甫既寓帑于京師單車疾馳歸以觴太夫人冠蓋甚都幣履咸集可謂榮施於親矣而依然睠懷有不能去其親之色健甫亦聞古者爲君使之義乎驅馳靡及思一歸而勢不可故其詩曰豈不懷歸王事靡盬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蓋古者出身事主則勢不得念私親而使爲甚今海宇寧謐上之恩其下也周人臣有私恤則假使事以優之仕者反以使爲懷歸將母之塗

健甫自入燕直兩易歲而再以使南皆拜母於堂其被國恩也尤異夫受祿以養之載爵以榮之又能周其私恤由君以致之親者多矣健甫宜何如報予且健甫又不得與予等予文史散吏無事寄而健甫新遷司馬屬于時爲棘健甫家有家督而予無兄其强病勤懶材不材三者又異予自宜廢健甫自宜出固轅吡駁固各有當焉在其晝同哉太夫人賢母也愛其子也大視聽强神色茂其受祉於朝未有艾也健甫其亟行無緩以寧親志夫志寧則體愉體愉則百

祥集是固壽之之道也邑縉紳之游于健甫者與其年家子十三人合詞載爵爲夫人壽授簡於望齡易不云乎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吾二人者抑可謂同心矣健甫而無賓異同於出處則予之芻言庶其尙哉

貞壽編序

國風之義敝於女貞貞者不必婺婺而貞鄘柏舟直處一焉以先王之盛二南十三國篇什之繁若斯難也黃鵠之不二庭萏[illegible]之悲雜津鄉亭之夢告其[illegible]

節獨行皆傳其詩與人之能詩以顯然則古之人蓋
有幽節獨行而靡托焉以泯泯者矣詩之為道本乎
情止乎禮義情通於閨門義艱於貞固悽惋之致激
昂之氣倏陰倏陽似歌而似泣令千載而下壯士伏
儒夫起是詩不盡傳詩而節乃傳耳人載夫文文載
夫人閨秀不必節貞女不必文二者將奚托焉齊姜
嬰婦之倫我特故雄之什其自鳴耶抑世之學士大
夫亦有聞其風而悲其志摹幽情於欲絕寫孤臆之
難磨貸口藉神闡微章隱以垂諸無窮者耶其人之

必能詩與詩之必出其人俱不可知要為有托而後
傳則詞之不可已也信矣思齊幽宮之言壽斯則明
以通國之人頌而歌之蓋母道焉以其子言者也以
子言者其有子者也夫委巷單門氣愁靡子之婦有
一焉猶足以永世況昭明顯融順風而鼓者哉貞詩
編者言吾友馮正子母劉太孺人之節也蓋章牘所
陳聲歌所播里胥校士之所推數名公卿大夫之所
頌述其言備焉方母提五歲孤兒羈棲逆旅寢冰飯
荼閔侮交至靡他之義章矣逮夫喆嗣違廷月膳大
官宗戚華盛觴舉條至純嘏燕喜化屯而亨故言貞
則節苦於髫髦言壽則義附於有侐風頌之旨體具
於茲吾知人與文交相載以有永也　國家故事推
恩表節不俱遂也宅里之旌冠帔之貴惟正子能兼
致之惟母能兩膺之夫學士文人詞翰之技以方於
王言其猶一吷乎正子其益祗　君命以愈致諸親
無巳也是太孺人之名與壽無巳時也

壽施母詩序

萬曆甲辰施子試春官罷還新城是歲母夫人婁壽

八袠施子徧謁其游從為詩歌以壽之凡若而人詩
篇什若干屬望齡序諸首是月也施子所偕試士幸
而舉者其家人靡不擊牲釃酒椎鼓鏗琴賓履雜進
轟觴覆白歡樂其尊人其尊人亦靡不鮮衣靚飾治
粲修脯竟日拜肅客衆愆其劬也施子既戰失利羸
童負書垂策跨驢蹴踏出宣武門既抵家登堂拜母
問空橐中何有啓鐍跽進有卷若干展視數韻落落
而已此孰與斜行淡墨金泥錦縫之書而慮以易母
慍顏為粲然受觴而笑其非情哉雖然吾聞古賢母

之教其子弗以善養易膴祿也子之奉親弗以異宦結駟萬鍾易今茲三釜故所養者慈必無事祿也養者孝必亟祿也亟祿故挫名訓技而弗辭也無事祿故享庶食菲而旨也施子孝友忠信善足以養親又遽收其邁往必勝之氣頫首一官日以吾具即萬鍾芥耳以養則三釜丘山矣夫物無巨細無盈虛托巨而巨細而細志盈而盈虛而虛夫托斗秩以養不可謂之細怡怡而羨之洩洩而御之載充志以娛之持盈色以居之不可謂之虛是故施子有丘山之奉而

太夫人安萬鍾之饗也吾觀斯人有日進膏和而僬然者有位高多金而親弗歡者其始牲酒絲竹鬨然而交賀固若今之初舉者也太夫人亦奚慕焉言語文字工者若金石之不可敝衣渝樂闋儵然而還又不俟已諸君子之言具是施子其時取而永言之以進觴夫人可也

陶文簡公集卷之五 終

記

修會稽縣儒學碑記

州縣復得置學自宋慶曆然其時或舉或罷廢興尤視守若令能否明興膠庠徧郡國秩祀嚴備文教蔚然而建置久土木敗蠹廟貌或弗飭籩豆簠簋彝斝闕春秋奠享至取給市肆無以稱尊事先師之典學徒挑達散處舍宇皆圮敗無資於公以聚之滋用刓弊又非所以隆教化也其舉隆救敗飭與弗飭亦恒視

守若令能否豫章羅侯治會稽三年綱目畢張尤先於造士月朔旦拜謁文廟肅瞻棟宇歎其故敗謀新焉數月訖工階戺圭厲丹堊既煥曰器弗庀不可奈也遂謀吏壞者補所未具既具矣曰無公田以養於是籍皐者產於學凡爲田若干畝蕩若干畝初侯之至也適當賓興士謀曰會稽與山陰俱郡轄邑士之材美無讓焉而試者額顧縮不可於是白王者增二人著爲例凡鉅至廟堂纖至什物遠者廩士之出升士之額前二百年所未備後垂無窮皆自侯振修之

嘉惠邑人士甚盛胡可無紀於是學教諭某訓導某某偕弟子數十輩以文屬望齡而記之系以言曰孔子之道遠而彌尊久而彌章歷漢唐洎宋而追崇之禮紹明之功備矣其爵自公而王享自像設而鎮圭袞冕祀自闕里辟雍而荒服下縣不亦遠而彌尊哉漢時諸老先生傳言駕說而已自王通韓愈迄于濂洛關閩而大儒輩興神領步接遂胤其統不亦久而彌章哉雖然吾猶將援禮方道而言今代之尤盛也夫像設以肖之王祀以尊之吾未知肖與尊之何如也

像者土木而豈其人哉爵以王貴矣而議者猶嘵嘵於帝號何者稱王於今而貴可加也我 肅皇帝之尊孔子也不然更像而位之去王而師之更像而位則其虛也而後祀者洋洋乎如有覩焉夫子者帝一夫也而道則師也還夫子以一夫而師之則其實也故其尊出乎帝王之上而不可加蓋無肖之而與遇無尚之而尊全矣往古之事孔子未有若於是者也嗟乎後之學者孔子者將亦有像設而王祀者與孔子所知者知之可者可之而夫子將曰吾無知吾無

可不可然則彼所學者夫亦其像耶孔子之道常道
也辟之位猶魯一夫也後之推尊者無以踰其大而
秖卑焉此王祀之類也當正嘉間越有鄉先生者起
而一刬其陋撤膠固之像設而洗虛謬之王稱於是
學者稍稍有闚見而夫子之道昭融則燿易簡而彌
高往古之學孔子亦未有善於是者也先生之教始
於鄉而盛於大江以西西士之服膺先生也甚於其
鄉比者先生業俎豆孔子之庭矣說當易行孔子之
道當日顯羅侯又其封邑人英敏特達尤西士之賢

者而適仕於此知必有以明其道也夫學校者將使
人聞道而至於命者也予不敏將與邑子共承之

重修長洲縣儒學碑記

長洲學宮舊當城北陬齊門內湫阨庳隘厥制大弗
稱嘉靖間御史舒公汀始改築之得福寧寺址爲新
學據向高塏位置以良邑人士咸謂吉遷焉然翻葺
之始取大規或闊疎有弗遑矣歲既久傾廡滿舍漸
陁靡不治補罅飭新實維有待洎萬曆戊子而歷城
周公以都御史齊寧李公以御史來治吳長育其材
彥而本之賢序念前績未竟以虞菁搆蕤流覵之而
卹功焉乃糾役徒料木甓丹雘舍萊之廟鼓篋之堂
有闕有飭無易其舊而煥若更始乃審形面勢綴所
未該締樓於尊經閣之左方曰聚奎亭於右爲敬一
閣於東南者曰文星梁其東畔曰升龍乃樹其棹楔
曰興賢曰達材乃治外河紆其流如半璧舟行者如
縈向拱揖焉乃廣內池闢地九折注外流委於內凡
役若干日而竣用贖金七百兩有奇用能大纘舒公
之烈而詳備其制度邑弟子來告曰自吾學宮之遷

而士之登於是者實基盛是役也文事其愈興乎夫
二公之嘉惠也胡可以無誌覵諸永久則委文於余
余受而次其事重以辭曰昔者周道之盛黨庠遂序
鱗次中國而吳逖遠弗與蓋延陵季子聘使於魯始
得觀四代列侯之樂而仲尼設教洙泗子游氏竭歷
數千里從學其道士生其時而欲與聞於文物道術
之盛其難也如此然仲尼之門章甫之士彬彬甚盛
子游氏緌冠秝縫而名處文學之科抑其土風清淑
易嫻於文則從古然也今建學立師等於齊魯士生

而讀孔子之書講其業非復古昔僻陋鮮聞之患而長洲吳都會地其文事不後於旁邑意者斯道弟啟流習失眞以爲二三子懼若文采之末升進之數其何有焉夫先王之敎期於使天下自得乎性而還其質不憂人之去乎道而憂其不能知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蓋用之而能知者先王特以望於其民之秀而又非可傳告而旋曉則多爲方以養之其纖者至於操縵雜服之習六書九數之事賔客車馬之容枝繁葉蔓文飾備具而其旨乃欲令之蹈習優裕悰

然有以自得乎質性而止其多騈藻飾者非以爲文而所以適於純樸白素之路故古之教者文有餘而士顧多質迫敎陵遲士皆迂其煩細憚其勤苦黠慧趫捷而謂之能蕩佚游觀而謂之達挑撻城闕靑衿刺焉蓋先王之文漸盡矣而後世之文興無以自還於質而至於滅質又非特亡質焉已也禮壞樂頽投手而忘其節揺頰而悖其倫噫鄙甚已而猶或謂後世質遜於古文或勝焉不滋謬乎古者士幼而入學學成而仕歸老而師以士風民而仕者範士故士貴

而仕者尊敎旣衰其爲士者非直無大異於日用飲食之民而知溺其質甚或先王所棄寄而不役與民齒者也仕者道德不足以師其後學而趨尚倡率抑又圮族焉庠校幾無以重士仕者幾無以重庠校而尊貴之實蓋微其從來遠矣吳之先旣僻遠無以與被于先王之文而後世之文不幸又最盛于天下泝其流而日決決焉而又奚所歸泊失性也者終古而未始有渝自反之自得之今猶古也出則效其實處則植其表爲號也貴爲道也尊烏可不自勉余不佞

學日歸老里塾非敢謂其脉劣有足師也庶幾道術謡俗之盛美與二三子共覩之其無負二公於今日矣

成安縣新修儒學記

成安蹕勝國舊爲學宮堂宇宏壯稱畿內而尊卑密疎之制或弗中倫成化訖隆慶繕除之役問舉仍訛因陋未嘗曠然大易其故積歲弗治塗塈漶滅榱題殘撓敗垣半立帷幕筵几罍洗登豆之屬敝壞逋亡咸弗中度肖芹劉君令玆邑修謁庭廡下循覽歎息

恩刻革簡謬用嚴秩祀崇政教之原本爰謀博士生
徒暨鄉先生僉曰幸甚雖然公財殫竭無以贍事明
府仁恕縱舍金矢靡輸因改大役義不以獨煩公家
請分植具貲於是恭參知某任東廡蔡明府某任啓
聖祠鄉進士吳君維東國子生吳君維寧任鄉賢祠
餘乃屬令令捐金穀鳩工力以先之旺士響應萬曆
三十年春二月告役於廟明年孟冬乃落成先是啓
聖祠在廟門東南隅不稱尊親推報之義而名宦鄉
賢二祠夷於門屏猥褻尤甚僉議更徙文廟後故有

訓導宅於是改祠啓聖遷名宦鄉賢祠於廟門左右
序而以故啓聖祠祠文昌名義順成灌獻以序齋纂
新靚什器完好諸生安從善又以私財市銅鑄酒罍
簠簋爲屬四百十有六於是衿佩之士瞻厥廟貌樂
其成功之易也謁文以記之予惟成安古者晉乾侯
地夫子作春秋詳其事於齊晉齊晉者諸侯之長聖
人所欲托以行道者也竊惟當時車轍所適衞齊鄭
宋陳蔡荊楚之郊屢矣晉大而邇曾未嘗一至蓋臨
河而返洋洋乎有餘思焉豈其國大俗龐上權謫師

武臣未可告語耶然仲尼既沒子夏居西河其人尊
事之疑於夫子而子貢之徒段干木田子方皆以其
道爲諸侯師流風籍甚道術光顯未有盛於茲者則
嚴師重道彬彬顧化之美宜莫三晉若然後知聖人
之教蓋久而彌信也乾侯竟邑魯寓公居焉意其時
習魯人聞魯事聖人神化之道稔於耳目宜必有聞
而興起尤異於他邑者而今特不可考耳去聖人之
居若斯之近徒以伯國餘俗習尚譎謬間嘗竊聞餘
風而無以一辱其車轍雖或得之於沒世而失之於

當身土壤之所役屬疆域之所附麗宜亦有幸不幸
焉明興而成安列於畿輔地官卿敬敷之典大司樂
咸韶之敎朝布夕施蓋孔子之道大明於　昭代而
成安與於首善士生於茲其亦甚幸也哉當嘉靖初
前令桂文襄公以言禮親幸驟都顯要方是時厓封
號定禮樂嚴所以崇事先師之制悉洗前陋歸於至
當文襄宜有助焉然區區一鄉之校顧有未遑而以
需諸來者將時各有在與遠者於四方寔於百世近
之一邑而皆足以明因革之數崇殺之等有功於學

官成安之多賢令信矣哉

重修勳賢祠碑記

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事事而道道也事事則道妨事道道則事妨道於是有去有就有伸有絀質實摘[illegible]交旛而迭勝不知事者道之事道者事之道道之外必無事事之外必無道譬諸鏡然照即其物物即其照萬機並應照者故虛希微澹泊所照故實不可二也是道也堯謂之中孔謂之仁至陽明王先生揭之曰良知皆心而已中也仁也心之徽稱乎詔之以中

而不識何謂中詔之以仁而不識何謂仁故先生不得已標之曰良知良知者心之圖繪也猶不識火而曰炎也不識水而曰濕也體用內外理事道器精粗微顯皆舉之矣堯舜之所以君伊傅旦奭之所以臣率相與講明之授時敷治陳訓矢謨其義也明廷位著其講肄也堂室長貳其人也闒茸敍失而道事始裂夫子傷之故曰與吾托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又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以言道之即事也後世豪傑之士騖於功利不復聞道而一二古

道者率剖同析異不能疏觀於會通蓋世運闇[illegible]眞儒興於是先生躬挺上智窮微極深豁然頓悟不心於憂患艱貞之際其道以不學不慮為宗故千變萬容而常虛以格物為用故寥焉無一事而常實明此之謂道德抒此之謂詞章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之謂事業其施於用也逢比讓節左史讓文管葛讓政穰苴讓算而其原至簡也至易也排難戹朝定至楚濟甚險而皆日用飲食之常也文告雜遝發鈐呼吸而皆著明深切之敎也所明即所行所言即所用於

是儒者闒疎無用之誚與理學家虛靜閒寂不可成務定業之疑先生業以身示之足以破群說闢衆喙而道德事功之途至是昭然合為一轍愚嘗論古今道統唐虞而君殷周而相春秋而韋布渙解陵遲更數千歲而天乃以濂洛還孔顏姚江還伊周非妄說也先生之敎既大行海內其聚徒築舍以講明其學者徧於江之西南武林天眞精舍則其生平游而樂之既沒門弟子相與追祀者也萬曆己卯當事者不悅學倒毀天下書院天眞在毀中後十歲甲申[illegible]

所在書院宜復者浙撫臣萬安蕭公廩以天眞請創
論蹟之史精舍曰祠　賜今額於是廢垣復葺檄杜
復棟宇田悉還俎豆如禮而先生之道彌用光耀嘗
柄臣用事其初指欲以紬游談崇實事而其弊至師
用中酌剪棄道德蓋學之不講敎之不明道道而事
事惑其兩岐而迷其本一也　天子曠然改轍宣需
德音錫號勳賢兼總德業炳然明示萬世以事理無
二之學於是先生卓偉之烈精微之旨昭揭兩言而
朝廷報功崇德彰敎淑人之典亦並行而不悖於戲

盛矣祠復亡何墉瓦穿敗丹堊剝蝕積且頹圮侍御
史盱江左公先生私淑弟子也丙午來視鹺兩浙顧
瞻廟貌如病在躬會淸江聶君令錢塘亦夙聞微言
竝肩歷緒同德協力相與謀飭新之以丁未某月鳩
匠事某月竣工遞漫陵夷咸就完朗凡用鹾院羨鍰
若干兩視事董成皆聶君之以精舍中故有先生集
版多散軼君悉購諸民間補其殘缺遂爲全書先是
祠前八卦田之中有亭曰太極燬於火至是復建凡
侍御公經畫所未逮聶君咸用賚力究成厥功以遂
舊物蓋王薛歐鄒厥蹟始肇繼而興復葺新其人
江右之產也先生功業敎化於斯獨盛抑何豫章之
多君子乎書曰若作室底法乃弗肯構事艱於創造
於因幸類是也先生出百死倡絕學而學者弗尊崇
行卩路意涉俾師說茀廢學舍足處士足贍而鼓篋
之堂鞠爲茂艸以忘肇造中興者之勞由穀充美數
歲所積足以飾榱桷除宮庭而有司置不問坐待頹
壞數者皆吾儕後來者之恥也詩曰吁嗟乎不承權
輿尚念權輿哉

重修陽明先生祠碑記

物必有職得職而後物舉農職耕工職器胥職簿領
商職貿遷耕器簿領貿遷者所以爲農工胥商者也
性者人之所以爲人故人之職在乎知性農不知耕
工不知器胥不知簿領商不知貿遷是謂失職失職
則無以爲農工胥商魁然命爲人而不知性何狀此
亦失人職矣羣職墜一則一事曠人職失則人曠古
先賢哲皆畢世以研之羣居以辨之遑遑亟亟若甚
饑渴寒之不可解凡以脩人職而毋自曠耳吾無遂

引維我陽明先生天授超穎乎生所建立尺飾寸[illegible]
分矩數輩皆足憑覩而介立榮名而潤身而先生獨
若秋雲絢空不足有也自登朝莅官至窮愁竄逐之
鄉鋒馳刃接之地巖居林臥之時靡不集儒侶正衣
冠徵詰講明於此學雖處羣姍涉至險而不變不疑
蓋明此之謂人悖則禽迷則鬼矣人曠而入於鬼與
禽此至痛也至哀也先生憂之故拳拳思與天下共
舉其人職無使曠佚而標指二字以立判乎人禽鬼
之關所謂良知者是也夫自私用智生民之通蔽也

自私者存乎形累用智者紛乎心害此未達於良知
之妙也混同萬有昭察天地靈然而獨運之謂知離
闇泯覩超絕思慮寂然而萬應之謂良明乎知而形
累捐矣明乎良而心害遣矣良知者所以爲人而遠
禽與鬼之路也誠舉人職則先生之學不可一日而
不明其功亦不容一日而泯道衰教漓良知爲鈴說
末俗侮聖耳數心訾反指爲浮浪之談迂緩不切之
務詞章聲利汩汩滔滔終身於雰霧醉眠之境而猶
自居爲實修庸履嘻其亦惑矣先生祠堂肇建於嘉

靖十六年[illegible]御史周公汝員實成之有司以歲時展
俎豆門人王汝中先生以降嘗率其鄉人講會於中
歲既久像設榱桷丹青弗嚴階墄陵夷垣圮庭穢御
史皖魯岳方公以鹺使者省方會稽祇謁祠下爰檄
山陰令余君以贖金若干兩鳩工飭新之再閱旬夷
者圭敗者堅黯者煥登先生堂爲之改觀易慮若懦
起仆植而暗破也方公尊人談道江淮之間蔚爲儒
宗人稱本庵先生公紹明庭聞超然自得於良知之
傳獨昇徵與嘉與越人士脩舉絕學作新之旨寓諸

廟貌工甫竣會巡撫都御史贛紫亭甘公視師海上
道越乃用牲於祠大鳩其郡縉紳文學之士登壇講
道爲言良知在日用非闊迂虛遠之謂聞者灑然蓋
祠之興七十餘禩而二公始以憲節之重式臨之褒
崇闡繹相責於一時甚盛事也山陰令過予請鏤文
牲石以紀其盛予維古者仕而歸則教於其里沒以
配社謂之瞽宗是學校之始也孔子孟氏之道足以
師天下萬世故秩祀徧於郡國然鄒魯之鄉彬彬如
也學士大夫咸宗之先生於越所謂鄉先生其祠蓋

古者替宗之義而越于天下所謂綿宗也地近梵[illegible]
守其道爲其易其上之賢不肖學之明晦足以繫四
方觀視其責甚重且艱夫不圖其所艱而於越于所
易誕嫚無信浮談不束以負其上之人所以章敎觸
俗之意此易所謂匪人溺其職而弗畢者也意者予
亦未免與虛可懼也哉可懼也哉

勅賜補陀洛伽山鎭海禪師碑記

覺皇之敎垂跡以昭本懸象以闡法示身現剎妙旨
斯炳故圓功臻極則雜華超居于他化至理絕詣則

楞伽寄談于靈嶠由斯言之混萬流齊衆味至搏而
不得其涯者莫踰于海故毘盧遮那普周之理倫焉
弇風霆涵日月行險而不失其信者莫踰于潮故圓
通大士返聞之機寓焉然則白華淨域見居梅岑之
界今海岸琳宮對峙寶陀之剎可謂義備名適理與象
融者已　勅賜護國鎭海禪寺者觀世音菩薩道場
故所稱海潮庵也天門右闢寶峰後擁系高萬丈東
際娑竭之響窟金沙千步前爲蒲團之路道爲所宰
已有楚與融法師者字大智[illegible]

卓錫于[illegible]光熹峰下把茅蓋[illegible]海月[illegible]一故緇侶由
是[illegible]法師嚴淨尸羅精勤禪誦吞氣抑其孤志冰
霜深其雅操結跏而斥鷃巢林拵名而化佛迸鸕鶿
聲谷中錚徹穹表及其月滿四方伐薪汲水羅
黑白之英秀航金帛衆衞東南之檢濟遂以明年仲
春始創圓通寶殿像設莊靚于花競步規摹宏遠百
廢聞作雖法目就傾而道風爾扇名聞　內廷賚出
中帑萬曆乙巳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
太后賜銅[illegible]佛浮屠一座白金四百兩建殿安置是

以有千佛之閣　皇帝賜經一大藏尊以寶函是以
有華藏之樓明年復　遣御用監太監張貴賫送滲
金佛像一軀錫之寺額而先是普陀寺燬　天子使
中官護建之至是落成　宸藻既頒　大榜交煥于
是茲山內外二院之稱仰同丁兜率亦猶東西兩林
之寺角立于匡阜也望齡嘗緣疴疾敢禮名山瞻化
樂之宮庭詢智師之躅跡喟然嘆曰自予行游京都
徧歷梵宇壯哉觀乎覩茲鮮矣而斧闕碑板尚缺記
文顧弱心思遂忘寒暑已而　爲名學勝　學澤中

重虞廷卿雲光華於域內軒帝廣樂震動於海表秋
蟲微嘶衣被聲光亦有述云爾詞曰
性海澄深智津廣莫萬派來同羣漚出沒滔滔大猹
何異蟁空粘天倒漢全海漚中至道無私小機自物
保此一微擯攘濵渤憑生罔疾善逝興悲竝哀衆藥
競走羣師積乘隨宜諸方異說選擇圓根如鍼踏穴
色香匪偏觸味合知意根沄沄五用不齊十鼓遥闐
千垣寘度幻泡消空海天得路塵消聞復六根反源
爍迦羅眼橫開頂門眼聽還親耳觀元徹現法界身

見聞解脫生盲長夜鼠壤蟻封菩薩住處鼇死蛟宮
衆生蚩蚩有耳如聵菩薩演法潮音澎湃朽宅嬉遨
酖杯懷宴黑風鬼國履險生善鐵蓮離淤縞衣去湼
金剛白淨對治黑業我觀雜華五位齊彰須彌他化
蹟現殊方又觀如來與大菩薩於楞伽說離攀援法
良哉大士慈悲自在砂劣衆中盪之雲海颺馳山擊
銀濤浩然竹林栴樹邈矣無言法付人上事資戒德
海岸洪濤禪棲兀律英英智師厥塵淵澤雁門峨嶺
踰海南叅爲善風薰羣緣自會如如意珠出生無礙

甄笠始屆蓁茆旋刪屠蘇等制蝸室同慳帝館駁娑
天宮忉利渠渠廣庭告成彈指道風遠暨聲聞于天
金經寶塔來自幽燕鴻名肇興天榜有赫二甘露門
齊開海國佛化何垠　皇仁靡曆血氣之倫施以無
畏　皇仁等佛有慈有威凡此緇髮敢不來歸菩薩
成道爰先供養我及衆生翹誠皈仰

杭州雲棲禪院法堂記

昔世尊以五時彰教隱顯權實順布而不忒若溫綿
涼篁隨候異設凡以逗機宜適根莖而已正法東嬗

師資角立曰講曰律曰禪竝而爲三然轍轍同歸若
臣遞用斯亦一代時敎之遺也天目中峰師有言密
部如春慈恩如夏南山律宗如秋敎外別傳之旨如
冬自祖燈輝三家替法久生濫藥療權施雖離言絕
跡之塗而言跡具焉大智刱規則律該圭峰詮經則
敎設至永明天衣而降多寄指遊邪默標心土持名
淨念殆庶幾所謂密者然則少林一宗四序備矣由
是以觀一氣燠寒而歲成一音開遮而化闡莫不因
宜而建之過變而通之離之以提宗合之以成務其

致一也像今陵夷學者文言依通未嘗有古先生研
幾極深之用在有以率情資空以蔽過而欲圓契法
界密還心源此與兒嬉囈語何異嗟乎禪學盛而教
律薄禪學衰而教律亡矣破器焦種道所不載猶濯
於衆曰吾宗固然儀範弛解觀行滅裂而菩提達磨
單傳之教亦掃地盡澀漫流涸無甚茲弱者昏衢積
晦慧日乃升於是雲棲大師應期運秉慈願挺生於
寇族飛藻於儒苑然後斷榮捐愛雜染登且荷包洛
即百城忘疲隆慶辛未歲始返錫武林五雲山之西

塢宋伏虎遺刹在焉礎石就湮餘堵纔存而師蒙露
戴星晏坐其下久之方刊灌莽成茇舍繩床瓦鉢獨
寤弗諼而已然薰之以戒德扇之以玄化慈戢猛獸
誠感霖雨於是遠近耐庶順風爭趨輸材赴工如水
投壑無何而役竣仍其始號曰雲棲禪院門殿不設
庖湢具體惟禪室法堂制稍崇敞以奉經像集徒侶
蓋大師夙志也大師之教革僞歪訛實繩紛糾戲論
一歸於直履底於妙悟謂綱紀道俗者莫大於行是
故有緇門崇行之錄發護羣動者莫尚乎慈是故有

戒殺放生之文嚴淨尸羅兼資物我者莫廣於梵綱
是故有戒疏發隱之義頓超直指剋證靡濫者莫要
於禪是故有禪關策進之篇於後後世爲大津梁於
諸方便中出勝方便普被羣機橫絕三界者莫徑於
淨土是故有彌陀經疏鈔之作嘗稱曰阿伽巳疾如
意雨寶總羣塗而一貫者其惟持名一心乎其進爲
行淨爲律契爲法究爲禪以故師之唱演靡所不備
而宗趣有在緇素之徒咸望大師爲善導雲塢爲極
樂交廣庸蜀幽并冀朔之遠莫不繭足皈禮延頸嚮

化與於籌室者不可勝數而師尤隱解顯行撝謙不
居痛抑狂濫躬爲之隄岸終身退然處於學地雖凡
衲單士通謁而至者咸與之均禮於戲非盛德何以
臻此乎而昧者謂院以禪名宜杜塞岐徑獨蹈大方
紹明從上以來單傳直截之指若以是爲師少者夫
治水者撤堰而瀉之築防而居之乳兒者塗苦而禁
之洗滌而養之惟其宜適也世降習偷邪師謬解如
波如馳苟務泯相毀教等持犯均淨穢決實於早秋
絕哺於飢子豈大士匡時應會起極弊振將絕之道

哉俗善畫龍見龍而驚塗墨雜陳而笑耕稼者不亦殆乎是山形勝洎剎建緣起詳載大師所撰記及董太史其昌碑中故不具具言師所以應化極時有功宗乘者勒石講堂詔於無窮

崇圓寺碑記 代平倩作

希有世尊醫王療世哀憫衆生沒在病惱猶如小兒病患所起因傷乳生食消病除方藥匪異諸迷妄人緣愛生病於身命財三處妄中生堅固取佛慈憫故念欲救療當令生捨捨諸資財財之衛身如賊徒衆

衛其王主徒卒散遣賊王自孤於非久時旋受夷滅財執滅已身見自祛又如病人標症雖輕要當先解而諸愚癡溺沒財利蹈險走危不顧身命以是愚癡貪昏營身貪劇本忘身愛伐失顛倒迷謬互為重輕二貪相成有何先後故諸施法財施最先有大賈人善巧籌計多出貲寶散滿聚落而此賈人非為唐棄念散念饒智者亦然自念身命終當隕謝其未謝間衣飾飲啖所需至少縱愈豪富珠璧寶衣金玉圍繞然於血肉堅軟與倫寧有非類而相媚悅諦思情妄在兩眼眸而此眸子細如黍豆妄從何生如是審觀貲寶何益身命殂謝慳業自縈如人守錢不善營貸子亡母耗本折餓死智者思念是諸貲寶深有功德是為舟航濟度險難是為刀劍護諸國土而愚無識操弄失度以自屠溺名可哀憫當及饒足身強健時造諸福利三世諸佛恩德甚深塔廟所在則為佛在恭敬嚴飾第一敬田及諸貧窮亦作佛想持此功德迴向菩提不希人天有漏果報清苑下邑安肅之墟有石如來神通說法不可思議其名崇圓顯達之寺

歲久湮漫風雨所摧有大檀越姓某名某現富貴身脩清淨業常以資財廣作佛事化其圮敗為帝釋宮亦具神通不思議用為作頌曰稽首不動尊無去來任法恒沙十萬界佛身常充滿大慈憫衆生故示往來相衆生識迷倒以動為身心於有情無情故作法分別有情非木石木石非有情以是妄思惟心境相乖角我聞維衛佛與迦葉尊佛示現於東吳石非浮摟倫水不任浮石汎海而自至其事乃希有崇圓寺石像來自雄武鄉飛空若棗葉希有亦復然地礙風

性空水冷火炎熱四緣無自性亦無和合性云胡一
身中風水二輪轉鼓動地堅礙而有行動相四大空
無覺木石何以異動相從何生希有亦復然佛紫磨
金色八十種好身衆生聞說法令顛倒心目石如來
善說動不動平等如是妙法音聞者生淨信甚於金
口宣大力大慈悲神妙絕思議願加被來世共聞常
住法

慈慧寺碑記

京師道法所在凡釋子荷包求道者必至焉精藍鉅

刹徧都城內外四事之奉甲天下以至四方來遊者
宜有餘地而客僧至至靡所弛擔餬衣食長子孫以
爲固然其從來久矣當佛法盛時鳴楗聲鼓龍象角
立爲椒林者所在而是學者飽於參叩藍蘗粒米大
作佛事片語揚播聞者皆曰某家子孫固在雲耳嘗
曾血胤相屬皆可圖譜迫其衰也以京都繁庶塔廟
崇廣檀施供養之饒而衲子至無居食以謀道況其
他乎古嗣法今世皆夫非均之謂子孫與何公私盛
衰之覆絕也吾聞京師棲衆飯僧之所惟千佛寺千

佛者徧融大師所居也於茲有慈慧剏而成之者曰
愚菴法師法師蜀之某縣人幼從父出家剃染受法
於某山某師慧業該洽尸羅精整始弘法大乘也卻
金幣如干不受曰吾以奉塵剎衆生上報十方佛某
何敢私已衆爲菴於某處有屋數楹師慨然曰令吾
有片瓦覆頂者當以奉塵剎衆生上供十方僧不敢
囊鉢不畜徒子終靡私焉於是道價翔義聲邑自
至尊上洎　慈聖皇太后下逮貴璫外迄於朝士賜
賚供獻不表景來不呼響集金地既拓寶構俄涌終

始八年而殿宇門廡寮舍庖湢椒林所宜有者靡不
具備像設經藏嚴飾精麗加焉堂之名六時皈禮清
衆棲集誦習以華嚴法華止游錫以日過贍病送亡
以延壽感摹古制補今闕失凡寺屋與下院之在黃
村者楹八十有奇蔬栗之地畦二千有二百畝五百
於是雲來之衆遊京都者始有所投足安居靜慮聞
法思脩以滋長其道業而無饑劬疾恙孤露旅泊之
憂法師介然一軀飲水戢蕪其中顧若客寄然於戲
斯可謂爲法忘已者已大雄氏之道吾無能名蓋所

云至人無已而已萬物與儒者大公之旨庶幾近似而世迺言釋氏道私夫與物爲已者命之曰公且無當而私云乎哉常住之律體局用徧其宏則十方四衆爲一室而其纖也鍼芥之犯如丘山然推公而禁私卽世敎宜不逮是也諸寺于檀者皆有專專故僧長子孫於是而施者家若族姓子弟常起而毁之報私也以爭物理固爾茲寺也　聖母洪慈　天子神道之敎集衆信羣力而成焉以法爲界以道爲世以世主妙嚴爲金湯守以十方四衆堅以大行之山大

願之海沙界有壞是固歸然而存矣捐資經始者中貴人王君劾李君朝王君秩張君忠李君棟張君惠張君安莫君朝凡如干人買田圃之需出黃都督某許兵備某黃侍郎某楊儒士某與余友前宫庶公安袁伯修其今南充黃平倩某而平倩與愚菴法師爲鄉人特善所施貲力爲多寺故有碑前禮部尚書李公某撰其記黃村下院永福菴者余友左侍御某塔往生蜘蛛紀厥事與紀祈非者平倩也

鶴林寺祖師畫像記

電至疾雷至變也而人能狀之水之窪凸火之光燄善繪者至以擅名皆相也天下之必不可畫者惟天惟風然林樹之梢偃波濤之飛立特寫其摧靡澎湃之態而風狀得矣星躔日道羅絡經緯明之以雲霞晦之以雰霧而天象具矣然則天與風亦未嘗不可繪也如來三十二相卽爲非相志公一面而現觀音十二面見者如狀風擬者如圖天況紙墨所能摹邈哉然非相一相而三十二而八十種好萬毛孔光明非面正面而十有二面于手千眼而八萬四千爍迦

羅首母陀羅臂清淨寶目如耳樹之一葉一縷如是之一塵一次非天非風而天風宛然范金刻本土塑紙描一一相好一一莊嚴皆非相皆正面皆眞佛眞祖也嗚呼像敎陵夷古宿道場草深一丈經遊者欲瞻仰遺像而不可得僧徒惰窳恬不知怪久矣鶴林寺僧平霞者乃能具此一大因緣精繪善裝歷世前後歷土東西諸聖比肩如語如笑又懼其久而莫守也謁予言以永之豈非奇特最勝事乎像本出嘉興楞嚴寺裒而聚之者爲達觀禪師今繪者某施貲者

其爲軸若干諸佛無相諸祖無相繪者無相施者無
相作是因緣者無相記者亦無相

修長春觀碑記

大都會名山川梵宮道宇鱗次絡繹如人之有肴首
之有冠所以標靈境壯觀仰也非是則旮濁虛閥而
不飾吾越之山川都會非讓於天下而梵宮道宇最
亦嘗盛矣陵夷至今日佛寺完者裁二三道士之舘
稍宏壯者獨一長春觀而已古者二氏之教熾行其
師弟子皆務以道術易天下勤苦其身林塜巖竇以

自蔽翳而趨者如聲奔谷千爐百堵應聲而辯其盛
也至比於帝都帝宮於是大儒者求殄夷其教而不
勝憤也著爲言曰吾將盡廬而居蓋古之所辨者獨
道之同異耳向令儒術昭揭混異致同杜摩竭之門
絕希夷之學而其所謂廬者適足以供標靈壯觀之
用又烏足患哉今所謂二氏可知矣熸熄流涸二三
瑜伽雜師符籙厖道士無壁壘以鼓衆受敵像設頹
睛杳大不甚竒吾儒扶正闢邪之力幸可寘弗用而
韓子之論抑亦有亟於當日不甚亟於今者夫樂成

惡毀好予悄矜此人恒情而儒者公訓也不務所以
察術講道正己利人之方而徒假托不亟之說以自
濟令名都鉅邑無以觀焉儻亦廬居之言有以誤之
而然與長春觀初施諸陳至宋自太平興國而降名
號屢易州僚專爲祝釐之地至政和別刱景福殿奉
道君皇帝生命南渡後因而崇之若寢園原廟黃冠
師至賜金玉方符其址四拓廣袤甚侈以故雖割樹
之後尚甲於諸觀國朝郡置道紀司卽觀爲署每十
歲有司大鳩戶口土田之盈縮而籍之又置局焉迨

嘉靖末有豪帥者謀斥別業於越以形家言將撤觀
據之有司莫可禦會帥死敗獲免而簷桷寖剝殿廡
多毀積久不飭殆與撤等孫章羅侯尹會稽百墜畢
舉祠祀咸毖顧而咨嗟命道士募貲而新之捐常祿
以倡於是易敗繕朽拓除壅塞中闢堂宇高明有赩
前臨莊旭萬目瞻仰蓬海龍山之間若助之勝施者
勸游者謠於是知樂成好與之情人人具有也夫有
而損之無而壞之廢而興之完而敗之其仁與否豈
待論哉繼今日其尚師侯意謹禦其侵侮而治其頹

圯諸黃冠師亦慎守厥墟壞勿妄以夯餘蜀人苟有
挾韓子之說以請者尚辭凡斯非老氏之宮有司所
以備位署授民數而郡所爲冠冕眉目者也姑更求
眞爲老釋者而廬焉可矣

平播州碑記

皇明奄宅方夏象寄所隸極於西南暨棘濮落烏蠻
白夷荒忽幺麼前世所弗役莫不箠使繼馭咸在職
貢惟播州古之郡縣楊氏以唐之季蒙亂因險世長
厥地顯襲朝號內相君民區裂版章以淪夷裔歷宋

曁元羈縻弗絕雖聖人繼起洗濯腥穢包併荒遠猶
取其貌恭因而建置蓋仍往宜今苟便其俗而已至
今　皇帝御寓神武英斷威德醲鬯仁風既宣義殺
時舉遂迺誅夏戡倭撓強獷植單弱芟伐順建旬始
隕銷維播孽應龍怙其昏嚚湮滅彝紀禍芽惟牆以
條以蔓天椓姻黨遂延旷黎七姓五司逢其蠆螫咸
仰天搶地而呼曰吾君乎匪覆匪載胡遠獨遺　天
子曰嗟播人予子予可弗問令吏召應龍置對逋佚
抵嫚未竟厥理用反戈於白石疆吏來言狀是當誅
討　天子曰豈不或悛命大臣遍往宥辟之迹至應
龍詭服請受罰贖首領自效使者宣　上借褫宥赦
死春夏聘養父教母嫗惡栟驕息憑倚慈惠長傲滋
慝究厥兇狡遂迺放兵擾境逆犯顏行戕我將士於
飛練事聞廷臣僉曰播徒蠛蟲　上不忍爪甲數置
之覆用嘬噬此自棄天天所廢絕不可宥　天子曰
然遂以前巡撫遼東兵部侍郎李公往總師事建督
府成都總統黔楚賜劍一得擅誅大將以下而以都
御史郭公撫黔置幕偏沅以江公往治楚師咸聽於

李公己亥五月公至蜀受事當三方積平士恇戈刓
糈饟弗屬公謂以天兵禁小醜當竿萬全取一決而
定於是徵師輓粟內修攻戰具陽示無動以紓之賊
遂入綦江燒王殿梗偏隆煽引九股恫喝瀰鑠圖以
休將吏就懷拊公因命之文告賊志果岐用緩深入
明年春所徵秦魏燕齊滇浙之師暨土司兵畢集衆
二十萬正月望日公登壇誓師分五路六師八道並
進以伐之推官析枝先以南川兵檮官壩降其州進
據桑木蜀帥綎破楠木婁山關再與應龍父子遇力

戮大殲其軍帥廣別擊斬賊大將郭通紆苗崖門以入冉捷水牛塘棲賊囤上楚帥璘蓋旻四牌七牌之苗蹴青蛇巔戮數千人進略大小三渡而黔帥亦再涉烏江毀蹦以水西兵抵於白田夏五月諸將士大會海龍囤下亦命按察使悌來視師無何封侍郎計至公飲血茹涕責戰逾厲六月五日縱應祥兵破其郛二翼日廣璘攻之城圯衆繼以入應龍自縊收其屍係虜妻孥盡檻其屬獻闕下皆論如法斬磔於市夫播人竄伏蔡莽沉於雺霾不覩天地之大日月之

朗者八百年於茲矣刖劓舂斫束身淫威霆鬼其胥不敢遑睨其覩王人天吏若異穹壤一旦更建城邑楫守令飭新膠庠猱梯鼬穴虎豹憑阻者皆劃削輸險廓爲道周茫施羅句谿峒君長震疊懲艾益祇罔息　明天子刑德我公功烈於是乎遠宜標諸金石昭示萬禩永殿南紀用都司某所相白田之南山下銑頂夷樹銅柱其上就厥趾桃源建公生祠銘功德麗牲之石望齡舊史官於職宜有紀述遂系之詞曰播古州縣端淪於夷封以頫完地以鄙遺明之肇興

[illegible]完鑿土虜屏使穹階仍珥璽紐虜令象齒廣獻於王羅甸干矛截隊戎行天命不滔妖幽德殄有孽於房有誅於社女戎勝晉驕水滅炎大猶弗勝小醜詎堪綴虎冠蛇搖牙噴笑刈嫩鋒刑人以旅高高昊天聽民則邇命執罪人歸諸尉氏奉梏就訊爲我繫囚既縱而西鼯奔去轟白石弄兵射天嗥主大吏執言鑄張其語糾聚姦慝公相詩嚚糜肉播人用以豢苗稷捷其梯兔狡其窟再抗黔師兕窮罪訖邊人告詘帝用憯憯簡命虎臣亂是大戡伊誰虎臣曰維李公

佐佑厥庸維郭暨江方師未集綦城胥壞公狃以詞俾疑罔害艮兵覬殺機沉色閒難知如陰不動如山犵犵王師有來自東盧濮髳微兹以兵從師既會止神謀電發八道進攻濤掀岱壓公曰有命爰取其魁播聞鼓聲若旱始雷拜跽扶攜百千其伍有不用命乃斯以斧重關嵯嵯若鶩若墜恃險與兵以即顛躓殷伐鬼方憊乃克之三月告旋　天子之廬維播在昔陂池潦涔今始會同乃江乃湖昔爲蕪莞以飽威淫今有四肢乃丈乃兄告爾播人勠爾征役發舂

矜以償　帝力告爾播人維千百祀我公之功以名
爾子赫赫天威銅標在南巡矣西人我公是瞻

新造渡東橋碑記

越郡湟水而城直東郭門而水者曰刬船港厥浚尤
廣其受水之塗南鎮平水上竄諸山之溪流皆委焉
三道注射渦漩澎湃湍悍難渡其渡者衝發諸全及
吾邑山都之人皆湊焉渡廣而流悍重以霖潦風雨
舟每每覆溺或以死其南岍故有英濟侯廟涉者畏
而病焉必禱以其嶮阻阽危轂締津要工鉅費繁梁

之爲亟而力最艱故謀舉輒輟豫章羅公來令茲邑
煩濁隆興色指事集神行物靡臨流惻嗟從者扑赴
以萬曆二十三年二月僝工于河涘再歲工畢跨水
數百丈釃水十有八道樹石爲兩棹楔表諸塗比溓
望水神廟爲觀音庵庵之背復跨小橋五水道而屬
諸城焉凡市石傭力之貲爲白金八百五十一兩埇
月俸三十兩餘出諸施者左右厥謀維鄉大夫大理
寺少卿商公某董厥事優婆塞王明浮圖能信若氏
鈕茂任澣庵地施諸生員傅良材食守者田四畝餘

施諸浮圖景鑣既成命曰渡東出其塗者謳頌爲之銘
相屬太史氏望齡聞而采之爲銘銘曰
越國千澤厥阻在山言言崇墉峙其兩間澤流浩瀚
山流蕩撼傾高勒深是曰坎坎涉者維何車舟馬楫
如提千金載一棗葉暘侯甘人酒血滲牙肓風怒波
汩齎紛拏旋入重淵不可蹈此三行惻道謀仁人是嗟
仁人伊何曰我羅父頭氷足春歷有年所靡枯不濡
靡墜不舉如雨膏萌如颷颺羽乃飾泮宮乃營京坻
秩祀是嚴弗塗是治匹夫煩冤曰已溺之圖厥萬安

易此一危表立蚪移鞭驅石走雌蜺半舒青龍欲吼
扶楯天行盤根地厚席過輿徒宵趨稺耇在昔州使
雄寶造廬梁水于門橋名與俱邦人稱焉東郭大夫
厥壞維均惠濟則姝宜系公官比郎官湖宜姓于公
如鄭白渠又如迷人善逝所吁誰爲津梁西來老胡
我公之功異理同符嘉名渡東亶其然乎

新建金州海防廳公署記

國家緣海列屯戍以制夷寇軍府甚設其與郡率莅
以文吏特峻其職故二千石以下莫貴於丞而往往

司海防其權得以臧否將校欲張戎機譏姦調食足
然若臨司然遼左亦海國安得藏孔穢貊爲扞蔽故
倭備稍緩當永樂時倭掠望海堝都督江某禦之殲
焉相戒不復犯遼而遼故亟虜患緩倭萬曆間倭入
朝鮮使來告急於是　王師出援再渡鴨綠江盡敵
而還所以鋤逆獎順興滅存亡威德甚盛而士馬物
力殫焉遼始患倭矣倭既焚巢遠遁　天威震疊喙
息不暇而鮮人怵餘燄數數來言賊狀當事者慮賊
狙狡其來去爲飄風未可弛備且古者天子有道守

在四夷未聞爲夷裔戍也遠戍非計玩之則啓寇召
殃此在疆吏謹守境據要害而已賊舟入朝鮮浮江
揚颿而出我四鎮靡不兵者譬毒入口則潰腸蝕螫
手足則攻心故治螫者急繫其肢而禦毒者先防於
口登萊金復之峙於海若關者衍兩臂以扞身也島
嶼絡繹若陳臬以限出入也今勢比力交鈹夾戟而
承之賊即至宜不能入歲丁酉以大吏議設游擊將
軍將千五百人屯旅順口癸卯鎮臣復言諸島海郡
守有海防文吏用以廉察姦慝制馭武捍今旅順口

置戍將無海防官無以肅軍伍佐營伍宜如他郡例
建設同知　貝治金州係衛濟南　部可於是兩臺
王公以材望受　命以來創樹伊始廨宇未備爰出
公帑銀四百兩市民宅擴衢道之舍因故飾新廳事
門廡職房賓館寢庖之屬總六十有奇閱月告竣王
公以使來請紀其事余惟遼於京師肩髀也遼彊則
髀厚自山海而外屬諸廣寧驛道僅縷綫虜出沒抄
掠烽堠時梟有饋餉賓旅之虞而遵卒十人不能敵
闌者輒由海道跳之青齊夜發晝至是遼無負海之

利而有其害也　國初時轉粟汎海歲七十萬石由
登萊以達於遼士飽馬騰事逸而利倍鼉磯沙門半
洋諸山浮濱渤而渡以接旅順舟行其間若傍涯岸
蓋遼疎於燕而昵邇齊遼之不能遠齊爲彊此必然
之勢也遼齊爲輔車飭屯戍治艅艎合艨艟聲生
勢長徼察精嚴姦人裹足資糧流灌緬若內地收海
之利而去其害於平時猶賴之況震鄰之日云乎哉
予又聞遼地凋耗單貧甚矣今復虐遼虜士沃人饒
不幸遐僻無孔邇之怙民望守令如孩子之於慈親

朝廷將俾公振卹而生全之為斯民保障也式於政
不式於武張弛緩急之道登堂而致行之退食而精
思之固圉於無形銷難於未兆吾竊於居者望焉區
區島寇疥癬也厚植其本而圖之可也

會稽縣常平倉碑記

常平倉議發於浙江大叅政張公既奏　僉旨檄所
部諸州縣作無後是歲丙申五月會稽尹羅公以新
倉報成倉處五雲舖右故河泊所地西望郭前瀕大
河舸馳擔趨人力所湊官易監察而民便於出納厥

地最宜土木傭力之値銀二百八十四兩零傭者食
穀百有六石成屋大小十九間衺石墻六十六丈費
最省倉之製正廳三間前擴之為捲蓬延稱焉後引
一室為更衣所兩耳曰社學間稱焉學旁兩小房衙
之東西翼為廒房皆連七楹受粟度可八千餘石廳
左方三楹曰土地祠右方者間稱焉前為大門踞逵
度逵瞰水楹者五特修廣壯麗為官廳門之兩隅各
旁引入室列肆者僦於官而居焉夫會稽浙東首郡
而五雲會稽東門大道也最者歲首立春日郡太守
率僚屬延勾芒東郊導從無所止常止舖中舖擁隘
屐舄相踏竝涯民居喧穢省憲大官弭楫無地吏民
迎送叅謁威儀弗肅二者皆大郡之辱洽不可改倉
建而三利併焉闕其內可以萃冠蓋爇其外可以憩
使舟跽拜有度將迎有體肅官常徹民事倉云乎哉
以故厥規制最鉅備仲春始僝工踰兩月而考若地
涌天營歘然就績民美輪奐不聞役作厥成最速公
猶曰後之人其或隳吾緒而忘作者之艱為買田若
干畝取田之入與居肆者僦錢為修葺費是倉也庶

幾可以常新厥謀又若斯之永也陶子曰官帑之詘
甚矣倉者以為藏也官未憂所藏而先已憚於為藏
者為藏者詘矣而何有於藏者哉雖然贏與詘非常
數能者常有餘拙者常不足公是舉也　餘其力以
獲有二善又餘其謀以貽後之人可謂眞有餘矣眞
餘者詘不能詘非大過人之才力烏能辦乎夫常平
之法自漢訖於唐宋往往官出緡錢為糴本至明改
為預備凡納粟賜爵與掾史免試罪人贖辠皆委輸
於倉雖不罷糴本而所積固已充羨取羨焉則一預

備而可矣厥後四方之積斂而內輸荒政所需徒取給紙贖比量分數嚴罰隨之長吏罷勉及程猶患不逮卽一預備猶難焉然預備之法放而無所息出多不返積雖豐而易匱常平者反之息之苟有善者可以漸豐爲法較善獨今日事勢稍艱耳官不能具糴本一難也未下勸率之令而先遠抑勒之嫌二難也力殫於預備而緒爲常平三難也故非有大過人之才力無以善其事今新倉所儲既漸以贏矣民皆知我侯用心之苦而莫測其妙〻繼者復如侯日滋月息是倉其庶幾哉昔朱元晦之議社倉也說者多持異論郡邑皆空文相枝梧獨會稽山陰力行之而民受賜甚渥由此言之法無難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信矣哉

蕭山西陵鎮疏河碑記

由越北走者從西陵渡江如罌之有戶由四方來越者自鎮入郡郛如人之有咽喉鎮去邑十里疆而爲渠蓄要害地也民獨道單苴瘵累積壅不時疏河易而沮洳歲稍亢旱舟楫底滯不復通率止於邑東門外載易而負雖十里而居然有千里之勞東門陞池不數十武千艘鳥集舟爭步夫爭擔漿炙之肆乘急重斂胠篋之姦伺便而發甚或攘臂爭毆殺傷相踵居者行者俱受其敝而無所告歲丁未大旱予友山陰王生應遴者越之義士也偶至蕭見而心悲之謀諸鎮人戴生日新曰吾欲捐貲倡濬顧孰任其和者戴生曰諾王生歸而白之郡守朱公郡下之邑邑下之諸父老議有謂卽議濬當循故事責兩涯居人業其土者然濬利鎮卽不濬賈聚市糴負擔之利皆歸

東門人故其業土田者畏勞市人利塞莫勸爲濬者鄉先生王公景星慨然曰渠利郡利四方商旅之出於是者夫王君何利焉今奮身倡義以先吾邑人吾黨其烏得辭迺募諸本鎮之從義而樂輸者旬日得可三百金會大方伯王公來牧兩浙舊爲令也聞是舉悅之爲捐俸二十金仍下檄邑人勸率之辭旨諄懇蕭民故愛公檄下益用感悅故役者不扶而勉濬以十月望始月終告成堤堅瀦深行者便之陶子曰利有小而大寡而多者此舉是也西陵渠十里耳然

里之十人計之萬億日計之而無窮是以三四百金當無窮之用也謂王生且礱石記之王生唯唯謝謝謂王生非直為一人記也夫方伯公之德與郡邑諸大夫之勞鄉先生之義不可泯也方伯公統轄十有一郡之民而惓惓於舊所撫字蕞爾之地至捐橐而惠之可謂仁矣渠數厭淤歲數瞙人數勞上無為計者是役也微郡邑大夫縉紳先生與二生倡和之力不及此可謂勤於民勇於義矣書方伯公以告後之方今蒞者書郡邑大夫鄉先生以告後之嗣功者書

二生以告世之君子有民社而忘其事者

昌平州義莊記

始吾鄉人白君受采率錢為山會義莊於京師齊化門之外以葬其客死而無歸者而屋其歸而有待者既成前宮諭張公元忭為記其事哀越之士壤境隘無以食其生人而俾之客客而不免於旅死若追慕乎古者死徙無出鄉之制而不可得然　帝京四方賓旅所騖而湊人以貧隘輕去其土以來固亦宜然若昌平　陵邑既去　國門而邇於塞其城郭公府市廓廬井可以取衣食者視京師不過百一而吾鄉人之聚居者復非少也夫鄉壤弗受人而歿於京都京都復不能盡受客而令旅泊於邊郡以死死而無歸而至委骨艸野無以葬天沉雲幕風悲日曛遊魂滯魄嘯呼於昏燐枯草之際夫其父母兄弟妻子之不顧而間關數千里以死無抔土以掩其骼將亦有迫焉以來而弗能已者耶其家之人引頸遐盼恍惚於道路之訛謬夢想之真贗嗚呼傷哉斯人者當其旅泊邊郡疾疢呻嘆還望京師已蕭然有幷州故鄉

之恨沒而有知且視齊化之藏為丘首而不可即此亦生者之深惻已滕君驤客昌平最久慕義履仁慨然發議營塚地於某處地若干畝規畫大抵如京都捐金若干兩所釀鄉人某某等金若干兩役成索余文以記之余嘉滕君之義同於白君而有感於張公之言竊欲越人重徙而速還以懲於斯丘也採山漁水力耕而約食越雖小郡猶足以老何必燕之鄙能富貴人哉

修漢太守劉公祠碑記

漢太守劉公寵廟故在山陰禹會鄉其徙祠錢清始於元至正錢清者公所投錢處也明興載在祠官或圯或飭嘉靖甲寅蕭山令魏公復大治之更四十餘歲垣夷棟摧樵牧弗戒祀之日犧牢𤯝帛委在榛莽秣陵沈公始令玆邑以歲事懮然而嗟曰此令之恥也謀新之而難其費曰吾不敢以公故煩其遺民居之三年余發若干會計之與經費相直請之道府皆報可於是以丁酉五月鳩工於祠暨七月而考祠故重門構堂翼兩廡堂既卑隘無以將事祭則旋設廠

廠於外廠遇雨輒漏下弗肅而兩廡之舊所謂景待樂育者往往飲博者歸之廟視弗能呵止覆為祠害於是省二廡之材闢堂外為軒以奠牲帛餘皆規其舊撤而新焉舊有石坊偏在西隅去祠遠有石亭覆井皆泐甚者視吏靡所棲托浮寄外舍祭器殫失什用多闕至是皆更張補葺之損益具宜秩祀嚴毖塈齡嘗過錢清稽首祠下歎曰道有蹟遺而符交有異時而締者其斯之謂哉夫越固山郡也在漢時其民老巖窟不覩官府見吏恐而嗁闞犬吠則意悽愴然

太守至貴矣六百錢祖愧若偷曹黨其樸野款啟異其上而親之當其時上惟無治治之而擾矣今者變巧四騖丞數千里若適市闤罝於諍訟狎於符徒弗畏弗親矣慢其上此非越之民耶不治則不嚴惡之滋擾勝之以靜為力尤難沈公之持其躬也約矣為政也簡矣以廉靜發聲同於曩蹟而力倍焉語曰百世而一人猶接踵也其是謂哉昔者任延為會稽都尉先理延陵之祠蕭允為丞過祠修謁申蘋蘩之祭結異世之交故政有所獨亟神有所潛通非雅尚軼俗

之士不足與道也祠既成予以公命為記綴之樂章以迎送神焉詞曰

公昔去兮民思愁睠玆土兮重來游靈旂渡兮西兩旆錢江曉兮潮聲收江水清兮清以流銅花碧兮錢在底歃澄瀾兮芬若芷公之名兮兆人藹錢江釀兮酎飲清酳椒蘭兮薦芳馨公不御兮予心酲公不御兮當奈何錢之水兮腥其波酌甘露兮天漿神神具醉兮福祉多神具醉兮巫語新宮飭兮予處錢鐵飈兮廻風神之歸兮如雨

前天台縣知縣方公祠碑記

生役治其人既沒食於其地更百祀而民不衰其有顯庸殊勞攘患招利以賴於後世者與其化成澤久水漬而膠傳沾濡糾結而不可弭忘者與稷勤農冥勤水人恃其庸也以祀蜀於文翁桐鄉於邑思其成也以祀非二物也不在祀典自吾廬以東谿江浙剡走十舍爲赤城之山予行遊過其邑考覽任事人爲言前令桐城方公公令弘治間事遠蹟替而名在人私心固高異之遊既反而其邑父老子弟若而人相

與詣予告曰曩所語方令君德存祠祀而民弗忍也業相率更新之公其爲紀於牲石按乘志公諱印字與信弘治癸丑以鄉進士來知天台明年暴卒篋傣八百錢耳民兒啼爭致賻襚以斂畢斂共謀繪像悔弗可逮而鄉民固多生繪像奉於家以幀來十數擇尤肖者而歸之於是其鄉先生夏公年百歲矣拊棺而號曰老夫不識郭門二十年今來哭公公聞之乎感車行民爲巷哭罷市歸而臨諸廟踰年躋祀於名宦又共爲歌詩以哀之公自涖官以至於殁纔九月

其政恬默自喜無書然之智與籍甚之聲其施設若絲繇之發於緒經緯之道未甚具也其招利攘患卓然可紀於後世者既引而未竟闕而未宣而從政近民之日所謂期月而可亦既儉矣惟庸與成二者俱無居焉而民始喪之若孝子之喪考妣殁既百年而所以飭廟貌虔饋祀以奉之者若奉其先公何道以致之哉先儒嘗論易咸義咸主感感去心而咸是故虛其位於四而著其義於五五曰咸脢脢者當心而非心非心則貞有心則憧憧思與志皆心屬也故四

謂思爲悔五命志爲末藉使方公楷楷焉唇德而矜智違道以要物勤思役志以與台民從事雖旬布一政日賞一人九月之所得其與幾何公惟循循然猶猶然得內而忘其外盡去其鏗鏘刻畫之跡而退宅於平淡故滲入於人而不知既沒而後懷之既久而不可斁耳磁石運鐵鳴鐘應山豈心營智索之所及哉亦其類也虛而受誠而感無心而爲萬心殺又誰能外之夫世遠則澤竭事改則業亡惟至誠至虛之體更萬禩而未嘗渝民以類應公尸之祝之離與山

川俱敝可也於時台州守劉君夢松天台令謝君利
仁消其僚佐皆景行昔德嘉斯俗之靡偷樂覩厥成
各出公羡以佐之祠既新公玄孫今巡按御史君適
行部赤城拜瞻几筵之下父老咸興歎賢者果昌其
後也昭往美示來者勸勸不具宜系之辭賀送以樂
神焉詞曰
公淹留兮何者華之巔兮石梁之下溪鳴潺潺兮松
栢娜娜公將皖還兮不我忘捨蘭肴設兮巫舞蹮神
我降兮雲旂翩　右迎神

杭修梁兮肅廣除佩長劍兮曳華裾神具宵兮寧厥
居既醉飽兮顏塗朱曾孫來兮一馬驄公無皖還兮
樂我新宮　右送神

葉公生祠碑記

萬曆丙申　兩宮災明年　三殿復災時　天子御
極久威德四暨拯弱鋤叛兵旅數駕饟師饮至日不
暇給公帑告詘而土木之役適興　上閔然發帑農
畊念所以足用輕賦之道而羣無賴聚輦下者窺見
德意於是礦稅之議興而使者四出臣猾小大乘爲
姦利倚類傾恭上言者日衆而言愈新怵公爲詭設
於是有言兩浙閩茹海多鹽坻滯弗籍者行行成征
山長林木官鬻之歲可得金三十萬而浙閩鹽少商
貧牢盆不繼官販者支守費日節除湖潮淤竈稀
絶閭令下商竈皆驚怖竄匿居無何姦人乘傳麕至
者無慮數十人虎冠狠食日夜謀所以沮亂成法愚
肉大賈復建議請稅私鹽行廢引開者益皇恐時監
察御史葉公實奉　命董鹺兹土忠誠仁勇奮貌而
壯心遠思而沉略不勝忠上奉國守職愛民之意具

疏言浙課額止九萬而羨反三倍條諸事理乃所必
無又稅私鹽出廢引是使官商裹足遠去而新引停
來附損邊餉爲禍非細且夫凡山林木望而可知乞
勑在事內外諸臣同詣考驗廓罔在臣甘伏斧鉞既
得報姦人始縮懾懼失意覆爲讒則愈欲贏額自益
公堅持強諍與上下語至三月厥額自十五萬至三
萬而始定括海塢漲地租節費省傭以充之疏聞有
詔切責倡議者罷還之而嚴諭使者毋侵官於是
四方官吏父老咨歎踴躍咸曰　天子明聖果憂勞

五星民巾八天生物者也故役之以雲而滃曖淫爲[illegible]
騶天雨有非雲也耶故又役之以風而亦或激射衝
簸揚瀑發石無益於散而重爲騶此風雲之失職而
豈天哉居者行者搶攘而不寧數年於此矣市井徵
冗肥巳罔利使者猶不得闊而況於朝廷然當事者
誠不足以上逮才不足以制姦動而得辜使士林短
氣閭閻感憤無乃不善爲散而重爲騶者與小者留
於身大者無以顯所事之明德風雲爭其所而使上
天蒙黯黮之疑余甚痛之茲役也公疏請會勘則得

會勘言原奏官爲罷原奏官徵及使者則爲戒諭使
者如微響叩山而必答洪流輸海而必茹豈非所謂
誠與才者遠逾於人而然哉浙之商若民僉曰微公
疇生予四方士君子聞者又曰微葉公疇與[illegible]
而予謂斯但細者耳惟　天子明聖重農保恤商旅
之意由公而發明之若皦然褰雲闢霧開示高朗是
純臣極思而社稷奇樹也當事起時公集[illegible]和名
庭而之曰吾固多病[illegible]又親老方求[illegible]
死職事吾分也然吾[illegible]一事[illegible]爾等命[illegible]及噬

良人者必殺爾爾即亡匿吾能破爾產殺爾孥以是
諸數人皆毛豎膽落稍避戢方議廢引也引故貯轉
運司議時公覺有目動者遽取以自隨詗之果有謀
篡取者矣其機敏膽決如此公既報命去商民共等
醵金爲祠俎豆公西湖上徵余文鐫諸麗牲之石昔
夫子爲春秋有懕有彰予於斯文蓋欲昭示來禩以
今日從諫之美格上之誠故直陳其詞無忌諱焉

前邑侯翁公去思碑記

萬曆巳亥琴川翁侯以鄒平令改知會稽弱於字人

强於馭吏其仁愛著於心油然達乎顏色人望而懷
焉號之曰母先是民鬬輸逋者苦隸卒暴之侯至更
爲寬條而事益集民用弗擾時妖獄興其黨竄走遠
去監司謂越大姓保持之責捕甚峻民間小小嫌構
輒相訟言告密紛起賴侯居以詳重靡害也爲治恭
月無嬌嬌吏蹟而邑人爭相譽愛歲適大稔曰吾仁
令致然邑先有虎患至是適去又僉曰虎去皆侯實
驅之其得民類是也是時太守滇南劉公山陰令西
川楊公皆寬和靜泊同德比義越人稱爲一時其翔

京師千爲三賢詩數百言祖之明年計還庾川所後
喪留居廬中越人始傳侯所後業產子侯不當復爲
持服行當來還父老聞咸喜舞相屬吾史臺隷人人
色沮意慴有間又傳告曰侯眞不來矣父老咸愴然
有涕下者吾史臺隷聞之喜舞相屬也今去且久邑
人猶相與懷思感慨謀鑱石以頌之而來受詞於予
予惟太公伯禽皆古之賢聖其爲齊魯三歲而後報
政焉若斯之久也侯治稽纔踰歲功德在民者於金
石又何其速哉嘗辯之以咸恒之義恒王政事其道

必久咸王人心其感必速侯所用蓋咸道也大雅歌
君子勤以墍民也先之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夫慈
愛積於心而播之於威儀宣之於語言民是以則而
象之歌而思之若春風之披溢冬曦之薰炙忽焉中
於膚理融於心脾形與之釋神與之酣豈積日而後
致哉昔宋廣平德於廣及爲相廣人頌焉言於上曰
臣當軸懼有溢美請禁之楊瑒在官淸什人吏請爲
立碑瑒謝曰吾懼後之人以爲何也夫在官涉千譽
之嫌當軸滋謟上之議碑版相望誠亦有之侯去越

已六七載纍綬銅墨執掌一邑而豈有襲二者之蹟
哉予病免方謝文筆猶奮毫以從邑人者庶斯言之
無諛也

前會稽羅侯生祠碑記

會稽邑其郡之東南其郊遂之民東道五雲南道東
郭以入而受事於縣會火神廟下趾錯日交政令之
所宣布謳誦之所喧轃於是焉在而皆有公生祠焉
父老曰是三祠也以示岡夫望郭門而思縣廨而思
者雖是莫展也且公有遺績焉其爲甘棠乎旣而告

曰邑祠近而宏民所宗仰詞屬予雖然予方持服請
虛牲石待焉於是公去會稽旣二三歲矣而衆請愈
迫予曰夫卜諸二歲焉而十世奚有如是可謂思矣
會稽屬邑也俗縣薄民緩散不屬治之如運掉手足
心至而形不隨與圖其擨如疥人之不受砭其弱似
可使而難附其輕似可動而無辭焉趨赴之情故上
下之間幾寢旅焉而求所謂父母尊親者未有也惟
公朔中而叢外宏摹而密理廉而不劌明而不苛自
田殺浮詭盜賊王名根挐穴窮陰鬼莫形織乎鄉曲

一夫之獨寵婦里兒脣稽目爭者靡不爛枝舍神壇
廥庾津梁若絛若疏若涌若翔溝洫道塗緇黃之宮
係於政經者靡不飭目覽耳聽口訊意論手成爰書
粲然成文條而空庭如風盪雲爰至外邑來質厥成
者靡不滿意挹氣而去也自縉紳大夫以至衿佩之
良驕韎之俊三老弟子畸人寠暖蒙被詞色靡不曰
公實愛我而公方直心而言直道而動若春霆隆然
非有嚾嚾呪呪悅可人之響而幽芗發蟄戶作又若
嘉條欣榮羣動和鬯而春未嘗私焉稽山舊邑其形

色氣象艴然若改而新痿肢爲蹻破棟爲華百廢具
興而民罔知其故至收綴散不屬之人情俾之踊躍
歌舞一旦知其上之可親可尊動乎腎腸徵乎眉睫
而不知其所以其詩所謂父母孔邇易所謂使民不
倦者與公旣久於外思母夫人移書求歸養出居僧
舍扃而卧民數十百輩環蹠請還不得毀垣入掖公
於牀擁以歸旣內召少留武林士民相率涉江尾行
者日數百人凡此皆前政所未聞也蓋公於稽不獨
易其膚革而併化其神情此果貌仁浅愛旦夕而取
者哉夫子適蒲甫至而稱善者三黃霸治潁川其所
木甚亭豬子米鹽碎務罔不周識如人身然神幹強
攝理密雖毛孔爪甲間氣拂拂常欲浮躍者其淸揚
晬澤映射於百步之外人固望而識之矣會稽雖小
入其壥者指顧而名蹟斯炳采其風者順塗而謠詠
斯聞然則在在蔽芾之區而人人樂職之頌也豈三
祠之足云

南關榷使潘公德政碑記

國家榷木之司領於尚書者江陵蕪湖暨浙之錢塘

爲三木之美而多莫如川蜀其利宇棟什器遍天下
估者率鉅商富賚具連桴浮江而下地行山涌首尾
縣亘江陵與蕪湖兩綰其吞輸者旣饒課易充羡獨
錢塘居海澨所取材徒婺衢睦三州之地水塗三四
百里賈販所及環浙東西不過數郡以故商者多窶
又潮勢壯善摶筏直之齧齾或斷木皆萍解梗漂入
於海商者尤易困商窶而困則患商與給課交爲病
而爲政者難非其弘恕精敏洗手職事爾然孚於上
下殆難以致譽而見思也萬曆乙未望齡與鵬江子

同役禮闈既竣鵬江子遂奉　命來司關事其冬擧
齡亦得請歸會稽再會之湖上相與乘筍輿入靈隱
登高峰之巔與酣弁欲網上脫幾至髮白吾與鵬江
子居而視其言色雖已貴任事然質吶蕭遠無異其
青衿帶韋山澤塾黨之態也而政理超軼商賈懷附
譽者之詞如波翻綮如濤作雷於去也又請文以碑
之其言曰公廉者之仁簡者之任去之日還帑於闆
幾無以賚其行可謂廉矣然技拭小過務與下爲簡
易有仁者之質與名及當興除利害志慮奮拔不震

不眩新河既刊木無氾逸疇昔肩輓令爲通津蕆省
工力貲以巨千計其任也如是夫廉者之近名而簡
者之避事也久矣近名故皦爲廉避事故偷爲簡凡
皦與偷者巧術也巧術之生出於仕宦當其處山澤
塾黨之日豈識之哉惟居通而質剂質剂而巧滋鵬
江子貴任事矣而無失其山澤塾黨之態故廉爲眞
廉任爲眞任稱性縱心而美譽附焉鵬江子烏知其
然乎鵬江子初擧進士當選外官上書自引避言臣
不材懼失職願爲學者師授經自效徊翔師儒間五
六歲始遷尚書郎專使事於茲鵬江子殆自疑質吶
非吏幹吏事當有他奇術未易稱舉者然一試輒以
奏功然後知敭歷之道勛勤之效舉無以加於山澤
塾黨之心卽有術類巧宦卑不足用鵬江子於是可
自信矣

前諸暨令劉公生祠碑記

會稽負海受上游諸郡水釃爲東西兩江西江烏傷
浦陽水所出也道於諸全維浣浮於麻溪入於餘暨
達於三江同於海其受巨其趨海遠寄徑迂仟倍於

東方常爲山蕭菑患勝國末築壩臨浦閉麻溪以遏
浣水更疏磧磩納諸錢塘江然磧磩東兩涯流不得
駛久潮汐持水去來大江漲怒時不可卒泄閼逆浣以
入而故所捐寬閒地瀦水曰泌湖者民積益田其中
官遂鬻之殆盡水盛時靡所休憩則橫決敗圩於是
西江之患獨中於諸暨矣暨之原田率高仰而竝江
沮洳曰湖田各治圩捍水大小七十有二所食民中
分其邑歲潦每每害稼是暨人恒半餧也夫水害如
剽賊然莫禦其來而利其速去故嚴壁繕完以待之

無保姦無賞敵以驅之令寇來失便毋爲巨創而已
暨土斥遂其人嫁富家率覷脆湖田治弗肯亟貧者
力少弱廣植犄耔藝不謀斂幾幸旱暵則擊鼓封豕
而賀逢年隄防做惡日陊月削而江壖行水地顧聽
民私防隔爲小湖或樹桑柳築廬舍堘塞要害與水
爭尺寸篭梁罾步截江如櫛往往而是辟之瑕壁壘
以延敵來迫其去也又百方撓之此所謂保姦賞賊
者也前諸曁令青陽劉公明恕而忠信沉謀而善斷
攘薙招利正俗格姦七年之中靡事不舉曁富人役

族姓夷於傭奴買婢至老死不壻父母喪停葬不蕤
或至敗檟產女多不舉積習相恬莫可剗改公慨然
懸榜訓誡若曰四弊弗更令即失職不得復對士民
矣曁人感其誠俗爲大變爲政識體要計畫久遠事
既晰即堅守而力行之謂曁疾苦無甚於水治水之
法三曰屏曰懷曰捍捍如守陴懷如受降屏如逐賊
湖田畝之多者無甚大侶白塔於是大嶋其人以隄
之度其廣皆可旋車也圩成建長以董之畫地以守
之儲材以備不虞信罰以繩不率足以捍矣所盜田

之據江瀆者廢舍蔬圃蔣菼竹樹之直水道者漁者之
截流罾笱者必伐必撤若猴剌抉若腹殿拔水之至
者漾演淫裔而得所趨於是足以懷矣去邑七十里
曰黃沙滙江折行迂十里許其徑五十丈去黃沙滙
三十里曰蔣村滙江又折行迂五　里許其徑三十
丈公按視喜曰水直乏視折旋倍速又以八十丈易
十五里遙不啻千百矣蔣村鄰壤也遂以便宜夜發
丁夫三千疏土三日徑穿河成而鄰未及聞水益奔
注若歸師之得縱蓋湖之工於是乎訖焉方是時湖

田連稔數歲稇載溢塗廩庾充滿民歌舞之公既擢
去乃醵金即蔣村之湄與棟礎爲公生祠有石麗牲
諸生翁孫謀等以父老意屬予紀其績予聞名法家
之言民心嬰兒也修秃治瘍先號而後笑夫孫叔史
起西門豹召信臣名爲能吏咸用河渠陂堰之利垂
稱後世然計其處始省成驅倦民嬰橫議殆庶乎其
甚難已國以渠毀秦終亦利之毀近而利遠宜亦有
嚙口舌以遑者是役也民不告勞而穉滋畜朝築社
而暮端晁無秋毫之毀而有旦月之利功驗較白便

苦瞭然而隙公者亦稍有後言乎甚惑焉以諗暨之父老曰君不聞北鄙之障虜者牆塹設矣而虜時闌入然不以一入虜故廢障不事其所保者大也故謹烽堠謷屯戍因勢爲守不聞樹空壁而委之行堤者亦然嚴空微細伺望以時暇則埤之急則趨之而後隄防可長固也暨人之言曰一尺堤一夜雨以言防之難恃夫救旱非一溉之力止潦非尺寸之功然當其要會固有一溉而興苗尺寸而湮水者況歸然墉崇岡峙之基哉恒情多瞻大較重纖末筍梁之利林

壞之殖伐之則憯心撤之則動色若彈癰痤而啼號者耳公善政不勝載斯特其大者抑吾儕小人庶幾甘棠翦茇之思乎予聞而韙之爲稍錄水功梗槩鐫曉後世俾繼來者無忘嗣公之烈併著父老之說於後以明予與翁生輩非以言私公者也

也足亭記

吾越多崇山環溪植多美竹每與山爲峭衍上下蒙密延袤惢目未已大溪潢然時鏽籬而出乎恒時常樂觀焉其他羅生門巷藩圃間者雖畦畹連絡以爲窄迫不足遊也然樵客牧叟嬉翫於山溪者日飽其陸亦猶以爲門巷間物或聞賞譽輒更詫笑而予北來涉淮問其人遂絕不知有竹又二千里而抵京師則諸名園爭珍植之數幹靡靡而已朱晉甫齋後有兩藂特盛予數飲其下輒裴回不能去因自嗟物以希見貴竹不寶於越而寶於燕固然而予與晉甫皆越產夫亦好其爲燕之竹耶將越之人倜亦有知好竹如吾二人者乎然予向之所欲意必之乎深箐廣林縱觀其芭山懷溪之勝而後厭今晉甫有數百竿

而已據其最勝吾從之快然焉然則物之豐約與情之後嗇其何常之有居無何晉甫即隙地亭之取宋人語顏之曰也足語予曰吾日左右於此君也屐滕祖坐身足其蔭閴而聽之竅竅然風足於吾耳晨夕月流疎影交砌及著壁上層層如畫足於吾目耳清目開脫然忘身趣足於心口不得喻客能來者無籌時設嗒然相對與我皆足予嘗登茅山窮天姥而觀於竹者信侈矣當其所得亦奚以加於我且吾子之有好於是也必爲我記之乎曰子之言甚近於道知

道者有所適而無所繫足乎已也殆將焉往不足哉今夫川巖之奇林薄之幽是逸者所適以傲夫朝市者也耽耽焉奇是崇而惟慮川巖之弗深幽是嗜而惟憂林薄之弗邃斯未免乎繫矣凡繫此者不能適彼必此之逃而彼是傲是繫於適也以適為繫者其不能適也酒等耳甫釋夫世俗醲麗之好而放情乎詩書處朝市之囂雜而有林皐之趣其於竹宜有契者至夫軌尚超絕而又解其膠固寄於物而不繫焉視彼數等富若渭川之千畝而有以自足此吾所謂

近于道者也某之有意於斯道久矣把臂入林晉甫其尚教之

酣中閣記

東坡自言飲酒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出其下者然試以飲予則已成十醉則所謂下之者又豈有量耶病歸借栖於范氏姊之構有樓三楹瞰湖而出往往枕席之上臥眺山水居久之興味逾適遂取靖節語題之曰酣中閣有酒客過而詢焉曰若予者亦足語於酣乎予曰不然吾聞酒之德可以細天地齊萬物解構釋膠泯同溟涬而其病乃至放軼禮法脩勤而踈縮喜志而善詼于筋肉篤縱性復逞散遺落紕繆滿於世事者多矣交游察其無意偶獲見有謂是愈不能改以適意為是以稱曰為快不知者亦以為狂惑人也其身閒意適之頃放眼而望收目而瞑不知宇宙之巨細萬物之異同嗒然兀然而已蓋吾不幸適與醉者同病而於所樂亦無讓焉夫涉其藩者為淺寘其趣者為深故善兵者止戈善說者杜口數爵之後悲而啤怒而詈者斯豈酒之歡哉其有樂

於是而托者亦必有若於彼而逃是未能無間也若予之愚蓋終身不砭之疾而樂亦豈有窮哉世之善酒者宜莫予若遂酣而歌之

歇庵記

酣中閣之前隙地從丈許繚垣為門庭之東西各覆土壇焉藉以蒔花草久之始得木芍藥薇木列植之溉之失節復槁遂為空境矣閣下左偏一室曰歇庵奉親之暇退輒憩息故稱庵曰歇也時時二君子所篤於世而不可止者豈非以其志與力抗若余之疏

懶迂愚卽有志甚强而才與力交繫之每自惟不足
於物無益世用以爲嗟悼然蹇蹄頹息弱翰企棲栖
息之後俯視駿馳鵬徙覆以爲勞矣蓋人情窮則反
本夫安知所謂不足者之非予幸也無聾盲之苦無
飢寒之慮食息視聽無不如人而又過焉而營營不
知止非惑也與菴中二榻一几蕉團一儒釋書數卷
讀書宴坐視其勤懶寢處于于然甚樂也嗟乎向使
予不幸力豐而氣盛材贍而智長亦且追逐其嗜好
竭歷奔奏於物役之不暇何暇去而從事於寂寥枯

淡之道哉雖然有營一也安知余今所從事非惑之
尤乎去彼之營營以適此之營營然且以爲有是非
焉得失焉惑不滋厚也與事固有倒行逆施而後獲
者故勤之所以息也作之所以止也若予眞所謂勞
者使予於斯道勤之不息作之不止其必有廢然而
止息者矣名庵所以志也

芥子菴記

敬亭宣城佳處也西出郡城五里山勢下屬坡陀嶄
嶻高四十尋者爲芥子而北三里許有寺曰廣教爲
叢林名禪師道場廣教之蹟陳矣而芥子依岸與何
□亭芥子菴解曰□□廣義從焉下人苟存而取游才
富而寄沖義廣而道約取其兩方之忘而託身希微
寓意於菴故曰芥子也主人徐氏諱某字文偁號衲
雲居士父陵陽先生名德淸醇濟位九列居士以敏
才婞行早肩家政常斥贏餘拯危之掩骼字孤而義
之聲徧於里閈既倦遊選勝茲地而菴之寶坊前臨
傑閣後聳像設精麗香燈粲然右置院曰雲龍傍繚
周垣花藥森列幽窗靜檻顏以素居則居士棲息之

館在焉至供佛飯僧之費墟田鄰舍可僦可耔蔵有
奇羨乃謁戒德僧廣明主之六時般禮熏修相踵雖
宗雷之在廬嶽無以過也或曰居士儒者也趾華膴
仗脩能居業致身之事宜無窮焉顧自足一室之內
以游虛無非計也居士曰皓月處空山河大地以至
盆盎蹄涔之中靡弗入者有二月哉地所受月全月
也一盎一蹄之月亦全月也且月獨照也山河大地
影於月月影於水故一盎一蹄而皆有山河大地之
大全君子之爲道也亦然緊六合而不爲大卷之寸

今而不爲小唐虞杯酒杯酒唐虞湯武枰棋枰棋湯
武吾摯摯取百錢斗糧以仁吾里之貧者入而杯差
舉酒既進之吾父退而據梧戚焦慨心神明無介然
之物當於吾前而未嘗不足也君子患不明乎道道
明不患無以用之今吾宰方寓有舉動無以加是時
也吾復何慕焉於是廣明上人曰甚矣子之說有似
吾法界之旨也宜書之以爲芥子菴記

白華堂記

新都許太初與寄儁遠雅善遊於琴危自喜以爲獨

解絶詣余與相從都下既久每涼月佳夕相對焚名
香拂絃奏之爲之忘返太初又善髯手指所遇必奇
中嘗謂余曰凡吾所爲賢與琴皆有寓也久之人有
爲余言許君行純孝親病嘗刲左股作糜而進悲其
親之不能療而欲以技仁夫人之親技成而悲其已
曉幽憂邑鬱不可告語輒抑而寫之于琴其所謂寓
焉者其然乎太初請予記其白華堂因此可爲而明
先生所日也余蓋嘗誦詩而歎其惓惓宣志之善當
夫境今忘符古今人情與出一軌及覽笙詩六篇妣
之既而歎曰詩之妙至是乎夫有詩之聲有義
精之所至戶不得喻也意有必極特不得聞也
矣而猶可言者文載之歌揚之而聲附焉南雅之
是也言所必不能道文所必不能傳而聊託之於物
則聲焉而已彼嗚嗟夷靡嘽嘽喈喈之間而詩在焉
六篇是也故太師謂辭外之情而國史標一成之目
蓋韻接聲稽而詩不能遁所謂白華者豈亦當時孝
子所寓而太師採取之如歌辭之錄於民間者與鍾
子期聞磐聲者而悲問之曰臣不覩臣之親三年矣

鍾子期曰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木石也悲存乎心而
木石應之悲夫然則笙耶磬耶琴耶其誰爲白華也
耶其誰非白華也耶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笙入於
懸中奏南陔白華二詩皆孝子之什先王之以孝教
天下蓋如此第令今之世有明樂者而採笙詩以章
孝治則許氏之琴儻亦有譜而傳之者與白華何異
焉余鄙陋素昧音奏屬新有家戚念花親萱夜過太
初爲援琴如曩時憑几聽之怵然而憂淒然泣欲下
幾不能卒其亂也曰異哉琴昔之琴也何其悲哉將

子有感乎其余心之思乎噫余殆得之余心志乎能
得太初之心也向使余能知音若鍾子當不[illegible]
之定而知其爲許氏白華矣寧至今日哉余[illegible]
棹幸而得請家傍鏡湖波平月華中流巍一舟安得
邀太初爲操一再弄易其悲而爲樂也然太初好遊
豈無意越山水乎庶幾遲之書以質許君因爲新堂
記焉

遊洞庭山記

歲乙未予再以告歸道金閶友人袁中郎爲吳令飲中語及後會時方食橘曰予娛此熟當來遊洞庭明年夏秋中中郎書再至申前約而小園中橙橘亦漸黃綠矣遂以九月之望發山陰弟君奭好爾質曹生伯通武林僧眞鑑皆從丁巳抵蘇止開元寺中郎方臥疾新愈談於榻之右者三日壬戌始渡胥口絕湖八十里登西山宿包山寺癸亥步遊毛公壇林屋山昇至天王寺宿甲子取徑西小湖登縹緲峰下宿于眞宮乙丑遊大小龍山以小舟橫兩灣而渡遂歸石公回宿包山謀以次日往遊東山以歸丙寅來北風大作明日雨又明日大霧欲去不可霧稍霽與而行湖濱去湖咫尺不能辨湖水循大明灣始見日遂至消夏時忻州守蔡公使人餉之包山餉者道遇遂入謁飲焉宿其弟上舍齋中明日登飛仙冗舟甚衆安洲上相與至寺攜具酌之詰旦始涉湖而返距其往七日矣而竟不及東方雨霧時端居無事雜書所見聞凡七則至開元復續其一夫一山之景目有異觀一日之觀人有異趣當獨趣所會雖所偕遊不可告語況後先於兹者哉而又何足以宣之聊志歲月爾

萬曆丙申孟冬一日記

其一

林屋洞有三門曰雨洞丙洞暘谷洞丙洞甚庳其深不能隱尻徒名耳暘谷可數十步輒塞惟雨洞爲大當洞口有如夏屋者潦水據焉刺頭望之陰翳莫可測湖中東西山皆名洞庭未知更有洞山庭山也其名蓋以兩山宜最尊大而反若培塿焉從山腹直過不遠半矢入是洞淺者猶數里過出眞行湖底穴山上怪石錯崎不可名狀大抵類虎林飛來山大者所

謂羅封毽裹萬斛之艘千牛之說與致一二帝都禁
苑後然偉觀者今若樹林牛羊充斥糅雜略不愜惜
遽爲鄙夫一月之有箕坐而歡遂有傲色賜谷洞上
有李彌大磨崖無礙庵記就而讀之欲尋易老宰遺
址而不可得彼築室以處者而不能竟有之復悵然
而去

其二

洞庭山之觀春梅花仲春梨花夏櫻桃楊梅秋橘橙
其族之所聚連林廣圃彌望無極而各以地盛游梅

於涵村櫻桃於後堡梨花角菴橘橙東村天王寺天
王僧守菴者善藝植其所種稠直蔚茂踰於東村人
東村人師之予始自後堡登岸步躋包山明月宿天
王寺寺如在橙圃中也數百畮間殆無雜樹今歲特
穰初熟而未剪其觀蓋可知君奭曰人之咏是者僉
子火珠丹房翠苞若是皆流之耳宜更求雅稱者而
竟亦不能得然世惟比人不識橙橘苟識者而讀吾
記其富麗晃耀之狀寧須一語亦誰敢下一語邪寺
後即桃花塢而絕不見桃僧云舊嘗有十萬樹守菴
爲雜僧時寺賣其實尚七八千餘觔然桃易蛀不能
老者伐而薪焉今橙所處其地也守菴年七十餘折
一足兩木扶之行貌甚古直談種樹甚詳爾質遂受
其術而書之

其三

山水以相遇而勝相敵而奇長湖大溪介於甌閩之
山細若紳帶矣江湖大壑中雖有孤嶼絕島汎焉若
漚此有以相遇而非有以相敵善乎蔡昇氏之言是
山也以七十二峰之蒼翠亘灑立於三萬六千頃之波

濤徧行天下惟是有之信哉遇矣敵矣雖然猶未也
予兩月行山間所適各一二十餘里皆平衍空曠帶
以叢薄林幽果香石細泉響徑路縈繞展策恣進倏
然放目迴覺在巨浸中人境四絕始爲之心悸蓋已
忘其爲湖也及至消夏灣高閣相比家有程卓之貲
廛市之間盛若通邑併忘其山斯又域內希絕之事
矣

其四

自胥口望太湖煙惲其廣揚飆行少頃抵中流而諸

山四環之似入破壘中也目得憑杖意更安穩[…]
謂之曰此樑面耳刻郡君山好平鋪湘水流豈欺[…]
哉登縹緲峰之日日色昇漸煙霧畢空峰首既高絕
諸山伏匿其下風花雲葉復覆護之於是四望迷謬
三洲迴藏浩瀚之勢得所附益渺然彷徨莫知天地
之在湖海湖海之在天地予於是歎曰夫造化者將
以是未足以雄予之觀而爲此耶仰而視白雲如冰
裂日光從罅處下漏湖水映之影若數畝大圓鏡百
十棊置水面僧澄源曰登山之徑不一從西小湖寺

上者夷故是日炊於寺而登罡風橫掣人每置足自
固迺敢移武攀石據地僅而得留至頂躋巖間引逗
竊望便縮避以其遊之艱不可輒去也更相勉少住
然以不可竟相引而下

其五

瞰湖而山宜以觀之親疎寬隘爲勝劣也縹緲峰於
諸山最尊受五湖三州之全觀宜最勝然其[…]絕
風氣所旁礴遊者不可久輒披猖去其爲樂[…]不償
其勞吾未有樂焉瀕湖之山惟大小龍山[…]最親
以其稜骨剛猛能與衝波怒濤終日百戰而不[…]
竇嵌空投納濤瀨又類懷而柔之幽宮水府百怪[…]
穴而遊者得娛狎嬉笑暢適其上故足樂也[…]之
朔自縹緲峰下宿上[…]宮辰起行二里爲大小龍由
兩龍之石如林屋而下竄於湖水齧其膝穿入之反
在石下石躡之若浮焉伏而聽之[…]匝鏜答如縣作
於窟室之底其石坼處或數丈或漏如鼠穴水流其
下皆可俯而闚也而大龍之石更奇其橫出雄峙[…]
鶩於水涯者予必爲之跨其脊躡其頂拏而伏者必

穴其旬而入焉每有獲輒盛誇譽題爲第一及至更
一處復謂勝之輒更其題所謂如積薪後者在上矣

其六

遊大小龍山之日渡消夏抵明月灣烙餅小庵中食
之相與言曰今日之遊樂矣雖然茲湖之雄而未有
層閣傑觀如晴川黃鶴者數成之[…]由[…]瑣[…]無以
稱焉予所憾也蓋巷中所望者石公之峽而以爲止
是耳少焉循山而東山石皆屏立高[…]繹[…]地各
數十百丈偉特聳麗[…]長天[…]而來

兀焉而應飛舞澎湃有所彈壓氣沮意帖不敢肖逆
於是湖山之偉始合如客得主如百萬甲騎得所將
帥于遂再拜斂服懲前之失詞壁稍上有厓嶄然少
空其中嚴含人激爲疏土而榜之曰歸雲洞折而北
有如拾級者曰雲梯其下石㨗數十畝坐可千人曰
千人磯巨石立波中類人者兩曰石公石姥千人磯
平亘水瀰半入水遠望白頭浪如連山久之始泊岸
爲石扼或不得上一二舫者趨而升徑來撲人予輩
皆大叫共舁巨石撞之與爲敵蓋湖之觀於斯極矣

石公大小龍遇水落時小舟緣厓行其山足空洞處
皆可坐大者可布數席羣飲其下今以湖漲故不可
入

其七

諸山勢皆涉而登惟石公梭龍頭三山斗出於水復
似欲涉者而石公山稍近梭龍頭從高處望如蝦鬚
也就而視之又如人斂手將揖未合處有圓洲浮其
中曰衆安有山平若几障其外者曰蕨蕨所不逮有
引右股蔽之者曰驛此消夏灣也居是灣者類築垣

設屏而重闈之即如形家言世鮮有比灣南北左右
各九里其後正直縹緲峰前若自爲小湖不與大湖
相通闕登蔡氏會心樓眺之水之觀盡矣渡衆安洲
回矚居者粉垣髹扉柳比於煙翠而岸之觀備兩傍
山麓雜樹翳然霜後鴨脚楓桕爛焉作花青松翠椅
參差繡縟小舟黃緣葦間左右應之不知頸之既肩
也始予從龍頭徑渡望知其美而亟於歸故未及遊
然意結如寢其後三日復飲於蔡忻州氏登其樓明
日汎舟灣中而寢遂釋矣

其八

余曩年讀蔡羽洞庭記知有是山又以茲山知羽也
後四年始至山中忘齋其書以來然尚能誦之其朗
峻高潔可與柳宗元永州李孝光雁宕諸文等伍意
其奇士亟欲就鄉人問之天王寺僧澄源者好事知
文墨爲余言羽即西山人也山有東西蔡村族最盛
而羽怪誕有三間齋巳處其中綿蕞爲二大儒令腰
膝皆可屈折繫兩旁室朝習易夕課四書自爲解而
寘傳註几旁每開卷便大訴曰某甲謬甚叱童子牽

以來跽而杖之而寘大鏡南面道其著書得意輒正
衣冠北面向鏡拜舉其影曰易洞先生爾言何妙吾
今拜先生矣羽尤以善易自負故稱易洞也羽本號
林屋年少未知書日與羣兒丞山巔放紙鳶爲戲其
母數戒之必泣下遂折節誦讀以詩文名後貢爲翰
林孔目祖昇亦有文名卽撰震澤編者也

遊台宕路程

九月廿七日癸巳發足甲午早過嶠壩巳時揚帆行
觀蔡山湖未至三界二里宿乙未過嶀浦謁淸風廟

歌石屋詩凡再過申時步上竹山頭十月朔丙申早
至嵊問海門疾留飯飯後行晚至南明丁酉觀千佛
巖坐上方僧房望月峽遂登絕頂棊枰石飲茗法輪
石上午後入新昌飲呂道州家還宿寺中戊戌發南
明入城飲俞春元家巳時行二十里過小石佛鋪觀
呂尚書祖墓二三里過桃墅廟沿惆悵溪又行五六
里至斑竹山有峰嶺如蓮花初開山景始佳土人言
從斑竹小峰橫渡有洞名桃源又數里至三盤盤盡
遂躋慧墅嶺暮宿太平菴門有竹柏甚幽戊戌從太

平菴行二十里有小村落半里至牛姑嶺嶺高五倍
慧墅數折遂上絕頂衆峰羅罣平處如案上覆盂又
如佛頂上螺髻車馬行其上乍低乍昂如蟻亂從螺
中蹣跚也始予游五洩上響鐵嶺嶺窮忽爲平野溪
流峰峙聚落雞犬略如下方十里始下山意殊異之
及登慧墅其上平衍略如五泄紫閬乃悟向所見亦
恒事耳不謂復有牛姑也譬如層臺重閣梯磴累進
爲觀益奇矣台山如百由旬大寶過花蹋頂上行如
在髮辮上二十里山忽微窪下望忽見平疇古木梵

剎隱見蓋萬年寺也寺前後皆巨杉大俱二十圍峰
澗廻合形勢幽曠有南北二藏經皆貯以重屋後有
立雪齋精潔可喜　飯後趨石橋五里經萬松庵
微闊爲嶮水竹可愛從此至石橋嶺下皆深澗美樾
水行石上巖出溪表眞幽絕之境雨中褰帷望之連
稱大奇惜不與同行者賞之過小嶺下趨望見銀瀑
未至上方廣少折而下爲曇花亭亭下卽石梁巳亥
再觀石梁遂下趨有廢亭址仰望飛梁巨溜其觀始
佳是日遂登華頂下宿於大封華頂寺上登二里許

至頂有禮經臺降魔塔稍下半里有太白書堂右雁
墨池寺下有方塘數畝金鯽數百尾天封羅漢像甚
精庚子從天封還趨華頂後路踰高察嶺度寒風闕
行約三十里從支徑入大慈寺此定光所記銀地也
寺東南有佛隴二字還登大路由銀地嶺至塔頭眞
覺寺即智者塔全身處從嶺上望高明寺如井中也
少憩眞覺遂下趨寺新鑄鐵像甚精後有白華庵寺
左右巨石如扆兀立正方其下常藂生蘭蕙故名香
谷巖稍東有靈響巖趨而右有圓通洞洞斜下有盤

石二重可坐觀瀑是日宿於寺寺僧多言遊意菴午
亭曾有缶磬眞無盡師弟子也辛丑偕高明數衲還
上金地嶺過塔頭折而踰從仄徑步下觀龍潭及炎
公竦有銘瀑水蜿蜒石上石常爲水所磨滋滑甚不
可置足水潤處令人負而涉下有石井不能究觀也
復上攀險行數里人皆喙息爲桐栢關又乃得平地
約行十里下瞰川原有小山環繞中闢一境即桐栢
廢宮宮僅三楹祀三清右小屋有夷齊石像甚古旁
設大庾度衆即宮田官收之耳飯畢步往觀瓊臺雙

闕奇甚然從上望之其峭壁殊特之趣十不得一若
從澗入踰石門限且躋且涉乃盡得其幽奇耳悵寄
途已謬所躋險絕不能下觀悵然而去初從眞覺來
至桐栢以爲迫邇人境在平地矣遂下趨石梯數十
轉不啻萬丈乃及山趾更相與歎茲山之高絕不知
其身之從天而來也下山七里過紫凝一名飛瀑山
即天台賦所云瀑布飛流以界道者也又數里望見
赤城其後拔起四五峰如筍最後一峰特嚴麗四面
壁立皆方色眞作紅霞色也若今敞臺奇峭不可狀

時日已晡蝸繞而登至半山有巖甚巨如夏屋架楹
爲寺復上千級爲上巖亦依巖爲寺道家名爲玉京
洞天前蔭美竹從竹間見晩煙野色甚媚絕頂有古
浮圖迫暮不及登下山已暝秉炬行六七里始至國
清其規模宏壯當在淨慈靈隱之上大殿法堂皆新
成有新賜大藏藏閣經始未就也宿塔院晨起循覽
寒拾舊寵右方藏堂殿前二方幢門外左岡浮圖萬
工池已廢游池上有七佛小塔七座遂行數里經天
台縣七里飾觀蟠松又四十餘里飯華嚴寺二鼓至

台州浮橋登舟明日午刻至黄巖泊幕步入郭謁同
年蔡禮部甲辰發黄巖早渡盤山於嶺頭望見有異
峰如數朶花萼又有若大林者二其上黝黑而下似
疏明石也而幼美兄眞以爲茂林詢之即鴈山之郭
下嶺時隱時見將至嶺店驛其觀瞓親諸客皆喜若
適都見天寧寺圖也晚宿驛舍門内有豫章樹四人
縈手絜之不盡十咫後庭羅生皆美人蕉路傍多茶
梅盛花乙巳行五里至章義樓始入鴈山山色如古
敦彝所謂丹砂翡翠瓜皮大緑靡不畢具體骨既異

姿復嫵秀他山輔之若龍蚓鶴鶩絶類而上矣觀老
僧巖至謝公嶺未度折而東半里至石梁洞始讀李
孝光遊記云石梁如巨梯倚屋檐端不得其狀迨至
其下始信蓋洞口石忽拆而其端斜綴於石閫不甚
肖梁眞梯耳洞明敞可坐數百人黄巖令令人張幕
其下久之始出踰嶺入内谷客皆驚咤張口不復闔
始行谷外見玉璞遠謂之玉也從澗口度所見尤異
亟欲下趨舁者曰此靈峰路也遂舁以進澗左右巨
峰如置扆諸峰拔起亦嶄巉巉如行武帳總懸石上

有潭澄緑復進有石類橋而中斷下有潭曰照膽潭
如藍旋深澈可喜至靈峰寺寺右有羅漢洞李孝光
云如合兩掌從合掌根直上千級者也闢爲數層中
臬臺上設大士及十六羅漢像其言從壁處望青天
如片水亦善喻也洞前諸峰異名孝光取其雅語若
偃芝蹲猶倶酷似其異名他處往往有之然皆強名
不若此之逼眞耳洞以矩那稱宋末邑人劉允升者
始甃石路築臺置欄楯伽藍營構事具石碣人或言
其嘗二女以繼之今有居士像及二鬟若其女也出

澗行六七里崖巘奇壯皆如崇墉麗譙至響巖忽層
壁錯峙如水忽濤浪木生搓節競其中有異境雨方
至遂急趨靈巖詢寺僧云從此入即淨明寺廢址孝
峰記中所言屏巖從屋牖中出寺有石階八九轉夾
大石壁如行巷中仰頭見青天如曲池水者是也今
亦謂之一線天既宿靈巖謀以肩輿還覓之惜雨不
果鴈山四大景石梁龍湫及二靈石梁僅劣龍湫以
水勝耳石林之奇無若二靈靈峰鈎而富靈巖簡而
壯丙午過觀音巖踰馬鞍嶺視龍湫寺刀峰徼能仁

寺越四十九盤過審嶺宿審奧驛丁未過白沙嶺望大海至樂清入舟夜半至館頭易舟涉甌江早晴江行雲物甚佳辰刻至江中孤嶼止僧蓮泉房循覽江心寺文卓二祠登東西二浮圖晡時黄四如山人蔡孝廉來訪戊申偕黄山人步入州觀王暘谷園宅松竹甚美出南門買舟游陽湖觀王氏别墅飯墅傍小菴放步數里訪三應還江心移棗入舟宿明日乘潮行七十里且至青田又明日經石門洞步上觀瀑癸丑辰刻至處州游南明寺觀石梁高陽洞天揭葛稚

川米南宫大字明日登陸踰馮公嶺飯郤金館晚至縉雲宿丁氏祠乙卯發縉雲約十里過姑婦峰下從仄徑渡水觀仙人榜山峭壁里許石根或如蟲蝕蝕處甚類人足跡者曰仙人跡巖本險絶上顛下削不可上遊有石拒人類戸鄭中丞爲剗其腹再折而升鑿細徑崖腹如引絙纔容兩屐其巔出處可庇風雨如行修廊也度板扉鑿磴險迫約百武有精舍祀老子顔曰超妙中丞田居時常奉葛鍊師者相與踵息於中今尚有道士守之循故跡而下有溪滙石磴下可汜舟而遊榜曰小赤壁宋人刻名姓凡數方由仙榜巖行五里即見石筍峰初自從嶺頭下視筍又從外遠望之類粘綴於山不甚殊特意謂小於靈巖之天柱及步入上清宫出筍背乃懸絶崭起至其下仰睇之眇不見其頂之所届乃知其峻拔高偉天柱不及也峰首有松十餘株相傳上有鼎湖湖有蓮花金色近誕宫前有宋人刻詩二碑詞翰皆美道士畏客鬧人聲皆竄去有一老翁升屋上令人大呼問宫後金龍天堂二洞所在擿其耳以對乃返石筍根下筍

腰有立石附生長數丈類人枝指曰童子峰其林立山麓若童子者不可算欲攀援上觀之徑窮而止初暘谷有三洞中洞若青荷葉舒而斂下捉似別爲兩牖者右方有穴規圓若日月者二其一差小從穴中可度西洞其東洞多宋人題名李陽氷有篆書初暘谷三字今不可覓

陶文簡公集卷之六終

行狀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端肅趙公行狀

公卒之明年其孤比部君扶服拜跪而請於余曰唯先大夫之獲幸於我公也敢以狀累公幸哀憐而許之嗟乎余不佞烏能狀公哉夫公國之耆老鄉之耆碩文章節義烺烺照於當代余烏足以知公而能狀之雖然竊自弱植交驩於公繼而陪講席聆緒論子姓遂爲肺附親知公者宜莫余若也遂爲之狀曰公

諱錦字元朴號麟陽宋時有啓封於燕曰德昭者其裔孫從南渡始家越郡後徙餘姚十數傳至公復徙郡城居焉曾祖玫祖昺父塤中嘉靖乙丑進士歷仕廣東參議所至聲績甚美以廉直屢躓於時其居斤斤有古道今所稱海濱先生者也以公貴　贈父皆如其官母諸氏　贈夫人繼母曾氏　封太夫人公少嚴整好讀書強骨自立其所是輒不可奪其天性也越俗巨家子弟即庶人多爲諸生冠服公獨不肯其娶尹夫人衣巾行禮若田舍兒覩者莫不詫異十九補邑弟子二十一丁母諸夫人艱哀毀幾殆服除督學使者蒙溪張公校越首拔公大賞異之且詢所同學若何人而同學者皆儒童公歷舉以對言其材張公即引綴諸生後其重公如此嘉靖癸卯舉於鄉明年甲辰成進士授直隸常州府江陰令前令以累故繫獄公爲委曲解釋之値歲儉殍骼相望公令貧富得相假借所全活甚衆巨盜許貴者時出沒剽掠村聚公以計擒之遂往焚其巢賊覘公空壁往破械突出公預以設伏殲焉自是羣盜屏息凡郵傳

供億遞爲減省雖譙訶繼至竟弗惜也三年江陰大治民至肖像祠事之　徵授南京江西道御史巡視上江嘉靖初鹽盜流劫江中增設總兵官於眞潤閒已而罷之十九年盜小掠太倉而鎮江總兵復設議者以爲江淮重鎮遂置爲定員公言國家設置重兵以阻要害則必有嘯聚之寇不時之警難制之勢未有無事而聚以自困者鎮江儀眞之閒沿江阻海號稱多盜然其居常之寇不過十五爲羣挾兵私販流剽商船而已宜不足以煩大帥徵派召募公私煩擾

無益有害請罷總兵官散其軍疏上得請所省財費
不訾時軍興不足部請分遣官屬追徵民間積逋又
令民間得納銀爲錦衣衛指揮等官公抗疏言山東
河南順天河間淮徐之間災役繁重宜酌量寬免錦
衣侍衛　王宮　詔獄之所在此例一開則不問其
人之回邪凶狡皆得入充褻　至尊之體忘肘腋之
憂大不便因劾尚書孫應奎庸鄙不職願賜罷黜又
疏言淮徐戶口流竄積逋重役之害宜專選才力憲
臣往來招集山東河南宜選建撫臣久其事任皆稱

上意壬子奉　詔請雲南軍政元旦日有食之公因
變陳疏略曰日食之變雖曆數可推未有無其應者
至於食在正旦古人所謂變在三朝災非常有應爲
尤重臣謹按春秋所載先賢所論皆以爲陰盛陽微
之象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或婦乘夫或臣
子背君父又山東淮徐之間連歲大水四方地震疊
見章奏皆　陰盛之類臣謹以天意驗之人事醜虜
驕橫時肆侵陵閣臣怙寵擅作威福以爲有若影響
之不謬者敢冒死爲　陛下陳之大學士嚴嵩以奸

佞之雄怙　恩寵以張其威權假刑賞以行其愛憎
事無大小咸欲票承於已人有少違則必陰中以禍
於是百官懾息諸司望風希寵干進之徒妄自貶損
稱呼非類頌美功德比擬不倫　陛下天縱神聖
乾綱獨運自以爲予奪悉由於　宸斷題覆則在於
諸司閣臣雖參與謀議不過票擬取裁而已而不知
諸司之題覆則已先受其風旨閣臣之票擬莫非爾
存其胸臆群臣敢怒而不敢言　陛下何由而知之
嵩柔佞奸深窺伺逢迎之巧似於忠勤諂諛側媚之

態似於恭順能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以探諸臣之動
靜而先發以制之故少敗露善以厚賂交結　陛下
左右親信之人凡　陛下起居意向無不先得故多
稱旨　陛下元其小有所評以爲非盡從者而不知嵩
取　聖心所不經意之事梢爲執諭以絕　陛下之
疑　陛下見其外若無與以爲非招權者而不知嵩
意所欲則脇制諸司題請而莫敢不從或侯　聖意
所發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機所會從而執之
以肆其毒使　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於朝廷使天

下指之則其事不出於内閣幸而洞察於　聖明則
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遂傳於後世則　陛下代
嵩任其咎凡萬餘言極詆其惡　肅皇帝英斷明察
臣下莫敢欺而嵩父子善偵伺籠絡諸司巧得　上
意所向故以醇謹見幸而言者多列其專肆不能有
所信入公疏獨發其隱語語皆中機竅明剴婉切一
時鮮有及者時嚴氏父子恚甚以緹騎急逮公行萬
里途墜車者再車鞾過身上適當坎中得不死至下
錦衣獄考鞫公直受無異辭竟除籍歸里方公被繫

也有巨賈某者亦坐薄譴在獄中來視公感憤下涕
且私語曰公即受拷訊宜爲雙足計誠得行六十金
者公足全矣公嘻曰吾不能謀身而假謀足吾又安
得金賈歎息去明日榜掠俱下至足刑則幾突去時
有青衣校數去來公傷若有囑者則賈既捐賄賄若
校矣竟賴其力辭既具賈人亦先得蚺蛇膽一
具來別公謂公曰吾聞中指欲杖公百已擬票矣吾
爲公購得藥可以不死今贈公遂去終不肯言名氏
嵩既盛怒必殺公呂文安公在内閣知不可救則爲

公治後事擬票既上　上引筆抹廷杖一百數字以
故得免公嘗言吾得有喘息至今皆　先皇帝賜時
或感泣而是時公從兄世美隸太醫嵩疑公在遠必
有主授者併捕世美竊治之棰楚瀕死竟無所言後
亦同公釋歸云公初受逮秦議公方在西粵聞之遽
投劾去官父子一時罷歸家赤貧衣食不時給春菽
酌水庭中甚驩適也公既閒居時從龍溪王先生龍
川徐先生紹明文成公良知之學尋究精猛或忘寢
食姚江之派獨泳其深其後宦遊南北講論竟未嘗

輟雖探歷微奧而教人嘗以躬行爲本其言易知易
行津津乎其有旨也八年居參議公喪又七年　穆
宗皇帝即位奉世廟遺詔録諸諫臣起公河南道監
察御史未幾轉太常少卿尋改光祿卿故事端午節
演龍舟西苑以待　觀幸是歲頗益以雜劇諸戲連
旬日不止公因划舟供給上疏諫以爲比者四方災
變頻仍正恐懼脩省之日乞　勑内侍毋作奇技淫
巧以蕩　上意見在裝演戲劇宜一切禁罷又奏析
子粒與蘇松常鎮等郡白　減　二事至今德之明

年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撫貴州貴州苗夷雜居
雜之川湖三省素難控制其酋安氏握重兵少不馴
謹公宣示　德意安氏不敢不用命諸苗有反側者
安氏輒內剿之皆脇息重足三年轉大理寺卿四年
七月轉工部右侍郎十月轉左侍郎適起　園陵故
事尚書總督左侍郎督理事竣咸有　恩蔭公以驟
遷不欲更叨　優典遜督理於右侍人皆稱其難能
後　陵殿稍圮　恩典俱奪公亦不及焉萬曆二年
轉都察院右都御史三年轉刑部尚書五年轉禮部

尚書六年轉吏部尚書皆南京時江陵爲輔專恣公
譽望嘗欲倚公助已而公挺挺無所依阿在留都閲
朝政得失或對客時有所風議江陵聞而銜之公既
以考滿復任將乞歸江陵陽挽留而陰令所厚費志
伊劾公公遂致仕江陵敗臺省交薦復起南吏部七
月改都察院左都御史至則題御史出差條約著爲
絜令至今遵之當江陵之敗也攻之者不息　上[illegible]
怒籍其家公上言　肅皇帝時嚴嵩怙寵行私[illegible]
世蕃大爲奸利　聖祖放逐嵩收捕世蕃而言[illegible]

憤恨不已至謂世蕃有謀叛狀于是正世蕃之罪而
籍其家其時諸臣懼無以上應　明詔則虛上所當
籍數而籍之其寔不副則又爲株連影捕旁搜遠取
以足之　聖祖以爲此籍世蕃之物而不知其強半
出於無辜之民日久事明世蕃實未嘗有叛狀今居
正受　皇上特達之知際遇實倍嵩而復不能深圖
報稱自干罪戾臣等何能爲之諱臣等亦多爲居正
所擯棄退處有年今幸遭際　聖明復得拔擢至此
原其私心亦豈能盡無怨恨然爲　國家計義不得

復言其私初抄沒世蕃令下倉卒所得擒僅若此今
居正之罪遷延日久卽有微藏亦多散滅況今人心
憤恨言常過當而　聖意所向鮮克自持萬一復有
如世蕃往日之事則其所得當不及世蕃十分之一
而其流毒三楚更有十倍於江西之民者臣等又嘗
見嚴嵩敗後閣臣多顧念後患不敢復出身爲國家
任事居正自以受　皇上深知不復顧念而毅然引
爲己任今又復過爲激劇則後之爲閣臣者懼矣故
臣等以爲欲無阻將來者任事之心則莫若少寬於

既徃欲無流毒於全省無罪之民則莫若曲貸乎一
家方是時諸不快於故相或乎時附之者莫不引繩
投石爲名聲鬨公議皆咋舌而　上怒方甚大臣亦
以申救得重譴者公於是可謂難矣其後張氏終以
上恩稍得解免公之力也八月考六年滿加太子少
保進資德大夫正治上卿九月　上幸山陵奉　勑
居守十月有崇祀王守仁陳憲章議公謂守仁良知
之學不容一日而泯於人心故良知之道不容一日
而不明於天下天實啓之以明我昭代文明之盛盖

直繼孟軻之絶而追顏曾之班漢唐宋諸儒似未有
或之先者又言獻章學以靜觀默識爲務以致虛立
本爲宗其深造自得之趣堅貞明懿之履抑可謂醇
乎其醇者矣其顏閔之流歟疏上崇祀之議始定十
三年四月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
先是通政使倪公先薦積秩久進銜工部尚書入朝
班遂列公左公以非　祖宗制乖院司之體以語同
列而倪公遽上書言之下部議故有是　命公後言
臣初意欲爲朝廷重憲職非以自爲也并自劾求罷

上眷留班制遂定八月　駕復幸山陵再奉　勑居
守明年正月以贈太夫人爰歸公之再出也名價愈
高峻朝士皆占詞望色以爲繼塈舉口沓沓公出片
語輒亦敢榣端處凝默國事咸倚重焉六年起刑部
尚書加官如故公懇辭者再乃就道方草疏力陳老
病不上冊次蘇州疾作數日卒訃　聞　天子震悼
加　贈太子太保謚端肅與祭四壇葬如制公少時
剛豪舉既仕而弇歛沈深中蔵有聞於先儒之學内
和而表樸望之歆如也油如也乎居無事常掩室宴

坐對人不輕出一言言則詳緩或竟日未嘗倦尤謹
識故實達於世事皆悉其源委與久遠未然之善敗
雖至毛細者先定於慮皆不可移惑人有陳論必虛
意聽之令竟所欲言既竟徐折之皆歎服至其名節
奇樹足以嚴重於世而未嘗有幾微自喜形於色
時輩罕及也公蚤失恃以孝事繼母閤巨兄嫂距公
齒甚長公奉之若奉父母居家風範肅穆子弟有不
雅循者爲端坐對案不食皆相率而化有文集若干
卷奏疏若干卷行於世識者謂公論事之文直而不

怒詳而有體和雅剴切善指畫情事讀之使人心開意消其劉更生陸贄之流亞與公生於正德丙子二月初十日戊時卒於萬曆辛卯十月二十四日亥時子女云云將以臘月某日塟公於某山之陽云云

兵部尚書環洲吳公行狀

公諱兌字君澤別號環洲少英朗不羣及長美鬚修幹沉毅好謀爲諸生試多不利益慷慨自喜持論宏邁人不能測也以例入北雍嘉靖戊午巳未連舉順天府禮部試辛酉授兵部職方主事癸亥陞員外郎

以母服歸丙寅起補車駕明年爲武選郎中時　莊皇帝新即位巨璫例乞門廕移牒紛籍至子侄父或丐與他姓公持例多不予分别疏請司禮匿不上遣人詣曹求易疏公怒收繫之欲以遮奏　聞司禮憚謝是時公守法名喧廷中武爵訛濫吏率緣爲奸公更置籍七百與內黃參質緣是銓序精允宿弊蕩然性曉兵事又都極地久屢佐密算料敵奇中時虜入塞並掠盧龍太原京師戒嚴議徵宣大兵入衛公策曰永平完實虜飽且速去必不渡灤水而西明矣乃

愚計之及玆巳遁遁而銳師邀其惰可以大創今徵兵內向坐失機會寇去而守徒自勞憊請弛備無召邊兵後驛至虜果以議前一日出塞而督臣以入援故緩追賊賊頻於寧武無擊之者盜曾一本嘯海上閩師討之以殲魁捷聞朝論且行賞公曰海中超忽賊魁眞僞未可辨也請覈實乃賞後一本果未得凡邊功覈而賞自公始也初公鄉薦出新鄭高公門夙以材畧見重新鄭之柅於華亭也罷去無一人祖道者公單馬送之於野執袂而别遂爲執政所憾諆逐

之賴吏部尚書蒲坂楊公營護以免巳乃出爲湖廣叅議時嶺右有古田之師楚當後戶議調麻陽兵以過𤍠潰供餉不訾公曰賊所從入楚者三道皆徑於土司但犒諭其會委之禦寇此不過百金數吏之事耳從之庚午移河南京糧道寓治都城當北虜款貢議起而新鄭再相公居中爲畫邊事其納把漢那吉購誅趙全與定封貢互市決策多倚公辛未陞山東按察副使飭兵霸州立保甲塹塗布壘亘木斷道以備盜盜馬不得騁咸屏伏他夵是時北虜新就羈縻

畔服無定衆論洶洶宣大總督王公崇古上言臣熟
察虜情可保三貢無事此外非臣力所及願朝廷諉
帥選能以匡不逮於是廷中咸推公材可任擢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等處於是始營邊垣自西
海冶抵西陽河東西袤若干里明年復築外十三家
邊起滴水崖訖於黑漢嶺烽火相接故民堡單敝官
屯率土墉庳惡難保民棲無安宅耕無寧耒公下令
併聚合守諸屯墉皆甓而崇之於是胡漢晝然人有
恃賴矣諸陵背胡無捍蔽每秋防時督撫皆徙軍駐

山後名曰護陵而以雲晉委虜其境東北皆挺出塞
外若舒兩臂勢懸而多備公繇龍門所東逵靖胡堡
横絶虜地三百里建壘其間還史車之落屯之史車
二東者嘉靖間所降納錯居內地故徙而實焉凡續
垣百六十里甃臺百六十所而陵寢乃固諸帥皆能
護虜故桀頡嫚漢史而俺答弟把都兒子黄台吉尤
梟悍善戰薄市賞心非父兄所爲每貢俺答輒以私
馬代進得賜物抵地上不肯受公思有以震懾之市
日俺答與諸子弟去塞百里而獵其精鋭屯寨下將

吏皆集張家口以塡之公偕文武四五人騎而出二
藍旂導直趨虜營虜錯愕咸張弓挺刃公遣人馳告
軍門來觀若營寨且犒若可共下拜虜乃拜跪爭獻
酥酪遂按行其軍驃而返王公崇古聞之大駭遺書
規切公報書言已出有三利虜衆近邊强壯皆集可
以悉彼虛實一也彼方恫疑約難堅久今輕騎直往
推心置腹使無我虞二也虜常輕我謂中朝無人今
以二三將吏親蹈虎穴指撝數十萬之中彼將震駭
失魄奉約惟謹三也且俺答在遠營中皆小酋不虞

我來請命則無及擅謀妄動又非虜法此其智勇俱
失之時僕籌之審矣王公乃歎服初黄台吉娶婦生
扯力良無寵又妻大成台吉之母生五路台吉色衰
復棄之盡奪其所部萬騎與他庶孽又東掠史車就
室於朶顔公知諸子失兵怏怏而父遠出欲以奇計
疎析破弱之扯力良請賞公呵曰爾父爲歹不畏誅
更乞賞爲對曰父暴吾母吾無如何矣能止暴遊乎
公因爲密謀曰鬪爾兄弟姊失職吾取爾父騎歸爾
爾能報我忠朝廷乎泣而對曰能用爾父腹心惟華

布耳吾助爾誅布布誅卒爾衆依姑多羅以牧五路
兄弟亦卒故騎合於大成台吉二人素與爾父郄力
足抗也爾父歸必不敢問騎爾長有爾衆矣扯力良
兄弟果殺革布如公策黃酋歸恚甚不復詰問於是
勢稍衰損公又使其將邀把都兒而酖之青把都怒
絕貢擁兵至塞要求十三事將吏請少從之以釋其
憾公曰不可此嘗我也從之祇示弱將生虜心乃召
之前爲開譬禍福曰汝能貢仍賚汝否則聽營中砲
聲耳言畢千砲並震虜馬皆辟易乃號泣乞貢而去

自黃酋歿衆把都兒死而虜王益惴懼欵益堅貢市
初起制度草略公始制虜王貢儀定書稟之式通使
之禮我使類用白衣充之至虜庭皆鮮腆隆重虜使
入遇叅遊于塗避馬下立言事則跪置夷館以五銳
士夾一虜加局鍵焉每市賞止酋長墻外驗票犒給
輕重有差所市馬良者予直七兩七軍共領之遞而
殺至三兩三軍而止其法最詳密後來皆謹守繩度
而已虜習侵盜雖欵服時許於市或潛盜所鬻馬以
去公患之令守者持白梧伏而伺得盜皆痛棒而逸

之虜以爲言使對曰慕執賊安問胡漢執令爾爲市
而盜乎虜聞皆慚沮一日有旋風西來公下令曰貌
有賊從東方至速備之是夕盜馬者哈不慎部七十
人果入衆瞻門砲舉賊遁擒三人詰朝哈酋獻馬請
釋俘斬不與掠我七人以去公命閉關停市告諸部
速移營避我我發兵追不慎矣諸部震懼共追還所
掠以不慎馬九九謝死罪乃舍之打喇兮安執我樵
人以要貨公聲罪於諸大酋乃共收其牧畜千獻之
表聞詔以賜諸部虜益懷服公居上谷久威信著聞

時用不測賞結諸夷心因而任之虜性貪得恩賜效
死力無愛以是公所遣諜雖窮漠皆能鉤得之廷中
常毘公雖他鎮督撫往往藉諜力以濟東昔者青把
都女也嫁東虜隨其父貢與邊吏言稱其貸公因諜
結貴以探知東部事謂貴昆弟每一馬取紬一匹貴
凡得紬二千東貴俄獲厚貲出願外感泣去乙亥遼
東以虜謀大舉聞廷中屬公偵之諜從東貴帳中具
知土蠻亥生人避歲不爲寇其弟莊兎兒病不能騎
大兵皆糜散徒附邊數小部謀掠分河以東衆數千

人耳始遼帥謬謂虜用衆又未知所向留廣寧以待
之及得公報亟以兵趨平虜堡伍歸虜捲甲重載踏
氷而渡帥薄之斬數百級氷解虜溺死無算遼帥以
功封公賜金幣而已朶顏撲蠻以其姊妻黃台吉挾
賞寇邊攻毀鴉鶻砦殺二將軍薊帥皆奉詔切讓貽
書問計於公公報曰撲蠻罪在不赦今上策討之中
策懲之止策宜用而示之不用姑講解以驕之許之
加賞以誘之使其弛備而後兵之可以一創若明章
天討情形俱露虜扼險拒命難以得志非完計也中

策宜不用而示之用薊門大出師揚聲塞外以明必
討宜雲料軍若將合擊而微示意黃酋俾得酋縛罪
人許以自贖僕當爲公任之耳書聞政府謂宜從中
策卒以公力縛阿都赤等十七人獻於古北口詔戮
於鴉鶻砦先是宣府屯糧溢故額至二十一萬軍多
積逋公疏請赦逋汰浮人乃蘇息又令流人歸業者
原其負給以牛種由是耕者雲布粟價賤於中土矣
公嘗言火器之利可令貢獲失勇韓白失謀初至上
谷即盛講而修之造將軍砲百滅虜砲千三眼銃萬

故法以大砲城守其重不可徙也公創雙輪小車挽
以十人駕二馬隨皆遠涉砲發而車完又故法發砲
以木人熾之立震死公易以乾土氣完而不震虜每
言中國用砲如忽雷災者當之能再擊耶器成公引
虜使至營觀之砲舉若連珠移時不絕乃嚙指去癸
酉陞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丙子遷左侍郎巡撫
如故戊寅以原官總督宣大俺酋既老頗佞佛至是
將西謁番僧寄帑於公留旂箭表信而去譯語甚卑
虜所道出秦涼塞諸邊皆震聾公與約俾繞賀蘭山

背以行而使使紀綱之禁毋近邊公又計虜酉且以
兵力臣瓦剌併有其衆勢益强盛難馭乃陰求得瓦
剌亡臣餽勞之與謀曰俺答爾仇也比西行名爲迎
佛實將徼利於爾爾部小弱誠難與爭鋒若舉衆陽
附以驕其志俟其惰而擊之可一戰殲也及虜王過
瓦剌瓦剌供具甚謹卒以精騎邀之劫公策虜大挫
卹至番留不歸將與和親公聞大驚曰果爾且續[illegible]
斷臂矣乃密遣人厚遺番部令與虜絕番得餌遂絕
婚時俺酋以契召諸部兵將發擊瓦剌青把都等不

應公策酋且疑怒內顧少子以書撼之曰王久播越
內變將起願爲爾小子謀使雲中以二萬人出塞四
百里樵蘇達於陰山砲聲殷轟虜留衆皆驚擾騾騎
以告俺答卽日東還於是衆耗氣衰矣公督撫先後
九年府庾充牣積羨金至十九萬兩貲物二萬屯穀
三百萬石太倉太僕罷輸邊銀穀皆至百萬省南山
移鎭客餉二十四萬兩以功增秩者三任子賜飛魚
章服皆至再賚金幣十五庚辰以原官回部扈從上
大閱進陣圖兵略　上嘉悅辛巳復以右都御史總

督薊遼瀕行執政詢以邊事對曰速把亥狡黠爲遼
左患歲四至帥矣此虜不滅禍未歇也請至薊而圖
之公至益選兵敎陣法作火器繕塞垣先是修邊者
率嚴隘口而虜往往從山梁闌入公始塹深埤高皆
爲堅壁復督家砦以犄古北邊守益設薊師討朶顏
趕兎俘其畜馬盡還所掠百六十人壬午三月遼師
禦速把亥於鎭夷堡爲覆待之虜陷伏中亥中矢隕
焉斬首百級大酋八人獲馬百有八十公始謀也露
布聞告廟宣捷擢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廕一子世襲

錦衣千戶建州夷逞加奴仰加奴攻海西虎兒罕阿
台應之蹂轢內地使遼師討之敗之於曹家谷斬首
三千餘級鹵獲無算凡賚金幣者六賜飛魚蟒至再
十一月入掌兵部事數月坐言者力請骸骨疏七上
報可歸公負氣好施恥居積俸廩所入緣手而散罷
官至潞河貲用乏絕碎公譿銀巵匜以資行營宅數
畝累歲方就近代爲邊帥貲薄未有比者嘗言吾總
六鎭錢流沒踝爲富翁易耳每思多財則多田業多
田業則衆僮奴徵責訟愬歲且百出守之甚勞居之

甚苦今雖稍貧然老耆頭數人已給使令省事少爭
其樂差勝耳予爲小生嘗侍公坐公爲言讀書養神
之道善養神者操筆臨文驅丢萬卷不然雖讀書連
屋不能用也予居塞上時烽燧頻告檄書紛然將吏
速集門外予方閉戶就睡意飽後起據案酬務應機
曲當而心不煩慮吾神暇也然公才略勝決殆天授
嘉靖間倭寇會稽鄉民率走匿公時爲諸生獨聚族
結柵以禦之時廠陽兵來戍攖市市人不敢迕覘畏
戍如寇公私部勒宗黨數十人戍乃無傷之鬪吾呼

第共㯳以應衆噪震死麻陽人皆伏執以告其戍將鞭之矢貫耳以徇郡人始安後家居十餘歲未嘗入郡郭就見長吏曰大臣體自當重先正謙厚浸失其故吾不能見重於人敢自薄耶時以爲有禮公以丙申四月廿三日卒年七十有二先數日送女於商氏言論英英然也訃聞　賜祭塟如例庚子崇祀鄉賢子女云云　予觀隋唐之盛皆嘗以兵力役服戎虜而其邊臣若長孫晟郭元振張仁愿之徒綱紗約束威德並舉蓋亦其得人之效焉方俺酋革面款事新起

若虎豹秦牢圈伏俎被衣冠齎醬杌杌不可以終日然羈牧晏然兵刃不試若斯之久豈非公之力哉倡端易終之實難蒙成易始之實難維公踵王方之宏績創羈笑之始塗逹虎之怒準肉全毁之間致俎之喜颩芓四三之數雖長孫著聲於雷霆郭公遺愛於務面仁願樹蹟于受降雝以過焉公子有孚列公事抑右稍加綴葺以俟銘公於幽者

兵部右侍郎古林王公行狀

公諱元敬字廷臣人稱古林先生以嘉靖己酉舉於鄉成己未科進士釋褐知許州入爲刑部貴州司員外郎遷工部都水司郎中出守荊州府以按察副使治兵曹濮參福建省政遷總憲山東歷廣東右布政使尋爲左入尹應天未至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應天十郡遷南京兵部右侍郎秩滿行赴京師至汶上忽稱病道還至家疏請骸骨併以課上　上溫詔許之而以閣與祖父母父母贈官任一子爲國子生居十餘年年八十七乃卒公治許郎以清能有聲中州江陵公柄國名能知人荊其父母郡郡守尤極時

選公爲曹郎或稱公所以治許者執政曰吾固知蒲許守賢也願以吾郡煩王公是時先後荊守多負材品有望實而語清直悃愊無如公執政父里居前守及諸大吏謁見皆緣謹仄行侍坐如大父公至乃講敵禮所請事有不可輒裁之顧用是反見敬憚郡當校士吏置名籍呼唱次至執政子乃以儻應公曰公子即自貴而無來就試執勸爲駕者奈何以儻辱士明日皇恐踵謝公乃聽試　上爲執政治第諸大吏率輸金助役多至千餘公獨以數金往始遣王罪歷

議毀王宮公曰王以昏亂廢固宜而遽夷其宮室若
太妃何弗聽後竟爲宰相賜宅及江陵没言者以爲
罪吏奪宅爲廨知者愈以是多公公性沉篤挺挺有
立而表甚夷晦其爲政心行物附穆如也沙市有羨
稅惟守所用公籍而歸諸公帑江漆潰隄漂田廬無
算公以公錢築治民不知役江有大盜曰楊羅所剽
賊上下常數千里莫敢呵禁公密問得其子弟稍馴
者數人召慰譬之許令湔濯羅果感悔自歸卒爲良
民及治曹史以謀擒殺大奸朱學孔學孔者兄弟賊

猾外飭車騎爲貴游而陰主盜挾弓矢四出剽劫積
數十年不能得至是伏誅先是他盜劫漕艘輕賫銀
實公鄰部奉詔司道守令皆奪俸尅日捕討時公攝
鄰部事以學孔狀聞撫臺撫臺喜欲藉以塞詔旨爲
官吏解免公曰不可異日者更得前盜而誅欺罔罪
當誰任乎居無何果得劫漕盜他所撫臺以是益服
公詳正方是時政尚嚴肅諸省決大辟常至百十公
秉憲所論東省因止六人御史少之公持曰豈可獨
一時之意以戾天和耶至再三終不肯易時天下奉

詔度田率溢額爲功能公爲廣東右使獨檄屬縣以
籍爲主毋妄增損民間賴以無擾海有蛋賊至逐之
而遁將吏更執島人獻諸督府公時攝臬事攷驗知
其寃也下牒責親屬保任多縱之餘尚數百人督府
令悉棄市公知不可復爭故多粲覆以緩之及督府
被言去因皆得活其所守精審仁恕卒是類也然坐
是頗不爲執政所悅終江陵在日公官不過藩臬而
荆前守皆一時新貴爲卿丞矣江陵敗公名益聞乃
由京尹驟領節鉞治吳會吳會新執政鄉郡也其爲

時賢所亟得若此公至吳即劾奏墨吏四人境内肅
然吳諸大家率善逋單戶獨困公仁聞藹然治不爲
毛鷙然徵責無敢格者終歲得宿逋五十萬餘民爲
之甦軍門牙兵千人符籍虛詭公汰之歲省餉數千
時盜起江上公治師聚糧兵罷積金十餘萬公分貯
四郡而令上下各爲籍相與參伍法甚具代者不知
也用之傜幾盡竟以獲罪於是公廉聲滋著然公既
謝政歸循用吳中註誤事奪職至萬曆壬寅公長孫
承芳爲通司知事當東朝覃恩乃上疏自理曰臣祖

父元徵向以廉謹自將仰蒙　皇上拔擢濫官貳卿
生平祗礪幸無他過祗緣房副使與張給事訐奏波
連以致奪官閑住今張已爲顯官臣祖父尚未洗刷
乞如工部侍郎張岳例俾還舊秩癸卯有旨准復原
職致仕先是房君寰以御史爲南京提學公偶寓書
言吳中士大夫某某今長者且有佳子弟語稱給事
及給事都吏垣房已遷副使疏劾之房不勝恚指公
書謂爲給事請託而已不聽故見仇嫉併露公𠇗公
是以獲罪公論惜之及還職之歲而公卒公生平踣

履繩累迹有尺寸終日淡默如不能語及遇事果毅
人亦不能奪也楊忠愍之死交遊多引避公持杯酒
至西市引滿爲訣即都水時三殿工起徃時商木至
率倚牙儈相與侵牟爲蝎蠹公以尚書指徃受木於
潞有驛衫而揖者稱王公姪請以某商木居閒王公
者時所號三王太監也幸於上權震中外公怒訶曰
爾許也　天子當建法宮王公近臣而令若壞之乎
與杖數十蹦者皆却舌初爲許州有聖水傳可療疾
遠近奔集公閒立命塞之漆使以子病求水於許公

報曰瀆之矣再至日業湮之不可啓也嗚呼若王公
所謂仁勇者與始公爲布衣歲常授經生徒輒數十
人匡坐正容終歲未嘗戲笑年杪罷館相聚飲乃一
爲解顏酣暢故所就多知名者其厚重精愨天性也
公既耆耋而神明愈强或請養生之道公曰僕非能
尊生者也然僕自居郢後宦遊四方隨行老蒼頭數
人耳豈是故耶王氏世爲越人居狹猺湖者自元季
惠一公始四傳至公曾祖章章生暐暐性寬然而行
第三族人稱爲寬三公生碩尨以孝謹聞宅憂三年

未嘗入內室子病痘瀕危自牖中詢問而已隱居教
授饔飧纔屬而貌甚怡暢所著有瀫南集没祀鄉賢
暐碩皆贈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配爲淑人公
年十五學於從兄元春後爲陝西按察使兄弟一時
俱融顯著名譽按察公爲人慨爽而公精約然越中
稱長者必言二王公云公生卒云云從孫文學賀化
撮錄大凡屬望齡梢删潤爲狀以謁名世鉅公倘銘
之

江西布政司參政泰衡何公行狀

何氏自國初居山陰之峽山至宮保石湖公始與石
湖次子沅溪公鰲繼爲刑部尚書父子世卿貴盛於
是峽山之何聞天下峽峰公沅溪公伯兄也略禮慕
義不樂仕生子近峽公始以祖蔭爲佐軍府仕八月
而卒於官配沈淑人提四歲孤奉喪南還即公也公
幼嶷量慨然淑人摩其頭曰何氏世樹德不患無官
願兒名行如宋程伯淳先生足矣公對曰此兒志也
及長就傅畜一雞牀下雞鳴輒起誦沅溪公心異之謂
曰兒異日當嗣興吾宗及應童子試欲爲之地公辭

弗欲母聞問故公對曰兒始進安敢不謹母善之爲
邑諸生數年去游成均嘉靖甲子舉順天鄉試試禮
部數不利公爲國子生時江陵張公爲司業賞異良
厚後爲相數問越人何生若何人以告然公竟未嘗
往見萬曆癸未始舉進士授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
三歲就遷陝西司郎中廣東司所治獄隸都下公挺
挺自遂無所寄請有疑事終夜爲思或呼燈起書所
得每爰書成尚書讀之歎其精審歲大慮囚嘗令書
閱獄書求可反者時有冤獄部中咸知之而囚故富

家子懼嫌不敢爲雪公曰吾可惜一已名位殺平人
耶爲白出之人無敢議者民盜孝陵鹿傷邏者兄弟
三人皆坐死公憐之故緩其讞比邏者傷愈引訊盜
纔一人耳其二人皆得脫盜殺監生潘某去勢鈇兩
趾埋屍林下旬浹逆旅主人啓戶入臭達於外吏入
檢索得屍以爲婦人遂號曰潘生殺其妾逋矣法司
移牒所在捕生公獨持議曰生巨姓主殺婢妾不至
死其力足自蒙也不宜逋即逋而盡室夜行主人比
墻寧待旬日後覺乎遂逮而訊之盡得盜狀乃生僕

妾爲奸逆旅主人覺而分其財匿弗告耳於是盡捕
得盜斬磔於市聞者快之公治獄明決然每私念法
司不親檢相常耳目城司得無有文致弗察者故每
書獄常微郄之令有生路其同官歎曰吾曹固患其
郄也以爲罪何丈乃患弗郄眞仁人哉南都爲之謠
曰執法無阿海與何海南都御史瑞也公外遷後上
元有滯獄令聽之囚泣曰海公何公若在吾輩寧至
此問何公何人具對令乃歎服時潞王出封衛擇其
守故以公知衛輝既而前守餘姚周君思宸爲脩所

奏下撫按勘問以公同鄉嫌調歸德歸德又留其舊
守再調江西臨江臨江方大饑公至即汎舟載粟與
僚屬分出就聚落泊岸以半直糶之而使里胥飭立
察所部受粟者無令濫又隨地爲粥廠舂汲薪炊
各有主者所役民咸受直令食於官無敢離局逾月
而麥登乃已迨秋復大旱公乃步禱於蒙山之龍緣
崖磴二十里以靈水歸告於城隍神與神約守失職
神亟守守無罪而旱罪在神神當變置流像江水中
不神貸左右聞皆失色俄黑雲中起雨一日夜歲大

稔明年春公忽移檄下縣謂歲且潦可亟治圩備水
工甫畢水至平圩田以無害又議減樟樹永平二鎮
榷直商乃大至所入滋益盈及上計以最調福州府
方是時倭入朝鮮閩緣海邏倭治兵料食偵諜往返
內修守備外破賊株本皆倚公計畫福清城於山麓
不可守公擇形便徙築之郡故無廩公以身所積鍰
買米三千餘石益請餉金轉糴至四五萬官庾皆滿
明年歲饑以倉穀平糶又請豫發軍糧三月米價遂
損民陳梅等爲亂劫富家粟聚衆呼噪公先發卒守

軍器局而請分兵屯諸巷戶身撫諭之遂定福州地
迫山海土田境瘠稔時米石常直金八九錢公常上
議曰南贛臨瑞諸府米貴石不過銀三四錢耳由贛
水歷瑞金踰山陸行六十餘里汎汀州溪順流至福
唐不費復一二錢此塗一啓福民可長飽矣後金公
學曾撫閩乃舉行其說歎曰此何君百世功也閩縣
令王仰暴卒公心疑之家僮以訃告公執而訊之曰
爾非殺主賊賊爾黨也爾對不實併殺爾矣僮戰掉
叩首泣曰殺主人者三奴也主人曩任廣東三奴以

不法事被笞時方移閩臨發倉遽曰至閩而治爾三
奴懼罪當食以斷腸草探豆芽進之主食之斃耳公
受其詞乃鞫僮而召令子廷試謂曰若知父死狀乎
廷試曰不知也雖然過以公召至門門未闢伏而假
寐先人若告之曰豆芽菜廷試弗解也公喟曰是矣
命取所受僮詞視廷試補三奴會官城隍廟中劾竟
之三奴皆引伏廷試不勝哀憤手刃殺之事聞於朝
有旨原廷試罪不問著爲令治福三年以奉法不爲
權貴所喜遷長蘆運使廷中譁然公開命就道福軍

民扶攜而送者二十餘里不絶至滄設五綱冊核商
主影定餘鹽夾帶例寬徒戍之罪故事諸商收買及
行鹽之地率聽派撥官吏得持下便苦爲奸利公下
令令諸商私相推擇各施所便者官計引給水程而
已又爲請戶部諸邊倉勘必以三月至南京關引九
月至收賣時而脚費省商大便之始至日商三百七
十餘名引額二十二萬解課中七萬有奇三年商籍
三倍所增鹽引十七萬課銀十五萬兩而又以羨貲
滄州城刱天門書院處州隽士襲殘筆札僕從之費

皆具滄大侵則粥民且三萬逾四月乃已然公强直
部胥需求皆無所得會戶部以逋課劾三運司運公
公以疏辨併以三事爲請部臣語寒皆覆奏施行然
意常憾公求以困之時鏑宮用亟檄轉運司場索進
奉既發矣援朝鮮兵二萬五千人出天津將行徵檄
長蘆速具五萬金犒師期五日不至以軍興論公計
無所出諸商聞之大感曰使君方困吾輩忍坐視乎
一日中輸銀三萬五日額具卒歡呼解船去聞者皆
服平倉事始芽也海商陳申以其情來告福建撫臣

謂中詐罔繫治之及公爲福州數引申慰勞問訊而
陰求習倭者伍應廉朱君旺等授以策密往薩摩通
許儀後久之平秀吉死薩摩僭義久以密書抵儀後
言秀吉死狀撫臣以聞公謂與已襲謀符合而是時
倭叛服無成形上疏曰臣曩知福州時嘗得言倭事
者陳申朱君旺而厚禮之盡知許儀後效忠中國之
心與薩摩君義久報讐於秀吉之志君旺儀後密友
儀後者薩摩謀主也日本六十六國薩摩最强秀吉
役屬之調其將清正驅兵數萬人傾之高麗以弱其

勢而羈其君其心豈能一日忘秀吉哉曩歲義久遣
親信張五郎至閩投見原任巡撫許孚遠孚遠與臣
謀欲藉久以挑引諸國共圖平酋令自救不暇與朝
鮮不救自全中國不防自固亦一奇也遂遣旗總劉
可賢及伍應廉張五郎等渡海陽作檄書一道諭平
酋罷兵令之不疑而陰結儀後使勸義久圖酋自效
計甚秘密二十三年可賢與義久軍師僧玄龍偕來
時孚遠與臣相繼去閩玄龍無可告語中途被息使
其時臣謀得遂豈有今日哉及秀吉死義久不忘本

圖密書告報臣謂仍宜以倭事屬諸二人今君旺輩
往宜朝廷之威歆以爵賞俾招服諸國召還清正永
爲不侵不叛之臣機會難失願信臣言行其策天下
幸甚後播州叛公又上疏言臣自幼至壯凡象緯形
勢兵機陳法陰陽技巧靡不究心素有用世之志世
受國恩常願圖報播賊怙亂臣不勝悃臆願以原官
與家僮及吳越勇智士十餘人同赴四川總督軍門
少效智計幸而功成不敢受賞皆不報論者或誚公
濶迂喜事嗟夫士隱處事括帖俳偶幸而富貴飲奕

讙笑糜月費日語公所學若夸蟲之曰夏蟲之冰苟
利無事就軟煖取膏潤天下有故縮足歛手惟懼其
及者往往噤口舌以弄豪傑之士豈不悲哉當榷事
起海內披擾吏武健者或觸罪語公所處海王地日
交鬬於通灣天津二大閘之間羣小狺然肉視商賈
公笑談而弭之置二閘股掌之上頫首向我惟所敎
令始羣小奏增鹽稅設巡鹽指揮冀盡奪轉運之柄
至是商鬻鹽每直一兩稅銀三分行鹽官報額運司
官轉解指揮第邏私販而已繇此言之公材誠辦大

事也始吏部以癸巳詔書簡郡守廉幹有聲譽者爲
運使隆其權任而仕宦者猶狃常故一遷鹽官輒茌
苒氣盡卑陬下交不敢當臨屬禮公獨引掌故坐堂
延見州縣歸然如監司所委秤掣驗放稍不應期會
輒叅駁無所避憚其高倨者或不能堪然公廉亞不
能有所中也公爲諸生時蒙籍世業家頗饒給及仕
稍稍斥賣以佐宦游至守二郡時産幾盡運司有給
商布價稅三千餘金往時取空劵而已公居長蘆九
年錙銖無所染嘗語諸子曰人家門運不過百年吾

家再世爲正卿吾復繼有祿秩天道惡盈不忍以禍
貽汝輩吾仕益貧庶幾禳解災殃保安子孫耳其所
指蓋如此久之遷江西右叅政兼按察僉事備兵湖
西湖西旱災以公力得從改折沿江多盜令籍船戶
記所受商貨盜以衰止政治肅然忽移牒請歸還葬
歸六月而病卒公慷慨有大略少與術士雲淵子友
爲星曆壬遁兵法形家之學後官南京講學定林明
心性之說有至養生醫卜各獵其旨著聖授闡理數
解孫子解證瀛東雜著軒岐新意風水說治生經莊

子傳其論事善持大綱多遠慮龐公尚鵬按浙江議吏均徭爲條鞭壯奮摹曰未能決公適以鄉進士旅謁語次及之公獨對曰新法便民而不便官便於民户不便官户節行宜先奏請然後移文臨以朝命勒以貞珉則異同之口可齊更變之端可杜龐公大喜曰得君言令人豁然吾意決矣吳公兌鎮薊門公請之吳公謂曰三衛負國恩今議討之何如公爲言成祖樹置之由與三衛有無利害壞竊細罪不足誅討萬一輕動大虜交援勝負難必殆非完事吳公以爲

然事遂罷官長蘆日又陳禦倭之策於鹽臺曰東夷猖獗備禦之計莫急於天津長蘆二十四場起青州至山海延袤千餘里海戶鹽徒皆輕風濤習爭鬭招而約束之不費斗餉而得勝兵十萬此便計也公儲畜宏富志意深廣頓挫冗散未及施用比没識者悲之天性孝友輕施予敦故舊望齡生四十餘年至所聞見實揮千百金無所恡者公一人而已公名繼皋字某配封淑人章氏生卒子女云云以是歲臘月望日悲憶家嶺之陽望齡從姻婭末數奉公教自謂能知公謹列狀如右以俟採擇

銅仁府知府凝列趙公行狀

嗚呼人之生都無足恃耶强力壯色倏而不居語曰見朋友死而已悲公雅長予一歲耳又素健少病單車出適長沙不覩悲可道哉予年十一見公雅於端肅公京邸中予九而共學建康三十同仕於朝後相與辭秩歸養出處常俱朝言怡怡夕言嘻嘻乃俾予泚筆伸紙傳寫事狀若古之遺耶悲哉公雅襟韻蕭遠富有才藻能詩工草隸性樂山水而嗜酒數事者

亦人人爲之至涉其趣得其解莫公雅若公雅少爲舉子業非其好也塾師旦責課把卷强記輒能背誦師惟其捷斬之曰若如短販能久居乎及與予同舍時益嗜學閉戶而呻閱排人視之紛披紫頭多古文詞賦三蒼稗史之屬予時方事帖括顧讀之多不解其語端肅揣知意尚不之奪也年二十九以廕補都督府都事時端肅方掌內臺爲開列卿出入用廉靖有家法稱端肅發能公雅扶侍以歸居一歲遷其官遷刑部某司員外郎會端肅起拜刑部尚書行至吳

門暴卒而公雅以是日鞭馬行都市忽忽欲墜見吏卒如物刺者俄而訃聞人以爲孝感也公雅生母周宜人先卒而嫡母尹夫人年老既滿父服上疏侍養不肯仕所以娛樂夫人者百方每佳風日輿母出游而已步從之所至羞膳隨具夫人小弱弟尹生長於趙公雅事舅如事母也有園在北城蕺山趾名曰蕭葭帶郭面野方塘十畝爲飛樓水榭徑道紆縈雜蒔花竹朱橋翠亭映綴煙雨公雅樂而居之日奉母歡飲其上自稱曰北郭生方其爲園也求善繪者經始

僅寘而圖寫之成皆應圖每植一樹左右夷睇望伺疏密適宜而後止公雅先有五言詠行於時後有蕭葭小草與明州屠長卿隆吳人王百穀穉登上虞葛公旦曉爲倡和之友讀其詩如秋潭獨照野蘤孤芳清旨足尚也夫人沒服滿起補刑部江西司郎中時諸曹積壅補者率員外寘官卿無事求得使事歸越每舟行望見羣峭歎曰小別乃逢何爲意態倍妍岳非行四方不知故山之奇也倚舷而笑若有與語者居二歲遷銅仁知府畏其遠也欲勿往及導者至言

其地山石刻露拔地百仞公雅聞固已色喜又言郡久無守苗時草竊不足誅而官府欲大輿衆斬薙之此數萬人者延頸待公而廝也公雅拊心歎曰吾何惜一行而活萬命乎遂決策往舟及京口登金山把酒眇高臺汲中泠水百甕攜以行曰飲此足浣吾腸矣游之夕而疾作病既侵夜有大聲呼於江滸者若云亟回首公雅聞之類有省起坐西向拜而逝時萬曆丙午某月某日距其生嘉靖辛酉四十有六耳端肅公方整清約中歲始生公雅而訓厲甚嚴被服布

素出入必以命然公雅居庭中亦時有規益人未嘗聞也江陵之一品再考也謬辭爲引避者九卿臺省連章請留以諛之傳聞留京留京諸卿多曰宜然是時端肅爲南冢卿固心持之未發也而公雅從廨中來知其事以語予兄弟曰此殆不可夜爲書白其父端肅手答稱歎曰不意汝乃懷此意能爲此言吾皆夜不復寐事亦竟罷徇公雅方弱冠矣若人者無死長帥一方其施於政必有可言者而不幸道殞悲夫端肅爲都臺時任子皆從官幕出刺郡謂公雅曰吾

幸健而家貧汝姑補外養老母饘粥乎對曰父在兒何敢離左右遂止後出入幾廿年始得遠郡佩符橫金而亡矣悲夫公雅諱淳卿號凝初道人今字謂之端肅者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諱錦諡也自有志傳具載世系故不詳述焉丁未三月十九日卜厝蕭葭園之西偏及三子壯且葬父將文其墓石也庶藉手以請曰先人有友某者質言無妄人也其質可加無妄足以信必有名德君子銘以傳永者姑俟焉

廣西梧州府知府丁公暨配張安人行狀

梧州公歿之七年而其子日近成萬曆己丑進士先是諸子卜葬公暨母張安人弗吉也卜壤得惠安之石舩山而吉卜期得己丑之冬十月而吉於是日近移疾趣歸會葬而屬友人陶某爲狀按公諱自中字朋岳幼名雲階亦號槐江先世爲吳人其始祖節庵公慎者自宋咸淳間徙家泉之文山里其後陳江則自仁庵公善始三傳而至逸解公全爲郡諸生生子三其季爲後吾公懌娶於張實生公公生有夙慧稍長就塾受經生言顧心不好好讀他異書數從解篋中摟羸錢私購數帙夜帷燈竊讀之不敢使翁聞翁後知之弗怪也而所爲經又工甚輒驚諸生遂以己酉領鄉薦庚戌登進士是時公與兄雲際雲會同學皆有聲譽而雲會亦領薦壬子于是溫陵學者推丁氏矣公性仁惠愛下然有斷割與人析節好禮讓而性伉直矜名義其於聲利泊如也初需選工部嘗一奉使覩墉江右還授南京工部營繕主事以課最封父懌如其官母張氏安人稍遷虞衡郎中時有詔下所司鑄錢中人筦其權往往爲奸利公裁以法

不得侵事竣特予俸一等尋擢守順慶治尚寬平郡民素喜訟逮捕相連坐獄繫盡滿公開釋疑滯獄乃虛有一吏家遺田券僞刻印將以識券未果用所親入見盜用之事發覺二人罪俱論死公曰造者不用用者不造兩坐死非法也悉從末減郡大旱公步禱山川爲文以讓城隍神三日迺雨時未及熟餓殍相望公設法賑卹全活無算蓬村民苦饑告糴其姻閉弗予民怒夜劫取其粟姻子執至官當劫盜罪公曰姻相盜宜輕律況又閉之糴乎吾貰若罪秋稔倍輸

業其家民大感服上故有宣撫司長倅皆世屬其地
遣戶所部權事聞監司檄公偕保寧守往鞫府權誅
揚兵警備同事者請以介往公曰不可單車馳至壁
門酋卒皆解散二酋具冠服出謁公不許曰吾奉命
按若若罪人也即宜以罪服見酋惶恐謝過事遂平
大竹盜起有司弗能禁公知簿李宗明能召授方略
不旬日悉擒羣盜上其事部使者進簿秩因留鎮撫
焉公居平恂恂然臨事沉毅有計畫人更服其勇略
在郡多所興舉郡前孔道阻江舟渡多覆溺公始爲

浮橋若干艘民賴以濟尤敦尚文教時大會諸生
講課學官一時遂多題達慶造請其鄉大夫之賢者
郡人任先生有奇節屏居不通州郡有司罕得見其
面公獨時時能屈致之臨亭令受賕事頗露懼[illegible]陰
屬公訊其狀令懷百金求解公大恚曰令不文賕耶
此金眞其左驗矣竟按致之法然終以廉直不阿迕監
司指爲所中調守梧州梧地僻遠異時官市於民率
倚辦牙儈償半直牙儈藉上官賦取民恒一而斂百
公至勅有司平賈貿易不得與奪民賴以蘇梧交

兩學皆匠聞府其地守常爲署輸內帑一日發匣入
驗金數十鋌久之乃覺吏以白公公佯叱去之他日
召諸匠領金自詣軍門諸匠悉至獨一人稱病不赴
公召至詰責之曰贋金者爾也即叩首服時猺寇不
靖會發兵大剿軍吏率掩取爲功公臨鞫止勿殺以
俘編於閭閻其遺妻子事佃種者悉歸之所活甚衆
居歲餘以親老屢求歸養會參政某來監蒼梧欲以
示威重令太守懷牘入謁不得從人吏公歎曰吾備
位二千石終不能復效椽吏持文牘伏謁庭下也丐

歸益力未果行俄而母夫人卒自傷宦游不及視母
飯含遂絕意榮進時封公年九十高矣公亦須眉蒼
然每日問安進食嬉嬉如兒童公既夙嗜古務造官
金陵屬曹事簡得益恣心其間南成均多藏書公悉
購致之所入俸薄乃不能給書貲往往斥賣衣繒他
物奇鬻不與易也其爲文傳情理而發新成其家言
不肯摹擬古人嘗與人書以謂一代之文各有至者
設令文而效秦漢之作是越產而燕語也又自叙其
集稱其文在古今間文多不具載其在蜀縣簿領紛

遝繙繹未嘗輟篋書亦時有增進家居構室藏之顏
曰希鄴爲卷者數萬日率蒼頭理緗帙驅蠹魚嘗曰
吾出則連城歸則擁萬卷差足自雄矣所著有芝陵
藁行於世晩與鄕之諸先生爲逸老會性不能飲而
流連譚笑酣暢乃已配張以公貴封安人先公卒爲
文祭之曰自安人歸吾父母宜其孝姑姒以下宜其
順乃其性吾獨有不解者溫色柔顏煦煦可親而侍
立諸娌屏氣垂肩閭呼則惴慄恐後吾始疑其隘乎
居好潔盂三洗而始盛衣不再澣不著牀几屏榻下

及磚塿自加澡滌室中無留塵吾始疑其癖歲時宥
祭率蚤寐三夕婦女產期則月不能晏寢未明而呼
湯巳息燭而視踐門就閫矣猶悉視三四戒廚下無
宿火病不能親饌必召至牀前手治而後予進徹則
復視餕餘贖月不視堂時巡至庖扃見突煙附薪濆
水遺殘粒必加譙讓日督童子蠲兒學舍有蕪穢立
譴不少貸見祭堂皇之外慮周宗祊之遠吾始疑其
煩蓋安人歿而後知安人之非隘也癖也煩也又謂
安人事予二親喪葬盡哀祭盡誠自予爲士與宦術

雞鳴夙興未嘗不先予起遇晨寤夜燈構艸輒屏跡
退不欲前視分予思在宦邸所服多嫁時衣爲命婦
不能具一冠若爲負安人者噫斯足以知安人矣蓋
公性夷坦多恕而安人莊嚴勤力多所毗益以故公
稱爲良友云安人歿之三年而公亦卒公生卒云云
子女云云 日近命予曰孤之言未足以述先君子雖
然不敢飾也恭又不佞且安能飾一語於公哉謹論
次之如右方以備大人先生採擇焉

寇岩來公行狀

吾嘗志副憲來公之藏以示友人胡仲玉學憲仲玉
言來公孝友人也其仲處士又賢者十歲其母夫人
病而盲副憲公欲棄牒不仕處士曰母不幸失明然
更望其子衣朱垂金貴柱當世眼中熒熒然也而驟
官是孤母心弟諸生耳行罷業昏旦相母去諸生無
所惜於母而母養備允可安意事主內慰母望此再
遂也處士之事母也母噫欠欬閭搔足展臂靡不佐
恐母瞀憊不樂夜嘗陳說小史野人語可笑謔者至
於傱䏚乃退處士故酣博銳敏於所爲諸生業者也

竟坐是廢罷以至於罷而副憲仕多在邊郡侍仲無所還頗得精於職毋八十餘乃没處士髮垂領如縞紵矣侍疾不交睫月餘不懈兄弟柴毀孝感里邑季弟早世副憲公寬遊處士常總其昆弟之政有使利事恒先二家副憲公晚仕黔以賀　萬壽節行道病處士聞之日夜馳赴遇則其病病矣處士禱於神叢夜伏壇側請代死旦而卜之吉疾果稍愈送之渡淮而返然副憲公亦奇重其弟白首相愛愈篤副憲素強直挺挺自置而處士亦束脩田里無所顧請或笑

之曰君布衣也而效廉何求乎處士曰吾何效是當然耳蓋仲王於來氏爲娟家故能言處士之大者如此後處士有子舉進士選爲庶常迎父就養京師處士至踰月而卒庶常君以喪歸塟列其遺行屬予狀於是滋得所未聞事處士少年日諸來孝富樂聚飲浙江滸常馳射爲戲而處士所挽弓石倍發多命中豪於其朋已而悔之讀書刻苦手所寫帙至滿一篋晚踆踆退讓邑有獄長吏或不能決訟者每言願退就來處士處士所左右皆無恨然處士絶足未嘗一

至邑庭長吏既時熟處士名又不識其面意彌異之歲迎爲鄉飲賓請數歲乃造邑人咸聚觀稱盛事處士之佃或家燬謀鬻子以償佃處士聞而禁之曰完爾子原爾佃其明復燬又原之如初處士有山數頃里人樵蘇者腰斧歸之如丞其獸也老習醫施成藥躬診視雖厮隸潰病未嘗辭避有羣盜聚謀所嚮或指處士家曰此貴介弟也其一人心非之曰此長者奈何欲侵之遂相與穿垣入而大譟以警曰盜來因逃散去處士晚歲産落而材庶常君知其必貴每戒

曰貧味姝肯兒它日富貴勿忘此味也後乘驛至京謂其子曰爾入仕版無分寸於國也而父來費官郵幾數百金若胡以償每辰與促令入館曰無習偷惰以荒爾志處士四十時嘗病殆夢神人與期曰去後三三與會某所至是召庶常君告曰曩神所期其識在燕吾生七十有三距夢之夕三十三歲也吾將往矣疾七日而殁爲萬曆乙巳六月十三日公諱經邦字君獎家固陵西瀕山之下故號曰宛岩予病廢業而弃爲處士公兄弟有述者知其無愧詞也

先考行略

陶氏始居紹興府城實自台徙再徙陶家堰起幸五公再傳至菊庄公諱仲濂始大菊庄生樂淡公諱善樂淡生東皐公諱璇東皐生介庵公諱愫自樂淡至介庵公世儒隱素業甚薄然皆以易直方嚴見愛憚於宗人介庵生鎮江府訓導贈工部侍郎方塘公諱試方塘生武學訓導贈工部侍郎庸齋公諱廷奎生先考方塘公爲人曠襟高識能樂其貧窮平居廚突常冷而鼓拍呼唱之聲彌酣至庸齋公尤以聖學自

砥言動靡不引繩者當正嘉間文成之學盛其末流或刓脫縱恣公著書名正學演說於博約格致之辨皆峻辭而詳說之大意以紬虛解歸於力行一時言閩學者皆心推之没祀於學宮先考生而端凝兒時少言笑方塘公絕憐重之以故常從王妣馬淑人眠起淑人故儒家女也能暗誦經書旁通古語常臥先考股腹上口授章句每言吾孫必大貴恨老不見因誦曰樹欲靜而風不休子欲養而親不在哀吟久之輒淚泫如是以爲常方塘公之訓鎮江也先考以愛

獨從無何而方塘公卒於官殯斂不給無以歸用徒令蔡時來弔先考出拜客年纔十歲儀度兀然詞對贍敏公大異之曰陶先生有孫如是寧死耶於是厚爲賻禭而歸之及稍長内踈外晦年十七而庸齋公猶不令搆文嘗潛與季父布政公私剏擬之及庸齋公見始知其能文一日間徧傳族屬莫不驚歎二十補縣生員二十六領嘉靖癸卯浙江鄉試丁未再上禮部乃舉賜同進士出身授中書科中書舍人秩既滿而庸齋公時亦起家學官不受封獨封母商淑人

爲孺人庚戌選爲南京湖廣道試御史尋實授奉命巡視下江差滿改巡鳳陽倉時大將軍咸寧侯鸞擅寵搉兵而外挾虜與爲交關言者多得罪先考不勝憤具疏列其罪力詆之奏日上方承寵鸞宜賜鸞家而疏閣不時下庸齋公時官武學聞之懼有不測爲買黑羊角之以待杖蓋杖大創羊皮傅之每得愈也疏下報聞明年鸞竟敗人謂是疏有力焉在南臺六年其著風裁差滿報命屬吏多循規例修舉主之禮先君一切屏絕不得通或志是圖陛當受者皆令

於岈上發齒紛披方許入冊時張宮諭元忭方弱冠寄載而南後謂望齡曰尊公玉雪之稱誠溢萬耳若僕所知則爲眼見蓋指此也丙辰出知徽州府徽故善鬭諍訟牒滿篋或數十歲不休先考曰山民爭氣耳此可誘教而靡難以威斷制也每日庭質輒慰諭之曰此處殊不易入汝更思之欲罷猶可罷不汝竟也其稍纖細者輒曰此何足煩官府且歸令汝父老議之意解即不須來議而未當吾爲汝治未晚也訟殺人者多不以實先考尤患惡之每須檢驗必先與約曰此非汝父即汝兄也非有沉冤巨痛而戕其腐骨耶與子弟殺父兄者同律令責認狀不得實即坐遂法一二人後以大衰而尤斂決斷未嘗滯日宿辭下邑民裹米就獄者朝至夕去於是闔州號爲半升太守言食米半升即了官事也始至每狀期多至數十百紙二年後不過數牒而已亦有放告遂無一人應者初時府前酒坊飯店甚盛人肩相駢久之皆罷肆去街衢如冰冷民卒無事多自訴求復業掾史貧餒終先考在郡無一人以贓敗者始雖少望滿考後

多得爲小官更用感慕二殿災部使採木江南者以徽多木商將重其額先考力爭之曰木商販木於外耳郡未嘗產木也議數上得減十五六時幾輔寇警多事數有大徭先考皆陰爲調度民不知役有適旁郡者見其上下驚擾戶口皆不寧反訝之曰吾郡與若等何獨無此及歸更質問始覺所以於是皆歎息曰太爺苦心迺竟不一言吾輩非諦問竟當不知耶入計部考爲卓異第二人當是時柄臣子亂政取貨覬吏爲黜陟先考入都單剌而已於是吏民悚懼乃私共歛賄僞爲先考名帖賫投之既還後有爲言嚴氏黷貨狀者先考堅不肯信曰我是無一文者此妄也其得人心如此郡嘗大旱出禱即大樹府廨火具衣冠拜風反火止郡人益以是稱其誠信涖事凡四載郡中衣冠無敢私以尺牘白事苞苴宴會不相往來或謂宜少假借以通士大夫之情者先考曰彼自無求安用拒自無饋安用辭然風貌藹藹襟度汪然見者敬而愛焉嘗有新進士謁見當中門馳道而入左右侍者皆愕然失容先考肅客入座詞色無異茶

畢送至堂乃揖就東階徐曰昨汪老先生見過亦從此出汪老先生前吏部尚書鋐也新安縉紳至今傳之以爲佳話其德甚深遠類然也性本淸約於外物無所嗜慕然以處脂不滐故特用爲郡名聞於天下旣轉江西副使視兵九江府瀕行父老爭賫持擁門頓首曰明公去篋箱中無徽州一枚錢設鄉中親故從明公乞土宜扇墨何可不應願公納受先考再三謝爲受墨一錠扇一握而去方在郡時下邑人往往有板書爵里供奉於家者及去乃相率立祠於郡郭

置田供烝嘗會景藩出封浙江而上奉冊者數萬人徵奉檄當以萬人助役逆於江先考時已遷九江矣言於監司曰山民水役本非所宜又徵發於千里之外曠日坐候殆不堪命莫若責直於徽而募人於瀕江瀕江民樂得豐直而徽可大省此便事也監司以爲然於是徽得罷役省公私費數萬民賴以全活無道死者於是益感激思慕每過祠下必拜生日祝釐於祠大會飲胙仲秋亦然如此者至今四十年未嘗廢民或有冤抑不得直每自愬像前甚至設籤珓占

卜得失亦往往靈驗其賈四方者遇越人必問陶太爺安否望齡嘗以事至徽所過擁塞媪路皆歎曰此陶太爺兒故老多就尾有泣下者嘗有族人適楚地暮行無所止適遇徽賈問爲何處人曰會稽人也會稽豈識吾陶太爺乎曰是予伯父耳卽邀入宿盛具酒肉情款甚周其見慕愛遂至此方先考之至九江也蘄賊流劫臨吉我副使汪一中破玉山縣江右徽擾先考大治兵湖口防其奔逸適議事安慶還至黃石磯與賊帥袁三遇遂麾舟師鼓而薄之賊矢及所

坐舟纜斷帆解勢將逼我師射賊亦斷纜遂盡殲之捷奏賚白金如干當是時先考陰令人懷關防匿船尾以防不虞而已端坐督戰愈厲袁三於寇中最爲劇諸將屢討不得至是始平焉癸亥陞湖廣布政司叅政分守澧州守巡道於常俸外制有廪給先考第日取蔬肉而已九江發時所積贏至數百兩先考拒不肯受請者曰此法應受也曰郡城惡矣曷繕諸及工竣郡人爲碑以紀其事踰年陞福建按察使無何丁內艱歸丁卯服闋就家起以原官補雲南未行而

庸齋公復卒比滿再補廣東半歲中連遷山東右布政使河南左布政使時新鄭執政欲爲其省擇良牧伯爲諸廷故驟擢焉河南省錢穀大半以贍宗藩先考給散以時大得宗人歡凡納令與輸者出令與受者平手交衡如民間入而羨出而損者許即時面白之雖錙銖必罪以府官一人監視而已受成焉然猶羨金六百壬申擢太僕寺卿吏以請先考叱之去至都一日復遷應天府尹踰歲陞南京大理寺卿復歲餘改北尋轉工部右侍郎積三品秩滿得恩典贈廕

如例刑部尚書王公崇古言於朝曰司寇清署請得清德如陶公者於是再改刑部尋轉爲左署部篆數月以精允稱戊寅陞南京禮部尚書時刑書吳公百朋請老騰書政府舉先考自代或以告曰公第徐行旬浹可無南也先考聞之促裝遽發後廷論果屬而以三卿皆虛先考去漸遠遂不果禮曹故以俳色長供事先考至罷之有阜隸沈鉞暴於衆積貲數千敢坊僧道俱畏憚之號爲虎先考廉得狀杖之至斃時江陵爲政言利者爭爲苛細諸部寺公費皆奉旨楚

革先考謂九列大臣不稱則宜去不宜過非薄上疏言臣禮曹也惜費失禮不敢顧諸蓋意以諷切當事時以爲得大臣體傳給事者楚人恃私寵勢傾一都先考時攝工曹傳數受商人財爲言事及爲沈鉞言先考皆拒不聽積恚甚先考素孤介自始仕未嘗與要人通書於江陵爲同年弗慶都絕始猶以時望見重後乃大懟辛巳京察遂屬言官令寘名拾遺疏中時餘姚邵公陛爲河南道抗言陶宗伯清德素聞恐違物論江陵怒曰汝試言今九卿誰非清官耶又言

南中自陳疏且至願公自處且言之無辭復厲聲曰等不得因出袖中短帖曰第謄入足矣蓋傳所摭也時疏中所論多一時名賢既出皆歎曰今年拾遺疏反是薦賢書也先考歸數年撫按薦疏七上後　朝廷用都御史吳公言復修　先朝養老故事凡大臣以宿望與者皆得賜月米三石輿夫四名浙惟吏部尚書張公瀚及先考與焉先考爲人內介而外和泛愛而寡與度量廓如喜怒希見儒居竟日或不過數語然未嘗憎人談論雖瑣猥無味亦欣然聽之不覺

有忤其於聲色貨利如水本淡如雲本輕未嘗干懷平居自朝至昏端坐靜默而已雖書史亦不時覽其淵深簡淡人不能窺也筮仕後所入俸祿皆歸諸伯父每自外歸必傾倒囊篋手措而出之雖把握之物皆無所留或言男女皆長大須少儲者笑曰吾兄弟所謂異頭而同身者也又何間焉官既二十年位至方岳及居喪皆仰假借以治甃炊每不繼至貸升斗食盡更借之疏食六載亦鮮兼味望齡小時嘗見三翁同案飯惟供鮮菱一柈耳絕無他菜後至卿寺餘

祿皆付債家至挑覓野菜爲常饍家人皆安焉所居宅惟樓三楹始猶與季父布政公共之家口既衆乃於室中藩屏以處終其身無所益蓋天性固然未嘗自謂廉也所親嘗問於先考曰人皆欲富惡貧而公獨異者何也先考曰吾亦何能異於人情但生平而皮太薄手腕太軟門吏在傍吾愧之不能貪耳稱者傳服更以爲德言云詞貌悃愊幼時人祇指爲笨及名德既立猶以渾厚長者見稱然臨事應卒才斷坐集景藩之就封也官寺多拘執所過長吏因舶底以賃取贖金意滿乃得出及過九江彭澤令亦見執先考書粉牌數令息慢罪若將就考訊者索諸舟中遂獲脫後署刑曹會大審讞决精當事皆夙辨執政謂人曰吾始謂陶司寇清吏耳不知其才乃若是也既寡言論兼性無矜詡當官之事不及私室臺中疏艸亦焚棄略盡至暮年望齡陰使客乘間從容問之語至咸寧事曰公當時疏作何語先考漫應曰有是耶吾已忘之矣其不伐如此然竟以是不能詳也先考生卒子女云云謹具行略如右惟當世作者賜采錄焉

節婦王氏行略

節婦王氏者山陰民沈伯燮之妻也六歲咒于沈數年伯燮病癘手攣髮墜形色頓異女父母將渝好雖燮之尊人亦謂宜然也時女年甫笄聞之言於父曰沈病始何出乎父不解其指曰初許時佳兒耶也後始病作耳女曰諱病求婚負在彼既許而疾命也吾聞逆命不祥父義其言卒歸之入門燮病已憊至親皆醜之不能正視節婦所以奉事都如妍媸也未嘗

少厭怠每曰即幸當少延吾無憾矣居八年煐竟病死捧其首而哭甚哀觀者曰首危斷無捧也左右感爲感慟矣無與兄弟子其從應吉年五歲矣節婦閻謂姑曰吾子終非血胤舅雖老尚猶可爲室中何不置人乎姑感其意慨然許之節婦又出簪珥佐貲翁遂以買妾生子曰光五月而光生母死踰年姑舅繼殂惟一寡婦人二兒子處耳鬻手而食有饔無飧二兒長又爲資遣誦讀訓厲嚴切雖幼叔不姑貸也應吉見爲邑弟子光亦成立節婦年踰六十矣嗚呼男

女之際貌相憐情相死死情非正也聖人猶貴其從一而終焉雖情死猶之乎禮義也節婦一稚女子未有矜矯之好抗誓移天以從殤夫其情與貌奚如邪精意冥感枯楊生稊又能化其姊姑以延男嗣嗚呼難矣哉

傳

高給事傳

有生則慕長年勞苦事役則思暇日此恒情也與憂俱老老而無生之樂事去杖十消魂失氣無憀鮮歡與之閒暇而不能一朝享然則所謂長年暇日適生人之愁具而又何足慕哉人之心未有不樂者也嬰孺之熙熙醉夫之陶然山林皐壤之蕭然萬營之未作與其乍忘而樂郎居之譬之日之必光也雲靄未興與其俄頃解駮而光見焉君子之學也所以解蔽而返其樂也有不學而似之者恬曠豪爽之士其蔽淺其營寡軼俗也遠去道也邇陶元亮王無功白樂天之儔是也吾鄉山陰有高若齡先生諱鶴舉浙江鄉試第一人成進士以蘇州府推官徵爲南京戶科

給事中謫丞光澤量移知定遠而罷田居壽考八十有五長年多暇而能樂以享之詩酒自放閒出躋泛泰岱衡湘武夷羅浮之間靡不至也予及事先生於耄歲嘗聞其言曰浮世無幾失今不歡便爲蹉跌明日雖樂豈償茲辰于百年中成空嫪去矣日從諸少年飲酣嬉呼笑追遨趨招若賈之赴虛士急舉辟兵赴期會而農勤蕉萇也予外兄商生嘗從飲會先生有長子之疾因詢增損先生怒曰姑飲酒何暇茲事又嘗疾病不食累旬人爲之憂懼先生彊坐引觴曰

吾知醉死之勝病生也久矣連舉數觴疾亦隨解人謂之達其長君如漢曰不然吾先生守足以貞介材足以濟事少爲貧士廚大數絕自比顏原人或憐館穀之其禮少衰委餽去不顧也爲理官數持平與御史諍御史故嚴鷙始不能甘卒更推譽之郡有倭警伍士以餉緩將爲變賴先生疾入言以解嘗行太倉望見城堞而寇至先生按車持重民畢入乃入寇不敢逼所收聚甚多爲給事中劾右都御史王學益姦狀罷去之學益分宜媚故也遂用忤意左官定遠時

上好祠禱它邑皆有應奉定遠獨辭縣小無所進與諸生言先于孝悌行義顯白者旌賞之其去邑也父老伏闕請留數千餘人歸居四十年無所干請煢孤尤親愛其弟雖析箸嘗與持案而食也夫先生依名行履繩墨直躬早廢用詘未彰而豈與恢疎傲誕者倫哉予曰予謂元亮無功樂天三君子者之于名行何如哉方其蹤躋筐輿浮沉醉鄉對齊士以箕坐秦清商而自適此世所謂悠悠忽忽漫浪無短長之人也及去就語默之際投板遄邁撤障自引抗章累上放斥而無所悔此豈卑陬齷齪者之所及哉何者其蔽淺而營寡也夫其居不憂者其出不回其神不撓者其用不滯達之謂也蔬雞其營蚊蚋其紛黃鵠白鳳翩然決雲高子又何病焉夫畫以肖人也今也人肖畫也苟以肥髯爲賢而已故于貌一畫莫可辨也如以肖號先生曰達何不可也丁未閏月同郡陶望齡謹傳

高內翰傳

有明中書舍人錢塘高公疾既侵自力書爵里族系

子孫婣連爲銘墓文臨革召其孫嗣文授之曰吾醜夫世之訣死而誑生者毋他請也逮葬嗣文復請予爲爲公傳語且泣曰吾懼夫墜先命而哀夫數世而降爲子孫不聞其祖德者劖石以從治命微子之惠傳諸世本而已予聞而兩賢之爲作高內翰傳內翰諱其字原靜隆萬間名臣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文端公子也母鍾夫人少而安雅在傅不勤讀書常端坐默識言動無妄十歲侍其大父母疾于武林皇恐誠惻夜輒露禱請代人偵知咸嗟異之

及處喪號踊如巨人年二十四膺爲國子生以溫恭
挹損動有家法稱搢紳間譽問藹然及文端公齋撰
痛猶務引形跡過自韜隱家居閉門杜足諸監守大
吏慕交之弗肯也文端卒于官奔往奉喪以歸茹草
枕塊者三年滿服授中書舍人性恬夷不樂榮進又
念母夫人家居秩纔初考即移疾歸復從閤中上書
得終養竟母喪猶稱病不起久之始還其職前後三
入署輒用久次縮其署符每頒賚文軸盡屏諸司贊
金帛受而汰還其故敗者斤斤如也積資三十餘歲

後進多横金轓朱而公以食俸少終老七品萬曆乙
巳 皇孫生奉使布 恩詔燕魏間疾動趣歸而卒
公素靜泊寡嗜慾一子自瀛早卒而嗣文始孩交游
僉以似續爲言鍾太夫人及公配馬孺人咸敦勉之
於是公始有姬侍及文壯生十召其妾謂之曰吾藝
者重違太夫人之意以置爾今太夫人捐養孫復有
子矣且吾又老病爾其行乎爲裝而遣之獨善飲酒
每良日孤往放舟西湖中舉觴獨笑人問之曰先生
誰爲賓王耶公曰王我則山水爲賓壺觴俎豆爲侍

侶賓我則山水爲主禽魚卉木爲供張顧不足耶客
或爲談內典對曰一心不亂他復何求其疾也謝遣
醫藥宵然委順而化焉年六十有四予惟古之志墓
者以示地下詔當來故延陵之題類旌靈公之記類
識而已至謬襞所以愼終盧承慶所以誡後官閥姓
名之外無溢文焉後之作者若退之介甫諸公其撰
著多矣知交親暱之詞類可見也或志倹于十行銘
方于半偈詞約義竟實存跡示故足貴耳夫言當其
人一言而足也人當其言一言而足也稱顏之仁不

必兼孝于曾閔高賜之辨不必備文于游夏而今欲
總該衆瑜雷同一槩人無善惡以具美爲稱文無巧
拙以累牘爲富嗚呼陋矣哉此達士之恥也昔者陶
靖節陸天隨皆自傳王無功白樂天皆自誌墓語出
諸懷抱韻標千古今其意足稱焉江淹之自序也劉
炫之自贊也懼他文之未工忘己說之多醜臣於四
子者之撰矣然未有管言無餘若內翰之志之善者
也其可師也與其可師也與

徐文長傳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幼孤性絕警敏九歲能屬文年
十餘倣楊雄解嘲作釋毀二十爲邑諸生試屢蹶胡
少保宗憲總督浙江或薦渭善古文辭者招至幕府
筦書記時方獲白鹿海上表以獻表成召渭視之渭
覽罷瞠視不答胡公曰生有不足邪試爲之退具藁
進公故豪武不甚能別識乃寫爲兩函戒使者以視
所善諸學士董公份等謂孰優者即上之至都諸學
士見之果賞渭作表進　上大嘉悅其文旬日間遍
誦人口公以是始重渭寵禮獨甚時都御史武進唐

公順之以古文負重名胡公嘗袖出渭所代謬之曰
公謂予文若何唐公驚曰此文殆輩吾後又出他人
文唐公曰向固謂非公作然其人誰邪願一見之公
乃呼渭偕飲唐公深獎歎與結驩而去歸安茅副使
坤時游于軍府素重唐公嘗大酒會文士畢集胡公
又隱渭文語曰能識是爲誰筆乎茅公讀未半遽曰
此非吾荊川必不能胡公笑謂渭茅公雅意師荊川
今北面于子矣茅公慚慍面赤勉卒讀謬曰惜後不
逮耳其爲名輩所賞服如此渭性通脫多與羣少年

昵飲市肆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
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嚎囂不可致也公
聞反稱甚善時督府勢嚴重文武將吏庭見懼誅責
無敢仰者而渭戴敝烏巾衣白布澣衣直闖門入示
無忌諱公常優容之而渭亦矯節自好無所顧請然
性豪恣間或藉氣勢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及
宗憲被逮渭慮禍及遂發狂引巨錐剚耳刺深數寸
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渭爲人猜而妒
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又擊殺其後婦遂坐

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爲文自銘其墓曰山陰徐渭
者少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既而有慕于道往從前長
沙守季先生究王氏宗旨謂道類禪又去扣于禪又
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懶且直故
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浼袒裸似玩人或病之然傲
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舉于鄉者八而不一售慨
數椽儲瓶粟者十年一旦客于幕府典文章數赴而
數辭投筆出門人爭愚而危之而已深以爲安其後
公愈折節等布衣交留者兩期贈金以數百計人爭

榮而安之而已漂以爲危至是忽自覓死人曰渭文
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
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爲人度于義無所
關時輒疎縱不爲儒縛一涉義所否雖斷頭不可奪
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平生有過不肯掩有不
知恥以爲知斯言蓋不妄者其自名如此然卒以援
者力獲免既出獄縱遊金陵北客于上谷居京師者
數年獄事之解張宮諭元忭力爲多渭心德之館其
舍旁甚驩好然性縱誕而所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

心不樂時大言曰吾殺人當死頸一茹刃耳今乃碎
磔吾肉遂病發棄歸既歸病時作時止日閉門與狎
者數人飲噱而深惡諸富貴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與
見者皆不得也嘗有詣者伺便排戶半人渭遽手拒
扉口應曰某不在人多以是怪恨之晚絕穀食者十
餘歲人問何居曰吾嗽之久偶厭不食耳無它也尤
不事生業客幕時有餽之洮絨十許匹者遂大製衣
被下及所嬖私褻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都盡及老貧
甚鬻手自給然人操金請詩文書繪者值其稍裕即

百方不得遇窘時乃肯爲之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
已乃以給費不即餒餓不妄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
賣殆盡幬莞破弊不能再易至藉藁寢年七十三卒
渭爲諸生時提學副使薛公應旂閱所試論異之置
第一判牘尾曰句句鬼語李長吉之流也及被遇胡
公値比歲公思爲渭地諸簾官入謁屬之曰徐渭異
才也諸君校士而得渭者吾爲報之時胡公權震天
下所出口無不欲爭得以媚者而偶一令晚謁其人
貢士也公心輕之忘不與語及試渭牘適屬令事將

竣諸人乃大索獲之則彈摘遍紙矣人以是歎渭無
命而服薛公知人焉渭于行艸書尤精奇偉傑嘗言
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識者許之其論書主于運
筆大槩昉諸米氏云所著文長集闕編櫻桃館集各
若干卷今合刻之註莊子內篇參同契黃帝素問郭
璞葬書各若干卷四書解首楞嚴經解各數篇皆有
新意渭父鏓以龍里衛戍籍領貴州鄉薦始至龍里
也土人譁之鏓以教讀自晦授童子孝經故謬其讀
土人笑曰是不足逐也已而得薦仕至夔州府同知

渭親修偉肥白青顴然如唳鶴常中夜呼嘯有孳鶴
應為二子曰枚枳　陶望齡曰越之文士著名者前
惟陸務觀最著後則文長自古業盛行操翰者羞言
唐宋知務觀者鮮矣況文長乎文長負才性不能謹
飾節目然跡其初終蓋有處士之氣其詩與文亦然
雖未免瑕類咸以成其為文長者而已中被詬辱老
而病廢名不出于鄉黨然其才力所詣質諸古人傳
于來禩有必不可廢者秋潦縮源泉見彼瓜喧汜濫
者須臾耳安能與文長道修短哉文長沒數載有楚

人袁宏道中郎者來會稽于望齡齋中見所刻初集
稱為奇絕謂有明一人聞者駭之若中郎者其亦渭
之桓譚乎

馮封君傳

司馬遷言河華之間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殖五
穀地重重為邪洎漢都四方輻輳日以玩巧然班固
盛推西京紱冕冠蓋為英俊之域雖去質漸遠其文
物都麗軼于往古矣明興關陝在西服去京師逖漢
唐往麗華巧之習百千年餘澌滅蕩盡琱琢復樸然

賢俊勃發博雅方聞君子接起其地視昔都國特盛
焉蓋有岐邠豐鎬濟固之舊而加以漢氏之文采故
關以西文質之美莫備于茲世長安馮封君者諱信
字汝實號誠庵以子友貴封為保定府同知封君少
貧躬作務養父母于學弗暇也顧喜聞書語每遇人
言古今興亡大槩及忠孝節廉事聽之忘疲或竟廢
日失業有誚之者公謂曰吾不幸少賤未嘗得讀書
知義理今聞古人言吾耳新心孔為開竊自幸所獲
厚矣諸君顧為我虞邪然公閒已輒能試之踐履名

行日有稱人謂馮公耳讀勝人口誦也公有子三人
而保定公最少遂貴顯所至樹吏績至其孫從吾讀
中祕書起家名御史益張大之其好古嗜學之報與
夫先王之隆也其田野隱居有士君子之雅風其士
君子無失田野隱居之意迨其衰也稼穡化而玩巧
況紱冕冠蓋之儔乎馮封公隱田閒顧心嗜傳籍可
謂士君子之行矣再傳益榮顯而質益茂視吾友仲
好瞿然山澤士也豈非公之貽哉公春秋八十五乃
卒其配田夫人九十加一焉其生景泰天順歷成弘

正嘉之間雖周世太王王季文武之烈蔑以加矣其壽考麗固有由也歟

亡兄德望傳

君諱與齡字德望行四府君長子母王夫人府君之爲中書舍人生德望京師長安街故小字長安少而多病弱歲作故年長益羸體骨盡出脇間溝其深隱指腹内坎帖背結喉連絹頎然巖峻乎姉舅故淮安太守范公樌謂太宜與四舅坐使我身冷言其淸寒映人也爲人通敏沉默身不勝衣而與人恭讓竟日

無惰色對人未嘗倡語酬答簡約或終席不覺發聲弱冠能文章然以病故不能刻苦偶一出手雖習者不及二十二補縣生員二十七用大人廕入國子學三十六而領應天鄕薦四十二而死矣德望以嘉靖庚戌八月六日生歲支一周而生予予之事德望如師事嫂陳如母也小時與仲兄虞望從大人于汴于建業德望家居來省每去予與仲必數日啼泣後同鄕舉兩詣春官己丑予偶與選而德望見黜然手足舞竟日居數月去不見少慍于性疎惰望前脱後每

有適輒拔足行不能省問裝橐而德望特周緻雖行數十里外必宿辦裝微至錐刀觿礪緘綫之屬畢具予每每隨行益倚恃爲漫大人之起官汴以家屬焉時有田四十畝見米數石資具蕭然而遣其衆德望性既儉嗇益節縮自苦所出納寸縷一錢靡不籍者歲夜鄕家咸得烈酒餖飣嬉笑而德望獨爲債家所窘既無以應之皆相守不肯去擔地啖齧雞既號猶不暇就寢如此者六七歲予輩今日所以給衣食粗有田廬者皆德望力而死矣德望九歲失母母予母董

夫人太甚能子也而每衣思王夫人時與人言雖長大未嘗不流淚被面見者感動陳孺人者上虞人故應天府尹陳公絳女有賢行女時陳公筮其俸五百令藏之後數歲出以與其兄銖兩無損其歸也予姉適諸氏者方有行諫大人時甚貧無以飾女衣服什器皆移給于嫂嫂未嘗有言嫂嫁時予始八歲時戲房中及長猶時侍坐語無所避視其舉止言論殆儒生也生二女一男子子殤女適國子生竟某庠生朱某年三十九先德望三年卒繼李氏孺人者山陰庠生

李公尚謨女儒雅不及陳而柔婉過焉後德望三娶亦卒無子年二十二耳側室尚生一子曰履中娶于何繼娶于劉德望卒于辛卯四月初九而予以乙未再入都蜀人盛言德望仙事德望之舉南都蜀禮部尚書李公長春實主試事甲午其子李生自成都試還盛氣自得中路有道人迎馬笑語謂生勿妄念也解元其子甲耳生怒揮之道人曰爾不識會稽陶與齡而辱長者生茫然不能省然耳熟予名怪其似爲舍而去歸以告尚書公公歎曰噫是予門生而編修

君兄也死矣何爲見之及放榜言皆符於是兩川皆傳德望實仙去未曾死而聞者曰陶君故骨仙矣是宜然　望齡曰予祖封工部侍郎康齋府君素以名教自負齋坐矩行規繩甚峻嘗有客侍坐足小交府君正色曰小交則小不敬大交則大不敬客遽抽足起謝其於家庭子孫之訓可知矣德望自童時即侍府君其在小學雖類而登廁時皆有課誦既勝冠常令傍立日數移跽膝攣脛痛不令去其莊如此德望之謹慤靜默蓋遺教也府君在日望齡以最小孫得憐棄世時纔七歲自幼及長誦課之若規繩之嚴皆不及德望百一故迂嬾頑鈍欲强就繁架而性不可復改德望又逝後之人欲尋予祖父之烈者將何觀哉故爲掇其大凡令履中書而藏之以爾父爲法而以爾叔爲戒勿令人曰萬石氏孝謹衰矣自其始可也

亡兄虞仲傳

君諱盡齡字虞望又字虞仲行八嘉靖庚申大人以按察副使治兵九江府無幾生虞仲復二年孿生二

男子長曰望齡次曰高齡皆江產也而高齡蚤死惟望齡與虞仲爲差肩昆弟相愛好尤篤大人之官亦獨仲與予從二人共轎坐終日笑語停處人輒聚觀及稍長共燈而讀坐臥未嘗少離仲既娶猶以愛故不肯入內嘗共被宿幼有奇尚常言丈夫當超絕人外處深山密林自縱適爲樂凡世所趨嗜比如塵坌不屑也與予終日言指趣率如此將年十二耳後數年受經于山陰馮先生先生老儒至輒問二生何志仲對如曩語先生謬詘之而心許仲及冠與上虞謝

開美爲友益務自弛蕭然淡寄言論清遠時從德望
家居或以事使仲仲必避匿以命予予適弁是日言
然兒癡久之復厭則嗌曰當使八哥八哥乃當安坐
德望以好言對予渠如洞裏龍打攔不出爾無效之
也及予既長大多病落拓始知畏事避勞亦復打攔
不出矣而仲已去我誰與共此嬾者聞近處有山幽
曠名蹟更古時與君輿謀欲移家其中清泉白石庶
無愧往言而仲殁且廿載異日者倘斯謀獲果當從
甃仲於閒或爲立祠剝桂酌水而奠之與神魂游第
不曉予能活幾時耳仲素寡欲從大人金陵一日忽
嘔血病遂日亟當少間時時有方士言能爲杏核丹
者衆頗信之仲聞大喜謂開美曰吾欲雲遊天下每
恨無資得此事辦矣其雅志堅確如此然竟以疾卒
時大人方罷禮部尚書歸舟次于杭卒巳三月廿三
日也配潘孺人故布政司參議潘公清曾女性柔婉
宜于尊章及寡誓自祈死乙酉九月卒年二十無子
孫子荆少言當枕石漱流此當時習氣語耳若處仲
乃爲眞語何者生于今時口音未了而乳媼撫之曰

官官就筆入學荷蓋竹馬呵唱而以官爲戲惟壯年
名成祿遂者假言隱老大意不得者托言隱習古古
古專者學言隱仲此時未嘗讀書識事予所悉也所
言孝自哉仲既長一見古詩卽能詩見古文卽能爲
古文習靜卽獲靜樂從方士言採藥養火數月卽覺
藥生臍輪初如棗漸大如棋子了了可見志大而堅
言奇而獨非無自也將其生有異于人者乎予既迂
嬾又妄意爲聖人之道可以坐致而力不精猛夯徹
寡助使仲在必能策足先路警予惰而進之乃棄予
死悲夫

節婦李氏嫂傳

節婦李氏者望齡族嫂也四歲失恃育于其祖母年
十六歸于族兄尊道甫廟見有家夫人嫠道食犬羹
腹痛翌辰死娶纔五日節婦年少初嫁女孤自悼
不敢仰視及婿病忽改飾易容意狀凌亂既絕哀慟
誠感左右皆嘆曰新婦遽能爾耶時送客酒酣罷辭
去訃及諸途還哭伏地悲甚節婦斂聲收淚掖其父
與至室中語曰父無苦兒欲有言父所衣飾兒非敢

已物也宜以父歸雖然兒寡義無反顧而以絲縷還李氏者是示有他指而傷姑舅意也以此累父父乃去踰年節婦歸寧父父傷女幼無子欲令改適然意嚴之不敢言而使其姑嫂女昴弟時相引譬故及私褻或提哺孩幼以動之爲言婦人有夫若子如鳥雙翮蠏雙鳌翮折鳌解胡以自聊哉節婦聞而疑之詭其父曰兒忽忽忘收其衣襲以來請歸取之父私喜拏舟送女還節婦登岸大言謂拏舟者曰好語主人翁吾他日嗣子及要乃當歸相見耳時長叔年纔十

三四餘五人皆絕穉小或乳或攜家有大牀屬節婦臥護之夜常數起祖媪性嚴急聞兒啼喚輒詈曰好孫兒爲爾刑殺尚懶惰耶諸母與比屋居夜夜從壁間聞之時爲泣下家既貧縫紉浣濯析薪擇米靡不躬者又多病歲持三月齋齋罷翁憐婦羸弱爲市豚肉烹之將食羣幼環繞人受數臠釜鳴轢然稍飲[illegible]瀋而已節婦既脫歸不復省父父時念有以奪之乃令人來迎而紿言祖母病亟求與訣絕節婦少慈于祖母既聞號泣命舟將行翁知其詐也微語之故節

婦乃大悔曰翁言是也謂使者阿婆空憐惜我我終無以謝我未亡人死等耳不能復見阿婆也性嚴峭疾惡守閨婦稍聞不潔見之必瞋目齘齒入其寢必手擷以出與人言然諾無改嘗謂人曰吾自知性拗捩難近唯是故歷諸苦未嘗悔也居十九歲長姒始生子鎔節婦于乳間抱養之鎔今爲諸生有子矣節婦年六十二尚無恙年與節法皆應旌而以貧故不可得望齡嘗以狀白太守雲南劉公請扁其門公許之節婦微聞固謝曰吾母子貧賤倣人廬以居將旌

誰氏門乎事遂寢。望齡曰古之將聖大賢與忠孝貞義垂名後禩者大抵多剛毅强忍之人世所謂負性違俗者也予性綿耎自視無介然難犯之槩闇以見譽于人而心甚恥之宗人皆言節婦平日耿耿姊姒姑姊率畏之多敬而寡親竟全其所守有以也賢于男子若望齡輩亦遠矣哉

節婦秦氏傳

節婦秦氏同邑秦君景和女年十六歸于族叔某纔十日某暴疾死節婦哭泣屢絕哀感左右踰年而舅

亦病臨革呼節婦至前顧視雨泣不能出語節婦泣
言翁翁衰亡慮難持久即指其心曰此中如石願
翁翁弗慮翁慨然曰爾能然吾爲鬼亦當報爾言畢
遂卒家素貧又連遭二喪節婦獨與姑處日纔一炊
耳然以孝養聞族中自予先宮保而下皆奇重之文
信公家居每歲時爲其家必白節婦姑請揖節婦姑
謝曰年稺分卑不煩大人也文信曰若人者壯節強
志可當予拜況揖乎時時餉饋之節婦閒鍼紉衰悅
以答其惠蓋節婦特精女紅每操作至雞號人勸之

少息節婦舉手曰吾數口賴此以養敢自怠耶節婦
新寡時聞歸覲父母母家人多諷使二庭節婦覺其
意輿遽命舟來歸後弟來覲之陽被酒大言曰姊識
陶家郎面黃面白而爲苦守乎意謂其初婚早逝也
節婦亦大聲叱曰弟毋妄言久之又迎之還勸諭益
苦節婦恚甚閉戶欲自盡救之免是後母家人噤口
不復言矣以伯氏子本正爲後正亦誠愿力作晚乃
小康節婦同時有李氏者族兄尊道配也婚五日而
寡俱以苦節著後年俱六十餘法宜旌萬曆甲辰邑
庠上其事于有司有司謂旌禮詳重一姓二節宜先
後以聞移書問宗老宜先者宗老答曰以節以貧以
早寡二婦均也李五日婦泰至旬日其爲後先者乎
迺以李氏節上使者奏之　詔旌其門論者謂鬱鬱
芝菌希世之瑞也或共穴駢晦而獲之或曠千百里
不一見豈州推里舉按籍較多寡度地量有無若徭
賦長者哉予姑志其槩以需之遂爲泰節婦傳

樊節婦傳

樊節婦者會稽雞山村人同邑石浦村董君栗之婦

也既字而董君病癩狀色異常父母謀絶婚雖董君
翁媼亦謂宜爾也女聞之即引命自堅詞意慷慨父
母弗聽迺罷餐卻飲涕泣不輟雖百方譬諭之終無
異言第曰我不可如是卒歸于董而董君疾久形壞
臭達于櫚節婦與之處燕婉之愛略如恆人也斥賣
衣物醫餌備投入則扶侍出則露禱又爲滅醜護惡
時薰燎蕩滌令人可嚮邇雖膿穢浹流而牀褥甚潔
也董君所餕食嘗爲人嫌棄節婦每退而盡之茹淚
泣噎居數年年二十五而董君逝哀感鄉里人謂之

曰孺人所以爲董君者至矣情立義殫可以無憾年少家貧而又無子所宜自圖耳節婦輒嚙指誓指碎血迸衆皆撟舌不敢復語服既除歸寧父家其女兄綦貴也微與之言節婦戟手大罵遽呼舟去又數歲其伯氏有姑生子立爲嗣而名之曰繼宗曰此吾所以偷旦夕不即死者也其鄰里多憐苦之輒應曰吾前顧老姑後顧稚子人之嫠固有不幸于吾者吾何苦焉久之姑死竭力營喪於是縕絮釜甑之屬質賣靡不罄者貧儉日甚乃歸養父家其弟婦不善也時詈曰吾時胡不聽好人言而窮苦以累我乎節婦爲其弟作勞覩纖穫之勤者其羨覩粗薄者每辰朝弟婦擁臥而使姑爲作糜糜熟徐起而食之節婦無憾意歲以翁媼及夫諱日歸石浦村哭奠至老不倦時萬曆丙子季夏廿日卒于弟家年六十矣病革時呼繼宗泣誡之曰汝立心爲善人吾死且瞑言畢而歿予邑前禮部尚書羅公萬化嘉獎志行爲言于巡撫都御史溫公純將上其節于　朝會羅公沒事遂寢皆斷董甥也外兄人鳳書嫠事俾爲之傳擢千[illegible]

人鳳言繼宗亦佳士取舍不苟是母之子也

余嫠傳

余嫠者婺源韓仲子應泰妻也嫠于韓曷槃之余曰東京之漢有桓嫠焉桓氏五更後也嫠之言曰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故刑翦自誓明不辱其世也顯其閭號之曰行義桓嫠余嫠者明合州守念山先生女工部尚書中宇先生女弟而余友山陰令舜仲女兄嫠年十六歸仲子明年而仲子水死時已舉子矣嫠得訃哀絕堅不肯食合州公謂曰夫死植孤義也殉死者情也君子不死情不毀義嫠再拜曰然迺復飲食居九歲孤又暴亡嫠復絕漿粒求死合州公曰徒死背其生姑而傷老父猶不義也曷事爾姑若父乎嫠又感悟復發於是竭勤苦治生業紛然持筭人怪問之曰夫人最爲孺子讓產推餘財遠之若辱今孺子死更自勞苦何也嫠喟然曰有人此有士者疇昔之事也有社稷乃有君今日之事也韓氏衰矣未亡人敢自怠乎于是益買宅十區市田倍居材千章築新宮爲韓氏宗祠擇當爲嗣者文昌立爲後而卜

壞以蘉仲子韓祚幾替復振者發以義聲持之也初合州公年十六舉于鄉敏慧絕倫諸子謂弗及以女類已尤愛重之每讀書談道與女織言女輒領解[illegible]對簡要公每爲之解顏少通女誡朱子小學長涉經史容止嚴重論事引經質古侃侃如宿儒合州公晚病滯下發來視病晝夜甚謹其孝友殆天性也尚書每言吾見女弟如對畏友合州公臨革謂舜仲曰汝有兄如父有姊如母吾復何憂後舜仲爲諸生將出游學造其姊言別發謂曰弟材要當顯達昔狄梁公

姚少師勳業高世歸慙于姊惟留面好相見耳于恒爲舜仲言詩咏女士者殆謂夫人與昔者班氏有昭其文左馬也辛氏有憲英其明智僑肹也居賢父昆弟之間吾烏知其孰雄哉夫人儒雅多聞謀事識成敗儕于班辛猶曰近之若桓氏所謂無忝則誠有之矣吾故爲余發傳以比于桓嫠云

鄭節婦傳

鄭節婦方氏歙巖鎮里人于所游方文儀于谷之妹也年十六適同里鄭君大憲憲世爲賈少從父于亳以能見稱父爲異賈使賈于豫章見族子某中諭之曰豫章俗侈不如巴陵之固較也遂改業與游楚蹤年不歸節婦憂之泣謂其母曰婿所俱其人難校豈有他乎母以告鄭媼媼恚曰安得此不祥語節婦聞之愈憂日夜持母泣不寘母曰巴陵天外邪馳足取鄭郎信還汝耳卜而遣之不吉比至鄭君果客死主人言鄭君夜歸而饑噉餅于族子而暴卒蓋毒也訟諸巴陵不得理以其櫬歸節婦迎于市不哭其母故發讓之曰吾孽也聞弦骨驚見人之夫死而哀不任

也汝婿冤死汝不出涕何也節婦曰兒涕逆流注于脊潛于踵子在乳下夫讐未能報何以哭爲明年讐以貲下彭蠡遇盜見殺于是節婦拊棺而呼天縞衣糲食四十年不庭以終其身君子曰節婦髽跣迎喪之際茹淚慷慨至哀無聲此其志豈婦人女子所能料哉吳孫翊妻徐夫人始以占事知來卒刃仇首報故雄史冊稱之節婦早測禍機憂心惙惙可謂知來之智矣天假盜手罪人用殲不然豈與戴天而處哉公安袁儀部中郎亦子公友書節婦事稱其智過人

然未窺其志吾引孫冊陽妻事而中郎稱孔北海女喻各有當也節婦子明俊以父業起家人稱其孝俊復有二子一女云

黃孺人傳

戊戌銓曹之譴時以輕重謫第賢大小也削籍者四人而武林錢子國維與焉始錢子以都水主事持服家居自里中召爲吏部考功主事知國維者皆賀其配黃孺人獨憂之謂曰君性孤峭寡諧幾宜蚤決國維謝之既入署持法尤峻果見逐子是歎曰吾不蚤

去負吾妻錢子歸三年孺人卒錢子之與室居也道莊而義篤其歿也慟焉又屬堅齡傳之嗚呼難矣傳曰孺人父汀州知府翼庵公母蔡恭人舅憲副卓庵公姑嚴恭人孺人少令慈于大母母卒傷之失明既字矣翼庵公曰吾女不幸廢懼不任婦卓庵公曰盟在吾子賢公勿多慮既歸閨閫穆如刀尺管不去手性婉而恭事尊章甚孝病必露禱刲羹股𤰞焉自娣姒逮于臧獲其事孺人無敢弗莊也憲副公姑謀析箸也意雖冢婦孺人微知之歸白父母取從女弟自副而授筦鑰焉屏處禮誦絕葷血非歲時謁見舅姑未嘗出戶孺人無子生數女視娣所生子女猶已出也年四十七卒或謂錢子周恭叔之娶瞽女可能也其愛不可能也生宜之歿思之君子是過人遠矣錢子泫然曰古之人歎息于知我有求諸天下弗得者王章之忠也山濤之度也妻實知之房闥簪珥幽呢密近而知已在焉斯固足樂而忘貧賤矣吾得志不及濤觸禍不至章吾妻明智憐乎竟策其將黜難活人未有過焉乎烏得無慟嗚呼知人其難乎哉翦

眉與耳目與是爲傳

齊節婦傳

齊節婦者古越齊君潮之妻也姓王氏同邑鉅族年十八歸于齊齊君入貲爲郎將謁選行節婦夢不吉心動請止無往齊君不聽請從行適偕至潤州齊君病且亟節婦禱于天刲股投藥血濡焚楮方是時節婦有姑老家居一子三歲娠在其腹齊君疾革執節婦手以老稚爲屬節婦囓指泣誓無負憑几之命俄而君卒于時節婦年二十一矣撫屍泣踊哀動鄰冊

及治棺殮經紀喪事還越咸中禮度齊君有祖墓在石佘峰下歲久莫辨昭穆節婦將治塋歎曰吾夫素好禮葬而無序是辱及九原也乃更買地營壙船親畚築人以爲難節婦年既少子弱宗之豪者睨其遺產撼誘百端節婦引刀呼天斷左手指顏色無變徐拾墮指泣曰吾有他志者如此指豪誅遂寢事姑甚歡辰夕相依形影未嘗去左右閫政肅如也晚屏葷血持誦靡輟有請禮塔寺者輒云文姝只這是何所他求疾亡豫飭家事曰吾以某日當歸矣已而果然

歿年七十有五莊生有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古德言作有義事是惺悟心惺悟非情終能轉業夫禮義生之善物也而卒也可以善死吾所聞宋孫于嫂事與齊節婦同蓋所謂作有義而惺悟者與節婦孫三益爲衛幕官京師屬其姪其民列節婦狀乞予爲傳予忻然許之若三益者可謂不忘先美者也亦足賢也

奚孺人傳

錢塘諸生孟禮卿際可從予受經十餘歲矣禮卿居江干有別業在涼馬池宋故宮也丁酉予與友人袁儀部中郎過其館饋食豐潔飲畢爲孟母節壽詩各一章禮卿因言母孀居甚苦賴婦奚婉順晚歲頗懽適耳中郎笑指盤中食品曰君婦不獨賢孝又多能也禮卿才高志意果銳少年稍不偶輒憤激發心疾奚孺人護視之甚謹少間復營新居執斤者千指孺人上慰悅其姑氏內憂脊病外給工匠心瘁力殫而禮卿于是有寧居神慮澄泊疾用瘳損孺人之力也後禮卿試彌困彌自力于書棄產遊學孺人亦彌自

力治產養姑殘其夫子于遊歲丙午秋七月禮卿方有試事孺人暴疾卒爲罷試哭甚哀使其三子赴予予曰可三子之母不幸夭死死而尚覗不敢忘其婦姑也願先生惠一言以榮窀穸庶其瞑乎蓋孺人沒年纔三十四而長子津已勝冠經使之年十有六矣與其季澤皆側室子也仲河則孺人自出也津之生也孺人未二十耳而能子其庶子禮卿曰可也孤無與兄弟也斯母之志也予曰夫踰其姑氏之志以成先人之祧而忘其姊娟併忘其年可以傳矣予爲作

閩至移時卒無寸劊是爲生倭者邪訊因固海商其
一人解行縢則途券具在驗之而信悉縱遣之工斧
石得古像也而菴之衆頗集有司謂爲亂也當大辟
者數十人公以妖言律坐一人而已龎公尚鵬之按
浙江也更均徭爲條鞭法至是撫閩公謂此善法宜
通行閩中然閩中巨家率搖惑賴公力持乃決民歌
思並祠祀之稱爲龎父商母焉時海寇未靖公疏言
緣邊兵寡而民有戍籍遠方者常苦勾補貲送請自
今軍丁當解送者就補鄰並庶爲兩利疏上報可而

先是按山東時言縣佐楊果趙蛟雖胥吏有長民材
詔從之以蛟果爲知縣仕者三途並進與改成事皆
著爲令遍行天下㓜予從商公暨前禮部尚書羅公
一甫春坊諭德張公子藎同事俞南石先生講業卧
龍山中商公最長博識能古文皆兄事之至是同官
京師三人居詞曹而公以臺憲督學畿内爲儒者宗
師皆用經術任職人聞而榮之公老膠庠文事優裕
所擢士多至顯名者已從御史久次擢大理方授節
鉞而竟罷去當江陵都政地巫材見公明練善持議

論意重之以爲異日可大任數稱之於朝然知其雅
正未嘗以私屬也公亦自力於職事務遠形跡及江
陵敗諸任事者率以黨附狀見指獨公無絲毫然公
與人言輒曰張公實知我人亦覆用是重焉公父明
洲先生諱廷試舉嘉靖辛丑進士仕至陝西行太僕
寺卿直亮善文章有官譽尤用守黄州著聞母陳淑
人公之罷歸先生年八十八淑人八十有六矣鄉人
稱之曰大理福人也褫官以厚親於終既罷喪頗治
花木有別業在土城山船理條蔓驅蠹蝸怡然樂之

時舉其腕歎曰此捕虜手而從事蝸蠹予予罷禮部
歸從公修禊居會酌酒望山恍然卧龍之游予甫出
而公遽逝悲夫公嘗言其先世自汴從嵊宋學士苟
新兄弟四人至顯官名其鄉曰繼錦入明有勝三教
授者從會稽樊江村數傳及彪彪生澄澄生公澤有
二子長任某府推官璉次即太僕少後其姑謝故公
生于謝氏而璉有子舉鄉進士公孫曰祚復以禮部
第三人知邵武所謂繼錦者又在茲乎公生于丁亥
卒於壬寅九月年七十六配金氏封孺人子某某孫

某某公訃來都邵武君方謁選以公孫右諭德陶望
齡所爲狀乞銘於予予先公於明洲先生友也予兄
弟又辱交公子孫娶於公曾孫女字爲友者四世婚
再世矣既予誰當銘公銘曰
純鉤銛無七翮犀用封牛羊等屠雞山子千里在四
蹄税諸十舍拗憤蜥建章修梁爲構櫨不若棄豐寒
山蹊公材如雲用如霓長轡未縱中絆幟繡衣遊使
横金歸聲馳燕閩暨膂齊豈不或偶於公奇金城兩
臂袖莫施藥欄蒐捕從兒嬉登樓眺雲氣薄紆老桐

米痒抽新枝容墳如堂山馬馳胡不置冢祁連爲星
辰行空光陸離示公不朽維銘詩

廣西巡撫都御史雲谷陶公暨配諸夫人墓誌
銘　代

予初隸史官時同郡陶文僖公爲詞林先輩文僖心
精體密言動可準則介然爲館閣表儀而其兄中丞
公相繼貴用事其謹廉相類裁尙博大過于弟人謂
二公者皆大臣也文僖方卜相而沒中丞壽考晚膺
節鉞纔數月又輒罷歸夫有大臣之材矣或無其位
有位矣無其年有年與位而用不竟施若中丞公者
尤足惋也公諱大順字景熙別號雲谷舉進士授工
部都水司主事以父老移疾歸養終服起補武選陞
職方員外郎執政以爲材眞任職方也一歲中更長
武司還爲郎中時北虜初款塞約束未堅泰廟下上
日不暇給公條畫詳練事例以辨諸債帥交關中貴
人一切持不用始時交憾之後密刺公陰事竟無纖
毫復用稱歎干請遂絕而是時文僖公亦已爲吏部
侍郎兄弟並當樞機獎拔文武材士進用之名爲得

人門庭肅清外無覬問而性俱周密退食沖然雖宵
客群居莫能窺其際也公長子允淳與公同科進士
擢爲尚寶司丞而文僖子允宜復舉禮部射騎出入
京師中以爲盛事爲職方再以邊功　賜金進俸一
級久次當遷列卿屬文僖卒官尚寶丞以使還歿於
家遂力請外補遷大名道兵備副使以遠鄉里再改
湖廣乃歸經紀葬事詣官久之遷山東糧儲道參政
會裁冗員官在裁中歸居四年復補湖廣治屯田鹽
法明年遷福建按察使轉右布政使遂爲左秩滿之

明歲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無何坐言去
致仕始公弱冠從其祖父莊敏公官京師以三河籍
中癸卯順天鄉試時南人附籍舉者凡九人北士讙
於朝公與八人者皆罷歸充本縣廩生又十六年戊
午再舉於鄉又八年偕其子尚賓丞成乙丑進士尚
賓丞沒且久而公門人吳公時來起山中爲左都御
史廷中號耆年公知名既蚤徘徊藩司間朝士不知
者謂已篤老故曰語橫及之然公懸車年纔六十五
耳器識通敏氣深慮沉平居恂恂抑畏臨事裁斷洞

然無滯所決獄平反甚多初亡人曾光何心隱皆圖
像名捕甚急武昌有游士與客比丘過從者或疑爲
二人收以詣公曰光額瘡應圖也公笑曰果光也額
不復瘡矣釋而遣之楚之鄙邑與宣慰司鄰民相與
訟有司召其人來讞不至捕之扞捕者恚以欲開釁
兵討得二十七人奏報當死會官論決公心知其冤
至市平立不肯押字曰就所書獄此拒捕耳非叛也
御史動色曰公言是也然業已奏　詔當奈何乃殺
一人餘皆獲免闔藩司之帑大亡其衆吏卒五十八

皆坐繫榜掠備至公時爲右使請於長曰盜若一二
輩止耳而繫五十人卽盜在是亦四十七人冤矣請
爲公治之則悉縱遣繫者令四出跡盜果得眞盜以
報五十人者皆得解時楊君四知爲巡按御史當論
囚屬公差其必無赦者十人甲乙以報而復爲筴內
筒中禱而探之所探筴視公所差前後無一人爽喜
而謝曰公之明允乃仰符天意乎所至皆有惠愛雖
去官久民常謳頌之居楚日遣吏江行遇盜剽其橐
視所持牒遽曰此陶公所使也虐仁人使不祥乃舍

之其得人心類此宦游凡三十年從御史入居楚日
至斥私奉金二千兩以繕治省城及長關藩究錢穀
之任最久尤謹嫌疑每出納監以郡佐涉筆者封而
已嘗謂諸子曰吾意欲爾等貧以爲吏勝於富故生
平田產無所增加時陶氏群從後先爲方伯者三人
皆用清白顯名人亦以此多之公雅有藻鑒目所器
賞無弗驗者予友南充陳閣學與時從其父文　公
讀書京師僧寺中公偶過見之驚曰此鄉公輔器也
明朝無父子相者有之自陳氏始矣少多病性好玄

理當靜篤時或內觀腑臟晝觀星緯常慕白居易之爲人手寫其閒適詩日咏歌之後得末疾笑語人曰吾生平喜讀樂天詩今病與病之歲皆類之豈當與同壽乎及卒竟亦符合陶氏居會稽鏡湖傍在前漢時已姓其堰矣而譜稱其先宗陽公者自郡城陶家坊來爲堰上後有陰德世遂昌衍七傳而爲莊敏公諧由庶吉士授給事中以言事忤奄瑾得罪起謫籍至總督兩廣都御史終兵部左侍郎贈尚書而其父饍祖父壽皆封侍郎矣莊敏三子仲曰師賢有襟度

人稱長者仕爲鴻臚主簿公其長子次即文僖公大臨也文僖先貴贈父詹事兼侍讀學士而公後以二品秩滿復贈如其官母韓淑人配諸皆爲夫人云韓夫人明智勤肅諸夫人事之甚婉每饋食必令人伺色喜慍及著所向多寡而敬進之人稱其孝諸公濵者嘉靖中名御史夫人父也世居餘姚之大湖門有知人鑒中丞稚時適外家諸公識之於賓坐嘆曰此陶氏駒也遂以二幣盟之曰吾有女願以相託歸語其家偶得快婿既爲吾女約婚矣咸旅其率易後貴顯人皆稱服焉公生於嘉靖癸未卒萬曆丙申年七十四夫人先公三歲生後八年乃卒年八十四子三人孫男七人孫女五人曾孫九人曾孫女七人萬曆某年某月葬公　　之原甲辰某月以夫人祔系以

銘曰

栢栢長沙載播其源嗣興於稽七葉始繁厥有莊敏廼纘戎軒鵕冠龍旂作鎮南藩於維中丞敦德碩元惟幾惟深既直孔溫廼移樞機廼領蕃宣梧野桂林手騎番番徭黎來觀莊敏之孫賜湖旋歸雙戟樹門

沒而匪亡有畢其原維德之餘以裕爾昆

山東左參議陽谷南公元配裴太恭人墓志銘

今關以西冠冕望族稱渭南南氏作述之盛維山東參議陽谷公軒淳德上壽以褒厥美則有元配裴太恭人裴遠裔出唐晉國公度再徙爲渭上著姓大父山東參政慧父醫官承祀侍御鄭公某其外大父也南氏自紹興知府瑞泉公大吉山西按察司副使姜泉公逢吉兄弟修辭講德相友愛居平未嘗與財紹興公卒憲副悉推田產讓其孤孫企仲陽谷公之爲

讓於弟也亦然故南氏以敦睦聞於遠近名有家法
太恭人來歸所事與稱皆世賢者然每每政稱於舅
其夫子樂其有助也以處娣姒姑姊亦僉謂曰宜而
里中爲語曰田市南氏其世世雍睦以讓聞者以有
淑恭人相之也姜泉公之仕也恭人侍其姑李以行
陽谷公姑讀祕書郎於銓曹繼從官留都再以憲使
入蜀恭人或從或留事舅姑李恭人與姜泉公之喪
皆以恭人留故湯藥斂含無所憾陽谷公奔歸謝曰
微爾吾幾無以爲子矣繼姑王性嚴時時譴呵太恭

人事之彌謹與陽谷公處莊而婉其媵妾皆曰夫人
實愛我甚於公公性伉直官屢躓太恭人常有寬言
其官也無喜色人以爲難企仲之少孤也太恭人憐
而子之李氏姑蚤亡有女孩幼恭人女焉視其生四
子三女者不啻也四子者長辛酉舉人懷慶府通判
學仲次甲戌進士秉強知縣憲仲次乙未進士今翰
林院檢討師仲獨仰仲爲諸生夭耳憲仲子居益復
以辛丑進士爲某官而所字孤企仲由掌銓再遷至
太僕爲胄名卿所女女子適楊君光訓稱名御史於

戲盛矣哉太恭人初以夫貴　封安人繼以萬曆辛
丑　詔書用子師仲恩進今號明年壬寅師仲奉
使還家拜上冠帔其十一月四日遘卒距其生正德
戊寅春秋八十有五南氏四世顯者八人而太恭人
以大耋之年上承下覆哺弄提攜莫不曳組紆帶至
鳲鳩之均愛螽斯之善祝恩勤靡閒茀祿偕之詩云
其儀一兮心如結兮以言德廣而澤長也某年月日
檢討君將啓陽谷公之藏而合葬焉以狀介侍御楊
君以請余於檢討友也瑞泉公又故嘗守吾郡不可

辭遂受而銘之子女婚媾具陽谷公志中者不復備
論惟師仲子居恒聘左知縣瑾女得續載焉銘曰
穀章蒯裘不可以美西洧東棘不可以種彼常者華
或化而芋豈無同父不如我同牢渭陽之困後儘前
籽朝蓺其德暮而穫之渭陽之樹柯交實繁無傷其
心有濬其根嗟乎後人眎兹銘詩善貸者成善公者
私

貴州參議繼山來公暨配周宜人墓志銘

公來氏諱經濟字濟時別號繼山舉隆慶戊辰進士

性方直沈簡少言笑與人斤斤不阿遇事揣始見終
郎謀植竿定不可撼而奪也邊徼遠惡地凡仕宦所
憚不樂至者而公坐不偶時終身更踐其地意無所
怫然亦用見其材討屢效動伐顯名於世終寡援引
偃蹇而不復公初爲潮州推官也潮守以中助倨於
僚佐公弗善事也守恚陰中以事謀敗鐫秩去公亦
從大同數年始進爲太僕寺丞時閲牧之藏羡吏積
欺盜公討治之蝎蠹皆屏故事丞禮殺於卿少騎止
不庭座郤不衡公曰卿丞偕僚也笑騎而庭之引座

而衡之卿少皆目攝不敢忤也再歲改南京工部主
事繕治　孝陵水竇工竣進都水郎中舊京諸監局
供辦率仰都水寺人始共誘脅終更脅持之得欲而
止畏公雅正不敢犯也出僉憲廣右治梧州猺徧山
峒往往諜出于帷中公陰重寇莫得隙大峒共叛下
片檄名捕六賊皆梟之賊慴遂定府江猺數寇略不
靖公以銳師出賊不意覆巢斬薙無算乃度地置營
命三百人戍之有司以餉請公曰北流舊課鹽所入
稅爲金如干兩誠復之此無病於民而餉足也又鑿

山開道四百里瞭視明謹寇益希少居梧州五歲威
望卓然遷四川布政司參議歲饑以法興賑全活甚
衆就遷松藩兵備副使松藩控虜護番蜀西偏也是
時火落赤擾洮河間虜王以其衆西徙相與聯絡
上命尚書鄭公洛經略關隴烽燧達於松州公奉檄
以八千人守高乘塞益用茶馬招輯諸番部諸部懽
附虜失耳目卒解而去公有助焉始緣邊以衛士戍
厎弱不足用公簡汰更募土兵符伍甚飭黑虎番目
阿呼攻剽二堡西土震動公計曰茂州去成都千餘

里請而濟師往返曠日所謂揖讓捄火也遂以便宜
發兵萬人使副將朱文達將之疾趨茂州番不測大
兵至皆潰走生擒阿呼斬獲甚衆捷聞　上賜金增
秩會公以母憂去又坐言者服滿起補乃落一秩爲
貴州參議分守烏撒復坐隴氏事與撫臺持議不相
得以羅隴氏者烏撒土官妻也夷法土官既嗣附其
部人醵金爲納婦而相與共尊事之生子奉以爲嗣
及隴氏產子非種也土人以故法請立爲後巡撫都
御史江公東之持不許而更求其種之宜立者將閫

者僕釋屩以來蓋非一日長短之効昭然可見今當塗者以此處僕以我爲能乎否乎僕雖音操土風行乖流俗至於是非成敗之故坦然明白輕重緩急亦當有繫人雖以僕爲不能僕不甘也然名不登於省列交不及於顯官終日窮年兀然自守平生所知契一二人耳而或以僕爲能僕不敢也夫以僕之能不能尚不敢自決而況於當塗者乎既不以不肖爲能而又不欲顯然斥之直以庸常畜我我又庸常自待甘糜寸祿是眞無意於天下事者也天下事豈循常

局促舍己從人者所能成哉窮巷屛居門無車馬高堂萩水良用快心祖母年已近邁恃人而行金石難期喜懼交併朝夕奉侍亦足報劉暇時與一二弟姪課文發其憤悱紓其紕繆驩然共適不待遠朋匪特此也家有青山戶對流水朝露方裊稻苗盈疇倚杖其間行人樹樹牛羊自來農夫話年歲之登童穉遊衣冠之後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不能販胸中之奇偭狥他人面目之歡乎今耳視目[illegible]之徒直謂我假耳不肖非其事不以萌諸心非其心不以宣諸口雖在陷阱誰收之將而其言舉皆此心也豈有假邪匹夫抱志萬人莫奪又何必降屈於今日求伸於他年哉顧僕實有所大好僕幼而嗜睡長而多病比入史館優游歲月無所發明意未嘗不欲陟墳籍之顛探藝林之實也故得錢即以購書然燈即以開卷意之所怡它無以易雖未能周覽徧觀然已得其槩矣今必欲使之俛首以就簿書易轍而事戎馬世情日新狂態如故一無所成而舊有所失矣逝將築室雲山之麓洗耳漳水之濱慕匡鼎之解頤希朱公之折角搜

壁藏之餘蘊發高閣之異同考經緯之彌文講太平之叢蹟敷其菁華擷其芳潤然後芟諸史之繁蕪稡百家之散佚續千古之道術成一代之文章身雖隱矣言亦不朽語云人各有能有不能此則不肖之所能也不識足下以爲何如及江陵敗錄素爲所廢斥者起浙江提學副使以親命强行先生裁鑒精妙請寄無所受每面發試牘至所屬生輒曰某公嘗爲若言然若文劣固宜居此其所拔擢始或疑駭後懸驗莫不稱服代先生者晉江蘇公濬至今爲浙言督

學稱林蘇蘇公敏絕一世名爲知人至取神骨物色
之表不能及也嶔試時出命觴登覽生徒童冠皆聚
觀之先生召至前賜之酒笑曰對游山客可試共飲
宗師法不可干也先生旣髖髒不能細謹而部使嚴
重他藩牧事之皆謬恭視先生闊疎意不能容疏論
之奉　旨調用詔下時方校越越士追送江上人人
涕下不能仰視先是漳浦有泊曰公溪官取稅以餉
民苦之先生爲邑令言請蠲其稅令不從又言之撫
臺語稍侵令令大憾之先生罷浙憲還未至家而令

因以事中其家爵齕殊甚先生歸隱操彌勵復不得
巳奉封公北行以避仇封公旅於婣孰而先生行詣
闕候補鞭馬鄣南意不自得同年顧公養謙開府遼
東致書以酒德爲言先生戲報曰昔人論酒於兵兵
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
飲不醉美哉此言可與論酒矣弟落落無成正可尋
醉鄉耳而脾氣虛弱溏泄爲災欲效鄭公一飲三百
杯竟不可得安得使酒哉乃知器自有限此祿亦不
易也顧公飲中友故相往復如此無何以原官飭兵

贛州贛方興岑岡之師先生檄上撫臺力言用兵妄
殺非是時已成師不及止然以先生言獲原縱者猶
數百人丁亥遷湖廣布政司右參政治承天時苦旱
先生禱救甚勤居五月復坐言者罷歸歸爲小齋題
曰讀書談道更號曰雲山居士掃軌謝客昔爲後生
商略文課與同好痛飲而已晚歲頗好內典及丁父
艱肆力形家之言或勸之著書輒對曰三蘇文章今
人猶厭讀我復何有乎嘗爲人論爲文之法以氣爲
主其言曰意至而藻生神來而旨暢行於所當行止

於所不可不止吾於斯言有當焉先生老無子後舉
子數歲而殤不勝悲咤時時擊胸遂有血疾疾時令
人奏管鳴絃倚而歌枕上聽之迨亟問以後事皆不
言獨引聲歌劉長卿上陽宮詩聲若金石兩手交舞
其達生知命如此先生至行貞白貲產不及中人里
居有司例供輿皁皆謝卻之宅憂日寢興堊室中三
年未嘗內也其先居漳浦之葭洲曾大父崇器公有
隱德鄉人稱之曰朴叟朴叟生子琥而夭有遺腹子
曰文貢即封檢討公先生父也封公母王以節聞葭

洲近海多盜節婦以其子徙居於甬潼及先生貲拜
疏言祖母貞節狀　詔旌其門又念殷洲宗祠所在
也即故地建祠買田供祀事焉先是雲霄民善剽掠
議將誅勦之賴先生言於朝而止後寇入閩增設
憲臣於詔安先生以官多徒擾民陳論銓司尋罷設
以故鄉人僉德之先生歿於嗣咸爲縗絰葬封公雲
霄之山阻水爲雲霄人爭造舟爲梁以過靈車令先
生得志其德於人與人之歸德可勝道哉望齡爲諸
生時客游燕不及試事與其曹百人補試睢州先生

發牘首予以仁和令憲副張君鶚鳴犬之翼日復懸
花紅環城而呼會予發去不可及補試生卒偶冗畏
主司意不復望花紅也繳來復以冠先所試諸士予
廩食於是庠士大讙爭言以爲故私之先生初不知
望齡誰氏子也聞謗拊心而歎愈益誦言兩浙士有
先望齡舉者吾不復相文後名第偶符先生言爲一笑
而望齡絕癡鈍德業無所底每事後人此非先生所
及也先生病革屬其嗣子毓榛曰銘我必陶氏子故
毓榛走數千里以戶部侍郎盧公狀來乞銘告曰某
月日葬某地望齡辱先生知無以報烏敢辭弗銘銘
曰
神龍升雲九土被膏或擾豢龍龍舍而逃文明天下
豈與魚謀失勢而沉以侶鰻鱺性不可馴而寧可狃
大壑歸藏一瞑萬古

福建按察使青厓高公墓志銘

予所同乙酉舉仁和高君諱從禮字賀甫號曰青厓
以明年丙戌連薦禮部射策高等驟除刑部某司主
事進廣西司員外郎雲南司郎中積秩出守臨江府

居五歲擢福建按察副使主屯鹽尋以藩參治閩粟
遂拜憲使治兵於漳南蓋予同年生九十人而望高
功多職事雄貴無踰高君者歲丙午奉表賀萬壽於
京師過里中方飯客中暴疾而歿當君新貴時人謂
其詳雅沉厚大臣也及歷試有蹟長外臺名譽隆起
又愈謂當然而奄忽中隕悲夫君子居嘗銘其座曰
恕能養德儉能助廉赴事欲勇宅神欲恬務爲西曹
昔方遣使出讞選及君君深自陳讓至於再四西曹
郎劇使無甚出讞者也或怪謂之曰公何讓之固也

君曰昔歐陽永叔居夷陵行視網閣有積牘爲枉直
乖錯不可勝覆也退而以獄矢故終其身精法審斷
予書生方師吏耳敢專使命　上之以滇事怒李公
材也言者强諍　上持愈堅法吏皆震怖憂不可測
君曰　聖主可用理奪乃操筆爲奏曰材用夷敗緬
不無闢國之功據揭申文自抵罔上之罪又曰臣子
報功失實死有餘辜君父宥罪矜疑人將效命　天
子視奏色霽竟獲原解君之于用可謂悟矣臨江
之岨有龍池羊腦者南鈎界也巨姓主盜盜晝殺人

燒廬舍操車馳往縛其帥焚巢以歸有羅氏者擅貲
養客將爲亂君復用奇計收之民賴以安龍池羊腦
之人至今祠祀焉權事之興君官閩省會爲臺司所
倚中使者運目動腕君輒持闗鍵逆機牙以制之常
嚴憚不敢恣橫閩闢罪庠校諸生徒聚譟于衢窘追
莫可脫君譬令執罪人以自解而以兵護之歸衆乃
定姦人妄奏言福建鹽使司多滯引聲之得十五萬
金乘傳麏來商竈皆旻擾君時主鹽法挺身疾辨羣
小皆挫服爲輸鏹四千有奇而止閹貴人亦言於二臺

請以私票行艖號曰抵引皆許之矣又賴君力爭而
罷紅番以船來求市中使以聞君盛言無啓夷心生
方來患閉闢謝郤之番乃引去君於事任可謂勇矣
臨江據津塗常以富人主客役罷産率破壞更踐時
諸富人皆行貨營免吏用舍視貨厚薄郡民皆愁苦
之君至官悉罷遣役者以公錢供而使吏主之曰簡
客者守也先是傳煩而名爲節省官損郵直而民陰
率私錢佐之無所告愬君上牒請悉還舊額清江鎭
百估之所會也故事官市民徒與半直與又後君在

郡五歲未嘗遣一卒適市僚屬咸師之鎭人安焉鎭
故有社倉哀八都之粟立司正副以領之監守稱病
君聽民出義廩分五庾令自爲守官無所煩民以恃
賴清江之祠遺愛者二前守戴公德孺以兵從新建
伯討逆濠者也一乃生祀君而俱漸產君之於政可
謂儉於用恕於施矣此四者皆大臣具也君家貧少
孤贈公歸革命曰必爲儒用成吾志後與母居分燈
誦續每至丙夜鄰媼竊憐之爲賁膏火日中無烟摩
滿案席怡然不屑也後顯仕至藩牧常兼視數道佩

組紛若所治牘鏡未嘗私一鐶或以為言君曰今靦吾突冷時何如邪君體龐腰不任帶然生平少疾病至臨事所守挺然壯夫不能及常嘗宜公卿少疾宜壽而年不登艾位不究材悲乎竟坐一羸哉高氏遠系蓋宋宣仁后族扈蹕遷仁和七世入明名曰玖又五傳爲西岡公鸞鷟生雲樓公科郎君祖禰皆贈如君官者也君娶於鍾再娶於馬通政孫女皆稱淑人子一人德基邑庠生卜以某年月日葬君某處而俾予銘之予安忍辭銘曰

慶之祠楚之稷峴首兮淚羊桐鄉兮冢邑丹荔兮黃蕉清江兮白石羌載魄兮丘中君何之兮廟食

山東道御史允賢徐公墓志銘

意此吾亡友徐允賢也允賢質直自任其與人如倒囊篋中無留者與語如撞鍾考鼓音鏜然畢發開口張醫腸如繩絃可望見凡所謂機緘藻飾扃廩鉤致之術非獨恥不爲蓋不知世之有是也萬曆己丑舉禮部名第四繼選爲庶吉士與坐翰詞讀書院中予性既淺拙常欲求得闊疎者與之處故與允賢相友愛異甚允賢居院中數月於諸同館生或不能舉其字號邑里有竊笑者然或語大事引大節侃然自持人亦不能奪也望齡嘗從容語之曰以子直諒莊雅當風議之任出入禁闥誠稱其選然少機事恐非煩劇之具耳允賢曰不然使吾獲銜命按治一方必有以効者予試觀之已而果出爲山東道監察御史視事西城威名驟張左都御史李公世達名能知人歎曰徐御史初置策子來何辦也無何奉命按治陝西茶法甫出關即上言關外邊備單弱宜增置壁堡蒐

簡卒乘報可孛承恩劉東陽之反寧夏也挾虜爲助當事者怵賊欲招納以紓之允賢不勝憤遺書言逆賊憑一城乘釁妄動所恃虜耳虜得利輒去非有從橫之謀令一狂豎子机肉大吏投書悖嫚可叛可降權皆在賊何以懲後諸公宜滅此而食矣撫爲當是時賊虜既合勢允賢慮諸番或生心騷動百方慰勞之益發牧馬赴大軍軍爲之雄洎賊平敘功且及允賢固辭避而上書請　上勤政講學以爲外寧當有內憂其臨大事善持論引義慷慨如此然精彊於

職事無纖巨皆舉其立寺學志茶馬剏義田皆起墜
振廢垂諸經久既報命嘗按吳中辭以地逼得廣西
將發矣會有以筐篚事劾奏巡撫四川都御史某者
語連允賢遂謝病歸歸數日暴疾發臥一日卒允賢
自詞曹出持風紀僅二歲然一時猶稱爲名御史予
於是知允賢最者語不謬其自負必有以者而媿予
知允賢未能若允賢自知也允賢諱彥登齋曰景雍
令字謂之世爲仁和人居陸里以姓著高大考諱某
曾大考諱某大考諱某國子生與其弟鄉進士某竝

長厚知名至考某號雅石翁用文行遊太學卓乎尤
有稱者也允賢生于某月日某月日卒甫年四十而
翁尚未老可悲也哉娶於沈有五子三女娶某女適
某孫二人尚幼以某日葬某處允賢素壯居常戲笑
自譽諸子孱弱令使孱者銘之可悲也哉銘曰
噫祕館筆札烏臺繡斧孰適其蹊也位三歲而已病
一夕而斃誰折其萁也子有劒而吾未既厥鋒子有
璞而吾未究厥光人與人猶不能相知也而況夫修
短之數窮通之理蒼蒼者之報施也惟壯者逝而孱
者銘兮吁其悲也

四川道御史耐菴陳公墓志銘

陳公諱燧字葆光號耐菴予同己丑舉進士友也器
量凝遠性愛人解褐知安平用清循不擾得民譽歲
餘以力能理煩調寶應縣邑瀕善潦帶引漕渠數起
大繇葆光爲政務解煩息苛與民爲無事旹東濟河
神臺莊北開張福海口發丁壯若干人赴之徵召繹
絡而民不知役會倭入朝解緣海郡縣皆築嚴增設
守備騷然不寧寶應故無外壕衆請撤民舍百家以

治壕葆光持之已而無它百家者竟罷撤凡搜粟料
兵大府檄日至而每用便宜應之民閒賴以安堵居
數月署前濟肅如在墟落日召邑子弟爲講課躬自
勸率文教大興自嘉隆來邑人無上公車者是役殷
殷多以薦起矣尤崇行義恤窮乏所推食貧士凡五
十餘家老生未崇學年七十餘有奇節待以賓禮歲
時造廬奉粟帛又歲貢生某嘗廢爲治脊葬沒以官
錢葬之餘率類是前令耿君有治辦材嘗規畫六事
邑人稱善而胥吏多害其成共謀沮壞每言其不便

蓀光廉知之遂鑱石臚載其法樹於縣門而下令曰
敢有議前法者罪之嘗稱曰法所從人出己因之可
也所不便已出人更之可也以高第召爲南京四川
道御史時淮水漲沒泗州　祖陵　天子震怒遂總
河大臣遣科臣馳詣河上求便計上下悚懼無所出
於是請大疏周家橋以洩淮水許之下流高寶泰鹽
之人咸洶洶莫必朝夕蓀光上疏諫曰臣寶應舊令
也習水事義難緘默請無言遠事頃者淮水從高堰
驟溢高寶邵伯至決隄五十餘處此溢出之水害已

如此矣若大闢周橋以鄰爲壑數邑之民求爲魚鼈
豈復可得哉夫治水之道必先其下流今議者徒欲
分導淮水從廣洋射陽以達於海不知廣洋去海百
里何途之從而能遠達又二湖皆無圍岸涂佔民田
水行至此寧復可瀦汎濫四出究爲民害耳爲今計
誠自興鹽迤東擇其便利如白塗河石䃮口廖家港
等處條爲數渠分門入海然後道循上游濬深闊廣
受多去縣令水丈第東行如是則泄之有湖可令虛
腹周橋之水吞納有地不爲災矣然後葺亭所以衛　祖

陵臣猶以爲末也夫淮出清口會河入海而能拒強
河俾毋內灌者以全力勝也淮分力弱能禁河之蹦
其後乎淮退尺則河進尺濁流澱淤甚且逆行何者
河強淮弱水勢固然治法亦異治弱者合之治強者
分之宋濂有言夫以數千里湍悍之河一淮茹之欲
殺其怒理所必無誠釃爲別道衰其半力則河患可
平然則今日分殺之策宜用於河不宜復施之弱淮
也近者五港口分黃導淮之議誠宜亟行相度尅日
舉事使河分勢減不至扼淮淮合力全不爲河扼於

是大闢清口積沙俾淮徹底行直趨雲梯借淮之清
洗黃之濁則海口而上累年厥淤衝刷必多二瀆將
爲安流矣誠計安　祖陵無便於此淮固不足深治
也疏上　廷議題之卒鑿渠分黃水如公策而周家
橋不果決全活甚衆礦稅起公率其僚累疏力爭語
多不具載時臺省空虛留臺御史纔二人駢佩八九
印戴星往來不勝其勞而蓀光閒靜耐事巨細皆舉
所覈京帑浮費省戶部金至巨萬秩再滿會聞母馮
太孺人遘疾危甚遂投牒都臺解綬輒歸中道母訃

至奔覲哀毁服解赴京補陜西道未拜而被南察時葆光已病療待　命逆旅久不得報上章乞骸復不報以没悲夫賈子書朱叟有二白璧色與徑皆相若也而一者纔五百金一者千金其厚倍也今有卓朋之操孤絶之行攷其事則善校其名則美然其道若爲山然有受其虚者夫斷人自成與利人以自淤其厚薄直倍蓰而已哉葆光自爲諸生至臺憲其所與半面而上咸剸毛出腸必效其惠愛而後適至忘其身遺其名謷受詬罔處垢辱而不悔葆光年二十七

領鄉薦五應都試不利家赤貧旣連蹇而出游游道數困冠敝衣浣持一筐至數歲而旦夕爲家人具鮮通籍十餘歲家無美田宅而諸弟皆有郎贊交游姻黨挹江飲河人人意足而已未嘗有德色純綿性溫骨亷必潤雖葆光亦不自知也然當世所稱賢者咸善技擱有完名顯官而葆光至被口語位纔七品邑邑旅死緜有道者視之則完名顯官者抑莊生所謂人之君子耳以較吾葆光其價貴賤殆不獨十金五百金而已也陳氏朞山陰宋忠肅公過庭之後至禮部侍郎忠道起家當明初造諸朝典九儀多所參定侍郎公曾孫頤爲潮陽儒學敎諭敎諭生毓毓生濟濟贈生封公栻葆光父也封公富有襟韻每與鄉里少年吹簫擿鼓飲酒爲樂老而彌篤葆光性凝重衣貂還里然不以貴重故簡斥父客每會絲肉並奏奉觴處客下恬無異色人服其孝生嘉靖丁未十月卒萬曆乙巳七月年五十九耳配王封孺人子四　云云戊申仲冬廿有二日葬公山陰獨樂山之陽至言以公從弟繕部狀俾予銘之銘曰

人亦有言器薄卮毁酒薄卮酸嗛嗛轖德靡悔於趾迺疾用剸維此价人溫恭有恪內碩且寬大河滔滔滲漉萬有而靡淸濁紉縮邑符繼升憲府莪矣豸冠鷹鷙其羽擊彼秋旻厥德迺彎孝友兄弟以燕朋友以逮賤貕譬如象馬洎此蚊螨飲海同歡小夫局軀爪甲毛縷聯用自完公捐不有上頂下踵中吐肺肝維民生厚公雖亡矣厥德靡諼樂丘如堂億萬斯禩公魄永安

晉府左長史重齋李公墓志銘

萬曆歲己丑望齡偕同館生金壇王肯堂宇泰南宮郭士吉希泰謁重齋先生於其家皆父友也既升堂亂帙塞座間時主人未出相與竊視皆手葉遽讀一二語鋒穎嚴峻如從壁罅窺武庫既謁拜灑然意斂耳目皆新貸以為邃古之人非世所嘗見也癸巳八月十六日先生卒其治命以狀屬肯堂銘歸望齡士吉介以往是時予與宇泰既歸矣而希泰方叅浙藩故云然甲午予將詣京師希泰使者以宇泰所為狀及於西陵其冬拜先生筵几見其孤錫禎諏而志之

慎也公弟豸字子仁人稱重齋其先世濟南之齊東人隸籍濟陽衛正統末有名山者與土木之役死焉再傳至貴貴生全全生秀秀有子五人公最少初為弟子員時試輒儁然其志已兀然嚮於道每至學齋眾人相囂讙公瓢危坐寂默舉嘉靖丁未進士領選知臨晉縣擢戶部山西司主事秩滿轉員外郎以察謫鄧州同知量移通判松江府同知延安母憂歸復補潮州以晉府左長史罷歸公質直悃愊其居官蹈繩自任遇事慷慨引義理無所紆回其所持議論與施之行事皆吏職所固然未嘗詭激掠於人而世所尚綿耎柔面柔曰相媮悅視公反以為怪異以此屢見擯仕輒蹇蹇然公居之恬然無悔也居臨晉日均徭嚴保甲課民種桑棗大為僥利時久旱獄有冤公為直之即日大澍其為治盡然豪有力家與單平細戶無所高下郎司檄意有屬不為動多忌者以是擢戶部郎清論猶究之其為戶部也嘗奉命偕御史賑御史窺甚嫉公勤事欲嫁其罪於僉擬劾奏之以舉公公往白都御史為陳義理利害竟不敢動客兵之

入衛也饑於通州至輒大擾縶郎管錢穀出入耳不問民民甚患之公往涖事先期移牒軍門軍門為下令嚴其罰兵至有蹂民稼者公縛治之民賴以安故事大通橋車腳巡倉御史與戶部東官廳兩轄之御史欲專其事移文戶部令後毋與事尚書不敢抗依違從之公時在廳駁之曰有如御史所謂事當獨任假有違犯漕務侵盜官糧者不知監臨主守孰執其咎御史言謬當仍舊為便尚書領之而已既又理漕通州所蒐除姦蠹甚力潘經歷者與御史書掾為姦

利乾沒艙船銀[illegible]百兩公廉知將發之御史惑於懟
者反譖公飛語騰布積以他纍不爲衆所悅會考察
遂用浮躁落職鄧州至州州民有以白蓮教被發覺
者株連千餘人公謂鄧守毋激激且生變於是擒其
渠一人杖殺之焚書通衢事迺解其判松江掌鹺政
太僕丞某以私販傷捕者公捕之急或爲干說公曰
鄉官之重賴朝廷朝廷所以重法也無法是無朝廷
無朝廷有所謂鄉官乎方是時公同講者多顯融公
以廉平無依媕久不調因作寤語設問答蓋客難解

嘲之流以見志焉久之始遷延安督遊擊將軍牛秉
忠者鎭將也以事與諸庠生鬨諸生語暴其私褻於
臺臺下府鞫之秉忠故從虜中歸正至是不勝憤召
家丁語曰吾與若本塞外客耳逼我且復去鬪者錯
愕謂不宜詰問公故令吏具牌勾其妻女而已踞坐
佯罵其吏曰牛將軍何等官乃欲以秀才浮浪口語
辱彼妻女邪硃塗其名叱去之秉忠聞謂公愛己翼
日詣謝且要與講解公首肯之旣出呼其中軍官語
之曰吾問官非講和人也歸語若帥速以罪人來吾

在固無他不爾者當無故棄萬全富貴自附犬羊乎
秉忠惴懼械其家丁來獄以竟其治湖大略視二郡
不爲豪勢者所安竟遷晉相而公猶斤斤其職不少
懲貶至縛巡按御史承差吏寘之獄大爲所怒竟投
劾去故愛公者多謂公負氣以至坎壈而公不謂然
也嘗持議謂性氣與義氣似而非爲數百言辨之其
所謂不見是而無悶者哉公之學以踐履爲實解悟
爲虛故尤不喜聞新建之說著書辨之欲以排斥異
學擁衛傳註力爲程朱禦侮過談致知者必痛詆之

雖以觸世忌諱不復顧蓋見其末流於本初或勿暇
究也然迹公行事與所立言庶幾慥慥君子者矣旣
歸益力學不倦府尹禮以大賓公爲言必如古法無
若時俗具文乃可往尹從之禮成一時咸改觀焉其
所著有敬思錄讀書歷事劄記大學管闚井天膚論
九邊論古今奇聞類紀經傳先儒格訓令言略節方
正學先生雜著抄述經濟鴻猷[illegible]時雜記雜集各若
干卷一統志略二卷[illegible]一卷[illegible]長語一卷
[illegible]一卷仕肯始末一[illegible]

一卷疏未上故其事不載焉公凡三娶初配程氏贈
安人繼楊氏又繼薛氏封安人子一郎錫禎府庠生
側室梁氏出娶於祝有孫三人皆幼公之卒距生正
德壬申八月十五日得年八十二歲其葬也祔於先
塋啓程安人穸而合焉銘曰
衆昏羣眠日中而瞀孰與微言提之令覺惟此微言
甘味毒藥毒或中人肝腎瘽鑠或懲厥毒吐味不嚼
有美李公禮法是服守其師言以捍新學著書白首
勇與之角仗義扶仁履亦靡錯官不逢辰安我漫落

玉豈慕雕貞哉大璞猾者不爲將聖所託有所畀如
其人可作

行人王道安先生墓志銘

先生王氏諱爾康字道安號性海居士其先泰和冠
族也曾祖窮民公以義師扞寇死之祖贈主事東皐
公始遷廬陵父諱晉仁以進士爲涪州守先生生而
淵默兒時常樂聽王誦書纔十行人謂之癡十三居
涪見周覺經凡七編觀之父來問奚爲執卷而對曰
解否對曰解而道其文貫未曉文義徒擬于帙中繪像
耳父遽指經語詰曰試爲解之道安追無以應良久
覺胸中忽開如刀斧劃於是夙慧頓明言論深奧父
甚駭之退而討覽內學結修深觀若循里巷窺旁赴
闤鬧乎其無滯也夕常夢異境偉人其丈夫皆身佩
光明世界爲金銀色皆見異書咸世所未覩也晨起
尚憶之日所誦儒典數千言一歲中經史都徧辛卯
領江西省薦明年中會試乙榜時年二十六矣道安
故王氏孽子涪州公以都水郎使時生道安傳舍中
其母李也嫡曾宜人遇之厲收洗畢驅車輒行長讀

書常有餒容雖舉鄉書而李不免勞役乙榜例授教
職士非年往連困躓者多不樂就道安少年以母故
遂爲南城教諭奉李孺人以行人服其孝學傍招提
有藏經道安宦暇時往繙閱無遺者甲午應浙江聘
分校禮經明年成進士告還子無僮僕寄鄉人試免
者舟以歸明年選授行人先後奉　冊周唐淮府復
奉　詔犒諭湖廣所至餽問一錢無所受好游名山
過輒留止嘗結廬焦山中習靜半歲始去道安初禮
雲栖爲毗尼師持淨業甚篤復棲心宗要參扣精猛

忽與行幹折觸而有悟其使唐又得旨於松谷老人嘗云吾至是始名舍兩臂矣見既高則所守彌下其行履純密雖衲子中精苦者不逮亦間爲文詞伸紙輒就對客奕移時亦靡厭也夕嘗端坐至昧爽脅不沾席自言如彈指頃耳辛丑奉李孺人北來居數月復以使行曰吾不返矣折所持手板而去畢使上疏謝病居招提中爲衆講起信論著起信疏記通梓行之無何瘍生左足病中講楞嚴不輟已持曾宜人服强起襄事於是道安始授產有田穀所分債券皆焚

之畢葬疾增劇右足復瘡瘡大如盂初病時道安於定中見脛骨盡黑曰此宿業也意不欲療然猶齋戒吞藥酒進滋味以慰其母嘆曰生死命也酒肉奚能爲予死爲後來戮不愈於破戒生乎先沒數月豫赴期曰昔將歸女子曾氏其家請以仲冬道安曰至期予往矣爲吏仲秋又捨田宅爲精廬卜月成券其友李子木請冬仲十日道安曰吾不待也易以朔亡何謂子木曰初九日吾行矣是日果逝斂夕地震動屋瓦盡鳴道安生郵舍時涪州公見大比丘入門登堂

翛然而來俄失之是夕李夢一僧從井湧出覺而娩身故道安兒時人號之僧及居涪州公喪毀甚病足幾殆夢與僧授藥飲之而平後分試浙闈出居邸中患滯下夕數十起從者一人亦病逆旅人皆棄去飲食都絕俄有長比丘映立戶外脰以上出於戶持一盂從簾外與之受而飲湯也霍然而愈嘗登五臺見金浮圖高出雲表問左右無覩者華時見羣緇繞案有頃曰天人至矣乃瞑鴻臚卿劉公言緣道安事知張安道蘇子瞻前身比丘之說皆不妄也當萬曆乙

未予從黃庶子輝潘吏部洙偕爲會試同考官潘君懐二牘眎予曰此一取一廢矣君以爲何若予曰君所廢其人佳士不可失也潘君曰然業既裁定當奈何復以眎平倩平倩益振袂言君可憚百及耶吾二人助君爲請竟廢取者取廢者其人即道安也後相從社中三人笑語往事曰豈亦多生香火因緣乎予嘗問道安入道奚功而可道安曰道無功也予曰無功何以進道道安曰無功之爲功至矣既辭去一昔從涿鹿來纔十數字曰直心易深心難有功之功易

無功之功難嗟乎道安蓋謂予蹇淺拘滞而為發藥與世之儒者多詆道安為異學其皆浮屠言者又曰為偏乘小機非最上圓頓之道惟同郡王奉常先生時槐亟稱其好學嗟乎顔氏既没後世之好學有聞躬允蹈之若道安或鮮矣儒釋之名偏圓大小之辨吾烏能定之哉配劉孺人寧國知縣劉公女始道安止小樓日誦華嚴孺人夢大日輪懸樓上光采晃煜不可正視寤而言之道安為言佛法大指欣然信受屏葷血清淨自居先道安三歳没没時殊了了也子

一錫玄娶李氏子木女女子二適曾文饒道安世壽纔三十八耳葬某葬日某錫玄自盧陵走二力奉書函幣以馮臚公狀屬予銘墓予所識詳略稍異狀者皆道安當日對案語也銘曰

先生揭來乘願車金粟病士雙林漁優曇鉢花時一敷度生幾何還化初嗟世渾濁人苞愚談圓說頓聊自誣啞喚癡聵誇天廚夢游清都身吳裔先生揭來斬蓁蕪澄觀密行躬範模如投清珠淳漆滲手挾二曜臨昏衢羣生溥祜公何滯足如委土身空虛埋玉下土友所吁銘詩告哀慰厥孤

淮安府知府范養吾先生墓志銘

公諱槚字子美號養吾其先蓋宋參政文正公之裔文正公之曾孫曰直愚者為永嘉令當南渡時徙居會稽四傳至澧泉令宗堯居九節坊宗堯玄孫完當國初時官光祿署正生溥溥生封川知縣鏞鏞生垣垣生鎬公父也仕為江西新昌典史後以公貴封奉政大夫刑部雲南司郎中新昌公廉解歸十有九日而卒於是公年十五矣貧甚幾奪業已益自奮滿服

試縣中第一大為令所賞補諸生十年受徒自給嘗開兩館往來講授時母老而配沈病臥講畢復步歸為炊常奔走無課文暇時於塗間默搆之每往返輒就兩義晚歸恐兒啼煩大母因取懷之潜步月中運思成課課更多其伍其精苦如此嘉靖己酉舉於鄉連成進士第授工部虞衡司主事管節慎庫莅事日嗷併數枚以廉謹稱職得時譽當事者因令人要致之公不肯往見以是差滿擬職需二年餘始補刑部廣東司明年審決關內未報命就轉雲南司員外郎

尋爲郎中旹有昌平窰戶百許犯陵脈論讞罪悉死
公心哀之念必有首事者得之餘可活也竟坐一人
死餘悉減再考出知淮安旹倭騷犯鹽城轉掠廟灣
實淮安地公行次徐得報疾馳詣郡未至泰州復告
急時督府集兵五萬七千人分十七營以禦之而公
自將卒屯菊花溝以扞城晝繕兵械宵嚴守備時荒
後府藏虛諸軍所給饟日千石餽者三萬人商賈希
少倉糧告匱公揭榜增糴價招之是時廟灣賊方發
民屋甓墻築堡因鹽商積粟爲持久計公度賊勢未

解慮饟不繼言於漕臺請發數萬金告糴湖廣漕臺
難之而先是單門已截留運糧五萬石公竊計卽彼
聽而上請朝論未必從卽從亦緩無及於是擅發銀
三萬兩六道往糴五旬米至就船中減價糶之頃得
銀三萬償糴本而空獲米五萬石軍興給足卒以殲
賊自受事不解帶者半歲衣漬汗表裏粘合爲一肌
渠如漆兵事甫罷而景藩役興王舟之涉淮也從彭
城達於寶應供頓千里舳艫萬餘艘兵衞夾塗錦纜
而牽者五萬人兩涯各除道五丈直民廬輒撤之公

傍廬置敝船覆以板上望如平地居者以安淮人表
水而濬公笑曰無慮王舟至上流閘水從水患淺耶
旹諸郡括丁夫俟役呼召甚棘公略不儲偫漕院大
憂之召爲語公謾曰明公在何慮耶怫然起曰府乃
欲委罪於我役我止一老夫何濟曰非敢然也獨仰
明公斯易集耳曰奈何公曰今王船方出糧船必不
敢入閘比次坐候日費爲難今以旗甲守船而用其
七人爲夫彼利得饟直趨役必喜第須一紙牌耳曰
如不足何曰令鳳陽以夫數萬協濟於徐役畢必道

淮而反若乘歸途之便賫而役之無不樂應者則數
具矣於是都御史大喜稱服公進曰無用也復愕然
起曰何爲曰方今上流養水以濟王舟比入黃則各
閘皆洩勢若建瓴將安用衆曰是固然矣彼肯恬然
自去乎曰更計公勿憂都御史歎曰府君有心計吾
不及也先是光祿寺劄沿途郡縣具王膳食品珍異
每頓直數千兩公袖大明會典爭於撫院曰王舟所
過州縣止供雞鵞柴炭此朙註也且光祿備萬方玉
食以辦此窮州僻縣何緣應奉乎撫院然之爲吝請

禮部部更奏令第具膳並予頒二十兩妃十兩省供
費巨萬計比至公遣人持鋌金逆於途還王左右曰
水悍難泊惟留意於是王舟皆窮日行水漂疾如激
箭三泊供祇千三百比至儀眞而一夕五萬矣皆王
重載出羣盜謀劫王布黨起天津至鄱陽分徒五百
人往來遊弈一日曉衙罷門卒報有貴客入僦潘氏
園寓帑者曰有傳牌乎曰否命詗之報曰從者衆矣
而更出入公心疑爲盜也陰選健卒數十易衣帽如
莊農曰若往覘其徒入肆者陽與飲飲中挑與鬬相

搏繫以來而戒曰愼勿言捕賊也卒既散去公命輿
謁客西門過街肆搏者前訴卽收之比反得十七人
陽怒罵曰王舟方至官司不暇食暇問汝鬬乎屯令
就繫入夜傳令儆備而令皁隸飽食以需漏下二十
刻出諸囚於庭厲聲訊曰汝輩謂官府當出迎王而
欲乘空虛爲亂吾久知之徒送死耳咸叩頭伏日朝
廷洪福奴輩當死伎倆捕賊首已逅其將校也於是
令飛騎馳報徐揚諸將吏而斃十七人於杖餘賊散
潰是事微公曰不測疆吏皆悉誅死矣倖無何而王

營減之議復起淮安故兩城新城者南宋時築也時
亂後漕院以多備也議合之公意弗同院怒遍舉之
身爲植工竣命曰王帶繪聯城圖大享勞群吏令入
繳公公固讓不往出行城上歎曰此城患也務大難
固速成不堅是功必敗矣院聞愈憾於是搜遷歲逾
爲罪劾奏之得旨奪一階而公竟罷公爲治英敏善
決斷不畏強禦摘姦雪滯通於神明鄉宦某者淫暴
擅殺大爲鄉里患海寇之亂築郛絕衢道自固府判
出經其郛閉勿令過判還以訴公公怒命墮焉無何

其徒殺邳州三郵以賊級報驗得之遂以兵圍其第
繫徒三百餘人併發其所爲諸姦利事訊之皆款伏
某知不可解而恨公切骨陰謀刺公公偵知之不得
發則賂於朝得復起脫身亟行赴官會爲臺糾奉
詔逮問而歸獄詞於四郡公焚香誓神引咎七百鞫
之得實以報某竟獄死民家子徐栢及婚而失之父
訴府公曰臨婚當不遠遊是爲人殺邪父曰兒有力
人不能殺也久之莫決一夕秉燭坐有濡衣者臂兩
髮僂而趨公叱之曰噫是栢魂也而紫髮水死耳明

日問左右曰何池沼最深者吾欲暫遊對曰某寺遂輿以往指池曰徐栢屍在是乎網之不得將還忽泡起如沸復於下獲焉召其父視之栢也然莫知誰殺公念栢有力殺栢者當勁一日忽下令曰今亂初已吾欲簡健者為快手選竟視一人反襖脫而觀之血漬焉呵曰汝何殺人曰前陣上流耳解其裏血漬霑續公曰倭在夏秋豈須襖殺徐栢者汝也遂具服云以某童子故童子至曰初意汝戲言也果殺之乎一時傳以為神焉去郡百郡人扶攜悲戀婦女皆登堞

呼嘯或騎馬挐船尾之川途為隘踰數百里至江而後反或裹錢物投舟中公遣人追還皆莫得主者復為生立祠祀之其惠愛如此公於學以力行為尚每談論經史風旨超邁終日不倦敝衣徒步過之者以為老生其臨事明足蚤知勇足以斷仁足以守刀斬鏡別毅然不移惟識與力可謂兼之矣所著洗心居格言觀史雅言首尾吟等集行世少嘗讀書道觀數怪見同學者死焉公與[illegible]習無懼色其膽決蓋天性也卒歲有降紫姑者諸孫就問壽以詩呈公詩有半

酹逢司馬句公笑曰吾今死矣半文八十加一吾壽數也酹者酉卒丁酉卒也馬屬午在午日乎果以六月午日歿及葬諸子以李公槃狀來乞銘銘之曰

璧貴金良不可禦荒飢而食之不如稻粱積蘇千車困粟百釜以適市廛不敵寸珠誰穀於凶誰玉於豐兼者實難惟我范公淮方未夷公臥而治療其調饑公也則粃公之來還隱者之顏式是邦家寶玉韞山烱爾者識圪爾者力斯言不磨視諸幽石

合州知州念山余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汝為人稱念山先生幼而奇穎五歲日誦千言九歲能文十一試有司名動六邑諸邑令爭迎致之一日中再試瑞麥表下筆立就詞無複者占對如響鄉人覺山洪侍御歎曰吾郡中更見篁墩矣先生意弗屑也年十六遂領鄉薦都試罷還讀書念山中時緒出東廓二先生推明文成之學所至集生徒講說數往來宣歙間歙中或疑或謗先生奮然操筆往事之昌言於鄉黨曰昔彭惠安錄明名臣楊文恪傳理學吾郡寥寥焉志士不恥為論世者揶揄哉又

日文章若立身之岐路詞翰者行已之外篇吾人安身立命當在何處人生百年如石火易滅中間惟二三十年與究大業前此者智不及之後此者力不及之時復幾何一念依違大事去矣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三復斯言潸焉出涕其意尚如此體解精密力行不怠嘗言性無內外理事不離本體澄然神明乎酬應之間其至矣凡八上春官不第其初肄業北雍徐文貞公爲國子祭酒相得甚懽曰子之文殆進於道時時引與談論既而曰凡吾所爲子言者非教

子直爲進士也相勉進士而往無窮之業耳及後謁選爲浙江瑞安知縣過辭文貞公謝不敏公投詩贈行致其惋惜時兩浙有倭警而邑踵秤政先生內捐瘦瘠外聯軍興績狀甚著仁聞藹然居歲餘以父憂當去官屬寇大入縣境被檄扞城衰絰視事者再旬邇發邑民咸追慕之鐫石以識明年大計考功敘優考而戶部以輸不中程奪官一等然先生所辦歲課實羸適持服還前後攷所負悉以嫁之然內援莫爲白若與人書曰鮮于三難非所能之陽城政拙竊自

媿爲其居之適如也服滿起判鄭州一視州符及行祥符儀封縣事清能有稱復用母喪罷還再起補商州被檄主商山書院教事未就擢知南康縣劉陋振窮憂勞具至父之疽出背民大感之相率祠禱者屬於路月餘乃瘳時江右初改役法州縣率具文相枝拄惟南康設誠行之民以惠賴分校秋闈所舉士五人閱閻考馳贈父母官號如制陞爲合州知州先生素恬榮進所至常移疾請休及績滿推　恩慨然曰奉檄爲親二親棄養徒望以一命寵泉下茲願畢矣

遂疏謝病不赴有　詔新秩致仕以優之談者多言仕宦不得職不者年至或底滯弗可振乃去耳先生於三者未嘗處一也何節之壯計畫之決哉初先生自鄭歸築精舍曰中心堂與同好講業其中及罷宦嘯咏艸閣上稀出庭戶先生冢嗣南京戶部侍郎贈工部尚書懋學時以給事中上書言時事詆切執政削秩還先生迎謂之曰吾兒所謂貽父母令名者也會歙中諸邑民相與鬭訟事聞於朝執政方怒給諫侵巳欲緣此遂禍之亟求主者時上下知指所在咸

危余氏先生怡然無所動事亦竟寢後一歲遘疾疾
既侵適母諱旦强起具冠服拜與迨革其友有寄和
破蟋蟀詩者受而歌咏之莞然而笑數日竟卒先生
早慧博文弱冠後人輒版行其古文曰幼學稾其成
於公車者曰未信稾既仕而左宦浮沉揚豫之間月
所爲詩若文曰破蟋蟀言其處憂患猶翫而忘之若
韓子所云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者也然
其意雅不欲自名於藝故其篇中率本理要信意遣
詞不工爲刻鏤組糾序者稱其文如搏鴻憑風悠揚

膠葛無振翮之勞云余之先自下邳徙浙自浙始遷
婺源之沱川者曰宋進士桐廬簿道潛遷川之張村
者曰上舍德恍又別遷川之理源者曰景陽蔣竹周
廬稱曰竹居公竹居而下世有竹好至處士保竹公
尤用行義顯嘗語諸孫吾少讀論語纔至公冶章耳
然用之終身不盡生廣昌公縈理邑多惠政生贈南
康公體郎先生王考王妣汪孺人妣先生之夕夢大
學士與文憲公衣冠坐庭中授先生領[illegible]其歲支
干與文憲同名位不逮其自任以天下人小輕重未
易辨也先生生正德戊寅卒於萬曆己卯至壬午恭
臣死給事以讜言　召還進秩　皇嗣聖恩追贈先
生爲奉直夫人配孫孺人繼配胡孺人皆進宜人孫
宜人生尚書公爲名卿行業具其志傳中娶汪繼張
贈封皆宜人胡宜人生三子懋孳舉甲辰進士知山
陰縣娶胡懋游娶張懋厚殤女三人適某某孫男若
干人某某孫女若干人適某字某先生沒之數年南
康人思之祀於名宦婺源復祀先生學宫壬辰十一
月尚書兄弟奉先生柩葬里之古樓岡以方寧州流

所爲狀乞銘某公會有他故弗得而尚書捐賓客墓
石久虛至丙午望齡罷官秩歸而山陰令爲所舉南
畿士來言奉直之與尚書未竟之志曰子父子兄死
者無泯後死者無憾惟先生之圖之也予曰奉直以
羈丱之歲挾奇藻拾榮名此恒情所快而獨焦脣敝
心從事於聖賢之道若深憂重慼不可釋於懷者及
仕蹇躓人以爲憂而其中夷然有以自適夫憂道遺
其樂樂道忘其憂若先生於學誠所謂期之而造之
者矣哲嗣競爽名節政事斶焉在人而皆嗜古味道

父子居平以陽明則言一帙爲傳家要典云遂檃括
先生集中語爲銘曰
有言不朽有子不死此人所以名念山子爲儒則眞
爲吏則循此念山子所以自名蹈紫陽之先躅爲舜
江之後覺有超世之樂以爲學有終身之憂以爲樂
此念山子之言聞於緒山東廓者與

贈員外郎誠山徐公暨配章楊二宜人墓志銘

婺有大儒曰魯源徐先生先生考贈奉直大夫禮部
祠祭司員外郎誠山公妣嫡曰贈宜人章氏所生曰

封太宜人楊氏誠山公以嘉靖己未歿章宜人歿於
壬寅楊太宜人最後歿以萬曆辛巳久者四五十禩
邇亦念餘載矣先生文若行足以顯親其生平游從
海內文行之士至多而墓石久缺歲癸卯望齡校文
南畿還浙拜先生武林將辭而北以志銘見屬夫以
先生事親之周使人之愼必無他屬而以命望齡雖
非任也其敢以辭按狀徐氏自勝國季徙蘭溪其先
居衢之柯山柯山而上逆推之丹陽以逹於偃王皆
可譜也蘭之族遷曰勝二公子曰福三公玄德當

高皇帝爲吳王時略地婺州福三公以智計見褒[illegible]
提舉上兵機事尉仁和麗水生原三公彥傑原三生
宗一公宗衡宗衡生仁九公文玫宗一仁九二公皆
以賢賓於鄉飲世用良謹著生守二十公芝守二十
公生榮三十公講別號菊逸至是子孫大顯貴矣菊
逸公生誠山公諱祧字伯誠以孝聞於鄉黨前進士
鄭公璀名德長者也嘗爲奉活佛記贈之曰比鄰有
徐仁九甫者里之良也歿纔三十年後生中欲求其
似輒不可得方歎世衰俗壞生人道盡矣甫有曾孫

祧者醇懿肖甫其孝敬不可具言父嘗爲賈祧割私
槖半奉父爲賈本已以半殖又盡以贏歸父父偶以
居址事稍不怡於叔祧間請曰彼殆未審似宜忘之
且要在兒輩長進與否不在居址父爲釋然市人率
錢穀祈禳要福利以謁祧輒應之曰吾自奉活佛問
活佛何在曰堂前父母即活佛也璀平生奉親有媿
於祧多矣其爲名輩所賞識如此襟度閒遠嗜書好
游飲酒輒盡與人熙熙未嘗見其有過年既老時從
[illegible]亭中與羣兒嬉戲爲脫上衣爬搔擇蟣蝨袒露而

坐兒前後繞摩翁腹背良久慰遣之曰好袖手去母久鬧致爭也唐文襄公嘗謂公弟白谷公曰子之兄可謂葛天之民錢緒山先生游蘭與之聚處謂門人曰忘機如公所謂能自寬者也間嘗推擇爲鄉約長鄉人安之久之不解時公猶子用光既舉進士魯源先生私請之曰令亦知大人姪中甲科耶公艴然曰鄉約何關甲科安得相及乎歲乙卯魯源先生舉於鄉公送之武林出涕先生試初場心動擲筆趨出歸一歲公遂卒章宜人年十七歸於徐踰十年無子乃

置貳焉於是楊太宜人生魯源先生方是時章宜人產不育育楊所產兒乳之或曰乳兒害娠宜人曰審爾不當以妨楊娠也初誠山公弗無子於齊雲山歸圖高禖祀焉折梅爲供頃之梅成七實明年兒生人皆謂瑞先生稍長受書每雞鳴宜人常擁兒被間誦書數十過旦起爲櫛髮髻角髻戒而遣之故先生少時無童子之弄同舍兒或戲先生而非母出也先生怪以爲詈已歸愬宜人宜人笑曰固也指楊太宜人曰是生汝母是時先生七歲矣猶枕章宜人臂以臥

年十一師其季父白谷公白谷嚴重生徒不敢時出人先生念章母甚且誦且泣不敢請忽心掉不自禁起請鳴咽疾趨歸而宜人固已候兒屏間復爲櫛髮整衣履啖少果棗喻遣就館而已獨映門立使僮覘兒誦如平時乃返然其教甚莊所髻兒角髻少損詰責之曰是髻吾畜之年久而汝壞之乎先生曰宜人棄去時不孝年十五以所識生平無剩語無露齒之笑事舅姑善揣意所向得其歡其居室衎如也宜人病篤子弟拜牀下問疾何狀因請曰人言病有鬼信

乎宜人聲纔屬答曰人言誕耳今從足痛至心痛止覺漸就黑如是絕矣言訖遂逝楊太宜人章宜人所置自副者也樸吶勤愼代總家政具有節度性慈愛哀人之窮見之輒目罪過可憐罪過可憐未嘗離口平生甚禮敬人其稱謂之無背面也先生督儲蘇松官宅在公堂後間闖撻人聲進問何事先生以是益省刑在蘇州久思歸歸半載疾作明年春卒誠山公生弘治甲寅享平六十有五章宜人生弘治壬子享年五十有一楊太宜人生正德乙丑享年七十有七

三男子一女子皆太宜人出長即南京太常寺卿用
檢學者所稱魯源先生也次歲貢生用襄次禮部儒
士用登女一適郭堯乾孫男十二人曾孫十七人玄
孫五人嘉靖庚申春二月葬公暨章宜人於楊溪橋
之平原萬曆辛巳十月以楊太宜人祔焉予觀古豪
傑之士嘗有所開其開之也必有博厚微柔之德以
爲之始仲尼大聖論本於銘鼎所謂明德蓋傴僂退
走士耳夫卑下濡柔廣衍寬大地道也水道也羣靈
衆寶於是焉出刻露之區焦殺之原未嘗有物焉觀

誠山公寬然長者吾槩其行事如世遂古如歲端月
如人穉蒙其發始也倫其來也方有餘二配以慈柔
齊之肇啓達人宜矣哉銘曰
魯源氏之學禰錢宗王周孔之裔也魯源氏之族太
末丹陽仁義之系也聞先生之風是以論其世也羌
父義而母慈兮惟其有之是以似也

陶文簡公集卷之八終

陶文簡公集卷之九

墓志銘

贈主事芹泉馮公暨配蔣太安人墓志銘

芹泉馮公諱惟重字汝威本青州臨朐人洪武初徙民實遼東而其先思忠者在籍中遂戍居廣寧數傳至春春生贈布政使振振生貴州按察副使贈布政使裕始自廣寧再徙青居其郡郭所稱閭山公者也娶于伏有五子其仲爲公當閭山公之再徙也公以廣寧衞庠生改入青之郡庠有雋譽甚齊魯之士

多從之學爲經術有顯者後隨其父官南京講業青谿上是時許太常穀邢 一鳳居舊都知名士而皆與公游每語未嘗不心自斂詘其爲時輩所推事如此公豐頤長幹善談議不設爲崖谷亦不好曠達無畛之行每與客飲既酣輒起飭衿帶滌器更自整峻人曰馮君之修乃其醉也好爲詩詩雅麗善持風格書復適美爲世珍秘焉甲午舉于鄉時胡騎歲入掠遼左行旅阻絕閭山公顧念先人丘墓當食爲歎謂諸子誰能任行一任省視者公慨然受命策馬走

出關伺望烽燧伏行間出逾月始達遂葺塋築周垣刻石識之而反閭山公以爲大快戊戌舉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明年 肅皇帝南狩奉使告諭湖湘觸甚暑行日夜不暇息行至盧疽出于背同年友人過視公疾而泣曰子疾至是姑東歸幸而可已公謝曰使臣不任及于踣頓廢 天子成命受事在行而死于道途職也使臣其尚有餘息敢委而歸以重大戾竟卒于盧公之使也今按察使子履生已百日報書未及闕而公歿而公元配蔣安人以節著竟成其子云

始公少居廣寧故清河令蔣公讀其文善之召之見矩步盤辟都甚蔣公益大喜曰是眞快婿遂以安人歸歸逾月而閭山公適有行謀曰吾齊人還居齊固然而令新婦長去其土乎意殊不能決太安人聞而贊之遂盡室徙去及公之歿于行也安人慟絕者再不肯納勺水于口已而自念無若孤兒何乃復稍稍進食馮氏既世潔素再世宦益貧安人攜其兒自京師歸田舍荒落母家遠在遼左無一人度闗來視者太安人躬適野貰田作夜分身秉機杼子讀書其旁

一燈耳時時相對唏嘘泣下然子履竟以是就其業登隆慶戊辰進士上書言母守節辛苦狀下禮部彙之旌其閭久之子履自方城令遷兵部車駕主事以今　上登極恩詔進父行人惟重如其官封母蔣爲太安人而太安人處少豐益儉質自奉好施予彌甚其在方城數問令獄書出入多少得無不中情否及稱引祖父之烈以訓曰爾家再世仕而我與若身受其寵其所以遺若與若子孫甚厚若勿忘篝燈夜織時也明年從其子雲中病幾殆按察君解官以安太歸是歲孫琦登第選翰林庶吉士又三年琦以使過其里按察君率之上壽拜于堂下無何寢疾遂卒始芹泉公以文字着稱教其諸弟與俱顯其後太安人擁遺胤躬砥礪之及見按察與太史君之貴而臨朐之馮遂大顯人以爲吉遷焉芹泉公以嘉靖某年生云

云銘曰

馮之再徙肇厥迹仲氏代興年相襲大小之號竝忝立誰其定遷維婦德嗚呼遘疾弗貳而踣于行公之死賢于生抱節弗疚以成厥子安人之生賢于死其以死成命而生成行猶有天道邪維來裔之慶

贈義烏縣知縣謹吾張公暨配陳孺人墓志銘

公諱守化字可化齋曰謹吾十歲而孤與兄伯奉母黃以居年十七授經養母母甘之無何母亡貧困孱弱兄弟自力于禮前後喪俱無憾有譽嘉靖辛壬間倭大掠興泉所劫鹵良人率質取貨贖貨不入入不中率者皆見殺時伯爲縣吏閒行陷賊中公聞悲號謁貸得金如于將身詣賊其宗老憐之僉謂曰汝兄已糜虎口汝行復送死汝肉不足食不念先鬼餒乎公慨然曰兄在死地望贖金如救火奚能坐視不往邪于是禱所事關神奉爐燼紉囊戴髻中繫金肘後結束藍縷微行出郭門時兵事方擾帥府徧路行數遇他盜輒縶持檢索方窘急中忽異香翔空來公心念曰關神救我邪俄而盜解遂達于倭營及見賊欷歔號慟詞涕竝出賊相顧憮然爲損贖償縱之行未三里王師破賊殲其前營質者俱殞公與伯獨相視持歸里門里人皆驚异持酒爲賀已授業柯坑寺寺瀕海辰臥未起忽海賊百餘至寺食搶攘牖外父之

乃去鄉人叩戶呼曰張先生臥邪起行寺外仆屍尚
僵後伯贏病公徒步問醫古雷山雨潦暴至幾滅頂
得浮木以濟蓋三殆三免人謂孝友之徵云生平質
訥獨誦書稱說古今類辯士恂然儒弱至船治墓奮
師相杵與諸傭唱和類壯夫嘗歲饑販糴多以糴賑
饑者人曰君雖倖幾何其施予乃類豪富長者乎張
氏始從光之固始徙晉江入明數傳爲鄉進士應天
府教授寬投紱歸養人稱其孝表厥里曰郰胥因稱
郰胥張氏教授生仗義公其仗義有三子長朋莊公

安郁仲南圃公良實良實以子常州知府志選貴封
主事而朋莊子蔡山公志立實生公蔡山公早夭祚
中落至孫刑部君以仁令發聲竟趾常州之緒公之
敎也夫始公伯兄娶于楊事姑甚謹姑既癈多病楊
晨昏侍疾未嘗暫舍常州公爲傳孝婦及公配陳孺
人來歸婉而敬甚比于楊湯藥浣滌常更進退楊于
是獲稍休息及姑殁並哭幃內哀動左右常州公遍
語族人曰無論二孤也有如二婦孝者奚憂貧乎伯
氏之難公謀行孺人謂宜亟往謀贖解糧佐贖人以

爲難能公中歲始生刑部君再舉文學維機然不以
愛故損廢憚常整衣冠篝火夜坐而令二子侍立至
脛痺不得去爲言程伯淳先生敎人先靜坐司馬君
實每念可令天知此學鴟也以故義烏之政仁而不
飾靖而理人謂公之敎實然公生嘉靖辛卯十一月
卒萬曆乙未三月年六十五孺人生癸巳三月卒辛
卯正月年五十九以子縣秩滿贈公如子官母爲孺
人始公謂二子曰形家言爾大父阡十二年後當貴
貴當在兒輩勉之既而果驗然公孝友純篤弱不墜

禮危不棄義又相之以內德法宜昌後徵不獨在阡
也生二男子三女子男子長卽刑部君維樞萬曆戊
戌進士以義烏知縣召爲刑部主事云云始卜葬公
孺人弗吉沒十年餘哭乃得恩命以塋地曰某時曰
其余獲交刑部君嘉封公之義也樂爲之銘銘曰
平之嬉兄棗弟梨危之持兄瘦弟肥有爭于貞有讓
于危厥義也鳴呼後之人覲于公丘無棄爾好而
重爾尤

龍瀨汪君繁配卞孺人墓志銘

汪氏家浮光不詳所始至思政鑑始以隱德聞鑑生
月光月光三子其季諱良金即龍灘君也娶于卞有
二子四孫萬曆戊子長子治治子若霖並舉其鄉治
以己丑若霖以壬辰又先後舉進士汪氏遂顯名中
州龍灘公之嗜爲善如饑渴飲食顧心獨圖其鉅者
有田瀕河公心計河水可溉爲繕隄鑿渠環引數十
里稅其潤者千餘家歲歲大穰河道關淮楚艱涉公
親爲鳩工力梁之度水盛時氾濫不可橋則又具舟
儀人往來渡凡所爲必計經久數百年千萬人之利

公之好行德皆類此也內行甚修飭尤以孝聞母劉
病千里步禱茹蔬三年劉疾尋起里中稱爲孝感其
訓課子若孫每厲以名行不伐伐雖蘄閭治爲諸生
時有聲旁邑令以幣賓之公曰爾處子身也毋爲人
辱其辭焉已而令以墨敗人愈以是服公公于德每
取大者于享取纖者辰興躬率家人作至老不倦雖
後貴顯無所改然歲時社飲楚王臺上班草引觴歌
呼相與言用臘之樂甚歡晚尤好佛偕諸長者爲佛
會嚴拜唄誦每日讀太上感應篇數過以爲常平居

能忍辱無競有醉人從所造橋墜公亟援之醉者怒
罵反謂公濡己公怡然更自引責于是有造舟之役
其貴也益恭蓋其天性實然治既成進士念公老移
疾歸覲無何而公卒先是公夢一神人絳衣大冠止
于庭要與俱往既寤謂治曰庭中有貴客至乎尋欷
歔歎息曰吾今逝矣遂病時病時否竟不起于是公
年七十三矣卞夫人少公三歲以勤孝佐家政嶄然
婦子無敢嘻性喜寺以故能灘公愈能行其意公既
卒夫人日夜撫棺私祝曰吾從翁吾從翁矣旬日無

病卒嗚呼亦奇矣哉系曰
上善若水以潤爲職霈而成雨昭蘇萬物下豬陂池
處卑則鬱疏惡致美利用通一於戲汪公約己倫德
罔念我稼而民是恤輿梁虹偃決渠雨集手足之烈
以施邦國下農播穀公乃播德取報于天朝秇晚食
贊贊令人壹德用匹史臣銘之以耀幽室

泰臺劉君暨配章孺人墓志銘

劉進士宗周喪其母歸也望餘年焉歎曰敎衰禮壞
久矣吾未見有善喪如劉君者也始如疾繼如遺慨

妳追劉君吾師章南洲先生外孫也先生博雅高爽
正足以敎明足以知人有二子一女女貞婦也貞婦
生而令淑先生憐重之謂劉君材字焉劉君諱某字
汝峻號爲秦臺少嗜學富文藝弱冠補山陰縣學生
員三試弗利然從先生游于羅文懿公文懿甚稱譽
之當試時其大母歿君悲號守喪次不肯就試宗黨
歸孝與人溫恭人愛而敬焉年三十病卒時進士君
在娠方五月貞婦哀毀絶飲食誓且從死先生勉之
曰亡人不欲有後乎撫棺而呼曰劉生當請于帝帝

知吾女義烈當眷爾侄兒也貞婦乃稍稍啜粥晝夜
哭禱竟生子劉氏固貧困及貞婦寡生計益蹙朝營
夕炊米不續飲水而臥舅既鬻廬舍則依其姻韓氏
以居踰年韓氏亦厭怠舅窘攜二幼子去倚山結屋
家焉貞婦不獲從乃慟哭反于章顧念其舅時時悲
漸已而二幼皆死貞婦曰舅孤子一身恐其居窮山
乎飭竈縫室迎焉夏績冬紡織布以貿粟析薪荷汲
手無淄焦無何舅病貞婦治藥療時損益饑飽伺息
卒顏揭幾徹而進之夫嘗惰者三年舅始能傚如常

時間思其舊處裂糧入山貞婦輒憂懼內自惟曰豈
吾有失歡于舅邪有一女亦早寡進士君又少孱瘦
貞婦每每憂念遂致疾然以貧故恐弗療治進士君
既舉于鄉鄉人有操金請爲居間者貞婦怒曰吾布
被十年不更絮衣納絍緣蹊從橫小子始進乃當以
不義汙女母乎辛丑二月廿八日進士榜放而貞婦
以是日卒于家聞者哀之昔程嬰忍死以存趙孤孤
存事立可弗死而曰吾必死以報地下當其蒙難之
日而嬰固與其友併日而死久矣特貸形以濟事耳

事濟而貸償雖不自殺猶死也貞婦始以軀腹子既
以成之子成軀殞何憾焉夫死生巨變也常人聽諸
形烈者聽諸志故能捐之弗生亦能持之令生捐者
本懷而持者餘力也惟志成而持釋持釋而返于本
矣欲少存斯須得乎汝峻生某卒某云云劉氏皆越
望族故不詳其氏系而以先生命及進士君之請書
其事銘之曰
懷烈五月之孤歸于以二十四年之壁偕往者堅求
皎日之心後死者痒析幽蘭之魄嗚呼劉君德徵于

符業廣于餘嗚呼劉君不亡矣夫

曲靖府同知一川王公暨配何宜人墓志銘

一川先生王氏諱某字廷亨世居漳浦衡山村王父日珠父賓皆有隱德公年十四補龍溪縣學生二十六應南郊恩詔選入廷對授太湖縣學教諭又明年甲午中應天府鄉試第九人都試罷還故職同修南畿通志丁酉應聘分校湖廣召爲國子監學錄出知道州遷同知雲南曲靖府三年投牒歸春秋六十六以隆慶壬申夏五日卒萬曆甲戌合其配何宜人而

藏焉墓北望漳州城十里曰壕林于是壬寅葬二十有九年矣孫志遠仕于朝爲戶部廣東司郎中謀其友陶望齡墓石缺無以示來曷銘而瘞諸望齡曰可遂受狀而讀之曰如公固應銘法也當公爲道州守徭人弗靖公撫而有之令田櫟田咸投刃曰唯命及廣右盜起王師出于道兵備副使潘某駐兵焉忍而喜功邏者得八十一人曰盜使者曰是吾所急盜魁廖亞龍等也令州逮具訊及訊則固梓人持斧鋸斲技山中閩兵興罷歸途務具在公爲言狀使者大恚歸怒群胥繫而榜之公慷慨固爭久之八十一人者始得釋既班師使者念巳被檄捕討而功不稱殊慚公思有以動之于是盛陳刑具出所繫胥于庭而急索逋賊龔廷虎等即不言賊且死而陰授指曰匿賊者守所謂廷虎者曩降徭人鄭虎喬輩是也胥苦掠畏死具對如使者言迺檄州令偕衛將亟捕廷虎弗得且以主逋坐公受檄騎而往入山解鞍而臥使者督賊益急公如弗聞乃召州倅密諦之曰守眞擬人賊面目豈有圖識乎第斬虎喬等五人首來誰謂非

廷虎者則守坐吾坐矣爲劄書云云授倅倅以示公公謝曰吾不能殺降人爲盜有罪當去于是具牒以請曰職有罪不願于使者請解印綬歸牒遍上亦上使者諸院司咸直公而使者亦內愧固請留公乃弗去自嘉靖以來廣東西常用兵所上功薄爲亞龍廷虎者蓋衆相蒙則共功不者獨受其罪將吏非懵玉石皆樂誅而性惡也廼迫在焉若王公可謂仁勇者矣居道六歲丞曲靖曲靖闕守竟公在常行守事時黔公甕無嗣爵及弟軏爾大人各爲姪子而上書訟

之事下撫按公奉檄偕諸郡長往鞫相顧莫敢發言
公正色曰朝弼事嫂無禮誠有罪而國爵天子所封
俾沐氏子孫世世守之夫人沐氏婦忍國有若鄙之
事乎夫人矍然曰奴誤我于是案治諸細人論罪朝
弼竟封王師討那鑑也公將重車猝遇賊布政使徐
公樾隕焉師大犇潰然公所將獨完其當大事敢決
屑詳蓋如此爲政先以潔廉威惠並著所涖人不敢
犯軼條敎既去輒懷思之始公貢舉時年甚富贍文
人或謂儒官不足就公忻然曰祿可養也既久宦遠

方而公大父父俱在及以攝守上計竣歎曰吾尊人
幸無恙久違庭闈吏萬里外何爲乎白銓部乞休不
得竟罷去拜祖父堂上里人榮之所著詩文有北雍
舂陵滇中歸田集各四卷建文野史漫齋筆談若干
卷家居無公府之謁以賔僎請輒辭吏部尚書蔡公
國珍始以督學行部至見公名牘中驚曰王道州固
在乎趣閤致敬欵語而去前公所縱八十一人者或
爲蔡公里人具知之故心重焉配封宜人何氏者漳
著姓宜舅姑娣姒便淡素言動如儒生其稱舉義利

之辨斤斤如也先公十四年卒年五十耳宜人生三
子三女置側室陳氏亦二子一女孫十有六人孫女
五人曾孫男七人曾孫女九人吁盛矣天所以報舂
陵者將在是乎銘曰
祿及之擇弗處既其處矣縻弗去沒利遺親吁哉于
祇之膏可潤身斷斷之言官長嗔人顓貿利洛爾臣
有釜如丘鍾若芥夙仕而已兮親不可待佩印萬兮
紆組弦請從歸休兮道不可捐嗚呼壕林之野王公
是居其斯爲父之子君之臣與

鴻臚寺序班桐溪王公墓志銘

忠信慈惠有善人長者之譽于其家邦人之所願得
也其言曰爲長者則害富姑爲富焉然脅稽讓詹街
王氏用本富數世世有令名吾烏知爲長者之果害
富哉瑊里人覘產者未有不户實王十公者也共相
訓誘爲善又輒曰王十公爾爾十公之名聞外郡里
人多樂道其善事或相影響過其實十公有三丈夫
子仲早卒長錯通判南雄府其季諱欽字宗敬號桐
溪于所爲志墓者也志曰桐溪公十七補郡庠士進

補南京國子生謁選爲鴻臚寺序班以　今皇帝登
極恩贈父如其官喜曰吾事竟矣改南京差還從里
中移疾不復仕居三十年四爲鄉大賓年八十有一
以萬曆甲辰七月十二日卒爲人厚重恭儉行依其
有方偶者謀從其遲徊深遠者居身取其犄者與人
語心所否雖貴勢弗和也聞人私褻終身未嘗言少
而柄家雖父兄在不敢稱勞父數譴訶之弗敢慍時
方有倭寇軍興多倚大姓徭甲煩重諸大姓完破靚
漏刻公亦數瀕危困及濟父始知之勞苦曰何不白

我曰匪恐驚貧人耳仲兄病時公方娶即擔持入山
中相與臥起仲華執手張目曰死不恨恨無以酬弟
及事其伯兄雖白首必莊也歲時會食伯所不食終
不加箸越大儒龍溪王先生長沙守季先生皆交于
公王先生爲蓬萊會公與焉晚年與諸子言吾昔從
長沙諸君子游聞所說古禮甚具其言識念是居要
語也汝輩少不見昔賢宜佩其語沈光祿鍊之獄多
以謀叛併捕其子襄諸交游無敢視者公獨追送投
金與荆鄉里咸義之及公老病忽告其子吾夢季先

生見邀贈吾所聯句吾行矣遂卒王氏自其先有陰
德以忠厚起家子孫尊用其教久而不衰王之先巢
人也始祖勝從　高皇帝起兵爲太平興國翼元帥
世襲水軍千戸千保與靖難兵戰白溝河死焉子用
久之得襲降等爲百戸改隸紹興衞用年十九將海
運俗傳造海船視初釘者死故恒以老傭卒視釘用
曰吾官也請身當之及海行見揭竿于島舟人曰是
有敗舟揭竿者以望救也用曰救之曰是不祥人也
久餒且病病將易焉用炷香再拜即不詳願及用身

無他蔓竟往拯活之是夕風大號舟直于嶼繫矴纜
有燈見于檣間達明嶼潰而舟飄忽行驟太于直沽
夜所繫蓋魚背云有神降于舟大呼用名言帝賜爾
善大爾世也用長子佐嗣職而少子仁遂擅高貲仁
有子舜卿即十公申少師志十公墓載神人活幼女
與見盜者罪事既具而予所聞十公嘗衣新衣行遶
中薪者臨公衣敗于棘刺薪者弛擔謝十公好語之
曰汝莫驚惱邪飲之酒歸而不怡婦怪之曰吾觸忤
王十公十公反厚遇我我殊慚愧耳夕而薪者死諸

少年有徽知其事者更往慫慂誅爲訟薪者妻謝曰吾夫懸入地而可訟乎十公諸傭奴常盜錢粟公廻之輒曰好持往作家莫妄用既而笑曰若輩能盜吾財不能盜吾命耳至桐溪公持戶尤詳密而與人無競善容覆猶師用十公之道有徽賈逋金數千置弗問也又負他貴人金有司逮訊之併得負公狀怪公未嘗有言因來語公吾爲公責逋公言某實數奇折閱非故也而陰爲行百金償他貴人債竟脫賈于繫有道士云曉方術善致雨有司延禮之而其人實無

行與時嘗給取公銀作器被數責逃去至是郡人銜向公稱道之公默然終無所言其厚若此配虞孺人永昌同知龍峰公女方儀事姑王氏僮僕皆秉璞公一夕十返路而僵虞孺人嫗之冷透于骨久之始蘇孺人泣曰君不幸即死遂孑無祀乎時公年尚未壯爲置貳于許生二子一女愛之尤甚閨媚家有弗無子者每告之曰多置人自宜子巫媼何知乎享年六十有七以萬曆丁亥十二月四日卒三子杰濟皆爲郡邑廩生文彩彬彬焉而其群從已有升膴仕者王

氏之興神告之矣藝桐溪公與虞孺人阡曰舊埠山日曰甲辰歲嘉平之望孑槃爲之銘且備論其世者以明爲長者之果無害富也銘曰

薄取多厭廉五于貪善賈無纖得贏于纖宣曲善富孔氏雍容我銘王金敢告素封

光祿寺署丞雅石徐公墓石銘

徐翁諱行字晃伯曉號雅石山人少超朗敦厚恭歲失母育于祖媼及兆侍帷中未嘗平視婢女長嫻讀書銳進取家居杭湖之境三郡名秀盡交之丞因跳

未咸也東遊明越西走常潤詢求其魁士而進藝焉是時明有王翰編應選武進有吳國博欲並爲諸生高價翁引與交友出入常分氈共席其爲舉業勤緝而廣擷之若行聚糧而商居貨也然諸有司及升成均試輒不利閩形家之言慨然曰吾未藝其根誅其實乎是乃寻所以敗也于是購四方之能言陰陽者爲輕舠剡楫窄衣衫芒屨負杖與之陟原隰攀巉岨冒寒暑顛頓重趼未嘗告怠久之遂精其說凡以專門來謁者與言多屈之益喜自負謂吾術近尫諸歲

月遠暨數世其取富貴如以券責也無何翁仲子允
賢舉于鄉又數年擢禮部詩經第一請中秘書出爲
名侍御而杭湖人皆言徐氏新塋實吉一時籍籍皆
慕翁言堪輿矣其智者曰徐翁有吉德宜昌負才取
友天畜其躬又宜昌不以壠也及允賢中天翁既老
矣其嗜山水尤篤曰吾子死法固應爾又吾向術未
精今所擇乃盡善也吾五子有十一孫以文儁者允
人徐氏儒者業今方盛耳翁不樂仕以貲拜光祿寺
署丞予嘗走唐棲哭允賢于家謁翁堂上其狀貌鉅

麗威儀抑如鄉人稱其不好伎不先人此所謂吉德
也歟徐先居語溪至東海公毅發仁和陸氏四傳至
友筠公鳳鳳生平川公州爲國子生碩大其業貲生
翁翁之喪其父若祖也皆客游弃歸以毀瘠聞于里
其配沈早沒終身不娶人稱其義享年七十有九卒
萬曆乙巳嘉平月之十九日子彥升等奉遺命葬大
遮之陽期曰某月某甲子翁所手築也先是葬沈儒
人桐扣山翁曰古不合葬無遷其故子長卽彥升云
云銘曰

允德之符譬如鼓桴懷寶弗沽迺助于[illegible]天考其詳
地鍾其美靈公之藏洵維久矣大遮[illegible]徐翁所室
匪宅是卜維德是吉

太倉判鄭公墓志銘

公諱炳字文輝以名法家言仕廣東某衙經歷騰八
爲書遷太倉判四十一而老九十而卒武林虞長孺
所爲傳太倉公者也概曰先是新鄭人徙錢塘鄭翁
者舉二子閤左右光因命伯曰燁仲曰炳皆治易誦
史學爲儒仲加敏焉鄭翁曰儒效迂吾老幾得墟茲

以一子爲儒一子治名法于是太倉公始去爲都掾
矣纔十歲仕粤以儒行重于太府攝四邑符時方用
兵師出于新寧新會故以公再攝之從討賊逐盜魁
梁仕興　中獲之提劍護俘竟致之麾下以功最受
賞師後歲侵守以下分道粥饑公出東道他道皆用
故法籍平民呼唱紛然粥成民半殍東道錢粟獨行
如流鞭馬荷蓑所過相茉邑源淺多[illegible]給竟日無
一卒者已而諸道亦師用公法所活甚衆南海之隄
惡隄所障三水禾也故二邑讓工久不決曰數無救

公受檄集二邑人告曰隄所處其人盡所利其人貲
給咸歡然聽服居再八歲大府以爲公才勝儒吏足
辦多理任之嘗用軍幕莞民事視邑縣望者其倅太
倉王鎡所治私販窟竟窟宅復用辟擧攝令于崑山
時漕輸後期部使者令軍吏來督吏雖亟收丞以去
公追謂曰若逮丞當有敎也幸視我吏詰塞還丞公
陰令父老疾具粟而上牒訟于使者使者爲榜軍吏
而察視粟粟又大具無以罪也無幾何以養母歸公
居官潔廉幕日其衞將有莒鄙之謀慕書署牘夜進

匪金公謝曰誠子何脜脜以佐設吾不爲也崑山有
豪殺人奉金千公麾之如募日其歸也列笥視母跪
進鑰及啓東書繳裒而已母笑曰兒行如是何用許
鑰乎鄉里皆號太倉公今惇儒也然公嗜儒深到于
新會謁白沙祠而薦奠焉受敎甘泉之門于鄉有肯
乎龍溪先生之言道也晚龕坐踵息年八十有少容
博通內外一歸之于儒爲之語曰世有儒猶人有心
心爲主則耳月手足咸作使若百家衆説盡爲儒雖
仲尼何以稱猶龍乎始伯氏業儒者亦舉于鄉仕至

安慶府同知方安慶公倅計日而公已謝太倉政歸
老語曰禾讓麥秋鄭翁之言其徵矣夫公嘗夢遊帝
所帝憑玉几而見之授之以圭出見垣書曰之惠故
舉晚子而名焉之惠幼敏長淪迺有稱諸生間湛乎
有心于儒之精者也是歲秋七月三日公微疾卒八
月之惠以長孺先生書來乞銘慕于是少增損傳文
具生卒歲月子孫婚姻而歸之云云銘曰
公爲太倉朝守于吳覆舟淪淵擷項及須鑿艎而升
未燼厥濡四顧嫪然卬首嘯呼我全其天靡怛而愉

疇昔南征抱虎縛貙風來艸鳴伏匬出塗登高臨深
惜哉體膚掛冠吳門樂志里閭尺宅寸田以藉以鋤
大言洋洋人所誚吁公也亶聰發我道腴嗚呼爺公
世之惇儒

孝廉顧汝美先生墓志銘

孝廉先生顧氏諱某字汝美居嘉善清風涇涇上人
稱曰顧孝子已而其邑其郡之人咸稱之多爲敍述
歌詠其事緝爲巨袠鄉先生都諫張公題曰曾閔遐
踪而翰林沈公曰顧先生之爲曾閔者以名則流以

事則有辨爲于昔者先生年十四娶姚氏父有侍御
者微也生二子盐用憐愛念欲其長子母奉之難以
顯白也數困之以事辱怒見屏年十八耳先生既屏
外食于鄉塾教童子誠謹時時引罪痛惻待旨甚候
父未幾補邑諸生涇上去邑二十里學師伐鼓升堂
先生日昧起徒步往未嘗少輟學師哀其勤也數餉
給之其試有司輒雋于是有廩食升爲經師又以行
業爲學者所輳摯脡交委歲贏百金悉裒斂歸奉其
父而父故豪長者意殊不屑家適中圮逋債萬端所

愛者日夜鐫說若子固多藏徒落一毛歸若獨二穉
兒當餓死耳父積聞之憂恚甚毋見常怒目切齒先
生愈貸金奉所乏卑詞以聽揣望辭色偶得翁一粲
若一言之賜如獲穀璧而挾重縣也二弟既成童爲
資遣就學既壯爲之締婚故縟其禮務以悅可翁意
既有室矣又盡籍私所置田畝百廬舍數十間三分
之名曰此先產惟弟所擇既析箸而弟猶時時給取
若主藏吏也翁既卒所母者求去養于弟先生曰吾
死吾父也歟哉忠養之至于沒齒沈公之言曰曾閔

二子事繼母母不慈子不失孝[illegible]抑事分[illegible]
如事母古之人未嘗有也薛君處其母弟田產引其
瘠者婢僕取其老者曰吾固欲之今先生割已產分
二弟又不居其名眞孝廉哉隆慶丁卯貢于學宮辛
未謁選爲寧國府涇縣儒學訓導先生爲人外方內
平與人久居人至不能釋去然或儕衆雜遝諠笑喧
然見先生來輒消縮散避有嚴憚之稱及仕涇尤用
師道自重不爲同官者所容徙王府秩以歸歸既久
涇諸生爲勒石志遺愛焉其卒以萬曆戊寅秋七月

十八日年六十有六至歲己丑其仲子際明舉禮部
選爲翰林院庶吉士擢監察御史而迎奉二母養邸
中陸母者涇上舊姓先生之元配也生二女無子周
母者侍御君兄弟所生母也有二子一女先生慈其
二弟弟生時乳少俾婢數代乳之後陸母儀事周母
代闔政尤善茹忍雖徵索百至繼以詬責無幾微慍
怠嘗曰與不足而求人毋寧應人之求乎又謂二子
人多喜布施難于獨負夫施財之與焚券豈有二哉
叔既沒有道榮貧窶命侍御君奉以歸身偕之寢偕

疾病之虐死喪之威視之無所忌陸母卒萬曆丙申閏八月廿二日年八十六周母卒乙巳七月廿日年七十二二母仁厚畏謹故先生之德彌用章顯云先生居平有窮行嘗還人遺金拒奔婦事祕未嘗語人人亦稍稍聞之嘉善令史君雅知先生每以邑事咨逮嘗曰邑有士賢如顧先生而貧甚此令之恥也然終令在竟無私請其介特類如此然尤用大者著名撤獨以孝聞鄉里名書列傳垂先郡縣之史而里人袁職方論之曰稱臣直所以明主之能聖也稱子孝所以顯父母之能慈夫爲人父令子得以孝自立卒宜其子此不特顧先生之賢也父誠亦賢矣銘曰

顧族江左以名顯稱涇上始遷肇于華亭沿宋涉元七葉而明子俊洎琮文昱及生昱嗣曰謹世雄以財謹子維疾其稱可梅或否于身後乃泰來於維先生貞而弗曜子敬靡違父慈以敎嗃嗃其悔烝烝其孝神感至誠先兆後吠在涇之陽斧鬣既封廿有七載二媛乃從維墓有櫝維阡有松有聲瑯然先生之風

處士程子方墓志銘

克敵之謂勇馭變之謂道力能制彘犢而不格猛獸者有矣名摶象虎而劣于縛豕則名實相反生死之爲變象虎也戔戔之利戔戔之害人値之而仆矣而自謂知道通死生此當世誦說者之通患陶元亮臨歿爲文自祭論者多其能出妙語續息之餘此未及于道也而若是況虛明洞澈大觀終始者哉休寧人程君諱九皐字子方爲人嗜酒好詩耽閒靜遠聲利平生慕元亮爲人宅邊有十松樹因稱十松少年游太學問道湛甘泉呂涇野二先生之門及中歲棄產隱居潭西與鄉人王仲房輩以詩課號曰七潭漁社其詩至富旨冲而格夷蓋陶之餘也間亦講辭習養性寄諸宮寺或一歲一反視世所共羨欲傲然不屑春秋七十八無疾而卒卒之日爲詩自挽又庶幾昔人自祭者予聞而異焉其子循初曰先生孝于親友二弟能以貲讓與人臨財自處惟恐無所損嘗買墓地直高矣其人貧死弗塟歸使埋焉又代人償百金其已責焚劵弗可數也讓與施與負終身以三者殫

家而不愧既貧不給施矣又精爲醫以續之一歸乙丐
惡疾必手拊爲曉藏與循書曰寄來酒食已爲貧交
散去歲暮遂無以供麴蘗蓋老而不倦也性坦直無
競嘗構樓治材尺度已具矣鄰有偶語者先生心計
曰此爲吾屋高畏逼耳卽日撤材易構嗟夫若是者
其亦異乎平居談性理詡詡然自命知道通死生遇
得失若絲與毛動顏震醜物少忤奮臂而爭者已天
下亦固有性與道近恬居曠視若陶元亮之徒者至
其臨生死往往不亂彼平日周已異矣男子二人曰

元初循初皆慕學而元初嗜書尤甚常負一囊貯鎰
釜爨米遇有異書者輒孤詣之弓勞之曰子獨客無
侶不亦苦乎元初曰生死來往要是孤行聊習儀耳
子爲一笑觀元初之言其有自耶二子以某月日葬
君某處而子爲銘之銘曰
有生惑惑生貪不有不惑其與物也廉古之智者廉
于死生泯然以居兮飄然以行而今者飽于杯羹
貪于羹與廉于生與僞與情與其卽若于玄冥之扃

隱士金南湖墓志銘

浙東南多舊姓義門其著于昔者俞杭出袁氏浦江鄭
氏金氏家義烏繡湖濱有南湖隱士者名某字崇子
章以孝友聞兄弟同居不異財者亦五世矣隱士少
警悟占對絕倫父病喘久不愈遂罷儒請醫學及父亡
持戶又以勤勤善樹藝爲農圃師業益以饒弟喜馳
獵好行賈隱士弗禁也俟其怠徐曰弟勞苦休矣起
堂曰荊樹堂以內衣裕析粟指囷無主名者義烏令
歲召富民爲賦長隱士貲在召中乃避去遊京師以
故所習隸太醫院授吏目燕中貴人爭迎致之隱士

不勝疲困自笑曰人有言避濡得焦避役得徭醫之
役人不亦甚乎遂謝而去然以通朝籍歸縣中不復
召長賦矣性好遊陟負杖獨往終日無倦稠山者相
傳唐駱賓王隱處也去家里許隱士結屋山中種竹
遶舍日咏酌林下燒筍食之名其居曰綠筠又製艇
命曰天遊嘗棹舟載酒避客于繡湖歌白公放眼看
青山任頭生白髮之句傲然自足雖郡縣以歲時延
爲賓介不屑赴也隱士有一子四孫長孫冉俊幼敏
隱士器之授讀膝上夜誦深每出栗果誘之曰以爲

若枚數數周而暾之萬曆丁未隱士八十有二矣是歲世後舉進士其十月隱士病卒進士君嘗言少時爲枚誦罷而不怠每念之不知涕之被頤也明年進士君以急歸九月某日葬隱士于樓村祖塋之左方配方孺人從進士嘗執經從予走會稽屬以銘墓銘之曰

金家烏傷厥始爲劉赤符東興皇孫適侯罷侯而旺南土是酉去卯鑿刀以避吳鏐系遠澤縣實多隆準仁山青村以儒以隱青村六傳迺及于滄滄後五葉同廬共粻於維隱君滄公之子輟耒東皐懸壺薊市臨組靡紲投竿反初繡水稠山天遊雪居青忍齋張辭吟傲自郡國稱賓林園命逸服仁褧義長發于孫爰鏤貞珉以告幽原

韓仲子墓志銘

君諱應泰字虞仲韓氏自宋季來居婺源之崇化坊七世徙郭西族滋大號其所居曰韓塢南昌王簿漢光祿署丞崇父子皆著聲譽鄉曲間王簿用方直觸忤官長拂衣去有强項名而光祿雍容都雅好施惠交諸名公諸公多善之光祿生都經君繼宗三世皆因山藪原隰之利種樹治畬稱爲素封王簿君故余氏壻也以故韓余之交睦而都經中子虞仲復婚于合州守余公虞仲少馴謹無子弟之過年十餘喪父善事母兄居喪能哀處分能讓既就室時館余氏所事宿儒名卿益濔濯挺挺自奮矣初合州公生女而慧既長通經有內則僉謂難壻至韓君來館人迺曰具宜踰年禱齊雲山渡學溪風雨晝晦韓君溺焉年十有七耳韓氏自都經棄賓客弱子繼喪祚中替繇以仲子有賢婦故戢暴沮氣㷀孑縮爪不敢噬攫沒數十年而業用生長有子文與九歲夭兒子文昌當嗣議甫定而亡遂以文昌子起龍主祧事文昌復生子兆翊仲子後固昌也陶嬰書世叔名傳萬世論者曰固其婦賢其亦有正外之化焉由此言之仲子令名方更永耳葬以甲辰嘉平月九日其原曰環村距其沒隆慶巳巳正月凡若干禩以文興甥君外弟山陰邑侯余君予友也爲請銘壙銘曰

學溪有龍朝洄慕齋彭咸是遊君胡蹈之蘶露乍晞

朝華易殞恪采埋光氣蒸芝菌紫芝燁燁茁于松根
有枝凌寒以庇高原

江陰馮翁生志

江陰馮仲恬定判廣州始踰歲遽解職歸去家學道于錢塘五雲山中予聞仲恬有老親私訝其出處去任雲鳥超忽無拘繫之累將仲恬得世之大賢人爲之父邪已而仲恬書來言定之父七十有三色康神固而願當生年一志其藏惟吾子圖之予曰人有畏腊毒而甘之者甘之而諱潰腸之禍甘者宜勿畏諱

矣非甘然而兩處之此大惑也死生之爲腊毒未有能深逃痛屏之吐其實者也而尤諱其名馮翁將有道超然于其實乎予未敢知然幾無諱矣無諱幾于達予乃知馮翁眞仲恬父也翁名志忠字元孝稱筠居居士其先松江人元末遷江陰之青暘里數傳至暘逵公垚實生居士四歲失母養于母之乳媼者九年事繼母撫異母二弟以孝友稱始暘逵公有名二吳諸生間晚仕爲廣信府經歷時倭出没江海江陰築城治艦待寇大役數興而翁纔弱冠用長男持戸勞苦殫至二弟不聞也廣信罷歸翁復白父以餘祿讓弟後弟貧有公家逋翁又償之于是一廓之産饘餐之食不自謀矣攜其室去依別墅以居授童子經以食時無聊慷慨歌嘯繼以泣下萬曆乙酉仲恬成鄉進士家稍稍振而仲恬故不樂進取去依雲棲大師究極性理稱精進幢人以告曰是將泐業矣曷禁之翁曰斯一大事寧可禁耶甲辰仲恬謁選得廣州而意又不樂仕翁就養數月先返鄉人迎謂曰翁踰嶺何獲而驟歸乎翁曰珊瑚洲上月沉香浦口清風

餘無有也明年仲恬竟解綬還翁顧稱甚善翁爲人廉于取重于諾以拙朴爲大巧以知足無營爲至富累舉鄉飲賓不再赴以高年 賜冠服服之未嘗更服也配郁孺人偕有隱德子二人存者仲恬而已或謂堅齡曰儒者智周物道濟人爲之故家國兩賴而身名交通今仲恬嗜傷行之文而違經世之業厭官遠親卽于悴槁翁又嗜窮賤以阿之非道人之務也予曰智昔于俗道乃開道封于形智乃決仲恬惟道智之求故遁世而不悔耳昔者路皆向參共學尼父

之門二子瓢空縕敝彈琴歌頌而不肯仕然二子無
失孝兩父無失慈尼父之道無害其爲周物濟人之
道何哉務有尤亟也今里人子之求仕宦其歸極于
尊親娛妻孥而已然當其爲之則戕心藏形忍嗜損
好遠父母離妻孥以專其揣摩帖括之務而後業精
而求獲其尊顯娛樂之塗必出于遠離而豈有異念
哉誠周物濟人則求道智誠求道智則亟正修行若
仲恬所爲特周物濟人之先務也今以臏官不仕爲
非儒術而儒無大于顏曾以遠親爲非孝而世之爲

揣摩帖括者未嘗不遠其親以爲彼則可爲竊理盡
性則交病吾不知其解也子同父皙雖竊賤槁悴爲
翁甘之于是藏之以太空賫之以萬象而爲之銘爲

銘曰

眦耶病翁漆園傲叟形居一鄽志遊宇宙玄輿童烏
逸祢萊婦笑語闘嬲神襟抖擻爰有樂邦其民壽耇
四色已承趺于花在口不往而生非脛而走如雁影潭
如星在罶翁乎去來去來何有

內兄商仲文墓碣

仲文商氏初諱洛更名維河仲文字也陝西行太僕
寺卿諱廷試孫大理寺左少卿諱爲正子其遠[illegible]其
太僕公隧石中方大理公驟貴所爲籍盛物誘[illegible]洽
而仲文性淡素嗜學安異同善自拔擢蹲循刻[illegible]偭
寒士下者與處咸宜之然或游豪客酒人豪[illegible]八
亦宜仲文而皆稱之曰賢嘗偕予飲席有辭效[illegible]客
讙嘩竟日仲文莫然頻叩肱久之俄起舒臂曰適遂
甘寢其靜默無滲類此往時爲舉子業者安其陋師
戒弟子無得蓄先秦及唐宋古文仲文顧深嗜之無

如誚者何則扃室帷燈伺望隱匿讀之以爲樂及後
古學大行多摭取其句字文飾膚諺而仲文所爲顧
率務深雅行輩推之然竟不遇望齡婦[illegible]女弟同學
王城山中數年視君起居俱無以致疾病與夭者貌
皙美哉其賢行又宜貴而永然竟疾病以夭嗚呼天
邪其人乎仲文病癥瘕久浸劇每晨起未嘗不褰幘
正襟于履謀之曰吾徒幸健猶[illegible]爲適而況君尚
未平善乎不應艮久謂予曰吾自撫病二親恒覘增
損爲色愀戚吾忍自恣而傷吾親哉以是病起衣冠

如恒爲性嗜書焚香茗飲嘗戲語予曰人各有好吾
好獨在三者似差勝之而其嗜茗更甚卒之日猶滌
椀手注以飲予時萬曆癸巳四月十七日也于是年
三十有九然巳有四子二女一孫二子長者君敎之
業有成矣始也殯君土城山隟地丙申八月朔日以
大理公命奉君柩芝塘湖之山葬焉而望齡亦受公
命爲志遂詳其姻屬而銘之銘曰
土城之隈兮荷蕢竹適子死是殯兮生于此遊喧阨
監湫兮匪子之丘改舊卽新兮子無淹留茲山靚深

兮有巖與嶼其水玦環兮組繡厥土窾土作宮兮以
爲子所龜食著從兮曰千萬古松栢無傷兮永安爾
處

德望兄暨配陳李二孺人墓志銘

明鄉進士會稽陶君諱與齡字曰德望稱石堂山人
望齡長兄也先宮保公爲中書舍人時生德望京師
長安街舍中故小字長安少凝默奇穎先公絕憐之
雖長猶枕股而臥九歲母王夫人亡哀慼如巨人吾
大父庸齋公之敎諸孫也繩檢甚設雖飲食顏盥間
皆有課誦每端坐竟日而令諸孫侍立雖歷痺不敢
跛倚也德望于羣從中天資尤號端謹爲大父所奇
重其敎幼成故生平居處沉沉然無譁詞無佻舉少
善病骨露如出衣表以故爲舉業不能勤苦而文特
雅秀超其輩雖宿學自謂不能及也二十二補邑諸
生二十七用先公廕入國子學名聞胄監中然數病
愈益羸萬曆乙酉病又大作困臥連月追起將行請
試先公止之曰若休矣德望愈自力請往是秋望齡
旣舉浙闈第二人而德望試牘自南都傳來衆覩牘

駭曰是文視周望固兄也其舉也猶將兄之已而聶
提至名稍後矣偕計共謁蒲坂楊尚書于淮上楊公
靳曰誰有初得解而任子如陶長君者乎言其移廕
也入都詞林諸公見之咸曰陶長君骨清而堅必吾
署中人巳丑再試禮部德望牘又佳勝予然予幸售
德望罷還而爲予喜舞留數月始歸忘其身之不遇
也德望生于嘉靖庚戌之八月又一周星而予生予
事之如師少時與仲兄虞望從先公宦遊德望自家
來省覲每去予與仲必連日涕泣事吾母董夫人甚

婉順終身無違言而哀慼王夫人每語及淚被面下其孝友如此性周審纖儉先公起官汴以家柄付之田少負衆時爲債家所苦德望益務節嗇雖一錢寸粟籍皆可覆也自非薄若素士之下者其材厚若豈而取薄宜貴以壽年四十二未及祿而殞悲夫配陳孺人上虞應天府尹陳公絳女也女時陳公授之篋奉五百藏數歲而還銖兩無損其歸也盡移其奩具以嫁予長姊孺人無慍容其言動舉止眞儒生也先德望四歲以戊子六月廿九日病卒年三十九繼室

李孺人父山陰庠生李公尚謨儒雅不及陳而柔婉又過之壬辰六月一日又卒纔二十耳側室高氏生一男子履中補膳爲官生娶蕭山鴻臚寺序班何公汝成女繼娶青田誠意伯劉公尚忠女而陳孺人二女長適北城兵馬副指揮章公于太學生立陞次適右通政朱公敬循子太學生調元履中今有二子矣德望卒于辛卯月日踰十餘歲爲嘉平月三日卜黄山之原合二孺人葬焉其壙之銘曰

昔怡怡角方總少別離兩胖腫今祖葬黄山陲淚穿石題銘詩石靡轉山如鋼萬年淚漬泉路

趙母一品夫人尹氏墓志銘

一品夫人尹氏前太僕寺丞尹公諱實之女廣東布政司參議贈尚書趙公諱埍之子婦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端肅公諱錦之元配而刑部江西司郎中滂卿之嫡母也端肅公没　賜葬山陰婁家塢既葬除服刑部君疏言臣嫡母尹年老無異兄弟願得終養報可歲戊戌四月廿二日而夫人卒刑部君援故事請得合葬　上俞之特予並祭十二月癸酉啓端肅之

穸而藏焉夫人身被五封没數歲爲萬曆壬寅復用東宮覃恩追贈一品甲辰刑部君以使還告　命于墓手行實屬予俾補竄石之闕先君子于端肅友也予兒童時嘗謁夫人京師與刑部君及夫人弟尹生相與肩坐飲食後復數年共學秣陵官邸故所聞夫人事爲詳嘗謂夫人于太僕公丈夫子也于端肅畏友也于刑部君屬毛離裏之母也太僕卒于官有乳下子母弱莫克立也夫人以歸趙氏所至必偕衣食出處偕于刑部君人望之如弟弟然以故尹生今猶

以成立既婚有子女乃爲市大宅居之還其生產則故籍羸矣故曰太僕公丈夫子也端肅爲南道御史清軍雲南上書詆切執政得譴緹騎從萬里外逮至輦下繫獄搒掠家人聞之皆日夜號泣夫人內雖憂傷詞色舉止自若曰天助忠義吾夫必生還公既而宥歸隱居平約出友其里之賢者講德論義滿心而反入而夫人相與莊坐顏色愉愉交忘其窮也居十五歲復從遊宦南北位高藉厚然處之略如寒素初公之婚也冠平定巾著大布阜衣夫人亦簪著裙布

觀禮者皆歎異之後貴服御儉朴以無忘阜衣府故曰夫人端肅公長友也夫人始舉一子不育方春秋盛郎以嗣續爲公言後公宥歸道廣陵以周孺人歸刑部君生母也夫人所以遇視之倍于公居八年生子所以提哺撫教甚于周孺人後刑部君以侍養里居城隅有池館花竹清翳夫人時來游觀憑檻映樹甚樂郡中爭傳其慈孝故曰于刑部君爲毛離裏之母也尤以善事繼姑有聞叅議公官留都時夫人與伯姒家居執禮如姑婦人尤難之晚歲恒蔬食斂禮金仙皈逝不亂卒之後肢體溫輭顏色如生壽八十有一趙氏世系姻連具端肅志中尹之先青州人也宋南渡從居慈谿後遷居上虞五大天里洪武間刑部主事克順者以幹局通敏稱　高帝指呼爲尹御伶五傳而至太僕公中嘉靖乙酉鄉試人稱寒峰先生晚得孫應李聘彰德知府史公記勳女沒後復連舉二孫應林應楷前志不載故續書云銘曰

維隱服而耀德襦裘之匹不醜窮而務通牛衣之忠椎布之儺儺兮副珈之佗佗兮百年同歸斧鬣之峨

峨兮斯其爲鮑桓氏之室萬禩而後永弗訛兮

周母黃太安人墓志銘

萬曆戊戌海門子僉憲嶺南奉表賀萬壽事竣還里拜疏言臣汝登有所生母黃氏年逾八十臣待罪嶺表依隨祿養幸得生還老人憚遠勢難復出臣自少失怙與母形影弗違獨宦私情復難又臣有狗馬病請解職養母疏上大臣持之不得請擢爲雲南布政司叅議疏再聞乃許之居七年太安人壽九十姻友畢賀海門子爲予言太安人艮視聽莊坐竟日無倦

色紛作無舍貫鐵則捷中因相與慶慰而是年十月
太安人忽徵疾遂卒于是海門子年在耆艾之間矣
猶孺子號十二月二十六日葬太安人長樂鄉寺前
山之陽海門子以毀故不能詞命其門人王三台爲
狀而函幣以墓石屬諸望齡越人之習于海門子無
望齡甚者也又烏敢辭按黃剡舊姓黃氏之墓貿遷
于宋唐者十數所羊虎石皆可識驗也海門子之考
靜海訓導贈南京工部主事雙溪先生諱某先娶于
丁中歲無嗣請于母以太安人貳焉既來歸內持完

銹外與賓祭媚孝之稱譪于鄉黨雙溪先生方嚴路
禮君子也多其儀法丁太安人以家柄讓者也宜其
婉先生爲諸生頗困乏安人操作勤勸家用小康及
訓靜海鼓篋講誦如麰師佩韠紛如以安人獨從善
覘客官譽用㓕舉三丈夫子季爲海門子海門子嘗
稱曰吾年十四而孤性頗跅馳吾母銜莢其名及長
淬志爲經生文有文友中歲嗜道有學友吾母獎詭
而飲食之與與如也蓋父師兼焉又言吾學道三十
年然數事嘗愧母母食貧惟鹽蔬一盂非賓祀不過

市及子能具肉食以養母每食澤口而已輒以癏腸
性精勤周于小物絲縷把握不妄棄去然遇亡失雖
重貲未嘗失聲動色也買物率過直有言者則曰毋
寧多予拚婢子童豎曰得無饑寒乎乞者至必曰速
資之無俾久立予蓋學焉而未能也海門子初爲南
工部主事以覃恩丁母先封太安人後十餘年官車
駕郎秩滿太安人乃及封二母相與歡平生無幾微
間也嗛人指爲家瑞太安人生日正德丙子五月十
七日卒曰萬曆乙巳十月十五日三子長曰汝强仲

曰汝思季即少參汝登萬曆丁丑進士學者稱海門
先生者也孫男六人孫女八人曾孫男五人云云昔
濂溪奮躅于鄭仙居之德無聞焉惟太安人韜有令
善卓爲女師有子好學契道淵源于道州母德之盛
卓乎遠駕于法應銘銘曰
坤元後得道所詮厥緜利永貞符緜於戲寿母德類
仝日慈曰儉無爲先來歸于周錫祚埒如山出雲珠
孕川是生偉人象厥賢覺宮訓觃機絲衎兜毓思柔
壽百年白鶴下畀斷哉仙歸魄亭土神在天來從靈

修何間然

黃母范太夫人墓志銘

萬曆辛丑聖齡復從其友黃平倩遊于京師甚歡無何平倩執予手太息而言予今來亦行去矣吾父春秋高吾當歸養吾母棄諸孤久方歲壬午葬吾邑西山之桂花坪北水嘴墓左法宜從吾歸將改葬因泣曰吾母艮苦卽葬吾欲子之銘之也因爲語曰吾母范氏父希正以嘉靖庚子舉四川鄉試第一人母龐太常少卿壎之裔孫也十五歸吾父春亭公黃故饒

給至吾祖西原公而業衰母歸于是姑羅宜人亡矣事繼姑徐姚聽無間家亦貧刀鍼紉自苦日昳炊冷日花繽紛時酌杯水代糜也嘗歲暮脫簪易薪米嘗辦甘毳奉其舅舅臨食旁嘆曰顧吾可耳奈馮可時何可時西原公貧友也于是史割槃肉束薪麥米致諸馮君西原公乃爲饋食吾祖病革持吾父語曰而孝而婦賢後其將昌乎居數年繼姑歸于徐而驟卒俗謂喪入不祥請喪于徐母遽曰吾姑也焉可竟返而喪焉于是吾父母貧日甚故屋數間我居其西偏東偏以售人來鬩我日嫚詈不休乃去西徙是夕母夢伏而吞塊占者曰無憂是竟而土也吾父既領鄉薦復不第諸從多食我兒女長成率倚辦于母勞苦時倍吾父知通渭漵浦母皆從俄而病脾未病前夢神人從雲中下相慰勞稱夫人大類而父覺而嘆曰先君于四十七卒吾今逮矣其將往乎竟病不起外大父通儒也兼精二氏言以是母少熟內則孝經後數稱引解說女中師之而精信因果約己利物其仁愛著于心通于神明焉通渭人有訓訟者黠甚吾父

收得念當斃之母夢髯叟鼈而杖來言某罪本及死請置弗殺也覺以告公意弗改復夢婦人劒嬰綰稚懷牒而前又以爲言公出望見婦人如言夢狀令人迎問某妻乎曰是也遂貸之其寘感如此外大父病母嘗爲羹股將之漵浦也以外大母老故不欲往既至漵念母甚夜闌解籜聲問曰雨耶戶闔籜入乃微吟曰思親悶坐銀燈下誤聽風聲是雨聲吾父聞而訝之多其暗解也平倩爲予言云然嘗語時數數涕下至飲水代糜事淚被面幾不能屬語至壬寅八月

平倩果歸又明年甲辰望齡亦得告去方入舟使者
自蜀適至持平倩書幣來告改葬日曰某月某甲子
告葬地曰譙賢村之西北岡且徵風諾及讀王都諫
狀其言皆與曩所聞合符平倩之歸也言吾母氏食
日食不辦粥吾有饘有茹以給有魚肉以祭以養復
何事平倩與其弟參政君居官俱用淸廉自將賢能
之譽滿天下業用未艾人皆曰春亭公之教夫人恭
之也夫人生卒千女云云銘曰
糜而水厥德則旨以遺而子神與塊厥古靡害而宇

將大而宇迺光矣而子迺昌矣藏廿歲而啓而窆乃
陽矣譙賢之阡而居乃靡弗藏矣

陳母韓淑人墓志銘

昔先大夫按察江州所代爲大中丞武林陳公入其
廨宇多陳公韓淑人故跡行其圃畦塍不刋竹樹不
伐不刋者勤也不伐者仁也先大夫以是知陳公有
內政也時予所乳媼經事前監司家每說淑人與物
媼媼然甚有恩禮處事書然有法蓋所聞于吾母如
此予既獲交侍御君每遊武林武林之君子言諸冠

族以家法稱父母昆弟相慈愛無過陳氏者中丞始
與兄觀察公洪範同舉辛丑進士又同時仕京朝娣
姒各乘官舟奉姑以入邸第通徹如家衖時人榮之
後觀察卒中丞方開黔府痛悼病幾殆淑人哀之曰
咄哉行歸乎公是以謝政事及侍御君持節貴盛數
出入念無以養母而侍御固有異母弟二人可代養
也君曰出腹惟我竟拜疏歸始中丞艱于嗣淑人爲
進二子之母而巳輒生侍御侍御子息益晚及歸養
後淑人始抱孫時人爲言曰陳氏仁孝賢于高禖乎

淑人仁和顯忠里人也父羲閒翁用高年予爵母朱
習傳記生而端靜無妄言笑母授之誦輒解辰夕起
居常依古禮人問之曰所習誦固然韓翁無子又心
奇重其女而中丞少年衣青衿已有雋聲遂選爲韓
氏贅壻吳俗子贅則常別居婦家至長子孫中丞內
不懌也淑人微覺之語曰姑且老上有老姑尙從公
歸事之遂辭父母歸于陳陳之二母咸稱曰非獨得
佳婦也乃今有孫有子矣中丞自郎署出守彰德更
仕江楚蜀晉之地遂撫貴竹淑人常從閫內外斬斬

也中丞是以益伉其官及歸老所居郡會中山水清麗每爲公飭樽豆燕樂賓友諸四方游客並歸之其後侍御得請還了舍增治館墅花藥西湖北山有別業兩堤亘前具山樹水檻之勝時奉淑人乘輿泛舟出入錢塘門觀者指歎曰是母是子天人哉然淑人時有莊言曰昔而父爲守上計置家陽平旅食時乏吾晉衣續之今每食恒念曩事也中丞以萬曆辛巳捐館　賜葬荊山之陽至乙巳六月三日于是三周星淑人乃從壽八十有六矣淑人始歸其家來而韓

翁竟無子爲擇宗人賢者後之中丞有女弟以登歸養于陳者三十年淑人敬事之如始至凡此皆士行之難爲者也初從中丞爵由安人進恭人後以子貴加今號有三子七女所生丈夫子一人即御史禹謨云云

銘曰

嫣之昌碩人其臧鳴鳩在桑母儀無方嫣之成碩人其字鳴鶴在陰子和其聲維儀之結兮維壽之孚兮柩車繡帟彼湖之滏兮歸從故雄彼荊山之叢兮

神道碑

陝西布政使拙齋蕭公神道碑

署太倉州儒學教事蕭君思似以萬曆戊申夏緘書加幣抵會稽致詞于望齡曰吾先子嘗攝官于越宅日亟語其孤似等曰吾治越狀惟陶君予知今不幸捐背樹檟合山之原拱矣而隧石尚虛先子有知且需君辭以瞑予日望齡生來郡歷十五守公廉知大體任事果斷無如蕭公公少事緒山龍溪二先生聞文成學而悅之契其指要生平以自信爲宗較然不欺以爲飽滿欣適當二先生蔫師說徧遊江西南所

在爲講社而宣州水西社最盛蓋公等相之後登甞郎出爲牧守其表樹始有本也以隆慶辛未進士拜戶部主事監崇文門権故権簿多僻例公白吏之衆讙然尚書懼其口也遂欲已公爭曰顧事當否何如耳衆口何足惜尚書爲之動客奏上報允著爲令公名遂起主其曹章奏與修萬曆會計錄丁繼母及父艱再遷部郎監河西務権用寬平登額羨二百緡籍而儲之或曰此齋遺後人耳何益公曰夫多輸以爲名俾後莫嗣吾不取也吾又敢訴來者爲無賢乎河

西人立祠生祀公公歸直于民吏曰齊賢館其遠名不伐如此遷守紹興也復稽山書院集生徒月一講會敎曰文成闕里錢王先生相與闡道之地太守幸來今願以仕學矣因闢館曰仕學所尹和靖之墓湮久公求得表而墳之又衰龍溪遺書于其家鍥板以傳郡志自宋嘉泰後記籍曠佚四百歲公屬艸于張宮諭及今兵部尚書孫公告成文獻乃備前守湯公建三江閘民賴其利歲久灰解水奔射鑄石慮剝敗公大募民甃治沃錫鑄中石牝牡相銜水不可撼勢

益固會江潮齧西興毀隄漂民廬數百直水衝道居者皆撤屋避之人情洶洶時謀修築蕭山令條上議言役舉有十難公數曰鎮民且漁吾可坐視耶請縣錢二萬治石隄其修三千餘尺高丈六尺累石二九方作時濤壯石輙仆公禱海神潮爲衰止工乃訖公爲治先敎化旌善華淫如不及越俗鬼好陳戲樂神梨園子弟聚常千人送女破產女生多不舉博徒羣居蠱惑浮浪公下令民有王博者毀其居勿赦禁民毋得溺女及張戲媚神民即犯令雖請屬皆謝不從被法者多怨之與賓客語偘偘不能下色辭多不悅者直歲連潦興甚沒田廬咸云閘增損失度致然語沸傳上下公無以解時海隄有羨金乃別刱三斗門欲以泄水塞衆議會來歲邑子都試者皆罷歸又謗云水多道出于形家法凶士罷免者新歸爲之也予嘗爲衆明其不然皆怪怒又數歲予與鄉人數君皆舉禮部科名號最盛而每歲水歸駛驟如往時予乃笑曰公輩言歸病田與形勢者今何如會稽貧人有竊銀鑛當抵法者公心哀憐官爲鼓鑄試之石徒流

鉛曰鉛耳遂原之而越細人喧傳太守得庫中鑛鎔金以歸于後從帑吏閭知狀歎息曰可令仁人蒙詬至是邪及遷四川按察副使循計猶用口語以新秩調貴州至貴州攝事並綰八印黔人服其材刻王文成集以敎黔士本所謫宦地也擢河南參政分守大梁時中土饑人相食公往來拯濟法最具事寧又以鍰千緡市穀實所部郡爲備它道皆不聞也遷山西按察使一歲擢右布政居三月復轉陝西左布政使時鎮撫二使暴吏民公一裁以法秦中吏民仗公稍

稍得氣中人奴劉有源箠士至斃公白其罪兩臺論
殺之羣小脅息俄以上計行公居山西時有所忤用
其章復坐平徙竟拂衣罷公兒時從父居郡廨中郡
宴新舉士鼓吹闐然合中羣兒爭出觀之及太守導
至皆悉匿公立觀自若守大賞異之曰是兒終坐吾
坐也撤酒饌餉之贈以藏書若干卷及誌傳于故記
中見范公義田事歎曰吾得志當效是書其事藏笥
中及罷陝藩歸建蕭氏義莊以贍黨族捐田畝計者
二百竟兒時志也方未第時家貧授書養父爲二弟

婚盡其力晚授產諸子與弟子均等人服其孝友賦
性直方既聞良知之學獨務乎實無譁言飾動雖用
以違俗蒙毀而純質日章久見稱慕越人向訾謗者
後更思之躋于祀典公嘗夢登高山第宅嚴麗徘徊
良久榜曰元微之宅及守越入署恍然夢遊其地即
微之之詩所誇州宅也卒爲良守微沒食其地公諱良
幹字以寧號拙齋先世自歙徙涇縣之渣湖八傳至
世貞公有五男子二十五孫御史瑞其一孫也御史
之從昆弟曰容容生[illegible]生鼎鼐生汝金號訥庵公

娶于畢氏實公考妣公貴贈祖若父皆爲參政號祖
母母繼母及元配朱皆淑人子四人長卿思似舉順
天府鄉薦今署學正事娶焦氏繼趙氏次思修思倡
皆貢士修娶徐氏倡娶鄭氏季思作庠生娶趙氏孫
七人公卒以萬曆壬寅四月享年六十有九所著四
書臆併雜詩文集藏于家系以詞曰
以爪抑搔適癢斯快以石療治中疾斯痊癢止病去
樂難具名心所饜兮靡用告人倡優登場笑樂而歌
賓客笑轟勞已則那作德之休如搔如療足已靡它

君子所蹈作僞之拙如倡如伶屢舞僛僛媚茲示人
挺挺庸公既弘且毅視履何玼允升弗躓力仁赴義
中所渴饑亦既蹈之乃勝而肥左户潛郎東揚作牧
泰晉梁黔犀閩孔淑稱心斯好詞莊色嚴聲隊雷鳴
蟲語魚喩擒寇輿謠終焉惠之哲人萎矣嗣其嗣之
穹碑崇嵬在涇之陽公乎格思樂我桐鄉

墓表

封司業肖巖衛公墓表

萬曆辛丑　天子新建　東朝推恩羣臣于是前封

翰林檢討傅公諱某以子新德進封承德郎南京國子監司業　命書若曰父師司成父若師皆師道也具官某秉義履仁孝友姻睦其進秩如子官臣望齡屬當　制視艸藁以癸卯孟夏　詔書至太原方是時封公固得暴疾梳上稽首稱萬歲受　命居二日竟卒其孤新德從南京以聞來燕自反晉及于燮甫若千日歸而呼曰誰哀于吾府君哉拜　恩之不日也及子歸之不月也解者曰誰若而公之猶身于榮而子之身于大事也哉天也復奚恨乃手爲狀函書

二通屬其友周季平氏洎望齡曰維先人不朽在茲石也竊中蕞道惟命于是季平任銘而予表之惟傅氏世儒其太公諱汝楫爲邑生員以目眚弗竟公繼爲之精誦善記文譽甚高太公棟家而宜其弟弟不謂善求分異蓋若太公不忍意怏怏公時尚年少開譬備至迨析產田取磽者廬舍牛畜取敝𢞊者久之蓋困遂教授給二親養其所攜取果餌鮭菜謂其旨含弗嘗也必以獻二親甘之食忘其貧里中稱曰賢哉傅氏子始成親于義而終能安之乎母楊夫人莊

公事之彌婉沒久彌慕外弟多逋弗能償公以母夫人故裁口約腹悉代償之人蓋謂其孝從弟奎家病疫所親懼易無敢門瞰者療治葬薶皆倚公再逾月乃罷歸人爲語曰疫無傷視予昌子昌公字也方公少時宗人或論徙亡去今橫坐公以鏹得贖還遇之邑亡者沮縮無所處公爲談笑道故卒無一語少所師范先生歿孤弱多侮公百方植立之既成每泣語人傅翁生我之數者殆所謂孝友姻睦秉履仁義者與予與傅子別六七歲其德業名行日崇月長心異

之蓋翁教實然傅子南徙或曰南土下濕不宜北人公曰行也爾不習誰謂習者遂與偕往居歲餘傅子病思請歸養翁曰未可二年曰可矣始翁就養京師月餘輒去曰不以易吾巖谷川原之樂也及至金陵其地多山水傅子請游公曰不可吾司業父固非游客自初受　封一再御冠服輒藏之邑鄉飲屢以賓禮請不肯再赴曰不可以孺子故多上人其爲教率若此始予同館生二十五人傅子年十八最少翁生嘉靖壬寅解褐稱封君食大官膳羞時泰秋品最富盛

同館生長者年或過之性冲泊惜禰法又宜壽六十有二而卒悲夫傳之先譜亡其詳無考翁配樊氏封安人生子四人新民冠帶贊畫娶張氏次即宮允君新德娶門氏　封安人新命庠生先卒新國廩生娶單氏新民子庭選國子生娶某氏新德子庭詩庭禮新國子庭訓俱幼葬之地曰高將日以萬曆甲辰九月十八日寺惟古葬布東修之士敎藏于家而名不出千里多矣公敎澤暨四國名聞天子有德嗣也夫孝友行義之槩　綸省志之贊册書之所謂不朽者其在茲已

四川慶符縣知縣少南嵇公墓表

嘉隆間有廉直吏嵇公諱錀字子佩人稱少南先生以乙丑歲舜禍知揚州府如皋縣其為治遂上而巽下慱用而儉守嘗曰吏威威所事也監司部刺史持法調刺以威我故威吾所威者五達之市三戶之校心評口訾其為監司部刺史多乎哉今謹事吾民不勝事也其曷敢不威其持論槩然初至官能所私奉金二千有奇釋死罪坐强盜誣者十有八人邑並海百户余顯嘯海上橫不可問公鉤得顯客致顯治之其黨皆伏法戍海軍歲以汛至所舍嘗為民患苦公先期視空舍及諸釋老宮觀者令居之而與戍將約毋犯吾民也後卒殺漁者公執之問戍將軍法若何戍將為立斬卒麾下歲饑民多負公為出羨金千餘償負事聞都臺都臺謂如皋故羨耶檄以如千兩佐泰興治孔子廟公報曰如皋學宮亦圮敗以歲儉弗治奚暇及鄰都御史固弗怡檄再至則名曰佐饑公又抗言饑公事邑饑民徙急在私不能及公也竟以

是得罪被劾調去先是如皋令以鹽使者牒掣鹽儀眞故事掣者至燕飲月餘饒肥乃去則藉予報使者公往還纔六日徒手歸報御史面推畀之弗爲也公既失薦又重獲罪徙官人尤之公謝曰吾少貧吾母手縫紉衣我挾筴詣塾綫踆新敝屬也後婚當親迎念所著履故敝假他鮮履內之吾父見讓曰若恥履敝吾恥恥敝履者遽解去躡故履往吾失歡上官以歸故履尚在也去如皋之明年赴京師改知安鄉東發聞有語空中者若云母死公大驚悚不俟部牒馳

比至太夫人先數日死矣服除再補慶符行請京
戶舟幾覆有巨艘拯之其人曰如皐令君耶以其徙
拜稽下曰德公無以報天乃假手于此抵慶符忽忽
不樂遠宦投牒乞歸不可會都御史曾公治九絲蠻
故地爲縣公以材任經畫制度艸創卑歸縣請焉力
時公年五十七詭云當引年律諸大吏皆訝曰嵇令
艾耳然不能奪竟歸居八年己卯乃卒卒年六十四
公以其年生十六補生員嘉靖庚子領鄉薦明年都
試文在選中世宗以事怒禮官削去牘少半遂落第

後試時有並舍生病甚以公力濟公屢躓益窮而病
生來爲浙郡守至觀察數爲人言吾賴嵇君以有今
日不忍其困願以廩牽事君堅不肯往人問其故謝
曰無之嘗歲侵學使者令郡中鄉進士得人舉一人
充弟子員或奉百金請于公不可以從子應其樂貧
賤介特不辱其性然也嵇之先以賈雄于揚州至伯
八公貫德清之瀫溪樂而居之四傳生昊昊生雲鳳
娶于何而生公公少而嗜學始婚不庭者八月人謂
其餘比出寫書累帙其娶某氏生子三人仲[illegible]同

平友仕爲建寧府推官其廉如慶符令加以寬和上
下咸驗之公葬若干歲今吏部侍郎董公福州推官
阮公俱著爲傳文甚嫩望齡歸里中而復以俾君命
書大凡揭諸墓道以觀後之爲政者俾知令有事民
之道詩云嫓茲庶人嵇公之謂與

孝義來功伯墓表

來氏自鄠徙居蕭山之十二世有義行君子曰弘璵
號南莊雄貲能施喜賓客聲動一邑中其功德往往
銘于過梁大塗之石有五子仲曰斌人仕爲新興丞

新興人號之曰來姥邑猶爲剽端人撫定之其在邑
志娶于任功伯生彌月而任卒其繼母曰吳曰兪功
伯之爲義也逾甚自年少時固然于是新興公喜曰
兒大類吾父功伯亦曰吾不能肖吾祖不敢偭之志
所居曰紹南而鄉人曰功伯眞南莊公孫矣功伯之
于其族綏病夷　啁者井露者薶蹤圖有匳講肄有
所出其塗無茀以圯曰是吾祖志也與富家之取佃
人租者一時率浮之功伯顧反損收租者率以新量
君曰吾祖之墨在萬曆戊子歲大侵是[illegible]以永三百

碩脤又粥諸塗宗人來十六貧甚且鬻妻子君聞歎
曰吾可餘粟而令其夫婦父子不保耶令就吾廩十
六至今祀焉鄉有嬰兒啼于空屋者其長數人皆疫
死人莫敢近君爲葬死者收其孤乳之君于義如嗜
慾不待牽率以赴故父而不急其所爲人難爲者多
此類嘗放糴旣定直矣價驟踊糴者請益君曰吾旣
許若而棄之是棄信得金失信不忍爲也從叔某䘮
以囊金寄君垂死無知者君持金請曰是寄物叔將
誰與遂以遺命散焉鄉人有負官運者鬻山于君以

償旣而聚族訟曰墓也君以半讓還之不與較其閎
雅有量又如此當新興公宦死以喪歸也俗謂客屍
入門不祥宗人皆扞勿令入君號躃欲絕亟請哀甚
遂升棲于堂繼母兪有疾君于是五十有二矣而憂
瘁甚不解衣者五晝夜至兪疾已而君殆其古所謂
孝義者與君諱士建功伯其字配黄氏子三人葬寇
山君之歿也有弔者數十輩莫識爲誰哭多涕淌之
故曰吾儕餓夫賴君賜以活故感慟耳先是君有積
穫在野忽被焚羣丐乎相號行謂君曰來某房稻當
亟救俄而火滅嗟乎向令功伯而得位爲政者見德
于人當何如哉道乾娶于姪女與其弟某皆有文而
賢載君德而廣之得位行政將在斯乎系以辭曰
古言陰德譬若耳鳴已知其然靡聞于人予之言德
義異于是貴如眘𥇖眼不自視若自知者德則有心
有震于船厥修匪陰如鏞鼓考聲聞孔大巳無私焉
聞則何害孝義來君肇蹟乃祖播種于先孫服其畝
厥德有嘉厥聞有赫饑食渴漿烏黔鵠白君性實然
而心不有修之罔覺以詒其後寇山之陽片石不磨

雖千萬年視此頌歌

贈徵仕郎南京瀋陽衛經歷蘭渚余君洎配何

孺人墓表

余君年二十六卒卒四十三年而以子泰君承寵贈
徵仕郎配何氏贈孺人葢余君歿時何孺人方身也
而竟以不可必得之子前知之而卒育之以享有名
號則孺人之節足嘉巳君父應峰公與南溪何公最
友善而何公者嘗游文成先生之門篤行君子也應
峰公遣子淵往受業焉即君也何公有女幼而端慧

敎以孝經烈女傳諸書輒成誦絶愛憐之爲擇快壻竟以歸君郎孺人也君性溫懿孝友質行恂恂然自讀書談蓺外絶無他嗜好至禮師傳奉賓友購買典書輒洗槧弗吝也何孺人脫簪珥幷女紅佐之猶不給則貸諸子錢家其急人之義甚于已有責負者恒代爲償以故家益落三上有司復不售居常怏怏益發憤下帷遂咯血死疾且革與何訣曰腹中遺者吾知爲男爾以養吾父母九吾宗吾目瞑矣遂卒孺人號泣擗踊欲以身殉應峰公及姑陳孺人撫而泣曰

若殉如吾二老人何爾免身而男吾兒不死矣柰何行匹婦之諒孺人乃稍進粥糜未幾舉子承寵始有意偁未亡人孝事舅姑惟謹旣而遭叔仲相繼蚤世一門五嫠婦相對泣孺人以冢婦獨持戶拮据朝夕而索逋者麇至乃盡斥篋中裝猶不足則日夜針紉銖累以償之血淋淋手指間不輟也承寵稍長卽口授書旣就外傳恒泣諭使攻苦績學而寵亦警敏明悟能順承其志爲秇文藉藉有聲嘗一再試有司不利孺人令北上占籍以規進取値有爲梗遂以筆研

瀕取世資餘十一而息之漸至奇羨以貲入太學乃謀逆養母與大父母大父母老不能北孺人則以二老故堅不欲行舅姑曰而弗往者誰與授室于是孺人始北爲娶于徐姑媳相煦也居恒爲詰古今諸仁孝節烈事諄諄提誨若保姆寵間以鮮衣美食進輒泫然屏去曰爾大父母寧有此吾忍獨御乎時時令寵寓書遺金絡繹于道大父母私念子婦有四獨藉冢婦冢孫以養乃以居址一區幷屋券寓寵曰姑少償之耳孺人及寵捧誦泣下謂婦事舅姑孫養大父

母分也而責其償是重我不孝也亟以券歸且以祖屋讓諸孫令寵勿與焉又諭寵以及大父在竊升斗以養寵于是益入貲需次流銓孺人卽戒裝曰吾嚮者爲若未室故來茲幸奉孫矣吾其歸養而大父母乎子婦莫能挽會夙疾作不果行而應峰公之訃至孺人悲慟病轉劇寵百方醫禱弗效刲股以進亦弗效迨屬纊乃呼寵囑以亟葬爾祖善事而祖母爾能以祭田永修祀事吾與而父長享爾之養語畢而逝嗟乎孺人十八而嬪二十六而寡立孤養老又三十

年以節孝終焉君子謂孺人不死于節而死于孝知
死所矣壬寅承寵誥選得南京瀋陽左衞經歷會以
覃恩貤丈如其官贈母孺人時予方以職事演　綸
命褒之而復爲表其墓以勸夫節以成其夫者余君
字靜夫號蘭渚生卒葬䪨詳具傳誌中

祭文

祭許少傅座師

嗚呼山奚潛而雲藏水奚咽而塵揚曉茲遊之未遠
兮奚溪與山之非故常也目𢣆怳耶魂彷徨耶天無

光耶喆人亡耶昔歲在巳拜公于堂公撫予言念子
壯强且無公朝宜澤而起予拜祝公公懷楚楚辭吝
孔甘閔世則苦慷慨中觴涕下如雨伊予小子前跪
致詞盛衰有塗憂樂有時壯勞經營逸老在茲公默
不言顧我而唏公來會稽黃衫葛屨不我肯留三餔
而去轍跡所經人傳其處閭里之榮播在童孺維公
壽考維小子愉作歌繪圖載脂其覃孰權我斬乞嫂
告徂慶與弔與爲門爲廬存與逝與其實其虛公去
速耶予來之徐初笄之婺方童之孤蕙帳初空門庭

已無一日之淹千載之迹有山心盲有水目枯嗚呼
哀哉藏潤后土回春于天昭蘇萬荄舒洩勾萌躁土
求潤刳天覓春雖有辨者不得而云德既昔矣而功
實泯此公大業所繇無垠泰山之陂跛牧其上河曲
千里浩然未徃其曲其陂小人所罔稽天薄雲君子
所仰公之大節乃高乃廣俗寘無知孰識其大日厚
日謙徒測公外進退雖巨于公則小社稷之功耳目
之表公實知予予豈公知拜公几筵以慟吾私嗚呼
悲哉

祭李卓吾先生

先生没且塔矣望齡始求以使事出出且哭于塔院
旣而不果月在午日在未于是屬其友人王贄化修
伊蒲之供爲辭以哭先生曰於戲先生獨處獨游獨
行獨語目如辰曦膽如懸瓠口如震霆筆如飛雨萬
蟄俄開羣萌畢怒或震而驚以忘其著於戲先生人
謂奇敗奇亦何病嵬嵬者坻自投坑穽從穽笑山謂
山蓋峻山謂穽人予言非正等不平耳陸江孰勝於
戲先生是亦難言几席之間蚍蜉所[illegible]而川或

出而巔或隆或舉不能寸分匪居之陂爾見爾閒於戲先生是亦難亡氣森必墳岡陵崎焉流盛必喧波濤以夰誰云地夷而靡高原誰云川枵而屏浪糴於戲先生大鵬九萬風在其下目無川陵夯然曠野乎與非乎誰非乎者嗟我人斯其知蓋寡如彼玄駒而談騶馬於戲先生荷澤妙門姚江正令法法全眞人人證聖我說無奇爾思不競杜口忘言誰其善聽於戲先生爾賢爾才尚或靳予心知其然色愉以舞有大士言吾不輕汝汝當作佛在爾近取爾佛爾聖爾

則憑怒打擲詈罵以爲笑侮於戲先生呼牛馬足謂醻狠題有蹄適五有角非岐命之曰麟胡爲弗疑軒圖虞田胡爲弗來於戲先生民曾厥閒若奪其身保厥是非如守詛盟矢鵠何讐羊蟻何親貿首之爭匪地匪城於戲先生愛夢憎空吹光斫水塗割匪殊在亡均理於戲先生已而已矣

祭劉荊湖先生

嗚呼貌成不足以酬蚤譽小郡不足以酬宏才年踰耆艾而不足以酬道行施族屬而不足以酬恩此四者人所爲先生憾也有科名以慰迸泉有民社以慰所學沒而不爲無年無子而不爲無後此四者又人所爲先生解也嗚呼毛則有皮華則有枝名位年壽似續之類此附身而有者耳名有早暮位有卑隆年壽有修短似續有親疏又從有身而計者耳若舉至寶至惜之身濫焉而失之譬皮盡枝摧毛華焉傅而又較其豐淺追其香色斯不亦甚謬不倫之論哉望齡之事先生也始而教我以文久之又教以道而先生之言曰吾于文猶夫人也惟致虛守靜默存而默

識之吾殆有獨至難以語人者夫知道者忘身忘身則名位年壽似續皋無足言者嘗先生有身之日而忘之也久矣及身沒而人乃相與憾之又相與解之豈爲知先生者乎望齡以弱冠獲撫摩于先生雖爲日短淺而其條辭稍知法度遽及其浸衍而歸于尺幅實先生裁之居數年會于都下未幾同試禮部未幾又同官于朝時獲奉敎及承于睦睦與會稽壤相比余時發居未能往視而聲㬥相聞蓋余從事先生以來令聚之數形聲之親不爲不久矣一旦去我遊

于遊廓如電收雲滅不可尋覓徒登堂而哭竊虛位而彷徨苟未免情累何以自處邪先生已沒猶幸朱子繼元在得以相唁訊追敘疇曩而繼元又死即欲執手悶慰而四顧乃無一人嗚呼此行道所拊心欷歔而況師友之間邪嗚呼往者既如夢矣不可得矣惟在三之義係于心膂不可泯忘此則敝天壞堅金石但先生遺骸尚溫而後事搶攘人微地遠無能寘力則所謂天壞金石者又烏在乎惟束帛絮酒慟哭先生之堂而已先生其鑒知之尚饗

祭董文所先生

嗚呼先生之于其先也如渥洼之子嶧陽之孫爨毛縮尾焦而識者能鑒其種先生之于其後也如河既龍門江吞灩澦雖崄巇沸鬱而不趨菑邑其流其卓然擅經術于一家也如齊斛律氏之射唐賓氏之詩父子兄弟之間每相師友其歸然為儒宗于斯世也如隴西之李汾陽之郭偏裨奔走之役或至王侯若夫茹納十經涵洽三史學海文江言泉筆綺養叔之射百發而有餘巧舍人之驍十反而無遺矢才與命仇志將時詭長轡局于短轅壯心悲于暮路松蟠鐵石剛直之氣未回薑老桂殘芳辛之性彌厲胡遠盡于一途轂良困于千里齡于先生爲惟伯舅昏姻孔云載世彌厚維公父子我師我友皆唱和于短篇亦淋漓于梧酒憶篇成而意得時酒酣而氣振覩雄襟之忼慨驚捷辯之如神每虛來而實反或小叩以大鳴老成逝矣誰為典刑維先生之曉悟闡至道于真師究神理之無盡庶彭殤之可齊既生死之不二豈榮枯之足疑然則先生既已騎雲馭風徜徉于無窮之宇不絓之鄉矣而吾徒乃嗷嗷然驂素旐而情惓攣靈輀而涕揮由先生觀之蓋如醒者視醉而離朱之笑眛也惟眛與醉之不可猝悟兮又安能已于哀悲

木天閣　卷九

祭寧國友人　代

嗚呼稼者必穫樹者必食其然也邪晚穫多粟晚食果腹其然也邪自君系行以有令于方齔之年英聞遄起耆宿請交丐以牙齒君曰予祖父宜有茂刪余德不嗣庶其在此譬如箭括羽鏃則遠以我越鄰化予鷄卵既款我門既授我館于泮之陽前闆是篡亦

有良朋維六七公莅騫健翮俱振長風之子也村而
辱泥中遺時不辰君實齎怒曰爾無良忝我祖父長
跽請謹情深辭苦匪懵于命迺孝迺慈不酬于人遂
爲鬼欺積傷蝦壁庭燴焚芝迫君之仕佐雖大官既
倅廬陵薄遊寡歎蹇蹇中禍長嗣繼殞宦迺益貧老
迺益單茹哀告終與人所歎嗚呼人亦有言本豐末
茂名舉孔章職惟其友君祚之微伊余之醜貽謀既
臧樹德滋厚不丁厥躬不憑厥後猶有天道其然其
否維故人故爵茲卮酒尚饗

祭商仲文

嗚呼哀哉予生寡諧執友有幾姻連之間申以交誼
臭味既投心膽相徹語默靜躁俱無閒然生平之好
仲文而已不謂今者舍我遽去氣塡語咽情長舌短
抆血縮涕欲陳一詞緒若棼絲如何可吐嗚呼哀哉
嗚呼哀哉山居崇敞竹栢幽窈花月之夕風露之辰
名香苦茗舉甌相對清芬拂我覗子如蘭文酒獻歌
于何不有衆酣競起舞手如狂覗子閒然逾見其默
如芙蕖花處濁無滓子居我處子步我趨靡事不隨
靡言不和脛股指臂不足爲喻我實不類覗子如兄
挾筴耦語含毫對揮奇則探珠密而抽繭披剝條蔓
以獲本荄精雅之章使我屢愧當此之時覗子如敵
嗚呼哀哉子壯而賢我羸而鈍維位與名俾賢者後
維年與壽俾壯者先舛戾如斯孰知恆理嗚呼哀哉
自予徂燕別子再歲寤想宵夢實相往來維我之故
今子嚴辦誰梲予輪而傷子懷心腹之災實孕于此
益其疾者非我而誰辛卯之秋予既戢比我亦南轅
痛嬰我心病纏其骨頻冊于杭予來覗我我僵未起

執手歔欷忽然仰覗驚而問予我則困矣予何居邪
予始告我吾有奇疾潛在左脅已若覆盂方試事亟
未暇攻耳然予嘗有聞癥瘕不治乃與身老設應予
曰予得老而已何苦攻之豈謂未老而竟死是邪嗚
呼哀哉會合實難爲歡雁易我之迂嬾日就閒曠子
亦脫身鄉校去弟子籍年未四十婚嫁之累粗了其
半正欲與子仲叔媲首等脩向之雅尚究釋老之玄
義故山在目臺池花藥新飭絢麗詠歌垂釣期予爲
儔仲文仲文子今何在去是而奚往邪舍予而誰侶

邪使予之來入室而若無所向出門而若無與適往
館竹牕荷香花發刺眼為淚逆鼻成酸嗚呼仲文此
痛何極子二親雖老然本強固兄弟子姓足以養侍
嫂雖早嫠既抱孫矣家政斬斬有昌無替惟子緒學
未遂幽冥之間當負永恨而二胤朗潤必成予心若
獎掖規正敢同吾侄有侮則禦亦同我家區區之言
必無隕墜予年雖短其德則長雖嗇于施用而屬纊
之辰遠近同口謂天無知聞者必歎弔者必哀德施
之豐于斯已驗凡此數者子可無憾嗚呼哀哉子端

居善懷幽憂之思我常寬譬人生所憂孰劇于死子
今死矣其知之矣憂邪樂邪擾擾萬事何者關身平
生志意之雄邁情愛之纏綿得失苦樂都成昨夢靈
爽不昧必聞此言回頭之間眞足一笑而其樂愷歎
我此觴嗚呼哀哉尙饗

祭外父

萬曆壬寅冬十月廿七日外父大理寺少卿燕陽先
生訃來京其子楙陶望齡方備官編齋閣信驚隕既
踰亟至邵武令所爲位哭拜十二月朔日戊子邵武
君歸迺扃以牲牷酒醴之貲爲詞以告于先生之靈
曰嗚呼予生之幸也內怙吾父外公倚也厝宇逵林
用庇蔭也裼襲重裘服迺盛也入保出師順以總也
嗟茲沍矣棄予路矣靡室靡衣裸而露矣靡訓靡誨
莫予護矣嗟公之徂又靡父矣方公珥毫用表三輔
予以童昏來從公處原黍山苗爰先化雨尺進時授
洪音鼎吐公含我愚而貫我專蠖化而黃絲染而玄
以滴以涓以澮以川公曰可矣嗣爾無損有試之言
若鑑在縣曰是當然既乃諴然衆允其精厥始則嗚

孫薪在荷顏巷屢空公撫予言譬女而雄我飯我漿
我室我宮螾食于壤魚飲于江莫適爲遑皇知所從
嗚呼大易之義君子爲陽其德舒開不主閟藏風日
其昭雲雨其翔生長滋榮則維其常笑電轟雷劃而
起矣驅陰盪氛倏而止矣天晶宇開厥維始矣吁哉
我公亶其似矣三齊七閩介其祉矣陽德協天報之
亨嘉迺麗于躬迺大子家根幹之豐綴葉之拏維桐
之孫維蕙之芽附枝寄生亦蔓而花嗚呼生理靡盡
匪在匪徂陰凝轄結迺死之徒惟公仁人神明與俱

大耋而終乃反于初騎星駕風周覽太虛逝者何傷生者以吁送我及舟悵悵其音慎爾功名予疾既侵眷言踟躕視我于今子之往矣我形子心悲哉斯言涕淚可禁薄宦寡悰歲還千里拜公登堂心愉色喜舍杖而迎謂疾良已啜焉霜泣風鳴牖紙悲哉酹公言竟于此嗚呼尚饗

祭姪壻章生

嗚呼誰令君而無年誰令君而無子天邪人邪天固然矣人固然矣人欲永年者謂生長耳欲子者為生

計長耳然生固至短知其短則不必復悲其至短之短也生固非長知其非長則非無子者之獨短而有子者之獨長也君之初締姻于我也君有祖妣有父母予亦有兄有嫂媒未成言而君慈親告徂矣采方及吾門君之祖若祖妣同月殞矣愛君者有若二人者邪而不能留其愛君之身以茲愛君君始來也體羸而少飯吾嫂深憂之形于言色吾兄雖不至如嫂固憂之矣無幾時而吾嫂沒不數年吾兄又沒又不能留其憂君之身以憂君也人之生固然矣人之與于若孫若女若壻固然矣君雖失恃而上有賢父父之于君甚重也君父不幸又捐館君為長子所繫于死者生者君之身尤甚重而又不能留其尤重之身悲乎痛哉上有未葬之祖若父下有隻身孤影年少之妻君在而生者恃以生死者弗死也君今死而俱死矣窮凶極慘併在一時殄絕夭折併在一身仇君者聞而心折怨君者見而涕隕況痛楚相關如予與予姪者邪勞至者反歌怒深者反笑傷之至者無淚泣之慟者無聲吾推之天而天固然矣推之人而人固

然矣與君處十餘年而骨肉之親逝者如斯則人之生果至短夭之殺人若戲劇若侮弄甚輕而非難也君何尤乎且壽與夭多男與殄嗣為有生而分者也君死矣有知無知俱不可知然無知則無知矣何羨于壽何羨于多男有知邪則知者固不待生而延不待子而續也何病于夭何病于殄嗣君茲且飲予肴果飲予酒曠然御風騎氣遊于逍遙而勿以夭死無後嗣自傷予固信君之必有知也

祭從父中丞雲谷公　代恭惠公作

昔在莊敏實啓予宗惟我兄弟令緒克終作者六人
趾美在公如烏六翮奮揚天風隆萬之間聯翩雁序
銓省樞司以文以武惟予二人方州竝處如驥四跡
驅馳寰宇蘭凋玉摧歲晚誰堅公也松青予亦栲全
杖履壺觴賁于丘園如鼎三足折一則顚嗚呼哀哉
吾儕老矣視公猶少往者如斯存誰可料哲人萎矣
胡天不弔宗英隕矣維家不造箎兄長逝靈輿飛旐
寄此哀詞以抒悲歎

陶文簡公集卷之九終

贊

達磨尊者面壁像贊

尊者兀然非靜與默正恁麼時曰推在壁我問於壁云何西來壁演妙音其音如雷

紫栢和尚像贊有跋

開脫空口東語西話以慈悲法盲拳瞎罵冷面熱腸蓮花一社冷債熱還竹篦卄下鳳去遺音香飛落灺眞箇達師褙絲難畫

予久向紫栢師辛丑入北都而師住西山忻然欲以瓣香見之會同學數友皆短師心疑而止後讀其言審其生平眞證密行深慈高節一時叢林踞師席者誠罕其比然人猶惜師不蚤去終以及禍非明哲之道及見吳咸燃氏所寄示遺像味其自贊語類讖者豈師固夙知若二祖師子尊者邪常不輕菩薩見人禮拜稱汝等皆當作佛人乃相趣打擲訶詈之袁景倩言一國中有狂泉人飲皆狂獨國王汲井以免而通國狂者覆以王爲狂也相與捽縛燒灼不勝苦趨飲其泉狂作國人喜謂王病已也始舍之紫栢視衆人爲佛不得不度衆人視紫栢爲狂不得不死於乎何足恨哉

大冢宰吳公像贊

昝我家嚴乏官御史臺犯公于朝頃乃屬公公揖而謝曰子惠我敎我藥石也無舍我於老請從子交後再徙右職誰挽其肘公爲天曹古有祁大夫稱舉解狐君佐閭焉非子怨乎對曰臣惟德舉敢私是圖後之君子有不其然一語嗛心終死無捐爲穽爲機或

隕諸淵缾罍之量視公如天大夫舉賢直未忘怨公也尤難雲消氷渙大夫舉仇私不害公未如公也公私兩融匪徒宥之心不有之匪忘校之又式好之我懷古人心儀其形披圖狀德贊公爲榮

趙端肅公像贊

赫赫而陽直士之莊冥冥而藏修士之光斯二者吾烏乎名公叶强而狀之外柔而中强氣夷而德方一以爲冬之日春之風而一以爲夏霆與秋霜所謂身備四氣而立于中央者邪

馮尙齋先生像贊 有跋

筆食屢空筍經則富始同長鋏之無家後類敝通之
得婦嗚呼先生克孝於親克友於兄是故游大人而
常貧晩娶而終於靡成也嗚呼斯其所以爲先生者
與

望齡年十三從尙齋馮先生受經負墻之敬後先
十載善誘循循言提其耳墓木雖拱儀刑時往來
夢寐嗣子一讀忽示此幅蓋先生父母兄嫂及所
配像皆在焉惟先生至性天成奉養之外身無私

畜慈其諸姪至不忍繼娶娶復不育人謂無天此
圖雖不甚肖而衣巾儼然從兄嚴父媚孝之節藹
乎可想萬曆乙巳門人陶望齡敬題

雲谷先生像贊 有跋

高堂廣除金章玉卮跡邇形親心焉去之崇緒斷欲
烟通徑絕欲往焉梯神超想越嗚呼相也山中仙乎
域內素領方瞳曙識其外身居會稽名在丹臺耶
神出於奚往哉

向有概於華陽隱居之言於先生實親見之生平
高位膴祿及老退疾病中心未嘗一日忘神仙之
道也每言吾雖衰矣猶將築閼溪谷行吾所聞其
雖不及果爲而雅志堅確存沒往來要不足替此
大端王也幼美兄屬題遺像遂槩括隱居言以書

南洲先生像贊

先生之幹有松龍鱗流膏臘液煜爲寓珎宜中梁柱
不剝不琢葆其貞固而傲霜雹先生之學如大河潤
繁我小莈溉以餘浸漸羊齒壁久而未來有流則長
式昌厥貽我瞻斯圖十又二載儒色丹顏有踰無改

古亦有言視其所友觀此贊詞三賢之口

杏山人像贊

百年強半文白面黧髯像幾何宛爾壯時丘壑情存
恒河見在是中云何爲有緅者戴笠曳杖僧寒道耀
剡山雪暮吳苑雲孤咄哉這漢老不欺心且看腳下
泥水多深

顧朗哉像贊

隱衣冠颯有神朗哉字烟霞人寫此圖骨法具覆
松濯濯柳丘壑相何弗有明著眼急回首最將向今

似否利邪間變妍醜此似者寧復久身落畫圖入[illegible]
一朗哉忽成偶居七身現何處爲是一復爲二一眞[illegible]
是畫者是顧朗哉與畫者無一眞無一假眞假[illegible]
中寫

商半埜像贊

出隱過幽朝太近有唐樂天愛中隱郊居蛙黽市喧
馬丸居其間曰半埜維中維半與道幾跡有寄寫無
厭離欲知其人睎於茲

劉理齋像贊

睟乎其容凝乎其神灑乎凉颸之著體脫乎煩疴之
去身此圭之鋒粲乎驅魔之劒而指之端聰乎造物
之[illegible]邪

錢蕊蘭像贊

應指而彌千疴奮臂以揮千壘機何施在兩目淡鋒
莫摧而頹緩應接靡暇而度逆神何寓觀兩瞳況錢
子者工則巧雙靨欲渦睟子[illegible]爐香未飛[illegible]
之未煖君莫嗔

景翁像贊

日無而星如瞳神爽颯于思翁大瓢發長波開子鈞
流滔滔來揮千金買仁義船爲儒子爲士龍矯矯潛
龍淵子御之藏其胡放有孟祭有貴子所遊紛如雲
星朧朧月朏朏于思翁不亡矣

錢生自寫像贊

眼不自見舌不自味若是我者我元無二有一人焉
同住不識或影像之水鏡燈日亦有丹墨假他筆力
惟此錢君自形自寫如獅反擲力不它假子問錢君
何緣自見云因四物還覯吾面若以物見面隨物移
誰爲能覿畫者復誰水鏡燈日我倏成四又有畫者
與所畫對若賓是我二尚不成云何於中有四六人
若謂是人我當何似或我或人兩俱非是錢子神力
如張僧繇爲子寫眞爛爛其睟吾有一栢了不可貌
現十二變電飛日耀

湛然禪師像贊

燒殺湛然留卻幀子一省面上喫拳二省沿門化米
三省長連牀裏落眼落眉四省大衆堂頭動舌動嘴
是喇是佳即且住他時後日居士在孤峯頂上要見

少不得你也一摘茶二洗水三斸藥四簾紙於是姑爲雙縱之謀兩存之舉遂展開幀子與約曰阿師你且藏身者裏待我他時後日燒一瓣香設三拜禮隔山高喚曰湛然那時方許抽身走起

又

喚做湛然他不應若喚饞禪應是我勸人有腹直須饞莫只忍饑籬裏生 湛師健餐俗士嘲曰是饞禪耳

自贊

舐墨而生設色爲豪爾師爲誰幻斯幻者爾亦爾爾

謂爾實我東書未閒鹿皮委地不起於坐澹焉何意眞我也邪我則其似

箴

效唐尚寳山房箴有序

唐尚寳山房五戒余每揭坐隅以自鍼砭暇輒效作三章蓋余寡交簡出其二累較少故不復贅云

以人求我拒之心熱以我求人從之面熱維情之熱理浣斯冰媿發於顏如醒斯狂求我者戚我求實疏戚猶能容疏豈諒乎大賢所譏同于寒蟬我之不賢姑以自全

其二

使爾知道可說則非爾不知道說之奚爲如貧數金而無一錢如盲導人遇坎而顚盲須自醫貧須自飽斯已猶可莫謾他好如冬月雷蟄伏無聲旣其解矣雨施雲行

其三

彼求爾者豈謂爾能紙尾數行以官以名爾之譽之豈謂彼賢進道之譽違心之言乞墦得飽舐痔得車

以文諛人其恥莫如杜門袖手梜研毫筆愼爾之恩以愈爾疾

銘

荔石銘有序

稱竹木不數寸而具摩空盪雲之勢碎石似指拔起峭厲此盆景之致也林巒而沼濼岡嶺迤邐植之美莫宜粵之荔石大小窪隆靡不合宜而特宜乳節又無善玆石者幼美兄從其尊人撫廣右於院署中載以歸數年而耕綴之巧始備備矣非文

辭胡以章之遂爲銘銘曰

蒼梧之雲墮而爲石縣水所靡或汙而泐水非石讎古語則然以鏤以刻乃合於天纍而栗者有似荔邪如鼎斯孔如履斯珠除嶺而東厥塗孔艱想見顏肩汙漬石斑萮而始章詎識牛米朋庭莫居一而移矣壽木乃孩老竹如髮沿沿文瀾鯢鰸出沒渭川鄰埜干霄陰柯黴風蕩林洞庭始波居士兒嬉小中現大我聞鍼鋒運持世界

琴銘 爲幼美兄作

方廣寺梁千歲桐裁爲鳴琴舍徵宮肩靡液漆李鸞手蛇腹未成材既壽奉陽作者三洲仙有嘉傳之惟宗賢銘者歇菴官屬史歲在徒維萬爲紀

題䟦

題周雙溪先生遺訓卷 海門先生父

萬曆巳亥春二月望齡訪海門先生於剡相與泛舟曹娥江出示此卷余時初遊哀疚讀之增恰自念先人手澤尚新而寶藏不少重復愧恨海門子有從兄日剡山嘗聞道龍谿先生之門精心密行有三絕之號海門子最初發心希其鞭策于肉海門子知剡山又因是紙閱雙溪先生之訓蓋周氏之多賢而以道學傳世久矣士生此世欲與聞大道非其父兄師友薰耳漬目之言其不以爲迂妄而笑者蓋鮮然則大之成大賢眞不偶也

歲甲辰予復以告還明年正月再從先生遊遂涉海謁補陀大士遊益奇矣既返明州復觀此蹟讀舊題如昨夢俯仰巳七換歲裔矣扁舟孤篋遠涉海外是卷如天球赤刀爲周大寶者相隨櫝中將

無有光怪海神出而爭之邪蓋先生之不忘先訓篤於追遠如此巳亥書謝山人開美所代予字雖奇醜然於先生命不宜以僞應遂請史之併綴此語

題李祠部祇德冊

見利而爭競血之蠅亦有夸者譏之以名如蠅含血而集於膻趨利而嗜枯杌所魁汙有俠夫藐之以氣如叱杌鬼是亦爲貪辭利而[illegible]周之以理如病戒飲知酒爲美[illegible]

揮金近俠遠利近廉頌義近名都非所恢如江河渊
如飲食甜功濟萬有而已焉貪維旌義公志邁天下
三者難名示同三者公來自都像教其蕪黃金布塗
地涌雲敷公在於行臨流悼傷驅石如羊涉者以濟
公云何喜儀橦偪起齒歸疾已我公祉矣公云何怒
萑苻孫路撫戈瓶赴既馳既驚公胡弗怡有顛莫持
有難莫夷我夠之癃公沒於地溪濤夜沸厥功之毀
躬與偕瘁嗚呼誰不有情憂愉感忻各私其身誰不
有死焦肝竭髓以死一已維公死生維公憂樂均其

胥腸解厥爲犧凡公之爲公豈自知急人之病譬大
醫師公而知之爲則有疲不知而爲名大檀施陶朱
魯朱覩公其兒

題李大將軍贈言卷

比齊杜弼數爲神武言諸將短長神武令軍中張弓
挾矢舉刀劍夾道而使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汗流神
武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刺爾猶頓
喪魂膽彼身觸鋒刃百死一生尚不念哉予每讀此
輒爲掩嘆久之吾輩持文墨議論以筆鋒舌鍔擊賊
頳取適苛小責人於長刀大戟履肝涉髓之間不亦
過哉是直無若齊神武者兵而試之耳其怖汗掉膽
豈直如弼乎比者叛卒訌西夏未即膏斧重以朝鮮
之儆 天子震怒提大將軍印綬左右盼求得勇略
不貳心之臣授之羣議僉屬以畀將軍當時不獨人
爲將軍危之即將軍鑿門而出父子相訣絕豈有生
氣哉西寇靡破東夷纖遁將軍即逡巡讓避無自功
之意然名績顯自難牧暨皆知之而求多于將軍者
顧未能盡釋予有惑焉昔中山騰滿篋之書息壤有

三至之驗二子者豈無煩言其得恢張猶略樹功成
名者誠遇其主也由此言之今 天子所以成將軍
者恩甚渥將軍宜何如勉稱以報知遇哉夫任專而
議博賞寬而論嚴文墨士所持亦各有以也自古勳
高者議愈滋賞隆者論彌刻論不刻無以表隆賞議
不滋無以揚高勳又烏知論議之不爲將軍重耶雖
然當世之能頌將軍者固多矣亂卷多予鄉人其言
皆頌也然將軍持滿履冲勞謙不伐儻以爲腊毒而
麾之乎旂常書之鼎鐘銘之將軍亦烏乎逃頌逃之

不能能無居之焉則可矣

題彭智甫劉特倩卷

彭君智甫劉君特倩偕計比行挐舟剡溪請敎於海門子海門子曰予惟自得而已自得則焉往非學哉退而語予求所以益者予曰海門子盡之矣予非得者何以益子雖然孟子不嘗言自得耶而先之曰深造以道夫曰深造則不無工夫曰以道則更有方便不造不深非得非自且自他得失之辨微矣口耳入者他心識入者自識入者他心入者自有心入者他

無心入者自夫所謂無心者用心之極也非造深何以幾此且心識者實無而似有實妄而似眞主宰身器耽惑智眼雖聰明英特者往往沒溺其中以他爲自以失爲得蓋十人而九也非自得卽自欺口耳得者欺心也意識得者心欺也有志之士寧自欺心然不爲心欺者寡矣試設三句以驗之何如三者一曰居安二曰資深三曰逢原儻順逆境界到前時或隨或迂打不徹忍不過卽危而非安儻動容氣耀聰明胸中晃晃然時若有得卽淺而非深其最易見者忽

爾破入將一機一則向前一難此時自看果不煩擬議耶不作道理耶若依前擬議道理甚或爲所窒礙應酬不得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者詎不如是只將此三句時時自審則平日得與失從自得與從他得斷斷自謾不過矣若從前所得者定不足恃則工夫方便又可寘之不問耶凡人卽聖人猶說舉人進士亦人耳二君今日方可曰我卽是從前箇人若未第前而曰我卽舉人進士卽不可勿恃虛見錯過一生努力

題西僧卷

西僧左吉古魯自云迦毘羅國人迦毘羅古中印土也其國不殺生無戰鬬大臣皆世官貴重僧寶不輕薙染每度童子爲呪刀刀展乃剃落左吉自其國東南行三十萬八千餘里經十五寒暑達於蜀居峨眉一歲習華言輒通曉自蜀抵京師　慈聖以左吉遠入　賜廪萬壽寺給紫衣居三年南游金陵萬曆乙巳冬十一月至越左吉長坐不臥晝夜持呪問佛法大意曰一切惟心造其深淺予不能知也予兄幼美

具湩乳羹菜而饗之曰世曾有遠客如左吉者乎左
吉辭去徵予題卷是卷行毘羅徒有黑白誰復知其
何說者左吉安用之然安知無聖賢具天眼者耶

題稷公募緣冊

有圓顱而趺於吾門者跣脚不韈長坐不瞑與之米
不受飯之則飯否亦餓不去延之入不許吾異而問
焉曰杭普陀寺僧眞稷寺圮吾與吾徒募而新之寺
當大道吾徒之禮普陀者所選也將即諸善信而飯
焉願得吾子之言而已吾曰噫夫言者假諸心手而

無盡者也吾何費焉而猶靳予於三日之久則誅慳
吝者必吾首矣以吝者之言而冀以開慳者之信不
亦遠耶雖然佛菩薩之聖行蓋有捐頭目髓肉與王
位妻子施人而不顧者諸善信之以財施也視吾空
言則難視頭目王位則誠易矣聖者爾師愚者爾賚
夫以佛菩薩爲師而以予愚蒙慳吝爲鑒則吾言固
諸善信人賚也若稷之柬脛束腹風坐露居苦其身
瘁其志以爲法爲僧慨慨然若申包胥之急宗國而
庭於秦焉將使吾蒙者開慳者廣而况諸善信乎因

書其卷尾以酬稷之願且以識吾愆也

題日者董生冊

鳳磯生以星命游三吳稱項山人客越稱董君星家
好譽人而董君多言禍敗事持論侃侃天能而刺諸
貴人過其始或不能堪然諸星家言後不可覆多引
去不復來來亦名價挫折董君客越二十年言益奇
中名愈高予所聞見諸伎術無過君而諸貴人能受
盡言者又多君讜直相率贈以言張肅之司馬題冊
曰慧心俠骨何平叔之稱管輅曰知幾其神乎古人

以爲難交疏而吐其誠今人以爲難君今一面而盡
二難之道可謂明德維馨矣知幾近慧吐誠近俠予
於鳳磯生亦云夫恒人之情憚禍求福因而動之以
善敗易聽入也故古之人多隱卜筮以詞拂人以術
匡俗司馬季主所謂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
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嚴君平與人子言
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賢者之用心類如此董君
名高人得其莊言不敢怒或緣以趨避拂人匡俗之
具在我矣性又類戇予故舉古之三賢告君令益盡

其說無有隱也予且將傳君以著於後世矣

董澗松先生夕可卷跋

曾子易簀頃語吾知免夫免何事子張臨沒謂申詳曰吾今日其庶幾乎庶幾何道此吾儒末後一大公案鮮有得其解者圭峯老人曰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散亂心散亂繇情轉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即名敎語豈有異邪人世悠悠臘月三十日一著子大難措手三敎聖人努力聞道正恐夕聞死未得耳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莊周亦

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所謂善生不過以惺悟心作有義事而已澗松先生平生孝友守其貞諒招不可來至其屬纊數詩了了不亂此亦善死善生之一驗也先生孫人鳳慕道好修不忘先美寶藏其遺墨又連綴家莊敬手牘裝潢爲卷永垂來嗣志足尚也世之儒者多以談生死歸諸禪而世無石人誰有不屬於生死者宣聖朝聞之旨似難罷不論耳楊氏先訓曰人皆有一死而實未嘗知使知之誰敢爲不善董之子孫其世世相勉以善無忘先生遺訓又吾兄尊藏意也

證修社會跋語

耳聽目覽之謂證手持足運之謂修耳目不以不證而不明手足不以不修而不利然非修而證則未虧聽覽而有聾瞽之虞非證而修則未廢持行而抱痿痺之病然則證者證無證修者修無修未嘗覘證而言無證未契眞修而言無修者狂與惑也越二王千之鄉也自龍溪歿而講會廢錢君劉君與同志若干人始締爲社名曰證修而謁海門子主之以僕之辱

交於海門也令書一語於冊後夫世之以修疑證以有修有證疑無修無證也久矣其說非親有契者莫與決也孔之樂也以憤顔之卓也以竭今之學道者有患而憤憤而竭者乎僕未能也而樂與同志者共勉之不然則兩言者無窮之諍端流俗之笑且烏足貴哉

書周子九解後

擲劒揮空彎弓射地矢矢中的劒劒無痕若向惡邊立善既是洗補空虛若從有處言無亦是自標靶垜

然無爲有藥善是惡醫症投則牛溲有却病之功服誤則甘露成喪身之禍是則笞日錢王今時周許義無勝劣教有開遮所謂各具一隻眼共濟羣盲各出一隻手同扶衆跛者也雖然語貴明宗學須擇法同修而迂直頓異共證而日劫懸殊如農夫立苗當先滋其根柢如大將討賊務直擣其窠巢故明一善而萬善咸歸悟一非而百非斂跡然則無善卽進善之提徑無非迺去非之要津何必自滯有途指爲實境反疑妙悟擯作虛言乎幸遇良師大須著眼貴從親

見方眞不是說了便罷凡我同好念之念之

書普度菴新鑿放生池卷

雲棲大師創放生會於武林鑿上方長壽二池以棲水族或疑池水無幾不若投諸江湖爲適者大師曰今斂四民居之三里之城便耶抑便其郊耶曰郊便矣設寇虜至孰便曰城便魚鱉之愁畏網罟也不猶寇虜耶今納諸沼而樊之而守之不猶寇至而保城郭者乎城處則隘舍城而郊則虜人之病虜也必甚于隘明矣吾不謂沼之無隘魚而以爲愈於虜也雖然此三者兆也弄引也引而伸之而又伸之汪然者徧城中矣奚隘焉於是疑者皆舍然而袁師高足弟子仰山居士無無居士歸而倡其會於鄉人趨者日衆所放救滋廣猶患於無地也復於郡城之南古所謂普度菴者鑿池焉廣十畝奉佛棲禪之室靡不肇始而鄉之人獻疑者猶同於上方長壽二君解之不得也邀予言以助之予曰大師之言晰矣夫二君一倡而樂應者數百人繼是猶無窮也放者無窮畜者無窮而池有限則惑之者宜然不曰地與物力亦無

有窮乎有地則可沼有物力則可鑿是二無窮也而前所謂無窮者弗患矣人情皆樂生惡死故皆樂物之生而惡其死而貪與忍奪之者未有倡也倡而多和則放生之池可設於公家周宮之請可得於臣宰罨梁頭斷網罟可革獸不亂羣鳥不亂行之治可馴致也二君其第舉大師之言告之可也

書王世韜卷

天下之樂有二種醒者樂睡者亦樂然以睡之樂而謂卽同於醒之樂不可也又有謂之睡則似欲醒謂

之醉則尚在睡夢曰欲號呼而不能出手欲掉而似有縶之此魔者爲最苦耳然以魔之苦而謂不如睡夢又不可也何也大夢不醒魔者醒之機也古之人蓋有善魔者矣孔曰憤顏曰苦窗曰戰竺乾古先生曰聞思修祖庭曰叅曰疑曰吞金剛圈餐栗棘蓬皆魔也自今視之固不若淺根浮解傲然自足脫然自縱者之稱樂也而古人必爲之者以爲夢決非醒夢之樂決不足以當醒之樂欲轉大夢而之大覺止有魔之一機而已至於既覺乃知此身即在牀之身此

心即夢境之心而曰夢覺一如耳非謂其理一如而遂可以長睡不覺也然則人不患不醒而但患不魘不患不樂而但患其不憤不苦不戰苟憤矣苦矣戰矣安有不能轉而樂者至是方爲眞樂常樂未絕苦因之樂而非睡夢之樂也予既非覺者又不能致力於魔方有大懼世韜兄先覺之後也既恍然覺矣而乃問學於予予魘者耳其言囈囈不明之言也世韜其閔而大呼之幸勿以其言爲誕可也

引

李將軍贈言引

予從叔廣學隸籍遼東諸生客大將軍寧遠公幕府游於諸公子間而尤以文墨說春秋於維城君最善稱爲兄弟歲丙戌余偕計者車入都下維城過其僑舍譚經術義理甚旨也先是大將軍屢以誅鹵名酋受延世之賞維城尤當得顯膺避不肯任戢身章縫間茹蘖吞膽躬寒儉者之所苦舍其長劒修衛之用而角逐於三寸之竹予嘗戲謂維城世嘗嗤儒生徒虛文無用足下奈何以無用易有用耶余既從史官

移疾歸會稽無幾何而寧夏之事起余自田間寓書維城言國家卒有緩急其驅除撻伐之任常屬諸世臣如周召公之有虎唐李西平之有愬當今爲虎與愬者其在公家矣昔晉人謀帥而舉韓缺曰是惇詩書而說禮樂由此言之無宜足下宜勉爲國一行已而維城果用舉者被　命都閫外居救壕手斬其渠拜頭功爲最奏捷歸　闕下而余之姻周生適辭歸維城遂語余無以改業見笑噫嘻余雖愚又敢以巳之無用而笑君哉天下之幸無事久矣一日之變而

鉗愕四顧提印剖竹不知誰授蓋居常以無用廢有用而弊至於此乎又烏乎敢夫文武非二致也以戈鋋武而鉛槧文則不得無二維城用將之道儒儒之道將龍蟠螭奮若環無端其同其異乎顧於君覽之也閩生之歸越也合其鄉大夫先生之詩凡若干篇爲帙以張之伐而余與維城交最久故述其疇昔往來之語以志其好而已柳宗元放廢之中猶作爲雅詩上之朝庶幾欲比隆周宣中興小雅金石之盛若望齡者胡敢自巳維城方有東事姑俟其成猶欲竭

謇訥揚天予休烈如所謂西平有子褫我有臣者或幸採擇太常流諸無窮豈直爲維城儀句私已哉

辯

放生辯惑有序

芝亭張子雲來王子與諸善友以萬曆辛丑仲夏朔創放生會於城南因書雲棲大師放生文會籍之首復命鄙言贅於末簡予惟慈心功德昔賢已詳無俟復論第取嘗儕所排堅難竊礙者略爲答語數條以解羣惑嗟乎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自古已有斯語矣而白首之士猶迷而不解是爲鮑氏弱子笑也

問仁者當宏濟蒼生拯扶赤縣何必留情微物效彼小慈終同兒子之嬉豈有丈夫之槩

答事有弘微心無巨細捉象搶兔獅子之全力具存纖草喬林一雨之普沾靡異然則心非大也豈嫌善小而不爲心非小也安見小事之非大必如子言則畜池無相鄰之功而祝網豈王殷之略哉不知天心等愛道眼普觀舉斯心旣無廣隘之殊論物命亦何

貴賤之別故寒生頻貴背翅等活萬人世主圖王穀觫優于天下寧當暴殄但貴擴充

問親親仁民仁民愛物序分先後施有重輕當圖厥重先置茲輕後

答以劫盜而爲奉養不若止盜以寧親以屠割而效布施不若損施而全命蓋一忍而生百忍亦一慈而該百慈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則濟衆者寧當殄乎物昔有懦士曾處圍城始雖蒙袂而猶戰兢後則登陴而親捍禦乃謂人曰勇可習乎夫勇由血氣猶以習

增仁乃性生豈難漸學故當滋吾生意遠彼殺機生
為至順故好生即召順之階殺是極違故遠殺乃去
違之要若能時時救物念念利生將使戾大沉愛如
轉春色於寒柯逆子承歡若濬源泉於勺水矣

問物既旁生與人非類若網罟畢弋不設於先
王則鳥跡獸蹄必交於中國雖云愛物終至妨
人且雞鶩長生蛙魚不殺其類充塞恐無所容

答獸有茂草魚躍淵泉並育並生豈妨豈礙今蜀不
食蟹楚不捕蛙未聞楚蜀之鄉純為蛙蟹所據殺之

而類乃滋盛不殺而生反不蕃人羊之言其故可痛

問鱗鬣未舒網罟隨及既難逃死奚用放生歸
人之仁哲士所笑

答凡有生命總是無常人亦同然非止於物儻以物
命難延理當烹煑亦將謂人生無幾便可誅夷然獄
中必殺之囚牀上臨危之病療者猶欲留連於朝夕
刑官亦必轉展於秋冬此決死而尚冀其生彼更生
而未必即死況夫放救之舉本吾慈憫之心眼見其
生便似永投生路手援其死即如永脫死門則死何
必豫疑生何須終保乎

問衆生就死極多此會放生極少救一漏萬何
取普周

答愛以心行慈由術運昔云仁術尚不妨殺羊以易
牛今者慈心亦何害救一而漏萬惟心惟術自普自
周故數錢布施量等大千況衆命更生功豈小補濟
旱元非一溉終愈立槁之他苗繞塔豈合遊畋亦踰
投湯之勺水且愚人連口智者娛心但知適口之可
甘不識娛心之大快是故涸鱗乍濕籠羽更騫方遊

釜鬻而倏返江湖將就刀砧而俄辭絆縶似赴市曹
而逢赦如遭寇虜而獲還躑躅方甦悠洋忽逝於是
在濠知樂對水忘饑覩此生全覺輕安之在我慶其
離脫如重恙之去身彼箸下萬錢食前方丈三寸舌
外美惡何知一臠飽餘腥膻可厭其為娛樂曾有幾
何豈若脫彼命于生死之間怡吾心於飛躍之際况
情羨淼同斯縱壑之歡送目煙雲借此排空之樂然
則衆所營者口腹吾所娛者神情取適正同心口有
別耳

問物元非物生亦無生但須究了一心即是諸
成萬物投厓割肉尚屬有爲贖蚌放螺徒滋勞
費
答究窮至理雖何死而何生曲徇物情亦欣生而哀死蓋以衆有即眞無之域涉事即融理之門若執無爲而病有爲則無爲之談適資慳吝執無生而訾放生則無生之説反助貪殘既噉肉無礙眞修豈放生反乖妙理即如所謂投厓割肉則身執盡忘餧虎飼鷹則悲心彌廣運悲心而有爲之功斯著祛身執而

無生之旨冥符今則所重者已身所輕者物命寳已命既宛爾貪生殺他身乃托無生死斯又與於不仁之甚加諸俗士數等矣

募疏

修戒珠寺募疏

戒珠之易興者有五其難有二易者一曰地勝二曰跡古攬勝弔古於斯者必有閔焉哀其勝之思廢而閔之則必忻焉樂其更新矣三曰形家形家者北門水道所泄也堧宫魏刹彈壓控制挽其欲之而固我圉衛是郡人莫大之利也四曰時事比歲以來茲山之椒幾爲比邱參知吳公爲闢榛莽而改瘞之新亭翼然勝觀以還卜諸時事將有次第而修舉者五曰像設寺故爲涅槃像也悲啼慘慕不稱所以瞻仰樂見之心今者改卧而坐起涅槃爲住世又人所共願也有此五易而屢舉中槧者難在無貲財與無人耳然誠有其人而堅以願力需以日月又奚患於無財僕素性惟怯畏事避難雖閔廢樂興之心不後於通國而惟二難之爲憂蓋平日未嘗敢輕言戒珠也幸

而柱史熈寰徐公中翰宗溪王公洎釋子某等首舉勝緣剏此巨役於茲二年矣而工力罕緒貲貨未充意者共事禪侶有才不足以副願德不足以領衆或以一人敗羣而貽四衆之累一事稍缺而沮檀信之心者與於是僉集輿謀精求耆德必其戒臘素高績效已著者咸曰莫如今天目山住菴天像上人於是馳信具香適申誠請而上人慈不違物道不違嚚惠然肯來推領院事大衆傾仰共讚得人維上人頭陀第一精苦備經水齋火場靡不更歷又刺血寫華嚴

經一部脱粟之餘鹽醯都絕卓茅絕壑人獸罕逢如是者二十年方應供雲門名卿宿儒罔弗皈禮其行難行忍難忍如此矣況區區土木細緣加以五易復何艱哉僕以寸祿縻身自嬰塵網業且攜家北行有辛嚼菜聊書數語冊中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必有爲上人護持者他日俗緣少償將觀成事於此彼時上人解院僕褫官踞石倚松仰視白雲未爲晩矣

天衣寺募萬人緣疏

耆闍淨域金縷名藍蹟肇晉梁爵傳邕浩隱山古宿

天書召而不來渡海靈蹤寶相飛而自屆雙澗十峯之朗秀翼老新開一花五葉之流傳懷師競爽維時檀施總集雲構重敷群鳥迓千騎之臻香象萃九閻之寶可謂檀奇江郡比勝天都矣像法季而往蹟陳青嶂存而朱甍圮僧絲妙繪空悶風雨之廊北海殘碑難覓蘚苔之字不有廢也何以興焉於是大方伯含宇居士張公入不二門開無住施地若給孤園之再闢人稱許玄度之復來固已斬刈榛莽經營草創稍還舊觀未備新摹僉謂重始叢轂廣[illegible]擇網落一毫而豈悋施一簣而何疲然寶王妙剎儀在毫端思叟高山功成簣始況夫物微心大等貧女之七錢因淺果深似農夫之粒種可以稍佐僝鳩之費可以普資善信之緣人則巨千事均一大願言隨喜勿謂唐捐庶前朝桂樹高枝重芳崖谷禪老葛藤椿子徧利人天云爾

毘壚寺重塑佛像疏

毘壚寺故有大像三軀摹製朴略其二菩薩像又特遂小加以歲久弗飾金容黯黮瞻仰弗肅僉言寺所

以日就陊壞香火幾絕不可振興誠坐像故欲飭新寺當更像始如主人具福德相家自隆盛蓋占像之說常見於南史當其時塑工精巧占法靈驗往往名士勝流身擅其技說之從來久矣昔慶喜生善逝家夙沾道化究其剃落傾渴之旨則以紫金光聚琉璃妙軀三十二大人殊絕之相耳由斯以言神理冥誘難蔑於天倫心目瞻承易欽於童孺金棺既遷玉毫未朗人天所以皈禮繼自所以翹勤像設所臨如大燭龍繼日而照目擊而若存緣感而生悟者其在茲

乎故像法興替而正敎窪隆斯固不可以不詳也寺僧某以前之說締緣募金而居士以後之說爲勸善信士女樂爲佛事以共成斯舉者昔摩訶迦葉及紫金光比丘尼嘗以紫光金塗佛形像生生世世身具金色巍巍丈六與五欲弊軀身之從心易如轉轂莊嚴聖像即靚飾自身願作是觀福無唐弃

聯峯上人柳菴疏

萬曆丁酉余與吳令袁中郎遊天目禮三祖師塔徘徊幻住開山之間信宿而去因相與歎宗風墜地佛

祖正令不行於世滚心正定之士蓋鮮一二淺薄者矜獲相似解纔若電光而狂蕩四走誤己賺人名曰提持實爲五宗蟊賊夫高峯中峯一人七名其猛烈眞徹覗今戔戔者何啻霄壤哉杜足死關潛形山水若護病目[illegible]之場懷重寶刃兵之劫滚藏病惜惟慨傷隕以今覗之反爲恇怯粘滯之甚矣生死大事佛祖大機祇供癡兒戲劇道之不明未有如今日者茲山峭刻清淑峻而不拒幽而不茀又有賢聖先爲之導道場覺苑莫有是過宜必有忘形死心之徒隱

於茲而莫可遇者後數年辛丑有聯峯上人者過寺湖上即西巖隱者也叩其學庶幾忘形死心者與上人所生都會紛華之地孤笠把茅自逃於寂寞久矣其身不惜而何有一菴仁和君所謂爲衆謀匪爲身謀者蓋如實語諸善信其共成之使三塔前長明燈再續一焰可也

華嚴寺飯僧募疏

大般若經云欲以一食供養十方各如恒河沙等諸佛及僧當學般若波羅蜜欲以一衣華香瓔珞等供

養諸佛及僧當學般若波羅蜜依語之流多謂檀施有窮般若無量檀與般若是二非一其義不然夫般若者覺體之別名種智之殊號一塵空性法界無差功德發心本無限劑當知一食即一切食供一僧即供一切十方恒沙僧供一佛即供一切十方恒沙佛於中不應作施想報想僧想佛想一想一切想於所飯僧不應生善想不善想於僧儀律不應生持想犯想當知發心檀越當下住衆香國土當下是香積如來食此供者一一毛孔皆出妙香一一毛孔皆有淨

名室中無邊佛無邊大菩薩於中演不二法門一鉢
即是恒沙世界恒沙世界即同一鉢供即受者受即
供者是爲第一檀波羅蜜攝一切慳貪衆生是爲第
一般若波羅蜜攝一切愚癡衆生一尚强名何有二
事會稽華嚴寺在有宋時爲雲門諸刹往來接衆之
所今實普陀航海之要津緇侶雲集齋供無乏諸方
至者望之而趨蔚然爲越中叢林之冠實明上座者
嗣法紹隆思順先範將普叩有緣同斯福利請居士
書數語於卷首夫以一食飯一僧供一佛已爲勝事

況飯一僧即同一切僧供一佛即同一切佛如是奇
特如是勝妙如是甚深希有之法雖塵沙作口讚歎
難及居士合與化主共出一手饒益有情作大佛事

募修天台山天封寺緣起

台山諸刹盛於智師其思修十二地大慈而後惟天
封爲巨谿嶺迴合雙淵縈帶平疇廣隰麻稻彌望雖
峻極雲表宛在村落若夫老叟告符於靈墟谷嶺彷
佛乎花雨清泉歛海千飛錫斯誠幽靈所棲之域也
至雲龕疊華倕指之所冥役應眞妙像哲工之所嚴
飾刼石幾劫三災靡侵如魯殿靈光獨存乎仙嶠與
又奇矣予以丙午冬之孟攀蘿踐石躋降華頂止宿斯
地徵圖訪異夙抱忻暢唯念像教漸秋法門加替金
繩寶楯陵夷於昔觀上雨傍風漂搖乎危搆緇侶百
十盡緣南畝其圖首方袍稍具僧相者寺纔一人雲
來諸德率荷杖以居空鉢而反無數笏之地以息肩
憩足因爲慨然太息客遊且過爣恍失圖而已戊申
夏有衲士叩門以天封之役來告予謝曰僕越人也
力薄意淺無以及遠也其冬大悲上人者又造予再

以緣疏請而予覺遊石梁時嘗見上人於圖中俗姓
錢塘葛氏即棄產以營曇花亭者也睟容淸溫詞吐
誠惻云褁足窮谷分絕世緣惟是聖道場吾祖智者
之所坐蹟十方賢聖之所遊憩今基搆傾壞棲託靡
所吾甚悼之嚴佛報土以三事供僧實亦釋子事也
予謂虛靈妙性本絕慳貪事度之門啓于誠信今使
貪者歡施鄙夫誨捨如求大聲於土鼓責直影于曲
木耳彼上人者沉貧不顧類龐氏之翁媼布金靡悋
同給孤之長者所謂不言而信上人有焉以稱度化

人特持券而取負也予根性羸劣謝事杜門於□人之來獨赧焉於中不忍辭拒其洗我以德與偏□諸善信必有倒囊以應者矣

募刻小本華嚴經緣起

性泉居士既刻法華楞嚴二經長咫厚寸而袂精約細書如行蟻構體布勢宛然偉博遂爲法苑奇寶又將以其法刻大方廣華嚴經其言曰法界無量義天無涯昔龍樹菩薩啓龍藏讀三本華嚴大本有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四天下微塵數品其傳至

五天所謂四十八品十萬偈者特其小本耳大本非佛不能知見中本住地菩薩乃知然佛菩薩知見一文一偈固已全彰况四十軸之多乎智人破一微塵出大經卷以須彌筆四大海水墨書經中一品品中一偈偈中一句窮劫至劫亦不能盡而其實句中有偈偈中有品品中有經一中有多攝之故一微塵具足事耳衆生背覺迷境故見大見小見一見多達者視之則丈室中三萬師子寶蓮花座針鋒上無邊身菩薩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皆常分也小中現大大中現小小不碍大大不碍小龍樹以八十卷羅微塵數品偈予以条寸之牘括四十軸之全文義一而已人刻一卷爲資白金五十鍰五年而成之歲輸金十鍰爲力易集俾後世知有以小本華嚴鍰爲小本者自性泉居士始

戒珠寺西方三聖殿募諸比丘修葺文

戒珠寺形勝甲於越其右偏西方三聖殿佛菩薩塑像相好嚴飾精巧獨絕慈容睟姿如球如導尤諸刹之希覯棟宇頹廢風日穿漏幾成覆壓而三像猶歸

然幸存濁穢敝陋之中忽覩寶相如入貧里而獲上珎又若辱萬乘于草間坐慈嚴於坎穽瞻仰拜稽者而弃懼嗟乎及今不飭則旦日之內必有不可忍言者矣斯亦諸禪德之恥也夫名投淨社身作梵侶日誦洪名目存妙相依調御爲父師指樂邦爲家舍而迺坐視阽危無匡扶之志斯又諸禪德所不爲也諸山方袍之侶無慮數百誠各損衣囊齋䞋之餘一瓦一椽力或可辦不則各請乞于士女之皈信者以亟成之不獨共結西歸之因而亦諸禪德職事也

說

蛸子舍利說

何胤斷肉獨不能罷蚶蛤之命迺令門人議其當食竟陵致書辯詰始就屏絕予以爲即如胤說大都是欺軟怕硬耳畏虎豹而烹雞豚與禁雞豚而食蚶蛤其頻愈柔其用愈虐此豈復有義理而待議耶嗜欲難忍又假理以逼之然則理者尤濟欲之具而害物之首矣而陋儒者動輒言理至于饞亦理殺亦理由是推之天下寧復有非理之事乎苑與蘭居士湛然

禪師友也嘗自言諸味都可忍獨瓦楞味美未能驟禁湛然爲說唐文宗蛤蜊因緣勸止之居士心動後元日置酒因爲家人言所以指一巨蚶曰吾食此永斷矣方食有物隱齒堅類石吐之視狀類珠而瓣如蓮花居士曰珠不堅珠而堅豈所謂舍利者耶居士前惑與胤偶同後又與蛤蜊事大相似由前說猶是福德邊事由後說安知居士不從此具正信親見大士耶彼此是柔脆肉身彼此是堅固法身等視衆生親作自想尊作佛想肉敬肉佛敬佛可悲也夫

墨雜說七章

左蔡之紙蒙公之筆上黨之松心青州之紅絲石皆北產也而後世稱剡牋龍尾研諸葛氏筆奚李氏墨四物者皆聚其美於江南數百里之內而歙處二焉將文事所遷具亦隨之耶剡藤族殄宣城栗核樣亦不復傳獨歙所產流行至今然眉子羅紋之質衰矣而墨法迺日盛新安騷雅之業其未艾乎予以此卜之矣

唐子西有言不能銳因以鈍爲體不能動因以靜爲

用予每三復於斯言多病尠材自放於無能計生平用墨歲不過數寸而君房一日所餉圭璧螺丸充仞囊笥重爲墨君愧負天墨之爲道處於鈍銳動靜之間者也故壽於筆而夭於研君予非敢謂能鈍能靜也而所謂不能銳與動則信矣以墨君之半歸我之全其庶幾完久乎鐵堅於石穴於桑氏顧所歸何如人研墨之壽夭殆未有定也

玄元靈氣墨者君房所意創也法以漆液一桑桐之二朱太史詩云托跡桐綿與漆園化人人大嘆能播

於新覺爐精魄分眞靈秉氣常氤氳序云炎然星燦
砑然珠圓焰不四灼而烟輕如碧天顥彩可謂善狀
矣古稱韋仲將之墨一點如漆至君房則眞漆也且
制作皆古拙而今巧古詳而今略如以今之巧加古
之詳雖盡軼往代可也李廷珪之墨在宣和時價侔
黃金而御府所藏罄爲相國寺之墨漆夫漆墨之相
往復也久矣夫
張伯英韋仲將皆工書者也而自作筆墨然則二事
者固亦待文士而工耶吾觀工匠之倫尺寸之藝苟

有擅於世其標韻必有異人者蘇子瞻稱潘谷過于
潘安吾不見其人想見其墨彼燎松成窗者其人與
墨皆可知已
螺量九枚圓餅劒脊九子雙能古之爲墨者象此而
已未有多識圖牒羅絡爲形如今日者李墨不爲文
理質類金石論者因以松身鏡面爲備美於外大識
之精微有隔蠹摩沒而得者而世豈皆若人乎令予
墨具瑰麗如茲識即守藏俗吏皆能知之而必屈於
寺門之漆也患文其質弗良耳良矣烈其文與其文

君房投予四詩格韻豐穩其首章致咏於先宮保撫
讀之餘繼以感泣因憶先人去新都時父老爭賫持
佳扇墨詣車前言明使君囊無一錢歸遺故人此歙
所產幸可納受分餉鄉里先人逡巡謝爲受墨一鋌
扇一握此與唐杜暹辭婺州紙事適類當時以暹比
漢劉寵歙父老不識暹事亦云陶公今之寵也先人
爲守時羅中書墨方盛行而予家所蓄不過銖兩茲
乃頗有君房墨數鋌胡威之不及父審矣歙人多能
言先宮保事此至纖細不足傳然他日未必非墨苑

中一段佳事也
舒元輿悲剡藤弔世之綺文妄言者今剡縣果無藤
種其說竟驗歙墨之盛極矣予懼楸桐之無遺類也
而君房且求予言以傳益之夫所謂綺妄豈復有如
予者乎君房曰文言者子墨氏之胤也胤無窮而母
之用亦無窮如種腐於芽實乃千萬吾爲墨氏計之
雖盡髡厥植何傷哉予病拙久不爲詞賦聊牽意所
之書數則歸之行將以君房所贈髹浮屠氏之扉焉
以爲予他日香火因緣將使墨君說鄙文字妙法也

養蘭說

會稽多蘭而閩産者貴養之之法喜潤而忌濕喜煖而畏日喜風而避寒如富家嬌小兒女特多態難奉予舊嘗聞之曰他花皆嗜穢而溉閩蘭獨用茗汁以爲草樹香清者無如蘭味清者無如茗氣類相合宜也休園中有蘭二盆溉之如法然葉日短色日猝無何其一槁矣而他家所植者茂而多花予就問故且告以聞客嘆曰誤哉子之術也夫以甘食人者百穀也以芳悅人者百卉也其所謂甘與芳子識之乎臭

腐之極復爲神奇物皆然矣昔人有捕得鼅者曰鼅之靈不食也篋藏之旬而啓之鼅已餓死由此言之凡謂物之有不食者與草木之有不嗜穢者皆妄也子固而溺所聞予之蘭槁亦後矣予既歸不懌猶謂聞之不妄術之不謬既而疑曰物固有久而易其嗜喪其故密化而不可知者離騷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夫其脆弱驕蹇衒芳以自貴余固以憂其難養而不虞其易變也嗟夫於是使童子刪篇沃枯迎糞而漬之遂盛萬曆甲午五月廿五日

雜書

招隱篇

古今談道術者不爲不盛矣而未有如陽明先生自陽明先生以來凡聞其風本其鄉土注心屬目於吾越者百數十年於茲矣居先生之門而講其說分徒領衆幾徧於海內不爲不盛也而未有如龍溪先生自龍溪子嗣興凡聞其風本其鄉土注心屬目於吾越者又七八十年於茲矣以區區之越而幸有大賢若二先生以招天下而集其心目則越士之盛衰關

於斯道隆替者甚大爲士於茲地者責甚鉅而其於副四方之望甚難夫越今之鄒魯也譬之又若列國之宗周也宗周而衰其強諸侯若晉鄭齊皆虩然憂震而拯扶之其良大夫若劉單萇召之徒亦皇皇而求助於侯國蓋宗國者列國所與同盛衰者也自龍溪子沒而士之明道講學於其鄉者久而始得一海門子海門子者天下之大百餘年之久衆心衆目所羣聚而交責之身也故海門子與學者言未嘗不悄然憂懍然懼懼則求助於四方之有道者不得不殷

檇山先生早慧而晩成深求而獨詣於陽明之學不膠自傳不夯自同越士之聞先生者皆庶幾先生我歸一識其爲人而先生往來京口秣陵閒獨未嘗一辱於越豈謂越人士固自有師而可無至耶夫孤掌不鳴獨絃非奏敲唱合則曲易成徵答交則義易悉海門子之不可無先生殆甚于諸士蓋日冀其來以分憂而釋懼不啻若周大夫之望援於齊晉也先生獨無意乎苟足以明吾道不必擇地苟足以廣吾教不必擇友先生之所以徊翔而不至者意又或在此

然此以待無所輕重之地與無關興替之人則可耳而豈所以視吾越人者哉若然者則桓文之徒苟霸一國雄一方足矣而何必悉悉於中衰已替之宗周乎望齡夙慕先生庶幾見之不後於越士適以懷祿遠行過京口秣陵閒方顒佇伺物色望先生履恭以爲越請命而未敢必得也夫聖人之道如日月之明必始於東方東方者日所生也吾假重于二王先生以邀檇山子若曰東楊者二王子所生苟欲明道術天下非是無所始檇山子而闕是言也欲無東得乎

偶書

有妻之鰥士有髮之苾芻策名之措大慕道之凡夫身是假名何况外名身是假飾何况外飾此身非實况復外實此身非親况復外親

文昌祠約

祠必有祀有其舉之莫可廢也吾社舊祀梓橦神以仲春三日醵金具牲酒張樂樂神神式食之報以福嘏而醵金於衆事不易集甚且後期於祀事不虔於是吾兄懋中父幼美父偕吾宗諸文學相與議分歲

十干爲差次隨所直遞互舉之略如上元祀社之法任有專則事夙辦禮有叙則法可久僉謂曰宜然遂條列其議載諸左方吾覽化書神在周爲張氏詩所云張仲孝友者也夫神之所享在其德類吾宗人之與於斯祀者其順於親恭於長德相勸業相勉以孝友事神神將據之書曰明德維馨可不懋哉

書常山詹生光仲休倩扇頭

今時談學者以極則誨人多以有忻厭爲戒然予弟君奭嘗言忻厭猶痛癢也平居無疾小小痛癢便非

調適若麻木痿痺之人正患不知痛癢耳稍知則醫者相慶矣光仲兄弟初知向學即能深悔前非知近癢悔近痛此華凡成聖之機也願此後勿遽隨人言遂生怠斁妄云彼自無創何為傷之但以病治病當自愈耳

君子有三戒又有不覩之戒釋宗以自性無染為戒而又有菩薩比丘沙彌優婆塞等戒其旨正合然或者謂吾儒既受戒孔子矣更受佛戒是為二本然世有誨教于父母而復誓神祇者要以堅為善而已謂

之二本可耶又或以不覩無染為精諸戒為粗此皆盲人聽說世豈有行汙而性淨慎獨而毀邪者哉光仲休倩兄弟游學余門又聞雲棲之風而稟戒為人之以二說進者不少也其舉扇示之

紀聞

近時天長縣有異僧少謁於徽買為塾舍粲兒性愿慤事同舍生如其主也居常靜默莫測所為忽一日心開言論有異舍生皆駭之或呷以經書疑義隨意解釋遂出情表好事者因號之問佛法大旨所對皆與真合實未嘗識一字也問何謂道曰一心為道問何謂心曰一人為心或問而微之曰吾昨所言止得一橛耳可再申問遂問何謂道曰無心為道問何謂心曰無人為心聞者益溟涬之皆歎曰我輩多時所謂使宅肉身菩薩也因請為薙染辭曰吾身有屬那得自便邪願給役如故請以義錢贖之曰可於是率錢歸于主人乃辭去為僧歸廬母墓詹楚埜仕國子時為予言然後過廣陵詢之人莫能識也因附記薛童子傳後

又武林三一比丘常混跡市廛好與文墨士游飲啖靡擇人謂之狂易忽謂所游者曰某日吾當行幸盉相送至期衆集比丘出迎客笑謔如故曰煩諸君雲來何為以餞我咸曰誦佛號可乎曰勿煩爾但為歌一篇好詩問何詩佳曰崔顥黃鶴樓詩最佳也客乃抗聲歌之比丘拍掌而和至第三气稍未合而化予聞諸雲棲其同輩相識人也

陶文簡公集卷之十終

陶文簡公集卷十一

譜傳

姓系第一

陶之先譜興其說風俗通曰氏於事則巫卜匠陶唐柳冲鄭樵祖之而陶氏夷于工技晉徵士潛述其祖德自大司馬泝于愍侯以及于陶唐蓋所謂神明之胄也而論者儕諸巫匠之間將何徵哉於戲左戶所藏族篇所載信而滋誣修舉而滋濫自譜學明編之日而訛謬甚矣況于後世乎鄭樵氏之類姓也言

有二陶氏居五焉而專曰以技氏于不解也樵注曰陶唐之後因氏焉此國氏也又曰虞思為周陶正亦為陶氏此官氏也又曰遂人之族分而為四商人之族分而為七七族有陶此族氏也陶叔為周司徒後為陶叔氏此以先祖之名氏也然則陶之有五莫適定也傳曰自虞而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在晉為范氏以系堯陶本而范支氏族書曰舜陶于河濱其子孫遂為甄氏以系舜則陶直而甄迂於戲氏之生久矣吾何徵哉其義正其得姓先以國以官庶幾近之吾其唐虞之胤與愍侯開國丞相青犬其世降是爲顯名者漢徐州牧謙晉大司馬長沙桓公侃謙居丹陽侃君潯陽故其後遂有丹陽潯陽之望瞻與淡潛唐之峴宋之節夫潯陽之裔也璜回丞鏘弘景季直丹陽之派也於戲吾之先其為潯陽與丹陽與莫適定也吾所知者始祖宗陽公宗陽公而上名行可得而傳諸國寧信八十三公而正矣宗陽公始居陶家堰堰遷自陶家坊坊遷自台於戲再遷之蹟吾疑焉故叢異說于後篇

又況二陽之望五類之氏吾何以知其然哉詳邇而略遠信信而疑疑譜之道也

地望第二

陶氏所居鑑湖洲渾地漢永和間太守馬臻始築湖防水灌田防首尾二江袤百三十里爲堰二十有五名陶者二湖水西南穴城人樹堤遮之曰西陶家堰東去城四十里居芋洋瓜山閘之間曰東陶家堰堰之先其有陶姓者聚族于是乎姓先于湖與世更人易而名從之皆不可知然其爲漢唐者姓支庶繁硒

偏于州之東西湖之崖溢可逆而睹也東堰至今別
有陶氏居堰北稱堰下陶而吾祖宗陽公以勝國時
來居堰南渚間蓋聚者菱荇所都帆檣所馳至宋中
葉防壞湖落而後洲渚出焉稍耕爲汙萊室爲瓜牛
蕩滴葑茀千有餘歲而後復爲人居其風氣宜有鬱
而將發者矣而形家者言地脈從箬簣山伏行水中
若龜魚浮沉藕斷絲續行三十里而後亘爲五洲縱
四横一縱若辮横若帶如夫渠華云其信然乎後枕
廣野負賀池而帶巨海左爲越嶺諸山若列屏然一

峰嶲然出于震曰稷其南則湖水之所滙也衆山之
所揖也諸山勢飛舞遇若止立白塔之浸最廣至是
迫束若壺罌之頸然宜亦樂幽勝者之所居也相傳
宗陽公之始來也蓋相而宅之然地賾隘所居徒數
百畮無以畜衆而象形爲浮木乘大川所任錘石
耳易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吾之先蓋世有淳
固之德故子孫藉之厥指巨千彭纓垂組者嗣後數十輩
命氏以來庶幾稱盛其祖考之厚德與其德恃地其
誰能載之哉先兄德望有同年生新安程子欽來爲

杭州府推官行部至越爲予兄弟言其先世善言地
理賈于會稽還謂其孥曰吾買地某所法當富貴將
徙而家焉其室人難之乃止其名形即吾之先廬也
然程亦世顯于徽抑其澤固能昌後無煩于去就乎
將地之居人亦有緣會爲之邪

始遷第三

遷始宗陽公此堰南之陶之始也非堰始也堰之陶
久矣在邑曰衆西陶坊瀕水曰東西陶堰吾陶之自
坊而堰台而坊也此狀莊敏者之詞也詞曰陶系潯

陽方唐季世潯陽之裔有爲台守者以世亂家焉後
徙越居陶家坊由坊居鄉自宗陽先生始宗陽以至
莊敏六世矣莊敏之先以隧石得銘者凡七公無是
語也樂淳松菊之志曰華胤布族而已志素庵曰宋
以來代有顯者郡城名其坊郭外名其堰坊堰對互
之稱耳人代遷徙無稽焉志宜黃浮梁也原本堰湖
若謂族姓既緬世世居焉者坊堰之繇遷且不可考
而況于台乎吾聞諸父兄石城公游于黃巖得長潭
譜焉長潭之耆老曰若吾派也以爲信然既以譜歸

族人遂用其說故莊敏而後凡家狀皆系于台吾父吾祖猶因之望齡又嘗爲文贈姚安鄉進士不退以爲長潭種信也及受命撰次遺牒而疑之既求台譜驗視而其文多荒謬當其派季其世十三其第二圖曰吾老三子仲曰棟遷紹興而贅以文曰一名國寧然後知傅會之蹟明甚又考舊傳曰國寧府君世居郡城之陶家坊一以爲始遷一以爲世居而前譜兼用之誣又甚矣陶氏初譜相傳爲郡博翁公好古所著仲淵公被法二孫軸散攜以他適譜隨以亡後得

斷簡篋中有云系出長沙族分台越而遂援以爲台遷之證不知台越語勢亦對互之稱耳夫大江始源其濫觴惟岷山之人知之揚瀾左蠡而下抑已昧矣孔子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故吾于譜從七志焉七志多疑詞從之所以傳疑傳疑焉所以信也

派別第四

越俗好游陶氏獨少出重遷游又輒困工賈也行之業皆無所事而專其力于儒蓋古所謂士鄉與土境人貧相守而不去更二百餘禩從不出鄉故獻得而紀焉其先獨宗陽公之兄幸四居陶家埭子孫世世通慶弔他不可考長老言居郡學前者陶坊之餘胤也其先有學博君惟敏惟徹之言曰陶堰吾宗也然然彼方貴盛吾素士無爲援之惟吾族人亦以爲然而譜軼亡據不可合比惟徹孫嵊與予同業相好嘗以其譜示予其先祖亦幸第也幸之前所載尚十餘世多行而不名又行稱猥鄙貭贗不可辨而四方之陶其先往往有幸弟方伯公言嘉靖間星子梁尚書尚德上疏復陶姓疏稱其祖行亦爾聞槜李王江涇

之譜又有之幸僻行也何其多同哉今堰南同居之人吾譜已有不及詳者而强膠遠附義所不取聊志所聞見而已諺曰毋如花接者佳姑務親親以衞其本乎

世表第五

蘇明允曰譜爲親設也故詳近而略遠其克齋公之義乎功緦而降略矣予匯成事者也其略弗敢詳其詳弗敢略例遵而義廣予以族譜者乎初表以六世後遞以五終始于三樂也陶至三樂而後大

世傳第六

幸五府君諱嶽字宗暘幸五其行父信八府君祖國
寧府君卑軼俱不可詳也幸五府君始居會稽剡
家坂之南渚生于元世醜夷德隱居不仕善言堪
輿自放山水之間望齡始聞而長者宗楊蓋其號
楊爲陽訛也有敏師者故宋臣也宋亡逃諸浮圖
自詭爲相墓者衛奇祕弟子楊生盡傳其法稱楊
宗敏而府君師楊稱宗楊表厥自云嘗遊台剡三
吳緇相傳錢塘江學士祖阡及新昌俞尚書家祥

塋墓（俞氏阡與石氏塋俗並稱故名祥權）宗楊先生所相也後子至
新昌而同年生俞君爲道其先世事語皆符合元
有天下華士之芳潔者視其胡若鮑肆不可嚮邇
而敏師宋遺臣毀服薙頂竄遯山谷義猶較然府
君從其徒游蓋醜元也

山長府君諱義行昌三幸五府君第三子也當元季
以行業推擇署鶯洲書院山長無何請罷還明興
例改閒良官　詔徵不起與同郡侍制趙公俶翰
林應奉夏公泰亨二王公㯶山好問爲文酒之游
泛舟賦答人稱爲高士

菊莊府君諱仲濂行純四山長府君長子也材敏多
通少游其父友經史淹博至正丁未避兵郡城將
府先生之淳館長春觀名士雲從之門閥甚峻府
君攝衣通謁深見禮與遂留居講肄名冠含中國
初罔密民閒背高者動輒扞文而府君以詳雅善
諱物鄉黨愛敬之卒全其家（闕三樂傳）

端庵公諱蕗字宗周精悍有氣岸鄉里多嚴憚之討
費堅盜也公率家人先進賊拒巷戰爲所得縶髮

于閾以遽守之將推刃焉公紿遽得脫歸乃多爲
策書賊皆就擒

晴樂公諱祥字宗吉一號恭庵魁梧質重篤倫理兄
端庵公嚴介難弟公益務恭謹雖分異事必諮稟
而後行至拊接羣弟謁如也爲鄉賦長區民感服
殁後咸思之

松菊公諱壽一名澤字宗澤以孫恩贈兵部侍郎好
學勵行嗜吟詠與至揮染詞翰並美兄弟友愛更
讓脊產姊死拊其孤擇婿厚嫁其女有閭百戸者

以告身質錢沒不能償召其子歸之嘗題所居曰
皃孫心上影天道暗中燈曰吾子孫當有顯者晚
病暗久之忽强起昂首作呼召狀子孫驟集手畵
積善二字于左掌遂卒子性慥慥
素庵公諱璃字宗佩醇雅爽易喪父哀毀事兄甚恭
親所嗜雖沒常以時薦每得佳味必先奉兄未嘗
敢先食也好施拯難如不及有墅在東皐題曰愛
吾廬云子懌
東皐府君諱璇字宗玉大父庸齋府君表其阡曰昔

歐陽文忠父沒之日尚在襁褓後六十年名位旣
盛始表其阡曰非敢後也蓋有待也某非敢望公
者以曾祖考東皐府君善行無紀竊有比焉爾君
身爲布衣善稱鄕黨耆年賜爵于童時府君命名
曰良善欲世世子孫式穀似之比有知見府君軀
體頎然容貌毅然立行挺然修髯洪欵心直行端
爲宗長宗人無外內皆知敬信以至鄕黨盡然所
重賓祭每日必焚香拜禮祠下四時之祭昭穆咸
在見府君盡誠莫敢不虔時省先塋護封樹見一

兄之子五府君終身親睦至今數世尚因仍不衰
母丁安人出自同邑故族性行純謹克宜厥家善
善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其積之爾然有身積而成
者有世積而成者文忠之父仁政及物身積之慶
遂鍾其子理固宜然如府君上承父祖下訓子孫
雖數世隱德兩葉儒官于人不能有濟而善以世
積亦庶幾成矣將不可後姑述見聞以傳永久儻
後有如文忠者出更爲藻揚可也子慓
徵軒公諱著字徵之端庵公長子性果毅博淹經史

衕市衆許數言立剖歲饑獨賑罔恡里中盜起協
謀于父盡翦平之弟博
龍巖公諱博字約之號約軒以明經知龍巖縣剸斷
明允城土庳惡公甓之爲堅壁嘗禱雨而澍邑人
爲詞歌焉後弟懌僉憲福建行部至其邑民聚觀
曰此明府弟也依然懐思之不能去弟慧
雅軒公諱慧字敏之性通敏從龍巖公講肄業成矣
屬家有里役歎曰奈何爲父兄累乃罷業身任之
嘗與兄子瓚共出錢貸人後有負者曰寧負我無

負□□至析箸悉推其私産共分之家廟燬于火
□□□潔殷頫公復興
方軒公諱恕字則之耕樂公長子性和厚强記博識
尤精諸史楷書有晉人法以名行賓于鄉飲爲族
長嚴重子姪雖前不敢仰視弟傭
易安公諱傭字潤之恭讓詳雅嗜讀書于羣從中尤
號儉樸子孫至今師之弟忠
琴月公諱忠字本之喜讀書善鼓琴每月夕撫絃歌
詩襟韻蕭遠頗其居曰琴月軒一時詞人多歌詠
之

復齋公諱性字復之松菊公長子幼而英特占對甚
敏同邑僉憲季公駿長于春秋公年十三從之游
盡得其精義陶氏以春秋專門自公始也爲諸生
每試常冠成化乙酉以其經魁選文鋟版爲式七
試春官不第卒子諮
實齋公諱慥字實之一號竹軒松菊公次子以子貴
封工科給事中贈兵部左侍郎性慈仁嘗貢租佃
家□□歷閱之與約曰毋□□我□□察其老稚

有饑色惻然曰吾舟幸有粟姑分取之乎其家感
泣公亦泣悉所載與之以空舟歸語章淑人曰佃
某貧若此淑人曰曷能不相卹耶公曰然夫婦好
行其德如此嘗爲新舟其女弟歸見之譽其美公
曰吾妹欲之耶舟未有績績成以與妹既績曰不
可以空往也刈禾載而遺之其友愛類此僕有添
者公知之弗言徐以他故遣去淑人見乞兒至與
飯必令炊熱以少蔬菜置飯上祝曰使吾子孫錦
上添花也子諿誥諾講

孝義公諱憘字徽之號梅軒工文能詩兼精醫理禪
靖邇然宗人稱之曰孝子義士卒也遂私謚爲孝
義公後以子講恩　贈霸州判官諿與弟詥俱知
名
恭議公諱懌字習之號克齋素庵公長子幼穎悟日
誦數千言八歲賦僧舍秋園圖詩及承新柳聞者
奇之長博物多聞慷慨有遠略弘治庚戌舉進士
授刑部主事寬平不阿戚里殺人同官欲釋之公
持曰法公器可爲勢剋邪有獄卒年十九犯法以

積姦論戍公爭曰豈有年十九名爲積姦者遂得
末滅出爲福建僉事遷廣東參議所至多惠愛時
奄瑾亂政官以賂進公恥之投劾歸悉散俸錢爲
弟餘逮戚族遇凶歲輒蠲租不取譜牒散亡公蒐
采彙輯之又爲家約數十條并諭族文一篇陶氏
登進士第自公始嘉靖間祀鄉賢有克齋稿藏于
家

易直公諱悀字修之參議公弟也倜儻好義嘗倒橐
濟人所交友多一時名士子詩少慧公訓厲甚苦

每雞鳴燃燈至塾舍趣曰起起後以明經起家

繹軒公諱褱字繹之爲邑庠爲增廣生連試不利時
執政有所善友老而貧謂執政曰子貴極中朝而
吾老衿佩乎其人亦增廣生也執政心憐之會艸
恩詔遂剏令是歲郡縣儒學常貢外增廣生久次
連試五科以上者予貢以爲友地公與例合遂中
選授豐城縣丞攝令月餘政頗民能而能洗手奉
職入覲遘疾卒邸中季弟情

逸軒公諱情字符之兄憲早卒公奉孩嫂撫孤姪具
有恩禮宗黨稱爲友悌

介庵府君諱愫字誠之東皐府君子美丰儀善談論
性行挺挺言動悉依禮法亦用以格物人有過謬
誚讓無所隱雖得怨招侮不能易也倜儻不專事
平居歌詩奕棋而已從姪莊敏公甚敬之沒爲之
志墓子試謹課

砥齋公諱瓚字世用少慧早夭配顏二十八而寡二
子穉弱泣血茹苦足不踰戶宗黨稱爲完節年八
十乃卒

重齋公諱珊字世澤累以儒士應試弘治乙卯南川
公以春秋舉第一葛山公亞之次開卷得公主司
相謂曰麟經舉額幾何陶氏舉其三乎遂罷之

宜黃公諱諮字世臣號蓮塘與從弟詡同舉于鄉力
學有精思嘗發明春秋大義數十條稱爲名家選
知宜黃縣俗獷悍阻險善逋賦公鐫諭誠惻民皆
樂輸然鄰邑豪右占籍者猶扞令弗供公曰賦自
田出今問佃者由是歲輸爭先罔敢後矣三年民
益悦附莊敏公以直諫落職公亦罷歸平生寡言重

謗外疎中逆遇族姻以恩禮至其[illegible]諸甥厚嫁甥
女人尤難之嘗營壟于[illegible]山自課耕斂田悉倍獲所
樹松數千森結成列配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剮臂療父及
事其姑與王舅備極孝養王舅沒[illegible]以銅鑄遺之曰
以志汝孝也
浮梁公諱詰字世榮號東洲性坦率樂易領成化丙
午鄉薦尹浮梁銳敏有爲民甚賴之未滿即解歸
起墅于東洲鑿池跨梁植花木觴咏酣適輒呼曰
天壤逸人東洲子邪有田有穡砥父遺之有勤有

業兄弟成之東洲東洲號與爾逸乎書其語寄南
川公時南川公方宦達而公志在幽隱人比之彭
澤
石城公諱諤字世直號鰻齋強學過人幼時日受書
三行誦至夜分不休亦終身不忘也弘治辛酉舉
于鄉授樂平知縣寧落之變義[illegible]起公先率兵應
之後改石城縣[illegible]巳蒞任公居禮教濯劇之稍稍
向化焉公子舉子業尤號精熟罷歸日與羣從[illegible]
說經指授者皆有程度

莊敏公諱諸字世和號南川少英特有大志年二十
三督學胡公試而奇之擢歷數郡雜諸士試無踰
者畢校御史問茲秋省元當屬誰乎胡公故廋語
對曰姚生也及試啓解牘公爲第一人御史難曰
公言姚生何陶也對曰皐陶之陶耳明年弘治丙
辰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時鎮守
太監劉雲葦讓各上章誣蛾大吏公請峻罰以存
國體　詔允之著爲令轉右給事中以父艱歸起
復當　武廟初闢宦導　上游獵洊旬不止會風

霾拔社木飄殿瓦公上疏極言斥瑾聚永成罪乞
敕閣臣詰問數其辜告于　先帝之靈治之以法
廷　聖慮戒佚游勤講讀以弭天變時又遣中官
往江南抽運木植公力爭之有　詔罷遣又諫止
不急工作及差官賣鹽織造皆指切瑾黨瑾等切
齒銜之至書姓名壁間旋摭他事中之杖爲民又
指與大學士劉公健謝公遷及各士五十三人爲
黨錮之憾未已又僞言巡視十庫時乏御用物械
至京下錦衣獄廷杖譴戍肅州至肅與尚書劉公

大夏潘公藩爲唱和之友所著牧羊臺賦蘆𣑽横
塘詩稱于時瑾誅放還嘉靖改元召復原官未至
陞江西按察司僉事豐城雷煥九者爲盗所引當
死以冤走訴公匿煥九雜諸隷中而召羣盗令識
之盗皆茫然明日復鞫之誠曰有跛而門𨵿者執
以入既入盗叩頭吐實曰是賄我又二商遠歸其
一人過舊館止食不反及推按館人不服館有鸛
鵒鳥能言公使詰鳥鳥言積灰處啓灰得屍事遂
白咸以爲神踰年轉河南河防道副使故事以土
牛達水儲侍廡芻費不貲公令瀕河植長茭細柳
伐條枚代芻而令罪人輸廡以贖料具財省法徧
行河上歲省費十餘萬渡者窘客中流既登岸則
不識主名無所訴公使舟刻鳥獸形令得指形以
訴官今天下津渡多刻鳥獸自公始擢本省參政
太行賊陳卿爲亂梁晉會勦公陰畫方計先師未
進以奇兵擣之遂擒卿遷右布政使尋轉左逾月
擢副都御史提督南贛軍務居一歲陞兵部侍郎
總督兩廣先是廣盗充斥嶺海至僭號署官積不

能平公圖謂海賊飄忽欲先誅絶之乃大作艦于
番禺海濵以誘致賊賊果來焚舟伏起奔破溺死
過半殺賊謀主降其酋許折桂得丁壯千八百有
奇分遣之遂出師潯州破石馬仙臺諸山寨斬酋
雷公招進兵東西山四路並擊覆巢俘斬名賊甚
衆平其地置戍而還又戡瓊州黎勦七山遂攻大
帽揚旗殺僞無敵王文興隆先是大帽揚旗之賊
據絶險毒矢飛石兵不可近公選鋭卒二百婦人
服挾兵緼火夜援藤上樹熾震砲焚廬舍艸木大
兵譟山下應之賊驚潰相蹂擊遂盡破滅公用兵
機慮洗密師所向雖左右不知嶺表言捕寇功推
爲多然無中助賚止金幣而已以母憂歸服闋起
貳本兵入議朝事侃侃自盡頗迕權貴辛丑九廟
災自陳遂得請年七十三卒訃聞遣官祭葬贈兵
部尚書隆慶元年有司上公行誼勳烈追謚莊敏
公弘毅開朗言行終始皆可覆也性好誦讀爲文
博厚莊嚴詩宗盛唐書有晉法所著有奏議若干
卷河南南贛兩廣經略事宜若干卷西行漫稿及

贈遺集若干卷

金谿公諱詩字世明號葛峰少游邑庠以學行自砥應例入太學選主龍溪簿政近民民不忍欺事上簡直而官譽日起踰歲持母服歸邑人爲立碑頌德補金谿部運南都事竣徑身歸鑑湖而遣僮持牒詣邑請免金谿令憤僮馳檄勸迎之公爲勉行居無何求去愈力既歸日與宗人談飲爲樂意翛如也孫大年成進士每歸省公庭立訓正之中懷豁然與人交急患拯過人服其誠焉

高陽公諱諧字世芳號繼齋孝義公子博洽美詞翰以諸生例貢游京師時有國慶舉公卿賡和昌字韻詩公詩押甚奇南海霍尚書韜見而稱之引爲交友謁選判霸州馬政視州篆半載時大旱被髮跣而禱徧悉閭閻婦孺見其勤爲涕下以清惠名出其守御史嘗以微過辱之及遣入朝而舉奄多霸人聞其父老爭言公廉潔愛人而被辱民間嘗然于是伺其入環詈罵之曰盲御史扶我父母御史不勝恚益使人詗刺公莫捋得陰事快擊之詗者入廨中見主牀藉草上蓐敝裘而已於是更牓書薦公滿考遂得　貤封父母如其官州縣佐之獲封近世所未有也已遷高陽知縣以疾請罷罷還無餘貲兩境皆立祠祀之公中歲絕慾恬素若世居士書行艸尤善曉勇遵美比于米南宮弟訥

三洲公諱訥字世仁才韻迥拔以儒士應試故事試者皆脫冠披襟檢括而入公謂非待士禮遽棄牘還與隱士王埜輩爲詩友酣咏自娛縱游山水中遂精青烏之術所懸記後多驗者晚歲慕神仙家

言嘗入山學辟穀導引久而無所得歎曰非學仙難死心爲難耳善繪梅鼓琴好談論無事輒埽地而坐宗中言文學者推高陽公兄弟

施秉公諱詩字世興號湖東行十爲邑廩生六舉不利副貢者試文僞幾奪之力自陳讓乃不果代後以灾舉知貴州施秉縣地雜民苗公求以本政誨導循循然無幾何有弛弩負鉏者矣在邑八年多善政以母老乞歸就養十餘歲母卒家貧而喪禮甚備能爲歌詩喜讀書臨沒猶手帙不置云

須齋公諱設娶上虞百官陳氏父騰邑庠生也十六
來歸十九而寡矢志不移其伯氏或利其二庭也
數詬逐之貞婦益自持朝夕泣涕而已服終歸寧
父母憐女少陰謀更醮之行有日矣或以告貞婦
夜起與其婢桂私結束著男子衣渡江亟歸質明
其家始覺追之及于東關鐫諭百端終不聽泣曰
吾得從地下願畢矣自投于河父兄亟援之相抱
持而泣哀動市人相與送之歸宗黨無少長無不
感歎者越五年嗣子廷文殤孺人惜悼成疾以死

年二十九耳文弟廷武嗣後族人重其節因遷葬
稷山祖墓之側題曰節孝陳孺人墓
方塘府君諱試字世與為諸生七舉不利嘉靖某年
領鄉貢授鎮江府儒學訓導居半歲卒于官府君
為人坦中朗識知命樂天善歌詩好擊鼓雖廚突
時冷而歌鼓之聲彌酣事親黽勉有無弟妹婚嫁
必力營辦不私所有至析箸父貲以田如干不受
也頫自弄孫而娛侍母側如嬰兒婿人或面姍詈
恬如不聞其人退而愧恨叩門謝過再拜乃去與
族兄東洲公以襟度相許交好無間其宦潤州推
先君以愛從先君晚歲每疾病必呼府君洎馬淑
人也淑人名家子柔和敏慧通書史暗誦語孟嘗
擁絮口授諸孫先君少從臥起每言吾兒必奇貴
吾老不見耳因誦曰樹欲靜而風不休子欲養而
親不在誦已泫然生平鄙面出入見人嗔發自引
藏匿後府君逾年而沒萬曆初先宮保三品秩滿
贈府君工部右侍郎馬為淑人
敬齋公諱謹字世恭為掾數廉貧知于上至推廩給

公之尉萬載有孝盜入縣解公出繫被執已識之曰
此陶南衙在父也毋犯遂得縱還既而大亡庫金
誰得譴父老相告曰不可累吾陶父爭先輸補之
得民如此介庵公晚歲以剛直被訟門戶衰替公
與昆弟處分贏共詘配李以柔和佐之由是從子
輩得肆力誦習以興其宗公之功也
厚村公諱課字世講介庵府君季子配范安人性孝
友雖少子能不怙寵最得尊人驩事長兄方塘公
如嚴傅愛而敬有加寡言笑不妄交游終日正襟

坐與寄所至則手陶杜詩哦咏數闋而已與安人
處六十年未嘗見間言忤色而安人亦婉嫕甚公
身率傭奴力穡供數十口需以故方塘膚齋兩公
獲畢力於學爲時名儒而繼世遂以昌大公與有
力焉晚病足坐卧一室子姪環侍終日時膚齋公
貴且老亦未嘗疎定省儀每食必詢家人曰十三
公饗未旣饗始舉箸其以孝弟相薰蒸感動如此
享年八十有六
東橋公諱天澤字履夫端重寡言笑爲鄉師以善誘

稱族之顯者多出其門
對洲公諱天俊字定夫以國子生入貲爲京衛經歷
未仕卒公端敏有爲陶氏之有大宗祠公所營創
也
柳州公諱師文字仁夫號未齋少善誦能文弱冠游
邑庠入補國子生中應天鄉試授碭山知縣時河
溢民不聊生公下令緩征禁富家勿索私負民賴
少甦邑故多盜先時捕盜者不時得賞而羈證贖
日故多不發覺盜以益熾公信令厚購人爲盡力

得盜魁十餘人四境肅然每斂民以先後輸受賞
罰間引善迹數人者賚賜之咸頓首曰願受公杖
賞乃痛于杖我數月邑大治安歸服闋補鉛山鉛
多巨室公一繩以法有商程瑤道經鉛時邑有盜
殺人幷誣執瑤坐罪久不白同逮數人皆瘐死獨
瑤存公心冤之榜曰能白瑤者予重賞果得誠證
以釋有富室殺人以賄免罪公爭之力卒如比御
史稱曰此江右第一令也然以不便巨室爲所擠
改敎淮安遷知宜都地偏政濁徵斂無藝每丁石

輸至十金民不能堪公船自菲薄條梳事櫛曠然
一洗其陋額成總什一而已屯軍奪民田糧存民
戶仍習久莫敢問公爲疏請諸　朝還民田千餘
頃尤注意學校增贍士田畝八百建社學四鄉創
清江書院于學宮傷邑陋士無師授貧遣諸生鄭
遇春輩受學于石首宜士久無舉者乙酉所遣生
遇春卽雋于鄉方繕孔子廟庀木有文楠數株浮
江來人共異之鎭算之役藩司檄諸邑買粟餉師
期會甚棘旁邑騷擾公令邑人均售粟更告糴稔

地終借公儲以紓之民不病而轉輸獨先俗娶婦多長于男十餘歲待年夫家號曰同养婦外奔內亂風習淫昏乃下令俾有女者自訴齒不相當者渝其約閭邑中有貞婦躬造廬致禮俗用大改民建祠祀焉公涖官如治家諸廢具舉而民不知役遷柳州同知五月矣猶營辦民事溝塍米鹽緒未竟者皆趣成之細至新令廨宇什器咸躬爲省成又種竹于庭爲詩自解其急公勤民如此既歸歎曰六十翁癸瘴鄉徇祿何爲哉遂棄牒不仕居數月疾作卒公嘗言吾游南雍侍湛先生于觀光館先生教以勿欺時諸生齒侍吾不歷年坐先諸友先生云子誠不欺者即此是學也後仕更數邑行有不得輒恃此無恐蓋其政事有所本云

應山公諱師賢字尚甫生而凝默有遠器莊敏公戍肅州也以帑行謀所以存後者公獨留居瑾詠莊敏自戍所還復起柄用在官久方介遠嫌諸子皆不得從公不勝思慕間數歲持去來資造祝起居已乃辭去出門無知者侍父疾不解帶執喪甚哀事繼母楊以孝敬稱文傳之官史局公亦調選授鴻臚寺序班遷寺主簿寺堂屬員衆俸給歲總于簿故事入俸者石加耗米比支給諸胥徒多取餘焉公清嚴人不得入取顆粒減加耗遂以爲常請急歸三年復還其官居數月解綬封翰林院編修年六十五卒後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又以長子左布政秩滿贈如其官公質表寬中胸無留言所至稱長者爲諸生時莊敏已開府二廣然出無僕從每握粟立津道呼舫寄

載行詰郡郭後雖貴猶逡巡避人嘗舟行觸他舟他舟人抶其從者曰若不識陶封君舟而犯我邪塗有識公者訶曰此非封君哉他舟大懾公徵噱而已嘗謂昔人有言欲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吾謂人于予孫然耳凡今所受祖宗所作也今所作子孫所受也

百湖公諱師齊字廉夫材局英敏弱冠代父棟家政以辨稱父病癰潰吮之旬日愈人謂孝感居平退讓無校嘗曰吾母若孺人有言與人俱十九忤怠

能善處之者惟余道平與弟友愛推舊居居之日
母志也從伯高陽公爲作百湖孝友詩美之士大
夫多以詩贈嘗就養吉州逾月即戒行子大年固
留之公曰汝祖母在堂何忍留此甲子孫允光魁
于浙公猶及見焉

中洲公諱師道字弘夫孝友醇誠與物無迕以歲薦
授袁州府學訓導嘉靖末籍嚴氏貲公亦被委全
寶狠籍諸同事爭掠取之傔從懷袖皆滿公驚歎
歎曰此盜貲也把握之物皆無所染監者見而異

焉擢爲武昌府學教授至楚謝諸生修羊贄共貧
者恩義甚篤三年終于官諸生悲慕之爲立像樹
碑于廟側

雲溪公諱師伋字述夫性孝友勇于徇義嘗父疾刲
股或聞而咎之愕曰奚有是輒泫然善事繼母弟
爲新昌掾母就之病劇臥廨中公聞馳往奉事不
解冠履者數旬面垢形槁神慮變惛新昌令聞而
禮焉歎曰世乃有事繼母如陶君者乎爲邑庠生
以例入太學晚就廣東四會丞邑旱而不雨公往

誠禱乃澍囚數十人反獄中賴公以定翼日訊囚
罪劇誅者數人而已二者皆代令受名也居七歲
致仕歸嘗以父母蚤世不及祿推遺諸弟前後凡
千金至析箸復讓先產至今稱爲長者

雙溪公諱師純以掾滿考需選卒配郡城王氏王之
新寡郡貴人聞其賢求娶焉人謂之曰一日羞易
忍耳而終身富貴王曰吾惟不忍一日之羞故不
爲也先君子重其志哀其貧請爲女師使二姊事
焉性剛難忤而慈愛人子痘時瀕死賴保持以活

卒年八十四

湖西公諱廷桂字秀夫少而工醫人未有知者嘗之
外家有病痪瘵者晝夜震掉老醫師數輩投劑無
損相視憂駭公聞自傍能治及至胗視衆師固已
少之出又大言曰飲吾藥及盂未燥愈耳乃攘袂
于衆前爲劑劑成而故度其奇要藥弗投衆師皆
嘻曰藥如是固潰盃溢釜矣公請曰若燥藥違法
請自燥燥時乃竊入度者盡飲掉者帖臥衆師愧
服引去而公名聞于一郡

若谷公諱廷宣字旬夫邑庠生介石公繼子也而屢
爲所後言請置娣妾圖似續卒舉弟廷宋人稱其
不私貞性固窮與先君友善晚益貧困先君遺以
短褐大布義不受也
庸齋府君諱廷奎字應夫方塘府君長子生而嚴重
髫年即嗜學笑語坐立皆有度性至孝侍祖父側
闇闇唯謹弱冠補庠生以選入稽山書院累舉不
第非其志也嘗謂今科舉學絕根撥華風習日陋
奮然思起墜緒稟仰聖修精思而力行之其宗斷

自洛閩以爲舍是皆斜徑蹊道不足蹈也當是時
文成王公起里中以所學倡召海內士爭趨走之
其指簡易徑直所解書義或謬于紫陽府君心不
謂善也文成之前嶺南有湛甘泉先生發有章楓
山先生而章先生尤用行履醇緻稱府君獨心師
之嘗言于賦性朴愚稍知向裏鑽堅極深久而有
會于日用事物之交天理人慾同行異情之際亦
嘗審辨于中以自驗其心之所安與行之所向有
在此不在彼者使楓山可作願負墻而請焉其趨

尚槩如此又言姚江言致知嶺南談體認其流將
使學者糠粃法信胸臆害有甚于膠固拘瑣者十
是著書數萬言于知行博約之類皆嚴析而精論
之名其書曰正學演說又爲易經筆意若干卷別
爲圖像圖學太極理性命正中易變易教占法十
翼若干篇名曰要義又嘗著論謂小學之教不立
害且于不孝弟不悌幼不讓而爲父兄者殆不能
安于子弟使子弟爲父兄時而又不以教則其不
安于子弟亦如彼父兄之不安于彼也然則小學

之教乃父兄所爲自安之計而亦貽安于世世之
道也謂教始閨閫先女貞倣朱子小學作女教若
干卷臚其目曰子道婦道母道凡三篇師資廢交
義薄爲作朋友論論者謂陶公著書如紀行足踐
目覩而言之異乎坐談瀛裨者矣生平坐無倚立
無跛行無翔割方而食酌清而飲貌必莊言必復
人有過面而質之後無餘辭與人居以禮雍雍如
也嘗有客在座小交其足府君正色言曰小交則
小不敬大交則大不敬客遽起謝子孫侍立移時

足痺膝攣不敢傾摇不命去不敢去也事親盡力
喪盡哀與二弟友愛白首猶共居爨晚歲惟季叔
存每食有魚肉必問十三公供未對曰未也即徹
奉之後膳魚肉者必先十三公也嘉靖戊申貢于
禮部某年授武學訓導癸丑拜疏請老奉　旨致
仕又明年先君秩滿　封如子官進封中憲大夫
徽州知府復以季父　恩贈福建按察司副使先
君考三品加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卒年八十
有一府君嗜學好古老而彌篤晚歲臂掉指强然

日起抽管著書未嘗少輟先沒二日猶纂成數紙
其勤如此沒時有光上屬于天鄰人望之以爲火

弟廷進

休寧公諱廷進字正夫學者稱衎齋先生行醇古治
經邃理爲一郡宿師所授弟子多顯貴而公八舉
不售嘗慨然著論以爲功名利于少壯進修急于
暮齒乃置籍爲日格曰省躬私鑑日所酬酢夕輒
記之序略曰古人書動史官告恍上帝咸籍資人
天遷自警惕若予手書秘笈兩史具存上帝臨女

吾以筆告之矣其格有云某日接人無失居處無
苟而門墻空虛我心不快不知有愠即是私意又
云某日心緒欠寧要是私意所擾其檢身不及率
類此公生平尤明于易緝文成圖系之以說若外
書科疏然學者咸服其精備嘉靖戊午貢禮部部
試第一授休寧縣訓導某年卒于官年六十二自
吾高曾而下以孝友傳世兄弟均財家無私藏方
塘府君之世屬丁不造外戢閨侮內訓諸姪家以
復昌公之力爲多齎父喪京口途遇盜揖而禮之

詞貌閑暇加以柴毀盜感動舍去鄉人言庸齋公
之方嚴衎齋公之和雅皆所謂慥慥躬行君子也

樸齋公諱廷傑字巽夫敬齋公子性誠愿恭讓不爭
喜誦讀善書行楷有二王法舉鄉飲賓人謂之德
選

貞齋公諱廷佑字吉夫庸齋府君從弟少英爽伉直
授醫于族兄湖西公通內難大旨療治多奇中尚
義輕財其拯療貧窮積租升斗或無一錢途遇之
囁嚅不敢復請公召曰顧汝家病差否耳吾無愛

也公既歿不食名請葬給然酬報者日益稀少騐
年家愈貧質衣市藥意未嘗色見人有疵過改用
他醫敗事每面責數之聲色俱厲然中懷愛人人
未嘗怨所入背與兄弟均衣食無有彼我公始無
子年五十餘生子二人老而抱孫焉
省吾公諱一貫字唯卿行樵四姓至孝母丁年九十
老病委頓公奉事數月衣帶不解蟣蝨若垂穗時
七十餘矣母没號痛距四月而卒人信其孝
會淵公諱一鵬字南卿補庠生屢應鄉試性行明剴

族譜自河濱公及謝山人踵修之後統緒未竟公
討究漏軼釐改訛誤佩毫執卷家詢戶叩行年姊
葬之屬賴以傳信焉
憲副公諱大有字子謙號同野嘉靖癸卯與先公偕
領鄉薦甲辰成進士授刑部主事丁內外艱起補
郎中時嚴氏柄國獄吏望風爲武使公性寬仁念
嫉之若子產鑄刑書論以風焉出守廣州廣地僻
多盜公至下令滌洗而糾察令丞以下贓罪自去
之滅除省刑問疾苦數月大治初戶口逃亡賦逋
於賦長民大困公出贖金七千七百代償之廣地
卑濕繫囚多病死爲施木棧于獄所活甚衆番禺
南海郵傳煩官歲募夫而勢家多以奴用直比徵
發皆匿去急仍役民公乃更募丁壯置牌驗爲保
伍以次踐更往返有稽民不苦役歲羨站銀二千
市舶司病商商舶壅公閤徑蠲之稅清人歡萬貨
畢集公私賴焉時　詔令郡縣積穀以多寡殿最
守以下公謂斂民積怨不及格而止明年擢山西
按察司副使飭兵潞安時盜出没太行公至募驍

騎推勇者爲率指授方略使詰盜悉得盜魁秋備
雁門親行塞外日馳百餘里壁燧修明虜不敢入
竟以前守廣時積穀不如制奪官歸公性恬曠襟
韻蕭然好飲酒善談諧喜爲歌詩吟咏不輟人或
索其艸笑曰吾籟鳴耳配董安人明慧慈祥五子
皆天資長厚兄弟友愛通財共甘時會飲盡數十
觴歡言無間至今其子孫有雍睦之風
都憲公諱大順字景熙號雲谷行德二十四少從淵
莊敏公官京師係籍三河年二十一舉順天鄉試

第九時南士並占籍舉者凡九人北士大譁俱罷還充本縣廩膳生每試多冠同舍生視所顧盼搦手輒起名價四方生徒多負笈從之復以嘉靖戊午舉春秋經第一乙丑偕其子允淳舉禮部鄉試再薦與父子同榜進士皆世所稀絕也授工部都水主事以父老移疾歸養終服起補武選遷職方員外郎當事者以爲材一歲中更長三司還爲職方郎中時北虜初款塞奏牒紛沓公條覆當措款益堅精簡將帥而痛繩其有中助者始時大璫皆

駭憾既察公無私更相歎服再用邊功　賜金進俸一級久次當遷列卿以弟没力請外補遷大名道兵備副使再改湖廣久之遷山東糧儲道參政會裁冗員官在裁中歸居四年復補湖廣明年遷福建按察使轉右布政使遂爲左秩滿之明歲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無何坐言者致仕公泥練有裁識事至輒了時捕亡人曾光甚急或縛人以告曰光也額痣應圖公笑曰光也額不復痣矣釋而遣之楚宣慰卜人扞捕以叛逆聞二十七八皆斬于市公至市會決深明其冤御史色動曰業奉　詔奈何乃殺一人餘皆獲免其明恕善斷率類此居楚日還東江行遇盜視所持牒遽曰此陶公使不可犯舍之其得人心類然也長閩藩六歲囊無餘貲嘗謂諸子曰吾意欲爾等貧以爲更勝于富性好玄理經月宴坐嘗内見臟腑書觀星緯生平慕白居易之爲人手寫其閒適詩以自況焉年七十四卒訃聞　賜祭葬如例配諸夫人性婉而孝事姑恭謹夫人餘姚御史演女也公稺

時適外家諸公識之嘆曰此陶氏駒也以二幣盟之曰吾有女願以相託歸語其家咸怪其率易後貴顯人皆稱服焉

文僖公諱大臨字虞臣號念齋行德三十二少厲志節十五入邑庠嘗獨臥書舍鄰之少婦奔公三公三却之己酉舉鄉試解山陰富人之冤獄其人齎以金謝力辭之倭寇浙東畫戰守策白之有司寇賴以平丙辰廷對第一甲第二授翰林院編修醞藉淵深終日不輕出一言至與同好私論世故往

往憂憤泣下仙居吳公時來疏論執政公所定也
母卒執喪柴毀竟三年不入內起復還故職充重
錄大典校錄官丁卯居父憂尋以校錄勞遷侍讀
召纂修　世廟實錄校文應天還遷侍讀學士視
南院篆驗年升南京國子祭酒遷少詹事侍上講
讀于　東宮尋以詹事掌翰林院事　上踐阼遷
禮部侍郎充經筵日講官移廟實錄副總裁公自
念得再侍旃廈　上方沖年務積精意默論潛導
先講日齋居宿戒如對神明及進講儀度閒雅詞

吐和亮　上每爲動容傾聽又偕同官輯帝鑑圖
說上之賜白金文綺改吏部侍郎明年大計吏存
滯節去儇材其始遴衆獨持既榜示輿論僉允
賜服至一品賞賚甚渥中外倚爲輔相忽遘疾卒
年四十有八公至性過人季弟病公憂瘁形于色
爲文告神請減算以代視諸姪如子撫諸孤寡恩
意周至友人朱泰家貧事親孝死無後其妻役守
節死公爲治喪養其父母以坊金營節孝祠祀之
買田供祭嘗稱曰人才能難强獨操守可以勉爲

故于取予尤難韓淑人之喪都督陸公遺公美林
公歸之直既出都陸令校反直而戒曰不受毋返
公不得已納之及還京師陸已卒爲文祭墓下歸
金于子具言其詳繼以信誓其不以幽顯二心皆
此類也平生嗜善樂獎與明而不苛獨行而不皦
故鮮有忌毀者訃聞　上命中使視殮及報命
上問家事云何對曰涼甚故事中使至喪家皆有
酬幣併以狀聞　上曰臨家既涼胡不反之給驛
歸其喪錄一子蔭贈禮部尚書謚文僖

鑑圖公諱大恒字常卿行德三十九以例爲太學生
性樂施捨所居地甚儉割爲周行又造舟爲渡歲
儉粥饑施槥無慮日杜機敏通醫方療法有新意
什器匠心事省功倍二兄居華要未嘗投一刺郡
邑强見之即避丞其操如此
大叅公諱大年字長卿號新岑行德十二弱不好弄
爲諸生以春秋耗有聲藝林閒庚子薦于鄉辛丑
擢進士時　詔選庶常貴溪客或誘說公曰從君
選可得也公笑謝之授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提

督武學陞車駕司郎中南京貢給十□撰將衛士
領之往往破產每更審規避百方公先期密咨訪
詭閉門獨裁事竣榜示翕然稱平舊制擇富民爲
馬戶至驗馬驗視常更數曹胥從徵索費多費廣
以給士士後需求例錢不稱則妄言馬羸瘠責以
更換廝累甚苦公具白尚書移文諸曹勿妄與同
又令營將赴部同驗以杜告換著爲令是後馬戶
不稱困矣出守吉安却私餽罷行戶衙舍如水四
載轉山東海道副使時盜賊充斥乃修保甲之法

簡卒千人閱練之踰年爲勁兵楊施仁劉亂青士
者門晝閉以兵禦之旋仁夜遁餘黨皆大事聞陞
俸一級俄以原官改福建是時倭寇猖獗閩督臣
請增設憲使一員專海事而舉閩任副使公不坤熟
兵可用疏下吏部部言即用坤則銓柄外奪非政
體請移山東海道副使某于閩時軍府州例淳福
衰千里賊船出沒與督府犄地而守公守[illegible]寇
過縣相距累月去攻建江後發兵攻擊多有斬捕
賊逝去已與督府吏守池[illegible]後

失事乃委公自解遂奪一秩明年改四川參議尉
三殿搬取材巴蜀使者相望公親涉大渡河身勞
苦之轉廣西按察副使湖寇張璉爲亂大兵聲討
公攝左江以兵會之璉授首詔賜金幣轉江西參
政分守嶺北復平三巢賊用轉餉贊策功獲賞如
前母喪歸哀慟骨立抵家杖而後起公產闔吉皆
杜絕請託勢家多不快會災異察吏坐搆者罷官
公論寃之庚辰疾作李公性凝重慎取予寡言笑飲
酒至百觚不亂守吉州數歲屨梧不御郡人無知

其能者迨遷去傾城出祖鄉大夫執筆者百輩人
爲之爾皆大驚性嗜書貌史裒寫成帙日讀史日
抄又有竹屏偶錄聞見瑣錄官轍私記遠遊等記
皆手書藏于家

河濱公諱大化字順卿行德十九以國子生任高郵
州判官倜儻好義陶氏譜創自克齋公凡數十年
無有續其緒者公以禮致王文學第而授倍爲派
訪鳩合爲書若干卷

省齋公諱大宗字翰卿行廣一庠生嗜學工文有儒

教授經學與以醇誠博雅推為名師門下生起家
名卿者數人既久其子孫猶稱誦之不置所入學
俸輸于公家事嫡母有間彬彬德讓君子也
先府君諱承學字子述號涵橋行蒙入廩齋府君矢
于也舉進士授中書舍人選為南京湖廣道御史
巡下江及鳳陽僉所薦郡縣吏皆屏餽謝絲毫無
所受嘉靖間大將軍咸寧侯鸞寵于
上擅兵通虜廷臣與忤皆立被禍府君上疏力詆其
罪疏奏日

上方函珍餌賜鸞而留疏不省下知友皆竊危之又
之報聞其明年鸞竟伏辜人謂府君疏有力焉出
知徽州府其治廉而不苛躬先訓厲以德化為務
徽故囂訟訟輒連引歲省報牒紛然府君至朞年
訟稀俗改署前食肆皆罷羣胥守廨而已昔江南
數起大縣諸郡歲擾府君撙縮公羨劑緩急以應
之境中晏然不知有役三年遷江西按察副使治
九江會
景王之國徽當以萬人牽舟逆于江府君言千里徵
發徒病民不如取直于徽而募民于瀕江便從之
省公私費無算始府君在郡民率為位家祀之及
去相與生立祠歲再會歌舞羅拜祠下究弗直者
走愬像前徽民賈四方遇越人必問府君安否其
見思慕如此國朝徽郡稱良守前有孫後有陶餘
不及也流寇破玉山戕汪副使府君以兵禦之湖
戶親督戰殲其魁江中遷湖廣參政福建按察使
丁內外艱就起廣東按察使以望高半歲中三遷
至河南左布政使用廉平率屬屬吏化之召為太

僕卿未幾出尹應天歷南北大理卿工刑左右侍
郎至南京禮部尚書致仕　賜祿米歲夫卒　贈
少保府君內行醇篤居常奉職循理無私交嘗歷
初執政者尚苛細而府君性寬大持議多與同終
不合以去士論高之性沖澹寡言笑終日端默于
世嗜慕泊如也生產貧薄饘粥纔繼所居樓門楹
循與弟方伯公共之論者稱廉士多矜高刻覈惟
府君清而有度為難能云子與齡益齡望齡虞齡
祖齡

南靖君諱允寛字叔裕號栗齋行承十一憲副公第
二子也出後叔大心事所後母以孝聞由國子生
主南靖縣簿卒官
尚寳君諱允淳字懋脩號蘭渚行玄十四都憲公長
子也少英敏軼倫數歳侍莊敏莊敏爲語古往牒
記一聞輒解九歳能屬文嫛遺師餘姚毛先生敦
元先生驚歎曰予非吾弟子也就童子試三試皆
第一明年以諸生試復第一人遂解辛酉鄉額乙
丑父子並捷南宮拜行人奉　命營大學士袁公

葬事竣遷主客司主事歷儀制員外郎時春官郎
多天下名儁各持嗜慕爲曹相追逐倡和於是溫
陵李公載贄金華徐公用檢言性命吳郡王公世
懋言古文信州楊公時喬言政事皆有儕友君徧
遊其曹意度沉簡人莫測所去就也已遷尚寳司
丞雖徊翔清曹而時推大受孝友謙沖自文僖而
下皆器重之性嗜書于經史騷賦諸子蒼雅靡不
穿貫鍵戶終日箋評罔倦降至鼓琴弋射分篆䕺
隷靡不究習然未嘗肯以所習示人曰是㒒耳吾

志所儀的不如是也時文僖居銓路都憲晩阨方
弟篤部宜復衆進士君深以盛滿爲慮請假得使
東省歸未幾文僖訃聞君哭泣哀甚遂得疾卒
鄉貢君諱與齡字德望號石堂行升四寺長子也爲
人通敏沉默身不勝衣而與人恭讓竟日無惰色
對人未嘗倡語酬答簡約或終席不覺發聲弱冠
能文章然以病故不能刻苦偶一出手雖習者不
及二十二補縣生員二十七用大人廕入國子學
三十六而領應天鄉薦四十二而死矣德望與望

齡同鄉衆兩詣春官己丑予偶與選而德望見黜
然手足舞竟月居數月去不見少慍于性疏惰望
前脫後每有適輒拔足行不能省問裝槖而德望
特周緻雖行數十里外必宿辦裝微至錐刀鎬礪
鍼綫之屬畢具大人之起官汴以家屬爲將有田
四十畝見米數不贅具膂然而適甚衆德望性既
儉嗇茈飾縮自苦所出納寸縷寸錢靡不籍者歳
夜鄰家咸得列酒饌嬉笑而德望獨爲債家所窘
搶地喧嚣雞既號猶不暇就寢如此者六七歳㤪

望九歲失母母予母董夫人甚予也而每哀思王
夫人時與人言雖長大未嘗不流淚被面見者感
動配陳上虞應天府尹陳公絳女有賢行女時陳
公篋其傳五百今藏之後數歲出以與其兄鉄兩
無損其歸也予姊適諸氏衣被什器皆移給于娘
未嘗有言其舉止言論殆儒生也繼李氏儒雅不
及陳柔婉過之

右族譜世傳先生于戊申秋冬間始屬筆已酉
春遘太夫人之變甫百日先生復告殂故未竟

厥緒姑就艸藁輯錄刻之

閩文簡公集卷十一　終

呈子

請告呈子

翰林院編脩陶望齡謹呈爲羸疾纏緜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俯容回籍調理事伏念職稟質寡劣幼嬰疾疢形體尫羸及壯益甚自分無向進之路矣不謂偶墨名科恭蒙 主上恩寵處以文史之任優以師儒之敎雖職至愚亦思報塞苟得鞭驚磨鈍恢闢見聞以無負 聖明今日儲養至意職大願也詎意緜弱之器黽勉不前心脾受虧百疾所萃自今歲二月以來耳鳴足軟懣不思食思惟少過輒苦怔忡藥餌轉多殆成淹錮兼于六月初一日忽得家信聞職親兄衆人與齡于四月間身染傷寒病故職父原任南京禮部尚書承學年已七十四歲既衰之人不耐哀愴鄉人來京者云見職父心苦貌瘦頓異往時職一聞此言哀逝念存心肝碎裂寒熱陡作前疾加增念職所以能安其多病之身依依 闕庭無烏鳥私戀者徒以兄在老親有托也今兄死親單幼弟雖侍老人善悲悲成其疾疾攻其衰勢所必然風燭之年事尤難料況職惟二兄相繼凋隕職又多病遠在數千里外職父傷虎餘魂見石猶怖痛兄之亡則愈憂職病職又憂親疾更無已設使一旦塡委職不足惜將如老親何哉職查得編脩舒弘志吳應賓俱以病乞歸蒙 恩賜允今職情例相同伏乞代爲具奏放還鄉井儻職父見職遠還則悼亡之懷將緩職得依親爲命即附驥之病或瘳職狗馬之齒甫及壯室苟其獲延則捐軀報 主之日必有在矣不勝懇切惶悚之至

再請告呈子

翰林院編脩陶望齡謹呈爲羸疾難痊親衰日甚乞恩回籍調理事竊念職一官事 主方通籍之幾何三載寧親蓋歸耕者強半矣 闕庭而展采濫史局以編摩正宜驅策疲駑勉圖後效勒成鴻典以贖前愆敢冀便安再干 宸造但以職抱痾既久賦質甚畸年方壯而力衰髮雖長而心短鏡中骨相已猶識其當窮病後形骸人皆憂其不永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十夏蓉尊

羹轉憶乎秋歸兼以職父原任南京禮部尚書承學
齒迫衰殘疾嬰沉痼四肢拘蹇雖曳杖而不前八十
龍鍾聾殘燈之易燼而職上無長兄下皆幼稚形影
相倚跬步難離職父念　國厚恩勉職　公義促其就
列强使首塗蓋仕敎之忠雖有策名之望而憂惟其
疾豈無行役之懷迫職辭家未幾職父疾症大舉累
傳書札未卜痊安職羸瘵之餘憂思愈劇夢寐之頃
涕泗橫流似此方寸之旣棼豈有涓埃之可竭抑思
物理載在邇言防老所以養兒有疾則嘗呼父況職

父子情異尋常衰者無再壯之期壯者有蚤衰之歎
儻邀寬政俯遂愚私使微生乞病骨以還亦　聖主
優老臣之禮查得編脩吳應賓曾再以病聞重蒙恩
允與職情例前後相同伏乞代爲具奏放還里閭則
野麋超逸將自適于山林來雁去來亦無妨于江海
職不勝懇切惶悚之至

疏

請告疏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陶望齡謹奏爲羸
疾轉加不堪供職懇乞　天恩放還調理事臣係浙
江紹興府會稽縣人中萬曆十七年進士授翰林院
編脩十九年七月告病回籍二十二年間病痊赴部
仍補原官次年十月復以疾　賜告隨丁臣父憂至
二十九年服滿赴部欽蒙　聖恩陞臣左春坊左中
允再陞今職伏念臣命塗舛薄少即尪羸病苦淹延
久成沉痼壯志屢銷于覩蔭微誠猶慕乎傾陽冀久
弛之筋骨可漸而張庶積曠之愆尤由茲少贖歸耕
十載忻抱牒而詣　闕庭歷俸三期遽邀榮以躋宮

寀雖命輕于恩重乃福過則災生頃以　覃恩撰文
被　命典試此詞臣職業豈足稱勞而弱體支吾已
滋其疾自去冬以來風痰驟舉眩暈相仍延至夏初
遂妨坐起療經三月無損分毫邪熱上攻勢同焚燎
心魂靡定常若震驚醫官吳海等謂臣氣體偏脊形
神日耗功非藥餌效在歲年惟山林閒靜之易安藉
風土寒暄之便習永捐世務庶保危軀痛臣世受
恩私蚤塵　禁近身爲臣子敢忘　君親而非歲蚤
衰豈餘年之足恃間曹未稱訐後效之能圖志雖切

于捐軀報乃需之結艸查得右諭德黃輝曾以病乞
還蒙　恩賜允臣之事例委與相同伏乞　皇上俯
察愚誠曲矜困瘁亮呼天之自亟能擇地以求安早
發俞音俾全微喘則田廬耕鑿庶下比于一夫山谷
懽呼亦祝延乎萬歲臣不勝懇切祈籲之至

請告第二疏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陶望齡謹奏為羸
疾萬分不支再懇　天恩速賜放還事臣頃以宿病
增劇乞歸田里于前月二十八日具疏目聞隨于三

十日奉　聖旨陶望齡著在任調理吏部知道欽此
臣謹扶病强起具衣冠焚香望　闕叩頭外竊念臣
世受　上恩幼生官廨斷乳而後饔飧饘粥十九公
廪臣之此身　國家所養安敢愛惜以自便安緣臣
稟氣薄劣于世無比壯室之年夙嬰務瘵醫藥相對
歎息僉謂決難療治臣遂廢事息營齋精節食苟延
視息十年所矣已灰之志久耗之神竟難收復愛臣
者責臣以　朝廷天高地厚之恩未曾補報敎臣以
道家尸[illegible]之義宜習[illegible]分陶[illegible]求[illegible]可

匪勉冀因鞭策少息剝蝕豈期驅馳未久奇症橫生
咳脊怔忡腦鳴身熱四肢癱軟眠食失常臣于是益
信病軀緜力果不足復效生當　聖朝終為廢物竊
自傷也人之疾病有根本于稟受者有驟損于一時
者一時之患或可計日而除稟受既虧且難歲時而
愈為此披露血誠再瀆　天聽伏乞　聖慈察臣衰
籲私情非有假托容臣回籍調理以保餘齡犬馬之
年皆出　洪造臣無任戰慄瞻望之至

起國子監祭酒辭免疏

原任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陶望齡謹奏
為痼疾難痊母衰增懼瀝血陳情懇辭　新命伏乞
聖慈仍容在籍調理事臣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由
進士歷官左諭德于萬曆三十二年八月請告回籍
臣躬逢聖代叨簉詞垣入仕以來三以病退林泉無
用畀願林泉忽于去冬十二月十九日接得邸報恭
荷　天恩起陞臣國子監祭酒臣感極愧深涕汗俱
出自惟竊祿再世通籍有年曾無横艸之勞長抱乘
薪之疾中夜慙惶虛負眷恩捐糜之懷鬼神可質況

垂乃　君父崇嚴之命擢諸師儒華要之司趣召急
公臣之本願貪榮嗜進臣亦恒情但臣病與生俱衰
從年進求靜愈滋其躁擾投閒益長其昏慵藥餌無
功志氣俱沮譬如朽敗之器偶緣棄置而完儻施諸
運動之間將立見破亡之患臣之自審亦已甚明念
昔官處閒曹尚憂曠職名忝仕版猶亟引身況成均
賢士之關祭酒諸生之長非德業罔以範士非精神
罔以作人而令空疎多病之身昌居師席朧蔽初安
之跡重玷班行何以敷布敎條光昭德舉乎又臣母

年已望七素患痰火延至去歲陡爾沉緜齒髮頻凋
肌肉如脫臣抑搔肢體每切寒心近出戶庭輒驚蹶
指臣聞陽城爲國子司業生徒歸養凡二十人使臣
棄病母牀第之間趨簡書千里之外斁倫悖德不孝
之尤　陛下方俾以忠孝敎人亦安用此伏望　皇
上察臣烏鵲微誠勢難去母狗馬眞病情異忘君容
令以原官依親在籍養病庶臣從齡薄術緣處約而
易延臣母桑景餘生亦相依而爲命臣當躬先孝訓
勸相里閭庶幾無愧于鄉人抑或少裨乎聖化臣不

勝戰慄祈懇之至

啓

上林宗師

竊聞菫山之錫遭歐冶以奮其利柯亭之笛得中郎
以發其籟是用價等量金響流比竹藉令韞奇不逢
合音莫賞則斯二物者泥沙之棄餘爵屋之朽敗耳
然彼誠賤覽茲亦上珍揣遇雖幸揆材尚傻若卷曲
軸解散木也而辱匠石之盼款段駑緩下駟也而濫
涓人之買則材爲遇負感因愧深矣恭惟老師閣下

嶽降碩人天寛雅量發光玩世識方朔于歲星居易
近人頌趙衰之冬日詞林採實靈府懷虛黃馬聘于
談藂雕龍歸其筆海台階虛席夢逈傅對之霖使節
臨闕氣接眞人之馭旣而山斗儼其標望水鏡湛其
澄映掄才無朱紫之眩得士在驪黄之外水心一變
文敎丙翔然而神龍難馴黃鵠易舉驪珠委以按劒
貝錦成而投杼月月如脑遊流言而有來風忠忽驚
界讚人于有北帝眷無斁大道可知日將返轍玉堂
之署論道金華之殿謝仲山之袞孫弘于開閤

又豈必與歎長沙投文湘沅哉伏念孳齡本以桑戶繩樞蓬心縣力譬虎文而未就趨鯉訓以徒聞亦嘗慷慨燕趙之都浮沉吳越之地鄉曲鮮譽知友莫稱短歌自和誰憐下里之聲長鋏歸來已在衆人之後乃蒙大造猥納微塵拔自儔中處以格外一顧爲重瓦礫齊于南金片語增榮搭棘材于東箭已猶愧夫采菲人已詫其積薪兼之獎借逾濫屬望殷厚感極則涕泗橫生報輕則項踵匪重但井蠡之觀海之見商蚷無馳河之用恐踴躍之金終見棄于冶氏武溪

之曲難倚和于門人不無仰負洪慈有傷朗鑒耳更所終惠俯賜教言則當奉以周旋不敢失墜撫朽鈍而一割守堅白以自鳴所以報也

同門上孫栢潭老師

伏聞耕厚者質薄而名隆附尊者理賤而跡貴是故蟠木離詭豈鄙野之瓌材下駟疲駑陋太行之修縱及其遇王爾方歎也極意能察脣吻流之朱漆略其驪黃則振鬣昂膺埒于金而題價鏤桔瑪玗[illegible]萬乘以埀珍茲品物之恒情等愚生之奇遇恭惟老師閣下心映氷壺手旋金鉉譽書蓬閣長然杖底之藜讀禮倚廬欲罷里中之社振西京之雅藻總東國之人倫吹噓回萬朽之春盼睞作終身之飾假之羽翼濟鱗展翅于天衢句其齒牙巴曲均音于郢唱某等豹管僅闚虎文未睿莞庫之家七十爰欣文子之知公車之牘三千遂濫東方之對聽青雲之可附仰大造其奚酬惟往年操篲之辰正大孝支牀之日屢披薄梲深奉玄言發覆啓蒙似歐鑪之雪點攻瑕苴漏詳匠斧之風生是用佩服箴銘惠徽靈寵其爲私感尤

倍恒情但以樸簌而服官聯繹蒿萊而膺譽紱人爲遇泰事與習違操鉛鮮斷華之能臨組有飲水之懼將無貽譏賢路抑以仰負師門伏願洪慈熹弘雅誨勵首塗而鞭其後憫迷轍以指之南則當奉以周旋靡敢隕墜謹脩短翰薄布下私吳會雲浮望鴻儀而可挹燕京日近處鶴蓋以非遙

上沈相公

向緣私戚干冒尊嚴仰荷溫言復諾所請感深存歿德被雲礽孳齡先君子素秉拙誠性恬名墨當官之

績猶不告其子孫鄉曲之稱復難過于遐遠老而愈泯沒又何關伏惟相公閤下緇衣好善明鏡照人尚賢先式于里閭取行不遺于尺寸謂其立身本末或不愧乎大臣知其一節始終庶亦勤于小物納衆言于僉允排異議以獨持遂俾孤微幸徼郵錄胃增上秩寵洎下泉凡斯騈錫之恩皆出贊襄之賜秖深銜結敢復控陳然望齡竊聞諡以榮名禮稱類行苟斯名之難假卽一行之無稱望齡先君子公清之譽頗著于當時惠愛之恩徧留于所至位雖崇而食貧于

沒齒身已退而受祿者十年曽展季下僚黔婁賤士粥饑僅爲小惠班制亦屬常勞然或見錄于公朝或垂褒于妻友望齡先君子雖無巇然可茲昔人而身位列卿踐更中外爵號既優于下士勤勞有大于粥儀而當清朝洶移之時公論大明之日裒衆獨斷市撻何殊此望齡所爲泣血茹哀捫心待報者也大者事有微論人以桀佞直視于進退食報于當貧苟察其夫位于何時及稽其奉身之奚等則悠悠之論了了可知望齡閭之隱先烈而弗揚者不于飾私覩

以冈上者非臣如使公私之論議本諧則臣子之隱衷宜可伏惟閤下矜之憐之

又

故水舊歎幸遂介山之隱僉緋　新命榮分萊子之衣仰大道之曲成天全社櫟唯至仁能錫類春滿堂護竊念望齡稟氣不豐賦材尤薄筋駑肉緩年四十而蚤衰少情長迂抱三休而宜止徒藉枌楡之蔭尚蒙葑菲之收而情繫春暉懼深日仄念絶祿而安恐爰拜疏以陳情雖申來諗之誠竊有　觖昔之畏恭

惟相公閤下心參玄化德重黃扉幬載何私形物無居之雅量埏陶多術與人爲善之公心俯憐懓懓之微軀曲諒硜硜之小信木材旣朽終無取于尋常絲緒已棼聊用安其方寸而猶假之名器寵以儀章雖逃就列之譏尤切災身之懼蓋君子之愛人也以德而至恩之成我也如生凡仮疏沒齒之年皆佩德銘心之日敬因還役肅致蕪緘伏冀垂涵何勝瞻戢

上朱相公

恭聞獨旋斗極首出庶寮蒲鄉郡二百年未有之榮

建　本朝第一人無前之業鏡湖魚鳥若被光華然
晒晨樵咸忻盛事況爲門牆之下士在姻婭之末交
其抃躍之私豈可云喻邪望齡仰賴師仁獲依子舍
秋風漸冷幸肺病之稍蘇晚景粗安覺慈顏之有喜
比者舍弟奭齡遠行偕計行者以有兄任養庶寬陟
岵之懷居者以有子在前少緩縫衣之戚凡在家庭
之出處咸蒙大造之生成輒托順風薄抒私悃仰惟
鑒炤曷任瞻依

代大人答諸通家

秉燭以照蓋志學之餘年鼓缶而歌已興嗟于大耋
自歸衰耄敢荷矜存少不如人況復媮生之耄老而
舍我寧忘衛士之規緬羣哲之並興極熙朝之華選
玉堂青瑣莞文章諷議之司赤縣神州播風雨露雷
之化僕偶緣兒輩幸廁通家樗櫟天年忽借芳于春
色桑榆夕景俄接耀于朝暾作頌移如承筐爛若盤
鯖知美集珍味于五門華袞稱榮重褒揚于一字

答李湘洲

借鹿豕之遊乍安泉石挟虁龍之武忽枉瓊瑤惟披
病以無瘳費挽推而莫進恭惟閣下慥慥篤誠元元
宏雅讀三五典墳之籍夙檀該通吞八九雲夢于中
曾無芥蔕黃麻紫綍共傳燕許之文璧水圜橋久啓
父師之教而生偶從廢棄濫托規隨寇雖敝而願彈
弓已招而欲往竊以蕭柳之質緣病蚤衰桑榆之親
因衰遘病念絶裾而詎忍爰拜表以陳情豹養區區
聊用安其愚分烏慈戀戀庶或鑒其微誠而猶煩使
者千里之遥捧台札八行之重珢函垂露穆矣生風
玉署披雲悵焉何日敢因還役肅奉報書伏祈省存
曷勝馳仰

祀鄉賢請郡邑諸公

瞽宗先生之祀禮用毖于春秋俎豆賢人之閭恩每
徼于月旦寵施祿獻采動澤宮謹諏月之廿五日肅
將祠事聊庀初筵明德或臨蘋藻穆惟馨之頌薄誠
是薦簋樽孚用缶之占伏候龍光豈勝鵠跱

答謝撰述

一同宣化棨分雄緊之符三載陟明獨罢循良之考
宿望雅推于賜履　新恩式表于彩綸恭惟門下道

韻經時素風照物戴星奉職堂鳴宓子之琴酌水盟
心坐對任棠之誠況地屬肩髀之要劇時下頊尾以
流離操刃無傷利益章于錯節理絲有緒治何苦于
紛糺朞既可而時巳告成歲有餘而月奚不足洵政
科之異等在輿論所同歸生章句陋儒槧鉛散局才
慙青史擬勒傳于班書職忝華綸亦與聞乎漢詔

二

朱轓佐理棨分緊望之州丹筆平刑獨著簡孚之譽
矚陟明于上考爰渙號于比門伏惟門下雅道匡時

素心映物高車布德溫生園土之春書載凝香露洗
箐林之瘴縣蒲不試烏下訟庭拔薤知懲虎無飛邑
歲有餘而月何不足朞既可而時巳告成在輿論之
同歸冀政科之異等生久慕清塵未親道范才慚青
史雖難擬乎班書職典華綸亦與聞乎漢詔

三

渙號弘施司言重寄必有坦明之旨然後可以揚搉
德音必有華贍之才然後可以彌綸盛事況會逢兩
作澤霈萬方當筆札之紛墳與濱絲綸之浩衍可令模

學攝是之官恭惟門下道經文武身佩安危型模垂
表于士林簡注風膺于　帝在式茲眷以寵姝勞
緊國家獎報之彝章亦門下纘繼之大孝貪天功而
為巳力揣分詎安以公事而拜私恩受施有靦

答張景江

獻歲發春履端納祐新花照席當吉甫之燕周細柳
開營識絳侯之有子僕視艸多慚銘椒鮮學寒同燕
谷欣逢王者之春弱比垂蘿願附將軍之樹過蒙寵
貺何德以承

答賀正

下邑陳人方趨班著孟陬新序適屆　禁林聽歲籥
之屢更想朋簪而增慨惟門下陽春布澤律吹煖以
發生松栢交盟歲巳寒而彌篤遺音金玉比貺瓊瑤
日照盤飧詎復宮寮之咏夜添爐炭俄伸貧士之船
感戀難諼馳神何巳

答某令

不佞用之時需病常自免賜同鑑曲臥比漳濱衛門
有樂只之棲空谷謝跫然之韻而門下方分符花縣

流譽桐鄉江水一葦望儀刑其尚遠河流九里庶潤
澤之潛通然桀木無因櫂來識于按劒而瓊琚以報
仍佩好于投桃雖貪奉明恩而未知所處輒緣伻返
附致謝私艸野何緣蹟尚自疑于風馬青霄有托義
當竊比于雲龍

答某學憲

天挺儒宗三物兜七閩之化地雄憲寄一尊持六藝
之衡師有作而道隆文在茲而任重光生圜壁喜切
斷金恭惟門下道岸崇深德圍廣莫北斗岱宗之雅

望蔚矣人倫西山南浦之宏詞褒然舉首契心修止
早得統于河汾用獄明清繼馳聲于梁汴肅禮合香
之署作人懸鑑之司豈徒衰文八代之餘快月露煙
雲之二變行見聖道于年而下如江淮河漢之盛行
生負牆闖道幸托同心判袂歸田久傷離緒迯介山
而奉母方迎寸艸之暉邇閩嶠以懷人適杆尺書之
賜歡言道故披襟轉蕙之光風穆若嗽詞快月連城
之玉府積疢頻瘳于誦檄陽春忽轉于飛葭仙鳥雖
遙爐霄可接匠門罔棄曲木兼收儻妙論之時聞益
發醯雞之覆庶覺音之洊至聊舒蓺經之憂

答劉鄰滄台州

憔悴江潭老結漁樵之侶滄浪髩髮心驚烏兎之移
方憐皇覽之初辰忽枉仙山之信使瑤函乍啓城霞
絢以成文朋酒斯斟杯露汪其解渴惟齒衰而德薄
雖拜賜以為慚蓋門下分符治郡之期乃鄙人解組
歸田之日然而門下則三年奏最政有績而聲騰鄙
人則五十無聞學就荒而殖落端木趨而日損庚桑
訐以歲餘同此居諸四序之中獨負忨愒半生之恥

儻門下無舍方衰時鞭其後庶前非之未遠將晚照
之可迴眷茲藥石之微言倍拜篚筐之厚貺

答程蕭山

善人之教澤漬七年洪河之功潤盈九里在壤錯魚
鱗之地亦仁均卵翼之餘别附江濆思深峴首恭惟
門下文章飾吏愷悌宜人象冬日之惠溫歌南風而
治辦虞廷平上榮升五雉之耳漢殿俄天忽振雙鳧
之舄父老扶攜而出昔比錢江賢人則現之間今之
畏壘至如牛者樹心神往矯首彤留涉樹浦雲悵咏

離居之賦瑤函錦字驚傳亟問之書雖貪奉明恩而
能無内媿受餐敢讓反璧增兢所冀粉署優游尚無
忘乎用趙朱轓撫字猶式慰于借恂不盡翹誠嗣當
宣布

答林蕭山

畧綴流人地接投錢之渚華綏届道江明載石之津
緬前哲以遺芬屬後賢而趾美門下天才博大閎學
淵源錦製先工洵彌綸之畢舉庖刀久善游窾卻以
皆虛捧檄而領花封下車而騰駿譽任延薦藻輒托

賢嗣宓子鳴琴爰咨耆老豈意菲葑之采併蒙絲組
之縈清風穆矣其儆詞雩霧燦然而在笥雨生束身
先畝久安稼穡之勤謝跡公朝無復衣裳之例雖美
遺于繡段恐興誚于鵜梁惟魚枕成杯事類東坡之
頌而龍鬚作莞珍傳南越之裝可以卧内幃風寢興
盛德用拜嘉于明既旋布悃于來伻

答諸暨令

尺疏天邊偶遂漁樵之計一鄽湖曲幸依父母之邦
當倦羽之初棲儼織鱗之遠貢佩之爲好拜以知榮
恭惟門下天韻孤騫風華博照庖刀游于肯綮技臻
爾共疑神化瑟解而更張俗瞿然其至道勅齊農桑
之務獻歌簿領之間以一人兼政事文章道德之全
在兩浙稱郡邑治行循良之首花穠麥秀頌聲已播
于甘棠膏雨仁風春意偏施于朽木襃齊華衮義重
緇衣而某枚粒龐營敢費仁人之惠簞醪可共用均
父老之歡所冀仙舄常留華綏無改庶九里洪河之
潤爲一枝窮谷之安

又

潤敷九里洪河均滲漉之仁績最三年大邑播清循
之譽輿誦普騰于賀燕卮詞偶托于雕蟲方慚閟海
之難工適荷酬緘之遠貢恭惟門下澄襟照物雅道
宜民狀冬日之惠溫歌南風而治辦涼江飲水明公
淸以畏人孚嶺行春風子稱之曰母製錦初成于南
服賜金駢錫于康侯在提封密邇之恋同大造生成
之藏如生者倦飛弱羽借樹聊棲病比　明作淬
濱之臥行慚子羽未睹偃室之遊偶因授簡于鄉人
幸爾奏名于下吏而明公寬其疏節取厥[illegible]良焉

素絲施在後先之序木桃瓊玖敷奢投報之常愧切捫心感深銘骨

與李總戎爲姪孫納聘啓

列戟當門夙推齊大束薪在戶願托周親偶諧五壁之緣遂奉千金之諾齊歡施蔦叶兆占凰恭惟老太翁門下斗魁間氣帶礪名家盾鼻抽豪兼文武無雙之譽虎頭授鉞爲熊羆不二之臣樓船乘萬里之長風刁斗靜三韓之夜月適分外閫作鎮鄉邦東海洗兵旣書功于善善西平有子復繼美于繩繩在高閎

舊表于芝田將門有種而寒舍餘芬于栗里素業僅延方懷宋子之難求何意蹇修之可托此蓋門下咸虛善受謙道下交廉吏難爲且錄其子孫之清白儒風不競或嘉其詩禮之流傳義無廢于采葑榮有逾于倚玉謹裁短狀用庀荒儀束帛儷皮請吉虔于異日潤毛管器慙少答于洪麻

答何司李

生閩玄經始劉桓君山爲之服膺三都旣成陸士衡因之輟筆何者兩雄並逐得敵者退于交綏二巧相推運斤者成于塗堊蓋聲同則倡和斯作力比者彼已愈明末闕廢逸響于巴人採靈心于拙目蠡窺大海莛發洪鐘續羔粹白之裘囊不琳瑯之府如齡今者私甚媿焉而明公大雅含弘溫詞獎飾義隆隺籠寵濫缶圍窺文豹之一班遠荷知言之目托青蠅于千里庶同不朽之傳

答施嵊縣

身似樂天罹貫箕裘之緒人憐伯道虛疑弓鸞之祥謬令委巷之訛辭仰徹邦君之遠聽雖浮其實而愛

敍生門下媼物宏慈克家素業手司化手行敷一邑之春歌叶風絃僉號衆人之母譽此發生之盛德兼施憔悴之陳人半槁楊華未有生荑之望沍寒黍谷偏鏖吹律之恩雖過聽而不疑迺緘書而下賁朝飛有雉慚雅意之莫承夕夢維熊儻後時之可冀則賢者殷隆之惠卽大人幽贊之占厚幣敢辭蕪詞以謝

答劉乾陽年兄聘啓

吉事有祥已叶鳳鳴之卜嘉儀順典槩承雁摯之頒睠同榜以同心聯素交爲素對寅言下逹宗老騰歡

恭惟老親翁門下介特表時公忠定國伯夷清而近
隘士仰其風朱季直以不阿民懷乃惠歷齊晉醲闐
之地兼文章政事之稱而生倚玉有年斷金等義念
相求而有舊爰結好以維新弱女慰情詎免惷愚之
累高門樹德聊傾附托之誠惟儷皮束帛之駢蕃適
入廟升阿而悚惕殿辭報貺賜鑒爲祈

復顧冲庵總督

恭惟明公應世眞儒壯猷元老柳堤棠蔭芳留海澨
之邦玉節金戣威靖雲中之塞比者王庭遠徙幕府

秋關守勝函阸若乖墩已絕内闘之漸張軍而勢成
角犄衍清西牧之塵固當摩崖谷以書功覩繪圖而
識姓矣齡辱在下風夙叨覆露看碑舊國羊叔之愛
尚新握管當年蘭子之名自附惟生也晚未遂瞻趨
爲隸也新更稽問候明公德盛撝謙禮先逮賤念在
編氓之舊推其家世之餘鼎札貢焉瑶施渥若拜稽
受賜盥洗開函銘心之私匪口可旣

復趙用吾開府

惟籌宣武十連閫外之權纓冊疏恩三錫師中之吉
觿事偶緣夫人之摛詞重忝乎天言恭惟門下文成
經緯道協張弛博綜墳典之華曲暢韜鈐之祕既蓄
恬而善息遂移孝以爲忠威懾穹裘銘駿烈天山之
石氣呑冉服伐狡謀日出之邦礪若山帶若河方胙
白茅之土言如絲出如綍先開紫檢之祥是宜敷告
乎文人于以昭宣乎武德如生者鈍昏淺識窶薄凡
材鄭康成通德之鄉居稱最近李元禮世家之雅門
幸先登徒緣維梓之歡猥荷宣麻之任襪綫何裨于
黼黻素書再賁乎籠筐賜重雙南光浮三服紫貂炫

首煖厭寒氈珍藥扶羸春生病骨康瓠博鼎彝之價
泰山酬飛羽之輕佩德何涯捫心知媿

答某方伯

八命作牧榮分滄海之符三載陟明寵溢紫微之署
芝綍崇追于祖禰璽書歡動乎吏民晉黃方殷需雲
同慶恭惟門下誠明格物雅量邁時博綜墳典之華
玄覽天人之奥木天冊地譽冠充朝熊軾隼旟惠敷
四國二伯領周官之重百城瞻漢節之尊屬東南杼
軸之幾空兼山海征求之沓至室云如燬瞻依父母

之非遥早既靡道膏澤雲雷之在望物無疵癘疑居畏壘之鄉郊有繁陰共識召公之芨生南海潛夫東朝散吏愧濱綸之未稱歌樂職以徒勤

送試錄上婁江相公

端委舊邦彈冠新運生王者之國周之鎬京近仁人之居今之鄉曾老師閣下神藂嶽降躬幹斗樞文章居多士之先德業在一人之下司馬者英之目小童走卒共識姓名鄭公通德之鄉窗婦盧兒咸稱詩禮剗此衿韋之彥誰非陶冶之餘範我馳驅法尚傳于

秋鴐選其驪牡任兔鷹于方皐至于某者學殖就荒德輶未舉爲樗無用幸揮斤匠石之門向若而驚復覩水海王之國而鈍昏寡識差擇失倫蓋遺貪衞一目之羅寧市駿得千金之骨惟文體濫觴之極正朝廷改瑟之期欲還棘刺之風寧失英華之士而無裨雅道已軼時材則抱媿捫心何辭衆口者也伏望衿乃謬迷指其紕漏雖至敎罔施于成事庶德音可佩于終身

甚

奉常心翁老師

望齡駑鈍庭嬴無用于當世解龜南還三閱歲籥海壖僻陋望武昌雲樹間絳帳在焉宵若天表欻然無涼暄之訊適其瞻依至懷無與扱箕撰履日請事函丈間也伏惟蔚琴漸和道體加豫上無浣腧之戀俯有傳經之托朝思黃髮衆仰東山旦暮有環召至矣望齡身如凍蠅無復千里之願加以家慈火疾時動日營醫餌坐是有首春之請幸而獲遂又厚幸母疾少瘳娛侍膝前私計人世之樂無以易此者巢林在

陸各有栖宿齡之栖宿在是已

上沈蛟門政府

望齡聞賢宰執用人如大匠然其道皆兼成而無棄一物然匠石之斤無散木良相之門無猥士者何哉蓋兼成者不必兼用樗全櫟蘗凡以成之齡以爲今我之恩尤甚于用也齡年十七八即有骨髓之病生而瘦茶又服藥過差年二十又有壯火之病脈理煩滿醫謂不治節嗇寡欲幸延視息然壯心已盡矣辛丹樹牒衣毋衣[illegible]以是間後進之光

雅游蒙閣下特達之遇撫接殷重雖儔人旅進之中仰望色詞有以自異吏秩纔滿輒踐宮僚至官數月又遷五品含其愚而寵之以事憐其病而與之以安至于罷憊請休而厚眷拳拳若將維而縶之齡雖木石敢忘鐫鏤歸耕以來畢志隴畝然曾未逾歲徵命忽臨進秩異章儼然有人師之號閣下豈獨私榮寵之已哉蓋閔其自放空疎寂寥之濱而責以效用也分宜蒲伏就道畢命捐軀以報隆遇而疲病侵尋情事辛楚疏揭所陳片語無誑至于老母衰悴有不忍

言略為金翁老師道之姻連之中聞見真的閣下可問而知也齡之休廢如喑者之默痿者之居非有慕效而然誠得奉老母沒齒貧賤乃閣下所以生全之九遷之德曷以過哉情旨迫切煩言無端併希台慈原炤

上朱金庭相公

望齡材品最下徒以薛孝木交卯羈奉教遂歷門墻覿館既開拔箕再禩閣下矜其孱劣與其愚誠教如慈父禮均小友戴高履厚莫喩恩私而齡志灰多病之餘業廢情瘝之久仰孤眷望徒有汗慚今遣以來畢願艸莽惟仄聞鴻譽仰頌新猷引為私幸而已矣夔契伊周其人實遠茲者同厥里閭出其門下日覩隆美身享太平其為寵藉可勝道邪夫某日麗天翮飛振羽噏驥彈冠亦士人之同願也齡獨何心而磴磴不化蓋命祚奇蹇情事窮促譬如喑不樂辯躄不慕行非以尚默而效靜勢有所極耳私情覼縷略具疏揭宜寫未罄復列于別楮仰惟大匠用材枅櫨畢效然樗金櫟棄總係曲成萬祈台慈俯燭俾速遂祈

請不勝感戴之至

又

家慈痰疾既又昨居京師氣煤飲嚥勢遂漸劇至客秋寒熱間作兩腓兩脛閒肉俱消脫此醫經中大忌也今雖稍愈而大肉未充病本尚在齡兄弟出門數步腸若抽掣雖貪祿若飴勢豈能出此舍姪女所親兄令郎親家所親聞非敢欺也又生歸甫歲餘而棲未煖而遽徼徵命反居同年在職者之先是前月之退遞為躁進之階耳揆諸事理尤屬未安望齡極為

愚昧惟自知一隙似覺稍明外鏡狀貌內揣材力涯
分已踰不敢妄覬非分以速災禍他人可欺必不能
以竊邇之跡欺老師也田閭賚遣一力頗費經营二
位老先生前萬祈鼎言贊決一請而得銜戢無量

又

望齡腐艸朽木寸無尺寸之良樵蘇之用閣下愛滅
其醜拔拭而滋培之菌蒸螢化若有餘望焉歸耕纔
數年淪隱姓名兩掛除目而齡病質轉頽母衰日甚
常自惟省此身不獨無效用之材亦無富貴之福矣

夫以仲尼爲之師而歎予我之難雕護卜商之疵吝
誠知之全之也顧閣下亦全而置之勿以措意齡心
知瀘灰無復餘望獨先君平生斤斤之守宜不爲公
論所棄徒以齡緜薄不嗣易名盛典久懸未定每中
夜念及爲之忘寢正月間見禮部補謚之請竊謂所
及止近年初邮諸公耳先人遠在限外不敢妄冀與比
從山陰令處得諮訪書冊始知尚在議中喜甚懼甚
先人沒且十年矣交知落落日就湮泯失今不及老
師秉軸交疏未陳之時圖之徒豈復有緣會乎閣下
衰鉞嚴于朝堂月旦精于里閭恩義兼舉于今具京
儻先人硜然小廉獲與獎錄于官常士行亦有少裨
老師所以榮施于齡者甚于九遷之寵三旌之位萬
萬矣臨楮不任瀝血

奉座師李閣學

齡聞唐虞之盛其君蕩然無所與于天下而其臣履
道不納寇墨不顧過其門三不入亦儻然無所與于
身家惟尹暨湯不夗不取上下之間宛然臭味齡竊
以爲有不私身家不苟一介之臣而後可以不與崇

高不殖貨利求其君夫居易于[illegible][illegible]于人不可得
諸平交而妄冀于君父此齡所[illegible][illegible]也恭惟老師閣
下躬大禹之勤擅阿衡之介不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仰之如天
子危深鑒之相麻初領小夫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爲虞
殷之朝可以再見頑惰之落可以[illegible][illegible]况如小子齡
者最蒙知眷身備灑埽其爲欣躍當可以[illegible]開慶之
始即宜搞狀馳賀而仰體德意弛[illegible]縟文兢不能專
遣一力又不敢附託他人謹因從权入都只尺素布
聞而已行者纔發坐成稽慢亦惟閣下有以原之貴

又

舍弟北還拜捧尊誨齡子然孱病之身不能自憂而
老師爲憂之敢不佩服家世蒙國恩在乳抱間即食
官俸私心常念捐軀命報萬一甘之如飴所以沉淪
而不反者亦欲退處安靜以養微力從事學問以栓
輕心強弱志庶幾異日可見之施用耳豈意體骨虛
羸日就疲苶性質浮動難施矯揉養生學道俱無所
成空費日月每自歎詫夫人臣所以用于世者才力

與神識耳而齡力不及中人識同下士操何具以從
縉紳之末哉惟有度德量力引分知恥爲　聖朝不
憖之臣師門自好之士竊有慕焉而未能耳賤齒近
衰已稍進滋味又室中久似有孕者初患滲漏今安
固已四五月身日龐大而胎不甚動尚在眞贋之間
使幸而無它亦足仰慰老師拳拳厚意也吐握方勞
惟爲社稷珍愛至禱

又

先人素有淸望祇緣請卹時適部近被言兢兢今懲存
易名之典賢愚併滯未蒙　朝廷一字之褒時痛于
心比者部議類補先人姓名幸廁議中眞百世一時
也身沒既久知交落落後進少年不復識前人典刑
抱茲憂惶恐盛典一漏後難再得欲默以聽懼揜先
人之美言之又非所宜言謹用大司馬孫公所撰志
文一冊因便奉塵老師淸覽此中語一字不誣金翁
老師姻婭也知之甚眞與少宰楊公素精人倫先君以
歙守著名而倉場游公歙人皆能言其事可問而知
也齡非敢望老師私齡以及其父也老師秉軸政府

而父美不聞當爲誰復言之此非他人敢賢齡自蔽
之耳罪可勝道耶齡聞諡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
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今制不予人以醜
繆之號而隱然槩與人以醜繆之實行高者復責其
顯功功大者復訾其細行遂使賢士勞臣與僉邪回
佞及庸庸無表樹之人同蒙其辱竊以爲過已先人
身爲六卿而居室服食纔同寒士直躬履切不忮不
求不以一介溜己一詞假人端凝無欲與道合體潔
已奉公恩德著于民社可謂淸矣忠矣誠蒙　朝廷

鑒錄錫之嘉名俾不與庸瑣回邪之徒同其泯泯亦足以表官常裨士行豈獨其子孫千百世榮藉無已哉齡疾病自廢心如濾灰無復他望惟以縣薄不剮隕其先烈常用痛心儻所願獲從其鏤德銘恩甚于九遷之榮三旌之賞萬萬矣

與周海門先生

望齡根器劣弱力不精猛滐指此道動踰數年而見處未徹信力未充日夜憂念未有安歇重荷垂閔蒙藏意將拯而引之自惟鈍昏無以爲地每念若刃刃

剩心使至辱手教徵詰蓋將令之刳腸剖臟發露病源投以神藥敢自匿瑕惡仰孤盛心竊聞華嚴十信初心即齊佛智佛智者無待之智也何階級之可言哉然不妨五十位升進鄰于二覺後契佛乘孔子三十而立已歷信位矣然不妨知命耳順以至從心蓋知見久汰而日消習氣旋除而日淨如精金鄙鑛經鍛鍛而益露光芒嬰兒出胎加歲時而自然充長人形金體不異舊時瑩淨魁梧新新莫揜然則放刃屠兒獻珠龍女無待之智證也嬾安搜鼻二祖調心神化之實功也以緣起無生爲照覺故不屬斷除以佛知見爲對治故不落二乘耳是故道人有道人之遷改俗學有俗學之遷改凡夫于心外見法種種善惡執爲實有如魘人認手爲鬼稱子怖影爲物遷改雖嚴終成壓伏若原憲克伐怨欲不行是也學道人善是已善過是已過遷是已遷改是已改以無善爲善故見過愈微以罪性本空故改圖甚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是也僧問古宿如何保任曰一翳在目空花亂墜大慧亦言學道人須要熟

處生生處熟如何生處無分別處是如何熟處分別處是到此則過是過善亦是過分別是習氣饒你總不分別亦是習氣直得念念知非時時改過始有相應分是與遷善是眞改過是名隨心自在亦名稱性修行先代老和尚紛紛言說總不出此尚何賢同異于其間哉然僕今日之病則在悟頭未徹疑情未消解處與行處說處與受用處未能相應如人一片田園未曾收管何論荒蕪哉竊慮隨文之解未契佛懷臆測之言終成戲論以此惻惻居心不寧耳老丈何

以救之愚罔無怙實恩依恃勝友若悠悠之會既尠
箴規反成諍論恐無裨于巳深不願與之從事也蓋
自救與救人自利與利人塗轍各别老丈志于宏道
僕志于擇交隨所餘欠各有亟耳何如何如

又

翰至諄懇直截眞如頂針膜鉀感刻感刻向在京師
時苦諸色工夫間斷難守忽一日覺得此心生生不
息之機至無而有至變而一自幸以爲從此後或易
爲力矣中亦屢覺知寂知知古人所訶即此意純一

亦落是中曾以問蔡槐庭渠云以楔出楔做工夫人
少不得如此然亦不能純熟私念竊謂初習路生耳
纔以尊翁之功庶有進步近亦屢察其約曲不若無
義話之直而意中巳稍慣每提撕使現前持話冷淡
易此甚難又念陽明先生語以爲學者能時時當下
即是善學做此工夫覺得直下便是無從前等待之
病但虛懷不作意即工夫纔然念慮萌動乃覺間斷
故妄謂生育人拄杖一時難放此意少便亦是明知
故犯權以爲拄杖耳大敎深切敢不痌領但全體放

下今前要二一見毫髮不生恐非紛擾心意一時所及
常人聖人且不敢較而年過四十心地未開每消夜
夢回即慚惶無地日用間稍失正念便于凡無措每
羨愚夫愚婦人人勝我其舉動念慮各各輕鬆百倍
于我旋轉既不易懼怕又不免惟侍老母稍健又當
閉戶與之力爭大敵置左右時時省觀以當酷烈中
一杯甘露也

又

直截一路弟五七年前巳自許不疑而命根終未斷

故屢屢有得夫未能快然無事近日單提一萬法歸
一話較往時頗覺縣密且不敢求速效也尊敎感感
今日方爲話頭所苦得來語轉覺悶悶謬所謂一年
被蛇咬三年怕艸索不敢謾亦不放負門下也思欲
入剡貲一月糧來訪山寺中坐夏少時求大鉗鎚一
了疇昔耳

又

東山隔岸嘗記圖志中云是諸謝舊居至今得老丈
振其遺躅甚幸然彼日以游言相高耳五百年野狐

未必不關講席而化也老丈眞知妙悟猶有無常迅速之言若弟者于疑與信兩無所據悠悠碌碌日月其滔惟愛愧之懷頗倍往日耳

又

劣根小器加以洪霔時雖有傾仆氾溢之患而染香行霧漸被薰染幸莫厚焉入都困于趨謁未就甦息而旋有筆札之役王事敦埤日不暇給蓋生平未有之苦此間舊有學會趙太常黃宮庶左柱史主之王大行繼至頗稱濟濟而傍觀者指目爲異學深見忌

嫉然不虞其禍乃發于卓老也七十六歲衰病之身重罹逮繫煩宛自決何痛如之嗟嗟儒者所宗尚莫如程朱二先生而今所謂正宗者即當時所攻爲僞學者也古今談學者衆矣其誰不僞之然則貪名逐利敗度圮族者乃稱眞乎弟時下謀歸甚亟擬侍教席當不在遠須引剡溪水細浣腸胃中舊聞作不識一字俗人以聽雅敎也

又

弟留滯年餘蓋有爲耳成諾在昔踐之已晚非敢自托肥遯也學道未成而以涉世途如衣絮觸荆棘動輒掛礙每覺境强情弱展轉悔責恨計不蚤決也比于當下之旨稍覺親切去迂曲之途游蕩平之境日親哲匠以進新功端有厚藉焉客歲之事吾黨自當任其咎憶臨別時老丈已諄諄言之管東溟丈亦曾有此論入都諸君子志業方銳速不顧而爲之後旣章闖改換滋醜昨以王事在留都已稍從翦晦矣敢謝良規敢以徧告同志

又

辱教奉切眞如提撕癡兒誘歸亡子感甚感甚杜足廿日以老母病痊出侍湯藥乃知人生靜緣亦不易得也蒙指示安心的訣雖粗浮之氣不能便爾得力而近亦稍知省力一番尋常妄意以隨順眞心任諸緣之竝作爲行持觀萬法之自無爲解脫自覺頗爲省便而往往亦致疲勞豈將心用心其所謂易簡者乃煩難邪抑習之未又生處不熟邪舍此又似無所持循其持話持名諸法又不若此之便不知無大誤否終年逐逐幾過半生今日只以尊教了無所得爲

四字與言何敢課效且夕乎惟便中詳誨之

又

弟以老母小恙出侍湯藥者已半月所喜醫藥稍稍奏功可冀平復深知問寢嘗藥爲第一親切工夫而胸中又常若有負與室中體究䌷作兩橛疑之爲病深曉而不能斷奈何奈何

又

弟只是挨排過時雖稍知惜陰而蹉過實多爲恨恨耳余令自台還亦曾見過因得見南皋宗傳序文所

云復老的宜載入弟以世俗心腸故欲姑緩之耳至三帝果係眞正豪傑于斯道暗有契合弟意著書立言凡以砥世不宜驚以奇特令之齟齬而突入三帝似于過奇似于驚人耳惟老丈裁察

又

昨游意不在山水欲時陪杖屨沾霧潤耳悵然獨往興殊不佳沿途寫有路程當稍潤飾爲小記艸具當奉覽供一噱也蔡丈書禮領入出世人于世不宜左丈悉力拯扶尚未能濟正有一柬托文令君致之今須附益以謝牿耳

又

此番相對更覺信服之衷有倍于前固緣玄詣日深豈弟之執滯亦稍活動邪學道未了併詩亦無意興爲之謫佳篇吻閤亦如囁嚅欲吐儻有述當肾呈

又

久不奉晤言渴思趨謁母疾淹緜此身不復自主聞椯山丈與諸友入剡如立地上看人躡雲而升健羨可言邪椯老力疾而東想當小住旬日耳歲寒之盟

兩心相照忽新歲聞人言有歸與知必非椯老本意弟疎略人也然身無飾貌口無僞言惟知愛者恕其疏飾亮其誠心爲庶幾耳況供給已有定議弟每月費甚少惟多費諸友心頗不安不必閔弟貧窶憂其難繼也余山陰倡會殷勤春仲滿望命駕郡城一新學者耳目如惠然肯來弟亦當攝衣以從也

與袁石浦

謝生歸已迫歲暮所賚手訊百有二十日而始見歡喜何可言通都大邑賢士所聚猶有巖谷之歎況與

處巖谷者乎黃昭素不知何日能還都渠如黃楊厄
僕史是虎刺山茄樹也可歎可愧舍弟迷謬與僕等
能詩頗勝其兄僕向不入此保社昨與六休同遊爲
所牽綴間或有作旋亦遺忘前得京信時有志喜詩
舍弟亦踵韻令錄似佳什秀色可翫二令弟勿訕家
兄作本分詩以僕觀之自是令弟過分耳乎怪得阿
兄邪

又

天下有二等自在人一大睡者二大醒者惟夢魘未
覺人謂睡著則已欲醒謂醒則正在夢境叫號譫囈
純是苦趣僕魘者也足下雖振其手搖其足未肯霍
然寤也欲自在得邪憶待雅論時覺身心時時有益
自遠勝友轉復茫然雖苦自鞭策較往日已加緊切
而途求途遠不自知其入于支離艱僻之內此古人
所以願親近善知識以爲甚于衣食父母也長安如
奕棋世路日難矣歎歎

又

僕比月詩學禪學俱覺長進恨不得與吾丈面商之

耳從來詩道大明派頭甚正至我朝何李諸公忽爾
衆絕楊用修博學多識向甚慕之謂其述作必能超
絕等夷昨得其全集其持論正與諸君等然其七言
律與五七言絕句大有佳者所恨太似古人遂減成
色習氣所羈要自難免今刪諸體近歐陽者輒佳使
芟繁撮要選作三兩卷自足傳世若未刻者其佳可
知矣丈如抄得乞錄示須煩無養二生何如

與袁六休

此事如磨鏡當投藥時反益其暗及藥垢並盡光瑩
自然勝前乃知華嚴五十位與尼父志學從心年進
歲益未無了期本無止法此後又不知作何進步耳
向來將許多好詩泥沒在胸中今此自覺媿負如大
量人不飲飲乃知大五七律皆昔時所畏今試爲之
輒敏而佳已亦莫測所以但日前無知音者自哦而
已天池遺稿甚富今正搆寫已得四五弟亦稍爲校
閱詩存其九文存其五校畢當集爲善板流行尤亦
不須更寫也

又

弟初讀蘇詩以爲少陵之後一人而已再讀更謂過之初言之亦覺駭人及見子由已先有此論兄言又暗合益知非謬汞叔詩雖好終不如子瞻蓋子瞻如海汞叔如三山雖仙靈所都終是大海中物南宋有陸放翁者山陰人其詩在高岑之間雖不及蘇歐自餘宋人舉無其敵平生作萬首詩今所傳渭南集不過十一雋永遒拔七言猶爲勝絶彊爾之地前有務觀後有文長亦云盛矣然今人尚不知有陸況于徐邪宋集弟略有數家惟陳無已張文潛蘇子美集不

可得京中書坊或偶値求爲買之時賢未曾讀書讀亦不識乃大言宋無詩何異夢語劉須溪嘗言詩文至文選爲一厄弟妹伏之而楊用修大以爲笑用修詩亦有佳者而論詩則謬大抵類此也兄近作又何似寫寄數十篇爲望

與焦弱侯

弟處夏來旱熱特甚科跣袒露如在鑊湯爐炭中了無避法聞北土又大涼殊不均耳昨年從文字意識少有知解便自慶快爲徹他悟後人語話當爲作也

腳跟魔境相加果難得力今方懺悔求援逼一場獨力易退未有所向方甚欲依座下決擇迷滯亦以家君之意不能違注擬明春單車詣闕覲省或是把袂之日也聚首一年内共了此事庶不負夙期耳

又

島夷遂爾反覆恐朝鮮不支則禍及全遼神京亦爲震動不知此局如何結煞兄素有社稷之計當如何天下有事但賢豪者便須任其憂李伯紀起居注耳卒能荷擔子兄莫謂史官小也弟病廢之人能計一

身足矣然谷風震號焦鵰一枝正復難安兄所謂三竺六橋間説無生話豈易得邪

又

弟以忠銘老師至杭渡江來謁已十餘日于湖上一月以來無時不在溪山間興味甚適而禮亦告疲矣于老師處亦得動履之槩知道風甚暢喜慰喜慰弟此事日來覺稍親切貧乞之人得少錢鈔易于歡喜今亦類之往往亦自適也闇無念禪師久在齋頭弟甚思一會今偶書脚之其行止之計全決于尊兄千

萬一促其行弟此著非同等閒也西師之撓甚可吾
且國家得拜虞以待東寇憂當緩也山行方倦燈下
艸艸寄報

又

聞丈有赤城雁山之興冬天木脫正宜此遊弟退耕
以來屛黜他嗜雖古人詩文心所極好者都不復到
眼已亦絕不更作惟于老和尚舊冊子不能放過耳
爲學之念覺漸歸一路于逆緣中素所最憂怖者覺
亦不甚黏著惟此一大事不曾夢見思之心肺焦熱

也師友既遠偸心散念又死不得恐竟墮落負丈敎
誨儻假我一會賜之鉗槌或得翰敎詳示大指一二
所深願也二寇勢遽至此眞田夫之憂吾丈不可自
惜有足爲者幸爲當塗吐之大洲先生之志不可無
也

又

遣此茶蓼無以爲情大事在卽而宅兆未定且來于
此事了不究心雖稍事山行正如白丁看字點畫尙
昧況文理耶卓吾先生行止若何近于本分事較妥

然不遇作家鉗槌恐終是藥金然信力則稍稍充矣
老兄窮究之後想當豁然幸有以敎之忙苦中不能
覼縷

又

卓老聞往濟上何日可反南詢之約便成誑罔念此
媿恨愼軒書來云丈近皈淨業極其精勤愼軒亦受
戒持誦甚力弟雖未受戒而行業略如之可謂異地
一心矣在他生爲親近之津梁在今日爲助發之資
具願交勉焉弟閒時頗以古今詩集妄加校勘益信

何李諸人直是淺陋欲揀擇數篇以備一代之作而
難于下手乃知白沙荆川輩眞可人也敝郡有詩人
名徐文長者詩文皆深契古法而詩尤妙其雋朗或
不及孫太初蒼老闊大大過之近方借力外兄刻之
奉一部上覽序文弟倩爲之復思爲小傳于後而嬾
未就也

又

兄飽黍之後復邇耆宿猶有望道未見之憂況淺劣
怠惰如弟者哉行將妄語都緣心不切至今始悔責

但此一念不背以淨業爲究竟似亦夙因爲之即慾强欲而不可且當緊作課究作程一生再生命有皈頭日子也

又

世上眼珠小不能容人況南京尤聲利之場中間大儒老學崇正闢異以世教自任者尤多恐安放卓老不下丈須善爲之計弟意牛頭攝山諸處去城稍遠每處住幾時意厭倦時輒易一處無令山神野鬼得知蹤跡則卓老自然得安或不遂興歸思也弟僻處

如井底絕無好人說話無念或可來幸爲從臾

又

今人言言精進蹉過目前一著誠如尊教弟別來稍較知非而不能撒手無疑究其病根只是托言精進而實未能徒有慚懼無著力處正好着力古人所謂絕學無爲者正功夫最密處耳提話頭做鈍功亦是爲知有人設若全不知有恐日用中亦提掇不起也知事理不二即易欲到背塵合覺常光現前不爲心意識所使即不易伊川康節臨命時俱得力若以見

解論恐當代諸公儘有高過者而日逐貪瞋已不免縱任求生死得力不亦難乎古人見性空以修道今人見性空以長慾憶館中時老兄嘗爲痛言之今方知其深切也

又

恭簡任道之勇作人之盛新建遺緒至今日不墜者其功卓然在萬世海門兄嘗言身世所遭有三人決不容泯者其一即耿先生也特以楊傳新汲欲稍需數歲續入之而拜綴先生耳海門意謂身居山澤見

聞隘陋常願博求文獻廣所未備非敢便稱定本也所示諸儒鳴道錄已托左侍御求于吳徽如處因遂板行之仁兄別有聞見更祈續示

又

端月之杪與海門泛海禮補陀山相從舟僧且受其益到彼時問妙峰往來因緣頗悉其事海上雖名刹而兩寺比丘龍蛇混雜無利上人來者又地處竄[illegible]銅殿亦非所宜浙中台鄉同爲賢聖道場而台爲內地華頂奇峻棟宇弗稱與海門謀欲仗吾丈金湯之

力仰屈上人一振智者之遺躅上人道化久播西北
所未暨者東土耳儻惠然肯來弟且復依止谷扣往
還于國清天姥之間又不勝私願耳

又

一官浮沉于仁兄何有而弟輩爲世道仰賴不覺扼
腕三歎耳弟近頗知干省力處用力而終以昏惰虛
棄光陰無緣時奉法言鞭驚雕朽念之惘然幼安每
有書尺輒爲道仁兄斯邁之功不知可通一線以開
蒙滯否又劉朱二兄書來每有高踏之談弟謂何必

乃爾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兩忘之爲佳也會間希
以尊意譬曉無故言去正是平地上骨堆耳

又

聞春宮講席已膺妙選慶忭慶忭詞曹職事清冷反
不若州郡之任可展寸効至于羽翼輔導養蒙正始
固今日之根本啓他時之太平則自宰相而下莫重
于此官矣不知依樣講章每日熟念一遍便了職事
否弟猶記小學堂時挾書聽先生講說席未穩已眼
重欲睡矣雖聖賢英朗不同凡愚然人情不遠感格

從涵令親而不嚴喜而不厭在兄必有道也何如何
如

復許敬菴先生

齡自童丱之年即佩服風義以里閈家世之雅其摯
見門下不宜在四方士後也自顧惘然無以爲質又
出處踪跡時復謬互雖竿牘之請綿惡未敢蓋其姓
名汙辱懼介紹之未先而覆爲戾也迺辱鼎翰寵施
詞旨隆重顧齡何人而能得此于長者孔文舉推尚
之士未知道也而當時豪傑或以知有其人爲喜若

齡之不肖豈有可知于門下哉特門下以成就後學
爲己任而不遺于么麼耳然以因緣繼是或得自進
廁講席之末列其爲介紹不既厚邪佳刻敢不朝夕
惟誦以無忘今日之賜

與何進士

韓退之有言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僕嘗以是銓較文
行殆庶幾之簾中得佳卷歎其溫夷沉密似有道者
之言也蓋欲亟見其人焉以斧予之言而信吾月迫
役竣而出則車徒已南邁瞻望靡及悵悵何可云然

子之鄉人與矜雜之士素有知者類亦能言之而僕耳亦熟于名舊矣僕之術其不妄而吾门共不吾欺邪雖無緣接對差自慰焉千里之外致煩使介洋洋乎詞之令而義之周也顧僕何人而能當之綵衣娛侍融洩如何宦政宦遊之味烏足易吾子一日之歡其勉崇令德榮施于親可矣

與謝開美

別後殊寂寂賴有幾個共性命朋友日日肩毛廝結以是亦能遣日前月月夕無夜不會或至滿下三十

刻迺致二十外偶至龍華愛其水田蒲柳宛有江南之致遂迪遊數日方罷亦可謂荒宕忘返汗漫之遊矣七月八日已秩滿　聖節後即擬杜門九月中爲行計意欲乘隙往盤山住半月耳

又

承于玉蟠處得箇入處山河大地悉爾消殞而習氣未忘弟所未喻也如何是習氣山河大地是如何是山河大地習氣是山河大地既然消殞習氣何地着脚兄于熾然中消之使無于空虛中憂其爲有即此惡見于山河上突起山河于大地上重安大地是謗玉蟠也是謗自也但莫妄分別自然無空花願兄實地參究莫掠虛頭祝祝

又

昨詣東江泛舟于湯浦溪山逶迤直是吾州第一佳處其人多富而好禮有居可做有舟可遊爲兄卜居莫善于此弟亦大有結廬之想其地密邇日鑄曩所謀忽復萌動兄可方便一詢

又

折乾飽籃而又餬口于兄于義安乎拙文于大製蜣丸蘇合也何用煩王書容再呈

又

近日道味何如想益精進足下今日乃真吾友日首中林有淨侶足樂矣好參五錢奉上前日開美僕無此餉也

又

聞老母有微恙欲暫去無爲李丈主人敢屈道從月暑一來深谷多風修篁無暑與下方別一氣候犍出

門頃刻之勞所博換多矣入山視禁足尤爲安靜不
爲破戒也

奉劉胥川先生

望齡在京師時從焦弱侯游得聞卓吾先生之風繼
得其書畢習之未嘗不心開目明常恨不能操巾拂
其側繼聞其任武昌有顯明其道而尊事之者問之
則老師也此事非鐵心石肝不足擔荷老師非其人
邪仰惟月夕咨承道機圓熟深切翹仰齡根器更劣
偷心未忘雖信慕頗堅而荼毒之力覺屢爲世樂所

移逐以病歸田間益無朋友之助恐遂淪落伏惟老
師曲垂慈憫少惠藥言李先生或有新著併希錄示
一二開我迷悶生成之恩也

又

荒度之餘想河流漸就約束矣金輪始言老師超悟
穎絕而兼以行業精純豈勝翹仰古之尊宿如永明
天如士大夫若楊次公輩皆心契一乘而禮誦不倦
嚮往彌堅此皆大心弘願非沾沾于一知半解者何
幸于今月見之且天倫父子之間有香火友朋之樂
所謂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此世出世間最勝之
事也如某者輕心淺見欲自强而不能然自分畢志
於此此外無可攖心者矣留京多戶之地不知卓老
能安居否老師運何神力令得駐錫江淮間爲此一
方作眼生裏事後庶亦可遂咨請之願也

又

淮方甸寧河流安軌位育平成之勳于斯可見第不
審師于動靜間忙閑心境果無間否原始要終果徹
底無惑否任運與克治並行不悖否望齡愚蒙眇劣

漏器敗種然于此不敢自棄亦不敢自瞞秋杪奉老
母北上經過祇謁將于吾師請正焉

與某歙縣

生病廢屛居時亦神交于當代諸君子故于門下雖
無納摯之雅而私心敬之仰之然身隱無文竿牘久
廢徒有懸切近友人自歙中來傳門下所以治歙者
而心尤誠服之乃知賢者奉職效忠不以豐約改也
先人嘉靖間爲歙守五歲其廉勤之節幸不爲郡人
士所棄去郡五十餘年矣而其鄉先生猶樂稱之父

老買田祠祀終始不衰僉謂明興以來新安賢守推為第一以所聞于歙人庶幾于門下今日亦稱矣味矣比者俗偷民偽直道漸泯峴山碑板雷同鱗次賢愚混淆佞直相半宜有以動門下今祠之議也然世固有同行異情同事而去留不妨異處者在門下察之而已狄梁公毀江南淫祠千百惟季子祠獨存召伯之棠民敢之曰勿翦勿拜生之先人豈敢遠方昔賢而門下今梁公也儻先人遺祠得附季子以下從徽民勿翦之意豈獨子孫世世銘鏤盛德于以存直道厲官方亦門下為世道盛心也

與朱平涵年兄

弟夢游台宕二十年始一至殊恨其晚而病久廢登思如枯井求一二篇以步佳韻亦不可強又為山靈所誚矣石梁修不過數丈弟攜一童子往步其脊如平地此不難耳上華頂時風日甚佳東望有如盆面白者豈大海邪游雁山時部使者迫其後所得徒所謂四大景一宿靈巖即去殊無搜討之趣況能陟險觀羣雁宿處乎游名山如懷好友未見若弗克見見時多草草耳可恨也

閩文簡公集卷十二終

書

上岳父商公

夜來尊候何似昨所欲言殊不敢盡退而思念彌不自安愚意以爲高年之有微疾如古鏡之有瘢痕善用鏡者但當時加磨拂令見光輝照不礙瘢瘢不妨照寶惜護持自足傳世若憤薄蝕之迹施刻削之功恐瘢未盡除照已先弊矣況尊體所患乘衰而發若專意扶衰則患亦稍歇前用參附奏功大略可見未

試之醫未達之藥雖使奏有薄效猶慮後憂况效未可必乎乞垂察鄙言決之明卜一二劑後猶或未覺其損繼是便恐不堪非疾景之喻可謂深切惟再三思之至望

答馮滑宇學憲

恭聞榮主文柄不勝抃舞士習之敝久矣正以上之人專事文藻而不以行誼爲意抑或其人本不足以表率風厲之而至於此門下清譽直節既炳然一時所以建表立範者不患無其具矣僕所望於門下者惟願少留意廉訪分別淑慝皆取其尤者一二以示懲勸僕即不敢遠引他人如耿楚侗之在南畿居平石之在吾浙諸生無不凜凜自滌濯舊有微瑕者皆惴懼伏匿惟恐不免近未有此也我公以爲然否

與友人

生少嬰病苦長而無成雖以文詞爲職而冗俗無際無少窺見復耽味虛寂增其疏陋至所謂虛寂者雖頗愛其言實又無得也四十無聞每念如芒刺骨但其慺慺之衷誠願慕世之賢者染香蒙霧薰濡其萬

一而伏在海隅所遇者復少徐文長里中人也然老矣又杜絕賓客不可亟見其詩文實有深詣與作者旨脗合而世方持膚鄙爲雷同知者蓋鮮僕以爲文長之才天下後世之大且遠不患無知患在湮而不傳則罪在我耳故梟而刻之然不意當今世遂有賞音如門下者也袁中郎禮部天才秀出蚤年參究深契宗旨近復退就平實行履精嚴然不知者或指目爲惟罔而疑僕不宜與游夫僕何人而敢與中郎游乎門下不以爲疑又亟稱之有以仰見曠識玄覽高

出於大人今茲而後僕且有援格以信其至愚矣澹之一言乃人道之梯磴療俗之神劑是非門下靈根夙秉粗韻絕塵何以有此自古至聖大賢亦不過於世出世間之事放得下澹得盡耳僕雖不敏請事斯言造請無期祗深馳仰

與徐啓源先生

苦塊之中忽捧使命教誨拳切若未忘其鄙陋而欲引之以朋視之大道者荒迷哀疚不知所答不孝屏夫也向者邂逅武林忻奉砭療每思不惰之訓奉以

不忘以爲此學斷非口耳所能受想度所能得常欲洗心退藏幾其悟入遂至息交杜口自攻自訟然儀刑日遠獨學增迷晨夕取舍皆末流影響之地過失愈多心神愈苦至若手足無措耳目皆蒙蓋不得其一宜其無清寧貞固之效也今稍稍知非日用稍覺清快卽手足耳目都無所屬方思就正有道而忽枉來札豈勝踴躍學求自知而已儒釋皆津筏邊事到則舍矣若其跡則自難强同卽彼敎大小亦自不同也不孝雖愚昧然灼知倫物卽性道不敢棄離敢以此誤人願老先生勿慮也

與余少原直指

至伏處海濱無交游問訊若孤迴荒僻之人也門下杖節持斧逍遙在隴雲泰樹間爲民禦暴以身靡虎兕之牙角而不顧劬勞鞅掌不已於行乃猶存記病夫馳使遠詢自惟無以當之其亦不忘先人而推逮之乎生病而求安不能而廢棄不獨尺寸之能無可用世卽所謂恬澹枯寂跡雖類之而實亦無有其競心躁氣鋤治之而愈多此斷斷不敢自欺欺人者也

門下獎飾過甚至引習中先輩爲比披捧之餘慚汗交下夫尙芳嘉禾難逃朗鑒亦敎之以景行之道耶敢不佩服

與湯霍林

此世界中無地可以避事無事可以避謗所謂游於羿之彀中不中者幸耳僕與足下所以避事避謗者畧相同而事與謗反或隨之亦何庸避哉宗婦被奪辨不得不言其言而惹事惹謗既不得而豫避矣其謗之得行與否與後事之利鈍又豈可豫擬乎僕近

日有族叔都憲公棺爲人所斲事變旣大而敵甚勍僕知分理不應坐視耳其見仇受累當不減足下今日僕痴人也嘗念一日眼光落地恩仇毁譽了無著處捹以大地作瓢日受如雨之矢而無傷焉足下以爲何如事稍暇過湖上一看爲佳望望

又

昨附數字於姚江趙生當已達先君謚典久缺時爲痛心正月間見祠部類補之疏竊謂所議在三十一年以後不敢妄冀遂爾默默近得諮訪文冊始知先

君尚在議中喜懼併集喜者謂先人平生清苦秉時闢發沒且不朽懼者身沒旣久知交落落失之今日後難再圖足下固寡交有可與言者願勿愛也先人名德清醇體與道合新安之治同於召杜居南臺時抗疏論咸寧侯奸狀幾蹈斧質終忤楚相以歸生平廉直無一介妄受一紙妄干恐一時諸賢少有及其完粹者此事固非子孫所宜言然不言人亦不得其委悉也新安去思在士大夫之口得數人昌言之其功萬倍於子孫言之微寧錯褒足下有相知居要路者乎幸爲慫臾之也李老師處生亦有啓事足下爲我往謁一商其可否者舊惟少宰知先人獨詳少年後進恐遂不相識願以少宰言爲明徵也生奉老師書不敢瀆屑故皆爲足下一詳言見時無苦其煩幸甚幸甚生身病母老不獨不忍出亦不能出何意復有宮詹之推耶欲乞一力都下似爲營身又義不容默故托族姪便附數緘更祈寄之

又

周少宰先生附至翰貺深感存記積毁之後身名兩

全以足下事益信有天命居易者眞巧行險者眞拙耳僕歸田來頗適老母懷抱亦大舒展惟不廢參藥今力尚足辦也家居雖力求簡靜而人事亦復不少入山中浹月復出出輒牽率不易人足下高枕大槐安國中亦足避世不必言解組也人生歲月難得一生中又最不易得朋能朋者復難其人然以難留迷往之歲昔而徒供嬉惰尤爲失策僕與足下所交勉者何在耶思之毋失時也古今典章此詞臣職業逐日須逐項定課程料理之與同心者共講求之尤任

此非迂非俗正如州部吏事案牘耳若昏昏莽莽虚
度日子此乃迂俗甚也春間以老母久病歪禱於補
陀而都下盛傳其溺死大可笑然海行姝佳政足一
死其寛者纔若錢塘餘如湖如沼如港如沚大畧行
兩山間無甚危儉其間城郭村墟佛殿僧廬之盛有
盛於海內者信偉特之觀聽浣濯垢塵開拓襟宇之
壯游也足下聞之為神王否秋間擬入台宕以故人
為守稍不便且中止欲俟其上計時往游然明歳事
亦豈易定哉從姪崇政攜室北游入胄監其室又僕

女甥也此文僖孫幸時時教誨之諸不一一

又

舊役及小价北來兩辱手教謝謝硜硜之言素恥虚
偽然非足下善詞與親朋見亮之厚安能超越格套
遽遂所請自得俞命家慈眠食為安且又金緋在躬
舞斑之歡有加於昔但朝廷厚恩不知啣結何日深
用愧念耳世路多岐以今所覩日新月異李師猶復
不免可為永歎比登秦望絕頂下視城郭黯然如稚
蠶之箔於是中乃有無限鬭爭不亦可笑耶達入會
物為巳如蟲禽之過耳雲煙之過目何憎愛之有居
闈場中正宜常作是觀也玉體知已佳覃恩覩艸勞
役自倍但莫令壅滯取辦旦夕自不至病舊卑以三
月初至恐小疏不得請故留之二旬其來往之勤良
亦可念有可為地處希勿有愛併請

又

舍弟以秋仲舟行謂其緩也當就陸歪者寄訊而遂
成蹉跎至九月盡復有台宕之游所至皆足下舊跡
惟江中孤嶼及仙都石筍諸勝頗為創獲然病夫眼

前無事胸中復少憤恚不平之感所樂當倍足下往
時而我既非子焉知子樂之何如耶擬作記語患題
目太佳又怕出手草具寄奉一笑耳近日意緒何似
讀何書作何事業所嗜樂何在有何交游幸一一示
我僕北來無大長益惟反躬訟過之念時在夢寐髣
絲縷縷儻終無慚然之日竟為虚生用是憂懼耳老
母舊疾覺去七八辰昏相依近又取小舍弟女女之
時一撫弄此皆現前之歡也紹明已得補官去但出
春明門即是樂邦矣舍弟想時時相會願賜教焉外

姪邵武令入計附問不既

與余山陰舜仲

入山中爲泉石留連遂不欲廁足城市久失造請知能亮之人生日力苦短而昏惰之氣積習深痼又不易除雖得靜地猶覺磨礲勁挺之難尚爲虛度光陰耳門下食祿綰綬一邑所倚命豈屑屑與枯槁者爭泉石之興味乃爲學哉堂皇之雜遝簿領之勤劬時時大用顯行但少有厭心怠心因觸而動恚心因煩而起躁心即是習氣萌生處即是學不得力處損之

又損覺袪除稍易時即得力時也僕非能之者聊若言鳥少助清聽耳朱銀臺之變甚爲金翁慮之然敎我深切矣李先生廣大精密與之居殊有益聞有下士盛心甚善或乘城南有勸山地事借以入山尤便於請假也張世調入剡訪海老比得回字敢稱其襟韻虛恬衷貌如一爲他日法門梁棟非溢言也

又

使君一棹遂爲此山千古佳事不至勞乎勳賢既新而虛無一人大是缺事昨海老發論欲言于撫臺延屆李先生主教事于中蓋此祠廡傾甚饒所少者其人耳文成廟貌遺書業藉錢塘公以完誠得贊成此事尤一方後學之幸也儻有便函幸先事慫臾之

又

別後月色極佳恨不少款道從坐白石浴素波償此清景也掾來得敎知海老尚未健令人憂念文成祠堂記非敢避勞欲借廷叩鐘發其洪音一儆聾俗耳僕此中尚未快然其言終類隔靴搔痒故以讓諸能者令海門丈既以病辭而撫臺之行又遲速難定終

當代勞敬拜命之辱見臺使直道其故可也

又

令姊殆古所謂女士僕樂稱之敢不拜命第生傳沒志文不相蒙請兩爲之于義乃順耳沙堆水漲婦人溲便俱閉旦夕必殞適從山中歸見稻秋水中十畝而九萬人咨嗟云三四日不退盡爲朽腐矣中與赤地然人無播種之費上有賜租之條未若赤地終歲勤動喪功於垂成郡縣格於例而不得上聞朝廷阻於時而不及收恤其爲危苦何可勝言聞閘口疏濬

已有頭緒不知云何如幸而宣通望其速浅迤比一
帶水道多有魚箔大能障水事亟矣願委賢能佐貳
涖撤之儻未即通利下策惟有決海塘如用芒硝大
黃以治急症雖小有損可以活人今三邑百萬民命
仰望門下拯之拯之又在旦夕僕私謂校士雖鉅典
比之救民緩急懸甚惟門下留意幸幸

又

昨門下有事千湯祠甫徹俎沙輒崩壞洩水即通此
精意冥感鬼神效順田收上者尚六七通計之可半

穫小民庶免于流徙誰之力哉感服感服決塘眞下
策往歲開一線道便衝潰而去水退雖速修築亦艱
此番洩水不多補苴當亦易易今可以舉事矣鄙言
始近張皇然僕之筆民之口也歸口潮汐不知何以
善後使無臨渴掘井之憂想門下當自有長策耳撫
臺加惠眞切吾儕秀士自當奮勵以從會約希門下
即時詳定呈報祠田歸否自當聽之但會時止供茶
餅如蕺山稽山書院之式似尤可繼幸與諸生年長
經事者酌其中制有檄報甘廷尉併希為僕申謝閒
代期尚遙此吾士之福也

又

抄書求本奉納總名王門宗旨或名王門精訓惟取
其一儻有佳名不妨易也人知龍谿先生妙得師傳
而於緒山語殊闊略不知其直截痛快乃至於是把
卷踊躍不覺為之涉筆諸録中一二長篇亦有稍覺
懶漫者似不妨裁省也容與海老再商訂以復

答李大蘭

門下之書明白痛快眞人人可知可行僕不敏雖志

於為學而情焉無聞門下豈閔其愚又憂其即於外
敎而思拯之耶僕雖至愚其不敢外人情棄人倫以
為道則亦聞門下之說而信之久矣獨疑所謂人者
必非六尺之謂而舍六尺之軀何者為人故深疑而
密求之至今未得其說也易曰以通神明之德以類
萬物之情孟子言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不獨言物
情而先以神明之德不獨言人倫而加之以察何也
且人倫人情從人而言之也既不知人亦不可以言
察倫而類物情矣願門下明指六尺之內六尺之外

何者爲人僕願請事焉

與何泰寧親家

我翁居留曹挺挺自致不爲世俗浮湛而比者閩臨江新政又額化尊爲事何寬嚴各適如此焦弱族好持論其于倫品磯直無虛美而獨稱門下有古人風範任事不阿曲排語以新所聞更共忻朴也今天下殆非無事救時之傑將必有究三靈之奧旁通獨出者非我翁其誰哉齡新學晚進幸居散職不關世事讀書講論且得賢師友差用自慰但鈍根劣器終無成

立爲門下羞葭莩之餘必有以督誨之至祈至祈

與何越觀

近溪語錄已寫出共得八十葉無一語不精亦無一字不緊切眞人天之眼賢聖之腮我朝別無一事可與唐宋人爭衡所可跨時其上者惟此種學問出于儒紳中爲尤奇偉耳若得梓行甚是盛事龍溪亦曾看出或并二家與趙大洲李卓老合作三冊更妙龍溪語不知者或悶卓老語不知者或嗔若并刻須擇其不悶不嗔者乞與尊公商之垂示

又

台山博大幽深鴈山奇峭森爽兼以蒼嶺仙都江嶼南明之勝洞心悅目生平未有恨仁兄不同此遊耳聞新搆規模甚壯恭賀恭賀時詘舉贏雖吾兄撝謙之語然多事多費時爲之亦自不易制度未定後可增改寮舍未備後可增設若造端太侈末力難繼彼時所憂不但物力正恐身心交逼有無量愁苦耳事已決定弟何敢阻撓但願詳加斟酌可已者已之可減者減之可緩者需之使常有餘財餘力勿以養人

者害人至祝至禱昨過嵊就室中訪海門丈疾土屋方丈即弟家臧獲所居亦草於此深自愧恧以道德爲華美以寧泰爲寬宏雖似老生迂談而審己量力亦世諦中要圖也

與蔡虛臺

江南淫潦異常方千里間野無寸草閩上江亦復然不知小民何以及歲敝郡雖小稔而米價且踊困閭行有艱食之歎所恃明使君在上勞來振救使不聚而爲盜如弟輩者皆得安枕以樂其饑微惠厚矣居

今之世所以釀亂召禍者靡事不有第少一囟歲爲之驅耳此眞當事者之憂也弟比歲多病兼以老母久臥牀蓐醫藥無可恃日在恇懼中而妄語云云眞發不恤緯也

與我明弟

別後得來教且悉精銳之意聞於南來者知一二進修之槩甚爲助喜學道無多子久長難得人伲生處熟些子熟處生些子自然合轍大慧老人斷不欺我吾輩心火熠熠思量分別殆無間歇行而不及知知

而不及禁非心體本來如是蓋緣無始時來此路行得太熟耳今以生奪熟以眞奪妄非有純一不已之功何異杯水當輿薪之火哉然所謂工夫者非是起心造意力與之爭只是時時念念放下去放不得自然須有著倒一句無義語時時提起即是念念放下之妙訣也愚近日依而行之深信舍此無法亦甚覺省力此是三教中了心性的第一神丹一超直入的秘旨儘你自負見地高妙的亦儘是用得著莫漫然以道理支分坐在無事甲中令結習濃熟處益得其便以知見風吹皆慾火送入鑊湯鑪炭中去也幸與諸弟姪共商訂之

與幼美兄

入都後人事甫畢即有文字之役制敕三百員人各四五篇亦千餘篇矣精神索漠日不暇給至三月盡方得息肩攬鏡自照忽有數百莖白髮心血耗竭已有徵驗資藉筆頭餘潤囊中稍腴口衆費廣亦無幾贏回顧空乏之處不知所用友患不足竈兒得錠金輒不復敢弟似之矣都下得勝友數人日逐會聚甚

有益不意指月遂集乃祟不敢偶語一二白着先去爲望弟勒指討差爲抽身之計而朱相公苦心相規竟爾中止蓋暫假金馬門爲避暑地耳入秋便圖乞身薄相之人官至宮僚千足萬足惟巳躬上事毫髮未曾夢見四十無聞言之刺心豈宜以有限時日付之歎紅塵上中消歇邪樵山先生與越大有法緣而吾宗尤盛蓋自先世來所未聞未見者老兄倡起之功大矣此事不得意興願究之圖之無負上天所賦何也

又

得蔵杪所寄手教甚悃護生是最上福田而若無生全之術雲栖大師創二池吳下頗倣而爲之然穿池治垣地慳勞倍未有樹山爲蕭疏不爲淵網置永辭靜深可樂如茲地者也曹溪曹山皆佛祖降化之跡名義偶同殆有夙記給孤流水二長者兄兼而有之矣菴名當如本願弟當求趙中翰士楨篆曹山護生菴五字奉上

又

圓悟老人語較妙喜殊平實吐心直示無一字覆藏願精覽諦思之小衆法語書札尤易看也涼月平湖葉舟凌泛佳事可繪亦復可詠梅水拜賜節貢茶具求炭於市頗益勞耳小館獨坐恐炎月無此涼處有佳況可過煎茗也

又

弟聽說耳然深信百姓日用處即聖神地位處聖神地位處即學者入手處何者無思無爲不容有二也雨後定涼爽曹山之行或偕杖履

又

下方酷熱此山風月涼爽如清秋無由分餉耳弟比與李先生共宿大殿一燈耿然先生中夜起坐達旦賦者何得自逸耶新閣何似去年夏月得逃暑便是仙人不須他名刹也

又

弟每歲飯食粗足猶半倚質錢乞貸方可度日若目前無收舉家且枵腹豈獨當爲邑人計乎前傳海塘已決茲辰族人有於郡中見者云塘決即爲居人所塞以理度之必開塘後水不甚行故地方借潮患名以復塗耳古云千丈之堤潰於蟻穴如聞穿溜浡豈土人所復能施力耶適又移書會稽令力陳誤危之勢禱其親度要害驗居民以縻派修築不煩以一夫半鏹之意想能見聽但不知有益否耳

與姜養沖大參

僕病廢餘生萬事灰冷獨一念尊賢樂善之懷未死耳雖巷絕車轍門無魚素而於海內所稱大賢名友時亦假介于夢寐遊談于神想每念家仕海嵎身嬰

沈痼當世失之抱恨終古悃用耿耿門下操履類紫芝倫鑒類有道任天下重惟恐不勝見義勇爲惟恐不及類魯連子僕向往高風積十餘歲矣曩若友人王生登龍而歸盛言門下對語移日拳拳乎有慕乎聖人之道怦怦乎若望而未見也僕以是彌用欽服以爲今之士占一長居一善若懷重寶躡峻岸往往負恃淩厲而不能釋門下所韞藏而表著者體備乎古人行兼乎時偶而退然不有獨繫心廣大之域冥神冲漠之表此豈以一世豪傑自命者哉王生又言

門下獎及固陋至有溢美意者門下謬取其膚而未察其衷邪僕病似隱拙似靜困而求通似志道者而其實無有年近五十茫未有聞此不足畏者耳至驗諸心境之交幽微之地即所稱身心俱隱神跡等超者豈易語邪是月王生復與其族子文學君過舍於是益聞所未聞文學君又備述門下知眷齒頰餘潤時時及之念僕何人得此于有道者且媿且懼古人有言重擔荷須有硬脊梁僕非敢自謂無志於道也病在力軟氣弱耳若門下眞所謂有力大人誠奮然以大覺覺民爲己任則千古聖統端有賴矣昔黃魯直蚤悟木犀因緣至後行黔南道中所疑冰釋文成大業亦始基龍場竊以此爲門下今日祝如僕輩千百亦復何益然不敢不勉以累門下知人之明也

奉吳木如憲長

越祝實發不咫尺自病夫視之尚在天上也客夏具狀走一力敬問起居行至蘭谿而返知道從以入賀行矣蓋淪隱山谷耳目如有蒙之即當途舉動皆不聞也洪河之潤靡不漸被然外臺總憲校鄰道尤親

明湖鷲嶺野人杖笠且發夕至於領教更爲易易匪闡榮拜無任忻躍所尤幸者雲棲山得大力外護一衆有賴矣名下難居雖甚盛德猶懼不免言之可太息也

答皖城門生

足下妙年高才取科名如拾遺都試再不利天所以大其器也然歲月易失進德修業欲及其時僕所望於足下豈僅僅一南宮上第哉明其在己以措諸天下此有本之學不可不勉也僕性昏惰數年山中但

成軒鄉冉冉將五十言之增媿比以母疾憂懼彌無
佳抱厖魁湯藥差勝萬鍾耳得翰惠深荷存記卒爾
附復念無以益子然子之鄉有吳觀我先生在焉足
下時往受教可也

答倪雨田太守

翁丈宏猷遠局宜近處股肱地令緩急可恃賴者海
甸壯遊聊爲之兆然國家饑渴賢才之道不宜爾也
居常想珠厓絕境若三神山仙眞所宅而謝闕美來
言見翁丈家報備陳謠俗異乎所聞及拜台札又見

視民如傷憂勞鞅掌之餘旨蓋廉士廚泉仁人求瘼
宜若斯之勤耳弟孱劣日甚加以家慈多病寢寐醫
經藥裹之中況味可知身似鄧攸翦紱斐蘭徒成虛
語仰孤厚愛如何可言賢郎少年頴脫文價甚高併
以爲賀諸不一一

答閔中某學憲

都門時飫至教媿粗浮之資不能微細請益求所謂
精義無二者別後索處時有獸艾雖欲一聆無若之
論豈可得邪七閩文藪自見維先生過化以來當有
闡正學而興起者門下妙契師傳都作人之任如春
陽敷布百昌具啓想多士蒸蒸化爲鄒魯矣生比以
母疾縣頻日侍牀幃間都無暇日樂聚之懷弟此念
耿耿未嘗暫忘每中夕輿歎未知膠解冰釋在何日
也門下何以教之愼軒先數年山居獲終大事雖遭
養時晦德施未光於罔極之思足以少慰比歲亦有
數番音耗病後揮染適美如前體中當復大佳川越
萬里合併何日抱茲酸苦逃虛谷中得來翰奚啻聞
足音而喜但華藻工麗貺惠隆厚當之增愧耳

答李夢白公祖

拜命以來念當走一力若上奉函稱謝併請益大誨
以開迷惑而淪隱慵惰逡循未果亦坐先慈久病經
營醫藥皇擾數歲意不及他今則𡡖息草土中嬛然
苟活而已臺下不以爲罪再枉敎之若眷焉閔其愚
而誘進之以道何幸何幸不孝根性鈍昏雖志無岐
慕而執泥過求失之逾遠哀苦之餘差有放下處不
敢自謂能信亦庶乎所謂知非而能改者但無緣就
正有道盡抉迷雲朗然天日耳入都見中郎兄希爲

致意日後相會或稍堪共語也臺下妙契精深天抒
宏遠方當康濟時艱身勞天下豈暇從流冥之大謀
焉鴻哉

答門生

昨袁禮部差人賫至公函深感存記先慈夙患痰火
去年加劇終歲迎醫問藥皇皇擾擾至冬杪火勢稍
退妄謂之瘥不知元氣與火俱盡矣獻歲頓爾虛劣
以至不救僕孱夫也恃母爲命田居無它娛以養爲
歡今已矣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向讀之不知斯言之

悲也使者遠辱言念夙樹魚索之言華詞豐既秖益
滲洇餘復何道哉大邑新政想見休問惟啚神祿和
鳴絃無煩爲祝

答陶不退廣文

甕歲見鼎甫於李先生座其時院沈沈然若重負厚
疾愁絕不堪者殆甚爲力疾[illegible]也龍湖龍夫[illegible]各
星散一方於孫瀟中再得手教及會鼎甫說徒有幸
悲慨之間獲此二舊慰抃不能已已鼎甫言其先生
兒甚悉贏博後知似精事頗復胃嗽不宜年邁抑亦

此念灰矣近亦以母命殷篤復有所娶病軀不至爲
累但累入耳先人祠事昨緣守者告急詞意慷慨以
大義相責不得已有斂令之牘茲仗洪庇廟貌未改
復省無交之求所得良厚也

答袁儀部

張世調翰吉三至會稽坐間數推服吾兄云守貞神
澹朋儕中所僅見深切喜慰男子一具骨不帶此子
俗氣方有立也南曹清暇正可讀書親善友想見德
業日駸駸矣僕近以母疾殷篤且伏牀第殊無好懷

至身外毀譽頗無所芥蔕也

答耿常熟

山中再蒙嘉招病守坯戶未及趨命而道從怳彼召
北行青雲濁潦彌歎睽阻令親祁長洲傳至教劄乃
榮發自冗中見寄者仰知門下眷顧殷厚復甚於鄙
人懷慕之私也側初如淨器一遊虎山適滿貯什路
以歸昨過會稽推服高雅不啻貝門長安相聚乎論
議治而成之生與日出側初以私淑餘教與操箒負
牆寧有殊邪

答何士抑公祖

山澤之癯如枯株朽荄目明公涖郡蒙被春陽以有生色軒車旣返則小山之跡愈渺都賜之遊幾絕矣以僕疎簡當明公優隆之遇持一鳥羽仲酬山嶽又强效短才以贊鴻集狐裘羔袖為懼滋多豈期大雅含弘不遺僉細濫言厚意屢形簡札又專使遠貢投以鉅編病悴之餘晨窻夕幾奉以卒業幸至厚矣恭聞虞眞已終祥琴將屆不勝慰沅彼此俱家食而仰煩損惠何以當此病中方臥巖屋無以侑緘偶有見

餉香槀者謹撒奉聊將微意而已

又

明公勵精勤事越人類能述之而文詞爾雅於爰書中具垂訓誥越人又類能誦之辱惠新刻遂覩大全不獨教僕以文復詔之政事矣何幸何幸山居無事披對大編如庭宇下且藉以緩懷人之憂也諸不一一

與董玄宰年兄

昨與門遊近喜出意表病夫雖後會欲為吾兄為一日留而不果當來之期知在何許邪楚材信何凡兹遊如羽獵於雲夢之澤以縱心快意務多中雙為遊戲三昧耳官場中打扮由人跳弄由我兄于此中有無芥蒂願實以告我弟支離如昝祭酒美官而苦無福分端坐受人拜揖幸而得辭依倚老母之前所謂飲水亦飽但年事蹉跌素絲在鬢生平所期猶如隔壁聽語惟苦心焦思中夜興歎難以訴人耳近始見紫栢老人語實有證據處恨當時不曾一覩其顏論今夏聞朗目亦坐脫去彼上人者故自不凡此衲湏

人兄似未見之也久懷赤城鴈宕之奇兹秋之秋始荷策一往從永嘉江溯惡溪眺仙都鼎湖而歸歸始半月夜夢猶時在青冥之巔鴈山奇詭台山高廣不覩鴈無以知山之變體也不覩台無以知山之富也恨吾兄在遠無由仰同又恨無佳詠高文發揮盛秘奇繪妙翰染濡烟雲為山川羞耳楚中饒名山而吏卒守視將損人意趣定須以讓野客邪近日課程可以告兄者惟此然以己事不了漢從事遊走亦非今舉動也

謝劉叅戎

生平慕劉葉孫胡諸君子之盛苟得踐石門皆已爲厚幸況喬木千尋附以蘿蔦豈夢想所敢望哉猶子黄綠幸爲驥尾翁門壻又以髫齔賤息仰托懿親儒生單儉榮遝華閥大愧非分而夙昔景行先喆之志藉以盡酬仙郡德門風謠淳固又得竊其餘芬施於後裔其爲欣荷豈可云喻邪九鼎片言敢忘洪造

答諸暨令

張安被對退而私喜今日乃見龔黄召杜乎眉宇之間藹藹書人不爲恨矣生枯羸愚鈍爲聖朝廢物退安隴畝棲宿具宜耕牧餘生尚煩邦君齒錄以愧以榮爲何生命揖於都賜張子通梁於東郭誠以風期遠契不以語默爲硜硜也明公赴召之辰願竊附斯義道傍有斗笠而造者幸一爲停車焉

與蕭若拙廣文

曩者一再接道範於燕市至今懷仰不忘比從海門先生遊闖門下縱學甚切任道甚勇以此彌願請益而僻居深岫無復緣會愁如朝饑所以爲喻金君將命以使者辱敝廬獲捧來札慰甚慰甚然所以獎引之者則過隆矣越自龍溪先生旣沒微言將隕賴海門丈復起而續之其行義皭然尤足以重道而信於世故雲從之徒或不及往日而疑謗亦復寡矣生賦質瘠弱染指於斯旣十餘歲而力不精猛坐成跌蹉百年幾半懷願未盈每中夕而興撫已悲惕屈子曰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名非我期但得此中快然庶可長瞑每歌斯言不覺淚之承睫也門下儻憐而發之覆乎要東密邇幸時惠藥言

與夏鶴田都諫

便權連出不久弟亦歸耕然仁兄受侮之狀時亦聞之猶許天道助順蹈海之行當夷于陸處耳復聞徽有驚恐意不如此不足以盡大壑之景態供壯遊之詎進邪世事轉眼即休險夷順逆今置何許人情變幻譬諸大魚跋浪天吳駕風今暨夢巳祇寄之一笑而已來教縷縷具悉近況至伸於不爭尤見汪度[illegible]識迥出儕等敬服敬服弟之病廢亦不能而止者耳敢驕詩貧賤自甘於隱遯邪

答程君房

自惟先君子之有一日於新安也至於今四十餘稔矣士大夫不以遠而遺棄之覩僕依依然若其昆季失朱轓皁蓋而臨吏民者何郡無守而先人獨得此於貴郡哉每感風謠之厚輒欲泣下以僕之猥瑣其於詞無足采錄在門下宜知之稔然猶拳拳於使命者蓋先大夫之故也病餘久不為詞賦輒趣筆書雜語七章以酬來睨博一莞而已

答求墓銘處人

令祖墓銘久滯來諭聞以僕故遂從吉日罪更深重僕本昧劣不足以當委任而多事多病勉強詮述殊失倫次但今為傳誌文者奇浮蔓延務為備悉如畫生者嘴距毛毳件件描摹總覩反失真神兼千色人行詭趨絕維其手作合成一種唐宋諸名家豈有是邪僕雖不足言文而於令先祖誌中不敢為煩悉語猶此意也吾丈以為然否

答張濬源

樂善如吾丈其所謂皇皇仁義者邪僕實慕之仰之猥鄙之質不足以託交好河海容納謬蒙眷存情禮殷重非可言謝入都後塵容俗狀遂疏裁候秋仲湛然禪師至伏荷瑤札重以珍賜彌增其愧後房作音何似僕焦芽也不足復言而仁丈如竹方苞如瓜方蔓又德以凝之禮以穆之何患種族之不繁哉湛然見地超詣徧行天下當無其比今居城外端坐著述此中名賢皆知敬信也知念之附白

與朱石門銀臺

困居時均有纏絰丘壟之戚跡遂疏遠比行過枉車

從執手數言復爾遠別念之悵然山陰自杜祁公後二三百年川嶽之氣醞釀鬱積僅得而失者復更數人而後濬發於太翁老師盛德大業曠世相映不獨邑子末學徼藉光寵兩邑山川且賴以吐露姿色況濫從華萱稚托師門如弟者哉但多病潦倒天之所廢隨牒長安中數牽鄉愛見淵欲假使命以便歸裝業有成言矣會老師入朝出山敦譬至引大義以關蒙吝復爾中棖然悱若野處如不任轡矣何時事如此朝賢相聚惟有竊歎執政擠排責重正使皐夔比

肩惟有調和補救之方耳而世方持激切以痛上上下之間殊未可旦夕而浹也老師精誠洞格物望素歸須以積久自當有不鷹之手耳

與潘庚生

鄧嗣之會喜留意表直以歸與已動不能久相周旋爲恨耳足下既用詞賦成不朽之名而復操排比之文與寒生角尺寸竊謂非宜久矣何見事之晚乎袁中郎以禪廢詩復以律廢談禪僕二事皆不及而亦效之於詩甘取近代於禪甘居小乘所謂小兒法取

小淺語眞吾師僕之謂矣足下詞壇稍暇願稍留心反照何如

奉劉右吾公祖

古循良之政多得諸養具非關學也於臺下始見學問中政事矣夫愷悌可以性近通敏可以材呈擔荷可以氣奮若夫不言之化不怒之威至靜之動至和之守非三者所能辦也生也幸得執管代言將明上所以崇顯循吏之意如畫工摹其父兄而弟子稱其師宜其最工以肖乃求似而反疎者固宜哉筵淺

將亦至愛難宜深誠莫飾有若天海然而不可摹繪者乎愧之愧之里中學會獲徼寵靈一振起之寧直諸士之幸文成道緒實有弘賴焉

答錢仰山居士

學道無成輕涉世路正如膠舟適海僕弱根淺解耳宜杜跡一丘以求自信而浪爾輕試奉命祇役於此境風所薄觸輒搖動每中夜捫心而念曰學人乃宜爾邪蓋未嘗不深悔痛責自恨其失計也所冀迷途不遠急還初服耳高齋造謁飽諳道味每懷仰不能

去心鎖院中獲與大公共事顧無閒可奉詢近復忽得佳訊況慰何論大刻謹領試錄二冊附呈正足供道眼一笑也

答江西費生

今之爲儒者對仗帖括而已尚不知有詞賦而況其超乎觀足下之志不措夫今而游乎古不澤于秕而覃乎東何年之壯而材之多也僕孱陋殊甚皆輒而不逮古好談而不中實又纍然在疚何足以當足下之盛義雖然嘗謬以科舉之伎售矣以所知對尚不

知者闕焉其可也佳藻謹涉筆以答下問厚幣歸諸
使者餘惠敬領荒毀中不爲長牋希垂亮幸甚

答葛雲岳

弟不揣量投身市朝如久放之馬忽就羈控驚頻震
戰步武都非回思剡中汎舟丈室笑語之日殆若夢
回而尋廣樂之響岸失而追花洞之踪恍然恨身世
之迷謬矣郎擬拂衣言邁人事乖舛輒爾滯留仰羨
飛鳥俯媿游魚箇人之情宛然見之明歲春夏之交
將奉杖屨以從高躅冀山雲溪月鑒此心耳知郎君

有待試之喜秋戰先登直是餘事曩歲文禁設而屢
弛今茲似在必行句字之疵願言毖愼此不佞衷
言也

復姪浩生

世人終日誦聖賢書不知聖賢爲何等人學是何等
事反以資助利欲掩飾過愆令得遇哲人知功名富
貴外別有一項正經事務所謂般若有往[illegible]之緣今
日之闇惠卽他日成聖成賢之本如一星火種斷有
燎原之日奠自輕也雖然有志丈夫豈肯姑待明日

兄來生來劫之遠乎幸相與共勉之後佗鳥也纔出
林便圖歸宿秋冬之間俟我爲池上之游耳

登第後寄君奭弟書

別來又逾兩月旅中惟有老父母在念他無所苦也
吾弟資性開朗吾無他憂惟以吾家世謹厚庶幾漢
之石氏獨爾兄稍不類每自尅責終不能改嵇生謂
讀莊老益重其過豈是故邪然心中甚惡之不意吾
弟殆甚金人白圭可爲良規居斯世者惟重密可以
免弟子之職尤以謙退爲本千里遺書願少加意勉

思此言何先生長者可法其談說多有自得當虛心
領受吾小時聽師講授草草都謂瞭然掩卷之後了
無所有今方知之已爲人所忌憚不肯爲說復將何
及弟當以此爲戒舉子之義當先人[illegible]尙調其氣脈
使修短適節疏密稱情然後[illegible]之[illegible]行之以古
詞如人顏目鬚髯尚不能具何暇論妍醜哉吾庚辰
歲從太倉劉師受其繩削及於[illegible]其[illegible]冬游京師諸
名公便爾相許正吾弟之年也勉之勉之恢拓之才
而加以沉厚蔑不濟矣都下來帶縉紳而馳者多有

十八九少年勿復以昝日童心自處不勝惓惓

又

歲衰得信知弟已就姻殊慰既已有室又處甥館甚非髫年比須凡百謙謹爲上吾少無絶人之性兼之弱衰縣力多病所攻展卷握筆日無幾何所超拔於世而遽明謬至此然自惟可以爲弟程法者亦頗有一端吾弟所知見吾平昔於世紛稍澹貨利嗜慾少覺處之泊然博奕技術都無所解恣心所念横口所言鮮有旁及雖數月不講秇經歲不課文殊無束

縛生澀之苦所以得有今事者亦或由此吾弟明利過我而虚憍輕脱亦過之前書懇懇可爲良規作文之道雖以平粹爲體然必鉤深極遠出之淺近若因循陋轍自稱捷徑一涉熟爛不復可振救矣戒之戒之長兄既南還當議歸家共學作人贅壻而能不廢課業弟必不能如我矜第之後百冗具集直覺其苦不可支諸凡不能悉

又

少年學文正宜直尋旁討多讀古書多看時賢名筆浸灌日又範我馳驅自是秀穎特達不可自縛逸足反慕駑馬也凡事之難恐求好未能得其劣下者何須學慕但宵自廢棄失足便成千仞今人不曉作文動言有奇平二轍言奇言平註誤後生吾論文亦有二種但以内外分好惡不作奇平論也凡自胸膈中陶寫出者是奇是平爲好從外剽賊沿襲者非奇非平是爲劣骨相奇者以面目波濤奇者以江河風恬波息天水澄碧人曰此奇景也西子雙目兩耳人曰此奇麗也豈有二哉但欲文字佳勝亦須有勝心老

杜言語不驚人死不休陸平原云謝朝華於既披啓夕秀於未振昌黎曰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難哉日古不新不足爲文不平不足爲奇鎔範之工歸於自然何患不新不古不平不奇乎時文雖小伎然有神機須悟得之能悟者看一句書明經書皆明讀古人一篇文字得其機杼全部在是作一篇文便如百千篇若看一句止是一句做一篇止當一篇則何益哉并其一篇一句亦非矣弟雖不足及此於中亦少有領略弟曾見我終日翻講章否做五篇七篇一歲至

數百篇否喜看古書亦有幾股成誦否此間獃拙懶
懶不足多法要其所以亦有故存非專天幸也

又

吾弟以弱冠之年能强勉學問何慮不就而以年長無成懼終身沒沒何志之銳而詞之苦也吾所謂有志者假不然無𠓰速成無躁未獲則可矣吾年如弟時意見不廣其詞意亦大抵類弟然終無益反以取敗後此惑少解平日隨分作課亦不急急兩試時又俱遘疾病不欲入場爲人敦迫惟願了一項事得失之心已闃然矣其屬文信手直寫無檢點顧望而反

得所求此吾弟殷繁不遠也既得之後正復無大味讀書做人之事全未起手因笑向時迷師視一科名爲究竟地正如海師妄認魚背謂是洲岸爲可痛也吾弟聰明宜蚤悟蚤爲勿似而兄也閉門造轍出門行萬里言科舉業者何必京師乎學於四方者曰閉兄在京師也之京師者曰翰林也人取其有時名與其曾所推者則其人吾兄之矣且未必足以禪於吾弟也亦或然矣但善依不必在標而能食不須倚舟

門吾鄉多君子其有告吾弟以不足者即名師也慇爾諂爾者不以爾教者也不然則無以勝弟者也善爲文者自古以來凡數公爲舉子義者自明以來凡數公吾弟欲開拓見聞爲法程師匠豈有不足顧不肯耳大凡看人文字須知神表吾同年郝楚望諸作能投棄繩檢恣心横口枯者必腴死者必活直透此機何題可縛何世俗非譽可動哉

又

近課何若稍得寓一目於古人否吾向時爲流俗所

註誤意亦薄唐宋以下文今略看之多所實驗以此爲小進益吾弟讀古書能得其符會處千花萬草總出一竅則知白雲黃澤即今山歌科斗篆籀法同行草尚何古文時義之別乎不通古而欲襲今如拾人敗絮可作錦段否

甲午入京寄君夷弟書

文[illegible]來者乃奇麗之極今人千般作怪非是厭平淡[illegible]不能耳來書云心厭時弊思力洗之甚善[illegible]不可失之枯寂恐難動人自此是打門瓦子亦

不可太認眞切忌含奇麗西去江淡奇還不振則平淡不來也吾歸志本自未動足時已定非難決去尚以一二友人戀戀難捨今袁伯修有南補消息絕無粘帶矣水路淹緩到家或須在冬仲但在此甚閒歸家後反患多事耳

又

最上一乘法門雖飽參者猶未肯信何我母向年一讀壇經即有領人處非夙具靈根豈能若此昔張魏公母秦國夫人於大慧狗子無佛性語下得豁然大悟故知此事本非難搆讀書人聰明聞見自塞自礙耳世尊法華會上止度得一龍女約而言之只自信得自家及便是許多絡索只爲學者無端揑怪不肯本色去所以三乘十二分教有種種說不知者就爲實語轉以爲難大非諸佛祖接引本意也我母若直下信得自家是佛每日禮拜持呪與量紫數未俱是自己佛光明自己佛妙用無是無非無一無二只此便無生死便無涅槃便無凡夫便無諸佛矣吾弟可以此意時常宣說壇經外借圓覺經亦被明白弟可

順文解說與母親聽之吾此來亦少進每看經語覺與舊大不同亦一驗也弟亦當努力精進三關演義所謂只許輸不許贏只許退後不許上前是參禪妙訣

又

近有一奇聞合弟知之蜀大宗伯李崇軒者長兄座主也去秋李公子應試成都未放榜先歸於山谷中遇一風道人攔馬首大言曰你不中你不中馬某已作解頭矣李不勝忿欲毆之道人笑謂曰你莫打我我會稽陶與齡也生憪然不知何故然素熟我名怪其相類歸以告宗伯公公曰噫此吾南都所選士而今編修君之兄也死矣何以至此哉因大驚愕及開榜日李果黜而解元眞馬某怪哉怪哉豈吾兄眞不死邪尸解而去邪死者形而有未嘗死者馭燐實而遊八極邪人之所患者死所慕者神仙之術死而仙是以夭死易長生夭死者其假而長生者其眞也語至此悲矣而爲足悲哉此事同見者六七生而聞而傳者盡蜀中士大夫人人能言之也眞邪妄邪人邪

浮幻[illegible]故語形神兩僞夢覺非實長生短死俱爲
寐語吾[illegible]宜吾悲喜哉然亦勿以語人所謂癡人
前不得說夢耳

又

世人多言風水能爲禍福不可不竭人力吾不謂禍
福之說爲妄而決決知其人力所不及買妄驗其切
吾又有一驗如舉子入場屋命運若利惟取悅主司
兩丹即成進士矣若欲徧持所作盡有目者使皆舉
而無識天下當無一中選者況三百名耶新地惟當

與一二知者決之不必博謀然覓一二眞知者恐亦
不得奈何奈何知其不可奈何則命也

又

吾近與袁伯修先輩及同好三四人遊從甚密雖未
能了當大事而受益不淺且消釋拘累共逃於形骸
禮數之外可謂極樂此事大段近時時於腳跟下體
究必有驟然啐然之日若向外馳求與自生退屈豈
有長進袁公亦言尚有不疑之疑須於虛空中大踏
一步方纔淨盡此豈世俗儱侗禪耶此事不關知不
關不知知是情解不知是無記故謂之向上一路不
通凡聖豈是難是易進得退得的吾弟正月書勉我
甚是而自安於不能知眞妄生退屈也退屈者是沈
萬三道貧妄認者是窮愛子馳求者是東宮太子讀
書應舉皆可笑也暇時於楞嚴圓覺當時時鑽研不
可放過

辛丑入都寄君奭弟書

吾本懶人投入鬧市百冗交集兼以代言之職應答
不遑意甚苦之近東朝初建講讀俱應備官應補者

五人而吾忝序居首深懼不免若兼此任則勸講演
綸一身兩役身心之瘁可以逆知奈何奈何慎軒諸
人舊有講會其人率醇篤者但未見可爲吾師資若
己者處難得宏益亦可懼也

又

王性海已至此六七日矣此兄戒定成就又有瞥地
處不獨今日少比恐以前者老未有及者即見地猶
同而行履保任亦須讓之[illegible]到之只有慚愧一猶
同會俱至誠君子然是未得[illegible]秀才以此前者有若

已之恨若性海兄則不特過我且有天鳶地蚓之隔矣斷是及第後人矣恨吾弟不在此耳聞袁小修亦將到朋友之盛一時獨絕所苦者爲職務所嬰每日晝幾個葫蘆便已過所謂終朝擾擾竟夜昏昏徒有羨人怨已一片熱心較諸索居時覺有數分闌意三月用實後可漸息肩當打併身心效顰西子不知得無虛此願否

又

卓吾先生雖非眞悟正見而氣雄行潔生平學道之

志甚堅但多口好奇遂搆此禍當事者處之太重似非專爲一人卓老之不宜居通州猶吾輩之不宜居宦也有逐我者旦夕即行無之亦當圖抽身之策大約不出此歲矣顧身外之物已無一足戀獨分內事又斷非闈中所能了者昨與公六休書言學道之妨於宦猶居官之妨於學兩妨而兩無就又不若專心勢利者猶有一成也此語良不欺弟當早晚待我於稽鏡之間耳王大行直是生知安行之流其於三學俱不習而利恐前生自果位中來不獨如戒公作子瞻也趙太常苦心既久新有發明大有自在處俱非吾輩可望其塵影者大行稱靜虛所見高於太常雖非大徹亦駸駸乎逼眞矣吾所苦心雖非泳居屏緣必不可使有高官美譽汩沒十年豈復堪料理耶近日工夫雖不專一而慚愧尅責之念頗眞視官之有無覺不甚輕重於東正好趂熱下力也

又

卓老之學似佛似魔吾輩所不能定要是世間奇特男子行年七十六死無一棺而言者猶嘵嘵不已似

此世界尚堪仕宦否愼軒已上病本得　旨照舊供職隨與坊局諸公同時遷秩而吾亦在內翰林官以五品爲尊吾外度形貌內揣材能斷斷乎可以止矣時下討冊封差十已有七八分可得第畏炎熱恐舟中難住當臨時消息也

又

昨會鄧定宇令兄詢知其孝友事因默愧恨若吾輩眞粗人耳凡避勞好逸皆病之大者而向來反以爲佳此大錯也定老去時無大疾自寺中舁扃端坐而

瞋但口言大是奇事想是淨報現前與中峯吞勉其
嗣子又言造化已在吾手去留繇自得近心源欲
譯其遺書大似徹得關者生平無虛費工夫故能如
此耳

又

貧富雖有數存然吾不患貧患無以處貧與共貧者
須有貧規模與貧內助即顏氏之田亦足以給簞瓢
而供祭祀矣室無萊婦抱茲苦心汝婦與四十官婦
爲人儘柔婉近有福而不能纖嗇照管則同若我又

不足言今日罷官明日忍餓定然之理必當另打一
小小規模拚人嫌恠庶是長策耳

又

傳司業見地甚實同年中所無得渠來意氣精猛數
倍濟悔他時悠悠無成此件大膽亦不濟小心亦不
濟如聾盲共行雖有勇怯終不若眼明者便利明眼
人行路小心大膽俱不足言矣若向往而恇怯擔當
而鹵莽其病一也

又

自信一語極是極不是但自擒於生死上確然去得
目前夢覺上去得毀譽上去得不依怙四大不
依怙六塵緣影空虛々自形自色方說得箇信字耳
宗風淪替極用心有得者亦祇是七成八成惟海行
解甚妙一二公案商量輒可笑之甚不知何故信乎
不是小可法門也

又

此間諸人日以攻禪逐僧爲風力名行吾輩雖不掛
名彈章實在逐中矣一二同志皆相約攜手而去吾

意輒欲先發而時入夏候舟中暑毒易生疾癃老母
在堂識者僉云毋重名輕挨至秋涼斷斷行矣名場
難入清山白水是吾故物閉門二三年打併此事雖
未必徹去亦有所成勝悠悠火宅中多矣所惜者諸
友皆一時之雋相聚無幾輒復散去勝緣難合深足
慨歎王性海已討差愼軒杜門告病皆半月內行矣
石梁太常洎墨池兵部大約是秋闈同發也王趙居
處非遠後會尚長惟黃巳子一分袂便是隔世可恨
恨耳性海眞修眞帶與向來一派大遠明歲渠約定

至吳越弟叩之自知也

又

儒者之闢佛久矣最淺如昌黎者深如明道者既昌言闢之矣即最深如陽明龍溪之流恐人之議其禪也而亦闢之又何怪今之俗士哉然必如明道而後許其闢何者以其名叛而實近也如陽明龍溪而後許其闢何者以其陽抑而陰扶也使陽明不借言闢佛則儒生輩斷斷無佛種矣今之學佛者皆因良知二字誘之也明道雖真闢佛而儒者之學亦因此一變其門人亦遂歸于佛矣二先生者真有功于佛者乎吾輩只是無真參默識之力不能一刀兩段決了罟網爲可愧恨人言奚足惜邪

又

兩日前得淮府矣來回不上一年跋涉可厭然以身以世以時事以親心以友義以便于學道以進退不終日之幾皆宜速不宜緩又得乘傳而行免借關據鄭傳皆便計也袁中郎勸我無出今始悔之劉幼安勸我謟晦今始信之然早能抽身猶不爲失策耳

又

吾討差中止擬入秋便作歸計第以慎軒尙未發去須索稍先後或且圖南轉旋爲隱遁此身一番人只求退亦不甚易也聞吾宗諸兄弟共立講會甚善解悟之分前賢已詳言之所謂死後活絕後甦方是真活欲寫中峯錄內數篇寄同志者蓋吾輩之言不足取信此老定不欺人試看之于今人硬差排良知者同否只此見聞非見聞此關不易打破也

又

黃愼老已得請十一日出都城矣從此便可杜門裏足雖萬人如海若涸轍之鱗然誰相與呴沫者吾歸與終不滅弟蔵裏外與去之名目俱不可知弟勸我早歸極是而云須一一處分令各得所則豈有歸日哉金陵山水清淑意樂居之姑乞閒曹以尙或中策也

又

黃宮庶至公安會六休兄弟云大穩實脫灑一番疑後自當有一番着落也森甫其家人蔓石浦公司[illegible]

翁言慎軒不至兒不行比及玉泉則葬有日矣其二弟遂邀慎軒題主公安人比之范張眞是奇事吾三人者必空王刧前有香火情而會聚不久輒爾分散生死契闊言之痛心海門先生及諸社友住否幸爲致意世間惟道德朋友是眞餘悉假僞正會時不可草草忽忽也

陶文簡公集卷十三終

重刻水天閣集後跋

家文簡公雖不欲以文章自表見乃海內之企慕公者舍文章益無以窺其涯涘而彙者公沒之初余孫諫之山陰即搜遺藁若干卷壽之梓以留人琴之感非謂足

以盡公之蘊也惟時海內知者咸謂公之言累足不朽其學之深者則謂公自不朽茲特其一斑且公平時詩所稱惟文所達若每脫藁或為人持去不復問其所得詮梓者殆存軼半焉乃傳布未周而甲

更厥燼不及備刻者又雜手於初於世之追慕公者滋益甚焉以所備寧不保之也以案篋中藏之笥州以職事李教於

觀察楊愔庵先生以孔李之好亟詢是集篇廣其傳謂世之不顯

之德文章而能觀公之深者亦殆函可無寧與筌之並存嗟乎固事小子之志也因悉薪作鋟板如初更微先生題簡端為重若大誦其詩如見其人讀其書如覩其庭元以後世必有神遇公於心目間

右予小子何出焉謹識其較讎之稾月始生

時

天啓丁卯春日猶子履中謹識

已吾集十四卷附錄一卷

〔明〕陳際泰撰

清順治李來泰刻本

原北平圖書館藏

陳大士先生著

巳吾集

已吾集序

負天下名數十年而晚始獲進士高第卒一官不究其用者惟宋同甫明大士兩陳先生而已然明之制義其體本精微於前代而萬曆中趣苟得而止視南宋爲猶弱蓋至大士先生出而剖析六藝之思貫穿千古之識盡舉而用之八股之闇於是天下爭駸駸學古上焉者乃因以探賾鉤深搴華致飾發其英絕之機而合於聖賢之旨制義一道波瀾

濶遠其輔翼之可謂多哉而先生起衰靡之末功最盛及成進士古文辭稍稍出天下之士被服先生已久狡獪既開高曾日薄顧或謂先生不及更柱以趨於世所尚模放剽賊塗飾之古

文以爲古文而不知先生之文之古自若也蓋大士先生之於古人所謂身而有之者也故不能異乎古文以爲時文而不必異乎巳之時文以爲古文改絃易調又安所用之古之立言初

無二道漢賈董二生其揣摩在是獻納亦在是未聞政疏新書音指差殊天人蕃露詞語乖互

也古文時義之分其莫著於宋乎然歐蘇大家棘院鎖廳之作具在集中世豈有不傳誦者哉

大士先生不自名其爲周秦爲漢爲魏晉爲唐而周秦漢魏晉唐上下同流始終一轍風神獨

絕體法自符獨詩賦不肯多存蓋亦同甫所論令人言詩吾所不解之意歟人不識先生之眞

精神於古而必別以模放剽賊塗飾之古文爲古此與未考昌黎詩而輒詆其以文爲詩何異蚍蜉之撼也先生湛持文公之門而卒中忌者爲罷館選厄之令得入中秘當大手筆豈不愉

快然而先生亦既老矣悲夫巳吾集將刻吳中不果予索其家本抄之反覆再過如見其人已而輟俸爲梓白下遂僭弁以志執鞭之慕云同里後學李來泰拜手書

巳吾集目錄序

巳吾集者大士先生最後所自定集也先生捐弟子一紀始克成編云世前行大乙山房文集太倉二張公序之然其書皆好事者竊錄傳合去存多非先生意又不具詩歌然板亦漫滅崇禎十二年先生典貴州試還過家召衡及他門生置酒中夜雖甚握衡手謂曰寧覺吾老乎平

生乆諸生間頭白爲郎無廟堂大著作然撰述頗走海以內者繇時文字故吾爲時文字意酣紙盡摘蕉代匱園蕉皆禿及其撓於應讐雖古文詩謌亦時以倒毫潑瀋出之退未嘗不爲歐公之黏壁屢更杜子之改罷長吟也顧小易置猝無可語者罕以示人人或匆匆倒刻之不厭吾意且其書自通籍後盡無之

夫黃魯直始集務矣晩乃自芟其卷痛絕何論篇句字間而雙井後賢復取而附入之失魯直周孔意甚予謂得失何居因顧隅坐諸子曰汝曹勿爾爲也孝逸最少能書字掌錄父笥中自定古文藏其副毋忽復笑謂衡書成予所不序吾目錄者不如此酒邪是時先生健甚忽諄諄語及集事若身後慮者私怪而

志之明年庚辰奉使至濟寧果不復聞曳杖之響矣又十年先生叔子孝威亦卒獨孝逸覆較笥稿繁簡異同視初本幾十三四未刻者以手澤處其去留繕寫定庶幾成先生志可以俟後君子先生既葬孝逸躬負書入吳刻之衡欲從佐病不果念亡以塞弟子責謹述已卯之誨序目錄如左序五卷記一卷墓誌

銘墓表一卷傳一卷祭文奏疏一卷議二卷襍畧一卷書啓一卷古律詩襍文一卷凡十四卷舊序一篇合目錄一卷邑門人傳占衡頓首謹書

已吾亼敍

家大士先生自彊歲即已文章訓後進薰泉咀數摹敎焉辱惠詩脊三王已上非姝祖一日之間尋二賢之句自慚固陋無已稱先生意比先生人仕里凥日淺又不獲數摹敎如曩時惟是世所傳制舉義及詩古文詞未嘗不講肄及之益先生器識絕特神姿沈毅偁一代雄人儗爲彣彰悉與之傳其爲世所俎豆固其數毆先生因諸生久踰眘

始成雒士又不究亏高季積忠晟十弗畀蛾用獨其所著鉥則贊而彌曜逾遠而彌存後㞢學者讀其書因己知其人歸非僅雄一代而己壬辰孟夏族子畫頓首言

已吾集敘

此予舅大士先生遺集也先生大乙山房集世訛爲太乙者已行天下三十年矣曷爲以遺言之是卷痛删舊本十不能二三存而登新得十七先生在時未及布歿乃布焉人視之皆其遺者耳孰删乎先生晚嘗自定之其子孝逸與門下士傅占衡相與繕寫較售之凡他人不得與

則先生意也嗚呼雋讀斯集而重有感焉先生具蓋代才文字威神有大力當萬曆末載以一手目柱風會之流精魄詣地壓古作者功最高其書至販鬻海外如吐谷渾牀頭故事世以爲異而今所見於集中者無大制作文字是不可悲其故哉先生困諸生久比通籍殆六十餘一官行人數載而殂生平滿意在

制舉家言以此扶前聖人之奧天下服其教先生更益不倦季年思欲著體要之書爲可傳卒以殞去不果悲夫先生宦業淺無階爵可稱然忠義之氣老而益厲不以卑微自弱曾一建白于朝有識韙之天於先生可謂厚未可謂厚也百世而下誰復深測其源流本末隻立偉絕者乎先生三子長孝尼克其家次

孝威幼孝逸竝負才名有士人壯節玆附壺山癡山一斑於部尾皆傅子序之已吾命篇者曾記先生云孟德起兵已吾意將置威逸於五官臨淄閒耶三曹文字當不惡於眉山也柔兆涒灘端月子婿金谿鄭邑雋頓首謹題

巳吾集目錄

雜文

陳大士先生傳

禮部祠祭司主事全里羅萬藻撰

大士既歿，其子撒所見聞行蹟，丐言於當世之作者，詳甚。大士才譽震海內者數十年，鴻、燕、徒、數之儒，願托文字者何可勝數。然古之爲知己者，欲傳其友於後世，其言必有所徵，詳畧相稱，重輕相節，使其生平志意之獲盡於時與不獲盡於時者，特有槩見，此爲極難，蓋非求而後有言者之所能言也，則予何敢辭。予悲大士負幹濟之雄槩，而遲弗竟其用，才足以著書明道，而晚年所欲銓訂補敘，以定其傳於後之志，亦未及終，予是以更備爲之傳。大士與予相去六七里許，然生長於閩之汀州武平。武平地僻，學者暱君西圖公教授其地，稱大師，顧四子之書而外，六籍絕無篤本，大士閒得尚書毛詩於人閒，破觚讀之，讀輒意爲之解，久之有援以八股藝者，輒以其意爲八股，胸無師說束以聰明，而天資獨異，所出筆怪軼不經，武平無所用之。歸臨川時年二十五矣，歸益困，而爲人彌用殺幹，聲叱叱若詈，不事人憐，雖饑窘終無虛乏之色。居三年，赴邑侯滄儒袁公試，試失期，遂馬首大言揶公，公促試一藝，藝立成，益駭其才，遂冠軍。補郡弟子，又六年以高等餼。二十八年爲今上己巳，應詔中明經選第二，庚午領鄉薦第七，又逾五年甲戌以禮部第二人成進士，終始三十五年，諸生之事始畢。然又逾三年丁丑始授行人，秩秩肅肅四年而殂，悲夫。大士官行人，一奉詔有事益藩，時皆禮特崇嚴，大士以夙名能得其加禮，再奉旨典貴州試，於貝闈也，奇材大度，士卜餘人應氣而集，瞠然衡於上國，事絕前聞。先是丁丑虜騷塞，縱入東省，殘名藩，戕將帥守宰，糜盡，洶洶憂天子宵旰，會下詔諸臣皆得言方畧，大士乃慷慨條十疏，相繼上。虜幸退，疏亦留中。此外冷局孤蹤，奉議論文章於先達之前，終約締亡施用，賤貧累日，別無階勳之書，數筆可盡，其經濟之蘊在諸生中數十年，顧蔚然久耳，博聞強識，天悟絕人，下筆靈歷日可數十藝，然沉湛經術，務以古學倡發天下，一遇題，刻理入毫毛，取其才風馳雲迅，生平悟蕭畢驅以佐其盛，故大士文章之鼓動獨雄，而功於學人爲最，人不知其用意特辦耳。嘗持論豁公所聞，常以諷述古今代衰暗消君之談，門生友人與之辨處者，十三經、二十一史，無從說起之書，畧約盡舉，至其語兵形阨塞、漕河水利、諸用世之務，目規手畫，鑿鑿可見施用，自文字受知滄儒袁公，而後當世名人相繼來，觀學者並夙大士才器，不獨其文矣。前後藩臬諸大使若孟白李公、麥澤張公、貞宵盧公，引布衣之分，恐後率以方內多故，如大上不易屈指耳。壬申閩寇蹂撫之支邑，且退矣，大士時以孝廉申修城積穀之議，莫之應。戊寅妖賊嘯聚之峯山，撫遂震，大士正以行人銜命入里門，關府解公親師，亦適至，爲畫數策，入爲卒以成功，此虜嚮內地，應詔陳言之前一年也，解公畫今已成書而已。邪十疏稿竟爲閣部楊公持去，其副本遂絕於時，致足惋矣。所云大士，何從窺見哉。生平不喜講學，不事禪，有推之講堂聽良知之說者，述之子曰：人言知水火之不可蹈，則必不蹈，爲良知。子謂何如？予曰：假如成仁取義，水火有當蹈之時，便可不知耶？大士曰：予嘗持固駁之云：如此等知良，得幾許，正予意也。晉學雲怡蔡公精禪理，以大士可與微，獨貽長書數千言與參究，大士立酬數千言，公不許，如此往覆至三，公卒不許，大士亦卒不易，以予今觀

其書大士固兼雲物而為大士之言則已精矣此其言皆不可
不傳神宗以來制藝流傳之盛無過大士者太倉張公受先刪
其四書藝行世尚存五百易與詩並千餘三經半之蓋莫之
或刪也制藝而外有四書讀四書正義五經講此存乎羽翼經
傳之哀學士家得其一篇並足主張文字精理而大士近日時
時為予言予生平以舞提舉人人撓之終無已制藝而外若五
經諸論著尚欲勒成一家俾體重義整粹乎先儒而懸備文字
支應問答人不已予亦不厭以此有待豈乎大士之才之志與
其遇如此天之報施大士為何如哉大士初名候周濟孺袁公
以蔓易今名曰際泰兆之矣其先自宋南渡徙今嚴平里數傳
有仕榮公贊傳學領勝國時鄉薦第一人明儀於庠者祖繼代
有世德至大士而始顯所稱明德之後云大士有三子孝尼孝
威孝逸威逸並知名

附錄

明賜進士出身徵仕郎行人司行人陳公方城先生墓誌銘

廣東道監察御史東鄉艾南英撰

公諱際泰字大士號方城其先系出江州義門自義門分入建
昌雙井里數傳而布小五公者又自雙井徙臨川下嚴平居焉
遂世為臨川人錄大士而上十世祖仕榮舉勝國鄉薦第一曾
祖永厚祖金珂俱以淳德聞考儀通五經及諸子家言少隨父
客閩汀州武平教授其地號大師因娶於其里之鍾氏是為贈
母鍾孺人儒亦以大士貴贈如其官大士生於武平象洞幼無
師贈公得大士既稱愛之尤不欲苦以吟讀顧其聰穎天授四
子之書若五經章句聞而誦誦而解解而別出新意奇慧驚人
其地宿儒名為淹雅出其下遠甚稍長竊模擬為文章所以能
文章之故事絕習執語兵陳氏三世傳舉中武平鄙邑無所用
異物大士既冠而室乃決志歸臨川年益二十五矣歸而困乏
不能為衣饘計居三年始受知於邑侯滄孺袁公督學太蒙王
公補郡弟子又六年而饑饑二十八年當崇禎己巳始中明經
逡蹭年庚午始登賢書第七人又五年甲戌始以春官第一人
成進士至丁丑始除行人官行人四年一奉差益落再典試黔
中最後護蔡相國國用喪而南以疾殂於濟寧終始四十年而
出處之事畢矣然其為諸生特久耳大士曠代逸才眼高手捷
生平以詭力佐其神俛下筆汎博宏麗途逕儻詭不可思議掉
臂軒眉孤立行一意不為故跡所封不顧世法世眼以振迅而
興故大士之文章道義意氣聲名鼓動天下數十年無能敵其
嚮者而所及於當世之儒生仕子殆志苦而功高者乃一第不

獲覩其弘偉豈不痛哉且大士負經濟實用智勇沉深悉古今
事變明練老成所抵掌天下大故必當隙會期可見諸行不苟
爲異同亦不屑屑迂腐輩繩矩使國家能庸其少壯足有所委
寄分朝廷一面之憂而困頓摧折之於彈琴罵歌之際顧若此
何以儆大士大士初不自意功名遲暮故其膽氣悍如能淡然
於遇合通塞之間不少芥蔕視一切矜炎競熱者胸中固奴隸
之矣既晚達又不得上壽宦亦不顯文止曰所云大士無從多
見此眞知傷大士者哉至若大士所微自見者於大士猶秒忽
耳如戊辰建策平妖一事也己卯應詔練言一事也戊寅之歲
妖賊張普薇僭號峯山大士時以使差歸里昔練擁衆數萬憂
於其降勢矗熾不可卒撲郡大守某某臨川令某某不叢講與
走矣會撫臺解公視師至郡武大士發奮出謀畫於巢穴解公

撫其詩曰解逆務節盱江遁其穴而求之叛渠以其元贖焉散
妖爲民氛悉平太守以下攘汎欲死大士功也嚴冬大士報命
本抵京房已竊內地崩七十餘城擄殺男婦生口百萬萬大士
可以止而弗止也疾驅入都門憤憤對衆而言曰君父憂危而
文臣工於虛堂武臣拙於死難有識之士反噤亡以施奈何明
年有詔諸臣皆得言方畧大士條十疏上之疏並留中予請其
疏慷慨激烈譬切深摯語語破庸人之論惜其稿不傳予惟宋
建炎間其大僚背言事言事而慷慨激烈警切深摯者無過宗
忠簡李忠定二公然一疏上黃汪輩輒以爲狂而亦不省終至
晉國於西冷不復慨有中原大士喃喃崇禎之季豈異於此哉
夫以大士之志骨才識心腸而天不與之時人不與之位徒以
老大傑特之氣談痛癢於庸人彼橫金尸素之流誰暇遠溝大

士雖有象三尺不辭嘘以死得乎嗟夫此國勢興衰存亡之所
繇判也其幾見矣爲大士者可悲也夫大士雄姿毅采英傑淬
於眉宇聲環環如出谷鐘名噪海外未嘗有涕志偃色以文章
朋友爲性命愛好人材稱引惟恐不及士有練瑜必獎許揄揚
之使就其所長故世之學大士與爲大士所拔濟而成名公鉅
卿者無慮數十百輩書持議論徵入衆出一往瓦折曲盡其波
瀾寂委之致可令老編聽之亦令名流俊士酣適其中若高岸
深谷不敢窮其所至腕勝舌舌勝筆筆勝千古非諛耳生平不
喜講學不談禪蔡雲怡以二美妙天下欲與大士試椒徑逐數
千言竟不能屈大士而去二書命存其一以觀大士洒洒落落
固非目前講學談禪者之所得而裝褁斯人也予獨惜大士濡
於經術精於史學而不得在中秘領袖諸賢以宄一代之奮具

眞實經濟而不得羣遇俾居樞要若方面之任以展抒其懷抱
區區用文人之雄取尊今後烏足以服大士哉予三人伸季以
才著好學工古文詞磊落有高志知名於時大士殁而無憾者
乃此耳大士未死時有四書讀四書正義五經讀前後制藝近
萬篇行世文集若干卷其半久傳於天下其子編次其全部藏
於家予思誌大士何易形容亦何可悉數然如張禮部來之序
羅禮部萬藻之傳歐子之述詳畧相差法當並觀可以識其風
云大士生于萬曆元年癸酉六月十一日丑時卒於崇禎十三
年庚辰十一月初二日辰時享年六十有八娶武平曾坑饒氏
封孺人子三人孟孝尼太學生娶南城庠生鄧襄漢女次娶同
里周九嶠女仲孝威選貢生累官太僕寺少卿娶同里處士許
連廷女季孝逸郡學生娶同里庠生丘光祖女女一適金谿康

生鄭邑篤孫男二十二人宜縣庠生□娶同里處士張華山女宗
娶同里庠生饒鎮女賓棠岸聘同邑庠生鄭光明女容寮寓濟
介宸寶寶容俱孝尼出公亮娶仝里庠生許于岡孫女公寶聘
仝里庠生汪士杜女俱孝威出去浮娶邑庠生熊新遠女
夫非去文聘邵平知縣朱由棧女去疾去疑去矜去幼俱孝逸
出孫女四一適仝里庠生吳有秀一字仝邑庠生胡德卿子孝
尼出一適金谿庠生蔡國僖子庠生聯懿孝威出一適仝里庠
生吳蔚孝逸出曾孫男五瑞宣出若谷聘同里鄭光遠女若冰
若禾君訥去浮出曾孫女一宣出今以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卜
葬神坑周家科之原某山某向銘曰大士之前無大士大士之
後無大士以大士之志骨以大士之才識以大士之心鬼而□
止于此天乎予負人乎予負抑聲名乎予負

舊序 庚午 太倉張采受先

大士之尊於天下蓋二十餘年矣然其爲天下師知與不知皆
稱先生顧爲弟子則吾社介生之表章不可謂無其功即大士
許予未嘗與没介生以自高曾指其胸云此處有心殆不耐斯
夫大士云爾而名乃日尊則大力有託名者自外爲奉辭之愈
來爭之愈去若大士以自勝敗人以自成文名不必得畢有
失厚傷義之致矣斯言甚旨亦所易解獨柰何世之人并大士
之文而議之則大士亦有言吾輩如山中之鶴無意于人間之
扃息而獨表其學以爲清高獨欲殺而烹之乎驟接此語爲之
酸泣且大士固非一代之才也其爲文辨明而起門没靄火而
止中間可得三十五六義余嘗至其寓值其衡量文藝見案頭
卷冊紛積大士橫據一几手則評閱口復呼叱他事耳仍別聽
[illegible]長至序
蓋五官並舉也凡皆實有非以相誇乃門于人不盡爲信非人
不信誠屬罕事夫人見多而不見罕則以爲姑妄玩又大士生
平無師五六歲時其尊人流寓閩地教授諸童子一日呼大士
授以大學則歷歷成誦凡四子之書皆然驚問之則云日聞諸
童子誦聲已耳熟矣八九歲時偕至外家見亂書中毛詩一本
自念曰得無所謂經乎則亟攜之歸時尊人督令守田山下菴
防飛鳥食穀種也大士即攜毛詩至山下口哦心誦三日而旁
通經義隨能自立新旨兼亦駁難註家大士云嗣後不復再覽
集註矣年近三十而爲諸生未爲諸生以前窶甚其嫂氏刺苧
以佐仍立文限每刺苧一縷成文幾首飯熟文幾首湯熟文幾
首相國爲戲輒不失度一日予宿士業盦大士同爲符佐之爲
伴連床作竟夕談娓娓數其平生與堆傳紀也大士精于史學

然其于二十一史爲日不多而川貴巳畢人詰之則云兩自簡有深義否予所謂横看側看者也又氣力過人方釋書卷即能舉祖重凡所同黨皆其俯視名在天下從未肯有矜色其于大力文止爲最深嘗自許其文曰此義惟大力知我于每云大士大力足稱兩大麟士云大士非字實其化身臨川盖補陀矣言畢過愛以表崇嘉也予游其地初以諸生服見予曰某不以弟子來而以吏來予則魏矣服而晤者庸奴我邪大士笑而謝之後常服相對相對則質疑經義兼談古今大士每豎一義實達文理不爲不詣其于古今必抵掌故實不遺名地恐人之議之誠曰以私于令君者大士不男子矣道義之雅未嘗相負盖徵日周在也見予二子孝威年十六孝選年十四試之威一日完十四義選完十義予函其文示天如曰見兩郎知大士非假

此亦字事足以破疑矣予小草而歸大士以文贈予紫紫千餘言予以爲非贈也訓也訓則志之矣予歸不數日而大士登賢書夫大士之才毋論今日無偶大士以前亦未有如之者天之生之將以助聖人則其需時而發正是恒理歸後大士亟憂予貧臨書云古稱兩袖清風今袖安在廉吏又安可爲也予復云大抵貪皆之得貪與廉者之得廉各有沾沾自喜之意今之所憂始置緩論大士見忘當不河漢兹之選即微賢書予常當不肯還予况增之光儀使見形未見神者之翹翹乎遂成爲序則雖多遺忘要序其所聞序其所見序其所交與而已

序一

貴州鄉試錄後序

臨川陳際泰大士著

巳卯復當大比貴竹遠懸天末例宜先請禮臣請之得俞旨行人臣際泰從刑部臣文翰以馭而前而長沙以上寇迹縱橫撓而避之尚不能日勞可知矣事既竣臣文翰循故事照諸士臣於簡末亦宜有言臣行人也以行爲官而試役獨遠豈非以其官故與然予羽修餝鬬與事會行人不文而何以行遠也臣職行宜在行言行臣今日既職文又宜在文言文汝多士沐聖朝棫樸薪槱之化蒸蒸儥有名人輩起說者以爲博與精深猶遜內地雖非所宜言而要不誣也臣以爲貴竹於文學其地氣之

所助大利大害俱爲一人者衆人之量也一人至爲非倅州所可得而幾此有數以至之不可不察也天氣散而鍾之得乎人其聚而鍾之得奇人貴山危峻不産他奇善生偶異而得之者少惟得之者必所以得之而奇也乎原之地不能蓄氣雖有徼倖而又以衆分之以彼一人敵此一人宜相懸矣此一術也隆萬以前會榜未發凡爲元爲魁皆先名其處而無不符所以云者苦刻未盛記誦未繁才學優者立取尊榮而不能者反是是時文爲揣短蓋長之影地如貴竹以其途之遠而至之難也獨鮮此累孫伯符有言我東方人聰明獨學問爲小遜耳夫以本色之聰明作本色之文字其不佳者無所拯救其佳者遂以橫絕於聰理固然已此又一術也若是者所謂大利之所存也至於大害亦有之山川修阻時義不得至即古籍亦不得至矣

燕朋無所湛節良友亦無所湛突夫能獨立若少耳因陋就簡於何不有臣行術於此古籍少少亦有利良友少少亦可自恃也書得之極難其書在廢書得之極易其書在簏古人添簡以代楷墨然淨淨無如古人後世開以便易之門顧視不甚惜性往苟畧而已捲卷而茫然無以塞可謂之士此其故與馬武爲蔡茂所敗呼王常求救常閉壘拒之武遂勝茂知其無所援而戰自力也既無良友則遂志於自主既已然矣而精勤爲之夫司臣生長武平山中中歎於得書得亦無師可問然性拙工勤凡爲文逾萬篇爲有拂波希河伯爲之不執畏其誠也臣得此非有其才有其誠矣汝諸士自謂僻處遐外夫僻處孰有過於臣者臣今日以行人稱臣何日固以修飭稱也巧者不過習者之門願諸士勉之臣今不以實行實業勸登諸生而勤勤以文

爲言蓋不如此不足啓藩貴之小生又無以盟起諸士使確其所以取進士之道夫不能確其所以取進士之道雖欲實行實業雅誠事主如臣文翰所謂其道罔無繇也然臣抑有説焉今天下之患患在浮而不覺與弱而不武故天子欲復孝弟力田諸科而先以徵辟見其端又欲於諸策之中旁及七書從傳之後兼進騎射所以濟世之急矯時之偏以求實沖於無窮蓋勸之騎射非有責於臣等也諸策中雖未嘗廢武節之用然但詰而及之獨殷殷首重經術文體次乃逮於制敵足兵者仍重諸生之事何居臣等非無見而然凡亦以濟急矯偏異名而同所也臣自常德以上行二十二日計程且二千皆高山險坂路崖縣崖崎嶔雲日上與天驚下若入於黃泉之底然楚界猶有草樹至黔界山皆禿然而童諸苗夾道左右不數里一徑橫道旧

殺絶少又無鹽鐵桐漆竹箭諸物入水可行舟宜通有無然不
數千里極穴行山崖腹中聲震天地上合下開之勢蓋所在而
是本天始意將以限蠻不得乘舟以衝長沙常德之胸不意後
世强之爲華亡其舟楫之利適以自窘坐是士生其間困貧狩
獷性事既爾文事復然間以經術文體之所宜適未得其如鄒
魯既思行以通之然而日與苗接交則用互辯則用戈苗在逆
殺人臣恐怖亡走主僕相戒而後出也諸獨怡怡亡有失膽者
用武之士黔非生而能然擁孝長所謂勇可習耳然問以天下
兵倒之饒己夷冠之緩急復不能衆其繇無它險遠不通之故
也又思所以廣之合此兩端臣與文翰之策諸生所爲出諸是
也非以相寄適以相教云爾夫孝弟力田與騎射黔士視此是
其度內也質宜通之以文武宜廣之以武之全道固應爾以獎

寶應勇少養加有以通之廣之使自全於萬方之畧黔士之實
用其庶幾乎臣愚陋雖不能遠而區區至意要亦可告無罪於
君父之前矣

貴州鄉試錄前序 代

天道十二年爲小滿之數治道應之榮見於文以及遠爲侯所
謂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也己卯貴州鄉試之役是已皇上
命禮臣請命臣文翰偕行人臣際泰貫莅厥事臣刑官也古者
小刑詳刑大刑詳兵是臣官疑於武矣而臣之學又不嫺於文
懼辱簡書雖然臣有以仰窺皇上所以命臣之微意以爲臣官
與臣材宜於黔用於黔焉宜既至則巡按御史臣務忠貫司監
臨甚飭內外祝背益嚴布政司左布政使臣家民貫司提調按
察司右參議兼僉事臣景辰貫司監試將遵成規於事無廢纂

以外既已肅肅臣熏與同考試官推官臣象斗知縣臣世太學
正臣惟行教諭臣紀臣士龍臣炬明臣栻齊戒夙興告神筮題
赫然如天威之臨進提學臣龍文光所取士一千四百有奇鎖
院三試之得士三十七人并胄子一人錄其文雅馴者二十篇
以獻臣於例宜言首端臣西鄙人也入爲刑官時外夷犯順三
入益深淺度之上以爲宜專登進武用以奏膚功是科姑輟試
事一意治邊天子曰噫是小醜漏命殘魂何足損國家盛典貴
州遠在天末聽遠者歸其疾而不歸其乱乃相捉搦宜如期而
往以慰安遠人之心臣於是拜手稽首颺言頌皇上之神武超
出尋常萬萬者也臣常讀易至小畜其大象曰君子以懿文德
至渙其大象曰先王以享帝立廟夫小人而敢萌相畜之心其
應爲夷狄入犯而當渙時天下有離披棼雜之象其應爲人心

孤危使以無度之人處此將急與之争而彼生氣長勢我且見
其不足之形夫不足之形見則威削今也不然邊患孔棘我自
美其文德以垂之以示有餘而人心雖渙我自享帝立廟如平
時以自爲根本之圖蓋處變不渝使人心有所恃而安耶錄此
以言皇上廟算遠猶所以超出尋常萬萬者寧獨武之神也乎
而智與巳符矣然所以遣臣爲皇上微意之所存者又不在此
也皇上既欲以文章之意示有餘之形而又欲以文章之法見
武備之用今日兵氣所以不振者法廢使之也中樞不能以其
法行之於大帥大帥不能以其法行之於偏裨偏裨不能以其
法行之於士卒令之行不行令之止不止鼓之左不左鼓之右
不右司馬法蕩廢上下蕩然安得不北此欲振之當隨處見
其意而溯其本之所在本之所生文士之守規矩是也文士之

守規矩無所先是而先見於文章爲才與智於希仙亦智之守使雖有非常之才非常之智縱橫必守於此而不得逾則才智之途難矣才智之用亦全矣以此守題即以此守官推而廣之守於職下與守於鼓下一也臣於才智本無所長然惟才智之無所長而遂長於守法用臣際泰於才智而用臣於法二臣兼用所長於今日之文庶有豸乎此臣有以知皇上用臣於典試猶然用臣於典獄其微意固可窺也今與諸士約諸士之積既以規之矩之相應以理義之文而遵一王之制矣異日者以其心之所思口之所言手之所書者設誠於中引而被之於事位有大小職有簡劇時有常變遇有文武各有以應節成禮而後去如農之有畔朝夕思之一失其法則僥及之此之謂守法之誠始以爲理義而久之則風俗此天下無敵之道也用以靖夷

方難何難臣確遵明旨第三場兼策武經中式後復與試騎射夫黔士視內地爲有氣決者在騰耳騎射本非所長而至於武經書算律則釋之矣邊裔地宜有以全之使漸相服習以遵路從王頤獨勤勤以守法爲言夫有氣決如黔士使之今日以法守題異日以法守官一如使者言此固忠臣義士之所從出而國家所深賴其視一切皆粗材也是固我皇上之所求者其又何報焉是役也保釐內外則總督五省軍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李若星巡撫雲南兼督貴州兵餉右副都御史臣張天麟分勞共襄則副使兼參議臣廖起嶽總兵臣范邦雄都指揮僉事臣李琰參將臣張舜齡僉書臣李鎮方奉命未任則右布政使臣楊時隆按察使臣王育德而入賀僉事臣陸懋元例得備書

陝西武闈錄前序 代

今關中警急其道陷於王賜叱馭之地使者多畏足不前臣拜命疾驅而至至則嚴有武闈之役進道府所遴之士若干人試以騎步得若干人鎖闈而復試之試以策論先使後習循故例也凡三試得士若干人是役也以事之殷需才彌亟求才彌慎內外諸臣自求於心者彌毖及諸士庭謁望其氣而知之臣宜有言於簡端於是進諸士而諗之曰爾諸士亦知使者與若干人之役之有變於前者乎天子決策誅匪茹下詔求材武之士求之不必於其處而又不必於其額也可謂旁求矣上以虛文求之下以虛文應之此往日之事也而非今日之事也苟有可藉手得一真材武者以紓九重拊髀之思所得之士弗問其所從來所薦之主亦弗問其所從來所以廣其途而冀得之必也

況使者身當事任有蒐將才之責而又當其處與當其額者乎三當具而猶不得真材武者一備推轂是上下仍以虛文相冒用前術以應後勢則主者罪無所逃而諸士亦且自饑今使者與若丁寧將以滅咎而殺恥也詩曰南有嘉魚烝然罩罩烝之爲言塵也塵之爲言誠也求魚者必多置而久伺之則魚之得也必使者無狀然仰體國家求材之心人所爲畏足者不難叱馭而前雖所治不止一條而要視時所急而急之意同無先於是役者且關中得西方金寒之氣金生甲典骨而寒以堅之於材武爲宜是求之之處也又此科既設搜材須異之士人恐所搏必精其術所索必滿其數苟材武可稱猶閉口捕舌不能脫於其中是求之之額也使者於非其處非其額若猶思得一二爲飛熊以獻於公而矧當其處當其額乎地產無蟲功今有常

使者又為是以來是嘉魚之詩之所謂烝然也函諸士於使者之意其可負焉夫秦之先有事於是與生於是為時名將者指不勝屈又三年而試每試而一序最賢雖多不能給也使者無暇多引顧使者意中者有數人願諸士勉效之有不盡有爭於秦與生於秦亦不盡以子馬為能者也韋叡一人也功在玉壁韋叡一人也功在鍾離謝玄一人也功在淝水謝艾一人也功在枹罕王景仁一人也功在秦寇濮而敗全忠王晏球一人也功在攻鎮定而擒禿餒三秦二謝二王非謂古人材武盡於此然亦可以近盡矣六君子非有超羣之能投石之勁也而所當者皆醜虜卒能玩弄於股掌之上傳之若小兒爾諸士獨無意乎君猶是子馬壘才即重言之公侯干城非公侯腹心也雖諸士審擇而處焉以無負其地無負其功今與無負使者烝然之心則使者之罪逭而爾諸士之罪除矣臣既與諸士談諸士始爽然自失憮然自矢知今日所以應上之求者非如往日所以應上之求也是役也其事某人某事某人例得並書

何心隱文集鈔序

何心隱先生何以死而先生竟死矣先生存其所以死而竟死先生固未嘗死也先生未嘗死而死之者與哀其死之者則將先先生而死誠未達乎死之之分且尚未達乎死之之分則有一異於何心隱者而致心隱之死又有一同于何心隱者而悲心隱之死與怒乎致心隱于死之人夫悲心隱之死與怒乎致心隱于死之人則其同乎心隱者要與異乎心隱者無與何者心隱無可死故無死地心隱無可死而強死之故無死心此意欲後之人學之雖成佛作祖而可而況學孔孟之道乎而哀其死者與怒其所以致其死者是與先生異意也與先生異意則雖愛先生豈以譽先生之譽譽之使愛先生者先生遂從而思之則先生將無以成其為先生而當日必不致其身於死既致其身於死必將搖尾乞憐必不能使其心泰然使其形克然使其氣浩然使其詞沛然苟不能使其心泰然使其形克然使其氣浩然使其詞沛然則雖幸免一死尋常之何心隱不死而其實之何心隱不生況乎未必免死也未必免死則尋常之何心隱既死而其實之何心隱又死是殺兩何心隱也昔李豐許允為魏名士宣王奏誅曹爽與住車門下與豐相聞豐怖遂氣索足委地不能起然卒見殺允聞豐被收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回皇不定中道還取袴豐等已收訖大將軍見允前遽怪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為匆匆乎是時朝廷遽者多耳而衆人

咸以為意在允也然亦卒見殺夫兩人之遽蹶于畏死而死卒不可免徒多一形神兩戮之慘使先生如兩人之遽先生死矣而先生之名與先生之神又不必長夫兩殺已慘而況三殺之乎先生死與先生不怖死則先生之名與先生之神固常存于天壤之間而人哀其死又怒其致死之人使先生之意不白于天下後世先生之意不白于天下後世則先生之道必不盛傳與盛學于天下後世先生不死而天下後世之不得于道者皆死先生必且惡然有所不安于心而要皆起于哀先生之死與怒所以致先生于死之人則先生之與之也必甚矣且至人之視生死亦輕矣其視生死之化亦齊矣以死為死而後死之權重我不以死之異于生我不以殺之死異於病之死則死生之致一死生之致一則當其殺時自然其心泰然其形克然其氣

浩然其詞沛然天以死苦我之心當事者以殺苦我之死而我之心之形之氣之詞兼以異于不死不殺之人與不死不殺之勝則心之御毋煩惱與人之詭譎齷齪皆宜存所止是我未嘗死即對我之人亦未嘗有死人之軍并未嘗有自死之心道之廣大圓通莫妙于是而哀先生之死與怒所以致先生于死之人豈不亦多事也哉今人索心隱先生之道與辨駁心隱先生之道之是非不知心隱先生何道何必更索心隱先生與辨駁先生之道今人恭師禮祖自以爲克然有得及至臨危之際如曾允二子之遽者爲不少矣一生大事以一死而明心隱先生在臨當授命之時視尊官如小兒視深牢如福堂其言遊戲備至且將玩弄造化何獄卒扼吭之足云此固先生得道之效此固先生受用于道之福也先生不見有死即和誰死先生不見

有死則未嘗死于殺而哀先生之死與怒所以致先生于死之人非愚則誣錢沃心得道之深與知先生之深者而刻其集以傳誦之咏之贊之嘆之對人譚其事而懽之忭之此豈哀心隱先生之死與怒所以致心隱先生於死之人也哉心隱先生聲彼必恩此心隱先生之神呼之或出必倂以陳子之言爲然矣

丁文恪全集序　代

相臣之業不在文章也然相臣之業未嘗不見于文章阿衡之訓姬公之誥武侯之表陸宣公與李伯紀之奏議相乎縣邈文乎蘇邈其著于紙而爲言加於物而爲政事同一實也雖然言與事有單有兼口與手得宜之身得爲之此夫兼者也身不得爲而獨見之口與手之間此夫單者也兼單之分不齊而其功之天下孔孟所垂豈減于伊周所建也哉若夫口與手與身並效其功而君子或傷其言之不盡凡疑于道而卒坐乎單之實則亦時爲之也故相國丁文恪公體性貞穩才具經通洗幾先物明于形際而以正直剛毅行之獨立不懼當大過之時非大過人之材誰與領此夫詞臣之無言責也亦既晰矣且東事方殷天子不得已而起一人焉於廢弃之中豢之以假而授之劍彼方揚揚焉如意指揮儼然諸葛復生即舉朝輦上諸君子人人自以爲得大將即不得爲諸葛不失作張魏公也而公獨蚤策其無成先之疏諷之書而繼之以極言之疏以一去悟主因以一去識熊蓋掛冠無幾而熊事敗非獨天子與輦上服公先見即熊亦撫膺太息曰吾早從丁公言適不至此光廟于是益器公因遂大用公然公雖柄用未得爲首相也而適當逆璫炙手之時逆璫意計難量公憂之甚曰吾向者憂在封疆

在邊陲吾今者憂在宗社在腹心奈何且逆璫得至是者非盡逆璫之爲之也大臣不能逆折其萌而相與助成其氣朝票一本焉曰此廠臣之力耕票一本焉曰此上公之功則舉朝何所不靡逆璫何有不熾乎吾束于功令不得一操中書之權奈何盍人見其獨居深念咄咄書空固坐此或枌而諷之曰公何痴國事獨公事耶人盡乖矣獨捋虎鬚而以身委之智乎公喟然曰是何言之不忠也今日之事幾爲漢末唐殘吾終不敢愛吾身焉每言而淚俱也及逆璫用中貴出鎮公以爲此禍山番將事也亟出揭爭之而卒不可止公用是益憤憤遂發疾而殞悲夫悲夫公始以去就爭封疆繼以死生爭宗社封疆失而公存宗社幸而不亡而公以逝則公之目何將而瞑也此讀其遺文者所以傷公也然本公所以致此之繇則其所得于聖賢之際

深矣嘗觀其與友人書曰吾人生於世須有地步此後從遊飯含便成破竹之勢誠哉言乎此先正之格論行己之典樞也尹周無論已武侯事業無以加乎其爲言是皆所謂得其業者也陸宣公相矣而謝于竇參裴延齡韋李伯紀相矣而謝于汪黃耿南仲輩故相業不極其量而後世徒致美于議論之工非議論之獨工也陸從是以此之辭處我乃傷時之義然則公以道文自表也已公之心也乎文章事業皆在焉使公而存得行其志其所就亦豈可勝道哉

丘毛伯玉書庭全集序

玉書堂全集中丞丘毛伯先生所爲作也毛伯少孤太夫人拇代父位弱無教育才操觚爲時文遂占數十年以來未有坐位將古文風氣未闢獨取異書讀之又嘗作爲詩賦任騷把一往

無所師近有五十種快書中一冊所云長短謠固其爲童子時之所成然五十種無此遂不稱快而今毛伯集中顧逸之逸名至而全稱去全何以云蓋舉毛伯所著事事少出以志毛伯之全非必盡毛伯之所有而後爲全也毛伯自爲諸生時量未看于天下其意致甚遠及身當事任凡所建明敷奏彌治綜覈及往來書牘大小序記下至謌問詳瀻以暨一詠一歌皆出其中之誠然者實而被之於言亦復出其素之蓄積者偶而麗之於事要未嘗分毫有加于爲諸生時也豈徒無分毫有加于爲諸生時并未嘗分毫有加于爲童子時此毛伯所以爲毛伯也毛伯才最高思最欲而其取古文與自爲古文也以清高爲神以韻致爲趣以轉摺縱橫活動關應爲局以虛描如道子之寫生以實証如獄生之斷獄爲理而以全乎古文全乎不爲古文爲

大都其爲時文鳳髓一性似爲易得之而毛伯殚一義動易數稿至爲古文人以爲至難然頃刻千言若有成竹于胸者性故豪曠與物通懷客子樂就之無虛日毛伯闊謀劇雅歌投壺門外書疏頻仍日嘗數十發毛伯對客用兎盆貯墨汁升許持太羊毫筆適根濡之已磨長東用其背使二童捉兩頭且飲且哄且書一盃茶頃輒數百言情理既允文彩復道用是內無廢牘外無廢事戊中州歸其行李絶重者則詳刑之書也寫之高與身等余不能盡閱抽其十一觀之下者猶足入文章品外録閱遷吏之善書者八人供事八人目盡生瘡左手與胸前肉俱腫起乃毛伯自若也蓋其資材過人至於如是然毛伯之言有爲一人一事而見者有非爲一人一事而見者集中自學餘園永暄亭外則大要關於天下之故而書今閱之陸敬輿李伯紀何

必異人哉而其最大者疏欲移兵也保定諸處倣漢三輔以壯神京使其言用虜豈得至城下夫忠臣之所患者在身没而其言驗毛伯身未没而其言驗此毛伯諸疏所爲不顧其勢之所不甚而力爭之者也使毛伯而在朝廷方倚重焉而毛伯且危毛伯危而朝廷安毛伯固不憚以一身之危易天下之安也然毛伯没矣毛伯没而其言在誠舉其遺言設誠而致行之猶足以自濟其用與不用又關于天下之故而不在一人之得失也毛伯大節炳然其言固有所自刻全集者始于長公子旦而踵成之者子耆與其季子晉子元子白皆有志義才學以世其家

劉伯宗全集序

三十年前江上諸君子能爲古文辭者僅耳不過數人人少則不足以待舞氏來江上諸子曰過月征子唱女和文人之能有

其筆跡者海內推重焉物莫能兩廢焉與蚕同祖並爲天駟之精禁原蚕爲傷馬也惟文亦然江上盛天下之不爲江上者袁矣然江上諸子又推伯宗爲首餘夫伯宗有子在公氏負才如海疑伯宗思裁其兒且不能而況裁諸爲弟者乎唐如元偵劉蛻輩當其得意視揶曾超乘而上耳然稱八大家不與焉何者彼韓歐諸公非以一枝一節取高群彥而得厭服天下後世之心者議論深正篇目衆多波瀾老成也今諸子所以服伯宗與天下所以服諸子之服伯宗者夫豈異於是且夫服天下者有道立之於至當而又絕之以所難並工夫古今議論局理至八大家而開亦至八大家而極固然然遂以爲古今之盡則天下豈有然之者伯宗之文其原蓋出於八大家而氣勁理淵卒意所成類皆刻深繇八大家泝而上焉有以佐唐宋而全之是之

謂立之於至當夫人精神伎能所受有限並工諸長曹孟德可得言耳山谷鈌長行之篇眉山慚有韻之作況乎才謝時英神勞務體者哉伯宗非一流之材也論記序說爰暨詩賦皆足搶逐囊賢以一長勝人而更剩別長以敵條方是之謂絕之以所難並工合此兩端其黨所爲推之而不厭也夫其黨推之而不厭而天下不以爲不然蓋志伯宗之得衆也吾明之有二劉何必減於向歆然而伯宗之於在公竟父之矣

曹心格侍御忠諫錄序

神廟明聖未嘗殺一大臣與忠諫之士故享國幾五十年仁覆涵育而後世之頌之者在漢文帝宋仁宗之上然余謂以文帝仁宗擬之此貶損君父之稱非崇隆君父之稱也享國幾五十年古今亦幾有之而要臥治天下幾五十年天下卒犁然就理使人不知所以致此之繇而建不測之號隆之曰神古今帝王以功自進居之而無愧者惟堯神禹而已然禹之神在治水其功雖高勤亦至矣而恭已無爲八年之水在野四凶之臣在朝後世虞之不能以一日而安堯獨于于任之而卒無損於治此豈人之所爲也哉神廟之所爲神亦若是焉則已矣然予竊窺其意之所存蓋有所以至焉而特其用微妙渺其端以及之而使人不知所以致此之繇則謂之神而已矣吾於曹侍御心格知侍御之諫辭指實而操之而不爲大槩之辭此以神堯事君之効也詩人之義亂之益深則其託愈遠憂之愈迫則其辭將彌蓋言以配事不敢譏切當世必託於前代以爲言託於前代以爲譏可以惟吾之所譏切而無所忌諱夫託之前代可以惟吾之所譏切而無所忌諱則反是而熠之必當世之主爰可

譏切之事而又益之以忌諱之私于是不得已託諸前代以益展其言故曰亂益深也心格先生不然以昇平待吾世以聖明待吾君有所論思而止爲大槩之辭無所指實何異託諸前代之言無所指實也哉先生之所不敢出也是故凡有所廷諍皆指切而言之亦既施用其言矣最大者乃在建儲與阻封二事阻封得禍最酷說者謂其卑胎建儲夫光廟之賢亦古來所未有也於廟數十年靜攝成天下之治增光廟之僅數十日施行而百世之量畢舉即降光廟之名而進之曰神夫豈有負焉其賢天下皆知之而聖神之識非降之始乃頗有不知非理所有則夫神廟意之所存蓋有可得而議者矣夫封事之敗其事猶將於父子之間顧久繫先生廷臣交諍之而不解兩宮互調之而不解及其解也又非得於群臣之諍與兩宮之調蓋神廟作

用之微至此而後見也其建儲也自建之而已矣其東封也自封之而已矣其釋先生也自釋之而已矣獨見之妙渾淪不露其迹國本未嘗不重直臣之氣未嘗不全屈伸之機從渾淪中自操之骨肉堂陛之間終無所嫌隙無所罹析又但知其止於慈止於仁而要陰用而不以語人者卒不可以衆著而又非有術之私也爲先生之故至六年託故停刑則其愛護直臣之意萬倍恒情其貰先生之心豈藉諍之詞之之力而又豈爲國本之故畜怒直臣也哉乃先生因解此大趣矣解之故安之非安其不殺之仁安其了之以殺而必不致於殺之神也既足此數而先生猶指言之諸臣猶屢諍之何也不如此不足以明體國之忠且又嫌於託愈遠詞特綴也吾於是有以徵窺先帝所爲卧理之蘇也夫仁覆涵育於治天下一端也於君德亦一端也一端者有偶之辭亦有繼之辭可不察也古今以仁治天下而亡其可恃之端固可以久而將衰止而不振故得厚有禍必繼之以高明其弊以有偶有偶必繼之以有執堯之治水不能亂必有所以待水者也四凶不能亂必有所以待四凶者也世人不得先帝卧理之蘇而尊以爲神猶世人不得堯舜衣裳而天下治之蘇而尊以爲神同一實也獨其所以操天下之意不得其端則謂之神也亦宜先生仲君爲吾攜別駕方雅崇濟有先生風譚先帝遺事輒感泣輒以異譚先生遺事感泣也手先生忠諫錄一編謂泰曰子不可無序顧予之感君父不能十有一當先君子之感君父子爲序能知先帝所以廣其含弘臣子之短與妙其制馭天下之大之神其代先君子明之是代先君子報之也泰因順其旨俯之爲序焉

羅貞卿詩集序

陳子於有韻之言本無所諳然從衆中讀之謬相然贊前序天中石郎詩亦爲此語石郎大咍哄之以爲陳子之直白如此也陳子在浮梁舟中晤汪函翾函朗爲伯王大司馬從子崇不習時義而善古文辭得予制舉業大嗟賞予刻怪卿不習是何以獨賞是然以詶友文使之讀則已不解爲何語矣世之習舉子業者以陳子之文不可句而汪所不解者乃在彼不在此彼非以時文讀陳子之書以古文讀陳子之書也醉此言之陳子不諳有韻之言至如羅子貞卿之詩則習諳之矣讀之政如讀古人名作幽遠澹宕而秀傑之氣往往引人着于勝地洪纖高下雖不習者皆能名其處要爲天材絕優非復一流之所可幾者也陳子所不能諳者雖坐不習然亦世人之爲詩有以使之耳詩如貞卿而陳子猶紿人云謬相然贊而已夫非媒而但陳子亦不爲也

王子凉詩集序

天人之微巧必使揣之而有而後可自見其精神之物與世相抹摋卒有以細之而不窮余讀西氏記言遮須國王之織類於母猴之削之見欺也欲其布纖輕細等於朝之薄烟乃懸上賞以走異國之工曰成即封以十五市城不則齒劍余無贋言蓋殺人而積之闕下者纍纍矣有黠者閉戶經年曰布已成捧于首以進觀之等於空虛也王大悅趣賞之因自逃也工善欺王善受欺如此山東王子子凉其奇吾目中無有也其學發源於山海經穆天子傳考工記與類於三者之書其術出於老莊一字復人所過若履上刑一篇或數萬言或數千言或數百言側

視之字此皆復無卑者或如古篆古隸雖上智大德沈吟往復終不可得其句界然陳子與章子讀之十得八九則皆幽貴矜削何撥勝數字藏智體竟竊所屈隨地成局此真千古神絕圖已天下人疑王子過甚曰虛實不同貫然此固猱猴之削遮須國王之獄也是不然夫本無而飾之以有與本有而隱之於無士猶敦將自立者不爲而謂王子爲之乎徐文長閩俘君子也其知湯義仍先生特深然許其威士不遇賦既以四夷語譯字生護之又云此不過以古字易今字以奇謫語易今語如論道理都不過只有些子其推之雖尊其詆之者亦甚不少矣且其語無理實夫文異於言而賦異於文使文與賦皆以人言代之豈有是處文長爲不知人爲不知文也然予讀此賦了不異人而文長如見怪焉使其在今日見王子所爲其不爲海鳥之駭

鐘鼓者幾何則又何怪乎爲削與獄之說而紛紛獻疑者于雲章紱衆人都在□外惟桓譚以爲必傳智識有以及之也今王子與於子雲而陳章二子似欲附譚然則王子傳矣

僅園詩集序

年友愉心如過予出一編見示則所謂僅圃者也曰子其爲我序余卒業爲此非栗里也何其聲之似栗里也吾聞之詩有別情累在諢理一洗宋儒之氣雖置之平玉廳下不得復有坐處即古文亦然然余經怪湯義仍先生長行文字其于晉分甚深而於宋分亦復不淺顧文價增重反在入宋三分此可爲遙人道爾心知之詩若率意爲之而超然獨得然每多持世訓物之思此何聲也讀之若味其濫流愈增風爽栗里不可作而義仍復往誰爲深明其故者乎予素不習詩何能序詩而況序心如之詩然其言如此亦足見物具其至美之分實有同條終不以罰途賜隔也

鄧光含詩稿序

余初不識光含子得其書於章大力大力以爲是李易安之流此得其半耳何物女子英英有挾匕首鐵搦制悍馬之氣蓋文武之道幾焉余於此獨自有感也世之季也陰陽易位文人不能詩而女子能詩諫臣不上書而女子上書此陰變爲陽之效也辟之雞然光含子距與鳴皆變矣而其冠尚牝異日者其變既成冠距鳴將將置鬚眉而雄者於何地昔人云男妾太多將累陰力令光含子有一評生爲大而離去之純陰用事舉然獨行既無所累其自有之分勢必陰盛而疑於陽如是非但一世之雌固一世之雄也用其能戰之德而爲國殺賊彼邵家十三

歲女孩與山東繡旗女將寧堪爲其偏裨邪

巳吾集卷之一終

序二

重修撫州府志序

臨川陳際泰大士著

郡之有志也所從來久矣其中所載山川土田物產形勝風俗饑穀書籍寺觀古蹟與夫官方人物流寓諸務一郡之所有而不能無者畢具蓋與國史争焉國史所書關於天下之故府志所書亦關於一郡之故其歸趣一也史不勝書而以郡志存之是固表裏以爲功矣然久不能無修非獨板刓字漫與夫風雨之所飄搖蟲鼠之所攻嚙顧其中有變有增土田物産等分居乎變之類也官方人物等分居乎增之類也昔禹貢載兖州厥土既黑今乃移而之越雍州厥上上錯今乃移而之於吳越之間或昔無而今有或昔有而今無事之所變必有其變之端千年之變在於數歲猶之百年之變在於一日也且物之所以而上猶按籍溯之患不止於知物理之分而已物必有變此志宜修者一也今積而成古古今相漸而成多世以三十年爲斷又以圖地之博補移千里或千里而贏與二千里而贏時久地博賓生奇偉忠臣孝子貞夫節婦與夫文人學士不無震發其間而史於是與寓於是者以曠日之故也其賢者亦往往而有使載紀狀玷闕而不聞雖人民以衆多爲修猶之宜懸而已假令曲阜潁川南陽諸志當尼父未生黄霸未任孔明未爲之先皆知不治雖有人物長吏流寓之聖與賢孰從知之物必有增此志宜修者二也顧志宜修而難乎其修何也其說有四一曰品庫而志不立一曰事歲而日不暇一曰意私而物不服一曰才劣而文不飭郡志以郡守爲紀欲事之在治也頗爲守者志名而所急而急不在地方雖萬鄰急於志書者皆溢之矣苟且歲月及瓜而已此其志不立者蘇品庫也上之所以責守者各自有修築書期會之較掌者一埤相遺懸燭於庭擁被而起其勤也如是而事卒以不治何暇論簿墨之外修文雅之業乎此爲日不暇矣蘇事歲也然有志而無事猶然不克修者則又所謂志私而才劣也夫進退乎人而死者不服生者不服不從人起也進退乎人而不當不服當亦不服者又不從今日之事起也物之所以不服者有繇然也三國之多人而魏國之多士也未易相踰也然正始中議閭丘即官及司徒領吏萬人而謗書與議者累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上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蓋學業沈隕乃至於此夫滿足節動誦足見極斯爲難巧動不及而心遇之雖了了自明如壺貯餞傾瀉不出則欲其操觚也難故文之所以不飭者有繇然也撫州之志未修者若干年而郡未嘗無守人之以修志望諸守者未嘗無流然變者任其變若未嘗變增者任其增若未嘗增則所謂前之四患未除也太守蔡公爲八閩冠冕其涖吾郡武也若不足治者而若不足治之志終溢於事治之餘曰吾終以百世爲量耳於是取乎至賒之功與至大且重之圖而任之而郡志修焉修郡志之業成焉夫山川等分之無所變者易爲功也人物官方等分之無所增者易爲功也所變之之數視增之之數亦易爲功也夫無天子與宰相之權又無史官之責頓取乎未嘗一進未嘗一退之人而進之退之苟一與之以私則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公無天子宰相之權與史官之責而取未嘗一進未嘗

一退之人進之退之頹褒者無愧而微刺者歸嵩何也則惟其
心之無措故也且未獨而任之不以謀者圖聽之長老則服之
之數與傷之之勢將交受其難何者一事而合任之則私議繁
一事而分任之則重務衆公顧翻然反之曰坐黃堂治事如故
也才閉閣三日而各傳贊俱成譏之者既服其公又矜其美而
嗣得之專固疾遽此其事甚悖要非可以常情測度也公天資
樂易簡白人驟接之無不見其有餘之氣夫有餘者志大於事
事大於餘人之事何所疑于物何所若於物而失其逍遙也則
夫物服而文飾固得之一條云荷義士車其有慨於中樂公修
百年之毀墮跳性耶之志藉以成今天下誠得如公者爲之建
事闡端則其感人心之微亦不可勝道者哉

巖平宗譜考略序

巖平之名人知陳方之所自分不知陳方之所自始也始祖小
五公從建昌徙居此去陳方半里許至今有巫者稱巖師云巖
在陳先也去今四百年矣陳方婚娶猶以巖平忝鄰陳氏字樣
貼封緘盡其重也小五公子爲三八公三八公子二人長子五
四公始居陳方而次子五九公居巖平如故始與陳方兄弟爲
近親時相與角爲尊奢數世而弱矣物不可久居其所固然與
先後居巖平者皆以移而大其氣固有以新之與然歲時祭高
陂羅方祖墳綴姓合食以示親親無敢過而謀其徒隸者則世
遥而脈眞之效也至萬曆間子孫始分散其留居巖平者爲璘
三公其適楚安化者爲珏五公其適蜀忠州者爲珏三公其適
楚湘鄉者又有珏二公珏四公焉安化忠州特盛薇仲去閩入
齊而昌君子以龜爲有知物莫能兩大巖平微而楚蜀興固其

理與忠州安化之傑樹落龔本不忘厥初而因璘三公之孫珙
十一往還萬里而遥求詳其世系之所可别者然其世系舊哉
巖平譜者文久而息雖其子孫茫如其何敢知焉不能考考其
可知者如此然亦略矣詩曰縣縣瓜瓞民之初生蹶云爲之述
未若常大於其初楚蜀二族方盛居於氣勢之地而有文字之
祥吾知其大於其初而已矣自五九公以下去來荒忽亦何用
詳之也哉作巖平譜考畧于所考者固於所迄而不能進也

蔡雲怡先生學政剩言序

學政剩言吾師雲怡先生視江國學政時之所作也先生以倡
明絶學登進人心爲已任而壹惡其反之無本也於是試諸不
欺之心以志躬行索諸不言之宗以明性要斯庶幾焉然則先
生之有學政學政之有論說因權取適固世事之名未足以至

乎先生之所得也剩言云何先生學政之所言者固已多矣學
政之不能無言猶治學政者之不能無政先生本其躬行心得
之理而以倡明絶學登進人心爲已任其憂之也切則其言之
也長凡功令條教與講學諸書與學政爲比者各以類附著之
凡君子散見旁通皆關於聖學要領至於雜著而爲序引又二
十六篇凡例故無可附因别刻之名爲學政剩言言之不已而
復有言以見憂憫開示之無已也泰得受而卒業焉每讀一篇
大都平易明實皆有真切可以下手之處而其至撲之不破求
之無窮以爲聖人無難至於羅近溪先生遺集序與説郛述二
篇尤爲至極學者但就此體終身焉而可大學爲聖人之書遺
集爲儒先之書然而得先生之言變本加厲幾過其甚非昔人
之深微而先生之深微也泰未嘗學然竊聞象陸之學有內外

虛實之分得先生之言而始合非先生合之宣尼之言固然先生殆其猶泒也夫夫君子不樂有言不得已而言也故天下以爲賢剩者物之餘也餅之趾者麓之餘麓者山之餘也餅以仁爲性至趾而不得恐山以生物爲理至麓而不得啬故詩人美之著其教焉先生躬行心得之理溢之爲政溢之爲學政者之言而其末也餘而爲此賸餘而爲此彌著其深遠與切先生之道可謂周適而上達矣泰也安足以知之泰又讀先生李杭問心牘無論定大變於暱谿淵默之中卽一獄之微無不傋於法而義之於情使死者與我俱無憾焉以爲此固效宣尼之刑書也合而觀之先生之言與先生之道不旣可見也歟

易五房同門選序

易爲五經之原陰陽先于人事伏羲先于堯舜諸聖也易學有

象數理義之分其人各本原委以相是非近日爲制義者因以一彼一此好奇與者主象數歲氣五行之說可以助其深與好純正者主理義君臣父子之事可以便其敷衍兩若並舉而時馭而義以全盡象數理義易學源流體用之所處也易書之生也必有所起易辭之生也必有所起有正有反有交文周聖人因其有如此之勢而係辭以明之係辭以明之而理義之說生矣文周之辭文周明象數之文字也今日舉子業之辭今人明象數之文字也長短體製不必相貿其歸趣一也或謂占用象數非文字之教則後世世應生尅其說有密于殷聖者矣君子不取以其爲巳技也古聖人作易因事立教著而得之而以巳之順逆準爲從違此醇乎人事而假諸鬼神以制人心又或以爲誠有之也假誠有之則是區區者不過藉以爲人與鬼相接之具凡可馮以爲用則雖萬萬下于易辭者皆馮焉而所恃同輕矣甲戌之役五房工于易辭而見拔于易者幾百人皆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所有則取以差其才品智謂昔人所云雖不及伏羲可與東方生爲比者耶粵若稽其文主象數者十之三主理義者十之七而兩者兼之者亦往往而有求之衆人而二端具焉求之一人而二端亦具焉豈才應運而與何多偉絕之君子也余生平不涉評選非獨識不足以簡珠塗而意亦有懲今兩塞之性一旦變以趨時則出於余友陳伯玉之所從臾強而應之終將自見其本則猶可以自謝云爾

陳臥子十八房選序

文章選而得工豈不以人哉夫選之必得其人其說有三一曰氣一曰眼一曰意乎夫求金於沙必多其沙而後可責金

于沙待一撮而曰百煉在是幸而得焉不可以復其處天下事不可以幸而得者固已多矣文章之選在先得其主名共素爲者下者雖不合而合者爲多今不盡然人才消長日有不同新出之秀或屈其伯孟而弟之指數一二人一二人安可得士也敎人數欲其多猶甚于文數欲其多然不可強而致耳非其人雖巧言繁辭以請之未或應也故其一爲氣合于嘗行都市中見有集百十人而鬨一二人者後之來者不知其中之所繇意其有異也來者愈多圍者愈厚後人疑之者益以爲有異而企足望之終以不測迨日暮人散則哄然一笑文之匿于辭內與文之傍於衆詩皆足以炫人神識而中之有無不可以遽知以不易知之文投以不甚能知之胸其事有不可言者矣故其一在目明察丘之部有鬼焉善效人之狀有丈人醉而歸鬼效其

子迎而遣苦之其後卒戒予其似予而殺其貌予非不愛其予先入之言成於胸中也然其心猶無他也今有人焉意所欲予可使垢否變爲美境意所欲非可使西子立成醜婦天下安能以身之察察受此械械者哉先入之不平未若此不平之甚者也故其一在意乎余友臥子起而爲房書之選馳信來京言未脫口而有君子三百人群至而弗可止也非有異故臥子于三者之分齊矣時張受先亦以是役起于婁東予書與臥子曰子勉之矣予有勤懿三者之分則未知其孰有之也然而選乎雖多他日懸國門而藏名山非受先必臥子也嗟夫文章選而得工豈不以人哉

同人年譜社序

同人之名自大易昉也與人同者不同者忌焉而君子和之以

無心故曰出門同人不兩忌之者所執亦有其理至用大師而后克而其所傷固已多矣宋之助韓范者未必非君子而二公惡之曰黨此鬼恠詭害事則老成處心似矣不既可以微會也哉然用之以敬業樂群則又好族生而忌專居其族生而不專居也必愼因其類爲其類者成亦得之非其類者敗亦及之故君子求兩澤以相益而志於大同亦精其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天與人而同至天與水而逆生則同與不同本於類與不類之效也長江以南文事之所嗇也盖亦地氣有助焉南爲火痴火主光融江爲水王水主通明南者合而文生於其間於是而求能文之士頗易易然能文之士亦自有分嘗古者固未數數然也夫以文章收士亦冀得乎道術識性地明通神秘極致者而用之時義雖法嚴而體空辭義不能多著然亦可以見道術性地精神之用而靡靡者於是三者竟安取似也一題不能了白安望其能了白天下之事一題不能處置又望其能處置天下之事乎嘗古者不必盡得也然視夫靡靡者要爲近之而遇者矯其靡靡用意過當遂使制義之體盡失而古文與時文之喙無復可分當事者從而深懲而弊復不免原夫所以致此之繇諸君子安能不任其咎也哉夫靡靡者不足爲也成弘氣舊亦在所更惟多讀而厚養之以獲道術性地精神之用而又責於制義之體以遵路而從王讀之者居然時文也而聖賢忠孝之言與古今得失之故皆以具矣了白一題處置一題未必遂能任天下之事其視夫靡靡者亦要爲近之江上邵曾撰兄弟才謀獨絕皆有意乎天下之事而志於同人齊糾學業風趣相類者結爲文社以代面謀則其意所同異必可知也夫古人以

擩於所入者必酌其理之無疵者而後從事苟不擇其所入而稱得乎嘗古之士嘗古之士之得失與夫靡靡之士之得失其數未有分也以是爲同則夫同人之害又見於文字矣曾損諸君皆有高於天下之識必有以處茲不惑者余俟其社成尚得讀而揚搉之

詩社序

詩非余專治也綠友生問業以文字見贈展轉遂多常與章大力共欽張受先署中受先因言比楊子常顧麟士方集詩社恃論甚刻欲作齊泰等風各肖其方之氣余時著言今時文字政得清楚爲難諸君所言是固賢者之遠矣非所及也特是以謂王子于一于一曰是言眞有理然固萬萬不能也理義之同是其一方矣而其中文聲強弱通塞各域於土之氣猶人之言語

清濁各域於土之氣喉中之肉厚薄有異而聲隨之與習分功不得專罪鄉染也夫文生於胸腑異於風此理必然無足怪者天下同風然數百丈以上乃可得耳風同於上人生於下高山大澤以變包畢土氣與天風相亂剛柔之受所以致懸今欲強山東人作秦風文字而肖秦強閩中人作齊風文字而肖齊何異齊人能爲小戎之叶秦客能成月出之章乎向爲詩不能彼此易奪而今顧能之是今人爲勝乎古人也故予嘗諸君立論甚美然而實難夫爲詩義者亦各因其地氣所宜言歸於好而已矣古人觀風以詩而施政教焉以小民無室家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今以詩文結社刻而布焉以待擇於上亦猶行古之道也各循其土之氣以爲文猶各循其土之氣以爲詩論似相反而旨乃相合若文有不歸於好者請以删之之權付子常諸君矣

六子合刻序

六子合刻者四子合刻之變也四子未刻之前不能四子也四子刻而遂有六子此以見人才進退之機矣四子合於六子之時其文視爲四子時宜有進焉如四子之進爲六子者六子之進於共四與四子之進於其舊此非可以意氣口舌爭也其所爲人與文皆以具矣且臨川之於文學益其四子者而不盡郤十其六子者而猶不甚也人之文也各於其黨以二子而附於四子必其能爲四子者也其離焉者或於六子焉或逾六子爲皆不可知而要弗與爲類者所離或又不在文學之一端也張受先令臨道在文章志在友生好奇服古之士三歎而作之稟法皆應所謂成人者不盡於六子六子其謂型而莫耶者已六子中秦之二見與焉二見何可參六龍之駕或以秦故其爲累秦也多矣

鄭玄近新刻序

文章小技耳然其至者靈心厚氣深識遠神往往而具不具不足以自存不足以奔悅天下而使之留連不遽去先正所以能持風會數十年大都如此邇來異士輩起才情畢放奇思奇局奇股奇句皆出從前無有不知先正有所抑恐而不盡乎將求爲今日而未至乎靈心厚氣似也而所云深識遠神則憂憂乎鬱之俯仰一時吾終樂吾鄭倩玄近矣鄭子天資沉慧朗炤內涵慎許可不苟爲同亦不肯廓落語欺人每相對聽其言曲折翻駁初若僻固久之卒不可易環覗吾門中理詣淵穩無復過之者爲文芟夷蕰穢多發名詮余向序云出人經史粹于

適用昔有之語不屑借資要爲得其八九體大思精脉滑韻悠于以破浮膚幽詭之塗計有餘矣記癸丑與蕭伯玉作一處讀書論文章貴動時社中有先達負重名號詞場飛將余舉以當之伯玉大噱此或如數百里黃茅風來一捲謂足當動乎觀三代骨董石盆枯梅肌理隱秀枝節生潤是與妙於動者斯說也今獨可爲我倩道耳靈心厚氣深識遠神正在吾黨二三子間咄咄徐父其不爲伯玉之黃茅也幾何哉

朱凌寰近稿序

劉能之數稱王諮朱凌寰之才凌寰亦執贄於余而稱師夫師者散名也禮先一飯則師之矣余以爲凡有是稱於余者文服之耳文予而實不予一旦得意颺去惟恐不速此其變徵非自變之耳其初蓋未嘗有師之之實也故余每于師呼我

若我輙自呼爲弟鄧凌霄之前猶是也乃今日凌霄之師我我以弟畜之矣夫以弟自予與以弟畜人其謙倨之分相去千里而不知此政余尊凌霄親凌霄厚善凌霄之無已也何者誠謂其有師之之實也爲文一日已耳三日坐臥其下而不能盡讀古人書實不能畜古人一字以我使題而忘其以我使題之迹時義之家氣滯响一毫不得犯其筆端要不得不名之爲時文焉千秋論文殆入聖者也其言曰欲學大士先生者不必句摹而字比之也讀書明理而已予嘗以爲知言凌霄諸篇未嘗有一字肖余也而實肖余彼固讀書而明理也其淺有璞曾石者爲文古縱自得余竊引爲善學已其執義於余而余受之豈嫌伐一時事以疑誤來學哉小竹有小生鄧文虎者亦同此趣雖未及乎二子所論亦後來之英絶也凌霄毋謂陳子老生謙冲之性忽變爲强梁也知其爲尊之親之厚善之則陳子之稱人兄固不若陳子之稱人弟矣

劉文伯新藁序

凡搏綱之類深其日出其爪作其鱗之而然後始攫爾而怒爲文亦然先立於重險疊輿之内然後精神有所待而不窮而數傳之後物猶無以過之羊城中諸貴公子一時競爽而劉文伯猶烈出其文示余讀之不能以句循之數四而乃得其端以擬荀子正名商子來民諸篇彼猶爲肆步康莊者已或謂奈此持文衡者何余咲曰此謂疫不自恤其精者也龍之夭矯雲間也蛇憂其高而不下或將隕焉龍雖天飛終無相噬之分然既已爲龍矣大大小小高高下下何所不可不能變化又安得謂之龍哉今憂文伯者皆以蛇憂龍者也

周伯譽遺稿序

周伯譽何以死而竟死矣然伯譽未嘗死且惟伯譽可以死也予閱人未有如伯譽者西安徐子卿其幾是乎子卿售而伯譽夭伯譽夭而諸人壽皆數之不可推者余生平性嗜子卿與復得一子卿而伯譽則死矣非子卿而售非伯譽而壽亦獨何哉

李亦尹近稿序

李濬生天下奇士也三四歲時傳辨挹之至學官諸大兒所次弟受罰於其鄉師之書以耳治得之嘗綷句時凡詩歌古文與時義之曲折皆具以爲即售也而弗即售也然售于鄉闈曹孟德爲特委耳孟德以謂舉孝廉年少欲求汙下之地以泥水自翳絶賓客往來之路以從事于專學濬生亦然巳未翱翮于委羽之山翱翔自若也然不自謂至今猶不業也天下夙李子才名有從信州來者輙刻怪詢之曰李濬生何爲至今不業乎夫特天而弗篤于人閥困而弗嗣其志天下之通趣也而李子弗善是也其逾斂而奮其逾蹶而彌奮也三十年如一日耳或代李子横欲直前謾啼啼主司何精神不敵鬼物使李子數落也李子亟止之曰此非失在我是得在人讀其所爲自評會墨壹以督予巳李子加人一等矣甲戌墨大佳將挾大物而遊顧又落李子爽然而合其前後所作畀予曰子其序而行之毋使天下以予之不逮年者并以累吾伎蓋不能舉其題布指而伸之殆二尺而贏也陳子報曰予自謂制義之積累無見逾者然多而不旨又半耗于蠹鼠其存者以大繩捆置梁間鄉不復存憶今子所畀予者約略觀之輙得佳處而詳畫精紙如手觸手天下旨而多多而整三百年有其副者乎攻苦如此内亡憤徼

之累而外無聲色之娛以破壞其精專之心此而不售是無以勸登來學也李子則大感曰子不諾慫不見售然歲路方羅乃置之空虛無用之地光氣去身而後用之奈何予曰否否子之前事蚤蚤耳今如子之年方舉者甚衆顧尚不稱老也子于老而售循堪作黑頭公孟德云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爲老內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此言始終舉之不嫌於複誠願濬生有以自明也

劉昆恒遊草序

傳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惟人才亦然所生所成殆有異數焉天平原之地雖有微神含氣不厚物之奇者去之有一二少物輭說以爲奇強書生熟味無所至而不要于成西蜀爲天下奧區四方仰之以爲神皐是靈物之所窟宅也東隃瞿塘西北絕

蠶斜人足至止若走上天之難故物生旣多而又成之得及其候才之生與成亦豈異於是吾友劉子昆恒之文旁騖別驅馳騁八極其胸之所藏與其才之所至吾何足以知之夫昆恒蜀產也岷峩之所融結鍾生於氣勢之地以自異於人而無深山大澤以開之則以被其材芝生如豆知其爲瑞必爲好事者取去將無以待其成昆恒如今無疑矣昆恒矜其偶人大言曰予惟不起于中國故在此使予得與諸賢比肩並驅何遽不如且時復過之殆不然物矣予生閩武平山中如坐井裏長大始歸歸而始學作文字貧苦無師然亦幸無師得任意縱橫而蕪音蒙氣感之差輕昆恒不起于此而昆恒乃得成其爲昆恒此理又在所生所成之外計惟達者知之耳然則人才之美河瑞諸候之國固不勝山諸候之國也可以奇其生可以需其成又可以輕其集矣昆恒遊而倦持此歸以示陳子天石雷子榮予其必有以旨於余言也夫

謝曉生新稿序

曉生天下奇男子惠外而勁中通表而貞裹其意不可一世僞難被服之士引而遊之而要循於物器中乎理實惻裹信節一言而終身守焉雖當世儒俠尤妙之材未能相逾溢也特或隱質退外遊精碎簡用寄其牢騷不得已之懷且欲躍幽舒家就起其氣使不腐敗衰止余或規之夷然不屑也東事之殷兩人相遇於羊城月夜坐郡府大石上慷慨悲歌所言皆天下大計旁兒聞嚅此兩狂生生何乃狂獨不能效世兒藏頭縢閉耳辛酉場中穢氣中人曉生抱余首燒所持香譚達曙鄰舍生怪詬何物書生讙聲如雷嚇而翁不已也兩人聞之愈益讙曉生指

余嘗出血曰天下事何不可爲者大士知我能燃不盖其志用鉅銳若此今及曉生之壯也而售矣曉生將用其所素殆有可觀者焉夫極極梗梗所以立功孜孜假假所以保終曉生之取舍審矣序曉生制義顧獨序此何也余倪雁曉生文自不宜舉曉生文昔有譽人之力儉者春至旦不中程猶謫之祭之乃其母也余與曉生恐人之以余爲務焚進黨也

吳先民新藁序

天下之號爲奇者非能奇者也局奇矣被之而不得其法之所存辭奇矣被之而不得其故之所存理奇矣披之而不得其脉之所存此文之三關也下以此爲習上以此爲收效之者心誠服其利一唱而從之而奇遂爲天下所詬厲耳食者病其然而歸獄於其始造之人曰此陳艾章羅數子實致之嗟乎余二三

兄弟遂能受此責乎且事之端委竟亦何所涉也憂世之士欲返以昌明博大且爲二三子解嘲公理旣立私義亦弘此予之所功也吳先民於此道束髮攻苦諸所登不者變動不居俊屢遷矣而率其典常大要皆有嘉隆大家意大者與衍弘深追風太僕小者亦復古峭閒奕不落繁音凡近日幼渺之致尖俏之習驅掃殆盡甚矣先民之有志節也有法可尋有故可稽有脉可味如先民者豈復易得夫奇若天下之散辭也以雙爲偶郎以隻爲奇以習見爲正郎以罕見爲奇今天下幼渺尖俏者多乎郁昌明博大者多乎意者必幼渺尖俏者爲多也苟幼渺尖俏者爲多則先民少矣爲先民者少則爲先民者奇矣先民復有所刻以行世而予言如此蓋助先民救弱之力且用以解嘲

鄧止仲新藁序

文本於道爲器之最貴夫道著之心本文與言皆有以相效然舌唯格竹義味醇敬而無造次可觀之美文則經乎歷思斷要其致故行遠之具歸焉世人好申一偶謂文但明道耳伸紙縱氣讀之政如人言而沾沾以爲已寶曰是爲大家識者哨之建武文學遡來爲江國冠冕而鄧止仲家世殷盛故不屑意志欲取古人之得失與古人之言之異同論次成一家使性命道德政教師俗皆形見於此所規有成非一切之爲分也以不盡之體爲其氣俗之事乃及于時藐高深微遠不可擊臻夫得之同遨爲上予嘗觀止仲試義日未穟蘖而成之而有其質素是止仲才優矣其賢於世之以言爲文者固不宜示撲於世哉以言爲文者矣微辭妙道而爲閒丈人說余恐止仲救敝之功給也

巳吾集卷之二　終

序三

臨川陳際泰大士著

丘子元二刻序

丘子元毛伯齊愛子也毛伯諸子皆才即毛伯居恒自言曾氏父子文學自文王周公而後門業不墜千古獨見此語數爲言余謂此公蓋以自況也子元當毛伯無恙時髮未覆額耳頓一日可七義又好爲雜著如唐小說之類毛伯弗欲分其心而心實奇之私謂予曰此子竟可予笑謂毛伯公又理仲達語將合當焉二代之才爲一耶毛伯竟以子元字之惟是子元之內兄爲平叔爲江國盛才而清識美韵不後何郎夫平叔豈處而不治者之所能韻頑者哉然去其所爲人品而存其所爲神識則

平叔固無愧于昔之平叔而子元固無愧于昔之子元也子元昔刻有閒堂空靈清健法脈嶄然居然毛伯後身而新刻北樓文興則春容精深洋洋乎會于和雅似有進于其昔大齊得勰氣抱矣子元所雜著詩賦記序大要以毛伯爲宗而時莪一途亦異然是雖屢變然猶依其類焉是毛伯之所爲奇愛者固不誣也

歐陽子方稿序

巴吾之秀鍾異人爲門試陽子方其音英迥得西方之英生骨與甲顛數爲僉父所頓抑非必爲服也相出爲道物之所忌麟游于近郊而異其蹄尾虓也或從而犁號之因對我者之丸攻得應彼者之有異子方也樂矣而子方顧不樂也因是而沉迹因是而礪志織者日進嘲者日退子方殆如織邪讀子方近莪深微雅秀精其養之所從入而得其短之所不踰蓋養氣修已遵路從王其是矣夫爲其頓折已也而厲其避物之思乃厲之而獲其深靜此其於物也彌無所過而物不之知是其愈于過物者也子方不頓折未必能如是然則僉父可謝而不可讐子方也竟樂矣

夏三宜制義序

夏三宜與陳子同出于文老師之門師推之甚陳子心傾妒之然詳其文與品之關竟如師言而終無以相奪三宜爲荊州名士年壯負一往銳選未定時楚中屈指三人而首三宜三宜亦自任曰吾而不爲誰當爲者既中止三宜所列之次猶宜爲中行三宜鰈然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反言之以明留內之諦也既謝選果以新例司李會稽陳子酌酒賀之曰子

不得中行無損乎其可以得中祕猶子不得已而取中行無害乎可以勝于中行何者會稽天下神皐賢人君子聚焉子巍然于諸邑君之上親才習事一也而亞其累則夫清華之選猶弟于循而歸之而未始一折閱也會稽之山吾子先王之所有事也明德遠矣三宜今儼然以文章人品復臨是邦則夫貞憲肅度一德正刑以和輯居師將有復高祖之惡者焉蓋文章與政事相俯仰即三宜之制義處員高秀時時有扶進道術之思則夫所爲服官其能靜一流澆善觀者不移時而具于是以知三宜之能其官也既能其官則向之所以自期與人之期之者乃可以相必三宜行矣予師宋天岳先生爲是邦名德而吾友三宜爲之君必有深相得者試以陳子之言質之當不河漢也

馮龍貞新莪序

龍頁馮子汎黃罽奇士也壬申夏余晤于黃交侯坐上交侯矜慎許可頗推龍頁有加等私語余子不可不急此人豪骨而儒心有以介然不自欺者余訪之古剎中未及溫和而遽歸然時時念及馮子此又自得之心非因交侯而然也嘗憶從古剎中馮子出制義相質余亟賞其深靜而壯力非恒所有而亦小加異同曰此子低佪數四得之者此子更之再四而猶微不滿者凡此爲上無有也而予從意中知之而未嘗不相得馮子色動曰予竟當云何曰子無不售且無不高售以謂之深而力之壯也必不得已更爲數十篇而猛其詣與力於心手之間以得其自然之數則所謂勞而後得與勞而猶有不得者將盡以自然錯之甲戌之役所不以數十篇文字見擲與既見擲而使子所不以一篇文字相序則兩人可以互爲質也乃袂撒而馮子果高售予亦幸附爲發其豪中裝則所約爲數十篇文字者也馮子深穩陳子問所以深穩之故則古剎中挑燈夜話事耳馮子言曰予性不能曲奉人亦不樂人之曲奉予譽而無當與摘而無當欲予之詭自樂與詭自謙余不能今子閱予文翻然反之無不予之以當予知之又予之說是人也則憂其無成而樂其成子之心懸于鼻目之間余又知之此予所以德子也今幸不辱命余所以聽子者止此矣子文可無刻而子亦可無序陳子爽然曰有是哉馮子之怒也予告人如子者衆矣及既得志余然轉避之雖燕獨之中不敢一理前語陳子坦中若何以愼密如是有以使之如是者也今陳子與馮子所以相與之分不過古剎中挑燈夜話然馮子若將守之而不難于自言交友如是則從此之焉感其知己之百于此者馮子之爲馮子蓋可知矣焉子性緒風爽駕才獨絕人與文皆態之要其可得以集事者謝其愁也豪骨而儒心交侯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李所珍新藝序

凡物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雞具五德然人得而烹食之者何也以其所從來者近也文章小伎然千古聖心一朝帝制在焉驅天下數十萬聰明才智之士恐能厲然其中而我泛泛悶悶無踰量之能此其道固未可以巖出于天下故欲巖出于人有三深亦有三刻學問欲深理義欲深精神欲深及其既深而有之文也削氣欲刻削局欲刻削股欲刻深矣刻矣而又能全其才渾其迹使有深刻之妙而亡深刻之累則安得謂制義之爲小道者乎予持此意相天下士何寥寥也長安寓中得讀李所珍醉墨並其二集運筆潑墨俱立于岩險之地卽其神絕流速之性要不能一過而知之所云有深刻之妙而亡深刻之累者吾石鏡年兄爲有子矣泰二子孝感孝逸頗知文字然其智及近而不及于遠元季二方徒得太丘長厚之性何敢望吾元禮他日與吾所珍深譚而二子竊聽之飯忘着箸卽令成褱可也

漆鄒灌新義序

予聞故記之言曰國之將季人物之形估小謂是衰薄之影雖不必盡然要有然之者矣故天下有餘之氣君子之所寶而守也詩云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垂之髮則有旟以頌美都人士爲言古以對今豈指西周盛時也近日時文一時奇服之士相率爲冷削幻形其道近纖陋俗奔競不知其所自來深識者憂之而其中之有守者亦但溫文都雅義足而已無復抗其爽言有盡于天下之氣此殆有鬼神非人力所爲甲戌之役獄書

天子之廷乃得深交劒源涂君劍源云者志其所自生與居所變化也諸葛書與美髯公者文言稱予效之獨稱劍而已傍發予季附劒俱出文師之門師師用聖賢璧立千仞爲一代偉人要顧奇劒甚而闈中牘首題一結凡數百字感慨用壯中要人要害有聲當尤之者劒爽然自若也既而知師奇劒甚者在此氣一章亦有之一句亦有之氣嘅與氣節之所處也劒始兼習今天下所幾及與今天下所急需莫重乎有益于天下之氣而後可以矯之使返且賴之以爲用其氣得之于天不可強而能而劒獨擅之蓋文武之道盡矣陰而陽出之英而雄行之所藏至深所據至確而要遊外以弘內者必使肖弱果銳之物克濟脩之上下令人得而讀之不務相迷蓋其天性剛方盛隆見于文字之間如此此非劒之所爲也天生之天用之異日天下有大

事劒可屬吾用是知天事之尚隆國事是有持也一時義之小有人焉有天焉劒亦可以自愛矣

吳孫膚眞義序

予北上艾子實佐之路有經由凡過文墨之地疾驅之戒艾子毋以其而見人蓋恐有以序言見溷也至濟寧舟中艾子手一編請曰是固先生所素賞者不肯將有爲也予作色拔不視氣微平則謂是何等文也曰是吳孫膚先生央余代刻且央余代請序嗟夫陳子卽有嚴戒豈難吾孫膚哉因欸息謂艾子吾江國新城一片地生奇表異無休時然而莫孫膚若也其偶乃吾友甘伯申其學弘以奧其識超以遠其文玄微險側斷它心于秋毫之端者終不使其流連而秘之乃有理實無一字妄設此眞足供賞喆矣予文天下相馳以爲異今以擬孫膚及伯申之文政如聊翁大學章句序　方病意淺手滑無以制之日取公孫龍子捌細之言及墨子鶡中無字義之語用以自娛其流然終以古檢今弗之逮焉得孫膚之文知有以自處矣孫膚之文使世人讀之抑甚焉然余樂爲序且從史刻之者人狀自爲心也既以語艾子艾子意大釋舟泊安平方謀以四十日成百篇爲臨場新義意緒稠擾不復記憶前語至頗盡事畢而神氣已索然見案頭筆數枚皆禿無所用是日應酬文字之緣小暇戲語艾曰此筆小有勞于余功成而身廢爲文瘞而祭之艾子微哂之曰正文尚未辦此爲蓋正意尚鯁喉中未及成響余蚤知其以前事相督矣敲走筆書此以遺之文之不工言之不盡此承華禿氣索之委而然非關陳生况乎關吳孫膚也

王子房新義序

古今人名字不期而合者往往而有王彥章謝彥章同在軍中爲將晉之王謝不期而合陳安與平先以勇鬪于泰寵之間漢之陳平不期而合而本朝平安又取二人之名爲己姓氏古今類是者不可勝數不可謂無意謂也然皆就武之夫韻人學士所不道子房在漢爲元臣荀彧崔浩希蹤及之而天下莫之許也二人者卑不擇主卒裂其軀才非不高道則劣矣于房不忘韓弃不忘五世忠孝爲本隱其志以行之不得不已以視令君司徒眞如良璧之與碔石已王子于房先謀駿取房星驃姚之義以爲字臨場而易今名或問之荅曰房星若于天漢上帝之內廐也然乎猶其意不獨在是天漢爲漢劉漢亦爲漢房之義可以兩通故本此以爲志而托彼以爲說王子文章高古渾獨取一道有識者皆見之豈待余言者顧王子忠孝大節自其

童齒已然念父與母惻然而不見得諸父諸母而事之如其父
母王子自此以往必有異于人者矣乃王子執義於于彌篤或
勸余弗受余解之曰圯上老人何必賢于留侯而留侯下之今
王子榮陞斯旨政宜曲加弘奬以成其美是其生平所以有立
者也何爲不受乎

王全淑制義序

在都門接王玄石王子房朱念岩三人用力如虎期挾大物而
邀時玄石以家警南歸子房念岩皆成進士假玄石得與北闈
之戰其事豈遽在二子下哉玄石有弟全淑久已知名而數其
齒尚在孫郎渡江之年爲人超然如玉樹臨風王氏當與年獨
盛而全淑生氣勢之地文章之氣勢又足以配之卽其瀟灑獨
往風疎雲上政似張緒少年燕公所云人地固可致其年不可
及也玄石自負儁才弟畜全淑全淑謝曰我固弟也然君于之
爲論不然天下文章無我當歸阿士弟之云乎夫且火攻伯仁
矣

曾叔子合刻序

曾叔子子家仲父也金臨之間有古刹而名者曰紫雲予與同
人結社其中曾氏一父之子預者蓋四人焉前後颺去者爲丘
毛伯游太來曾銘西視文柔恭靜源管能躍章大力羅文止此
皆弟畜恭者也然當時年最少村又最高則銘西之弟叔子與
季子其人焉而叔子於文視社中爲雅馴若恭與季子雖時有
所長然頗以奇放爲同人所憂叔子學術淹博而有本原人品
敦慎而有氣決然屢戰輒蹶庚辰就都試試第一既蒙恩特拔
授南兵曹曰吾業得佳山水以其餘將埋素業而布之吾今且

移其治文者用以治兵子不可無序辟之和合木土一爲佛子
一爲天尊須用金碧裝嚴之而掩其土木之質子能爲曾生良
塑乎泰誇陳子之喻叔子乃不如是言有大賈多金以其餘之
叢惡而至之難也則詭爲道士服以金鑄大像冠帔儼然而余
與銅之質卒不可得而敍則爲黑其漆而蒙之而樑金其上文
有以名好骨董者得古琴視其毛焦視其腹則斷紋也愛其
不俗則截新桐而接之而流漆其上亢可以鑑凡此二者一爲
點一爲痴要皆足以掩其本質之所勝今叔子之文其貴垂而
精堅歷久不渝則金也其雅素而具自然之色與自然之音幽
然闇然之處以斑駁見奇能使牙曠輟聽四山俱響則古琴也
而假餙于陳子陳子亦安能餙吾叔子乎卽能之要無益于叔
子之本末分毫而天下且疑其質之不美之爲之也嗚且或丘
山泰病之而無以辭其請因勉爲之序序則不飾而序之下之
飾所謂質全而響琴者因之以盡現矣

楊子常全稿序

予嘗言今天下財用乏絶但禁刻十八房與天下大小社稿鋟
直墨直塚直可得十萬而藏而聚天下之刻文便可塞今日常
山缺口誠謂選者無當爲是有激之辭夫有徵之辭非常辭也
乃若可貴則有之如婁東諸君子是已而張受先楊子常實爲
冠冕丙子予謁選赴京子常亦以薦衆至出其橐中裝則全稿
在焉夫文者人之心器所生然亦不盡然觀其所業與觀其所
嚮而差數瞭矣予嘗謂楊推飾之文有惟節在裏一門生笑曰
先生文王於彼然一題到手常有自作古文之意此或其所分
乎余甚旨其言夫業在是者嚮在是者也所嚮在依題而而薄

凌駕則其人爲守分入可知矣所論在合聖賢忠孝之思而厭才華則其人爲守內入可知矣少一而習焉長而安焉其爲文以爲性命非以爲功名也故彌困彌樂爲之老而不厭豈之諸君子乎如是而子常則其著爲者請于常之文如見大儒焉非文之理是誦四子之言其氣其辭其體誠足以配也助成王教矯違一切匹夫而有憂世之志二三子之功爲多嗟夫使天下爲文皆若是固國家之所求者又何禁切焉故知予爲之言爲有激之辭非常辭也

來元成新義序

來于浙中稱爲上家向嘗讀其先世諸莊渾乎古文以爲非世所恆有邇來貴仕名人相望于時而比日新出其屬復有元成元成諸父兄爲世賢人撰本其後此豈易爲者以來之父兄而

元成猶稱卓然自有名字于時則元成所以致此抑以難矣春季予與元成相遇于浙河先一日朔大行雪田語余曰今日來元成舟適至此君爲吾浙盛才大士顧閑不及相見葛巾凉屨風流彌佳瞬目揚眉有如舊識傘胸懷與語兩人撫掌恨相見晚也迨讀其選牘與其窗稿而益有意乎其人夫貴仕與名人士生其家受之者皆足增文之聲而意之者皆足減文之價意其爲增之此意中所以懸擬之也今元成所自席自恆情推之無乃寔不至于是與苟其未至於是則將文予而實不予然則貴仕名人爲之子若弟者爲所藉亦爲所累不可不察也今元成之名與元成之功皆其自爲之可謂邁迹乃身而不幸有貴仕名人爲父若兄以爲之藉則其累元成固已大矣然而元成初無累也元成爲予門友夏三宜所首拔士讀其序文所指否知何等蓋不藤扶進道術之思焉予三復以爲知言然非得元成足以當其言者亦何以發其壘壘乎元成之鄉有佳數宜爲余年友蒙鶴子其才予數見之而驚嘗與雪田言是亦有父兄之藉而辭其累者浙中之盛才此又其一矣元成倘亦有意其人耶

商士宗新義序

庚辰之役新貴與諸廷試者咸集以文事相質者日踵未移布指而度之輒得一伸求序者准之新進士有四難瘦與忙爲其二陳子無其得意而獨與其瘦與忙之余忙故瘦也陳子之忙如此相知者奈何益之一日胡子輪金約雷子行九過余余語之故胡子曰未也復有曾子忙者然可以不瘦篇單則力省文不單則神適索之則其坦商子士宗之制義在焉得集中學而爲胡雷二子持兩頭予快讀一過瞠謂二子曰商郎文似雜劇中鉻兒肖與諸新貴竝驅爭先何爲僅伯秋水乎曰才弱冠耳其文豔而不濡凝而不濇稱之重而嗅之香食之可以益人神智以貽餘子特黍稷之篤恭耳胡子欲使此篇爲茅連茹而見之陳子將其手曰止善讀士宗文者止讀學而一篇猶之善讀論語者止讀學而一章皆可推之以知其餘必求其多是買菜之智也既忙而猶序之者樂其有以肥已也

狄坦之新稿序

內子予在都門王子房朱念岩竝以一飯之先龢義頗衰老子時晉中程坦坦在焉復效二賢所爲坦坦負奇才余雖讀其文輒自愧悔曰趑趄受此賢一拜也今春復交坦坦之弟坦之予一接坦之挽如坦坦獨少虬髯耳一日出數義相質自請將徐

發其藏以贊予弁語予私訂之曰譚何容易坦坦賢其弟未必賢也此予愚予愚者政不可多得吾將終賢坦坦矣坦之既去予讀其書義三篇詩義一篇其理弘深其氣沉昌其勢雄盡因批其亮之襄曰此與坦坦園門名山兄弟各有位置又寄語坦坦善備河叔其推之如此坦之兄弟爲晉中鉅卿閥孫而其尊人心翁方以盛名處大位今坦之兄弟日邁月征復爾必復其始其在于斯嗟夫予相士無甚遊從者坦之與而兄其勉之亦克有終使天下謂陳子有知人之明不其偉與如是陳子之文之學縱無所加于坦之兄弟而以知賢勉賢爲功雖差受賢一拜何不可也

艾千子歷試卷序

千子才學文業爲世所推其言滿天下天下得其一字如獲天

球河圖顧常斂前後歷試卷以行而自爲序幾三千言往逐曲折遂秀才小試之苦妙盡形容天下愛其痛快每先試義而傳誦之甲子既售秀才之苦謝矣予固謂之曰此宜有所置千子曰不也此子之售之所以來也且吾黨所爲不屑近事而遠于時物今幸而得當足以閒執讒慝之口然天下得毋有疑予更其故步而合也乎千竊有慮焉故闈中之牘無弗如行卷浙而上之以觀其三十年歷試者又無弗如闈中然則試卷之不廢非獨志其知己之感于羲賢與稔其積苦之意予來猜蓋亦以明其守之恆亦以著其道之未嘗不足也闈中牘何如歷試卷之多且久與爲其閒執讒慝也不既賒乎予無以奪其言雖然願置其所自冠之序夫處憂感之過者宜爲憂感之言則當悒遂之過者亦宜爲悒遂之言予今地異矣千子唯唯因復行其試卷而更其序

甘伯申存是草序

予友甘子伯申少負奇人之目爲湯義仍先生高弟居恆弟畜予予笑謂甘子申與升𣌬音昔劉伯升志存乎繼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然卒成事者乃在文叔耳自若士先生逝後伯申數歲不相聞嘗寄一扎伯申莫往莫來豈忘平日之言乎伯申讀之笑曰是又爲文叔語矣今歲伯申就館廣昌过道過余譚次出一編示余吾將付梓大士當有言余得而卒讀之博與徵削古今之所已至者没不復見眞足以饋祀上帝矣夫其言甚深而精色不從者中有進也伯申神大於腹而智過其身故其文皆副之又其爲人篤恭靜淑道風秀立此尤爲予見奉之者顧獨慨然功名身世之感未遣予績曰大士尚有名美耀中

有遲若界者伯申所短也然伯申惟如是所爲卒能以氣決傲其界畜者與

吳駿公獨鳴篇序

今上幸未嘗天下之士試於京師一時受命膺是役者國良民譽持法內外斬斬曰前辛未爲鄧文潔豈氣運端使然哉取其屬感厲之惟公惟明劘鬥休心乃獲吳駿公而元之此非文潔乳而何其發之似文潔也文潔當元時式年長矣駿公恂恂如處子出予友天如門下天如藏猶未也况當如駿公者予古有年少而才如賈太傅顧策治安悉出乎居所練治新書商榜本也餘子碌碌彌爲不逮特欲見其巧予世因而張之非必盡中事實飾成之耳今三日之間篇凡十九文字凡數萬言踔厲風發讀之者卒輿之遷以爲神君曰此文潔復生何以得此聲于

遐近悶哉此非歐公所謂天道之行各有太曆文質再而復建正王者以通三統至再而猶不復天氣合而離離而復合至六千年而無不復文字之變識者救之而不能非能之而不救也而固自若也今歐公元遂同符前辛未之所為昔之法制爽昧一旦更聽易視嗚呼此豈人力也哉聖天子以志動氣幽通有動神理不誣而異人應之天道動而難終文字之辨見昇平之祥亦見君子觀數識歸固非一人一事之所得也歐公方布其素業于天下因書此以弁之

涂伯子辛壬之間序

涂伯子有名于時久矣與其尊人若水為人為文皆可以希蹤古人而以其相俗之迹程其資力雖遇世之絕能者與之遲憊無不喪精以魄觕剽分二人可以蕃就數千章頎老攷亢意孤

征不屑人事伯子年近而立尚與諸生戰文藝之場辟之善射者前不苟害澤肉後絕戒屬以獲效於終朝有不幸者按節未釋即陵從獸拾兔輪鹿射麋腳麟邦車而載矣事不由於工拙而人心工之拙之則未始枉也秋杪若水過予携伯子文見示則辛未壬申之作間焉予且浮且讀大困難判發時而卒業夫世習詣奇與彫盡耳僻難句界曰劣深妙難于句界既已棘口不能疾遨劣于深妙復以違心不能賞諳遨阻于外賞失于內不精不神益可知矣伯子之文大海迴風得昌明之氣碎智滑辯以所俊忤而微辭精理糺候分明致廣大而盡精微古人以學道伯子得之以為文章今世以成弘矯僻違幽隱之習說固不勝彼同未得其單複之數也如伯子者乃足以拯頹振靡何者昌明與精微有以兼之焉爾若水曰十年許有神降予塚家謂予世情輕可以入道今予矜小子之文不覺心喜此世情不輕之效也予唯唯伯子貧甚因其請而刻之以見工之拙之世自有公論非失在遇是得在彼又何歎焉

趙南武臨場新藝序

隆準公大耳兒祖孫相距四百年皆能有為于天下原其所以無有他端百敗而其氣不折也陶荊州愛將朱伺每戰輒克人問其故曰吾特能忍耳兩軍相對勇怯相當幾不能支而更忍其須臾此必有變我能忍彼不能忍所以勝負之數不貿也合二端觀之則有氣而能忍者勝矣辛未放榜歸從南陽舟中晤趙南武兩難互送諸疑盍質時時風姨颶母突怒僵覆舟中或無人色而我兩人譚入深處得乎忘機而檣傾櫓摧之變以免然余過輒疆之而趙子三年復見予燕臺譚往事如指掌曰子

莊言有紙子莊言無以易意非陳子曰[illegible]之效趙子有餘之效也趙子戰又北矣武勸趙子有變化之言趙子意不自得就陳子商之夫不[illegible]餘人而蘄陳子者非舟中之曬與送難質疑義文字之𣻎也物有令焉必以其類夫太公售而黃耈彈冠則類之故也陳子之髮不暇短矣然卒以有所薄見於世無他謬巧有氣與能忍也文章之道誠與年俱進而才與日俱退歲路已強則文之氣與作文之髮俱短獨特識之日進者思用所長此其人無翁不忍也郎忍焉吾如其無能為矣南武屢蹶夫屢蹶何也然予相其文往復百折而能有以極其才氣之用隱其名使射之人以為三十許才士耳極其才氣之用以行其日進之識使胸中之理大小畢呈是道必售時過非有異也氣全矣所可慮者能忍與不能忍而已矣趙子比季皆以名人為賢人然

趙子不歸而問甘象則奈何不以身之所歷若告之也

馬培原臨場新藝序

有一友今爲新貴人三年前爲闈君下符所搞曰天下能效項仲昭爲文者獨子耳吾且延子以訓吾兒事雖不經然此段視雞林事更奇予因笑闈中亦復須文耶此屬羅天子爲不俗與夫仲昭之于幽明所推也然予謂仲昭之目富不壓其手闈中闈而索得之者率多奇服之士馬子嘉植亦其一焉其感仲昭剝骨井性所有也曰場中牘不迥吾師幾不獲於理則又感張受先先生如仲昭夫文章之道以變爲上變而得其正上之上也近日員熟已甚然用是得雋者往往而有顧馬子之牘仲昭得之得之而無以相得雖仲昭日號于其偶曰無失馬子無失失馬子猶未失乎其爲不售也今仲昭無所索於馬子而獲則馬子之爲馬子殆可知矣顧感受先先生一以感仲昭之感感之何也夫救今日文章之弊有三端與其輕員也無如重與其子雜也無如經與其爲內入也無如外出此三端者所以爲變所以爲正而受先持以發人者也受先與馬子年兄弟也馬子已有盛名於時受先痛繩之至再至三馬子潸流汗面發赤不倦其道既成與一世相抹殺以大扺于辭而用以厚售未嘗纖介抵諱每對人必指心自明以沂其伎之所從來則馬子豈復今世之人也哉夫無所爲變而主之于先則仲昭雖索而猶不獲況乎不索而獲之也則雖感受先先生一以感仲昭之感感之固宜然則天下手目相敵二先生而已彼闈中未聞并推受先先生何也

龍重孺帝京編序

龍重孺名家子登甍蚤達余在蕭伯玉家一年所欲與重孺定交事卒左今年來京重孺特歷訪予予出諸藝示之無一當其意酒酣而被酒綦上狂氣放于眉宇余意重孺龍中人耳既而出其帝京篇相質語語采澗淹雅當其得意雖古之作者不能絶也彼其言曰文者文耳今天下好示人以其質婦人不飾不可以見君子士之情義不飾不可以見主司大士當移手而從我余笑謝曰予言固當令乃知子用心微密向所見者子之皮耳然余老矣子爲子之事余爲余之事請之截之不亦兩傷乎重孺大笑因布其所爲帝京篇者行焉

已吾集卷之三終

序四

臨川陳際泰大士著

楊曾二進士合刻序

陳子綿交吾鄉遠則楊內美近則曾子家其人其文皆可命令於時而其所詣之地亦微有分焉楊瑩約有貞隱之德曾勁挺著通壯之節讀楊文使人幽讀曾文使人王古一也楊如內經曾如漢瑞大約言之加於其似而已吉之人保于楊而臨川亦擁曾子書與蕭伯玉曰今日兩地有楊曾猶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以相當方事之殷也無良之人頗有脣吻蓋不知兩人用意之深妄相揣度或可得其開闔云耳二子患之謀于陳子曰何以僩執讒慝之口吾將合刻其文以正告天下則何如予

曰是矣天下豈有文如此豈有合刻其文如此物猶有間而可入者人之爲言胡得焉嗟夫急則無所不可見其疑端縱則無所不可用其解法難易所繫豈不以其時哉豈不以其時哉

袁特丘制義序

袁特丘名家貴冑與其弟田祖俱以文章嶽出於時相觀其庋幾幾乎欲掩迹前修而父與諸父之賢不得而勝之夫稱人之賢尊歸于親然余賢特丘頗謂其有汗血之趣何也夫道豈一端而已甲戌之役有君子三百人旗獲化我然素號爲同人者未數數然也余於特丘耳治非目治也然部謁時心各意其爲是人袁子私詢旁生有黔君子得毋是陳子陳子亦私詢旁生有斯君子得毋是袁子旣而握手大笑恨相見晚也然所未見與欲見者面耳若心則固時時見之矣心託于紙上而傳之四方人人見之人人又未必見也余竊不遜以爲見特丘之心者殆莫余若也其爲文也深其節於古人之奧妙而拗險以爲功獨識之所至務以自明雖聖賢之說有時而不用凡此所謂特丘之心也余久見而知之所未見者獨君子而稱者爾特丘新刻成因次是語爲序而歸之且以約田祖以爲其言果何如也

程子易贊序

易之爲教其始末蓋可思而得矣其事之始卽微伏羲殆可從四更鷄鳴時肚皮中畫而得之者也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八生六十四而卦具觀其進退當否而象爻之辭之吉凶具以人事當之得失之理存焉以神道接之告詔之情昭焉如是而已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推而及之變而隆之而皆有也主象主理分爲兩家而要理御象中孔子以理解易者也

然釋龍戰于野字字有理而　離象推而遠之無不如是雖然易之無所不該者非徒易有太極之說居道之全也凡天下之事無一定可求者惟人以其意求之而各有得鄒南臯理學名家士之爭尊而附之者也有妙君子者重踰百舍而思掘之至則請曰先生化矣飛鳥矣有鳥鳴於階之近渡者或以爲訛麥過船非也或以爲推車過河亦非也直從先生之學曰姚磯現磨耶聞者哄然使易但有象而無諸聖之文義爲亢定外貽何所不可附爲此楚黃程子易贊之所由作也易無所不在亦無所不合有文周與尼父而易乾而況先生乎然易何辭于贊伏羲畫之如宇宙中無鳥而有鳥如飛羽中無翠而有常連山意之而爲連山歸藏意之而爲歸藏周易意之而爲周易愈演愈別愈演亦愈多文周尼父不妨爲別不妨爲多而後之人獨攘

干贅乎鼻譏人可隨意而演易理人亦可隨意而演也人推可
隨意而演此易所以大也先生之易義楢辭高此書一出諸家
之虛而無用與用而不極者其貲矣若先生者如口目手足合
之皆足爲心君之用以爲贅焉可也以爲非四目兩口駢其手
足之枝者卽謂無一贅焉其亦可也

不刪狂序

天下狂不一也有儒而狂者有禪而狂者沂水春風之致旁若
無人雖老尼山在上袢絃不顧此儒而狂者也若夫吞鉢嚙蛇
一腳踏破天下一口吸盡西江將若祖若師一拳打死與狗子
喫禪亦有所謂狂焉余素痴癡而性喜狂眼亦識狂然無有眞
狂者强欲余以狂奉之也難西蜀寒竹氏禪而狂者也余禮之
惟謹一旦攜其所知文數篇題曰不刪狂曰予其點之圈之批

之且序之失不談禪而談文字又强予點之圈之批之序之寒
竹之狂態見矣然閱所不刪狂之文則未見其不刪則未見其
狂者以爲中行有餘以爲狂不足以爲國門有餘以爲名山不
足則何不刪之有焉觀此文之貌或似胡廣耳而寒竹氏顧欲
予狂之不刪之是寒竹氏之狂非客之狂也夫客爲中庸陳生
爲涓侮而寒竹氏爲徂此亦天下之參也書此以遺與竹使以
遺所不知者何人

丁紫芳重生傳序

丁君紫芳落賊而竟自免者何也不怕死所以不死也彼當城
破萬無可生之隙只念一刀過頸直如一條氷雪無可致難于
其身者而君父决不可負先臣决不可忘奉主决不可累妻子
室家决不可使之牽連入穢打算到此胸中一毫無畏而智生
焉君負胸中無事之智獨患無身耳身蹈虎口夜臥臭鼠重壘
中方夢種竹作淸課事此其心豈可得而動而敵人又安足以
死之也哉嘗於是知叛臣叛將之罪通於天矣賊非盡不可與
言而甘心受縶若牽狗彘然曰是無可如何君子或卽而恕之
然丁君獨用勁自脫又何也引犬羊戕父母之壞壟主至下愚
論以黑雲龍之事招之而無一人應者卽今日之不歸知前日
之往矣故曰其辜通于天也丁君又曰賊易與耳其帥皆屠各
非有智勇者惕隱等之驍悍而王晏球縛之何有於是吾愈知
賊中曲折苟能見任宜得當以報夫丁君驚魂未定而能爲是
言此其氣决何若宜其脫歸之易易也

放生大會序

末世嗜欲愈多嗜殺因愈衆物之自全其命亦愈難幸而有仁

人君子承乎其後不幸而無仁人君子承乎其後物盡矣則人
亦盡矣此江國放生大會之所由生也地連數郡人聯百千衆
一時貴介聰明才智之士與焉而南昌令何公非鳴寔爲之師
倡其議董其事者則西佩劉君也其貲以衆合其放生以遇而
救之其登記以簿其會以歲兩奉兩舉必治佛事所以外資物
靈內固已慈而丁寧懽正稽核之事修焉西佩謂陳子曰子盍
有言夫物生有域佛氏以慈衛之今諸君子以慈衛物命而乃
使不通佛理之人序之未見其可雖然諸君子爲此舉也其歸
使愚夫愚婦皆不肯殺而深諳之不解也且溺佛氏之深而不
善用之其勢將至于助殺彼以一切見境一切善惡一切苦樂
一切殺傷全活皆譏辨之幻見所生醒則都無則殺物命本爲
虛說反是而盲之則全物命亦非實事死物不足以爲不仁則

生物不足以爲仁實微不足以爲苦則生上界不足以爲樂故得佛氏之說而不善用之未有不與于不仁之甚者也然則雖不通佛理無害于可言也夫禮俗之始未有知由來者也然火食之興不久則鮮食而粒食亦當不久民之初生不能茹草而又不可以得殺於是不得已而戰禽獸之命聖人不能避奪也爲之節焉其取物有體其交于萬物有道此魚麗由庚所爲詠歎多也後世不知聖人革俗有漸之義與其救物之窮之深心而曰聖人不能去殘暴殺戮無論聖人之心欲盡去殺而特不能遽也即使聖人眞不能廢殺然盡如聖人之教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國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魚不尺者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如此類者不可殫舉故能修毋致子四靈畢至審如是聖人之於物也綦節矣取物有節即不

盡物而生之而物之全者已多況又革俗有漸思欲盡物而生以救物窮也誠然聖人雖不能使後世之不殺而欲使救殺之世殺運可移何者殺與不殺此二本者皆緣聖人之說以爲通而人欲雖熾人心之可恃猶操其勝苟人心之可恃猶操其勝則勝之矣人心非欲生物也而人心不能無生人在天地之內而心又在其內天地以人爲心人以片肉之可着地者爲心其地中其體圓其竅靈而其性惺惻佛氏之所謂慈聖人之所謂仁也人無心之仁而將無以爲生使徒恃其地之中與其形之圓號於人曰幸吾心尙存乃遇物之可哀者而不知救與不能救則所謂靈與惺惻者去矣如是已無心而入死矣如是將又至累天地蓋天地無心而天地亦死矣是故物死不如已死之爲甚生物不如自生之爲急也然其心之已生未生也有所爲驗其心之既生無不生也有所爲養而皆本于放生之一端遇物能恩則心既生矣心既生而又無試之于殘忍之途以漸于堅忍之事遇物而時時思之非以養物也而以養其心心以養而生心常生則心所生之用將遂不可窮此放生爲驗心養心之具而實人心之可恃也夫物自土石而外無不生也禽蟲之類同于人者七八特形異耳有翼無翼之類之異猶人有髮無髮之類之異異足以相難乎或曰草木之類有生矣安保其無知又安從保其無牝牡之族懽痛之情乎試觀抱蔓之屬登危攀峻必以絲牢纏所附而後去之而所以爲是者必以夜以爲不如是已且墮不如是人且闕也至巧罷矣聖人之仁未之及後世之仁亦未之及何也彼生之路不能盡去其質而彼之情益而從頑此之情損而從淡有以效其勞耳且事欲其有所定

也覺嗟推此心也物之疑于無知者且思有以全之而況同人七八者其忍殘之與諸君子皆負介聰明才智之士而又得尊而賢者爲之師此居高而呼之義也內有不得已之心以自救其生而外又妙于所倡則從之者必衆矣書是以塞西佩之勤請并以示諸君子

劉西佩放生賦序

賦者古詩之流以聲爲教夫聲者感人深而風移俗易蓋其致不在理義也理義且亾而況文字乎嘗記少時先慈見背從俗飯僧作破地獄事僧所唱詞義鄙淺而音韻凄悠使人悲動不禁因知聲之爲道感人在理義文字外矣甬上劉西佩糾衆爲放生大會予序其事而行之錢沃心司理爲放生亭于吾郡之城東刻其文爲碑所以廣西佩之德意亦既周遍矣西佩猶

慮不能遏暨與夫入之深也夫近年四郊多壘窮迫行士屢犯芻蕘原夫氣炎之取殺機深重也殺機深重須反循其道以生機之深重救之而深重之理在屢用而不已于是更爲放生賦引事連類凡古人衛生之得與夫戕生之失具若列眉而標旨淵妙攄辭淹潤所謂理義文字復兼而有之足使長卿擁𢧐江生制氷試問陳子西佩爲此何也解者曰西佩文人故習未除雖參大乘夙業在躬見獵而動此淺夫以己分測量賢者尚未夢見解之者又曰西佩以己爲津梁勸學士文人共獎斯義若曰工賦者亦復爲之則與者衆矣此似之而非也凡西佩爲此有本性有正教本性不在故習未除正教不在勸學士文人共獎斯義也夫慈憫性深則心之生與生生之心雖欲已之而不得也孟子云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亭集序　卷之四　七

而安知口之諷之腕之播之卽世指以爲狂詈以爲綺無所不可苟活一人使動生生之心苟活一物使全旣生之命雖使裂西佩之軀且爲之而况名乎此之謂本性至于正教則前所稱感人爲深者是已放生序設文耳文而碑久于其所如淋足不能有尋常之逝何以及遠又文有字而無聲人之未嘗習字者其目有瞳而無光故文可以通深茂不可以通樸野則又何以及愚今易文爲賦而登之詠歌其言有節焉其聲有哀焉節則易諷哀則易悲刻而布焉去其故處而走四方婦人孺子遭之耳觸心開其天動矣而又益之以理義文字蓋所謂加務善之者也何謂加務善之西佩以文人之腕寫佛子之心手絲詎究未損乎易諷易悲之美而標旨深玅攄辭淹潤者又足械淵茂者而使求之不亦兩壁乎西佩以本性之不滅爲正教之無已感人之事不一而足則所以救之者亦旣深重矣

李小有放生文序

人苟有心於濟物者隨處而可以行生生之事亦隨處而可以得生生之言余讀制義至方孟旋子釣篇云物非命之無可逃也豈必以生爲人用人非性之不得已也豈必藉物以爲生旨哉言乎蓋已明示不禁人豢養之食與草木之食矣使命可逃而性得已將斯二者而絕之而聖人不能故立中制節以通體絡亦設法寓意以救物窮曰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也夫物不能禁其相噬則已矣而人爲萬物之靈奈何效之且人之智之力固能勝物也智力勝物故能制物而食之智力勝物亦能自食而不必需物以爲食蟲類相噉以其不能效人畊又不能效人食土與食草者虎豹噉異蝦蟇噉同則亦命之無可逃性之

卷之四　八

不得已也人智力異是而性亦異是果蓏草木之滋可以自存濟而必內噉家畜外噉天地之牲乎此非獨物之生命絕也而已之生機亦斷放生如李子可謂善自愛其生者今夫人之生也直不知人之生也生一念陰慘不必挾彈持丸操刀舉匕而此念已絕此身已墮矣放一生與放億萬生無異藉外事以顯內德直自爭此生生死死之介要非爲物也昔萬回一旦得道莫知其致此之由予讀別記而知回之得道抑有自來幼時父使其守田牛食禾不驅牛旣去徐理其亂者父見之怒將與杖回跽曰牛方食柰何驅之父愈怒曰卽汝何爲復理亂者曰此苗又欲其生童幼予猝然之際輕重縱橫皆具生生之心生生卽仁仁卽慈悲生生卽仁仁卽渾然無私浩然長空兆彼此斷續之界合二義而道之體得佛之理亦全那得不爲回也李君

刻此文所以廣生生之教于無窮而余樂爲之序如此

廣仁品序

天下之理無廣如其仁矣百族不能外焉百術不能外焉以生生之原出於天天者道之至一者也惟一故廣在草木爲核之内壞在人與鳥獸爲心之不忍不忍之爲物好内處而質柔與核之内壞者等性倖形凡物之出爪怒目作鱗張翼者亦無不愛其類有賊之者爲之犯難蒙患以慈衛之仁之廣也如是人之於數者爲最靈顧或不若焉何也私爲之祟也備之爲欲者廣則已之需于世者備道之在身者備則物之責于我者刻以不宜自私之身而勢又不能以無多私則已之所需與物之所責有不相待者矣不顧物之所需而任其自生自死自榮自萎猶平等也已之所需者急遂至戕物以贍已曰此禮俗之所始

也始猶省欲久之則理義天下之仁者蓋寡矣故聖人導人以仁先導人以去私無私之謂仁不忍之謂仁而功體源流則有分矣聖人無私故天理周流無間無間之謂廣其周流于物者亦無間無所不及之謂廣然兩廣之中不仁不仁而一已之私間之而所以待已與所以待物者皆不仁不仁而心死不仁而造物誅之并身不得良死是以二死償一死矣然聖人以至仁之身諒物而物不動而詩書之權窮何也或以其爲聖人之言也聖人之言渾淪深遠不指事而言之而使人觀而自得夫觀而自得世亦能有幾人哉有所及有所不及則於仁人之也幾何哉今夫報應之說深沒其文于經而雜見其端于史聖人逆知其有是曰吾不能使天下皆仁要有繼吾而起以仁天下之身而不止于仁天下之身也將以仁天下之心且以仁天下最不仁之心而使物被其仁之賜此其術何術也曰李子小有氏之廣仁品是已篇之義類不一而足爲刑獄之恕以寬人爲藥劑之良以活人爲功過之驗以勸人人猶不悟也于是爲報應之說以動之然特報應之說以動人而世有報應之說不足以動人何也則或失則虛或失則深或失則誕也深則經而虛則闒丈人之巷譚誕則天竺氏之權教也經非愚夫愚婦之所通曉虛與誕之闒丈人天竺氏之言又不足以使學士大夫之尊信而奉持李子慮焉而徵其事于史某人爲善得爲善之報見于某史某條某人爲惡得爲惡之報見于某史某條開卷徵之而宛然在也夫能使愚夫愚婦通曉使學士大夫尊信而奉持則勸于報應之說盡人而然天下皆趨于仁天下皆趨于仁而仁廣故曰廣仁篇也聖人之教欲天下知吾仁之道之大卽不

仁之法皆仁是故朱絲縈社而不爲不敬靈太白懸君而不爲不忠主以是爲廣仁而李子反之凡是者李子嫌爲功過于聖人自託于發揮之辭若曰聖人仁天下之意吾特推而廣之以爲是固詩書之支流餘裔爾此或李子自處之心予未以爲然也

表貞集序

貞之爲名正與確之所處也得乎其爲正失乎其爲確吾見其始而已失乎其爲確正亦滅矣何者無以終乎所爲正之分也子之孝其親與婦義其夫同一實也古三十而授室任爲人夫劫所依者膝下而已得一物不以予他人而以遺乎其視爲後漸不然彼其中誠有以奪之也孟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爲子如是爲婦可知孝與義之分非緣是而斷之也緣是而不

變則從無可變者矣而從前之本乎足者其篤摯變如必有以異于人苟其篤摯變如有以異于人是當其變故之交必非作而致其情者作而致其情者有二一者務乎名而爲之一者洽于恩而爲之兩者真僞不同而皆不能保乎其卒保乎其卒者不於其卒也其爲子子於大舜見之矣顧天下爲人婦如舜之用心者悉數之不能終其物而狄道張君之母蔣孺人其一焉蔣孺人二十五年而寡又三十年而稱未亡人當其寡而稱未亡人也幸而有子又幸而有姑孺人得以不死孺人得以不死又非幸而有子幸而有姑之故也孺人家故速貧孺人身故多病以貧家當病身上有白頭之愛姑下有黃口之孺子處之爲難洞一艱之長往爲益小快耳而孺人不死蓋其天定矣篤摯變如一死之不恤而不必于必死上以孝養其姑下以慈成其

子此爲行巳之外篇要非篤摯變如與篤摯變如之爲天定而自然者也姑以天年下世二孺子以名士逢年孺人所以報其夫於地者幾可以無愧而孺人所爲篤摯變如念亡人子地下者則三十年如一日也三十年如一日則雖百年猶如一日矣五十而慕而爲舜之孝其親五十五年而慕而爲孺人之義其夫蓋其所以爲正者亦既確乎其不拔矣不拔者非作而致其情天定之謂也易曰介于石物之確者莫如石石無欲與情故能保其所爲確而全其所爲介積習丈夫其能如孺人之所爲者蓋亦少矣推原所由詩書之爲祟而胸中之理義太多也詩書生理義理義生聰明聰明生趨避孺人所爲能卓然有立如是固自全于性生而非淵于其父之神與其夫之儒之爲之也孺人之貞非有意乎貞無意乎貞則愈無意乎表而表之豈孺人篤摯變如之本願乎然持節使者爲之表矣諸當事名儒皆爲之表矣此則孺人之篤摯變如感人心之效不可不知也

貞節錄序

天下之節之宜重一也然有甚焉覛乎其事之所最難與功之所最大則君子之爲論有加辭焉婦人之節美于男子男子之節有詩書助其半他體得其半自體亡其半矣小妻之節美于女君女君之節有體面助其半名分得其半天分亡其半矣此錄于事之至難而有加辭者也自古聖者多矣仲尼爲聖之首使無之人類至今爲禽獸自古帝者多矣我太祖爲帝之首使無之中國至今爲夷狄此其有加辭又錄于功之最大而言之徐君樹敦生母余孺人於斯二者殆兼焉孺人側室也韶年而賦兩髦艾歲不易焉以側爲義其義難當特一脈獨徐君呱呱

耳所謂韓氏三世惟汝而巳者其言至痛深今在徐氏矣無孺人是徐君之尊人未病而死也卽有孺人之生子乃委而去之而以孺子身之成否與學之成否聽之天有子無子尚爲未可知之辭今能如是節矣又竟生其子又竟成其子薪火相傳在世在學孺人之爲孺人其有事于人倫最難其有功于徐氏又最大宜鄉紳之發揚褒大而不能自已也蓋卽君子有加辭之義而引之也

合十五國選貢年譜序

禹一饋七十起日中不暇飽而猶恐士之留于道路蓋承乎需士如此況當今日豈易爲力哉今天下不爲無事聖天子廣爲蒐羅以登時儁其於選舉也尤重語云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國家所嚮如此爲人臣者有先意承志巳耳

天欲聚人才以副國家之用非必他途而取之也草澤中英雄亦少耳謝玄設招募士一歲間止得劉牢之何謙而謙無功名晉之時無舉人進士選貢之羅人才宜散之他途然得士之難猶爾況乎今日士子聰明才智皆聚于八股之業乎明主知乎此故以鄉會收之而不盡者復以選貢收之則夫選於兩京十三省者皆人譽也人才者功名之所出也人才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寘而索之而才智集精而擇之而才智之尤者見以之治餉治兵不出一天下之郛廓而來足令有關門之木之作一人持一頭而舉之雖強勇之甚不能使未之絕地百人更休而遞至猶無舉也合兩人各持一端則不擇性而舉之矣故才貴多又貴合也吐谷渾夷傑耳然呼諸子而獨之以十箭難斷爲喻夫一父之子而各自爲用終無以濟況乎不知誰何者哉故

兄弟之多而竟得乎多之用貴乎其合之也合者非合其身之謂也貴有以合其心夫人心在身內智又在心內心以生智智以生力力以生天下之事業循之以往而無窮生焉要其所以本之者在一二人有以和其心而千百人之心和和心之道在取兩京十三省選貢不知誰何之人一旦而兄之弟之比於進士之以天下爲兄弟者雖比於進士之以天下爲兄弟而所以和心之道比于進士之以天下爲兄弟者更甚何者以爲不意而得之也凡人之情出于不意而得之共心必樂而其感必深以甚樂之心當甚深之感吾率之以共事一人猶之合親兄弟而共事一父也此合兩京十三省選貢年譜之所由刻也其事揚推斗諸子實倡之曰非陳子主此不可于高其義既樂而底之矣謀諸揚子萬年與某某各捐貲若干而使陳子大士爲之

序陳子囑之曰子爲竹冠子爲珠履可乎因序其後如此

闞耐菴乞言引錄序

吳丞相顧元歎有族人悌每得父書設几盥手跪讀之每一句輒拜作諾聲讀已乃徐讀下句父以天年下世朝夕上食拜跪如生時俯仰哀楚相抱不脫廬有終身之喪焉因喟曰天下方有人子之孝焉如此者哉及讀闞耐菴先生乞言引然後知今人去古人何必有間也先生之先公薄一官不爲超然世外迹其詩酒自娛殆陶彭澤一流其視變化亦齊矣長康能貌其面與其冠履紛佩而終無以寫其心此何不足已事顧先生朝夕展拜淚眼未乾出入依依相抱不脫誠有如昔人之所爲者見似目瞿聞名心瞿不可解矣夫父母之於子也已長也而孩童使之曰吾某兒也孝子之於父母生則斑衣舞之沒則孺子泣

之依依不忘悄然父母之志已耳先生殆終身孺慕者與皆爾都無聞見其所爲瞿瞿者自如先生之相抱不脫者固不關于圖之有無也先生之先公既爲陶彭澤一流則於身無虛乏之色於先生無悁悁可憐之思而先生已若是則夫先生之先公苟似世俗人不能脫然于功名之兴先生於是其盡傷又當何如哉

已吾集卷之五

臨川陳際泰大士著

序五

解石帆中丞榮滿序

撫軍解公石帆之坐鎮吾江國也幾年餘於茲矣漢魏之際置寄重人之臣有四征四鎮其將軍被以大名因四履之重而大之也然鎮與征各有專任以應其職名鎮不有其征猶征不有其鎮也而鎮之事與權常不優于征後世節度府兼之矣然唐之藩鎮歷數州而輒置一官地狹則權輕是不若本朝專制一省之爲重也然雖專制一省予以鎮之名勿予以征之名邊衛重地稍以提督之銜得以有其軍然予以征之名終不能有征之實此我明之節度視唐之節度地過而事與權不及之效也

事與權不及非夫人之爲之也時亟矣既以可爲之事與權畀之而終無以自見此則夫人之爲之也公在吾江國無征之名而有征之實既以征之事與權予之得有其征之實而遂不徒有其征之名何以效其然也江國山諸侯之國也而其委乃爲河淤諸侯之國虔州背負萬山銳入閩廣壬申之役山賊蠢動制臺不戒賊從枕上渡師而猶然謹何也冦狥寧都與國隙而入之泰和永豐廬陵並受蹂躪樂安崇仁宜黃之間禍尤慘公聞變投袂而起賊素讋公威名東衆宵遁公先檄兵待于臨而殲之鳥獸散者十二三耳公復自行各郡城有可倚杵而登者倍薄增甲且羅落鄰要設兵守之樂末削夷睨若嚴關賊入十而十死南贛撫建一帶嬬子衎衎不廣于冦建祠祀之余贏譽爲而弗得止也夫上流江國之全蔽也劉宋之初徐道覆盧循規欒而動自嶺外浮舟長驅直抵石頭城下非命世奇英幾亡厥社古今經閱未固而輒云南北之廉不足援危上國亦豈得爲通論哉然斯以言公之能與公之功業已見端于斯亦安可誣也江國以九江爲門戶既爲一省之蔽然豈獨爲一省之蔽而已陪京根本之地以江州爲上流宿重兵于此賊從上來可以橫遏賊從橫厲可以下援而從江蔽江江不得而蔽也古人之蔽江也或以合肥或以淮甸有以爲耳流賊爲有足之冦倏忽如風雨長江以北巷無居人聲言渡江聲言順流而下渡江則江右瑕順流而下則陪京皆瑕此關于天下之故非一方之得失矣公聞警投袂而起猶然前事也而所提之兵所遣之將則加務善之公三令五申有不用命劃雉肆矤諸受事麾下者不寒而栗卧鈴渡江要賊黃梅賊聞駭曰是家固繼越勁于虔

之山隊者也因宵遁公要擊獲首虜若干此行非公事有不可言者梅建祠而祀之比于江國自後賊數來公數往公數往賊數遁京與省開府建牙奉命合勦者凡五人而公爲之師又爲經久之圖爲屯者若干爲營者若千星羅棊布擇人而任之士飽馬騰要將渡江大舉爲滅賊之計規畧有成古人不足絕也夫豈爲區區江國而已公于今茲將告成功於天子聖人在上將授以樞機之任使之內治流冦外治奴虜當今所可以隆中筦之寄畧無見踰者則公居中以制四末而江國所邊之南贛二郡與江州所對之黃梅一帶國四末中之宗緊切者公之制將連而及之耳即何必坐鎮一隅而治之而後爲治也贛守劉君南安守李君謹持公所布之方規而守之以免于罪戾念公方去四末以屬中央而蒙道遠實柔道遠君既不勝戀與懽而

劉君爲黃梅人又軟辱公爲鄉其德公彌深于是拉南安守李
君請予一言以賀公某部公之守下顧但郎公及于不伎之功
德而言爲地方制兩邊而憂不及不伎之妻子爲朝廷制上流
而憂不及不伎之君父公之及于不伎者如是雖無二君之謂
猶不能已于言則安得以不文辭竊惟今日禍難殷流諸臣之
孱步求濟者亦復何限然卒未聞有分君父之憂副聖明之簡
者則才不務而志不立也今日事勢之難爲與議論之難調誠
有如有識之所言者然苟有才以制事而又有志以鼓舞則兩
難固不足以相窘也郎如江國彈丸之地南處山而北夾江亦
非易處之地然有潘昭度先生爲衲臺用制江國之上流而公
以撫兼征復制江南上流數千里二公桴鼓相應左提而右挈
之其志要爲君父靜夷方難其才又足以副之啻類難疲痞之

衛聚不屑拮据戎馬而志恐安閒既無頌苦不堪之意足幾徼
於顏面而欲上諸君子之議論卒亦無有以及之然則所謂兩
難者豈獨至公而不敢哉今公以鎮爲征業已授以征之權而
者乎征之寇轉盼閒天子念封疆與念公之能與功將以中允
之陞付之則昔賢王晉溪之事固公之所優爲者也王文成之
在虔也非晉溪無以展其才而成其功今日公優爲晉溪而潘
公亦不後於文成兩賢相得同轍將不難靖則公之爲鎮者愈
崇而其爲征者愈大矣

鄧靜宇五十序

和者天地之生氣在焉萬物皆生于和天喬之性爲專矣無衣
毛羽宇以自溫立地而深之而不能自去其處其發榮也蓊蘗
木而後生故其爲生是天事之獨尤也當太陰加物之時宇宙
洪荒臺子所謂亶地者獨天體半見而已然飾喬之候生理瀰
面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言喬之乃所以爲施而
用以自承尼父知之於物外雕內貞一無所晴而微志之曰保
合太和然則溫也固也殆物所以生生者與人之生不全頓乎
天氣而和之著於骨脉與性情固宜近天之所近矣近天之所
近者道亦樂得之近道之所近者壽亦樂得之以得乎生氣之
所存也萬物之長養修延莫不從于其朔如是而始則依其所
始之性自稱乎所始之量正舉而爲壽旁舉而爲福澤畢應之
雖未即見其然有然之者也然又貴乎喬用之者何喬者和之
類又喬所以爵乎和也雖盡則和反矣屑越則和衰矣不保合
固得太和也哉予謝鄉靜宇生長名族又父祖所遺者應厚所
見者大死可以振勵奮迅刻急修靡以爲所欲爲無所不可又

其才其秀合議誠邇斂非汶汶無所短長於世之人家實之所
稽與身材之所優如此而獨恂恂善氣相迎著于心本非有矯
飾而然者昭武鄭爲大公子予姓中稱大父行然未嘗一見其
面但之意言論卑弱數十年一日也人有不足者輒覆蓋之郎
爲難恐之事輒引而之于平生耳目聲色之好慕所不經有
推子數人猶依依母孺人膝下迹其所爲有古深於學道之士
所不能至炎非偶然者怡怡融融是其和也而得乎守心之道
不自恭予鍼砭是其喬也和而喬生理全矣夫人身之中精神
同賓形氣所受者和而後性緒和性緒和不以一切之亢厲殃
其平粹則形氣愈和一身之和壽也一身之和與天地福德吉
祥之氣合二類相召而集其躬有以薾而延之又壽也又以喬
用之喬而不洩以康強貞固壽也食氣不盡將以其藏償又壽

也壽有類天致人壽亦有偶而全之和之所成與壽之所留者爲壽亦爲福澤天道與人事皆出其中矣今公行年五十五十未可言壽而可壽之理已具可以前名其數至于所爲壽之類與所爲偶而全之者則已先公之壽而見其端公諸子幼者錚錚長者端端王王廢之性似父而次子邑儁爲余婿文業行能既已籍甚一時凡公所欲爲而未及爲者將代了之福澤之氣之見榮如此所謂類與偶者至矣識端而知本則公和與壽之所取以爲正舉者不卜可知它日將與堯爭年今者之待觴觴公譬之行百里蓋尚未得其半九十也

傅金峯年伯八十序

夫人具有餘之氣者無所不餘是氣也所謂精華果銳之物蓋得天剛方之分獨多柔之爲道不利遠者而此翩然反之必得其藏必得其壽矣年伯傅金峯先生寬大長者然踔絕瑰厲之氣一往而深家雖非素封乎然視富都邪豎長鬣而相者奴畜之耳勞而後饗有遺不仁之粟可去之曰毋以溷而公折著額宵買儋以耕市所爲耕牛得田價三分之一或欲儻與並賄不可所親笑之曰公牛還大而田少直可作贍耳公荅言吾以爲望牛公拊諸弟以凡道兼父道而諸弟識與度皆不能及公百一公所見者大類延名士獨敎兒諸弟羅需此者事無所至終當陷兒爲小賈耳不如早自別異俱衆儀無益也公不能禁田與居取其好者猶據脊而仍之公得矮屋一間是後公獨與陽巷吟哦其中勢愈窘或有負公責者毋銀得十兩公恃此以生性索之其人指一牲爲償一婦据竈戶而泣祭之乃其母也自言積十指頓此而鼻今若此衣之以薪不待駅而知矣公側然

傷之還其牲公旬曾忘而行無世人一切單夜之術役生之路幾於爲笑于人額氣所範是足使千人自廢然公之寬仁亦其體之所兼可以隔位而形見云公不習爲貴然貴似其度內公不習爲文然文又似其度內也族故多文學中外親表亦多土材然居恒拊陽巷而壯之曰此終當爲若穿鼻耳陽巷甲戌捷南宮公又不以屑意曰豈知爾居處操作如平時約勑奴客不得意外生事剛方之氣老而不衰是有餘之氣老而不衰也迹公所爲學復世人一切之爲分者耶丁丑陽巷與余同在都門嘗差甚急不難紆途而就之曰余圖觴吾母耳既又遣復命曰今年壽吾母明年今又壽吾父進之恐不遠事也嘗事者宜有以恕人子之情而竟執例相難陽巷不得歸矣公雖不以是督過其子陽巷則已㬂然如不終日客貌辭氣有異于入者諸同人競爲詩歌以壽公因以悅陽巷即陽巷亦若藉是以自謝其心既而猶不自得諉于陳子陳子曰子可寬譬者二焉不可不務白也前者子二疏其一立行之省細乏之時金錢二千萬其一雖未行然行之可使賊隻輪不返假令予用果前策立得南還雖稱觴父母之堂而國缺良謀此其輕重去取之分中父知所處矣而況公耶其可寬譬者一也凡天下堅剛之物雖天與之性然多不受命于天松栢之姿經嚳慘淡生于磽确之地而愈槃之春和布氣萬卉奔悅獨外彫內貞瀋液不行夫姚弋之草不妄尋蔓故長大無情欲然其可久之體不得比于松栢若質非堅剛故也公受氣得西方之行體不易發而又不剝于物以發之行年八十如四十許人目瞻炯炯飲啗神明不衰此固休明遐厤之數矣其可寬譬者二也吾子其謂之何陽巷起謝

曰予業焉如不終日之患有君子三百人甚口怨甙者頌禱工反之不得予心今聞子言而解子可謂能言人父子間矣

傅雲峯先生六十序

今天下不爲無事矣天子聖明日自憂邊在廷之臣無足當此任使漸有薄視其大臣與羣臣之心夫漸有薄視其大臣與羣臣之心必不能獨任勢必將有所寄勢有所寄而朝事之可憂者乃不在冦予心誠惻之因喟然曰安得風恖明定獨持風裁憂國忘身如某某諸公者乎誠得某某諸公則以天子之聖明將倚重之事適不至是所云某某諸公則傅雲峯先生其一也公當日月之際兇威方張爾時輦上諸君子以方內投方木而一時小人復出其力以佐之天下喪心失望以爲從此復失紀綱即乎出負氣爭高何爲尊奢者藏頭縮閒耳而公獨奮然具

疏不顧而擊之夫兇威方張之時擊之者至則斃耳公豈不知而乃逆折其焰于衆人屏氣伏息之先逆謀爲之阻者遲迴數年以待天誅噫公亦危矣夫爲公之所爲而皆全是謂無人理公不獨全是謂無天道何也爲逆而不致蹶於所始事之人則威劑而無以禁來者此亦人理有然然天道亦有之願其間亦自有辯而可以卜爲逆者成否之所至與爲國者興替之所至焉天下無盡民之秭也而有盡賢者之時賢者盡天意可知已波之成壞而此之興缺也夫惟慭遺一人而不之盡則國運與賢者之運有以相持而不窮先號後笑今獄後殺有以大其所終剝之碩果不食復之七日來復此其事也故君子于公之不惡自全而卒自全知其有天道焉公葉度六十其子皆劉若立君皆執義於予請予言以佐觴余因次其大節如此餘可推而知之云

周體順七十序

余素知周體順爲金邑令士然耳熟而已比索長安米久即索周氏之酒與飯亦久每酒與飯體順未嘗不共即體順之心未嘗不與體順之面俱呈乃喟然異之非久與處而能察體順之心之精微乃久與處而能察體順之心之無所謂精微也來日而體順之心懸于目揚眉而體順之心懸于眉開口而笑促鼻而涕而體順之心懸於口與鼻之間然則體順之眉目口鼻皆心更于何處復有所謂心心且不可得而況心之精微乎語曰人之生也直體順之直如此此有餘之一徵也又後房姬侍至三四人夫房中之術至道之要體順既有于姓又非方伎之流而性不跌宕家非贏溢何以如是既已如是而體順又精神挺

勁面有光華必其所稟盛壯不能制而馴之又所稟堅固不能動而竭之也若此者又有餘之一徵也夫後之有餘猶世俗之論也而前之有餘爲聖賢之基宜其所取于天之勢畢如其量以畀之然體順官不踰冗散祿不過擔石行年七十猶肇牽車牛于萬里之外展轉不遂是所食者不足稱所稟也其子貴庭或年長矣其賢謹之賢雖無愧于其父要功名事業尚有待乎後之人夫至于孫然後食其不盡之氣則其報也已遲而貴庭所積之分又將索償焉無論未必得也即得焉而不歸諸體順所遺則體順今日所稟之有餘者將安置之凡天之所以與人必乘其易與人之所得于天必因其類以體順德行之有餘宜使身大貴與其子之速貴而天心自惟以爲從馴謹之覽施其貴之之權也難從康強之齡施其壽之之權也易而體順取壽

爲得其類其取他道然似非其判也然則體順自今以往力如
四十許人目見其子賓庭之所遺而其孫受之璧頂尚康健如
敬也體順諦聽予言異日者後房諸人今日厭體順之有年者
皆爲老嫗驅使拾薪道上而體順九十以上猶然止如今日之
須顏矣

李太夫人一品八十序

孝定太后以任姒之賢登儷宸極誕育神宗皇帝覆露羣生四
十八年至今謳吟不衰推原受命既固之錫加恩所出之所自
來太封是嘗大檍是承李氏鼎盛在日月之際戚畹中無有大
於山右者而我明中山公爲一時第一公內託肺腑之親而才
具崇濟性緒矜慎剸有所以受寵結知不盡關渭陽情也當公
之薨逝也太夫人齒始強耳撫一子一女煢煢如不欲生者而

卷之五　九

堅瞀異同之迹地復犯之此孌未燥者何足與治而兢兢一塊
肉與其有之不如無之愈也太夫人遯形匿光不見牙角我子
安得裸人子乎掃積塵而夜坐望寒月而餐霜者若而年夫當
皇太后在內公受神祖不次之恩富且貴將百世守之意竟其
如此即太夫人母子煢煢時詎子爲一品孫成進士目見而身
享之直是夢中事耳又豈意其有此而竟有之也夫甘與苦以
相形而甚者也假令太夫人所處蓋如中山在時雖子爲一品
孫爲進士其所加于太夫人者幾何鄰里安得甚詫之太夫人
安得甚樂之惟太夫人處煢煢之際形業失故不復推爲上家
一旦如從夢中獲所不意詫天有予又詫天有孫而子若孫復
與夫衆人之子若孫今太夫人子都督公順翁年伯其貴于凡
弟中幾可以無愧而其孫阜復早達夫太夫人所見者大要不

得徼以所習嘗而一旦獲所不意何能無懼蓋得之而樂以往
事形之而愈樂也向所爲兢兢者富貴逸樂誠將其身頓推不
損于體內而要無加於體外夫無加於體外則所謂太夫人所
見者大不能徵之以所習嘗者也以此視彼竟何如耶阜爲予
同年令太康賊來如織來輒摧之賊咋指遁曰奈何與太后家
爲難賊卒以完及功成奏最得上考適值太夫人懸帨之辰一
品公請曰某月日將以康爵觴我太夫人二三君子之與予暨
子阜有風者各有贈言集之成帙子號能言者而不爲之序如
人欽佩於孫偉然獨缺其冠可乎夫古人宴必用樂樂以動脾
所以演安其氣而利飲食故凡欲觴太夫人必有以樂之而可
而欲其甚樂亦必以前之不足者形之而可也因備述太夫人
本末如前云云如此因以復一品公公笑謂曰子言一而得二

卷之五　十

樂以演安其氣氣和和則臨臨以樂樂氣氣樂則安安以延年可謂
善壽其母子可謂善壽人之母矣

○徐太母胡氏節壽序

節與壽相爲首尾理之恒爾木之節蟲堅多心斧斤之所難犯
而風雨蟲鼠飄搖攻齧之所難及也況木之本千年枝幹之小
堅者依質爲塵而爲時遠近最嶷固者不磨或取之以爲香芬
馨可以告鬼神燕皇天也故節與壽自爲首尾非兩事也金谿
徐大章與其弟某有祖母胡太夫人語其節雖古烈而芬耳之
苦不足絕也十五而笄既笄而嫁嫁不數月而孕孕不數月而
夫商去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忽然而不見訃至一痛而絕七日
蓋九死焉七日九死而不死此豈人之所爲也哉以稗子故以
老姑故稱人不死矣而稗子與老姑生慈衛之也老姑得良生

又得良死亦慈術之也其此心耳不忍夫之死而爲節不忍夫
之母與夫之子無以生而爲慈慈於子而爲慈慈於姑而爲孝
而皆食酸茹苦千堅萬忍以曲行其心之所不安然則母之慈
孝亦母之節之爲之也何者所出同焉爾今母且望瓦耳目聰
明食啗如故而二孫爲侍文人天之所以報施母者豈其欲哉
而要皆母之節爲之母之慈孝節爲之母之壽又節爲之也是
何也曰物有性壽有使之而壽松栢龜鶴爲山澤之癯神與形
皆應之此性壽也介性所至其骨體必有異於人者矣節者必
壽此一說也竹之岫生者而其杪必堅雪風之所摧撞也均一
材而陰木與陽木異瘠土之木與沃土之木異穿流水戶樞之
將也浮食致七十年是矣苦節必壽又一說也然則母之休明
遐廕又何疑者徐子兄弟飛鳴之候母且目見之身享之矣

送邑侯張公受先歸婁東序

邑侯張受先先生以文學名天下窮山通谷有能持方幅事不
律者莫不推而尊之曰受先先生旣而捷南宮爲第三人盡於
元幾幾乎得之幾幾乎得之者危得之也侯頭預詞林之選蓋
又幾幾乎而竟得之而非先生之心也於是先生受事臨汝或
獻疑曰先生所存旣高而事或不下接則將有孤寒不附者矣
而先生敕身爾也敬小愼微勞盡下其于士而亟師之其于
民而亟子之其師之也士以文贄者而厚爲之禮士以事至者
而薦爲之禮退居燕閒偏巾相對盡以其腸胃予人經其指授
皆有師法又三鼓作氣勇怯皆應拔奇偶百十人非一州所有
而竟從聞左得之若廡下取物然向何以並處而難得也斯亦
奇矣士有患爲報習之然不可干以私臨之民亦勞止雖構富

莫然皆高斯舉已夏不失裘冬不靜絺亦在而有之則非
獨東郭北郭之煢煢者或有以齒之也上之追呼亟矣民誠念
公家之急無辭而爲之大冠如箕者獨欲中飽何也民誰之民
也剜鼻食口喪其患主身與存幾何先生下車于齒吾民者悉
其身以敎之向之術施者抑何弇歛也至于火耗不名一文或
取俸縮飲食而補之夫合衆而成孝事之大趣也先生折封至
數千金顧愈少何也封益一毫數多而積重封損一毫數多而
積輕先生之多因積輕之數也乃罰鍰盡捐矣訟者日數多而
先生立決之無不得欲而去訟者勝負之所處欲與不欲必處
一焉以爲各得所欲何也勝者得理不勝者服義且持升米而
獲直安有不得所欲也語云與其有守辭于盧首言保清白郡
至黯也然非先生之體性卽無以安之先生自奉至儉有監門

所不能堪者或勸之先生蹙然事親至孝一饋持以餉太夫人
未嘗得入口也然先生坐是病矣料童僕貞義足而已久之不
能堪各散去非但躬理簿書無旁助者未央捷鞭皆手自檢閱
勞取其厚羨取其薄安得而不病也先生之病以民而起民之
病以先生之病而止矣先生以義榮矣一日與文止大力共論
先生之所爲自均馬政制豪猾偷行戶禁賭博其法皆可通行
而行之亦旣效矣可以爲先生乎曰此徵辭非所以名先生之
大也與學校乎取奇偶乎曰可以爲先生乎曰此不其之術也
惟先生能之然亦非所以名先生之大也火耗不名一文曰是
可以遂富民不可以遂窮民罰鍰盡捐矣是可以遂惡民不可
以遂良民然則柰何曰先生之大政三所及者大百世可通行
者也其一絜絜窩盜不能自爲盜有盜魁者爲之窩與窩盜所

廐不指也所指者率贋窩出竊窩遁矣不禁贋窩之抵則窩不得亡而盜不得止王稱孤盜稱王貴莫尚焉不幸而獲而以贋窩爲外府衣食宴樂不減于素封富莫尚焉盜無所不秘故盜勤于爲盜盜勤而贋窩貴矣上利其然或指示而明之盜有寵求可得也然盜在此矣先生禁之而眞窩自發贋窩自保眞窩自發則盜無所藏贋窩自保則盜無所資無所資無所藏則不勤于爲盜而盜止發者在眞窩而不及于贋窩則姦者懲于爲惡而富者良者勤于爲善姦者懲於爲惡富者良者勤于爲善是弭盜之外之兼術也此一大政也其一在禁圖賴女子小人計無復之投繯飲藥之輩彼非能死也氣矜之隆消長在一刻耳又或好恐嚇人因以立権因以取貲冀人之救已也已無所損後有復者畏其且然無敢過而致難于其身者本謀止是

而救解小繯便巳即眞窩者遇此隨其小大畢盡而止先生禁之使死者之家與檄印弔至輒的者論如法圖賴者以其坐坐之先自費其資而事又爲葛可以前知生則易云死則難得也何苦而死故此法行而貧者不圖賴則貧者之身命全又貧苦無所恃而安分安分則榮驚少榮驚少則驕富者不爲人圖賴則富者之身家保又富者無所愚而是非可矚是非可明則事蔽正事體正則衆先生居二年保全人命者何啻千百而保全者亦必有僞偶者爲富家其數當亦如之此一大政也其一物揄驕臨川鄉紳之自愛非徐州鄉紳之所望也壽士以爲凶資修田以爲亡本今乃間而有之然亦不盡然其爲是者非必其王之爲之也家兒神鬼調耳而市井之小人因緣相與爲姦其正者虎而冠其佐之者虎而翼也富家出是而喪其廉恥鄉紳

鉏是而喪其淸白一損在實一損在名而中飽究亦不能自免以其所好反爲所禍是一舉而三喪也先生禁之是一舉而三得也然不分別有槩禁之是又弊之所集也小人不能無貸而用足鄉紳與富家不能無質而空貸於人質者必在田與室廬矣錢布貸于人薄取息不下二分而田與室廬之所入視錢布所貸之息之入四分息之一則非必利其田宅不得已而受之以救敗也小人之姦者何知以爲所質之田宅與投獻之田宅其迹無以分也因誣所質者爲投獻以抵賴其母錢鄉紳與富人旣失其實而又得其名則大家病鄉紳與富人不復假貸小人無所得貸則小人亦病小民貿遷不時得得所貸者以應公家之徵而上人得受其施今絶其貸之途敲扑不得致矣則官府又病先生獨分別而禁之其是投獻者立碑之其非投獻

而誣以爲投獻者亦立碑之故法之行必法之行必以有所爲厭其心也此又一大政也夫政要使中人預之者也政太高而使俊人不能復其所遇則亦獨善獨巧矣故先生之卧不共之術也先生之廱亦不共之術也故行碑美又非所以命先生然則向之云云明先生之得志先生之得志僅也若是三者中人之所能守而及物又最多故曰此先生所以爲先生也先生學聖人之道設誠致行居恒細碎之理必以重大之詞言之故當官即細碎之事亦必以重大之情臨之其道誠無所苟所規有成古人不足絶也其父子受愛頗深然病于自見其私故覽不言而言先生所以爲先生者如此呼即先生之爲先生如此此豈山中之人而天下亦豈能聽其久臥也哉

巳吾集卷之五　終

巴吾集卷之六

記

臨川陳際泰大士著

甲戌科進士題名記

今夫豹是人也一旦天子進而士之被勉赫然著朱騎馬行人辟易則所以士之者至矣其自命與人之命之曰士人夫衆人衆上曰仕進人而仕之將進士而仕之或處子內或處于外而寄之以所司夫將寄之以所司將天下之責四面至矣故凡居是名者是爰勞之所寄而國家驅使豪傑之微權也且其微權之所寄又不獨如此而已每榜所進之士必列其名于石而鎸之某列其名于前某列其名于後擔夫販子過而榮之然擔夫販子又過而低昂之夫榮之與低之昂之直擔夫販子耳有識

之上當不其然思其所以居乎是與先後乎是者文之所爲也而非行之所爲也數奏之言之所爲也而非明試之功之所爲也嗣夫異日者之前後皆不繫乎是雖擔夫販子亦能歷指其名或嘆息之或驚奇之而與向之所謂榮者低昂者不復徵其故處則士之進乎是而列乎是者方百計求去其名以免乎過而指摘者之口而不可得亦何不朽之足羨乎百世萬年不朽之大共也而爲芳爲臭大別亦具焉君子誠思百計求去其名以免乎過而指摘者之口而不可得則將勉自固植是此石亦不能無少助然勉自固植固非文與言之所爲亦非今日所列之前與後之所爲也夫鐫石以記名若將榮之若將不朽之而乃陰藏乎可憂之實如此陰藏乎鼓舞之妙如此故曰其所爲微權之所寄又不但如此而已也偶在署得朱元晦先生題名

錄先生釋褐在十九之年許其文必有異于人者而乃列于三甲九十名中則當日試官之目未爲特出其狀頭王佐小名少字賓額先生以傳夫自紹興十八年至今幾五百歲爲時已久而此紙人猶以隹骨畫存之則與輕重不待辨說而明刻甲戌科進士名于石而記之其爲言如此諸士亦知所以自處矣

暘公山新庵記

暘公山所謂暘者羊與陽與所謂公者檀越姓氏與仙官祖師姓氏與未可知之辭也山據臨川之盡越此就入盱山外復有山高而環之者蓮蓋然故一名蓮花山山之有庵不知其所自起主是山有黃姓世居山之趾問之遠焉而不知也僧如心居此新而大之路蛇行上可三里山自南來而庵向之即以其所環者爲屏疊屏尚里許屏外諸山之有於盱者大小高下灕爲

而相見庵與屏之中有美田可種秫從山下望之庵與所環之山相傳若無際然雪盛庵樹雪先消乃見有間若畫之重累人矣故屋庫新屋高有以知民力之普存矣知心曰否否子爲我題募疏走盱闔無使近鄉之長黨者有之顧一年所不名一文也然則孰與治而成之某甲施某若干某甲施某若干其于成之費十不三四焉所爲書于紙以爲名高者猶拾瀋也爲費幾二百金山僧數十年蒙霜露忍饑寒之積蓄是矣嗟夫精神者靡所用之而不效以荒穢隘陋之區亡其旁助而一旦翹然厥然與然此志厲而不已以之証果而可吾以恥夫飽食衎坐而以禪悅自尊者正堂一間深幾閒幾堂前爲天井天井前爲前堂駐韋馱焉而以屏分之左右禪房共四間厨厠門路皆應準繩其屋以垣以磚爲之四壁塗以蜃光可鑑矣

也是堂記

也是堂某先生題予友戴滄浪所居之名也先是郷爾贍先生過滄浪家未揖瞻日覘其堂曰見龍也是龍潛龍也是龍某先生因而善之曰此眞足以知戴君因以題其堂夫龍之爲物也章子言之矣不夭飛卽泥潛終無平地之分矣夫走平地者犬羊之類而已爲其五德然人猶得瀹而食之者以其從來者近也而龍不可知人見其屈蠖從而凡介之而龍不以自明惟終不自明此其所以爲龍也爾贍先生之郷有能洲嘉靖間有石角銳上見於民舍民初不以爲異日以鹽水沃之逾二十年一旦决去而後知其爲龍當其岐然銳上而石而受鹽汚也農婦得而栫之不知其且夭矯天飛使爾贍先生見此當月豢之以燒燕爲糧矣戴君性與地皆潛非與爲類者亦安得而識之然則爾贍先生之能知滄浪固爲見龍也夫

贈公西園府君祭田記

府君諱儀生嘉靖辛卯七月十九日某府歿萬曆壬子三月某日某時得年八十三娶先母鍾氏諱酉姑生嘉靖戊申五月初一日酉時歿萬曆某年某月某日酉時得年四十八府君十一歲從子大父玉伯先生康八公遊學於汀州武平縣之象洞公卒殯於象洞岡背之坪上劉家火其殯而歸爾時府君依其弟閒十三公在閩尙幼府君丐食食之丐沐沐之不識也一洄其面而輒不忘矣之曰吾終別往耳逾數年負薪歸薪凡淌屋斷其所負推剝母黃孺人往卽其同母兄傳紒三紒五之在攸縣者而居之喪齋子僎八小字子寶黃孺人後就養攸卒葬其地入以爲獲吉壤者是也府君既喪父又失兆助猶襲父業遊武平鎭與行山谷中有壓孑之色歲時一歸覲母黃孺人特其未有室家商之曰君房宗也吾亦向老不可不念後嗣父所置田賣得十餘金市平江布以往可獲子錢十之半間是中娶武平女爲婦者多賢吉子其母忘壞諱府君往則流賊發矣先是俞口一彷有是六公是晨字焉字一泒居象洞之水寨有年遠昆山先生性嗜酒教授里中小兒府君以流賊故爺卒治行李是六公見有女難曰此吾家中物也府君告以故母約其足稱是者彼謂我爲姑今方有三軍之罹安及是乎是六公大詫曰某所有賢女子父爲鍾孺穆公黃氏之所生也兄三人姊二人皆以爲妹生十四年矣是宜允者冉往棵棵非銳也但成而生不信以中上之女妃蔽次之男非追以冠亂與有所繫屬雖百但不能動况不但乎夜面歸則已知泥矣鷄鳴酒去身以肱槳府君足事諾若歷不聽公数誠何也以某日晨相見之儀於岡背之王家用府君年蓋三十一爲母幼齒而壯志無不任爲人婦者賊燹路斷不復得歸崎嶇於村頭圓寨與白石山之登恭窩遇寇而與死相去者一紙耳既而知黃孺人就季子攸縣家之四壁蕭爲茂草府君太息以謂丈夫不獨居一國何懷故都爲母一月得四十五日府君天材絕頴有無師之智四子六籍閒與理會冉從群兒取稍稍佐以季主之術後乃從妻家居生女長姑爽雙馬屋次女閏姑有賢行十歲以驚風死莹小窩門口父母甚傷我象洞絶無唱唱者偶偶之事無親於心也閏姑痛未死時母夢有人擔貸絕大又一人負一束竹竿爭上縣小人無算有爲官人者有爲將軍者有爲美女者有爲闊壯綠者從後皆鬨鬨入其齋賃人向母喧曰若久負我債當以此女爲償

歸回內黃中鹺政入處而去閩縣距一年府之大餘姓賈者五
廣東道臬潤之江苑訪府君府君以其工催師之役吾三十年
前在家有故愿子爲我從事焉母見其所携貨業已疑之及發
諸戲具人物則大嘗蓋夢中所見也夫傀儡與所謂牧豬奴戲
耳家中一臺不過耦銀伍分闊邊矣亦不過爾銀壹錢又皆唱
歸之所得也鬼神不過向臺下諸婦孺僕好無知之輩得一看
耳以一看之故至縛人家十歲上好女子憂泣人家父母欲死
備使臺下諸婦孺僕輩皆如此凶見則不得一看皆欲縛一
女債之凶鬼之無知出婦孺僕婢下無疑且既縛女又復取人
戲何也府君地下見此鬼祟胃抽腸不足泄此憤矣或曰此鍾
孺人精神自動女死之先非必有索債之鬼也三索而得男則
不肖泰也五胎爲弟五滿六胎爲弟六滿今爲際恒際升者也

母生泰時戊申距癸酉年二十六耳雖生二弟中間生女四姑
以適蘆雅羅者而用戊申距戊寅用戊申距壬午亦不過三十
一與三十五耳自常情生子之度言之母生子之歲向有十年
以母從前十年生子之數例之則向可再生一泰再生一妹再
生一五滿六滿也係名子女爲滿者滿謂足也言已滿足不復
生也母三十五後竟不生矣母蚤衰之徵神告之矣母雖婦人
有志氣母在雖強有力無敢過而致難於府君者治家嚴不肯
婦母未嘗不愛之亦未嘗不樂其有子然不敢以褻狎見婦井
不肖屈前嚮恐之退則諱其媳不置矣常從四姑家內訛大集
其飲食主家諸婦亦環坐獨令其媳侍立竟其席諸客暨主婦
爲踧踖不安母宴然止之曰若固宜爾然其卿亦無是也泰肖
歸臨川母一旦有洞泄之疾申未尚從門前梅子樹下尋雞雞

攜手中發大聲哭旅帶聲惡惡之酉求與五滿六滿共食米飯
媳歸寧曰床不可冷也才肆曆稱腹痛不可忍父與二子眠故
床相隔一小廳耳犬聲呼府君若二子吾沒後若如老婢耳父
與二子收田間作勞者枕便熟故不應及覺亟走六七里黑地
往司前尋華三叔至則不可投藥矣雞宿時事起雞鳴時事已
生酉歿酉與之終始嗚呼痛哉母亾三年不肖始與六滿同不
肖之妻來父歸臨路上艱苦之狀事絶人倫到家餘銀一兩耳
鍋甑破筋轉側須入父訓童子騎路價上凡兩年積上凡兩年
皆取群學究之緒小能出錢米者皆爲有氣力者邀去一年口
不停教手不停把止得柴草雞鴨之類一二兩而已不肖所館
亦復無幾五滿與其妻留閩未歸六滿年十三四日從野周上
負薪給炊不肖之妻綑於女紅日績一兩学易米一升以佐饘

粥嘗水米不相得不必臥親星梁從中翹見之矣群見不饋府
君但家食慮媳之意不安撫之曰但療自可何必飯也鄰婦窺
其然故斷不肯之婦爲中頓也者而以飯爲點心妻不欲兄弱
嫗以一聲應之曰諾然半下午費常食爲點心飢腑飧與朝飧
徒憂錢而已不復食矣妻之無絮者多年家之無瓶而傾妻走
佰者亦多年既而泰遊泮又餼於庠館穀歲或二十或三十令
公袁滄孺老師亦歲佐之五滿閩歸供薪水六滿亦就館歲復
數金而府君館於王家館於神前乃有錢米之入異於曩府矣
然儆手愈多而家計愈緊以交遊之日廣用度之日繁五滿所
以厭苦而析爨也蓋至巳酉庚戌之後泰爲貲無學書　示蕭
伯玉程巳懇食布筆李章尹諸兄見邀與李夢白盧貞嘗先生
時有聚讀稍稍有起色矣然府君之少有祝貲則不敢忘所自

爲烈文之鑴序其皇念其錫谿之功也召虎之拜首萬年感其召祖之恩也百施於其身不如一施於其祖宗故善施者約而善致人之感者不在乎多天下豈有無父無祖之人乎誠使無絮無瓶之家而有祀田使口不停教手不停把終歲不費錢米終日不飽饘粥之人而有血食此非不肖之能自致而因諸大人君子之有以錫之也先是庚戌之歲從鉛山費無學遊恒語余曰弟劉其妻子之資以贈汝生亦思與其成立而闕友某某乃盡耗於俠邪此與棄於溝壑何異惟大士爲不負我泰歸以語不肖之妻至爲感泣又寄好緞壹端好銀三兩曰以遺老伯府君併爲其緞共有銀六兩積兩年餘子母十兩矣府君爲馬所按默臥疾少六日爲半年雖在淋簀恒擁持之貧翁自二十九歲鬻田數畝後未嘗見田欲以此銀買田以自矜遂會病甚

即昏憒中喃喃囈語意未嘗不主是也閩中所謂龍壞羅堦遠來省疾別二十年矣試勸之曰翁念女四姑以不盡致此矣府君熟視不答堦怒缺去府君精神注於此也府君屬纊時猶手此不肯大聲耳呼曰三婢不以此銀續成父志而以它費者有如日府君強頷之遂瞑府君含飯後當門兩齒微露似欲食不得之狀蓋不肖貧館於遠方念府君居閩未嘗數日不一肉食歸臨彌貧遂至臞臞而後見肉昔人所謂老親之腹非唐園稚茉是盛何也因每少劉其豐薪之具私與府君平日隨舍內茉食而已不足爲府沽買若枯焦已甚臞中作肉者㩗手中無錢以是自呰闕爲府君衷其金而弗市也徒以其老骨衰歲月打捱而已則病中擁持之物又皆從牙縫中爭而蓄之者也不肖每念及此及想含飯後兩齒微露有欲食不得之狀不論歲久

驟長此心使如刀刺恨不刳心着地如一片肉以薦府君嗟乎泰之罪與弟之罪不通天乎弟常夢父手持一大銀忿然作色置石上將斧擊碎自後弟每夢見府君輒頭痛而泰夢見府君獨否戒得吉徵豈以泰之罪之薄於弟也蓋府君亡時不肖甚貧附棺附身之具一無所出妻請曰凡諸公之所以見遺并爲死者以子故也以與居者以遠往義無所不允用以紓亟若何泰泣謝之若無然貸易與耳負死父之意傷生子之心是因吾命卒之日也於是拮据後事而病中擁持之物因以得全而弟之感深矣曰均一子也兄食父葬父又艱難以全父之所有因泣數行下吾業已棄儒而商誠以此現金付弟爲父生殖則何若泰遂以金付之閱數年而弟竟垂橐入也計盡其自有之橐止足償父本錢耳泰因與妻計之曰弟窘矣死父與生弟一也

不如捐而子之有我在父之祭田尚可以需後弟不欲受也而我強之父輒怒而夢夢而病何也家事問長挈瓶問器泰之罪浮於弟且泰能念弟父獨不能念兄乎此一段是貴無學之有德于泰之先人雖泰不能終然不可不念其始之者也然今府君之猶有祭田則其原起於左轄李夢白老師與觀察盧貞常先生當府君臥病時夢白老師東泰云大士仁孝格天尊公自當百齡也設有霜露希於貴齋學讀處轉致一音爲望及府君訃上夢白老師奠金六兩盧貞常先生亦附奠金二兩嗟夫以尊遂而下白屋之儒以王公而弔布衣之父二公固自成其大雅高致而泰所以感之者百年其猶短矣此金向所云妻請之而併不見後者也因添起一兩爲九兩買田六羅後以田入簿而銀母子其入厚因變田爲銀借與汪拱北數歲得銀若干於

找張龍科山一塊其價五兩揆兆所還之銀以二十兩買劉轄六之田以十一兩起趙公會會在第四得銀五十兩貼會四年每年十五兩所領五十兩加二生放止可得利銀十兩每年尚欠五兩入戶之銀低雜取贏又非眞紋而貼會之金必精以衆事而私補之誰知之者且非君子大居正之道也其第一年貼會以山之所謂張龍科一邊會貼之泰支出銀五兩而自受其山蓋其山一邊先爲泰有兩便之道也其第二年貼會則以劉轄之田租并泰所欠之零碎搜括足成之而第三年第四年之貼會則無措矣先是劉轄之田交租時多有唇舌因變賣而得原銀付泰長子孝尼手二分行息計兩年子母二十八兩仍衆找尼二兩爲第三年第四年貼會之資此項付尼自交泰不經手者也至崇禎六年三月爲末會而四年之數畢矣既有破劉

轄田價二十兩爲兩年貼會之資則會銀兩年之利二十兩合支出入衆共會頭銀五十兩併兩年利銀二十兩共七十兩雖有此數然其初銀一入手隨便施用入戶雖有少許茫如捕風因祢本身及諸子與奴客之所有者盡數支出徐徐補還其七十兩銀既足弟際升遠商因呼際桓之子士驥際升之子士駒三面對明封貯既定而無田可市間有之又皆零星磽瘠窵遠非整齊經久之規初尚責怒孝尼心力不至既而知其果難夫人多市良田以遺所不知何人所知者獨子一代耳而最可知者無如先人且一身而上屬父下屬子其血底寧有二乎哉二之者以兄弟爲解夫兄弟固不容二而既已不容二則市田以遺子孫與市田以遺祖宗因以遺兄弟與兄弟之子孫日無有最而況以兄弟所公同之銀博自己所私獨之田有所吝惜有

所謂張乎羊公山與田一塅計田一十七羅五斗計租三十五桶分計因得平桶四十九桶平計價二十七兩計糙五畝幾分幾此泰之私田也李家山早田二號計田十羅計租二十桶分計因得平桶二十八桶計價四十兩計糧幾畝幾分此又泰之私田也出此私田以肥衆入此公銀以自益不兩便乎計田之所歲入以數歲之中較之可得五兩五錢而歲以五錢交官歲以五錢淸明歲以一兩五錢爲小年歲仍餘銀三兩再過兩年會之頭銀十一兩復歸併此兩項存之以起後勢俟氣力盛隆則淸明與小年之費增畢倍薄無所不可至於原早田一塅之在劉家者五桶五斗又存爲別項經費吾子孫與兄弟之子孫其力守之一有異意府君甚靈斧將擊其頭何大銀乎嘗記府君滿百歲時泰妻請泰公自此日後世無有些存者此入子學

動於心之時延僧一日誦經誦資費三錢耳而可以資冥福泰性素不爲此且以府君平生不信此也曰吾何爲死吾父解衣寢從床頭取入所送會銀十兩視之赤然而璧正缺三錢連夜與次日將被蓆氈褥毯薦搜羅顚折之千百無算細於髮者無不盡而卒無有驗十許日泰在丘毛伯開府家妻呼歸禮佛夜深事畢收拾就寢向失銀正在毡上熠熠有光兩人同覩見之不約而齊聲曰汝見不稱之正得三錢而是日之費亦如之鄉子羅廟之神不過是小子可無懼乎若從來銀數出入于泰父子之手泰性不設帳簿而瑣末之目亦不甚淸要此心可對府君耳泰得邀靈於府君則思盡心於府君方末有已何當處此瑣瑣者先用使人疑也一切事宜具列于後

碑記

前方伯謝樞慈公鳳潞特祠碑記

此樞慈謝方伯特祠也公懿行偉伐之在人心天下皆舉其於李本寧太史志中張鳳舉大司馬碑中周敬松大冢宰傳中而合其於劉鼎梅大理行狀中是固然矣夫公之文學吏治孝友忠蓋正直廉介恩義稱德與公之婕生見於諸公之稱述者未便更僕古人得其一體已足成其爲古人而公之於數者直視爲散行碎智說者比之雀群群誠賢者然其事有所迄而要體兼全氣美超異量稱之于古寔罕其人蓋公規摸聖賢兼推數識歸而深黃老之學者也公自治潁州洊比部與險剔抉委曲全濟所爲及物之功皆其量皆可十世公牽關而付之而劃去崖述不欲有赫赫名蓋自早歲其所爲自立已如此矣然公之功莫著於征播征播之命乘公牽羈之威名而用之也然有先

之者有後之者先之者說在潁州之治反獄與告變蘭州之戢沙卜也後之者說在松潘鎮城之賞番與定蠱卒也人猝與之遇驚愕震怖而不能堪者公雍容譚笑弄之股掌間耳公於是倚重征播矣播與淮西不同以千歲之國千里之封地險卒勁百戰而勝生長威勢昔魏武善用兵然於漢中之役自行拔出現兵書語所親云漢中五百里石穴也故終身于磽險之地撓而避之不責羣下之力播險視此復爲優矣無永寧合江之師則播不援無公臥護諸將決策制勝則永寧合江之帥亦將無功讀李俐府上公功狀則平播之功之有全屬居可知矣爲國關地千里而諸酋之擁地自封庶雄爲桀者刳其腹而剔内之千矣其所提乘乘危而帖曰勿予禍適也公之功視平淮西爲優然公感眷世續而得其死力宜受上賞非剖其分地爲縣何也其意不存世績蓋可知也夫天下之事有機有幾窺其幾而見之而後可以制天下之機不能制天下之機而欲自全于功名之際也難昔王濬以龍驤平吳爲王武子父子所抑在上前爭論憤憤而出或謂之曰子之功則高矣惜所以居功者未善也當爭時宜叩頭曰此聖主之德與諸將士之力臣何功焉角巾東路不爲兪乎濬謝曰吾始懲鍾鄧之禍既而不免於爭是吾禍也公平千歲之寇收千里之地入路之師無與分功是公以一人當一國也功大而專自古以迄今茲而能以自全者亡有公知之即亡其幾焉而且超然遠引况告之以其端此天下危機之已見榮者也然而公得而制之公之功即千百而多獲豈有偉焉一開府耳既正推中丞而後乃爲陪推既陪推中丞而後乃爲藩轄之推此數節之後之事乃公於創世續之地之

時見之而有以爭天下之先夫待事至而後知之而後決之則無以全國體使有薄待功臣之名得千里之國地而失一朝之國體則莫與利得也故善全國體者在先全乎忌我之人若不見甘忌者然後彼此之勢可以少安公於凱還之日即上書歸養歸養者公所爲陰用而不以語人者也然按之又爲公心之所

然人得公心之所固然而忘乎所爲陰用則公所爲全忌者之人以全國體可謂徵至然而忌者尚翕張其陰次之序以擬公使公闇於其幾或天下得先其機以張我公之所損不既多乎今公超然人外以文史自娛惟人疑我張我併惟人憐我篤我而我晏然自安其諷讀著述之常無少幾微見于顏面彼周旋不能入而徒之使窮矣此所謂得其機而制之也山陰劉止菴令蘇常言公非石隱人也石隱者置天下於度外其心閑

公身雖隱而爭事民隱其心勞此可謂知公矣公於謫貴之書
疏與郡邑之請謁屛如李元禮諭劉勝故事至如朝廷衆錯地
方利弊則未常不嵩目而焦勞之此其人豈忘情天下者而優
游泉石枉沒歲華何爲者哉公學道有得自蔡夫人薨逝以來
旁無姬侍終身不近女器奇異之玩無復經目造次細苟動有
禮中推其類具言之公蓋深于聖賢者然而藏身深渺使人不
見隆替之際似於古人高致妙用者有合焉則其所自深履有
別岩閉嗟夫韓富之賢議在終末蓋命於自冥之難也迹公之
全與公之大而觀之古人不知何等而後可相伏也今官爲改
建專祠而祀之一時與千稀孰短孰修天之所以報施公者豈
其徵哉余過章貢之濱得攬鳳池之勝顧瞻廟貌心嚮往爲長
君以碑屬余記余不敏後公六十年而亦成甲戌進士且於公

有世講之好因述公處功名之會知與妙用而又出於忠懇繫
於桐鄉之義有進焉者爲公闡幽若夫祠之緣起規制與夫祭
田經費則有特祠錄與長君之祠祀在長君名徵申博學工古
文辭動有禮法世其家

巡撫江西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石帆解公報功祠
碑記

報功祠者爲部院解公石帆之平妖寇而作也公故邦水名家
材兼文武出鎭江國久之而陜服之寇從黃梅窺江者不一而
足公提銳師身自督之寇望風遁退走如是者亦不一而足最
後李瘦子與藍山臨武之寇相表裏責瑞告急公設計誠瘦子
藍臨既失氣去而鉛山妖賊起矣賊魁張普微建元稱號私加
署置與其黨宜黃江仁所周八等遙爲聲援所經不殺不焚不
淫不掠民心響應所規甚大非窃鈎者比識者憂之公曰此無
所至然亦忌其分分則隨處煽動隨處也衆因隨處撲滅用力
小難計令其合而圍取之可矣會城或止公無自行公故自行
路經昭武昭武兵單縉紳有留公者公不可敢而書次春秋所
譏宗藩懿親朝廷所重而恐置之非純臣之義也明日遂行適
普微襲建昌去城僅三里聞公至而却遲公一日已無建昌矣
先是公遣兵襲破普微所居洞發塚焚尸盡火其巢四周要地
皆嚴兵守之獨空建昌一隅可走宜黃者賊果建昌忽遇公兵
之至因從間道奔宜黃與江周合或欲邀之半渡公目止之此
非而所知也普微匹夫耳會一匹夫而阻諸寇之走集非風處
制定者之所爲迨普微與江周合諸寇皆來會而公乃色喜或
叩其日冠幾許來峯洞某日某冠畢撈細弱來峯洞有憂之者

有請擊之者公曰逗之諸將請擊不已以兵嘗之果失利賊之
節未盈其氣方銳奈何嘗之因四路合兵圍賊賊雖羅落潞要
然羊腸牙錯如從蟻縫宁序而後出中少食出求即賑久之公
知其困使人傳呼或射榜山巖吾獨取普微餘無所問賊求闘
不得不勝饑窘間官府不求已既欲求生路所攜婦女不勝怖
反唇其夫曰入家老公孝耕鑿養妻子何故作賊苦我爲賊心
彌動求孔竅出逃者不可[illegible]把普微不能禁公晛知道外兵禍
之深入家殺如鼠闘穴中矣普微如事不濟遙望衆呼廟叩頭
曰神誤我神誤我公班師至昭武三叛同日就縛身內無留身
外無幾獨以其元兇俯耳梟首高竿風塵不動然本功之速成
則分合之謀有以制其死命也觀武討趙遂日報敵益而喜太
宗征尚聽亦日報敵益而喜卒如本規用全獨克古人知兵者

皆如此乎御公哉凡太守郡守各邑諸令以及在事者身歷其
熱勞亦皆沒而不書公爲大將軍非有所統而然也且爲公之
發蹤指諸公安得而有其功雖然直指邢公之功不可不書邢
公急賊變抵任節光接昭武爲文搒賊示開可生之路以書招
公曰余謀非細左諸公咲曰解邢縱卿之謂左右公甦解自呼
解邢故二公合謀以成此功而公獨當之非獨統事之故甚事
出邢公先後故宜專屬公也功歸事屬公如此卽以此衆告廟
秋至一以張君父之威一以厲諸臣之氣於義無所不允今日
公旣抑而不居當事諸公又順而不矯非所以鼓動流俗矜堅
來情也公每有事輒身在行間辛壬之際或曰有急寇公宜備
昭武賊關而遣孝廉任君敏金恩嗣公適今復有警妖言勝盈
防而成之以祀公而刻郡邑大夫及諸紳縉誦公之詩於碑陰
以著紀其巔末如此

墓誌銘

故少司馬大中丞毛伯丘公墓誌銘 代

臨川陳際泰大士著

嗚呼此少司馬大中丞丘公毛伯先生誌銘也公之撫中州也遺予書所言皆天下大計志在同獎以匡時弊語不及私久之予致仕以去移駐光山余驚怪無故使天下失一重人俄而以訃聞少焉公之長公而旭以狀來日月將有窀穸之事先生爲知先大夫之深者敢以泉下之不朽相累按狀公諱兆麟字毛伯號太丘先世代有顯人史傳家乘歷歷可考然河南之望之有丘也自周平城郡公和昉也江西虔州靈村之有丘也自天水郡公行恭之子崇昉也南豐雙井之有丘也自靈村丘齊之

公之孫方懷公昉也撫州臨川鳳岡之有丘也自雙井丘七公衍昉也而蘇橋之有丘也自叙二公恍深昉也恍深公至公六世矣恍深公生鉅三公富富生瑞六公鉄鉄生俞十公佐公大父所謂有旨贈兵部右侍郎百歲翁者翁生御十公琇贈兵部尚郎娶節孝贈淑人石池李氏實生公公生六歲而贈公下世節孝於翁代爲子於公代爲父公性闊拓奇頴絕人八歲即善爲文於書無所不讀即能名其深妙成童旁及詩賦古文辭咄咄驚人爾時法制寬弛風氣未開旁生指目公狂生公顧夷然不屑也庚子補弟子員高等癸卯餼于庠明年百歲翁卒公哀毀逾等丙午服除就試遂領鄉薦庚戌成進士公文高脫穎然大際而馭以機法初人以爲不可時施久而舉事之反奉以爲大家兒童小子窮鄉僻壤無不傳誦性至孝事太淑人志色兩

盡乃進士成而太淑人逝矣隨具疏備言太淑人劬勞節孝語深痛詔賜楔旌之服闋授行人使代藩庚申考選天下第一得雲南道御史巡視節慎等庫覈實一清尋以門工陵工功與賜銀幣天啓元年起公田間時外氛正惡公上疏慮周遠切事情報可邊事稍息遂寢語具公疏及狀中又逆璫肆行內操公不忌兇燄上疏指斥之在臺中疏凡數上皆天下大計本年巡按中州諸凡察官吏正風俗修城池行保甲練鄉兵造士詰戎除害亂谿苦驛議徵收恤貧宗創書院不具論至山左蝸妖固陵告變大司馬馮公時撫中州欲盡以省會之兵自將而禦之公恐民心動搖堅止其行即托於出巡然發兵撲滅無噍遺妖賊聲言渡河而南衆洶洶公曰我在此既而賊果不敢渡河而南公因是有知兵之名甲子安奢二酋連叛川湖貴告急兵餉告

匱新設御史一員以督之諸臣輒推避不行公奮然曰古人急病讓夷奈何爾即挺身以往行則具疏條其中事宜併請餉帑天子報可量發內帑以佐之黔巡按御史傅公以尅賊自效而以足餉責公公以足餉自任而以滅賊責傅餉行如流士飽馬騰而民不告疲水藺坐是踣斃公之功也乙丑報命時逆璫正熾有忤璫意者璫下法司勘問公牽某道印逆璫望公有所左右公持大體不爲屈竟不發一語因是量移公冏卿里居者數年未嘗一字及長安諸貴人戊辰忽有中州巡撫之命因非其意念所及也又以前督餉功加二級賜銀幣給應得誥命疏辭不允公欣然或問之曰吾不喜得兵部侍郎喜榮吾祖耳然中州固公所夙巡地也蒞任之後益取巡按時所爲踵事而增之如嚴保甲練鄉兵等事明旨俞允責成舉行至如最要者精核

兵餉以備策應蒐羅將材以資武備屯兵陝寧以防西陲練兵汝寧以備陝寇嚴行報盗以靖地方申飭加派以寬民力清查社穀以賑飢荒嚴核河患以防衝決此外修理書院復舉文社則文事修漕務趨金斗譚三省吳好古張元華各縣妖寇則武備著亡何以行保甲觸鄉紳遂掛察典聖天子方倚重公因於乎臺召對時問輔臣曰這個巡撫似不宜輕動時輔臣倉卒對曰地方不安上默然久之不得已令公致仕公上疏請代絕不辯白一言但爲地方求所以善後保禦策請畱磁兵以爲京師應援之用又念各邊方君陵工未竣解進諸查兵餉贓役破冒等銀五千兩以助邊本衙贖銀已解進五千兩外復解餘剩銀一千兩以助工居久之代者未即至公巡中州及督餉勤勞特甚得血疾填攝後以勞劇益甚疾篤猶自力視事九月初十日

賓將勅印付司理兵備服北向 拜疏叩謝是日申時遂終于光山公署自始疾以及屬纊無一語及家事是時公夫人及諸子皆先道歸至是公長子而旭三子而昱始奔喪扶柩歸葬公勞於王事死於王事始終之分全矣公爲人通懷期物中外坦然性度拓落而實依於聖賢忠厚之旨有其神簡母太淑人有所規誡終身識之語孝弟事津津忘倦傳癖所餘輒推以與親族毫無德色然竹頭木屑之間時自料理約束其家人循循不敢出一語則神簡之效也好揚人善有所推進者之心本不必其人自適其意亦不必使其人知人以是益服公爲文甚斂下筆頃刻萬言詩文率簡而成皆造精妙載營遠近書疏兩奴持紙尾濡筆信手揮之曲盡情理對客目疏且觴頃刻輒數十紙有奏議仁言學餘圓初集二集水瞻亭詩集遊衡紀事行世餘未

刻俟後凡而成之性明悟三教九流無不通曉雅好客座中常滿一日客或不 反爲之不樂然此皆公之剩餘也其大端乃在忠孝之入節與天下之大略當爲御史時曾上疏欲措置京城外遠近之兵以防圍城之變其分布皆鑿鑿可行具載公行狀中甚夫公有經天下之略如此而卒不究其用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公生于隆慶壬申年九月初八日巳時殁于崇禎己巳年九月初十日申時享年五十有八娶楊氏從公累封淑人復娶謝氏余氏生子六長而旭邑學生娶余長女次而杲郡庠生娶曾氏太僕卿國禎女長次而昱邑庠生聘曾氏侍御應瑞長女俱楊淑人出而嵩邑庠生聘傅氏給事中槐次女次而昂未聘俱謝氏出遺腹而還未聘余氏出生女六長適郡庠生曾國晉次適郡庠生曾鑄元次適大理卿周公曰庠四子士瀛三歲

而寡次適通政使章光岳長子邑庠生雲鵬次許聘侍御鄒瀧祚長子邑庠生副萬次許聘聯方哥文麟長子孫男二長吉祥聘姜孝廉天寵長女次吉光未聘俱而旭出以今庚午之二月三十日辰時葬公於扳橋鄭家山之陽首趾乙辛而銘之曰威姑挺秀龍盤鳳翥篤生異人離羣絕伍古人有其文者不必有其武古人有其才者不必有其度當時事之殷也公不死而公身勞公即死而公心苦此唯識者知之餘人安能明其故乎威姑之前兩手如舞其之東者爲公之宅其之西者爲公之墓有亭翼如矸汝官路往來者思公文章挹公風素相與過而拜之以爲是馬鬣之封固宋之牌圭仲淹周之方叔召虎也

蔡後崗暨配吳孺人合葬墓誌銘

始余與蔡伯子兄弟遊因習知伯子兄弟之才且賢之所以未

其曾人封公後嗣公殆古之篤行仁人也今伯子兄弟將祔葬其母吳氏孺人於公之墳而合穴焉以其狀來曰使貴顯者之銘吾親乃弗如吾子之銘吾親因數孺人合德於公事事無弗符也公自其曾大父由金谿靜思之徙南昌也公再徙始居臨川之北鄉楓林里公生平業形家言以楓林逆龍所止大水環朝助為匯圖又闢其中吳氏有賢女方擇壻公忻然就之是為吳孺人公故魁梧性復豪舉而仁惻孺人之父若母樂是壻之足以託其身矣公於楓林為新造吾終日效諸生呼先生而習章句將以甕牖騎人乎哉於是與孺人操作而前精神之物理不虛費家寖殷焉公與孺人謀曰吾欲云云孺人已探見其心矣吾奈何愛此十指之所獲者而不善成之於是推其贏餘以賑內外親族戊子大祲公與孺人中夜旁皇絕甘分少使飢者

獲餽寒者獲襦疾且死者獲藥後棺而公與孺人脫然愈索其中或不名一文或不名握粟辭轉移執事無辭焉之馬醫乞兒無不走也居恆有向公求貸者公度亾有而不忍辭孺人勸公當為代保子錢耳公行義素為鄉里所服故富翁不信券而信公之一言曰得後嗣一諾是區區者何靳焉或有負責者公為代償即負責至再公又為代償無倦色孺人終不以是尤公忻然也性仁不忍取又不忍窮人之短公好施率是類矣一日見遺金於路者約十數兩竟守而還之有犇某以人命累獄付公百金為諸費度可餘三之一傍無知者其僕勸公取之公笑曰豈有棼後嗣匿人餘金者乎鄰禮公為大賓所儆謝儀或篚之公佯為不見者階以價償數月盜者更以其物從公所贈之公竟售其直公從數騎飲夜歸有盜公救者為遷將所獲公識其

人矜其寒慄飲以酒而釋之戒毋泄其姓名自是偷兒不復過公里門此雖公所為哉歸以語孺人孺人無不色喜者然尤有絕難者隣有余某者舉家病疫轉相緣染俗怖疫家有鬼即孺人不能無動曰盍劑錢與延醫理之毋身往公固欲身往也病者啻且噤公為汲泉啓而灌之與之朝夕遂舉家得活里人謠之曰余家厲蔡公理病者起世無鬼即孺人前謝公公聽婢子言幾不獲於義顧公與孺人所以能此者殆有其本焉公事父之父太公於縣左右就養孺人輒趨而共之修其亨甘順適其意惟謹語人曰吾順適吾舅凡所以順適公也太公沒音容杳矣公於誕辰忌日過所觸輒泣數行下孺人謂公人子有生孝有死孝君能死孝矣然當擇其大者為得吉壤以壽親之骨且以昌親之後是其勝於孺子泣相萬也公從孺人言卒獲不食

之地而葬焉公四十未有子外母夢星入孺人懷外母謂公曰天報若當得奇子及生則伯子也嗣更舉仲若叔若季才皆如其兄公與孺人忍能厲然以教諸子公頗慈孺人顧嚴然伯子未第時貧甚公與孺人皆安之伯子既第至於任清華官御史公與孺人澹素如平常絕可怪也伯子售而諸子皆才次第當如伯子售識者知其有天道云公諱際春字啓元後嗣其別號也公於兄弟四人中為仲生子五人伯子國用萬曆庚戌進士授中書晉階從仕郎今以御史督學南畿贈公如伯子官封母孺人次子國藩郡廩生又次國奇武選中書又次國士國柱皆邑廩生娶某氏封某某男孫某某女孫某某公生嘉靖乙巳年九月初七日亥時卒萬曆庚申年七月初六日未時享年七十有六孺人生嘉靖乙卯年十月初二日辰時卒天啓某某年十二月

十八日亥時享年七十有幾公先孺人卒歲十年遺命必還葬翻山而虛其右必以孺人爲祔孺人屬纊時遺命曰必無遠而父言故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祖里雞山之麓而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孺人於公之塋焉銘曰同穴同德言返其宗體幽形翳神則相從高行董時名俱無窮嗣雖賢貴無以崇隆嫌以子加諸其親而又無以處夫身爲大賢子之不爲卿與公也

故侍御文桑祝公墓誌銘

泰爲童子時文桑已受知建武節推揚公武烈爲時聞人所與丘毛伯羅文止諸名士皆弟畜之者也文桑奇泰使與庶幾之流推泰用以自壯蓋三十五年矣文桑捐館舍窀穸之期便有時日其子于唐等實以文桑之門人今方伯公曾銘西所爲狀見示曰子可無銘述文桑品寔行誼學問文章功業與其子姓

有可志而銘者況以三十年之知博一日之勤安得以不文辭文桑諱徵號悷服贈御史三水公子大父龍溪公夢徵享池太節推過訪生文桑因以爲名文桑嶄然諸生中眉面與眷與心皆以瓜爲之耳雖卒澤於道德要以風義自厲隸視儔偶非獨角傳守名而已千人高會文桑在禁不得出一語文桑意氣溢溢與傳畏彼則以古人爲必可至名重一時然自視頻辱之事卒遇之不知爲文桑雖知之爽然也門人中先貴不一而足而生平最得意者無如今方伯公然尊遂矣一縑不可得而衣爲諸生如貴人爲貴人復如諸生故舊過從壺酒手酌事親孝待兄弟厚與士信其碩也爲御史受國傷廨罷御史憂母太夫人之病傷肝木尅土而疾不可解其於死生忠孝之禮爲無愧矣爲文勁骨奇姿與世相抹撥百折彌厲卒奪大物而婞臨池之業與有韻之言能自生意獨成一家所著四書有十口言璧經有伏日言餘集及諸邊政京儲曆數鹽政則有在手篇等書行世癸亥授行人過土木之墟晞吁感慨憂國深衷見諸吟咏戊辰遷御史當按山西時值狎酋狂逞前御史未有出塞者文桑獨身先士卒捭吐舌詫曰書生中乃有此人爲却四十里邊徼有涸賊乘氷堅竊發文桑使壯士逸出其後擊之賊渡水者悉潛人謂文桑真邊才當平臺召對之時陳言修邊牆墾邊田簡兵備倫甚具人謂文桑首疏有起廢進賢之功巡北城有折皇庄數年不決之獄之美巡山西有治大猾之勇與活飢民之仁用能結知明主拜金私室不知此固文桑劬首一吷耳庚午覲蹉兩浙在獄而潔在冗而逸圖弊以蓬罔力以饒然以籌邊策者移而籌鹽鍊同宜烏獲之捧舉酒而不知其色也文桑以親

老病辭泣得請歸所謂事成而身廢矣自隆慶二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崇禎七年九月十六日享年六十七配鄧氏封孺人生子四于唐于虞于周于宗孫某某葬南隰屋後祖山得佳城焉是宜銘銘曰惟胡有祝惟文桑寔有厭祿奇夢是踐神已先告一棺之土不足掩文桑之名一壟之祥不足盡文桑之福蓋實之大者聲遠發之遲者後穀

朽骨墓誌銘

有明天啓五年正月二十二日予破土作屋大楓樹十圍數百年物也去根入土七尺許得沙土中有白暈分許其圍徑尺長五尺初不知爲墳掘之得鐵釘鐵環又掘之得小甌二磁碗四從沙土中得齒七作金黃色得壙磚一有界痕而無文字嗚呼先生其男與女與張與李與或吾之祖若妣與將秦與漢與或

近代與者不可知而吾抑有感也物之成虧隱顯殆有數存乎其間非恒理所可格者靈公之爲靈滕公之爲滕也久矣歲月荒忽之餘雖其身之爲帝王其子孫之爲賢肖皆不能保有其一棺之上而况其散焉者哉然則先生其無致憾於此也矣予也傷心百年之際以其齒盛以故賤貧以故破擇乾爽之區而埜焉酹以殺酒爲文紀其事因銘之銘曰先生不幸而露幸而遇予文可以不朽乎千古埜者藏也藏莫如深王孫返眞有當於予心安知先生又不以予文自累其神襟乎

孝慧童亭石碣

孝慧童台王汝新之長子生六歲殁於京師買地一方埜焉昔人所謂天下一家死長安埜長安可也台生六齡以殤禮言之尚未得稱爲童顧迹台之所爲使更活數十年其孝慧且將掩

迹古今即以今日言之亦不失作黄香陸績成人之可而童之不可非理所允也台副遣所出生而有至性才學語時得一美餌以與嫡母得一瓜菓以與阿翁父内遇不暇登厠指𨂍地曰此可兒爲揜蹋其厠籌自執之不以經奴婢手也奴婢有無禮者或請治之曰此殆不可治之即與爹媽有違凡此數條非至性所爲豈學之所能得者哉學而深之而生活數十年又得賢師爲之皈依則古人之不可量者至矣惜乎蚤孝蚤慧而遂蚤殁也汝新念之不已䫫爲之白將進而造大陳子曰無然也天情之所鍾正在我輩聖人但如衽耶而其爲教則欲其有所近也故昔人有言父母至親其送終也有時而旣矧乎童幼請爲亭或置於道周或置於家廟之旁余爲文登諸貞珉而置於壁好事者或爲之即行而置於四方此亦足風之以爲教而紓子之思則何如王子揮淚謝曰夫子稱義甚大敢不再拜以從

陳母范孺人墓誌銘

孺人金谿人適陳侃六公生子全三全四全六全七生女適高而公殂貧者以家徒四壁爲言孺人枘四雛但露處耳安所得四壁也長子能拾薪蒸顧安所得置釜中者孺人以十指易薄糜糜不時得則水而已矣或勸之勉思變化孺人則絮泣曰無此貌諸孤固不可况奈若裴履頟手扶脉者何也三十年餓而衰諸子饑而長耳及長子有婦劉有子德有女英即餘子皆延自饑而孺人不待矣次子商歸方市衣以進而竟以易其棺嗚乎哀哉其叔際泰氏爲之銘曰人固不可窮兮苦節不張高行盻儔兮不史而彰無愧人妻兮固可以下見吾兄也

墓表

前朝列大夫飭兵督學湖廣少參兼僉憲君楊龍公墓表

墓之有表也猶墓之有銘也銘爲之内則必有爲之外者對裏而表名焉而推見至隱以發揚其事亦謂之表吉州太和龍君揚先生其文學人才功業官閥見於天下者多矣銘雖幽而湯義仍先生顯之刻而布焉玉茗堂之集遍天下則公之銘遍天下公之文學人才功業官閥因遍天下也此固無容復表者爾有所宜推見至隱以發揚其蘊隨其委曲爲立說以大明之則某生之事長也義仍先生於此亦旣辨之而未能抗其爽詞以解當世之惑則亦宜復表之以佐其奉盡焉夫公生平負骯髒之氣其不殺人以媚人也固已明矣張江陵雖炙手可熱然其立政施事未有過切於天下而一妾男子至欲上書督過之此眞犯上無等然所以自發其事於江陵欲起大獄以成之者出

於某某初不出於公天下之人皆知之雖忌者之口不能引誣曲誣公也端不發於公而公必欲致之死是公非媢權相乃媢一某某官耳夫殺人媢人鄉黨自好者不爲而顧代媢人者殺人雖至愚無度之人知所去取矣而謂公爲之乎且天下之可死人者不一而足也飢可死寒可死病可死憤恚可死一妄男子不自謹自致於獄相傳以飢而死謂其嚙敗絮也夫飢至於嚙敗絮以死其事出於忌者之口有無不可知即令真有之而可遂謂公死之乎公自有公政事紛悶之外百緒繁集一妄男子非有文章之譽義俠之槩又非有生平之素而欲屬己之意時其食飲若嬰者子之哺而承乳之此豈近於人情徒貢名耳知公不爲也讀誌所稱此蓋死於恚夫不死於恚亦何能加公不如順忌者之意而正之爲足以間執讒慝耳且公誠欲殺某

生以媢江陵則何不非沈君典而及之以用全其媢之之功夫江陵之銜君典也深矣銜不深則外人決不敢取其得意之門生爲贄此其關鬮之隙之可入外人皆知之而公豈獨不知使公誠媢江陵奇貨可居無逾於此而顧力護之何也昔王經哭高貴鄉公司馬文王諱處分之宜經曰獨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問其次曰止見其上未見其次夫報讐塞忿當得其魁讐其副而庇其主受媢者不以爲功而徒得嘖嘖之聲於天下公固不爲然則公不殺某生明矣以其力護君典擢而知之也公之舉進履歷皆不宜劣轉爲某官而公卒劣轉某官此江陵意也當江陵勢傾山岳之時而一妄男子首犯兇威使公誠出力殺之宜受不次之擢顧反酬以劣轉此其故三尺童子知之矣逮公貶黃州而公之門生猶用江陵意暴折公及江陵敗而後進公官公之志乃得行驅烏合之眾暫百戰方張之寇而下之若承蜩然使江陵一日而在公之爲公且不保而况公之功名也哉由此觀之忌者誣公萬萬所無之事而論戊公此非公媢江陵而忌者之媢江陵也權相反不復燃勢所不能及者其黨猶出力巧而排之以泄其餘憤誣人以媢權之名而以自揜其實此亦卒之至反者矣公之孫起弘進士有名盡錄當年事實使子憑以爲表夫事實誠事之實也然以孫錄祖恐人以爲緣親親之義而通之故予捐去一切獨以情理推而論之亦足以見至隱矣吁後之君子讀義仍先生之誌幷予所爲表則公之爲公豈以一時而易其千古者哉

族弟以成文學墓表

嗚呼此予族弟以成藏衣冠之所也弟翹自陳坊移撫城南關

又數載復移施方施方去南關二十里而遥而去陳坊七十里滅其里如去城之數墳去城三十里去施方十里去陳坊則六十里也弟性理强毅自立其趨利之心與蘊義之心得半赴士困阨苟可自剗剗無辭爲之有勢力人枉途求多不能分寸幾也其報之贏其所自來之量七八乃已用是多側目弟大喟嘆不小自介介人亦卒莫有過而致難於弟者族與旁側之人賴以全濟者甚眾雖未嘗不籌實曰無有則已弟爲諸生予笑嘲若且戰且學仙耳弟以予好奇復之曰兄之學昔人所謂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者然弟冀予得一當以光祖宗乃甚於予之冀弟每科提騎所經去其地里許則必遺力要諸塗糇撫將大息佩七哥又不中矣可奈何蓋呼予行以致慨也其與予親厚無間庚午予幸雋弟喜甚然卒不見予甲戌成進士嗚呼

悲夫弟性素儉畢身致萬金用以營治居亭館舍不異縉紳家如服食則謹門矣有子禮卿爲弟子員常冠軍每延致名士與居恒曰財者才也財盡之於禮乃見財之才吾以是區區者豈謂吾子以事二三兄弟之從吾兄遊者古人儉不中禮弟殆無是嶽然精神挺勁有壽徵而齒但四十許降年不永族與旁側之人皆如失鷹師仰療無吾弟孰與寄衷考業爲夫是藏衣冠之所相尋於上者如魚鱗然卒歸之弟豈可謂非天哉豈可謂非天哉慈當汝呼孔道而又以予之故觀予文以予文之故觀吾弟之性情行事本末則弟之名不與草俱朽文亦不能無也因抆涙而書之

傳

臨川陳際泰大士著

陳氏三世傳略

父西園先生少隨大父玉伯公入閩武平帝平江布公爲人醇孫自好工書及五行之學顧役生之路甚微一歲所獲才數金耳歸至白水鎮居亭主人宿客至四寸許有同舍子醉遺銀八兩於水次之浴室大父拾得之同舍子非有見焉又非有夙乎我者也卒還之不以語人者一兩草屨蹝敝其下如新公既歿於象洞岡背坪頭墟其骸歸葬上高陂而先生復遊武平流賊梁笋蕃發矣先生寓房叔是六公家倉卒治行李得女鞋是六公聘之此吾江西物也何得在此先生語之故知爲先生母黃

孺人屬先生奉歸以歸者以亂故止是六公曰子無然是中有今女試媒之果媒之而合則予母鍾孺人也孺人年十四少先生十七矣其賢任爲人婦生男子三女亦三女子獨其季存是爲羅家四姑男子泰爲孟侔爲仲九季爲仲十而孺人之賢推任爲人母先生能自立於閭母氏力也丁酉子歸臨川爲童子師日二食耳處於穢丘夜有竊於孫者夜恒苦畏日恒苦饑餓不能自存而母在家適遣婦歸寧曰母令冷媳床臥媳床夜半疾作腹痛不可忍雞鳴遂瞑先生與與立後孺人三十五年而殂人生修短豈必在年哉先生生平未嘗有師在閩從羣兒取稍自糊暇時輒以其意尋繹五經當其別解都出人意表泰往往能自得於牝牡之外似有所本耳八十餘族推爲祭酒闔族受胙人姓名不用稽緩整齊如引繩字可置穀穀中其神明不衰如此舊屬對如棗棘二薪斬斷勞開成四束對云由甲兩塝拍脊填起是雙田之類由甲音臘答不平貌他如此類者甚衆先生生泰年四十三矣愛之甚泰授室爲人師或就浴猶爲洗拭顧禁泰苦讀曰此間小兒才讀下孟便走從舉業三婢故瘦弱自勞苦爲三婢泰小字從女殿者之稱以老年得子故賤之甚愛之甚也泰家貧不能師先生又不時得館又不能使其子以讀自苦曰但苦形可以佐貧亦可以紓心苦形見不苦也取薪山中拾糞道上與其所教徒角逐爭先每一人兼兩人之入後時取書於無人處偷讀之而苦於無書八歲時從族兄羅汝士得書經四角已漫滅無幾而中顧無點凡不可句者以意揣註得之凡字不可識者以意切聲得之二者至今用之不謬與化方子豈親精字季後以後聲而後請而時或差者泰輒以一

二字了之所差者汪王之類而已十歲時一日侵晨走五六里許至迎峯叔家從藥籠中搜甘草喫之而得其毛詩本如獲天球然姑其子癸哥見奪因竊藏袖中攜歸嬸氏呼三婢吃早粥去不顧也父見袖中物索得之大不懌見又忤我矣大窩口看秧去攜之往田所田左倚叢藏右爲高岸下防飛鳥食穀極也而額左防虎因踞右之高田坐石上併其詩柄讀之從關關至寢成孔安凡二十遍十日秧出水試覆卷闇誦略皆上口後一侵晨至叔家置藥籠底叔與叔子尚不知也是年冬月從族男鍾濟川借三國演義向牆角縣背觀之母呼食粥不應呼午飯又不應印饑索粥飯皆冷母捉裾將與杖既而釋之母或飲濟川酒舅何故借而甥書書上截有人馬相殺事甥耽之大廢眠食泰亟應曰兒非看人物看人物下截字也已悉之矣濟川

不信也試挑之如流未十四歲則代父督蒙館自此遂自館一日後從濟川借殘唐傳濟川初不知別有漢書唐書以為殘唐即是也回札云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誦漢唐時居深山別友無習文章者問濟川云易文章何等也曰墨卷歸問父墨卷何等書也父為大言自慚日予無書不讀未嘗識所謂墨卷并問鍾羨政乃得墨卷所謂名授之以郭青螺先生所選八十一篇諷之如兒女說話爾後凡寫家信與尋常客子書皆用八股法然泛觀之未嘗知有所謂破承者一日見鄒鹿野說書序云破承者行文之冠弁因知文有破承取八十一篇覆之果然自以其意為文得二寸許不自信又自喜也二十歲館乾上丘先生一敬過其主人翁是中有可共譚者乎主人翁曰吾家小兒師陳生足使也因呼共破丘故上杭諸生推博雅者而泰聰明之名藉已達於其耳以經史諸書試泰泰輒累幅不休曰余三河雜貨行子殆廣城雜貨行也子真異人然奈何但為目治而不手治乎蓋譏泰不為文也而不知泰固為文也因出其箧中所云二寸許者共觀之丘因舌喬不能下約次年共為社會次年丘果館洋背泰亦移館羅坑相去不二里而近題至文往及乎午飯者少矣然從丘先生諸富兒以其粟傲予曰江西小兒何足言或偶至其處則用以試其手搏仆之地予故不往先生亦不以文歸積數月先生留之宿先生就浴泰從先生席下得先生手錄百餘篇皆天下名士之文泰文二十篇在焉而著其下題曰程子以程易陳諱莫如深所以殺諸富兒之焰也歸臨川祖居本居甚貧不能具饘而得族侄湛泉公與其二子文學洪謨洪範既免饑寒因得侍新一與先生先生故名宿凡毛

伯文止登翼雖為童子皆其所指名謂湛泉曰君家疑叔同應與毛伯諸君子並駕爭先也就邑師汾孫袁公試童子則已冠童子是歲為庚子與毛伯文止大力千子並為諸生似逆旅之人不及溫和然而其業並以贏出為道而不相謀泰文凡數變然其意皆以一己之精神透聖賢之義旨為宗而所獨得者乃在分股前人定為八股者言之不已而再言之以為必如是而後盡也若每股合掌則四股可矣何必八股哉而病不止此也將併其一股而忘之何者對股與出股一字不同對股既嚴而後出股不苟若二股一槩而同之則出股無論接句即開頭一句已苟且無思矣此併一股而亡之之說也然不合掌又非於題外求不合掌也一字可移是八寸三分頭巾隨人可戴此其病不在世俗合掌下必明於此而後文始刻始高行文之手始快至於微遠以取致博奧以取理所謂加務善之而所要不在焉凡為文而使人得效之已非立言之本而效之在膚與效之進並又非也余嘗為一友序云吳下之人下其巾以為精悍而四方之效之者或至掩其目吾黨始造之意不過懲時習氣靡理叢小自濟健古遠以求自壽何至如世人之所為與然行文猶行己之外籍也予先世自祖父以上皆醇謹古處數不足而道有餘至泰身而漸薄矣然而勉自固植不敢過不自愛以累我祖我父之德嘗讀五代史朱溫稱賜毋前曰朱五經有子乃為三道節度使母曰汝為三道節度使誠英傑然行義未必能如前人也余甚非其子之為賊而賞其母之為聖泰能文學於前人猶糠粃也而況下於此與泰門戶衰薄尺口不繁兼之性緒疆塞輒謂不制郎斤斤保合斤斤調攝將以迎邀玄庇館安

流蕺猶懼不足而況快意行之何以自復三兒要爲有知者因
爲叙先世源流不嫌瑣穢使一展如見當書紳之義詩云明發
不寐有懷二人兒輩勉之勿復煩順衰老子也

觀海張公暨配蘇孺人合傳

贈公姓張氏諱夙異號觀海先世爲州沙溪人卜居治城之南
則爲東園公實始大所稱睦東園云娃之更將從其母與未知
其孰有之也其子爲秋田公復姓張實生海山贈公則公父也
贈公幼奇慧見議于景山蘇公因娶以女是爲蘇孺人景山公
故名士學兼深博以授其子而弗獲盡以予諸壻贈公學亦如
之海山公樂也吾知予因弗如景山公之知吾子沙汰之法嚴
而贈公試輒冠軍易學衰絶贈公於所從遊者極陳理數蓋兼
京房王弼與朱程之學而有之歲大祲吾親餒而吾親之所罷

者楞然非所以安鄉吾親之心于是日聚長老四五輩而食之
長老輩得飽親亦得游譚海山公病喑人噎不能以歲卒延引
日月至四年餘有所順適之以濱安其氣若此類者多也海公
垂歿授記曰必無生分並拜床下曰諾既而舌耕所穫無不予
叔氏海山公以家事委叔氏以全贈公之讀此丈夫慷慨事則
無私焉爾贈公日可見諸行然業稍廢以海山公病至授經遊
學復廢則以母顧孺人老也孺人老性復剛褊非其意之所欒
者毋得近時贈公有子或年長矣已且老猶以孺子事顧孺人
於贈公已老矣而孩童慢之猶曰我子也顧孺人滌洌煩辱加
等贈公自親子舍戒曰必勿使人贈公奉海山公事業龐細奉
顧孺人如一日也叔氏不忍分節分猶借以名獨不忍死父哉
不忍此生兄矣日給米一斗或不以時此二百指胡足與治蘇

孺人母子無策可舉不忍向贈公一闇口即開口輒呼天以恨
對蘇孺人或誦維家之叶矣彼不忍背生弟固其不忍背死父
哉若是而叔氏卽中才安得不爲悌弟也先是秋田公有孽子
其意欲有所左右奪其所宜繼而繼之米拔然曰情與律亡是
既得當矣度有可以自處不至於不得已卽非孽乎無以取庇
乃三十年之所昔與兩世之所撫不報德而以佗尋之贈公直
泣數行下家門事奈何楚楚對簿爲有不足當從身求乃以公
庭恩而公于是復議給巳無所剩而減巳以周之周之則受也
始到手時權然誦公之德厚餓而亡臧又往矣贈公竟以是得
噎不數月而殞當其爭急時猶秋孽之女以女女之我謂人爲
妹者人謂我爲兄今以女女之者以父父之至嚅嚅孽父曰若
奈何盭吾父背恩不祥天不佑可不謂恩斯勤斯所感致然哉

贈公負經濟才不得大用然慷慨亦見其端有鹽鐵河者幹其
故迹猶在嘉定縣太倉州間然於州爲支流事固緩也在縣爲
門戶不治則無以爲往議浚而以半工予州是力其所緩而代
縣任患也不力爭之是歲將亡利之半而又義無所至縣以氣
臨州州無以應贈公從千人中奮而前歷階而上陳河勢緩急
利害之所在往返數百言縣理不勝而氣索竟以二百金助脊
而罷州謝曰今日微子幾爲泉嚙州父老人人戴德贈公以刻
石河上可覆也歲戊申大祲贈公奏記當事凡救荒之策具備
大中丞以下皆從之生平重氣義不侵然諾持重方嚴故上之
人多倚從之山東二周王公解任時餘鍰金千兩將留公背難
其託曰張子視斗金如糞土吾且以若爲寄贈君學聖人者生
平蹤朱家郭解不值一文而願與俠有迹耶與人交推誠盡志

中不留語鄉小善碎美敝流連不置好接引后進所拂拭無餘
力惟恐不見其咸過必面折衆亦服其無他暮金無判人貸之
亦不問迹其心品道術氣格俱可大顯於時氣不自食以子爲
寄于是有受先先生事遲而得厚報焉其配爲蘇孺人蘇孺人
所謂景山先生女也父嘉定庠生識觀海公于童稚以孺人字
之聘儀大學衍義銀二兩而已母魯氏母之母爲過氏養于壻
知書通大義孺人與處諸古史要處畧皆上口然父母貧故不
能連貫字句過口授孺人孺人性婉靜解父母意父母絶憐愛
之曰必以予官人景山負知人鑒一日得贈公歸以語過孺人
過孺人立決之過隔垣而照逾乎覿靚孺人有兄與贈公同學
景山公乎錄經史諸業必二本非必事有畢複也鴉鴉如一子
與壻奈何二之既而喟日事固無可如何吾終以壻爲寄矣無

何而孺人之兄果夭復無它子則後事蚤知爾耳孺人卜七歸
贈公景山公呼海山公曰頗憶疇昔周旋不則對曰不敢忘然
景山公固智人頗有所微窺而逆諷之曰貧士那得送女郎送
女郎君腹中萬卷字直千金資遣若一也視其家之所有如是
亦不薄矣幸毋以世之所有者而少吾贈或致虐吾女海山獨
然謝曰有是哉公言起我意無何而景山公夫婦繼逝舍飯皆
出贈公暨孺人手爲之一時戲笑之言遂爲永讖贈公母顧孺
人性嚴急孺人百方將順終不可一獲其懽心一日而五間之
曰賤也膣有所爲膣即性亍乎叔氏美非出異腹之了之婦期
以覽妻亦趨而共之而憐之也家事問長耳長婦所當者謂何
用以屬之叔曰以衛讀則有辭焉爾家事不屬新婦之長而屬
諸少則未聞長之巾幗而佐讀也或謂孺人仁而叔氏妄賢則

孺人才甚又不可解矣故曰膣有所爲膣也然孺人益起敬起
孝於是中外無不稱孺人孝者而孺人聞之滋不樂吾奈何有
孝名名之生也有故此孺人所爲深用自避也夫内外稱一人
其義不疑而獨違之者不利故頗孺人心移曰吾訢婦孝也久
之孺人之誠至矣顧孺人之天亦至矣臨嘗就命是人盡而天
見之時也捫孺人手曰新婦孝順我悉知後有厚報孺人則大
慟新婦無似得姑自見其天而復不一日待此言痛絶故及其
就養臨川携木主以行既至叩主祝曰念我母于覡覡當來新
婦之子與姑身耳左右聞之未知其言之悲也頃孺人卒叔氏
移居北祖稅從之孺人與贈公仍故居北給南日斗米又不時
日至曾泉竈未煙者數數也孺人督二奴蔬督二婢織以佐之
而猶不給而贈公復好客安所從辦嚙指巳耳用是得心氣痢

頑痼其長公斂生氏請於贈公曰我家不貧奈何自苦爲贈公
輒恚孺子敢亂王父命斂生則云夫婦郎不比於父子奈何獨
重兄弟以死累吾母贈公則益恚孺人則撫斂生曰兒無用違
而父而父固不違王父以死守之耳繼而斂生先贈公卒贈公
慟之幾喪明日兒痛母者以窶故不得一日伸眉特受先才數
歲贈公以爲長而成者且夭化此齒未齔者復何爲庭中有大
梅遠近望見之以爲當有異人斂生逝而枯贈公意絶而孺人
以先生最幼絶憐愛之又孑孑獨阿奴一人寢處懷中伸手作
枕爲稱說向之受於過母者凡古史與亡得喪忠孝廉節之概
甚悉先生輒能復其所過孺人絶奇之乃語贈公以兒氣弱似
其舅每憂無年今政不足多憶小者英慧且牧兒當得速成贈
公則謂奈何欲我與田兒說書本孺人以爲即不敎兒又可奈

何姑試之贈公以爲然命兩題頃刻立就孺人手執先生稿立贈公側良久徐云未知紙上云何兒乃遂了事贈公又不即注視孺人復立側良久則嗚咽而泣曰爲張家婦辛苦平生所恃惟此二兒公又不教兒噫我死矣贈公乃接視視未竟則急呼孺人曰芝蘭在室乃爲汝先識之兒一日千里也於是闢書室爲課兒計而枯梅適生陰覆畝許逾於初兆之矣贈公卒叔氏分其産孺人則謂受先而父一生不違王父命子成而父之志於卒事乎兒之矣亡兒孤寡可念以累叔次者能自立母以我母子介介嫂吾不意及若今乃及若嫂賢豈獨吾兒賢也聞者以爲允戊辰捷騎至孺人曰老婦何以得此此先姑之所許而貽之也則又淚漱漱下先公伴兒讀蕭寺日冀其成成而不待使老婦獨見則又呼泰夫人訓之若母改布服我與若仍菜虀

臧獲毋增一指徒耗米耳受先歸未嘗易一椽未嘗益一僕圉孺人所教也從之臨川凡受先廉明仁慎能於其令又皆孺人所教一瓢一何一蔬一腐必曰此民之脂膏將安所辭而可受先雖壯猶爲孺子戀嘗夜卧孺人乳下中夜孺人問獄中囚幾何矣受先卒無以應孺人則大恚推下之此何等事乃不一記名數是必慢視民命者也因出銀錢買草鞋及薦或布米麥作粥以遺諸囚問録囚有所縱舍不入不可獨殺古志之矣微片嚴何不少緩而叔至破家今乃自爲令嚴不能將至之法然受先火耗不名一文則孺人爲覓之也一日受先治事有偷徒臺前者叱之不去受先榜之而未即釋孺人聞之曰人呼汝爲父母子近父母輒得榜又不即釋吾不願壯子有此去汝歸矣受先懼立召其人釋之且告以故孺人曰此又非體使人謂我與

外事受先祝事戒二鼓孺人不先寢退必問所爲有難知者得而裁決之十中八九受先材疏達過人孺人材疏達過人也孺人以節義自凜亦以諷勑而甚成之先是敍生娶曾氏再娶楊氏十六歲歸張二十而寡矢志佰卅立奇節孺人心敬之然旣失所未免悲鬱其事孺人乃不能如孺人之事顧孺人孺人每私謂婦人非偏至不能立節我愛其重且大者語言碎小何足較孺人次女適金聲亮十七而嫁不滿歲聲亮殀不食積日左右皆勸慰孺人獨涕泣不二語但云命矣夫則復連云而已其語有蘊藉廣而深悲而達非孺人其孰能之然以此風適以是報之此家門之幸而世以爲凶禍未可謂知類孺人有氣分才決明察異人而爲人婦爲人嫂爲人姑皆以順下之使爲男子不爲與知輕重大丈夫哉沒時前一日猶能起居飲食忽謂受

先吾明日當去夜夢而父召我屬纊無它語獨以尊姜孺人爲屬洋洋如平時與贈公之配哉臨川陳際泰曰余讀贈公行略至其父母沒每得食必祭祭必呼號告以近所行事是未嘗一死其親也經深沒其文而史亦不雜見此千古獨創之絕孝矣創爲之而又即於人心之安孺人在臨日叔氏訃至輒哭盡哀勞對諸孫女恒稱叔氏仁厚此非叔之有餘而孺人之有餘也忍詬以事顧孺人四十年而後有受先彼不自一決乃成孝婦之名亦因以有賢子此天之所報而豈所論於孺人之心哉

剛慧居士傳

剛慧居士瑞金浮鄉里人也姓楊氏諱兆隆字汝基剛慧居士旣殁友生號於天而謚之以明不私之義居士爲太守公以饒先生子母首子禱華山者久之乃生居士生而有異徵數月

鱗甲隱起毋大驚因名爲龍易龍爲隆諱之也兒時貌甚偉目光射人見者異之詫曰楊家兒爲龍爲光吾不知所變化矣年十三從名師學舉子業風氣日上謂其師曰藝之所係誦者蓋無用矣心不靈靠古文詞題不入靠視語何益師大驚年二十觔攉兮黔郡道經里因留試督學黃公汝亨負重名傲人也咄嗟童子何知亟以其牘來既而閱其牘大詫絕首拔之而郡先輩方伯謝鳳清先生亦甚奇君卷致書太守公曰公子乎里駒項當振巖天衢者其明年爲戊午與其叔氏惟節攻義勝因寺是秋惟節捷君欣然曰是宜捷然君亦遂捷幾幾乎共得之而卒失之也蓋與惟節同賞於吉安司李今侍御龔公萃肅云既而復與惟節讀書赤水居取夙所爲帖括火之曰是區區者安足事因論次古今之得失而更著之曰重瞳之失不在弒義帝

肅懲之得政在拒上皇惟節曰弒昇胡可貸也喪君有君國擎天乎而易儲則過矣君曰不然立牧羊兒以爭利天下非冠履正義也故光武不以更始貶聖唐祖不以鄰公損名若上皇於國巳棄議者秖因前是之賢而議過子公非正論也其持議大率類是是冬督學魏拔置高等餼之辛酉復盎叔氏希元朱君敬之爲赤水四友是秋希元再捷君再北彌不憚登高遠望悲歌慷慨惟節譬解之曰君故少年何悒悒若是君大息曰余才令足用日月如流而功業不建惟節頗怪其語若汲汲傾景者既而謝子起與其任士芳復入社是爲赤水六友甲子秋敬之捷君復能去既而敬之卒燕郞惟節下第歸亦困甚君曰敬之逝矣宇宙寥廓乃復爱吾數人貧乎君子錄一編曰此千古可託可寄不可奪者也予得無意乎惟節取讀之至子起宋晉諸

詩是王謝於二猶包文范於一韓捐案而起曰信哉信哉於是兒惟節而弟子起自謂千古之交在是矣是歲君復落第乃仰天而大哭曰天乎人屢捷而我屢北豈戰之罪也余知其所從來矣九月一日惟節發南洲光日之夜執惟節手泣曰本期與子抗衡天下今已矣余必不死瑞金非南洲郞錢塘錢塘先世所居吾之所自始也吾以此始亦以此終子志之託天幸有二兒藉以代吾事堂上二人幸爲我善視又曰我第二人在念耳餘無可如何惟節嗚咽不能言然以爲憤語也越四日而有橫梁之禍夜半昏寐中大盜一呼與子起士芳同溺死卒如其言云惟節冏幾圍舟驗之備極悲楚甚矣君之所爲始終也先是君假寐夢一人自天而下將君曰明年九月四日帝將召君有文章之役既寤語其內子內子云丙寅之捷報以往事揆之瑞

金固以是日至也君笑不答放榜前一日復夢人自天而下捍君帝召若四人赴義獨一人脫歸而君與二謝遂行既寤以爲吉兆笑指一人云獨子倪得而失也橫梁之變匙而免者獨一人耳君平日剛而有膽決剛勇類而膽用武之主也嗟呼之夕文武之道盡矣君議論風生又能以約言至理折人所著史畾與惟節論大史漢諸書搜奇錄要成一家言又有四書拼魔壁經正背自出手眼足羽翼鼓吹爲聖賢功臣君不死富貴所自有也臨川陳際泰曰余於汝基始終之際萬解恩之不盡也隱起鱗甲龍兆見矣龍水族也而登於天祖枎錢塘而志於錢塘遊於南洲而志於南洲二地皆水旁也竟以水死水未必能死人以一第之屈一盎之呼之未必能死人也乃竟以死如是而死即非一盎之呼之以水死亦將一第之屈之以水死矣非水

之能死君君固可以水而不可不以水也龍之爲物也變化無方人知其爲人而不知其且爲龍則安知人以爲死而或適以生乎當其爲汝基也卽汝基亦知其爲汝基而已亦安知已且爲龍乎妖夢是踐則汝基固已知其死矣死而不怖使汝基知其爲龍當亦不怖也雖然汝基之立德立言又復有特祠如此此已足以爲汝基矣又何必假制神明使人引妖說瞶也歟

章母節孝鄒孺人傳

先是節孝健飯日余以子行拜堂下也節孝子余大力與若兄翼明同余東西坐毋據中飲食略如家人大力或年長矣字之輒曰佽子之方孩者佽偨憐稚其子每反辭以呼之謂男子爲佽謂女子爲子節孝又每字大力曰吾佽乖大力語節孝事未嘗不涕流被面吾毋之賢之苦雖以見子之目習與見子之號

稱善狀者未之百一也既而節孝姐直指上其事易令名以彰之大力謂余吾毋姑念豈及此賢與苦子知之是不可無傳傳曰節孝姓鄒氏小字繡居臨川箭江故名族與白城孝相望世婚姻父芬富俠有氣義節孝爲第二女十九歸章公公之父寒亭公客山東因再授室不歸者二十四年公又歲歲官學遊方歲抄方一歸幾月餘復往耳是雖名歸寧不啻倍其二十四年而節孝獨與姑居姑不適爲人妻而適爲人婦堂上之舅若姑尚嚅然也節孝內幽適其姑上幽適其祖舅姑祖舅姑怨其老姑怨其單而寒亭公與公怨其二十四年與不啻倍其二十四年節孝以也家故貧所以養姑者嘗得之十指且不嘗有四壁之光月與薪可代㸑矣姑嘗爲婦時已卧疾姑待以天年下終非節孝無有姑蠶絕強祝曰吾婦賢無以報願若子婦之爲子

婦如若之爲子婦矣姑沒適水暴起河魚大上棺欲浮節孝目水附棺大悲啼曰吾誓不使姑獨流棺動類物壓之而復止若三卒與俱全萬曆丁亥公卒於宿松方公在時性好施與歲所得餼與兄弟從兄弟割而食之旁及親知隨多少皆盡故沒之日更無餘財二子少未及事節孝日夜以十指拮据豐年而飢者強半戊子己丑歲大飢赤地千里茅荚盡矣人民骿死腐肉朽骨或爲上糧是時節孝之叔祖姑及伯氏娣氏相繼下世飢喪隨屬生計訖絕或謂節孝曰理有經權難可執一勉思變化以全軀命節孝泫然曰斯言何由至於耳龍且權者非可用之婦人亦不設於節行節也者夫存而有之因死而明也因死而明而又安得以死恐之而且未必死也節義若因便勢而立無以處夫逆勢者也且吾夫絕命途人比餓加等吾追念及此情

用悲絕直以苦自謝耳獲瘦而死其甘如薺於是削水皮丸土粉而食之丐糠之有覈者爲二子食其意常不欲生也外不欲暴其皎皎之名以爲說於人而借飢荒以成其端如此者三年卒用不死則非節孝思慮之所及矣自是以後衣取其敝者食取其薄者子婦之奉辭其豐肥取其苟簡者居恒自言饒有理實夫婦合而全夫死吾爲半人夫在而食其全夫死而食其半理之恒也然節孝又非徒苦身自效而已者曰夫在而吾身爲半夫死而代夫而吾身爲全子者夫志之所屬而夫身之所移吾成其所欲成而未成者苟可報於地下以有辭於已亡人是未死吾夫也於是日夜刻厲之爲言曰不同夫之所爲非夫之妻也不同父之所爲非父之子也事有所以一之在爾學殖焉因自課讀每及夜分杼柚之聲與伊吾之聲相上下然又不徒

歎以詩書嘗以先人行事勗之節孝性固矜潔介慎既寡居益掩身靜事垂老矣不廢所持君子謂之婦而復女臨當就令志用惺然忽謂二婦曰公迎我且謝我成其子名在賢書也此非鬼神精神之獨見也蓋生平念念在公念念在成其子故終而復之此可以知節孝矣然節孝之賢與節孝之明有非人理之所能者伯氏痞廢未有室伯氏之意止雜伯氏之父母意亦止也節孝勸公室之公不欲重累他人子節孝自鬻其簪珥與嫁時衣服助成厥事伯氏舉二子世和世睦即其名二子志節孝之爲之也記性過人數十年事纖悉如指掌思慮周詳不急之物亦存以待或卒然索之有以應蔬果雜物以意立法皆可以經久遠初不知書從耳入略通大義與之論析義類往往出於宿儒之上嘗所稱說可爲教戒予純劄記之成帙名爲內訓焉

方孀時嘗古今節義如烈女傳等置奩前未必誦數之也用以杜塞旁說又神穎先物有所期未嘗爽其子純得雋先能名其處而卒應之至言某時風某時雨輒不差人問之第答曰偶然耳余曰甚矣節孝之所爲不可目舉也夫節以壹惠以節孝概天下無婦人豈獨無婦人傳者不得不止於是猶之直指之旌之不得不止于是矣未之百一而猶從其亟與同者書之此意歿未嘗忘呼攸時也

黃母貞節傳

婦人無私尊坐則以夫之齒貞節云者於義爲易名之典易名之典不可以生而得之黃母張孺人竟生而得之非母志也天子聽有司之請獎其閭額之曰貞節額其閭猶額孺人而生誥之也孺人泣數行下用夫子之殞而以博此煢然者一身之榮是固老婦命薄之日也此言痛深不忍聞然而遠近以貞節稱孺人矣孺人廩丘張隱君桂岩公女也生而韻慧有志操小長讀孝經女誡小學諸書至曹大家得意一人是爲永迄〻意一人是爲永畢語喟曰是則然矣然夫婦而有迎合之心則又安所不至也弗如斷其章而取之永迄永畢之爲奉一天矣是時在竟閨中能自生意如此隱君大奇之生子不生男使男智盡於女則謂文學屆生爲我覓快壻是時數君南公方欲爲其僑配聞而委者焉十五歸於黃而事黃公尤謹黃公體故孱苦學火焚於大宅積五載而甚孺人日夜守於繩牀藥竈間再離寒暑一食而五閒之猶以爲嫁疾大漸孺人祈以身代不得則欲以身從之既屬纊孺人一慟而絕教小甦勺水不入口矣張母百方寬譬冀得小解諸娣姒及太母助爲言終已不食卿左右

防之謹則謬爲好語以紿說曰吾不死矣則強進饘粥面有和容家人大安之各就寢寢且熟忽有大鶴高唳於屋脊上聲異常夢中驚躍起則孺人已縊於柩側矣號曰天乎何至是乎氣久絕而甦孺人既生爲絮泣奈何相持使我不得吾志死似夢夢雙鬟扶之吾不能死可若何於是痛哭張母家衆及兩孤亦哭孺人意微轉勉飲食匍匐受諸內外弔既襄大事骨立捐裘去飾不名一簪常蔬食而藉紡績自勞以內罰其心或勸家非不足若此爲孺人出涕曰凡諸地下之人此爲優矣坐卧一小樓雖三尺小童不令見其面二孤者惟馨與仲紉也既就外傅母代父位入而嚴督之篝燈熒熒丙夜不休察其志小怠則召之對泣曰吾此身泉下之餘將耳非念若無以有今日子不自勉屬是吾之生非義之充也或使傳婢致其語於館中言而母

爲而後世二君感厲不敢自懈遂以學問文章名於世即今二君爭爲人師而猶爲孺子戀孺人猶以孺子皆之前此可知也孺人眞可以光彤管無疑矣於是陳子傑泰曰嗚呼黄母張孺人之不死如髮矣然有天道焉能紿予者之不已疑而不能使屋上之鶴之不鳴鳩而覺覺而救孺人不死矣方繇時如夢夢中如有雙鬟扶之者旣微鶴鳴而寢寢而覺覺而救猶一也天於黄氏之世德欲報之無已時也報之以節婦又報之以節婦之不死節婦死而是藐諸姑者安能大放厥辭如今日也藐諸孤不能大放厥辭如今日將無以成夫子之志此無異戕尸地下矣夫子死而孺人死之孺人死之而天生之孺人生孺人之責乃重於死惟際仲綏斯然見頭角以次第大顯重於時皆孺人不死之功天欲孺人有成二子之功因以自爲功即奈何使

之處地上實地下哉孺人之子惟際章與余善然余所爲言者不在此因二子而言[illegible]　集[illegible]處文集之者也

祭文

祭鄭道圭先生文

陽川陳際泰大士著

南之爲方寔爲火房自他有耀象爲文章地濱溟渤是謂海王水王通利鑑物有光水火所極文字之祥篤生吾師跌蕩遊居班叔奔北翰涅走僵蹟翹提由綱羅磔張胃然引聖爭惑斥狂因象激極各就理疆北于武事摧陷威強天下之人翕然仰信知與不知事同責敕凡稱師者文與實病惟是夫子誠服無吝闕有太史世稱爲鼎鼎是所居人不得並一鄭蔚茅二貴後勁所請楚雄江國與命莫宜于師遨靈宣聖爭而得之彈冠和慶扶櫛而蚤舉皆人稜傍發會賓窩壹百人據咽茹延塵藪煉明

嗚呼饑饉慰問殷勤接待諸子衍永福中無幾何時晉謁于京刻夫雖負書氣耦遊艇務南遷乎會會讀以處窮戒以居名千禹之要匡師伊親諸子受辭各致丁寧謹以銘心非但言紳壬申之孟火尚西流諸子避寇無復相鳩或入深莽或登介丘夫子突至從天翔亂在城六子走伏道周擎臥百里待不見那我喉粥耳於物無求若之裝中適耦軒輶私怪夫子神色不逆小爾違和宵無所愛不謂黯然永隔千秋嗚呼窮矣天不弔寫夫子之心天獸是經洗心退藏根深極寧國有大事正立垂紳金鐘大鏞冰壺玉琍既崇而殞大命以傾夫子辭逝愛不在身國事可爲爰寄後人區區之心目將不瞑惟二三子失其所持樹落葉本弟子遠利夫子之慈辭不在此示言念之明隳不完何以酬恩何以執義自愧菲薄恐無所至有負名賢虛左爲聯尚邀冥顧策奏振止我日斯邁而月斯厲亡者有知生者無愧所以報師如此而已

祭祖國文淞特先生文

嗚呼泰等之師吾師也非如世之門生座師文服而已學術入品古寧有幾二三子或遠或近或合或離所幸神會未至天休方滋奉命承教當與窮期不謂遽棄二三子頓爾騎箕嗚呼哀哉師常有胃疾鼻衄之患因頓時或不支先因之先生致書云所苦或出腎勞或出苦思腎勞我即慧劍斷之女器易割心器難醫內照酬于筆墨外焦勞于政幾蓋居遠而尚有憂天下之志則在朝而寧無謀社稷之思若是者固參朮之所罔功而俞扁之所深辟者也然先生之言固已不幸而中矣戊亥之交事愈難常凡水火之同異與寇冠之披猖貽憂君父於何云賊師

獨憂之髮爲之蒼乙亥厥秋二豎得任氣息懨然不辭仆僵但恨五世食祿四海望洋無以慰答死不瞑睚蓋見于昏瞶之所囈語與夫二三知己若承訣者之所徵藹然而爰立之命下矣是役也無左右之助無資格之常有猜自天師且循牆固辭弗獲受命于淋此非千古特達之知天下治平之象之見睽者哉而宗祏有靈神理不祖師亦遂霍然之氣見于太陽也勉强入直盡行所得天下想望風采以手加額師亦夙慮明定處茲不忒大獄大兵大姦大慝次第調停次第剗磔料我同官安彼反側風塵不動日月宣白盡將化異爲同濟嚴以測用剛方以矯國之詭隨致敦大以培國之元脈使假我數年或益展株月大功之成定如所畫將事美于前人名韶于鼎帛矣乃事有大謬不然者相才兩月地既害之角巾東路不動幾微如已追餞忻

然舉卮笑言志在磨礪起崎嶇几几之風掛於鬚眉益其生平學道之功得力如斯豈復有不平之色以爲物役況乎官莫尊於相國科莫巍于大魁名莫壽于文章著述之傳世志莫安于賢子令壻之隆施師真可以琴書自娛魚鳥忘機頎壺子之撫僞然示杜而中營之里倏爾斂輝何也噫嘻此非關一人之故也當逆璫兇威方熾志士結喉師獨抗疏而擊之不盡不休師以生平敢鞠不諱瀕死者數矣然未有如此之相求璫不能一日而忘師師不能一日而忘讐汨羅之江乃在圜池鴆毒尺組之備乃在床頭而師固不死也師之功未盡鴆師之志則未盡腸昔何以不死而今何以不酉釜師即去位天下猶冀其環召師即不復相天下猶恃爲贅旒如應龍之濟淸淵如虓虎之負神丘雖投荒棄散猶足以懾魑魅而驅鵂鶹而師竟不待矣

噫嘻帝乎胡不愸遺天乎胡不愸遺雖爲天下之悲師一如師之自悲蓄不愛身之隕而憂其國之卑雖有相國魏科高文賢嗣抑何以紓四海之鬱結而解九原之嗟嘆泰等自師蘿逝如失應師廟恃廟怙廟瞻廟依分宜奔哭情殷迹遠或羈官京輦或行役外出爲位而哭哀不自持生芻絜酒侑以俚詞惟師有靈庶其鑒之

祭謝中丞文 代

嗚呼吾師其以死勤事而可配于忠臣之儔者耶當今天下多故戈指神丘寇起陝服蹂躪中州隳蜀擾楚將窺京畿飲馬長江集材爲舟根本之地有如贅旒天子曰此道將不得其人以至于斯也今將求真才與已效之才而任之以反前之所爲誰歷邊方爲衆所推謹孫其事爲物所歸夫以當局之才而當寇如迅風之掃敗葉以治軍之才而治民如汗血之逐奔麋此固材所以有功而失分所以將師也維時廷臣一執同辭有臣謝其督餉晉西士飽馬騰敵畏而靡敗官東郡無所展奇願爲賦衝所宜量移謝艾著名于袍罕車騎表效于淮淝號驍緹足若之何其天子曰可勑使戒輿師投袂而起閫命疾驅旣至所治精兵澄濫城池闢廓糧草矢石事事堅良事事暇逸維時寇來紛然如織賴師在此轉凶爲吉所轄諸城寇不能卽論者以爲如吳玠之守大散如孝寬之守玉壁使天下人人若此雖外夷之勁入之無際雖大寇之善盜不能竊吾寸尺何至焚劫我城堡虔劉我赤子乎師負異功宜有高擢廷論不然借寇猶難以爲穉師他任賊鋒愈灼西何以捍全豫之州縣南何以衛淮揚一帶之城郭雖師亦想慕古人先發後舉甯身殉撫利用大作

然而神奔本於務多心勞斃于地傷氏肥而體瘠功崇而命謝嗟夫嗟夫此師所爲以死勤事而功可紀于太常享宜配于雲閣者也薄修奠敬侑以俚辭師一靈之不昧有風馭然而來儀

祭相國蔡文 代

嗚呼公之生與公之殁豈有遺憾哉其學問合古賢人之義其勛業有古大臣之風百僚資於其稱而聖主鑒其匪躬一旦蘿逝備極哀榮惆悵殁于予詎僾卽吝予秋宗立呼幼子姓名使通無所施于逝者而官其孩稚以寄塋帑於無窮則從此而之焉凡可致於公將無不曲而致於公此蓋從前未有之異數而輔臣不世之奇逢也蓋公以和碩自結于明主者非一日矣爲御史旣著能聲亦存國體爲太僕白馬非馬雲衲彌俊爲司空逆賊射天王師匯地劒楯弓輪弩砲屏騎一呼而集無需再計

崇墉至天天子臨覲顧問及之顧復稱旨而爰立之命已定於
此矣蓋古人內有守氣外無枝辭以此闓端以此歸餘故能以
其靜制天下之動而以其明燭天下之幾一切紛紜異同變故
之來任其擊撞卽一切內堅外隳併進之數任其轉移此聖賢
之高致微機陰用而不以語人而人亦莫之知也公被之矣公
之和謹積之有數者旣鑒而知之公之轉移妙于無迹者又鑒
而知之明主方將進之以大用授之以百揆事有大動理有微
顛而公遽厭承明之廬墓何天之衡此皇上所爲拊髀太息投
箸忘饋者也然自公之緊而論之公所居者外堂之張而臥室
邇窄筐且伐狀公所㯃者朝服之章而內衣補綴白且變黃迹
公志度豈在家鄉然則公所自憾之事與某與二三子所爲代
公致憾之方殆有可得而商與合天下禍難間作邊腹交并舉

主焦勞挈公屏營身爲上相憂責不輕昔非衣著勿於淮浦贊
皇鼓壯于瀟英武侯震盪于六合豢分伸威於潼城彼何人斯
千載留馨而況所資者金甌之全盛所恃者皇上之神明顧猶
彼匈奴稽誅于自送縲林漏命于再勦此則忠臣不瞑烈士相
繩者也夫祝宗祈死范子夢瓔古人不愛其身之殞而愛已志
之未就與國事之未寧然則公之自憾與二三子所以代公致
憾斯或可以得其情乎

祭錢東渤文

嗟夫東渤則已死矣而皆言其死于墜馬墜馬誠足以死人而
墜馬者甚多京師之馬不善博而善高不善博而驟之則蹶而
又加之以善高之形徒高而蹷則乘之者傷勢固然也京師革
四足之輿而從四足之馬誰人不乘誰人不墜而誰人死則東
渤有所繫死而安得歸獄于一馬之劣哉夫馬旣不足以死人
而東渤之不宜死者又更僕未易以數以身體長大則賢以精
挺勁蕩則賢以文學䴡出則賢以才流經通則賢以義聲先路
則賢以人倫敦茂則賢其人具有餘之資固不應死處不足之
時又未可以死而竟死于墜馬墜馬旣云不足以死人而推其
致死之繇則疑二三子者益深而累東渤亦復不淺不如推本
言之而壹斷其事于天嗟夫東渤死而大行一衕門遂無邊才
矣一人死而一衕門之事體遂輕是東渤之死生亦大矣天欲
死東渤將安逃而可卽不墜馬而墜馬之外豈無所以死東渤
者哉則東渤固非死于墜馬也東渤亦死於墜馬則東渤固未
嘗墜馬也夫天欲死之則如弗生之緣生之而復死之而天不
欲生才之心爲大顯天欲借東渤以顯其心如此則天雖欲不

生東渤雖欲不死東渤其將安能故漻㵳天所以不欲生才之
心則天下不宜生而生不宜死而死者皆有所恃以自樂蓋才
不如東渤者自可安然而處而以才得死之東渤亦自可安然
而食也以爲東渤之死賢於餘人之生嗚呼

祭陳繼塘文

嗚呼繼塘旣逝外之爲士者哭之若而人內之爲戚者哭之若
而人兼乎此者比諸內則爲諸叔侄比諸外則爲諸衣巾哭之
宜先乎此顧哭之而後乎此豈士感之獨爲雖抑公德之獨未
神恭先後勸于試事之爲也事畢矣卽敗軍之氣復矣於是合
我同人糾我賢親感來于服之几闌哭殷于根之欲陳盍亦於
禮者之禮而豈不及於情者之情嗚呼君之可哭者八君之不
必哭者二嘗試得而詳之尚惟靈之式聽君幼懷請纓壯更積

畫感家世之事痛先人之故躬揃諸弟齊儒服買藍將哀謝乎同生而光大乎門戶束脩自勤非朝伊暮日爲是屛浩兒而諸省六公亾乎人者邪迨至晩年志成業富酒後耳熱殷勤道故每誦及此泣數行下天下固有繼志述事如君者乎其可哭者一也君身致巨萬手握利權稍羸錙銖便累百乎此豈數之所能稽而衆之所得言然一絲尺縷合米文錢在外未嘗私儲寄家未嘗別騰內子化之簪荆裙帬老而異宮餘或中他而君栩然君栩然而君曼然嗟乎角弓其反案隸有爾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末世以降有能友弟如君者乎其可哭者二也君以陶爲天下之中以多後爲孝之大夫居遠而欲多男勢不得不更室於外夫一人有子三人綏帶然古或有之今翻爲侄而兩孺人獨不然也此非女德之有極又非寡數之獨邁蓋修身齊家之

效君彼之矣其可哭者三也夫商少有爾智既饒爭時新冠五尺斂物以箕君獨任自然之符而樂仁義之施翳桑有士或飢以糜浩浩者木育育者魚在彼淇梁有狐綏綏或哀無帶或哀無衣故山以東之爲旅寓江以西之爲故閭誦君者萬人如一口而不忘君者百年如一時也夫世有好行其德如君者乎其可哭者四也生平意氣然諾不使弟畜灌夫奴視季心㑹長者之相過或學士之見尋呼盧浮白無辭乙夜剖甘絕戀不吝千金故一時之大冠如箕長劍拄頤者爭請以爲兄弟而屆桑之禮盡焉勸其驕色而懷以好音天下有交友如君者乎其可哭者五也襟期高邁不屑羣儒而獨尊優儒碩文章鉅公故其於衆人也雖富豪焉而接之之禮倨其於儒生也雖寒儉焉而接之之禮恭內則竭情盡慎有心有胃外則擊鮮爲幣有儀有容

吾族自淑泉而後有好士如君者乎其可哭者六也吾族家世忠厚相遺末流不振惰寙摧頹先者腐軟以爲尚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自君受事大創前規平心勁氣廉公有威舊綱以振風蠹以查其於子弟也撫壯而棄穉其於事任也急疾而誅夷吾祠如君者此或寡矣其可哭者七也吾族既繁人多不能無生得失中有亾賴肆爲盜賊或爲與主利其貲而私共擁持或畏強禦避其害而且爲緘默此誠賊在內而不自知可謂盜有寵而未可得者也君奮然不顧與虎相嚙操矛而前登山探穴諸凡作姦者如蝟見鵲喙稜格磔樞覛怒腸不敢拒格一時之閭風靜蝟絕君豈可謂非得志而吾輩豈可謂非被澤也哉其可哭者八也嗟乎有此八可哭吾輩焉得而不哭雖然君有可安者即吾輩有可安者君一介布衣初願豈其及此今也塋海

者焦陽參差者甲第嫁長女而獲名門嫁中女而獲貴婿且長公毅然有聲庠序次公挺然雄心爽氣幼公溫然內明外聰俱可日見諸行不成不已故吾族屬猶必數三子而況諸孫麟定麟趾則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者邪此其可以不哭者一也又聞之人生而正直者爲帝所錄人生而精神者爲天所功故古之德厚魄強者死爲貴神沒應上公君於此兩者可謂兼之矣固宜受乎瓣治之命坐乎光明之宮日者有風蕤然有聲隆隆豈非君之效鼎湖乘龍者邪此其事似幻而實理之可推者則其可以不哭者二也以其八可哭者哀君之不復見以其二可以不哭者安君之未嘗亾思其不可見者吾輩罔難用以自慰思其未嘗亾者君亦可無引以自傷則庶乎爲我之賜則庶乎歆我之觴矣

祭劉濟宇文

嗚呼先生神歯未至鶴形自矜髮短而非短心雖遠而非遠神哉就予宿夜語遂謝予素號堅耐兼之謹性有斁然而精神乎午夜倦咯乎雞鳴火涅大宅敝舌乾津餓而假寐頭觸其屏而先生方且負牆而立細碎分明精氣搬動未嘗欠伸予醒而先生歸矣次日復行百里不損經營余聞而心折之以爲此五行之報而大耋之徵然嘗譯怪以先生之富可以列毅而食待車而出不宜冒犯畏景徜徉奔突人非金石安能不磷人非松栢安能不凡而先生節嗇過殷勤劬失卒往來肝汝精爽勃率輕百悝其如戶愛一粒而若國自謂忘乎其爲老曾不怫乎其在卒是昔人所謂有爵禹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術此先生自後以爲高而區區獨劣之以爲不也然先生竟以是告終矣此予所以哀也先生生平不樂乎浮夸又不喜乎飲酒今也有贊言在軸有清醑在手羞居乎好憎之關而雜乎人鬼之數斯亦殆乎其舊矣

祭鄭母蕭孺人文

嗟乎吾擇婿者擇其父母而已矣顧有其母賢其子弗賢者哉余之篤友亦爲予言孺人之行加乎往軌而絕乎遺編曰是其所宜託子乎既而吾婿邑儁果以才揚遂擢奉倩近觴蒸長兼之大兒小兒爲孔爲楊此見生而有信義之性者所生必其風壓故予未嘗擇婿而得擇之之方也雖然孺人年未登也然而遽逝焉何也事集一也福疏二也事集則不可更進福疏則不可更前一身而獲乎百已一歲而兼乎百年夫滿者易覆嗇者易竭彼鼎耳不能爲頃刻之聽趾足不能有尋常之遲即令于歟爲壽亦安足爲賢也哉夫生孺人非爲孺人以爲其姑以爲其夫以爲其父若母以爲其女若兒推而近之而爲伯叔之戚推而遠之而爲宗族之疏卑之而臧隸下走爭之而碩士名儒無不曲加恩紀因量相數夫之而禮樂之憔小之而米鹽之餘精神之物所在爲功而詳小之恩即性以備此聖賢之致孺人不艱而特者矣孺人素謹洞悉疾脈日月延引湯藥沾涯臨當就命氣息幾屬從容握手格言可錄有四不了是四不足爲怨尚未終事爲婦尚未終局爲女尚未終其歲事爲母尚未終其顧復抱恨貫泉死不瞑目言已成然而攤手足歎然呼而更問不復相告豈非古人所謂考終命之驅者與嗟夫觀孺人臨終之言殆能自主于去來之間豈必更爭於俄頃之繽離偶然而假于同自離人而立于獸是將返乎元始而乘遊日月之軸者也

祭某孺人文

嗚呼孺人得無苦飢乎飢則吾以酒脯飼之則有不腆之儀孺人得無苦畏乎畏則吾以理數寬之則有不腆之辭辭曰死固足怖耶夫人所得于天之分有至有不至衛之宣姜憂不得乎身也即如晉之少姜早世而已猶之憂不得乎身也衛之共姜憂不得乎夫也即如衛之莊姜不答而已猶之憂不得乎夫也桑之華陽憂不得乎子也即如漢之鉤弋一傳而已猶之憂不得乎子也即身而賢且壽夫而賢且壽身與夫而子且孫僅一貧而止不及富一富而止不及貴一貴而止不及後之人躋相接也則猶之乎憂不得乎身也與夫也與子也而與孫也纖觀此而孺人可以死而無憂矣孺人笄適其公姑婺謹約拮据女

紅以佐君子率周帽君子操觚科祇大州天子階兩露之下命
對誥如法畢冠翠翹褕狄鬼稽而以其勤出佐君子者佐其子
又出佐君子者佐其諸孫呂夫人韓夫人家鉄殆宛然皆烏唯
是子若孫藉藉有聞人之目於大學庠序之間蓋孺人自公致
政以來與公食肉曳縞含飴弄雛者復若而年卒得壽七十餘
以殺則人身也憂也而孺人無也則人夫也憂也而孺人無也
則人子也孫也憂也而孺人無也則人貧也而不富也富也而
不貴也貴也而不後之人也憂也而孺人無也孺人孺不快然
乎蓋猶也哉孺人可死其何以悲孺人不死又何以悲孺人嗣
不勝之辭其或一嘗不勝之儀也邪

祭吳母范孺人文

嗚呼太夫人氂逝陳子之子孝尼在遠未展祖奠之儀今乃得

過相沃酹也奠文以長歌何古者祝神或樂或歌所以動脾演
安其氣使歆食所謂以入道接之也歌略如里巷之謠何欲太
夫人之解之也又古有予之琴而不成聲者亦所以為哀太夫
人尚既右享焉歌曰夫人馭氣白雲鄉上見神公禮法王先公
暫然在帝旁被服飭佩球琳琅寶階貝殿丹碧煌風吹眾恩如
筐篚玉為後稅金鳳皇夫人至止意彷徨未便直前相突唐公
望見之遠于將相扶歷階登明堂帝為起立揖之旁命鄭公掌
暫歸房悲涕勞苦不可當兩人攜手坐匡牀命厨進炙且行觴
寒溫小舉歡弘綢別來兒女及行藏為復勝舊祇如常死者復
生生撕惶何以荅我稱未亡夫人見說逐頭言家事大佳豈但
前人生不用多得錢子孫成立勝萬千越孫文字腹便便洪都
一試輒爭先舉孫頭已冠進賢祇堪作尉便心煎程兒學問非
凡爲海內名士誰先鞭體氣高妙似謫仙句語嶒奇似馬遷三
丈之矛前無堅擲空要眇起于後先生長者共推許垂手大物
術操焉程復有子生十年楊家童烏能殘玄陳生陳生亦人傑
聰形進女豈徒然阿娘孫婦皆精虔紡績紡判調烹煎公故客
眾車馬騈老婦遊用相支撐割髮剉薦術賓朋兒因用此名門
挺倒耳頭稱陶士行即今老婦旋居諸暫將靈輀託山間出自
州城不里餘有地神阜名吉墟是時日尚在淵虞以鉦迓泝箭
與簇寶幢華蓋擁朱與將軍開道玉女隨婢騾一匹崑崙御師
子猙惡作之而羽客開黎歌步虛送者填咽巷人吁過客撫子
止不趨適有試事集生儒名士減半爭相驅夏侯太初何區區
致客之多不似兒老婦何以謝勤劬作人如是定何與公聽此
言重太息永迄一人今乃迄世關儘多奇男子日光如曙銷如

戟且時受命日中乘何用有喙長三尺卿今見我卿無愧我今
見卿我自適我奉帝命主九州卿今如是登仙籍天上夫婦如
人間但是不以形相即有子有名大薪傳況復仙年三萬億譚
次偶鬬絜酒香當是陳生薦雞炙

奏疏

應詔陳言疏

嗚鏑內地連陷多城自有邊禍以來未有若此其甚者然彼非
有狒狸攻肝胎之勁賀六渾攻玉璧之勞也凡所破諸城直可
倚杵耳而又以土為之非彼之能用強特彼之能乘獰耳近科
臣沈迅一疏可謂破庸人之論今日所當亟講者臣於此拾其
說之未盡者敢為皇上陳之與保一帶小邑千里蕭條城中無
三瓦之存城外無隻夫之影於此而欲收拾將從鬼而為之日

舉士爲今而可夫選士而可是賦詩退虜孝經滅賊爲復可也平日借科甲之名可資彈壓而賊不畏名則進士將與舉人同功夫度國力與邑力與能便械之中央萬瓦可以仍故責能使城之四廓百雉可以更新豈不大委然而不能已不能者臣以爲宜幷諸小邑歸之郡大城又或擇其中之差大者以爲大城幷旁小邑而歸之以一百五十里或二百里利于走集便于呼應者爲斷其餘小而殘者廢之以爲便耕者屯者居焉此有兩便以之修築則力少而易成以之戰守則力多而易效也此爲已經殘破之諸邑言也至于若薊若眞若保若瀛若遁若密之爲神京肩背若津若德若臨若兗若濟之爲京師咽喉俱宜設以巨鎭宿以重兵不待言矣自此以外天下郡邑有賊而無城與有城而無兵一旦有變而責之守是不如責之死之爲易也

死可以明法而不可以濟事於國家何益焉臣乞照糧派兵凡糧二十石簽壯丁一名器械口食自備以所載專官易有能武藝統而練之而稍督以軍興之法夫兵有主人則不譁主人有家力足以累其心則不至怨而生叛天下皆精兵處也夫人情不宜過徇徇之雖無甚勞苦之事且有煩言而斷之則止況此時何時寧可復拘衆人之論枉沒白日坐失機要乎臣愚無議伏惟聖明芻蕘不遺幸甚臣無任云云

修城不費公帑疏

臣等竊思城皐來衛緜委致固恃以不戒古人所懼今天下多故郡邑無城者破有城而土者破有城而殘缺與有械而矬矮者亦破其有城與堅完高峻而破者則自有故百不一二也虜騎近郊所及有限寇隨在而有所被無窮虜不如寇之多又有各鎭之勁兵以制之寇雖不如虜之勁所恃者非有强兵大半民自登陴而守而無城可憑是以民予寇也不寧惟是以國家財賦之地予寇也以國家財賦之地予寇則寇易張且失其所爲資以制虜之具歸有勁兵將安用之竊聞河南太康縣途當要衝城又土又卑如縣李皐曲爲方略以磚包城而高於其舊旁有闕聖廟築之使高上宿土兵與城相表裏凡賊且守賊如不可攻逡巡避去而告誡勸諭紳民和會不費庫中一錢不費民間一怨臣等聞之以爲縣縣如此則遍天下皆金湯也賊至入保掠無所得賊去出襲退有以自處一全民命可以爲兵一全民財可以爲餉此誠可法而臣郡其最宜矣臣郡撫州爲城九里無與無險獨恃一城而城崩塌者十之三僅有垛子之甎而無馬道之土不可以守不可以望者又十之三城外西南

一帶無水可池東北一帶有水有池而爲武弁勢家所占化爲藕田郡南連南贛之山北控南康太湖之上壬申粵寇一夜闖破崇仁焚殺之慘不可見聞崇仁二城所破者城敗不修也宜黃亦幾破富戶醵金贖免宜黃幾破者城矮不修也二邑撫屬相去數十里郡城之敗與矮不異二邑然而獨存者幸而免耳幸固不可爲常夫粵寇且如此而或陝服之寇一葦航江揚帆逕湖而至無城無池何以禦之臣郡雖小亦國家歲賦全出之地也臣以爲城池宜修而修之之費不敢上勞國與下勞民乙亥歲合郡鄉紳請於知府臣蔡邦俊推官臣張正聲知縣臣陶廷煒三臣並皆從之因代請于道臣吳麟徵道臣爲申請於撫臣解學龍亦旣得所請矣知府臣某設法搜括已貯銀二千有奇而淋雨爲祟甎造爲艱又築城浚池費踰萬金起手賦功事

雖中止本地諸臣又皆于役王事無暇分勞至急至大之功遂
至廢閣然而事終不可止勞費致等待賊至而後圖之固無及
也前年議費自知府臣所捐二千金而外尚少千兩本縣叢鄉
紳衆監出其一合縣之富戶樂助者出其一金東崇宜樂安五
縣之富民多走集郡城者出其一間有不足者又設法以處之
而無池之處爲畝毫數萬有池之處清䟽田依原入官掘池中
之土以概引而上之城下得深城上得高如是則有城有池有
登陴之民即復有兵宜無復有寇難者至于備火器貯米粟練
鄉兵容臣等與郡縣熟議次第上聞伏惟皇上憂念至計使地
方各自爲守以臣郡爲倡天下皆復舉行則金湯之形固矣乞
勅下撫按與道臣一力主張將郡縣爲之有勢得遂初心合郡
生靈幸甚臣等室家幸甚合詞上請伏惟皇上俯賜施行

庚辰六月乞罷疏

臣蒙皇上敎養餘庠三十年叨中崇禎甲戌科第二名授行人
司行人初使益藩繼差貴竹寔月已三週矣命臣期於遲節本
朝非有輿皓長往之風猶思展其未足妄冀鉛刀一割之效不
圖病貧相追事與願違數旬以來河魚腹疾尋變下痢轉雜他
症此月初九十四兩夜二豎攻中幾入死目醫云年紀旣大精
爽虛越縱使延引旦暮終無苟濟之理臣資斧空竭而交遊之
在京輦者貧不異臣遲逅寅將見攜何緣歸侑故鄉因思臣有
族子市布於山東張秋其地濱河急行十日可到假貸少貲送
魂江右爲茲仰籲于君父之前輸念臣病許臣乞骸骨而去使
臣泰首丘而死皆皇上帷蓋之恩顧結來生復爲臣隸但臣自
痛幼苦四十年僅博一第齒雖大違身素無疾而忽膺長辭魑

世永托山河前負平生之志力後負聖明之寵私此臣薄福自
天亦臣厚顏入地者也八品微職例無請老洪仁浩蕩聊冀哀
憐云云

議

邊防議

臨川陳際泰大士

自周之盛也天子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然周官所載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扼走集終不廢險固之爲用而邊防之端啓矣戰國各因築城以防胡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置雲中鴈門代郡燕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西郡秦初築隴西上郡其後使蒙恬取河南地爲新秦中因河爲塞蓋侯衛險而邊防興天子自爲守實自秦始漢武東取朝鮮三韓之陲置玄菟樂浪等四郡西取匈奴地置燉煌酒泉張掖武威金城湟中

六郡以斷匈奴右臂又復取河南新秦中置朔方郡南宋時所謂銀宥夏靈等州皆在其中而斥地廣矣光武時開關謝使盡罷郡國材官而天下無兵又置沿邊屯兵而天下益無兵然羌胡有變則置度遼將軍南蠻有變則置上林兵羌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鮮卑入盜則置漁陽營未嘗不以邊防爲稟稟元魏有中原之半患在北狄北狄爲柔然卽蠕蠕于是制六鎮然六鎮不足禦敵其後卒以沃野鎮民爲隙爾朱賀六乘之而元氏以亾唐初突厥盛天子用廷臣議于五原靈武爲長塹召江南水工大發卒治艦于河以備邊置屯田于并太原以疑邊置十二軍時蒐練以嚴邊其後太宗擒滅突厥東平句驪西平高昌胡越一家而置北庭朔方范陽平盧鎮西等節度使又置安北都護府安西都護府以控制之而綱維藩翰之形成其後安史叛而諸鎮據安史之黨授河北三鎮而諸鎮強各專土地甲兵以自予而國無北邊方哥舒翰以兵入守潼關諸將皆撤邊兵入討難邊兵既虛吐蕃得以其隙取鄯州及威武諸鎮又下石堡取廓伯岷等州又入河源又陷臨洮秦城渭等州又取蘭河鄯洮等州于是隴右地盡亾而國又無西邊其後穆敬之世河北再復宣宗之世河湟盡歸而無補于唐之亡則邊防誠急而要猶有本也宋興西北兩陲俱不能爲已有於是於延慶環原靈武各置帥以備西夏關南瀛常易棣各置帥以備北狄契丹于晉懸驅嵐西山各置帥以備太原其帥皆天下勇悍忠實之材又能久任而假借之故得以成其功及宋衰不振金虜一入而棄河北再入而棄河東區區保淮保江又烏能有其國哉太祖定鼎金陵以諸子臨邊成祖即故藩遂爲今都據古冀

北乘乎天日之上而居山負渤海之轉輸猶從左腋下取物也背爲居庸東折爲玉帶神鼎諸山八陵在焉京師北門爲薊鎮舊鎮太寧及棄朵顏福餘大寧三衛地而移薊鎮爲藩衛甚設循居庸左轉爲漁陽盧龍當山海之際而東薄于海以達于遼陽循居庸右轉自太行西南包平原沃野帶絡數十城爲古燕趙之郊而宣府大同卽漢上谷雲中地也大同獨平衍無阻其重兵鎮保定設總督其中視薊遼爲甚居庸西舊有松林數百里獨有間道可容一人騎行紫荊倒馬二關阨焉自大同又右轉爲鴈門寧武偏頭三關隸山西起代郡外接大同內經太原北境西盡黃河而鴈門爲絕險自有套患以來亦稱絕邊以娘娘諸鄰反包其外故也自偏頭關臨河爲陝右陝有三邊西鎮榆林大同之邊與大虜俺荅子孫相直而榆林之邊與大虜吉

瓚了孫相直乃將勇士力獨冠諸邊榆林之守在東勝東勝卽唐三受降城之東偏也東勝撤而踰河內遷余謂欲定經營之而移治榆林東自黃甫川西至花馬池幾二千里而榆林所直之邊寇二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套口西接寧夏固原二鎭寧夏僅三百里西北倚賀蘭東南阻河守在花馬池包固原其中夫有寧夏爲外屛又設固原非獨督府所居以援三邊而亦爲套虜西爲松虜兩肩之寒非固原爲左右捍卽寧夏外藩而全陝內危矣又自賀蘭山直西至鎭番以西極甘肅卽所謂河西四郡者也國初置甘州衞威西寧衞于湟中又創鎭番山丹永昌莊浪四衞外薄于沙磧自虜入莊浪涼州而瀚虜承昌爲內邊肅州七十里爲嘉峪關關外爲哈密罕東等衞爲右臂臂今沒于吐魯番肅州左番右達今並以青海亦不制之虜卽

甘肅之危可知矣此皆衞京師右輔以極西爲徼者大抵邊防無所不急則亦無所不重而以近京師者爲甚故曰太原朔方周人之形勢也何者周都關中故也秦中塞下漢唐之形勢也何者漢唐亦都關中故也今之邊防京後最急宣大次之榆林寧夏甘肅又次之故大寧存則宣薊無阻隔而遼東之右臂伸東勝存則山陝有交應而甘肅之左臂伸今盡棄之而退守內邊此往事何可悔哉京後急猶有三衞爲之遮宣大急猶有市疑爲之餌而意外之東事且急奈何一方急而動天下之兵中國之土崩可虞無論也餘方更有急者不知何策以應之趙營平之言曰先零未罷卒有四夷觀釁而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營平而愚則可使其尚智也則豈可不爲寒心哉或謂以遼東委敵夫以遼東委敵是以一方當一國也以一方當一國非崛起之雄卽智勇之將而後可昔公孫度威行海外而公孫瓚未嘗得幽州之全也然亦智滅烏桓故皆有過人之材卽今安從而得之且遼東而不支虜卽已見於前事矣夫遼必屯田而後可以久制虜此誠至論顧田可屯與否姑不必言而屯非周歲無以得利虜不能必其不卽東且戰且耕非智出于敵而力多于寇亦將不能嗚呼此東事之所以難言也

錢法議

夏商之前幣爲三品曰黃曰白曰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周官金錫之地設兆人之官爲厲禁以守太公立九府圜法于周遂退行之于齊比齊中衰管子修其法而齊以伯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大夫單旗諫不聽卒鑄文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百姓蒙利焉夫不用單旗言而利者時太輕而以重濟

之所以行也秦一天下爲幣二等黃金以鎰爲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類爲器飾寶藏不爲幣漢興孝文爲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且除盜鑄令賈誼諫云云其言深切無以易也騎常不行故吳鄧錢遍天下或以叛逆或以誅死乃鼂錯則欲并錢而去之君子以爲探本之論君子以爲非探本之論也後沈約祖之以爲醇人既瀉姦弊大起昏作役苦故釋人去而從商商之事遂末業流而浸廣宜罷錢貨轉用穀帛使人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斯亦感慨俗末追情古始矣然謂抵璧幽峯捐珠清壑是也而併盡捐錢貨非也且魏文帝用之矣而不免于弊故桓玄欲以穀帛爲貨而孔琳之駁之以爲汎範八攻貨爲食次豈不以爲變易之所資爲用之至要者乎至使百姓用力于僞

銳則是妨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肆其業何嘗致勤于錢故古人制有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旣無毁敗之費又省運致之苦此錢所以爲功最且歷代不廢者也穀帛本充于衣食今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役于商賈之手耗敗于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著于目前故鍾繇曰巧僞之人競溼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貨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故及明帝時用之四十年以爲不便而復更之是以明用錢帛者干巳試也此可謂通達國體者矣錢歷代變移更僕未易數然大畧夏商三品以來太公之九府圜法之大錢秦之上幣二品漢初之八銖與莢錢或白金或作赤仄八銖五十王莽又作錯刀金銀龜貝凡數十品公孫述作鐵錢魏文帝用穀帛相貿蜀先主以一當百孫權以一當千最後而甚乃有鵝眼綖環之別又有風

飄水浮之異禾光中沈慶之所鑄鵝眼如千萬錢不盈一握而壓階輒碎其最重者蜀之鐵錢一千數十觔不可動移故置交子以通之而錢之弊不可勝窮古今輕重之準以漢之五銖唐之開元爲衷而開元尤最銖兩之多寡鑄造之精審不可易宋三百年行而不變者則開元錢也夫財貨之法以穀帛錢幣相御而行爲正是固然矣上自操其權非必以嚴刑峻誅督乎下之人也有所以給其用而不使之窮有所以塞其利而不使之貪何者銅者錢之母也人情穀聚重而不可運白金少而不可繼故需于錢然上錢或不足于用故私鑄以益之而上之人不患錢之不行而患錢之不繼錢之不繼者繇銅少也銅出于山固有時而竭然亦繇洩之者衆與耗之者多東南夷高麗大船所來者皆詭特之物而以中國之銅市之以有用易無用洩之

于外矣一往而不復還又家人之器具浮圖之佛像鐘鼎其耗弃復不貲誠一切禁止而歸其銅積于上非獨絕私鑄之路而銅饒則錢多此一法也人情趨利若水之就下而不可止以一倍之銅獲數倍之利嚴刑督之固已不止利可必得刑不可必得即得之有獨害猶有獨利也吾今不惜銅不愛工而又操事千至平之閒錢千文權白銀一兩計其本亦略相當其稍贏者爲官工之費則民就所利而爲之以妨墾草而觸厲禁乎且私鑄者利其錢之行而受錢者利其錢之通行吾之錢輕且濫惡而直又與公上等則受錢者謂直等耳必不受輕且濫惡者以自困而私鑄者爲公上之錢願不可得贏不爲公上之錢且復不之售卽絀矣此又一法也唐劉秩之議與賈誼相出入而卒不行豈不惜哉後世固以交子佐銅錢而行之四方此爲不可

何者鐵錢重不使齎持故以交子權之其法出于民之所自爲而託之于官故交子可以佐鐵不可以佐銅卽可以行于蜀不可行于四方且蜀又奈何可經久行也非獨交子不可以佐國用卽楮鈔亦不可以佐國用何者所爲上之權合天下之民之情而有之也且又合天下萬物之情而有之錢之行爲其與物之本數合也物無成而不虧顧可成而不可虧可虧而不可成故折閱者無幾而流轉無窮泉之爲流非獨上下之相通而亦成虧之相乘故曰流使有止焉則息矣故天下財貨合于還所自然之符者無如白金出之旣少不待厲禁而自不爽且可大可小可成可虧百煉而不折閱獨患其不給于用而以錢權之卽錢之本量亦自有其美故可以謂成虧之際白金與錢也而欲以鈔權銀或欲以鈔權錢不已過乎鈔者全乎人主之權而

於人情物情俱有所不合蓋鈔有所折閼而朽爛即不可更用始之直千文者終必至不直一文而止也民不可得用乃上之設官置局工本畢費亦復不貲其于利權何當哉國初鼎鑄局應天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已又勅戶部鑄洪武通寶當十當五當三折二若小錢凡五等當十者重一兩而小錢重一錢所重各如其數八年造大明寶鈔取桑穰爲質額曰大明通行寶鈔上鈔一貫折銅錢千文銀一兩自五百文遞而降止百文而止蓋欲以寶鈔統天下利權而銅錢佐爲使然收受艱難而又折耗故終不可行萬曆初開鑄萬曆通寶錯白錢而行每錢百文重十三兩重且精故民以無利而不盜然說者亦謂有其害一者責銅于不產銅之地而擾民一者錢方行而無以繼之一者不患于真錢之難行而患于偽錢之錯行一者錢行

于小民而不行于公上錢禁于小民而不禁于豪勢故必酌其四失而後錢可行國可裕也吾嘗總而論之錢法自古而然矣然古人之論財貨無有國家貧富之際常以九年之積爲主蓋農桑者衣食之本先有所謂穀帛然後錢幣之權乃可得而施故論錢者當得爲國之本計與古人之深意以穀帛爲本以錢幣爲權權常不得勝本使本末經權時相爲用而終不失其初且古者爲錢非爲貿易輸將致也以救飢荒飢荒之歲民有鬻子者穀粟不足于食而不得爲用於是制錢以代之蓋金銅無凶年且可假上貴之之權以行之也是故禹五年水湯七年旱人之無糧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然則古人之于錢恃之若是其輕也錢用之重蓋自後世始三代所以用錢至少而特

錢至輕者其說有二一者民有常業一家之用自穀粟布帛蔬菜魚肉皆因其力之所自致而又風俗朴敦情文疏寡奉生送死事有異同一夫躬耕則餘餐委室匹婦務織則襲衣被體雖貿遷之道適用濟乏龜貝之用爲功蓋輕而後世易之居無恒業民無恒心非復始造之意也一者三代各斷其國以自治一國之物自足以供一國之用非天下通行不可闕之物亦不至賓心以營之故老子有言無什百之用無舟車之陳民明而食以其餘應民天子之求不出百里而求足其無用錢如此錢安得不少後世天下一家竝在一人雖州縣異名而無秦越不相知之患不狹寸錢萬里通行輦牽車牛以遠服賈而地無不可至物無不可通矣合此二者古者之錢不得不少後世之錢不得不多此其故也錢之用有二一者私用之而乃以公一者公

用之而乃以私何謂私用之而乃以公凡物不能無有餘不足之處有餘者牛力而不售不足者什百而不可得而其有餘不足之處之相懸所謂十百低昂之地非辰發而已至者也農與工釋本業自求則費逾其母而所作荒故必有商焉而後通然易物之情不可以無數既有數乃須設一物而主之使物之高下相合以爲平古者之金銀則滯于爲器爲飾谷帛又苦于脩撕裂且難銖兩分寸之用惟錢之爲物也輕可挾而細可分民朝夕得所求而用賤凡此者用之于民而私天下之財天下用之爲公故曰私用之而公何謂公用之而乃以私人主之計以爲穀粟布帛民之司命也乃鑄錢貨民之通施也錢者出于山而無窮以錢爲重者出于人主之口而亦無窮而粟穀布帛生之有時阜之有地成之有力既不可以易得人主自常賦之

外一有所益則民以爲非且又國王之所分彼之不來猶我之
不往也是故制爲幣以傾之以重射輕以醆洩乎然後萬貨之
情皆可得籠而有之而畢歸于上以其出自公上則爲公以其
行以權謀秘術以自富其國則爲私故曰公用之而私也嗟嗟
錢之爲物不能自爲權因民之急與上之力而後有其權錢不
能自爲輕重之體合已身之多寡與萬貨之盈縮而後有其輕
重之體是因民之急而後君上之權可行也致萬貨之盈而不
縮而後錢之多而不寡者可御也此足國裕民務本之數也

兵制議

封建者其與天地俱來乎兵者其與封建俱來乎封建起而兵
繼封建畢而兵爭爭者生且久而後有也夏商强而兵弱然兵
制莫備于周儒者動稱之若望人王以不相師之言然周之兵

已見于前事矣且兵未有不戰而自精者而戰不可空嘗承平
之餘而後兵起破殘之後而後兵精故戰爭之兵非復始造之
兵也始造之兵以戡小難可耳而不足當大敵周之兵天子弱
而諸侯强諸侯戰天子不戰也旣已先立之法曰天子討而不
伐諸侯伐而不討以自託于尊重之名則避戰以自强其道無
繇也世常治諸侯常服則兵之權合不者渙然離矣故其始諸
侯與天子合而爲一其繼諸侯去天子分而爲七而其委遂爲
翟秦蓋聽諸侯擅兵諸侯無不强聽諸侯擅兵天子亦無不弱
故擅天下以兵而諸侯無不强不戰天下之兵而兵無不弱此
數也是理勢之所趨也然後世常欲割邊地以界邊臣使自有
其地而自戰其人君子以爲至計然予獨以爲否夫不愛民上
以壯邊臣可也而不憂七國之禍非也周一用之而爲七國遂

再用之而爲藩鎮與其大亾毋寧小亾與其小亾毋寧别盡法
制而可幾于不亾故曰諸侯戰而强是周之所以亾也夫兵繇
戰而精則必繇殺兵之多與殺民之多而精兵與民不空殺亦
復下妨農事且下困輸將上詘國用且上危君父然後可以多
殺人而精夫兵不戰受兵弱之害累時而爲之兵數戰則害時
時而有王與天重愛人而數戰殺人君子亦何樂于多殺人設
故戰可也戰而多殺人亦未見其全可也夫國不得乎兵衛之
用而兵衛則不可以不設兵衛不可以不設則權利害得失之
際必取其所善而避其所不善周之兵制則其善也夫宇文周
倣之而爲六軍唐倣之而爲府兵兵農合一固道自然之符也
軍之爲義從車兵之爲義從丘古者車戰而賦甲于丘故象爲
周司馬之法因井田以制軍周禮夏官以萬有二千五百爲軍

王國六軍大國三軍小國一軍其法五人爲伍長居中旁各二
人五伍爲兩五五二十五人將車一兩四兩爲卒百人也百人
乘車大車各一乘其乘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大車將
之者二十五人兩司馬隊長卒正副統之而兵法成故曰卒五
百人爲旅中四兩爲中軍四正正二兩爲正軍四隅隅二兩爲
奇軍從四兩往來爲遊軍合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
百人兵車百二十五乘大車亦如之合二軍之作爲車五百乘
行爲陣居可自環以爲營此王應電說也然二十五人爲車一
兩則百人當得四車也一萬二千五百人當得五百乘車固然
然百人四車乘車大車在焉與否與均一車而分其兩爲乘車
其兩爲大車勞逸然歟否歟四車之中已去其二尚有二車
車卽爲倅車然與否與倅車所乘者卽爲卒長之上士兩之司

馬然與否與且既定五百人爲卒中去二十五人將大車七十五人爲步卒將乘車已足百人之數則不可得歲所謂甲士三人者又當何所取與即倅車二乘將之者又何人與論古而不能決白非的見其然有得於心者也然此兵車乘車之數也願兵與車何從之出而何法之從周之時奠民之法與制軍不同其處民也鄉與遂又不在六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此如後世之鄉保州郡也鄉師以時屬民而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又設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此如後世保甲法也六遂亦然而更其名如後世支輔郡支不曰京飛扶翊之類也六鄉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封溝之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而教之稼穡此雖以奠民乎而兵已預習之矣其日致民師田行役則令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田總而屬于大司徒師總而屬于大司馬此蓋詳後日之兵甸法賦之而然非徒以鄉法取之也若曰此亦鄉遂所出且鄉遂師之職掌云耳乃其賦車徒也車起法于田徒起法于人而畢起法于井田人之費小車之費大人之科寄車之科寬也方里而井四井爲邑曰邑合十六井爲丘爲一百二十八家共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何合十四井爲五百十二家共出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爲乘馬之法此爲一乘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林斥澤城池邑居園囿路術爲其三千六百井定出賦者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鄉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爲百乘之家推之乎諸侯天子皆放此爲準此周制兵之大略也然諸侯之兵車猶曰口有其國也不可無戰守之具且奉天子之命焉而敵王愾無兵孰與行之乃卿大夫統于君家不藏甲古之制也而武節之號何爲乎豈得爲民法乎又車一乘其甲卒止七十五人所謂百人者安在乎百人四乘今馬車一乘三乘安在歟牛十二頭豈三牛爲一車歟此又不可得而知也且以兵甸法推之六鄉六遂當得五十軍其爲兵六十餘萬合天下而總之不幾爲兵千萬與說云鄉遂五十軍乃天子所用止六軍即六軍又何歷歷六鄉而不及遂也豈六鄉之六師如後世之京軍以守京師六遂之兵如後世馮翊之軍以壤近輔者與天子征行之六師則更番鄉遂之兵十取一焉而不盡行以休民與若是則于理爲允矣司馬夏官兵于夏爲夜置之于無用之時明不正戰又當極煩而營已生當極盛而兵已伏用以明杜漸防微之意焉大閱教戰也民不正戰而大閱教戰不忘戰且以明戰爲必有也然不忘戰終不以無事而教戰以社以礿以享以方於農隙講卒焉而終之以蒞此天下之大教也周初之兵制甚嚴而後乃陵遲也當其盛時連郡州牧以達于天子三年簡徒五年大簡車徒盡樞機周客體統尊嚴如此然終强侯爭于戰而亡則天下固無不弊之法也漢初京師有南北二軍南軍守宮門衛尉主之輸之郡國若也北軍守城門中尉主之輸之三輔者也其陛授也一歲而爲衛士二歲而爲材官其更休也二十三而番上六十五而罷遣乃郡國之將有太守焉有中尉焉而侯相亦得與教兵之權諸國之兵有材官焉有輕車騎士焉有樓船焉此必選而試之閱之與取之各因其地之所宜乃文有三更則卒更踐更過更亦所避

更特重卒更踐更一也正卒與顧卒分爲二名夫過更縣戍也
既成之矣而又有謫發七科如惡少亾命之徒縣戍者人三日
而復受直過更爲縣者一歲而復謫發者終其身蓋材官樓船
之類爲郡國待戰之兵卒更踐更爲郡國城守工役之兵過更
謫發爲郡國戍邊之兵合京師之兵而大端有四此兵農尚未
分也至漢武則已分矣勤遠略而兵制始增兵以遠畧而增而
兵制始壞光武盡廢前漢之兵制而獨存京兵猶可言也乃其
後并其京兵而失之永初以市人子納穀補衛而虎賁羽林之
軍壞延熹取其不任事者而半俸予之而虎賁羽林之軍愈壞
自後大盜起兵力不支而召募國力不支而困瘦其紛紛召外
兵以誅内豎而漢因以亾三國吳蜀不足術也魏有二營五軍
四征四鎮之號以統軍而歸其權于大將軍司馬氏用之遂移

魏祚晉因魏盡去郡國之兵以清談綏遐大盜起而割天下三
分之二區區南服乃懲前事復刺史典兵而州鎮特重顯則爲
陶侃爲周訪而晉利逆則爲王敦爲蘇峻而晉害甚則爲桓玄
爲劉裕而晉亡亦矯輕極重之勢之所乘也元魏略有中原虜
用其民其慓急有不忍言者至宇文氏始倣周制而爲六軍籍
州郡魁健以壯兵盡蠲租調以優兵刺史農隙講武以精兵而
六柱國統十二大將軍十二大將軍統二十四開府得大小相
維之勢隋之制十衛因大畧因之也唐兵三變府兵一變而爲
彍騎彍騎一變而爲藩鎮其大端則然而未盡千事也唐之兵
制尚得寓兵于農之意貞觀中分天下爲十道置府六百六十
四其在關中者二百六十有一所以居重而馭輕府兵多者千
二百十人中者千人下者八百人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郡

調發自具行糧至期地而集而隸于京師之諸衛若東宫六師
以全其權事至則府將將之而起事已則府將將之而歸未有
久戍者久戍自劉仁愿始至債帥剝其財盡其命而極然卒莫
敢訌則府法足制田里妻子足以累其心也玄宗時張説請立
彍騎不得不立也天寶末李林甫請罷一切上下魚書不得不
罷也何者宿衛至于無人府兵至于無兵可交安得而不變也
顧所謂彍騎者安史之亂卒不能受甲噫兵弊極矣此府兵之
本末也天子亦自有禁兵高祖有元從禁軍太宗有百騎有北
衙二營有飛騎高宗有左右羽林武后時改百騎爲千騎睿宗
時改千騎爲萬騎玄宗用以平韋亂改萬騎爲左右龍武軍皆
爲禁軍亦用府兵番上久戍之兵與債帥所賊之兵皆其番上
府兵也祿山反禁兵從上皇入蜀者僅千人從肅宗靈武者僅

百人以爲根本單弱於是復禁軍從官子弟充者曰北衙六軍
中擇善騎射者置御前曰供奉射生官分左右廂曰左右英武
軍既而哥舒翰破土蕃制神策軍因將以討祿山而土蕃没其
地不能歸已屈代宗幸陝事平以其軍歸禁中自將之其後勢
浸强四代有功李晟用之以藏大慝故從兼禁軍廢置不一而
神策獨與羽林龍武神威鷹行而爭先德宗至錫徽名爲奉天
定難功臣赦殊死以下勢之極重可知也重極而不返奸人貪
其勢竄籍其中邊將利其精詭請自隸于是邊軍皆内統于中
人而中尉之權愈重當時强藩外偪禁軍内潰而中實單弱此
禁軍之本末也迄唐亡之所繇亦孰不以兵哉五代藉兵以竊
大位勢不能以有所求而姑息日深驕惰日甚世宗高平之戰
始知其弊而釐之而征伐四克固在精不在多兵之精在主不

在將也宋之兵制有五衛曰禁兵曰廂兵曰鄉兵曰蕃兵四者之外又有一焉曰役兵禁兵者宿衛兵也收天下精勁列營京甸分隸于殿前二總管藏其籍于樞府當番從者爲班直分營州郡使稟于家者爲就糧征討屯守畢自京師遣之廂兵者諸州鎮兵也其尤者隸爲禁兵餘皆留本州總于侍衛司而隸于宣徽院然亦給漕輓畜牧繕修之役而已耳無蹤更亦無教閱惟邊蠻夷者間更戍與禁軍參屯禁軍之强所以重居內之勢廂兵之弱所以削方鎮之權也鄉兵者民兵也如今之保甲役兵官府之兵也如今之隸快蕃兵者塞下熟羌夷有部落籍之以保藩籬者也然禁兵後增之至一百二十五萬而卒不濟于用韓范之成功卒藉于河北土着與羌夷熟戸之間則鄉兵蕃兵之爲國藉大也人謂荆公變法而鄉兵之制始壞然郎不變

制于爲用豈有裨哉夫敗亡之氣沒世不復然高宗奔亡百挫之餘而韓岳諸將鼓而奮之遂爲精勁角百戰方張之虜若獵狐兔然信乎無必勝之兵有必勝之將也本朝京師與九邊皆宿重兵遇有征行則詔文臣提督參贊其軍而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武官不得輒下符行軍其於京師設元帥府五中軍左右哨左右掖爲五軍曰五軍營永樂增七十二衛之制而以龍旗下之千胡旗司管操令旗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令演習立神機營總名之曰三大營統以文武大臣番上宿衛又有錦衣衛不世官以授能其任專儀衛鹵簿之事稍予以刑法糾察爲兼官以重其權蓋其本職則漢執金吾也其糾察則司隸也一盛于紀綱再盛于錢寧三盛于陸炳其究至于位師保預機密參綸綍噫甚矣大約京師約宿三十萬幾內約二

十餘萬盡諸邊之兵勢詘竹之兵不能當此也斯亦强幹弱枝之道也已而日久就隳景泰中于肅愍汰其老弱不任兵者爲老營得勝兵十五萬去三大營而爲十團營英宗復辟去十團營復置三大營自八年至成化間罷置不一至弘治中選京衛勝兵八萬外衛八萬分兩班參八萬寔十六萬復益爲十二團營後去團營外又益以北直隸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衛所兵團操番上而禁旅益强已而復就圮壞至邊儆挑一二萬而各營已虛乃歲廩故自如也正德中羣盜起乃調各邊邊兵征之踰年而後定則京兵一無足恃可知矣嘉靖中天子更兵制合十二團營三分之復爲三大營蓋國家團營即漢之北軍唐之禁兵宋之禁旅所以居重馭輕也其以勳臣掌之者謂其明武略也其以文臣共之者謂其督怠弛也其以中貴入監之者謂

其防壅蔽也今又數十年矣事乃益不可言東事方殷天下之大兵餉兩乏至不能軍京兵且不能以屬城邊兵一移卒虞四夷有覬覦而動將何以應之當事者乃調天下之常兵此無異使弱女子當孟賁也至財靡耳選募天下之精勇乎斯庶幾之顧餉與賞安從出且廉用之不得其人將有滑末之禍噫今日之事難言矣難言矣

議

鹽法議

臨川陳際泰大士著

鹽爲國大用其來尚矣周禮至纖悉而無鹽官意者古未有稅與抑冬官缺與天官鹽人掌王祭祀賓客膳羞之鹽非利之也乃鹽法之最善者自管子始漢孝武時大興征伐財用絀於是孔僅言山海天地之藏皆宜屬少府天子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日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弗聽沮事之議犯私煮鈦左足而當時御史大夫與文學互爲藏結文學欲弛以予民而曰山海者財用之寶路鐵器者農之死土也死土用則仇讐滅田野闢而五穀熟寶路開則百姓贍而人用足而桑弘羊

反復難以爲收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此所爲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吳王專其饒以成私威而逆節萌作姦形成矣文學引古義爭以爲官總其原一其賈器多堅牼又多爲大器不適于民用割草不痛吏數不在則器難得饒頻此盡便者甚衆言痛切而爲弘羊所絀鹽與鐵皆上自操其權得不罷魏武用衛覬議置使者領之元魏時甄琛以爲上立官障護鹽池而收其利是爲父權子宜弛其禁以予民而彭城王勰持之唐初稍寬其禁開元中入拾遺劉彤言于是詔張師度等括海內鹽鐵之課而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及幽州大同橫野軍諸鹽屯皆隸于度支自後第五琦劉晏輩皆工于鹽筴而劉晏爲最其法省官寬征未嘗刻急然晏始至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益至末百萬緡官獲其利而民不擾故足術也宋與藝祖弛鹽禁於河北實鹽筴價於海決諸課鹽末鹽監鹽畢聽州縣給賣歲課所入申尚書省而轉運使摠其贏宋鹽出于海顆鹽出于池惟解世有之以予民爲畦夫自三月一日墾畦四月始種八月乃能蓋疏畦壠決水其得南風水化而鹽熟歲多霖雨風不南則課虧卽周官所謂鹽鹽也大抵宋弛河北鹽有二義一者不可禁一者原禁一者不宜禁解池方數十里垣而護之可禁也而河北斥鹵千里豈可垣乎卽海鹽雖不可道里然必煮而成之可禁也而河北掃地成鹽豈待煮乎此一義也且禁之則我之制民者愈嚴而契丹闌入者愈衆是結怨民而授敵以長利也此又一義也天下之鹽利井出者竟給一方之用池與海出者最饒足以佐國家之需而海尤甚故筴國者獨以海爲王也自唐

初榷鹽舉天下歲額纔四十萬緡至大曆增六百萬緡而宋元祐間淮鹽與解鹽歲四百萬緡視唐十倍視唐世合天下極盛之課已三十二至紹興末泰州海寧一監支鹽三十餘萬緡則一州之數至唐舉天下極盛征榷之數也自古之民未嘗淡食鹽出卽饒而民又不可以多食上利愈饒則下之害愈長可勝歎哉國朝耤鹽課給邊而水旱凶荒亦因以振民農鹽地設都轉運使司者六鹽課提舉者七兩淮課三萬最饒次浙次長蘆次福建廣東又次河東各有額課歲終具如目列上以待會而殿最之其商販各放之所定地行鹽無過界其所用引目各運司以時請戶部清內府印造綵付所諸而闢種鹽度其米價商下道里遠近險易以爲程召商納粟中已給引詣場行支鹽如目而簸額外夾帶貨賣之誅鹽出場經批驗所依數驗掣而所

過官司辨驗放行驗之其引與鹽離者同私鹽追斷商所中者鹽賣已即所在退引還官運司粟征僞造引者斬而岐勢要數私之令其竈丁以附近丁產殷實人充之優雜徭隸即犯徒流遷徙止杖一百以寬之而兩浙淮河歲遣御史又往往出風憲重臣奉詔行天下鹽以爲常福建場以行無遠地無鹽院河東以出有專所無運司廣東兼之僅置提舉司焉顧始未嘗不營而後竟陵遲也邊儲有遲儲之患官府有官府之患商賈有商賈之患竈戶有竈戶之患食鹽之地有食鹽之患何謂邊儲之患永樂中下輸粟於邊之令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費輕而人趨之又粟一石中人弗能勝也於是自招遊手自墾荒田自築臺墩一商先而羣商效之羣商先而邊民亦效之邊粟既饒伍保亦就此寔邊艮策也當時甘肅寧夏粟石只直銀二錢而邊大裕成化中戶部尚書葉淇淮人也意欲寬淮遂建言以爲商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於爲利已泰請更其法課輸銀於運司銀四錢一分支鹽一引銀二錢可得粟一石是鹽一引得粟二石也原一引之銀致八倍之獲於國便而銀納運司道近而便安即於商亦便於是鹽銀歲緊增至百萬兩商撤業歸邊民不獨存千百沃壤化爲荒榛石粟至銀五兩彼徒知邊粟之饒不知邊粟之饒之繇於商人也可謂驟近其小喜而不備後難今之與邊者欲復輸粟之法顧大司農金錢仰額銀而輸之邊前假給爲開荒於邊不能一歲而饒而日前邊餉顧無以給之故議者紛紛非不可給聽猶拾瀋也此邊儲之患一也何謂官府之患國初爲重鹽重官而爲官擇人即泣其職者能直行其意而人不敢干以私洪武間設轉運以來特差監察御史分閱鹽課而已宣德中始令於淮提督筭衛巡捕私鹽後歲每一差駐節揚州亚統景泰間兼巡河道任益專而查盤清理料治興革文武官吏一聽其條約如始命專巡私鹽而已也此於權甚重然御史者以法治而所與奉法者則在運司提舉等官今其人非闒茸不職者不除即除矣而無勝轉前因其不美之身而後復絕其可欲之利於此而責其修職行令是毆之汙穢之利而求其潔也雖日使巡按御史而督之糾之然且不治人情無不有欲居之以本潔之地導之以能潔之利然且慮汙況處之易動絕其難治即將何所不至乎又苦多官十年而九牧之必無善年劉晏有言官多則民擾今日救之矣官輕則無以申其嚴重之威內外豪右國初所嚴禁者往往託買竪販引逐汙辱之利閑納之歲陰託撫臣爲之薦而撫臣者率視勢爲卑大小爲聽之之差名曰買窩則不出門闌而引肅六錢之息矣外戚中官又相與鼓扇堅請固乞必獲而後已然人輸價守支數十年不得者一旦拖其腕而奪之憲臣與轉運等官且交手爲市故法有所撓而欲豪右之無浸漁不可得也有司通賄而欲民之與私鬻不可得也二法不革而欲法行不可得也繇前言之官不足重以官病人繇後言之官不自重以人病官此官府之患二也何謂商賈之患洪武中招商中鹽每鹽一引納銀八分永樂中每鹽一引輸粟二斗五升雖比前差增然猶至輕也成化中每引納銀三錢五分至嘉靖間增至每引納銀八錢五分視洪永增至十倍而未已也權勢之府占賣窩經紀之包攬使滿衙門之斗頭火耗又有管攬取索及關領勒合之費亦復不貲蓋至于長蘆兩淅豫配掛支商

八一身三嗶候守餘鹽一引用銀既二兩有餘而商病既已多
費勢不能兼多取而詭弊自生法開中一引鹽二百五十斤正
鈔外賠鹽官私加至三百餘觔近納銀於官鹽賣竈戶餘鹽通
五百五十斤此雖不能無私然皆貿易於官民而得之者也嘉
靖末年掊克深峻之臣復嚴夾帶割沒之令觔罰銀一錢歲上
割沒課銀多至百萬少不下六十萬而商病永樂開定歲七十
二萬引致鹽而七分爲常股三分爲存積常股者商人中納經
引守支之鹽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急增價開中越次放支之
鹽也於是常股守候至有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兄弟妻子而
代之支者矣夫常股既艱滯矣而又發存積鹽以傾之以居貨
而國利亦烏在爲王體乎開中商力不能自致則四方小賈買
鹽引代行開中商先於北鹽院具冊行徵揚被院給鹽運司籍

鹽數船數水程及諸小賈名若經紀地主之目送院以待會及
其式下批驗所彙爲冊送抽掣鹽院抽掣之而鹽院不以時掣
積斯多至百餘艘少者數十艘凡掣規鹽輕重不如冊皆論且
產鹽之地官既驗鹽給引徵之矣所過徵之行鹽之地又徵之
斯遊何道乎於是江運諸小商病而商益病此商賈之患三也
何謂竈戶之患國初竈戶既給鹵地復給草場免其家雜徭所
以利之者甚厚而額辦鹽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則二千文
也資之者既厚又其餘鹽即以官鈔收之下以厚竈戶上以總
利權故餘鹽抵禁而可也正統十三年令每餘鹽二百斤給米
一石較前爲已削矣然誠得米粟而給之猶可言也然官司徒
挾此令以征鹽而米麥不復給如是而猶嚴賣餘鹽之令其將
能乎今夫受田於官而耕之既納其常租又禁其不得私糶夫

穀既餘猶可多食也不然以食犬豕猶可以化其居而得以自
利鹽則不然固知禁餘鹽之法之不能行也法不行則無官法
行則無民夫天時有生地利有宜人藉小民煎煮之力既已辦
正課矣又禁不得自食其苦力之餘鹽豈情理所堪哉於是貧
竊逋逃四出賒死其富戶負海憑險多招亡命廣占斥鹵呑并
草場煎煮多而私賣饒法因不足以禁也故鹽禁愈嚴貧竈愈
多而豪猾愈益猶且法愈數則鹽愈不得洩則鹽價愈賤則爲
利愈夫小民見利不見法愈目禁而私販之艮弓利數擬人而
行大船高艢僕忽不見官司熟視莫敢艱何是餘鹽之禁適足
以資豪猾姦支而飽之而小民中飢此竈戶之大害也至於居
食之苦積薪之苦淋滷之苦責辦之苦徵鹽之苦賠鹽之苦尤
其細焉者耳且餘鹽行於各所食鹽之地而徵其鈔以素竈民

後雖鹽不行納本色自如又許商入粟於官以收餘鹽試問所
謂納本色者今何在乎又民不得繫輸鹽或徵於坊正額而官
自責之獨不可使其私鬻之民乎此竈戶之患四也何謂食鹽
之地之患商與民相乘除者也官之給鹽有額不能多有所予
官之行鹽有地不得妄有所越而民之食不可一日無鹽民之
生不能一飼爲計則鹽不得不有盈縮於其間又商不能自棄
利於民既已躓日重貲而得之寧肯昂取而低予則受直之踊
者常在民矣且餘鹽行於所食之地而責其鈔已又責其本色
夫給鹽而徵之鈔與本色也猶曰是鹽直也今鹽不復給而輸
與本色不復謂人之稱斯賦也其謂之何且竈戶有餘鹽而民
不見輸民有常直而竈戶不見乎鹽得安往即直又將安置乎
天下一家也権鹽而利之古以爲猶父猶子病之矣況於既権

之食鹽必貴食其遠而價重者不聽食其近而價輕者斯民遵何道而國家遵何道也哉此食鹽之患五也鹽有五患而反其所爲患者即爲五利雖然吾亦有所未解者灶戶每引四百斤予鈔直二千文是爲銀二兩也爲銀二兩而但得一引是半其價以與民市也市不即售支數十年官亦淹利數十年自小民子母之法計之即倍焉二千文當得四千文也四百斤能幾何不將失重利乎國家失重利而猶且爲之此必有說以處於此吾所未解一也國初商每引銀八分將爲雜用乎抑鹽引直乎引直則官已費工本二兩而但取商八分無此理也雜乃一引商費銀至二兩即二兩爲雜用乎抑鹽引直乎引直則業已費工如之而但取其本數亦無此理也若謂二兩爲雜用則必復二兩三兩爲引直是一引凡費四五兩也三百五十斤爲一引

即市諸官而諸竈戶得五百五十斤然市也豈徒取而有之以重費而得無幾之鹽雖三尺童子知所取舍矣而謂老賈爲之乎此其中亦必有說以處於此吾所未解二也故直之以俟當事者詢焉

銓政議

銓政之有考也所以詳故也銓政之有議也所以詳新也然考而得乎祖宗之當焉而謹守之當其事之有弊也從其大體而變其小節以相參雖有奇材絕智莫之違矣國初取士之法與銓授之法多有不可從者非違祖宗也祖宗原數自違焉而求其當也既數違而求之而得其當則其求之者勢而其得之者亦不易矣罔望後人謹守之而不謂更之也今不能如乎國初之治而曰吾當求乎國相之法而行之夫國初之治别有所以

致之蓋在氣運精神之間非盡關乎未定之法一一而棊寧之也曰國初之法固不必一一摹而舉之矣今日之法有不能盡當者吾當效乎祖宗之數違焉而求其當則夫破格用人盡翻故局而取一新乃所爲善法祖也是又不然夫法之未善然後數違焉而求其當非謂法之既善又數違焉而求其當也故今日之法變其小節則可更其大體則不可何者祖宗斟酌者已確而後世服習者已深也確而更之則失分深而更之則駭衆有以效其黙爾且一朝之所觭重而天之氣運人之精神亦似注於其間本朝之重進士之選也人多不能無生得失豈必盡當哉而取其多者而論之則奇材絕智忠臣烈士亦往往震發其間今摘其情而不振與汚而不簡者曰是不足倚吾當求乎異是者而用之夫取朝廷厭薄之端誠有所自然恐更之未必

勝也嘗有文人於此文人未必盡可倚固也曰吾當取乎不文人而用之則必武弁矣有士人於此士人未必盡可倚固也曰吾當取乎不士人者而用之則必閹寺矣有進士於此進士未必盡可倚固也曰吾當取乎不進士者而用之則必明雜矣夫用人之道當乘其明當乘其旺當乘其有所冀武弁之三石勝於一丁則嫌於不明明經日暮途窮則嫌於不旺閹寺體非全氣肌膚莫傳於來體則嫌於無所冀而文人士人與進士反是焉則其自愛當有勝乎倚人之自愛且夫用既明既旺既有所冀之人而日久不能無弊人多不能無匪且如此則夫彼三者獨謂其久可倚信人可倚信此又不必然之論也然則破國初之制未當也即破格用人未當也獨有存其大體而變小節以參之未異乎歷朝相循之舊而破格之意亦隱隱寓焉夫今日

之須難不易治者大則邊虜次則腹内之流寇也驅不習不優之人而強使之而以嚴法隨其後等死耳死於盜賊與死虜不如死於法而可冀幸萬一故雖緹騎四出刀鋸赫然而邊與寇卒以不靖非不用命材有所違勢誠有所不便也則不如懸一令爲三百人新進之中使各擇其材之所堪而以可餌之利歆之有能當邊缺使虜不敢入入而可得一當以報者縮其瓜期而以臺省處之其能當流賊之衝斬殺招納安揷有效者其報之之效亞於邊夫劇任與劇材未易當未易有也然合新舊之人而使之自擇宜有應者此大覩強使而嚴刑者其效相去遠矣所謂變小節而參之而隱隱破格之一端也他事準是行之亦足以鼓舞天下而新人心之氣矣至於二甲三甲除授之次絶無理實而要不必更者益立名目次第以限天下而北人心

之爭此即其理實之所居也顧中有可議者其居後者不過一時偶然非兵謂才之不逮也然須次旣久而所得之缺爾不逮於前人是眞以不才處之矣銓政之不平莫甚於此天下事無所不可爲當事者於此得無有可變化者乎議者以爲事不宜從已起見然避嫌而不言亦非公之大者也夫考銓政其無所考議銓政其無所議而獨僅論其大端如此則以同部中李焆與陳龍正考與議詳確已至某不敢爲異同某又不屑爲重複也謹述一得之愚以進伏惟當事者財擇焉

秦邊議

九邊皆邊也而秦邊爲甚蓋邊之邊也後漢都洛陽欲棄一州以紓虜禍王符論之曰棄而内入將以長安爲邊長安内入將以弘農爲邊如是而不已雖至東海猶有邊也然則遠於邊者棄邊而邊不可棄如此邊不可棄則邊不可不治治近邊之難常不如治遠邊之難何者形勢隔也然治遠邊之難又常不如治近邊之難何者形勢急也天下之勢東之有遼西之有甘肅如物之張兩角天下大治則角張天下大亂則角弛天下治亂半在角戰爾則在張則爲郡縣戰爾而在則衛鎮而弛則亡亡則棄而爲夷此天下之形勢也然邊之衝平覩所都之遠近與所隣之夷之強弱而天亦若常以夷之強者附著天子之都若以示其外惕其遠乎是者恒不存焉由此以言則秦今日之邊緩急之故益可知矣國家建都北平天子自控重兵臨邊赫赫煌煌三犂虜庭穹廬稽首遁來乃有外難向之大種如俺答吉囊輩其子孫之部落日向微而役屬之邊之亟亦在東東亟而西得其間矣東亟而西間是秦紓禍之時亦秦處堂之日也秦

兵非強也秦邊延袤二千里而邏非可爲塡凹也邊長而兵弱時禍之可憂莫甚於此宜執事之勤勤下詢也夫秦之邊與河相循而甘肅寧夏鋭出其外漢武收河西爲武威酒泉金城張掖敦煌等郡收朔方爲銀鹽綏夏宥等州是今之甘肅與河套奪之匈奴而得之者也哈密棄矣守乃在甘肅而秦之西單受降棄矣河套又棄矣守乃在楡林而秦之朔塞然猶可言也今日嶂有可恃者乎今日乘嶂之卒有可恃者乎問方有幾堡堡之不圮者幾何矣問堡有幾卒卒之不饑寒不逃亡能任戰者幾何矣問屯有幾將將有幾卒卒有幾馬與弓矢勾兵曲兵之如式者幾何矣敵來而偵之敵來而拒之敵來而戰之敵來而去而追之敵來而去恐其後來而備之其爲道爲鎮爲副與參而下能如此者幾何人矣無衣無褐何以卒歲無粟無草何以

夏日其人似人而非人也其馬似馬而非馬也其械似械而非械也馬能自行而人扶之馬人所乘而人與之亦病甚矣夫秦古百戰之國而精卒健馬之所產也當秦之強以故秦事敵以新秦事農兵自宿於外而境內不失須臾之時卽符秦末造屆丐以統萬強乞伏國仁以西秦強張軌呂光李暠沮渠蒙遜禿髮烏孤以涼強獨至今藉全盛之勢合秦如故而又有九州之人才九州之貨貝爲之內助生氣長勢於其間膚又非有突厥回紇之能與吐蕃之強也然成毀質理古今詭趣何也此其故亦可以深長思矣兵之額如故而兵不足何也產兵之地如故而兵不強何也餉之額如故而餉不足何也馬如故產馬之地如故而馬不足而馬不健何也墻如故修墻之費如故而墻之圮不修墻之費不削何也刀鎗弓矢火器之額如故而事事鈍

敝何也獨不可一一按其所以壞反其所以得乎按其所以壞而舊弊見反其所以得而新政張雖以追蹤嬴古復美國初其可也昔五代之君媚兵力而藉之以有其國而兵驕至周氏極矣高平之戰其將何徽樊愛能未接刃而奔世宗赫然誅之兵政立強近聞宣大督臣謂兵不可強由於兵不可清纔呼名㘃數百人一砲震天羣譁而散此其事容或有之然其人威信素不足以壓服人心居可知矣審如是兵終不可清兵終不可強乎一旦有勁虜復起於秦之邊將何策以應之愚有以知其必不能也夫捐秦以予秦用秦之士馭秦之民與現在之兵以法起之藉天子之法之威而無煩其一粟一甲顧當事者無憂邊矣

秦寇議

流寇之蔓延也非一日矣發難於陝服而蹂躪於晉豫州胡之間北來及於江北將飲馬於江甚至鳳翔被焚如之狳而益士長陵此非胠篋竊鉤之徒必誅而不以聽者也然綿歷歲時天予不愛尚方之授材官騶張盡天下之精銳東轅度遼將軍南移越騎校尉畢以屬之戲下闖將以滅此然而自若也朝議頗厭之於是更勑爲撫爲之說曰流寇與外夷不同凡此皆我赤子耳盜天子之兵弄之潢池勢將魚以自反然究其本末不過始於有所迫繼於有所激迫者飢寒激者無深謀善處之有司也全無求勝於民之心勝之而民盡民旣盡矣國何以立於是決計議撫然而屢撫屢叛當事者中搖將益利兵誅之矣夫久戰而兵老久戰而兵亦精且思其前策之失而務反其所以得以得策馭精兵而誅野掠無紀律無統屬之寇猶舉鴻毛於烈

燄之上投爨火於洪河之中至則靡耳其何不勝之有然竊執李發策之微意似終不主此也夫欲益畢利兵移之者其說有二端一謂其罪不可貰在於焚陵一謂其心不可懸在於頻叛也夫焚陵之舉固重也然流寇之支黨多而焚陵之賊不過一隊又不可得其主名且以爲吾亂軍與數屯之爲之也然旣以赦而議撫矣此不足持以破撫之局不待智者而決之也若謂屢撫而叛當益畢利兵移之此說誠然然當其撫而頻叛者恐所以用撫之道未甚精也夫用撫之難難於用勸督臣能推赤心以置人腹自無容論然能保其散遣者之皆如此乎一見疑端魚爛鳥驚投於轉盼故屢撫而叛適當乎分之也執事之意以爲用撫之難又不難於始而難於終夫始之難第一推心而止耳終之難病於處置之無其方而覺歸於變恐請正言之可

乎夫撫之難非徒一推心而遂止也當先示其必勝之威使有所懼而後我能自必我能自必則權在我然後開以可生之路明其可情之誠此亦眉東走光武盛兵待之所以卒解其甲與態耳山寨而受其降也則以勦爲撫之說不可不知也此一端所以治撫之始也至於終撫局面善之則非一說之所能竟矣夫數十萬之衆其人雖弱合之而勇其人雖愚亦合之而智非可以美言小數相羈也今日之撫卸竭誠盡慎而無處置之方便可終保其生彼能信之乎退而無所歸歸而無所食等於必死不賜等於必叛不如目前猶可以緩死與無學叛之名也愚有三說於此一者歸秦人於秦而其非秦者各歸於所起之地授之地以爲之田而使耕之夫邊地雖廣奚然以數十萬之衆歸之則難容也賊起於延安一帶其居徒幾何餘者隨處而附

爲如泥水流於曲隈解而散之勢少易服人少易給也此一策也一者授之田而使耕實廣虛而發伏利是已然地實告成其奄觀籍時其墾草藉力寇爲賊我不能使鹿觸之寇爲農我不能使鳥代之耘腹以待首秋粟生而人死矣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資糧而威不振積有寇之年而計之其爲鉅萬者不知幾何則不如移誅寇之資以給就撫之寇度可及秋之成而止賊爲寇數年富且不貲而貧者亦復不少能分別而給之大善不然朝廷自有大體緊予焉可也有所資以爲生可安意爲農而刀皆爲犢此一策也一者國家方滅寇誅奴鳩四方才武之士而用之懸賞甚高爲餌甚厚然未有喑嗚而至者一緣身家足戀一緣伎膽未習也愚以爲不若取之羣寇之中魏武平黃巾得銳卒數萬號靑州兵而宗澤之招王善岳武穆之夷楊么猛

可懼也而驚勇之習與咆哮之氣得所用而施而不至鬱鬱於稿項圭華之閒夫損爲賊之數省養賊之資而兵益亦反行爲登之計也此一策也

臨川陳際泰大士著

謀略

寧靜

得士之法有一遇而知之者自綠之法有數十年而後得之者數十年之所得而一遇而知之一遇而知之而託之以末契之屬寄之以不御之權其受祿不誣而後日若操劵而取天下以爲知人能得士矣有請其術者曰是何也曰以其可以致遠知之可以致遠又以其寧靜知之夫寧靜有生而然者然恃天者危恃人者安故需之數十年而得之不得不茍出也既得矣可揭以示人如其面焉寧與不寧靜與不靜可辨而斷也故一遇而知之也記曰靜而后能安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易曰君子也乎洗心退藏於密語之淺深不同然皆寧靜之說也武侯當漢之季考其師友淵源所自不過龐德公司馬水鏡與徐元直崔州平諸人而其所得於聖賢之分亦既深矣觀其誡子書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懿哉斯言是經典之遺訓而功業之本也蓋勝天下之事者不貴有勝於天下之才而貴有勝於天下之氣又不貴有勝於天下之氣而貴有勝於天下之量有勝於天下之量而加學焉則所謂寧靜者乃可得而致也然君子必習爲寧靜與觀士者必先審人之寧靜而後用之何也凡君子之有治也必先立於無難之地而後可以出天下之難難之所在巳亦在焉則不足以有爲故巳有所以自安而後可以制天下之危巳有所以不擾而後可以待天下之動何者誠有所以湛而察之誠有所以耐而勝之也湛而察者如止水之燭鬚眉也水之爲物也小傾而動矣動則塵穢不得下而生濁動則波濁與波之分皆不能與照宜則反是而宜矣事之至也心不得乎其心則不可責以思之所能思不得乎其思則不可責乎理之所當人審而後發我不審而發之是不敵也此其敝一也耐而勝者天下事衝擾擊撞者萬端而我視之亡有至變而以常事當之至繁而以一節概之則天下事豈復足以難我哉患在乎心不能過乎其爲心心不能過乎其爲心故心不能過乎其爲事心不能過乎其爲事則物大而巳小事如此而心無以相配事止於如此而又以心益之心逾懼事逾危而煩事之失其本形心之失其本形之爲之也此其敝二也古之君子之有見乎此也是故不恃事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又不恃性之有然恃吾有以致之深其所以致之節而所以待之之節亦

深識量以本之學問以濟之歲月以需之心之動不動不能驗而試也試心之事皆在數十年之後而要心之可必者則可以前期夫不茍且以應功名之會則豈復有茍且之功名也哉武侯之在隆中也抱膝長吟之日其意致固巳遠矣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當時諸侯可共事者曹孫亦其人巳然操招之不至也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汚朝其見權而歸也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相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及昭烈之三顧也而後結魚水之懽此非寧靜之一後乎桃弋之草不妥尋蔓夫不之爲其性愿慤故君子貴之錄之於鳳夫茍且而出則亦何事而可至也武侯之品之功漢季以後亡其副焉君子宜深而審其本矣武侯與兄瑾書曰瞻年數歲聰穎可喜但嫌其蚤慧慮非重器則其意之觀重本末可知也而後世名爲才士者輕浮

淺躁自謂功在鐵類識者蚤已辨其非致遠之材旣而其言畢驗嗟夫彼自號爲一世雄兒政不堪爲武侯竈下養耳

精神

精者專壹之謂也十事而一求之十意而一用之所以致精也言所得之理妙而不將也然則其耗於已者恭省矣故可以存精精者又血肉之偏約而獨清者也對血肉言之彼龐而此精也云稛約用其精氣之用而使其精内滿此守内者也守内故精滿精滿而又守内故情濟精滿欲行情濟欲止以可行之所壯守以必止之所養故淸明在躬志氣如神神者去形而妙離鬼而王莫知其去來似氣非氣似光非光似魂非魂精生神神生化精神合而天下事舉無足爲者矣積精生精積神生神積精神生事業故曰精神者物之最貴者也夫周環流動斡事之

效而精神之效也人主懷仁履義而天下說道德尚已然代而降也法術倍之而皆託事於精神術者藏於胸中以耦衆端法者見端於天則而相輔於五刑不可祈請而免然亡其精神之用雖道德猲然亡所用之而況法術法久而敝術弱而昏則精神不足之爲之也故曰精神者物之最貴者也然用精神有道其衷以道德佐以法術固也顧後世用精神而不得其精神之益何也有誤用之而小者亡一邦而知之亡一國而不知是也有誤用之而勞者棄車而下走聽訟而倦卧是也有過用之而後無繼者驟雨無浹旬迅雷不終日是也有過用之而物不堪者水清無大魚察政不下和是也故曰精大用則竭神太用則敝人主養之而務餘居於精神不生之地而又誤用過用以死之精神死而事業死精神生而事業生知精神死生之說則不

閩諸氏之國而天下判耳

流賊

當事者謂流賊不足患獨未嘗以前事思之乎黃巾赤眉李特黃巢之徒皆流賊也隋之季也賊之在天下者凡六十餘族天下之民皆化而爲賊誅不得行矣張須陀敗揚義臣間而李茂揚枯非有鬼神人事然也流賊之先日聚河北而嘯之久之空其地於是渡河河上乎翺翔者何人也休於天中殺人而嘻焚劫至豫而莫之難也民之孑遺覩兵而罹之而兵乃倚於賊天至高乎不得聞矣往者道樊襄之間其地有積著焉賊可以富從此以往民益厖民之心與民之力益怯盜入其中無謀禦之者賊可以強賊富而強利在賊不利主人不可不深長思也毋使入蜀入蜀將憑山毋使復歸陝服復歸陝服將憑闗從平地

隳而取之差易耳今捷日見告矣賊之踢張猶故也殺見黨於賊與見脇於賊者猶爲賊也吾恐所殺者非賊與猶賊者而賊究餘之所不及盡者助而斃之而因以爲首功則究甚矣近日緹騎所逮者纍纍而官不因以奮賊不因以媿若是雖日數數人可以明國之威非所以滅賊也人之膽略既不可強而又制之以無一可恃之權進而死賊不如退而死法猶足以免辱而伸國威以爲臣子怠事之戒則猶有益焉爾至於用撫此固不求勝民之道然而未易然矣凡君子之當事必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使畏事之不集而急以自覊之形見賊不受招爲王賊受招或不失爲官是勸於爲盜也苟勸於爲盜今日事辛而集耳後將無以自復則國初之方國珍亦其前鑒也已爲今之計宜以大兵臨之以見其必滅之勢而後開以生路有能自拔而

來者吾生之有能斬賊魁而來者吾不徒生之而爲事主者殺無赦如是則盜魁得而無以爲倡黍黨散而無以爲助或亦用撫之一道也至於解散之後賢守令當細商安戢之方所謂事已之後更當頻聖慮耳

縣令

嘗讀詩至維曰予仕孔亟且殆云不可使得罪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予每刻怪何至若是今乃信其眞有然者也予爲諸生時往謁令如因鬼見帝令抗顏倨受庭恭不與交一語已沒階趨强拱端衧不敢放臂出令門及謁監司乃稱不及因思令卑卑欲尊不則褻令業業欲見之難不則勞今年少未經事年少未縣事及其鋒而用之而後漸狃於醇不則沓弱而不起然終以爲令之尊何不可爲也今閒除吏之命下已定其爲令居

閒請爲論論非人所爲更復冀爲承詢之則今未有全者催科工而撫字催科拙而吏因即工矣撫字而今終不免於因非有與其本事也代徵二十年或十年之租調舊令尹或其人與胥俱朽矣代爲徵不中員程猶謫之一難也都御史若御史暨司道修往來之節不能家而往也又環視其案中亡有則用指大符下縣取罰鍰若干定以鍰爲名耳唆吏正色令噤不一語非獨畏忤上臺彼囊貫禮際者卻之爲不恭右其饋之者則自左其忤之者也則强項而繞指十而十耳何十八九也入都當事者皆其何以適就其旁令以相震撼則首低尻高口無狀已矣二難也歲額與將歲額者俱中量出自令門入自司門令以爲可幸無罪肇牽車牛走萬里謁謝曰稱僕匪我勿予㨝適冀得勞苦一當而舊司或那移他用不則徐徐不即走文書關下令機坐不及格不移與考選三難也有此三難所繇奉檄而屏息也爲人臣子讀不敢自避煩辱而君父亦宜少垂意哀憐使得少寬也哉

城

生家江西之撫州城非不巍然高也然城之實與城之械城之委無一可恃或有建議欲於大城之外復築女墻穿孔置銃而守焉此無論費之無從出與毀城掘枯埋塹之格且勞縱令成之必分人爲守而大城之守單女墻雖矮而內不見敵敵可梯其無孔無銃之處以爲攻矮則易越矮而不見外則難守女墻必毀矣女墻毀女墻之人欲隨處上則峻欲從門入則壅是乘以資寇也而大城之守必膽寒而奔生謂城雖高而不實與無城同是有說也亦有策以處此釋名載城上垣曰睥睨言於其

孔中睥睨非常也亦曰陴陴卑也一云裨言雖卑可以裨助城之高也亦曰女墻言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也三者名各異然俗所謂垜子者一也垜者所以躲其身使避箭路也合睨與躲而後小垣之義與利始全然欲便於睨與躲高止隱肩而可矣今撫城外視之城也而內城之土不能及城之半企足而望之不得企足而鄉之不得也賊上城而彼覺賊指城而立傾矣是無城也生欲實其城額安所得土不如浙濠之土以機引而上之然有城而無械是不可守也且城之不守又非獨城脆械偷致然也城內之姦民能勾城外之姦細千夫守之一夫作難萬雉俱瓔其道在清內姦而清之之法不過齊制火掰而行保甲法則姦無彼匿卽人數戶數無從遁矣而官人得之以爲修城守城之數鄉紳一人修幾何守幾何也舉監生員

幾人修幾何守幾何也富戶一人或二人三人修幾何守幾何也卽行戶稱戶中下之戶國初有事亦有其累但少役之耳舍若干人修幾何守幾何也隨其附近各設上城之梯或石級焉無事造望法守不至於勞有事鳴金齊上可以序而出之不至於喧至於械之不全者官助發之耳周禮聽訟必先入鈞金束矢今不可放其意而行乎使民出金矢難使備灰石則易矣又使童儒之就試者覆試兩日一日文藝一日騎射以風厲之而拔其尤者爲臨時之督率則譁噪之變可以無憂然姦民雖可廢饑民飢兵亦可虞也則生請爲三說以足之其一爲游兵之用其一爲貧民之用其一爲民自用訟者由曲直而生勝而置貧而罰所爲配曲直以平民情也今守令之聽兩造墨者以贖緩自肥國無論已乃淸而矯者其應罰之人一切羈而出之如

是不訟可焉失其所謂配與平也生以爲訟必有罰罰必以備設而濟兵荒之用上下之考視此則游兵有食矣鄉紳與素封之城居者未必急賴一年所入所出之粟以爲用也請以三年爲斷自開其糴三年以後新舊相更而出之爲廩常有三年之積萬一有變小民城聚此時但憂食乏不慮價昂使平其直而予之民之戴德滿胸紳之戴譽滿頭矣內不失寔而又足以号名何憚而不爲此此則貧民有食矣賊之至有期也勢不卽却則不內此法既可淸野又可寔城此則外民有食矣既實其城又有械與持械之人又有委以保其城與械而又急收火藥之無使外流乎賊鑿井貯藥要亦有助焉此生撫郡之急計也□亦有可通而行之者與

邊事一

閩諸長老之言曰東方無能爲也祇以爲兵端焉者頭之欲南牧也先剪蠕蠕阿保機之欲窺山後也先併八部阿骨打一喝而吞宋牛也先兼遼鐵木眞再喝而吞宋金也先滅國四十以及西夏以除後患以併兵勢而彼與中國從事焉今不然如其無能爲也夫今夷之得志大種之所不樂也東西之附夷亦大種之所不樂也曰收之以爲用乎收之以爲用下剩之於吐魯也先被之矣君子未嘗不服其一時之略朝鮮請效順卽奈何疑之也馬如羊矛如鋋兵如偶人敵甚矣經略大臣與諸將未易任也然亦未有如古人者也虜長於野戰今攻城若袁本初之於公孫何變之速也然有藏質之守吁嗟乎佛狸受牛馬溺而竟弗退也有韋孝寬之守玉璧乎賀六渾智力俱困而竟弗

克也是不可謂彼獨善攻也兵鎮官衛之猶拾瀋也直擯使者不當搜異人索美遺乎盤盤焉如平康之世卽又何也天子列七人於幕下矣內外諸臣或賦詩退虜耳動輒無可如何則如服焉時事又安可言也兵家以尺寸爲強弱敵人以天子臨幸爲邊疆卽云不宜自守北陲然既以爲之今豈言事時哉彼言之者請幸蜀請幸江南之故智而已矣所最恨者邊鄙之文法朝廷之議論苦難調之耳此其間必有大創懲焉今中國之難不在腹在邊然爲邊之故而調發有如憂又在民也貴有司之得人也今疆埸之患不在西北在東然因東之故而徵發以動變又在西北也貴督府之得人也

邊事二

當事發策有五劇五中之說懿哉其言之也夫事勢之流必有

將至劇猶可言也劇有所轉而有所中獨甚矣五劇各有所中而五中更有所中乘所中之委而天下之大憂乃不在於四夷夫東西二敵非不足憂也而憂有大於此者形而小之也愚生於此以爲五者之劇有可治有不可治而亦不必治有可以治而且不必卽治何謂可治夫明懸鹽販務相願帝藉屬少淸流都篤可坐獲其中也在法紀願以取酬胸不可任固也然嚴核王者得其雖重法繩之則能禁之矣內地兵驕小治輒鬨王將因氣其中也在遼左徵發不應血脈與關節畫然遂分固也然授以能將恩威素著示之以法以漸束之則能禁之矣考成遏峻守令無以自全其中也在司農竭澤走險仰覩屋梁固也然天子之尊至今尚存官守之嚴至今尚具徒以付惠文彈治之耳但得平明之情行之則能禁之矣此皆所謂可治者也何謂

不可治而亦不必治衡著十丸貧竭脊饋爲難其中也在編戶皆運糜而民鮮具固也然是不得已也且彼先德几何而世世循帶擁蓋甚適也職馬食肉以長子孫而名爲武臣征伐之危不與焉而勞取其簿驅麾下而操之以君之士爲戲耳京運頗難然而風波滲漏之虞而謹司之卽餘羨已足自潤他地不可知而江省之運升至行金錢而爭之何若也故運之劇在旗甲而不在將也若此者則不可治而亦不必治者也何謂可以治而將不必卽治夫關益額而吏與國分權榷與帝爭資則商困其中也在農末盡歸本民食兼兩困也然是可以已焉而不必遂已者也天下有叛民而無叛商百金於民爲富而商之所擁且千萬榷卽益額商卽於所帝之地而取盈商未失寔而國事得受其流且民至愚也無故而戶益十錢則嘖嘖之聲滿於天下而商加其資尚卽甘心是商徒代國受名也而國有加賦之寔後日國力稍紓徐議裁焉可耳若此者則可以治而亦不必卽治者也

邊事三

鹽政之壞馬政之壞屯政之壞邊事不可爲已三者之復皆非數年不可然鹽政之復嚴馬政屯政之復易何以效其然也凡物之有關者利在相接以長之不能跳而越也鹽政復者關中復也關中必召商召商必予田予田而得食非一年事也予田而得居亦非一年事也商得粟以予官在三年之後而官不可一年無課商不能以一身兩課欲紓日後之憂先博目前之困此所以屢議而屢罷也馬政無是也改俵馳爲折色雲錦千羣貯之一室馬化爲白駒而邊人絕近疾之責馬化爲那移而冏

寺失藏駒之寔有足之寇來將何以禦之然庠之所儲與官之所貸馬也而貸銀也馬不能一日生且可轉移執事一旦有警以銀應之夫馬不可以爲銀銀不可以爲馬然設議之初固以爲可[illegible]之銀可以復取馬固存也非徒存其現馬猶十年之所積馬故多也以其現在者清查而出之以應目前一旦不可知之變而急復其馬政之初事固未相格也此馬政之易於鹽政不待較而明也若夫清屯政而復之不過淸其侵占者耳不過淸其沙淤者耳沙以付天不以付人而侵占者固不能與國法爭也屯田之田與關中之屯其淸而出之改而授之與責而成之事其之等而鹽政有關屯政無固歲給邊軍如故待屯立粟饒而後罷之或給其歲餉之半兵農合一得水地相比之藝而灌溉樹植本以爲田然固險阻於千里此屯政之易

於讐敵亦不待溝說可明且老吏與讐敵相爲表裏者也屯政不立覬故不可得而變也聚生於邊全死於邊金死於邊令生於園或改而爲駢中使兩聚俱生或仍而爲折色使原金不死而國得受其流今之議者方欲盡山東以北而田之省漕輓之勞何憚不先試諸此

邊事四

彼丼能戰也而中國之怯弱則從古未有是也晉與宋弱矣然祖士稚輩挫其鋒而韓岳諸人亦未聞有難海上之師者今未見敵而栗何多則泯之君子而巾幗也兵之所以畏於者以其稱之能也兵之所以敢戰者以其氣之復也今亡是也是皆婦人也婦人之氣今以滿洼於膚飾毛孔之中夫安得而不畏彼幸逝矣幸我有以驅之也佹驚兎進以爲敵嘘至今齒冷爲痛

恭上有烏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求一騎尾其後而進之而不可得也抑又甚矣德州薊州真定當屯重兵以一中丞一總兵塡之則三輔之勢強而敵有所忌不敢復至城下匹夫重閉京師顧不如何也關上之兵漸次進屯右屯以窺廣寧盡三岔而守之非以復全遼也守長江者不守長江而守淮淮者長江之蔽也則守榆關獨守榆關乎守榆關寧能全榆關乎謂力之不足懼召敵焉敵不召而更來安得謂我力不足而使彼逍遙也故事有不得已者斷之可也徇不足猶可言也何患兵之弱未復開關上之師已數捷矣似有可畜之議矣然愚獨憤示憂臣辱之時而塘報輒曰大捷奇捷蔽之不勝色動究乃從得數級耳中國以數十萬人往遣之翕而彼弗以爲嫌也今得彼數首而輒賀戰勝是挫爲無敢於天下也此重辱襲弱之數也魯仲連而在嘗必復蹈東海矣

水貞

今天下所資者東南之粟耳因粟之故而貴漕因漕之故而重河而河益驕非河實驕吾惱惱伣伣以媚於河而河水必相藉順則若其驕之也吾欲扼其吭而奪之則毋以漕于河毋以漕于河非更爲海運也吾併毋以粟予漕毋以粟予漕而使北方之粟自生北方之粟自生既可得之以爲食又使南人以金代粟南人以金代粟將北方之金又生北方之金又生復可得之以爲用減其河與漕之害而粟無損於其舊又勝於其舊此無故而得兩天下耳有兩地之實而無戰勝之費與勞則宜何從曰化地爲田化粟爲稻而已矣南方之稻田未必皆仰給流泉也鑿地而塡之以桔槔引而上之地高水伣或三四級相藉而

後至焉禹之五服大半在無水之地有河與河之類引水以灌無河之地濟滄使漲非徒行水亦以蓄之計當時江浙財賦之地魚鱉所都不成子虛之藉真之粟不足自給焉得而漕諸故北方之水可負也北方鑿井而得泉豈不鑿池而得泉用近日徐玄扈先生之法可使池安淵而不去桔槔勞也而藉人之地實告成者其獲三倍以其一當恆歲之入以其一償薪勞而以其一予官朝廷因得受其流此足國寬民之數也

國力

國創不息國力不䅟危道也生之孔幾何節之孔幾何秦孔復生馨糶別借墾邊土一策也秦一尢地而制諸侯之命以故秦事敵以新秦生粟兵雖百宿於外境內不失須臾之時傲兵意而邊饒則因之全餘矣鹽一策也海之出沸無窮大男大女吾

子之口不能一日無豈得人如劉晏[illegible][illegible]之謀可以羸近如[illegible]
臣袁世振設十綱法以疏積滯西商徽商大便之而課額倍增
今其書具在誠能做而行之則國之金餘矣權商一算也天下
有叛民而無叛商民窮而商富民多而商少也富則行以累與
心少則力不足以自起而官權商商於行貨之地取償焉既不
買怨於商商貨旅重商代之受名而以實予國非如加賦之策
巷議也又不買怨於民張魏公治兵與元四十萬士力士謀以
金易之而獨倚一趙開開獨倚一蜀榷無闕事者誠得如開者
數輩任之則國之金餘矣國奢示儉一筴也國至奢已非必雕
椽然後奢之雕卵然後瀹之也新墻庫故墻高府寺或為茂草
之鞠矣爭鼓噪而弗更也故曰至奢也然亦有詭大內之供亦
國非能厭初得微有進焉者乎胡椒黄蠟白蠟之類目色甚多

闕初所進幾何今所進幾何昔何以足今何以無餘一清察焉
一如其初而以其直別儲以待用則國之金餘矣京庫邊軍實
其人與餉之數一筴也京軍荷戈者非真能荷戈者也傭服傭
冠解果羞短後矣一丁粥三石矣支月糧與我其好者中量則
善矣終歲飽而嬉而以一日募人是最無名者也若是者餉甚
已顧不一清何也邊兵之虛目甚焉歲支糧寔有人否也不則
寔如數得焉否也賞賜之費不貲軍何以飢寒如故也修築之
費不貲墻與堡何以敝陋如故也上下俱羸而中飽則弗如清
其十一歸上清其十一歸上合其清京軍之費以歸之則國之
金餘矣

選舉

天下之事當知名實之所在不審其實而惟名之求則名之足
以累乎治也固已久矣蘇民之言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
此言大人之義拔奇領異使天下之氣可得而新也然不善用
之將規矩蕩然而不知其所守則病矣故破格用人其說可行
於開創之日而不可行於守文之時可偶行之以洗發天下之
精神而不可常行之以靡棄一朝之規畫奚以明其然耶蓋祖
宗之初有天下也時難而急人氣雄而規事一時豪傑之士既
乘草昧新運無復君臣上下文法禮節之拘束綢繆而上之君
亦日日睹其人有以嘗試揣摩其材之大小重輕其精神既足
恃已而辭助而一時創設未及又無至當歸一之法之可以持
循則夫破格而用人事勢固然而無足怪且夫方難未夷與羣
雄角逐以爭天下有一人焉足以相付以成其驅除之資而我
循循焉待其資格之相合然後用之則夫勝負成敗之量將有

所移夫漢高祖之拜韓信為大將也一軍皆驚則破格亦已甚
矣然是不得已而又寄耳目之審於可恃之蕭何夫何知信之
深高祖信何之篤而劉項之成敗又在轉瞬之間若格於後世
成例信自故吏轉而上之而至於大將必十五年而後至焉則
漢之為漢豈有冀也故破格之說有所恃而為之有所迫而不
得不為之也夫精神者不可常恃之物也一人之身所照未異
而倦勤之際微有不同又況與業之積承平之餘乎先王知其
然也故以其不可易不易壞之道寄之於法後世謹修而息之
子孫雖中材皆足以致治而羣臣俾僚束於祖制之嚴無所穿
窬故其時之天下雖不至於大治亦不至於大亂誠有法之可
循以至此也後世不察也以為祖宗之朝不如是不見開創之
子孫方求為今日之詳確而未至者也故其身聖賢之資加之

以歷涉之久君臣之精神聰明皆非後世所及然猶貫數十年胥耳之所講求而後至之而後世襲之以爲輕擧易失之物耶已過矣且所制諸法之中用人爲甚自古爲君莫聖於堯舜然資格之循唐虞被之矣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蓋傷鯀之不效也故循循焉惟法之是承蘇氏以爲知人得諸天性豈有法而可傳哉惟其不得與於知人之明故終身不敢棄法而用慧以是非付公論以黜陟聽功罪患其久而鈍也以精神起之而又闊破格用人以作其怠惰苟安之氣而神其不測之權要其不可易不易壞者終不可變也今孫漢祖之拜大將也遽拔一市兒而師之而予之以推轂之重且責其却虜破賊能乎則可乎故名寔之際不可不審也昔蔣濟道術臻當曰

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公布衣廝役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濟答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擧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此可謂遁達國體之言也是故引之以終法不可以廢之說

臨川陳際泰大士著

書啓

答蔡雲怡老師

泰平日處心行己在中人上下之間恥於自見其私與自見其公然率任而已而無自立之志與自勵之力一事一念有怍於心輒咄咄呼名自喝妻子召其如此知其非又爲何事而發都知其不偶然然而隨之又復爾爾辦與錯往往相乘而不已此無自立之志與自勵之力之效也然亦時無導師世所稱講學者迂淺無當未有以服其心故爾嗚有大幸恭遇師臺得從事於卓比之末伏承老師悲憫深重接引殷勤原不肖受病之由以訓率任不待因循又不得欲不肖立地猛退死中求生不肖集

老師前教手書時復觀省通身汗下至一年二年復鶻鱗大士故吾遂有矛頭淅米劍頭炊之意此身都無可以安置之處矛肖欲倍師不可欲即從事於老師之教又不能此眞求死不可得也不肖不學道誰復禁之大丈夫即爲眞王耳彼一念有欺不如不學叅不學道亦不至於作賊以甚得罪於聖賢而一念有欺反若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武至大負慚於衾影不肖非敢卸肩誠審之又審終不欲如世儒之悠悠碌碌也恭惟老之發覆淬之無瑕而其所爲宗旨揆之不破經譽有成其道豈復世儒之所有而不肖又安足以知之也哉夫尼父之於顏曾二子意豈有所不盡顧卓爾一貫之詣不先以示人而使之從事於文禮忠恕叅從容入事之間而不離其類久之有可探求之實速一旦豁然而有所窺此其至焉而有所得其得既與空悟浮勝者有厚薄安危之分即不至焉退亦有以自處此孔孟之道所以爲兩登之計也今吾師宗旨即復如是欲上徹下徹師諸書具見之矣比蒙示黃元公和曲超悟徹脫誠有如吾師之所推者不肖以爲儒與禪二宗也要其至可以相通然不肖雅喜遠如宣父之示顏曾近如吾師之示不肖深功之極天光自達雖已禪矣而其所繇入門者猶然儒也元公乃頌言而去之使元公力異已至當有深厚謹恐之致不盡其藏使人寧爲見之發洩太早此四字疑元公不免耳口頭禪三字不肖誠不敢以此妄意大賢以上之人顧恐其即實有所得亦得其所謂禪非得吾輩之儒與於通者也不肖膚淺妄言胸中之所疑如此惟吾師明以教之不肖近玩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題因儷習之爲言增加於性之物而寔本於性之所能爲人爲禽爲獸爲

粗爲佛皆習之能爲亦緣皆性之所能爲務使守其本能臍遂無此一切糯米可爲飯以救饑可爲酒以合歡而烹煉之極遂成青碧等珠婦人取之以爲瓔珞入火可以不燒米等分中原無瓔珞而可以爲瓔珞不肖亦務其可爲瓔珞者而已謂必爲瓔珞乃成米之本量似又說之難持者也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悅則自回而外其不能遂通孔子之言蓋亦多矣不肖資乏庶幾細滯難除知老師不以小小與同忘其助我之義也不肖壁中別無閒字祗將老師最後一書粘置之時觸目警心竊附書紳之義亦借是以鼓同志或有興起者跳性功之亦未必非斯道之一幸也臨楮不盡

上許霞城老師

不肖之爲門生所爲致深感於老師者固非尋常之爲分也

十年秀才平日偉之者不少而當事忽然爽之所謂口惠而近不至者益幾幾乎盡天下矣非其偉之者之心不誠所爲顧慮太多將牢過甚也不肖雖無似然以三十年拙勤博一第誠何所愧郎挍而第之誠何所畏惡於天下而卒口惠而寔不至以此言之老師所以造不肖者其知巳成巳之恩爲何如雖頂有盡此心無窮惟老師鑒而受其意也太老師之訃或信或疑不肖逐隊至京後來者愈多乃獲的耗於是與劉子甘子耕同人爲位而哭之而其辭則以屬不肖嗟乎今朝端之上豈可一日無老師乃斬然在衰絰之中是非將何所析衷宵小將何所忌憚其憂之所丁不獨老師一人之躬而受老師者且謂天之有意玉之而使之棘人三年也不肖以爲不然聖主英明事必核實彼當國者豈其能克巳忘情而要止於如是者則中有所畏

敢也彼有所畏則老師有所恃既有所恃則老師在朝與其在家亦何以異而又多其是非折衷宵小忌憚之功故知愛老師者非必明於事勢形際之所至也不肖乘翼而南擬取道伏謁老師一哭太老師之靈巳與劉生有成言矣詎在京中寒左臂右足麻木不仁至維揚而甚日使人牽之少置即痛癢不可言因順舟還歸以就醫桑前張受先遣書相呼督相過從當知不肖有此疾耶目今尚伏枕間老師與劉生書並念不肖未獲入城祇劉生請也不腆聊充絮酒伏冀叱存

上文湛持老師

不肖遽離師臺左右益屢一月則巳恭矣不肖之資在彼此之間醜世之說敢不情者差異之耳雖屢蒙師臺提誨而策之則行小停輒止驚鴑精猛之力以自輸此自下愚所致不言則欺言之則負大人君子始信克巳爲大賢以上之事非天擬者也未易幾也雲怡老師之學在直探本原而老師之學在細謹心性二師非畫然中分要其勝體所注如是巳耳而雲怡老師成德先入爲主而益之以參老師超悟先入爲主而益之以修則又未嘗不合一也不肖不甘自棄而又不能奮發有爲與無面目見老師耳至於頗有寸長能自澹然於富貴功名之際全不由粉飾與力制而然不肖歲踰巳過者師枚而拭之使見於世報騎街門此心寂然不知何時何日而微使此心不寂然也夫夫之不能無恐則得之不能無喜而不自覺然反之此自不可解然天下不可解之情之事豈獨一端也哉老師以智仁勇之資加之以文理密察之學天苟無意斯世必不篤生偉人願近醫藥慎眠食自愛非一人之得失也今九州鼎沸賊所經由下

無生草立樹未知截定何日聖人肝食於上老師能着樵乎不肖雖賤意未嘗不杞憂也山中無物將意敬致二苧綿兮絡兮羨其以風與者師清介之體性相宜幸遂叱入去歲過白下謁姚孟長先生見長世兄遂不得一拜床下不肖假滿當稍冬杪伏謁有期相思孤盡

與丘毛伯

今天子號爲聖明然觀賢者進退之間似與衰末無異凡說之興也何加於其似而今乃加於其反一官升沉一時適然耳然獨不足以服人心冷志士獨至之骨而騷豪傑任事之氣如吾太丘近事豈不使人皆裂髮豎者哉數年之間共局未知所移天苟有幸於宗社則北山南樓之間或未許吾太丘踽踽獨行詩酒自娛也弟髮巳禿雖欲求其短而不可得而僅博一貢與

諸英少逐隊而趨跡覺不韻然以如是之面孔即所獲十百此焉彌復不韻何獨貢也羽氣所非志盈損壽當何所至然雖此脫去破藍衫為復小快耳吾輩兄弟數人高者升於九天之上其次亦躍起數丈不復地行獨弟靦顏如騎土牛詩云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弟友去盡無所須矣茲役也且咲且倚行復小喜其喜有限非可為太丘言也弟滯省城當得十日台翁榮旋弟當奉迓於羊城燃可行急先此申意試卷一冊奉覽臨紙卒卒不盡欲言

其二

弟在家如坐井中不問外間事京師報捷數日人厭聞之矣始傳於弟耳倉卒之際動魄駭心徐聞台兄一家骨肉無恙乃大喜逾量夫頻危而安此其間有神物護焉以天下之所齎之身

而豈一船之所能免哉昔賓廣德入山作炭與百人共處崖下崖崩而廣德獨全數日以封彼庸人猶若此固可以定台兄之決無恙而動魄駭心之為意氣之感也又聞嫂及侍人丕須侍人無以別才兄之福澤與鬼神之靈異且台兄與嫂夫人無恙而又何惜此以答天變乎昔人所謂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者也

其三

前接台教萬里遝書慰諭勤勤顧刺心滴血所懇者雖以仁兄亦竟付之無可奈何空嗟以天下第一血性男子且窮于無可柰何況其散焉者乎顧弟以師門屬辱之故不難刺心滴血以訴所知所賴仁兄於萬萬無可奈何之中曲求一方復生活耳大兄長坐一載爭剩萬里十倍馬遷大功之成當在目下顧何以使命界而民不務遊精而瘦不困也大君子作用宜有草莽不能知者矣賢郎益深通家彼此豈有分意觖其精氣鼓舍勤斂相將決起而飛可以預卜自不待朽落之言使有隙可言所謂危亦以告也吾兄遨遊黃鶴翁樓二樓間一耳遠黔陽之露布一耳聽江國之賢者文武二捷一日而至父子大功　家而種此固天休之福藤極人世之吉祥善事者英

復張天如

弟跧伏一隅有意天下士而不能一交所為耳天如大名垂皆矣山川修阻招恐為勞讀大教辭深義高千古同此無矣弟所欲言皆仁兄先言之夫復何言弟不揣才分之所未至意欲于八股中見古今理旨全體為文無利因以不振然為弟之為者諸賢迅挺拔而去弟實不能自庇其伎而以罪伎伎遂無辭藏

天如才情學可上下千古縱橫萬里深微宏奧之中終不捲其後鶴摩空之致此道可以千年而神不去者則天如豈有朽日黃吾輩偶合不可知要當可必其在我者弟雖朽落願與天如共招魏而已弟素貧不能致書叢頭無一字兄弟中廣積劇義自宋以來皆備者雖千子而已弟當寧致之以崇隆旨今吾道奄奄頓名勝出手艰救之此亦天如功德之所存矣

又

以足下之才而走使者於千里乞人隻字用自光暢此其恣跡可念而其志致足悲忿陳生日向西拳惓傳一明經與諸生年少逐隊而趨彌覺不韻盤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此所謂迹足下之事覺足下之言而獨自有感乱當事者與如來旨行之若跡若親弟以為此固惓惓之恒耳及更念遠使者望足下以不幅

師之言若乃毀其爲人今日藏拙服朱之人那得習活此風想
輔臣公可不佫耳然以足下三北之餘害氣究矣賀戰勝者故
在今日豈復需此卽需此而過備之弟尚有象三尺便問爲足
下一饒舌可乎久居城中友生卿之不置如男子張君嗣前之
疲倦欲死奈何奈何作字甚不楚亦由此致之相隔旣遥不能
如山間麋鹿常相聚録有西風何能無嘆

寄韓求仲太史

不肖弟方授書時卽知海内有求仲先生而深嗜其書以爲天
際異人旣而果以文字冠冕一時而地在必爭讓着勝之此何
預吾求仲事能遲十年宰相而不能奪千秋之業與千秋之名
且求仲卽不爲狀元卽不爲宰相豈能滅其毫末於此哉每與
毛伯論此事動咲嘖嘖者之無識也蘇子瞻千古文豪而李定

舒亶事猶孝人下獄而力毀之至謂買科徒作千古奇話而已
矣向者沈何山先生持節湖東索艾千子羅文止與弟三人甚
急弟常無樁何以得此旣而知求仲之爲之也嗟乎弟韓與萬
山中又性疎懶卽生平所願競賴而不可得者未嘗一著往來
之節以自明其區區則弟之所以體求仲者至淺鮮矣乃不欲
邀而賜以齒牙之餘夫立天下之全以收天下之偏此適足以
明求仲之大亦何所賞於區區無所可用之小禮爲哉前於讀
文猶諸刻直足羽翼六籍之宗旨而洗發一世之精神此非天
下人之書而固求仲之書也離者倦矣望者未厭倘亦不惜更
作手眼爲衆生再作津梁乎然方危敝理盡是十年宰相不容
再遲之會也則雖欲著書立言以惠來者勢將不能夫處關屬行
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出則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天下是求
仲之爲求仲者也留舍侄風便敢布瀝臆且以志知己之感仄
精神爽飛越不勝遥企

復劉孝若

前在西昌甚欲與足下朝夕顏爲酒食所困遂不得昔人所云
說士乃甘於肉有士如孝若乃爲肉氣所奪豈不恨哉天下之
以古文爲時文者何限天下之以古文爲時文以竊滑吾豫章
者又且何限然以弟觀之大抵皆小兒強解事者也能爲是者
獨吾黨數人孝若之爲時文純乎入大家矣而深違自得之致
則本之身才夫非可學而能也以才如許而費心傷氣一往而
至者又有以將之此精華果銳之所處也徐老師之知吾孝若
乃勝餘賢之知吾孝若今其事竟何如弟近復居鄉便如坐井
中外間一毫不知仁兄知弟深念此不一字見及何也劉肅二

兄弟継讀其所爲文眞吾孝若畏友弟何幸一日之間而得二
賢陳生將備見其小巫之氣二兄從此不驕天下士乎

與解石帆中丞

原任江西吉安府龍泉縣知縣宋運昌勞甚而病病甚而去原
非得已之心泰等十人事後而論去後而思亦居無求之地但
處是非未白遂致鼓舞無方時難而無救禍殷而不急人
之思竊用耿耿按龍泉錢入楚粵之間背負大山面包平壤此
地一嵌全吉二千里皆爲魚肉蓋扼塞之要而腹心之所由邁
也嘉靖辛酉流賊入焉殺人而嬉巷無生跡數十年生聚其氣
始復則時無賢令故也龍泉雖小盜所香涎寄徑於茲可窺全
郡崇禎四年十一月廣賊從萬桶岡瀬頭之隙將趨龍泉城以
上爲壯池不察刀沙滿其中兵無半丁械無半外運昌巧設方

畧日夜拊循使民歸心日夜訓練使人知戰集鄉勇得六七百人身自為將勸富家廪之乃出俸餘挑選得深地有嚴城人成精兵仍伺流賊之所從入逆剿其黨劊平為峙礫永塞道山有四隧隧若百人賊以為石穴天牢中道迴戈南寇代為兵貨矣焚殺之慘聞響心悼紓道顧石共遠十倍運昌處賊必不能至加以過勞日嘔血數斗醫士診之勢將不起故不得已而歸耳然離任數月而賊始至太和其富田之鄉既非信地又在後期而以規避加之失實甚矣今天下誠得如運昌者付之一邑其設施禁禦當有可觀而先死於垂亡之病後嚴以無異之條此泰等所為傷心也夫歸由於病重病重由於過勞然交印有太守之官保明有兩臺之疏部所覆陳率多平情而卒兩絕于天塹入于淵則以盜賊之禍般而督切之令嚴也泰等以謂為盜

賊之故不難棄一得法之臣以厲天下何如為盜賊之故不難貫一有能之臣以厲天下今鄉紳有呈學校有呈父老有呈亦足見人心公議之所存矣恭惟老公祖台臺以體國為心以靖亂為志以愛惜人才為道以申明枉結為恩伏乞准與公揭轉達天聽倘有所濟固萬世之所瞻仰也吉安諸士為之請者衆其地之有是人也撫州諸士亦為之請者慨其地之無是人則運昌之為運昌固可知矣

答閣中羅美中

不接侍以來已三十年所矣每念夙昔周旋之好未嘗無懷而山川阻修遂成異域然心期所寄獨深曩感昔人所謂每有西風何能無嘆者也弟無似誠不自意孤行一道宇宙之大翕然從之四海之風為之丕變弟文凡萬首行世者亦三千首利被其似而弟頭顱如許始草草一當貴鄉陳仲誠翊書弟云海內得大士片紙隻字皆已拔魏科躋膴仕兒孫滿天下而祖父母尚自留滯人間是天下極不平之事此意不知美中謂何耳脈兒孝感孝逸頗好學能文俱可一日十條義天遇弟如此弟將以取償之道寄諸兒而未敢必也然而老禿翁所藉以娛暮齒者具是矣舍甥來乃得細詢起居美中卽不作官已作富人亦自不惡其視弟苦逸何如哉

與袁特丘

三百人兄弟中求其意氣文字如吾特丘者大約不過十許人十許人中擬君子為最此言于爲之要非為但也但不知吾特丘意緒中亦時時有一黑君子否耳假歸沉酣酒食文字中酒甘而文字苦纔而多焉則苦者不可解而甘者視世之所謂苦

者更甚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假使廢却酒事文事專理簿書似亦優閒也弟入時四十日衰削過半而荆大徹日日叱罵詬厲翻覺精神大壯此亦優閒與不優閒之效也吾特丘以絕世之才與超世之識稱為人祖為人師時時有得意事當不快耶則富不肥耶郡門生陶志如諱繼之盱士屈指第一而與弟同選剌字上所稱年友生者也今為向平之願所迫走千諸侯資以自贍而生平慕悅特丘者此生惟進而教之鵠卵之伏弟有異焉

答徐山人

去冬一友遊麻城此友工時藝能詩兼通許負蔡越人術自恃五技之雄使弟作書薦之弟與一友書云前避麻城者獨皆貢衣巾履而歸弟不信以為天下無此風邦天下無此歪地主今

弟為此生非有他端用驗前事耳其友答書云先生可謂工於為人而不工於變俗賣衣巾餐恐終不免此生竟狼狽而歸而後知遊道之難也以門下高姿又挾孫君為重其客敝地亦有所過否乎陳生日日思一望見而日日未果門下之棫陳生翻不如陳生自棫之辭也豈遊道固然歟抑敝地之風有偶同脈賊者歟棠數數到門弟初不盡知然即使弟盡知之區區一身為環而索者所擾將亦望見之難則所為日日未果者可思也

與沈掌科

台翁膺議才品定為當今第一人弟每讀大疏俯首至地前隨倒進小疏亦引台翁以為言其嚮往之誠可知也昔人云膺者用武之主而弟膺藏最薄方事之殷大損眠食求但飲酒啖鰒魚豈復可得同人蓋吠之然弟亦吠同人之怡堂也前在熊雲

臺寓傳李獅獄信言西酋口外哭馬犒牛為換班之舉而昨早復得蔡雲怡先生手書二摺復以換班為言言之皆有形弟遍告當事告亦但唯唯而已且執賊棄濟南與奸細之口為必出左券夫奸細之口即誠然出者可必而既出之復入與否則不可必也至於棄濟南即復有試賊上下處心積慮欲以王朴獲淮南之謀用之於我明矣其法甚嚴逆之則與衣與冠不相為貸夫扼通津之間以候換班是其故納得濟南而臥牧大功非其故納也故先入之冠寧棄彼守此今閼口上徹夜火光以為聯重之出可也遂信大衆之出不疑為換班之入則亦未可也楊村一番犒牛炒麵遊脩作梯疑為復入者之豬狼秣精如此而猶以出口自慰乎賊擁如許重貨苟欲萬全而歸即當乘援師未集長驅出口而淹延若此不待智者而知其有他端也今虜扼我咽喉遏我肩背我仍處於絕地按兵法當急擊之以爭一旦之命今未聞大創但退遠駐扎睨之而已此即覘賊無可奈何況換之以生力手援兵無衛都城內亦少餉賊不必急攻止坐守數月事已不忍言矣今國家雖有事然金甌尚未破損而視唐末宋季危逾百倍弟上憂君父下憂性命雖欲食且嚥如同人之暇整大度何可得也台翁雖經濟名手恨用之小晚然不倚台翁更復誰倚則弟不急呼台翁以求寧濟之方又更復誰呼乎

與葉行可

老年臺作令天下第一煩難之地而意加遊而貌加充弟得之於傳聞者如此仙於才自仙於令戰勝而肥尚得仍其故稱而曰臞仙已耶仙人偶飛遊下界以巳之臞福一切生靈而使之

肥功成行滿復歸大羅天上老年翁今日是矣弟至涿鹿蜀邊信急冒險入城賊蹂躪郡邑前代所未有至尊焦勞白晝就餐弟輩徒索長安米三軍之甲在身而弟輩之甲在心弟竊謂有甲在心然一毫末議莫展而其甲遂在面老年翁雖處天下第一煩難之地然無封疆之責身與心俱泰然其真臞仙也乎

與馮耆先

弟入夜郎從貴陽署中聞邸報知老年翁榮任漳南而典節闈閩於汀州之上杭其地去弟胞衣墮地之所但三十里而近耳弟之母族妻族以及友生皆在象洞弟所生星基好事者耕書院數椽以棲學者弟為題對聯云念兒時釣弋依然過故國故都不堪回首喜今日琴書有主與多方多士共此樓肩則象洞之為弟故鄉斷其弟於老手翁雖欲不公祖之安得而不公祖

之也老公祖肇任於此碎之事肅之生僅一寸駃騠之生匯七
日江流之發於岷山之蹊僅濫觴耳而參天之勢一日千里之
能與兩岸不辨牛馬之形已屬何者其兆罔已先見也夫欲拯
天下之難者必先立於無難之地以觀艱之所在今仕者以江
福爲神皋而福優於江上杭又優於福之諸郡者公祖雍容而
統之以坐壽天下之變得其要領曲折而後稱以大任以庸明
天子之求雖臧奴斵冠直從怩上渡師陶士行建功獨深其得
力固在運甓時也老公祖夙慮明定豈以弟言爲佞已哉誠錄
奉覽十三篇學即用諸生之舊行人子羽脩飭之弟殊不然也
薄具引意伏候鑒存小兒粗曉文字所據以請教者令其自呈
猶子之視實望老公祖崇隆斯義耳

與郡太守

某廿年訓族務實知節自有縣來故風俗敦樸家戶殷給近來
子弟不承於權與遊手遊食不農不商賭博爲徒無擇頑佞黠
而貧者以此爲營生之路愚而富者落其數中牢絡不可復出
兩貧而陷一富兩黠而陷一愚陷人者徒手晉錢威比封君其
爲所陷者甘輸戲責繳於官課有數日而傾千金之子者幾一
入已視爲輕得易失之物非賓非祭特爲沽買持粱齧肥酣歌
取盡今日好遇明日復無更謀新室復尋舊轍長此不已坐使
敦樸之風變成倫末殷給之家化爲空囊父老太息間有呵止
輒撲骨而仍之其中父兄有機數者不能禁禦則諉辭以悅衆
曰彼自吐情謂不如是當餓死耳人情苟可除死何求不得盜
憾其爲盜也不知所得之財以供酒肉非以供饘粥也且饑寒
爲盜不知賭博爲盜之更確也目今嚳深險之地合輕果之子
夜聚曉散不可蹤求夫饑生盜侈生盜辟飽而無知生盜辟能
而無繼亦生盜則賭博者固盜之原也今地方發隙甚端更以
此輩益之其何能淑又國力告匱長吏帶罪徵比急逾風火此
輩獨坐損其貲消累惟正由斯觀之又不獨私家困斃而已其
主名了然在胸未便即煩台法伏乞給示以鋤其黨遏其勢所
謂令治而後乃誅也其雖爲敝族發然敝鄉如敝族者不少瓤
一可以杜百耳

與王汝新 絕業

拔讀手諭皆于爲至要感念之極弟將無以自裁駭惹得安彼
心可剜以謝知己也直似片肉着地耳指子之乳以乳弟背人
所謂非偏其弟賢也併其姊亦賢矣潦倒陳生竟何所至不知
何以致此孝慧童孝石碣竟當覓美石良工刻之摛以送人亦
景行一助待其亭成而徒圖之晚龜

上鄒南皋啓 代丘毛伯

伏以造化之權不爽其待賢聖多先摧而後伸君父之恩無窮
其計子孫或此留而數用使賢足爲他日之藉寧身不受知人
之明益知時局之必至因若先事以爲防一老慭遺萬方倚庇
恭惟師臺一代眞儒三朝元老正氣無虞孤立獨辭不禅
得罪貴權投身遐外頓講道鄒魯之鄉養性林阜之下允矣爲
先覺之師縱橫可一萬里懸然負天下之望低回且三十年詔
命久催滿車旋駕聖主若謂朝廷之上猶有可樂何爲不來而
先生亦曰君父之命無所復逃豈宜久臥維時蠹蜂孔熾國是
靡栽譬彼泛泛之舟不知所屆譬此貼貼之鳥爰止於誰遑遑
師之既歸屬冲聖之欲治吳公之銖殘人意伯紀之始成朝廷

方之于今執壽爲烈出囊中餘智文卿公之練事少年不如從枕上度師張德遠之屬江虜氣自沮此天眷人國之徵而朝有大臣之效也旣取司冠旋擦憲臺內則君德賴之輔成戎小子而實弘大外則臣工於焉振肅老成人尚有典型雖以薄劣如麟之資並荷斡嶸爲龍之寵待以國士引爲家人許與異量之材用示拔拭曷以同舟之義共濟艱難故得自奮其鵝技因用獲釋于蚤山夫臺師爲國爲民非相爲賜而不肖知我生我如何可言頎循踪徑之間不勝踈曠之罪雖大人所期者不在區區然私衷未展爲賓爲耿耿敬申行李愧未投桃物有大而可觀事或少以爲重竊以自恕幸惟俯存伏念上眷方殷豈大臣可自安之日而下情妄揣知名賢有復出之端援席久虛臺輿在邇簾愆而下是羲皇未許東山嘯傲伯仲之間見伊呂還看

北斗京華用終先帝之思併承後生之庇

上宋天岳老師啓 鄭關 官上

伏以盛世右文魁劍渾鷹揚之氣昏人作士棫樸昭河漢之章顧功名之呼來最捷武牛舍以鹿與而彼此之氣頗有神若蘊鳴而鶩應然居品欲峻立天下之全方能收天下之偏卽取人宜精得百士之諾不如得一士之諤此非尋常之應求而寔爲萬一之與幸者也恭惟明翁宋夫子文章司命人物主宗爭競秀甫申繇是降神崇德象賢微子于今爲烈下筆妙語言文雄散聖放言非仲逸吏隱專城民亦勞止不得已暫𨙝其近侍付百里之哀鴻王曰旋歸曾幾時特寵以禁垣矜一時之鳴鳳此龜卜矣我寵受之屬者天子御〜體臣請故比及三年觀上國壽考剛王去以六月息天滋思皇多士瀰惟此社稷之役何以得天人之師幸夫子有山陰道上之奇故小生吐龍泉劍光之氣歲路已強彌鬢欲短壯心不已伏櫪何嘶一日而遠七士無愧以人事君之忱三戰而復一朝深荷轉敗爲功之賜自頂及趾感心傷肝山川修阻立百舍以重趼而台論殷勤將一言而敬奉謂京華握手有期舉頭見日謂小禮明心何用厲志登雲士貴知心言猶在耳偏偏雖棠之恩勞馳神于遠室而區區戎蕆之獻慚成享之多儀伏候鑒存寬茲明發

謝貴州兩司啓

伏以經濟資經小雅靖四夷之訌孝獻勸孝向諭錞河北之戎終欲得人事君要在以仁輔友屬茲鉅典並荷明公鞏舉策擊力之兒襄豈一手一足之爲烈言不啻口感能忘心恭遇扶官人品識量學術事功亥有二首六身是其日數旣推奇博之無

窮公非四目兩口但多智謀復羨天才之獨絕允爲一世之重居然三代之英醫國稱神扁不煩天子憂邊建功在鬼方尾使夜郎知漢其或素企隆名或舊編晬子仰止有懷幸爾山青依舊德馨是托何當花亂撩人所恨者懸萬里而殊方所忻者去一時之共事皆言是科收士爲多拔十而五不知西南得朋有慶莫三而迷此其飽德之多豈但醉心之旣夫說士猶甘于肉況乎有肉如陵醉翁或意在山若者比山更重歌五福之詩當思所自飲雙厭之夜燭有其他嗟乎爲國鑄鼎不煩六州之鐵三年有成助我衆柴但須兩目相承一網而盡戎功如此爽思謂何食少西氏而爾崔何妨中聖假管城君以寫輕忭如狂

答都勻魏太守啓

伏以天際眞人品望素隆乎月旦雲間仙秩履聲已聽于星辰

方惟燕市之權怨拜鴻章之寵丈人貞吉尺素有靈恭惟某官天生貴種迹邁名家文章妙天下之言外甥幼婦人品超風塵而上叔父中郎入持王國之平出寄專城之重行參五馬坐謁雙鳧群祠遲百覺共謂貴而能勤干羽舞兩階遂使苗而不秀某才贊朽穢學植斷踈向託同人謬忝于宗之視可勝蒙我觚穢遠實之慚幸藉棘園析季林入登期山川之見隔復成道路之相違貴旅有覉不謂使君在此青山無主頓教過客要其入悲虛之洞宛然天上人間讀紀勝之書不減玄文綠字靈威丈人于焉匿禾馮夷使者不足抽奇以爲雖不見面而見其心何當餞被以文復落厥實青衣勸一衛之蹄素絹藏雙魚之腹故知右字廉吏遺金念范叔綈袍之寒周之亦可受也知安邑猪肝之賜拜矣不其愿歟敢以盟心不啻自口則致黔驢之伎用

盡夜乙之觀

答李部院啓

恭惟老台臺朝野雅望天人師資出鎮係西南之重共推今日文能入衆成朝廷之尊快覩明時伯紀有道齊名不足多異汾陽道駕其將無同則文德之有應而心學之獨勝也某僻處孤邑荒陬後學服膺名賢之教以爲天際其人誦習晉世之書或作枕中鴻寶何得登之敢望恩一御而無繇不謂事際適逢可云因緣多幸金蓰大纛在東序因知尚有典型玉衡氷壺懸清秋不道于今仰止入單而武節一新直欲取高郭令扇物即和風四灑更忘角勝奇章此謂社稷之臣益超功名而上顧托尊太山之崇嚮念谿谷之委以賢壽鄙以高從卑向慕古人吐握之風今炙明公謙光之氣接之以高妄君子有酒而使小人鼓

缶詩之以序爵秦言示卑猶之秦石獻尊滿頭戴德足將不堪剖腹自藏心猶能憶乃當七日來復之會猶存千里故人之思十萬橫磨劍詩云赫斯八千曳落河辭曰罰戒既惠朱提公子兼勤赤芾候人將畏途輟歌于旌萬而旅人買莊于車魚矣不肖猶婦人也知受而已明公其造物焉望報也乎所願勉自固植或者與有成立使不作流俗人違心之事庶不孤大君子提耳之思

五十初度答友人邀飲啓

伏以良友金石之資貫歲寒而不改鄙生蒲柳之質望秋氣以彫凋拘物者無所低昂感時者何當雄壹念某伯玉知非之年倏焉已及宣尼將仕之日逝矣何時戀見髀肉之復生幾度嗟壺之已缺以精神恕物者且謂髮短而心長執成敗論人者併

議體遠而神近此所以撫節興悲而詭時自遁也不意高明過存記錄長書錦字雖平日戲咲之言而弘開綺筵寔人心精微之致如何鄙薄得藉高深生我者何人抑聞秦而不樂感君甚此日且對酒以當歌敢因皓魄一輪用領玄談四坐

寄逸兒

昨夜得噩夢大臣結黨相譖殺而已欲不與不得脫焉光景正似道劭時之衰蕭道成之衰耳醒來猶疑非夢不寧者久之仕宦之畏途又不獨流賊也一夜思汝言其有理人心何厭之有以爲不足則無時而足矣我心癢而違此等種子夙具而微帶俗因未斷一人仕途彼此相形便難自止先立乎其大者六字是入世之妙訣也盍往觀乎時時覆噩夢之心或可不陷耳縕袍不耻大難事推其類而廣之何官之不可爲也汝其勉之吾

有子矣然此念亦勃進取之心以富貴之不可爲也并功名之
心而去之則目前文業皆在可巳矣不爭名于朝可耳生平屈
首受書一旦隨同人輩首天衢巳斷爵盧枯落亦志士所羞也
汝能勉我爲范生我亦爲勉汝爲實文字不嚾不剌不剌才亦
不生幸與汝兄共圖之兄弟宜相勉勉不可但修情面也

甲戌登第後家報

以積衰之勢托祖宗世修陰德以有今日蓋幾幾乎元之及榜
發而一時之眷皆歸予朽落之人鄙遜之事前此多折脊低眉
以圖非分乃公固恥不爲非徒以其嗜空名而破實家也我一
生甘絺學問自如此目前作卷頭十分省約須四五百金都下
不肯相貸物以武爲京官無處取償也然則我窘矣以老生獲
高科報至之時此心寂然不動雖其性稍有然而要亦其勞費

之慮以使之矣不知家中可借辦三百金否威逸二兒可勉勵
或昔兄弟俱有雋才不宜自滿自弱失上天所以予之之意與
負老父所以望之之心尼兒要曲體我懷好行其德學做好人
勤儉雅慎助成老父一個賢鄉紳決不可忘其寒落忠厚之後
大言大語美衣美食爲所不當爲六十老翁竟何所至思之思
之南征叔歸不尤須守分念故盧宗族倍宜恭睦于昔時敦崇
厚道理遣非意而已鄉英萬在大乙山房否同此致之

丙子家報

虜不滿萬周繞城下凡雄縣昌平等州縣十二皆破積金如山
積尸如陵國朝自罹虜禍以來未嘗有此吾援兵集者六萬人
如關寧大同宣府諸邊兵悉稱精勁過之輒靡而塘報首級無
一實事相隔僅一牆佰祿全盧而況數千里之外乎無論勝敗
之形不得的耗節賊來四十日尚不知其爲眞奴爲西虜也昌
平京師門戶半日而陷攻戰若神而總兵巢丕昌迎降反爲之
嚮導目今賊及津門通州裝擄僅七十餘併舟子千餘都化爲
賊我之所恃與賊之所忌惟祖大壽一人乃遲遲而至天子寵
之以慇賫錫之以帶玉重金爲實曾不變手遠緩而朝廷猶以
溫語相慰藉何所負于彼而呼之不前聞巳引步騎向山海遁
還歸矣此即祖大壽叛也祖制親王不朝而近藩遺命進朝馳
詔止之蓮又稱兵入援此即親王級也昨遼陽撫臺密揭云奴
久欲入犯今諜知內地凋殘巳統數萬鐵師渡河若眞說信然
則此番在內地者柳而非奴也柳弱且弗支而況奴乎京師三
面臨虜獨一面南走而陸之良涿水之通津過地是賊朝廷豈
無可恃止恃皇上洪福齊天然主宰巳搖尤有不忍言者思之

可爲寒心諸朝紳陸陸無有定志壯觀而議論百端平日豪傑
之士才張口便一手掩之目爲瀾計以我揣度來者果爲捕酋
則與奴當入與之分功不宜任其擄掠遠近老攜而後入也果
係與奴則既來矣來而既榜掠遠近若掃矣何必又自行然則
前云者應是邊帥虛聲恐喝以蓋其縱虜出口之罪耳此時身
以付君命以付天理自應爾豈得復尋深靜之地以畫餘年哉
母危稀甚小徒慰之以是歸報作書在八月廿四日也

己卯家報

仕途險鐵悔不用汝母子言而老出爲官也今不獨此虜入三
月而餘燕地所屬皆破深踩山東象至二三十萬而我軍幾不
監見敵盧督師長元今傳劉首輔亦隆馬死關外祖帥復潵入
薊邊無守卒京都兵空將空折色空西南千里而遙賊旅布滿

糧草及金錢尽能飛越其志盍欲北取眞定爲尾以挈宣府南取臨清爲首以窺齊豫州伺我內釁以成其事而京師截在其後又無一糧一兵爲援皇上左右無甚力臣策士豈髮都白百官平日怡堂悠忽虞陰今則憂念妻孥不羞走與虜可誅也此刻報東邊折墻四十里與奴復圖城百道俱攻我心更安此如溺人反吠耳小臣噤不得言言之彌急彌痛聲上諸君子彌以爲狂計惟決意定色視死如歸雖朝不坐燕不與其道不足以死而死比于毒藥之殺不得不死也大亂之世全眞爲上全眞之道儉德爲上汝輩識之正月初七日

又

虜已出口雖傳一半尚在內地然數十萬衆數萬萬輜重旣延表一二百里我兵不敢近而虜又欲見武于外以示有餘所在

攻陷州縣徐徐而返則半未出口不足慮也今番蹂六七十城殺二總制一藩王十數郡王其他貴富不可勝數男婦百萬擄壯丁數十萬所過二千里莽爲赤地我欲耕無人欲耕無食欲耕幷無牛種虜不來旦不足自支而况虜何事不來乎聞陝服之寇出河南而走山東就食禍愈難言寇鬼技窮虜乘賊隙勢必至于踏國而止奈何奈何試差論序難同寅往潰我往黔職名已過堂矣端節前後可抵家我已夢斷春明無復當世之望本圖覓一深險之地以盡餘年而事不得已非徒婆娑禿翁不宜逐逐風塵也此差須復命復命之後當決計老耳　一月廿八日

庚辰家報

接家報俄我大罹又說我大慚愧者二端慚者一端也今出京而南與保一帶皆人相食樹皮二十文才市一斤上賦數于官兵交手便北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則五年蝗旱人有二三百項田至衣錦綉而併命者所在蜂起當何以圖之而虜以百倍于我之強十倍于我之衆眈眈於臥榻之側看伺內釁秋高鳴鏑憂責不輕聖明焦勞爲古今所少而福重難逐之勢卒不能萬一挽回日今米價甚湧而九門輸米於其保山東者不禁運糧高僞斷河斷流一夫夜呼適齋之糧虜寇相因土賊中起一城之內腹猝變生黃巢陷長安金源入汴梁何必不復見乎皇上日日召對而羣臣束手非不有忠憤者勢誠有所難爲也我每念及大損眠食此其可懼者一然此爲國言也而尚未及家今覽家報如此其危可翹足而待又我與汝母非但如他人之夫婦云耳骨肉恩情而外更兼朋友之道義衰年老氣羸食少病

多我實慮其卒殞遄近不諱如何可言此其可懼者二而家人之和諧兒女子孫之平安雖是好事要之所喜不足敵其所懼矣至于逆女一節悔豈足言我生平凡事皆輕易而娶妾爲甚凡事不欲負人而待妾亦爲甚初不過日久岑寂難度借此自寬云耳來字字字至理讀之又覺爽然此汝父所以慚也服前但憂國家初不憂死而況憂官憂無錢乎祖父母與父母覃恩誥命特先齎回我秋無歸息汝兄弟備儀行焚黃之禮可矣

巳彥集卷之十三　終

臨川陳際泰大士著

詩

送李桐月出使汾州

匈芒鹿節楊柳依依御命迢方於晉之垂蕩盲送之有酒盈卮
爰開玉門井陘是求大石孤立載揚潤流一水十屬揚徊遺周
舜後晉鄙冀方爰庀甚屨丹味儉不中禮憑弔覇圖敢言暨子
猶維漢武遺祀汾陰天帝妃之以毋壬林豈必虎齒而有怡心
登彼介丘以悟之推輿嗟可去謝亦有辭不祿已碁而乃焚如
毋不獨脫脫焉焉歸驛車太行上與天黨遠瞻黄流有無汎慵
游河而南晉濮在望棄陰郎亮禾黍有萩期逝不至多此爰思
三足之烏不得爲奚彈飾里門我心則夷曰殺羔羊式歆厥幾

釋疑篇

域中二大式於九圍力也如牛士者如御嬝無凡毛覗其二兒
半且賤田爲厥玄妻拊橿而飄以爲我儀彼美孟姜是生二犧
不績其麻績文與詩夏不失藏冬不離歸萬里上書抗其奏辭
都慕德義思聆音徵偶發狂言譬之爲雞其距雖雄其冠則雌
卿寡弘度怒傷肝脾誣以不辯加以無稽豈有如士穿衣見私
可愛好公柰何猜之謹刑厥雉要脅靈祇此言不信若之何其
對心着地亦奚以爲是雖力生爲明見章

寄劉伯宗徵君

偶爾入城居嬰鳴類相呼披衣起相迎劉子惠員書開卷得佳
句贈我瑗與璐標韻降沈謝悟旨登浮屠穿穴破險固制古如
制奴叢復重氣央哀我鴟之雛何當羅羽翮嗷嗷泣路隅為我
傳人血爲我乞嗣盧此意何可忘伸瞻聊烏烏

送丁紫芳比部

元子語石虎知叔落羢否氣槓單騎飛拏之萬衆手以此揚奇
名千古無復偶安得如丁卿一身膽如斗身中王子尊視之等
吠狗驅之從便從驅之走不走一任鼠化肝一任鄉生肘上不
負君親下不負知厚身既無如何盤子性何陡城中十義人此
中全者某非獨全七尺方寸無猶苟王公大奇之序言作雷吼

呈章大力國博

斗大國東偏無處因僻陋路之厩厩地鼠巳御囊數革囊仰射
天輿夷不中怒我友握粟卜義文非搖苟意逆審繇辭休咎在
奇偶久恒非風體進退觀生否陽月十二日虜主復南冠十萬
錦州城攻擊連昏晝功 歆項間狂奴圖且狩疽突艮其背潰

心潰如竇病甚不知人無復辯誰某癈極而死矣非鬪千家覩
背乃不出項豆豈容入口剸腹作帝疕僵死成蒼狗神理固不
誣亦足慰其後餘黨躁叢南積貝高於阜則鬪而知之倖倖駢
豬走我師奮夾擊骨都崩厥首厥自叢頭來今朝但餘肥輩書
報玉皇此喜宜有驟下詔但平平恬然若固有此之謂聖人氣
象如天覆辟之九州田不可爲項畝雖彼井州兒投戈思印肘
戈似綠沉鎗印似黄金斗雖彼市中人烹肉而釃酒肉似紀千
山酒似桑乾溜雖彼街上儇狂奔更狂吼奔似商冬舞吼似餓
鷹吼

仰竹兒身長八尺膂力絕人凡殺賊數四事甚奇

生身在河北孟德之舊疆三臺兀以高衆目見臨漳得氣多毋
乃由來性剛方少從井州兒拳捧刀劍槍彎弓三百斤馳射逐

摯佷性好惡憤馬赤騎不須韁夜中鬪警急雙身傷自當時平
不獲展中年俛從商從商屢赴急兩擬馬上將健兒避其名欽
迹深自藏到家三十里摯盜掩之航叟中驚躍起射戒艷其王
公亦眇一目適中五六傷悅令風塵起天子欲自將拊髀思猛
士以定雲飛揚而公已老矣氣衰不復強曰從黃而翁合掌遥
佛場嗟哉不逢年我足爲之愉

和王子京潛岳解

天步欵艱難默默不得語何處解羽山此時寧審予未有室
家青蚨亦可釀陽則不厭深無使物能纏其隙不去入老生史
於杜假令世我視無令世我訶阿瞞踏泥水物來阻於洳覆車
非太行覆舟非瀛須入心更險危安得無寄慮吾既師若聃亦
復師列御示吾杜德機藏情冥喜怒中散不吾中步兵無良步

入虫爲劣斧我且爲方肉世已若攀原我盲以爲姓世已苦滔
天我盲以爲謝盡國既不能寧堪身受黨雖彼陰中生慾纏來
三顧秋風五丈原何以終鮑狐抱膝十畝間折腳以當裂樹飯
折腳鐺斧薪不澤淒乘我下澤車古人安車路田子耕無終數
年成都聚無故闢廬龍危林無安羽死以之付天不得爲人付
妻子縛其前西成足秣耗耳熱歌烏烏不須歌朱鷺無聚亦無
名無忻亦無忤攜柑聽黃鸝豈美夫部蘊甘寢臥于于不知日
巳旭虫虫者誰予徒使心瘠瘠赤手拯狂瀾祇損哀衆趣勢巳
東奔海何綠使西注北山有愚公至今咲姉孺身世兩不請纍
賢以大恒非直肯元稍見似心猶瞿褰衣不待渠納履不待韓
低頭自盟心仰頭訴孤婺但保一身體寧憂他人酗豈不夙夜
勤謂行則多露漏穴藝蛇鷙茂林乳虎乳出無以全具且莫言

射鮒所以重竜石而輕㧾珠璐惟彼走利人走死一何驚蛇蛇
出自口諄諄莫能諭厭聽頭觸屏自謝憊巳與我心則孔明不
復如斯晉綱彼王右軍苦誓自盟墓三復蓟門嘯服之乃無數
酒成澤飲之不復亦巾濾鹿得烹食之不復大官脯荀簡之胤
安抱米豈代斥疲幾不爲峨而炎火是赴壓腑亦可受何但爲
兩呼爲腹不爲目爲國不爲作有問定好好水土忌成壑會之
制在氣其卒成可怖消消不自激神瀆保無涸禍發乃必尅牛
山無生木備之乃在外患卒中所鏤是以古至人所戒在甚露
旦下士勤握哺既令逆奴兇尤將順民向坐使無能人頌德勤
遠者往者日以遠所待良在居北山畏移文此病將成肩岳神
如有靈茹我不我吐

贈武略將軍

雄長千人中恥學一窮措新野擬爲龍當陽稱壯庫上馬能殺
賊下馬作露布一取無定河三周華不注虜向目中無師從桃
上度百矢拜諸庭二卣薦之作塚像祁連山字題曹某墓丈夫
志如斯腐儒何足數

題文昌像仁合祠 撰仁寂 漢某巳

帝君梓潼人氏也欲究源流無爾雅牽馬胡奴狀似龔抱牘老
人形甚猶恒恒漢使槃尚書仙術儒術兩工者推康化而巳郡
西張綱埋輪都亭下

爲錢沃心督學

昔年李我臨昭武幾多名士焚書傳崇儒講席講多紛爲訛知
行得未聞我師雲怡蔡夫子鐵脊兩字深許汝別來數載會蒸

京撤郡官民僅友聞有酒酹我無酒酤醉便臥坦施陂陁陈邪作文不得鈍戶外宮投四本論先生一見悵圻然此事外人那得聞

許孟宏太夫人貞節詩

一門三節世所希姚娥嬀齡初執兒夫人壽高節又先天子下書旌揚之誠不自意其有此有此不喜反成悲未亡成名亡者逝念此悲當無窮期嗣子至性天所假愛敬哭泉泉淚之丁世有生兒出腹中社死我必悲哭社有子如斯可若何節高丘山徒悽咤夫人之事天所爲孟宏貴亦今日作若待子貴節乃奇無以處夫無子者

蘆上人

壬子十五年此心未捨癖我髮今已禿子禿當白巓我昔秀士今官長子昔和尚今普賢官長雖作不如士普賢不作徒坐禪既成普賢僧是佛視我官長如糞然或有輕僧不士齒請示陳生長短篇

口占遺楚中小姪石生

余與汝父生癸酉雖爲兄弟俱白首我有三兒巳老大汝父鞠汝周丁丑燕子方雛父且喃一歲有半學呼哥有兒雖不同胞生受恩深處宜無它姊拊兄時方洛血兄拊弟心應似鐵忒思溫厚從何來骨肉平生恐作疥我是汝伯家羊城二千里外戀心旌父老伯老家又遠含淚寫詩志丁寧

羅甥彥深歸武平

彥深羅子是吾甥不辭千里謁先生先生之名若太衍顧戀一語定生平當今異端紛且橫西男雖貴莫支撐吾子單家況子立那能百川一時要入道書中車馬集是誅非醉所便及自我策之有術焉拙夫得算百當千不如且讀且力田猶之且戰且學仙學仙不得可延庚學耕不失多逢年昔有汗漫志孤寄寂學居能說飛天學文文成積萬篇儻來丟字徙烹煎肯忌鄙言幸勉旃夜分書此不成眠

寄武平鍾濟川

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誦漢唐羽氏斯言猶在耳令人時憶渭陽鄉寄語陳生懸念舊貽衣隨處鍾靈久琴寄有主今何如故國故都堪回首故人在者易無雙名實兼收歲月長倫父何爲脊作古巍然獨顚斜靈光易于文字生聲價得嵩寧居諸子下天下功名豈一端悠悠使我思黃竊都門謁選大行人皇華雖重困風塵周爰物色巨時士慷慨如何得似君

東餘仲子

若父物外之賓鴻若兄人中之臥龍名父名兄若此矣子爲子弟難爲工文字出頭心似雪義聲載路氣如虹僕隔五年似昨日偶然一會多清風寄語故人衆昔盟黃龍一雙酒一鍾

東羅美中

我與君年皆癸酉是歲生人多陽九麻城孟白李太宰此外宦貴幾無有而我雖竄入間世光氣去身已白首況今禍難復殷流害氣不知何日否我在天北君天南獨從羣兒自側口目不居面反居足雖有遠明無戶牖世間萬事無足論群生于輿櫬生肘有兒能讀父之書糟者猶糟酒猶酒臭味不失斯已矣餘以付天敢多咎彥深羅子賦歸來口占寄君忘厭醜

寄閩中外兄

白石鑿鑿高峩峩山前人家並姓羅清溪左出水滂沱大石離
立如有轡疊陰重閉若深阿中有一士讀儒多其母余母戚云
何爹媽同生人非他余父余母時委迤屢往屢肉屢槃醒呼余
小字三婢哥授余塾經稜欲磨生不儒緩氣春和兩步當一趣
相過四子小學共切磋喙皆上口無差訛余幸虛名入制科文
走雞林北薛陀兄年七十鬢當皤強飯自愛愛則那讀奴何反

甘棠歌為郡太守蔡公賦

歲氣之說宜荒唐土虎應乃在江張長戟掮肝肝幾亡國主蒭
承達帝驅羊城之麻如支墻公壘廠石周四旁法製百砲取諸
叢萬斤硝石五千積部分壯士他力強私瞻豆未盥鼓槊手搏
勁寇如搏羊或持其胡擲之儡用意況深未敢揚日理文書坐
皇堂冠來在吾子無忙若怖甚者伏諸床自言衍郡七年將序

言賊人所未嘗聞自二十便枋稷化導無方自爽傷用威抵面
傍取光以酷進之怒厥雁太守有急民意忘男子走竊歸春擐
狂賊聞知遁山庄女嫌使我况兒郎從來人和豚金湯藏諸深
砂無宅藏我師扼險據神岡斷石傑木探虎穴三魁薄佛思帝
王一旦殺首飽狗腸餘賊山頭呼爹孃此何所至頗倒老單騎
逆之貫纍狂復厥井里使農桑所活千人今無雙勇冠終古學
慈育公子平日但尋常與人樂易無氷霜臨事乃如百煉剛習
深勇況實飛揚傳大真人誰其當天下有事公曰卯公樂眾武
運籌翊眾武樂公獻頌章所頌之旨云甘棠甘棠於公特一方

與王子琮

歲在庚辰孟夏穀寅戊酉若從騎旭幾人久吹光未續江海周
期集天驛東使先來烏三足君家老耄衰者僕所御維何寶書

錄老嫗據鑑耳以屬手筆神入立時復雜人三呼馬蹄促自公
令之寒衣覆日在上春歸果服以塞藉虛精爽混為屐齊統登
碎玉不可以句病長楅殺人口動石上讀奇字古文夏師俗神
契命訣亡深篤越歌道謠丧奇酷穆傳天問失詰曲大夢經言
偃淵穆尋繹微經得禁谷胡然而天獲單襯愛有峙山粲生鹿
精稱在下積而育世綿千祀貝生禍王子其人應斯籙孤鶩不
朋專不族搆蕊英絕喚之馥易人為之鵠越伏山巔呼虞使禾
菽理膈管照何能淑配彼陳生腹不目機神不供字曰麗髮不
假短衣戌尧詩入舌出徒彌跚

金誠齋七十壽詩 有序

余乙卯丙辰間館於金麗陽中丞家時余友徐介眉館去余
東山五里許則金誠齋招以教其子余生者一日余與章大

力同程方平金右軍散步訪之館在山谷間余生方莊譽齋
巳能文章讀甚設余因思東山有汪氏館去余館止隔一嶺
隊中登火射出小誦輒相闔還之案頭積余稿甚富然直空
論而已未嘗以一著相餉今此何為者將以語中丞公公咲
曰此固余宗傳非海陽所有也余誌之今二十五年矣嗣後
數㨿介眉于都門言誠齋先世與行誼甚悉余又誌之後余
以使事過淮陰則金生在焉握手敘年生甚歡因言尊公是
今日古人幸僑居於此宜相見然王程不得稽也今余試貴
竹復命相遇于淮陽舟不識也而失之生追語余曰今者余
父七十江都歐陽明府既為壽章先生幸為作傳以他一篇
何如以其粉本見遺事核文古欲變本而厲之度不詭又傳
非親頌之體無已請無為傳而為詩若歌且公五十初度公

家大中丞既巳賦㕘長詩矣請復之爲祓衍若干摂之而得百
韻則姑爲百齡之祝也
天下神皋羨此鄉諸山風氣相包藏皓山之國土驛開河淤諸
侯不足方好生偶異生無疆金公誠齋尤敦麗自金先世顯南
唐況復名父稱南陽從師乃得羅與楊論定坐之宣尼旁人生
何用綰金章作人如是人注睚於焉脩德襲前芳身得刑于婦
得汪相配以德號雙雙不在同年臾同床賢父賢舅不易將佳
兒佳婦斯難忘終不效人耆纖緗老爲蠹魚嚼墨莊終不效人
折腳鐺糙米塵飯矜清狂終不效人像孔方巳清寡婦共班行
斂致千金身亦常積而能散此爲良田廬不妨以予兄詩書不
妨以予邛觀公志度遠且長子既困久當騰驤夫人如公得內
襄有不足者輒解瑺佐公行義急人忙入穴出坎意揚揚屬有

天幸亦智囊物既濟矣身無砍訟祇一望雜栢篁手所自栽助
烝彷祠宇巍然周以廊歲時魚菽鼎羞粢誰爲倡之公言昌并
出私錢佐蕩黃有客有客骨寒霜遊魂不歸享以觴有狐有狐
縱在梁育育者魚憂無裳豈其羽毛輒飽颺公但微哂神不傷
頑洲盜飯留參戕無妄牽牛公佮羊見鬼一車闖穿墻何事致
公訟公堂官欲與杖公旁皇幸爾見直乞無相生平擇儕絕精
詳覓得丁郎兩口光女人悅貌又才當元禮閤之走且僵弱不
好弄老彌莊其嚴如冰和如湯客至百觥覗夜央呼盧浮白百
憂忘㤩餌從來遠太倉但養嬰兒及媄孃身躭形家步坂岡從
遊小奴並蹌踉況復生平多奇蘚說來全然似㕘張曾到曹溪
禮梵王崖下潭深百尺強失步踏空鳥翩翔㠁然在岸如履穌
又謁普陀泛大洋一山特出在蒼茫有人拍石聲琅琅入門見

帝似三郎慕過烈山坐漏航江水怒立長年慌電火張翁盡愴
惶浮空一鵠全資裝霧迷對面失艙艎浩然一色如大荒忽聞
鷄鳴知有庄及至荻洲徒欝蒼熾炭熬油理膏肓油沸四射如
箭芒公無異術變炎凉以手入油任手瘡從前矛事非背肱以
理相格適參商雀蛉龍入失所常萬物變化何可量公本仙人
莫此蒼㽕之老子適西羌朕尊化俗俗一匡萬有千歲身饒康
功成依舊侍玉皇公聞我言盍我觴

步韻胡青蓮比部

石尤作祟停河埠健兒時出橫塘路舉使奴客動千櫓竟夜呼
號如拏捕絡馬湖頭瀨水高懸溜千尺魚難渡北颷上來生氣
勢風驟水急波彌驚百夫挽之不得上三纜齊斷諗神怒婦女
搯掌掌出血口誦彌陀伏地怖陳郎頓額禱河伯肥豬大羊拜

且吐青驄一疋崑崙牽黃白作錠兼幣娃瑇瑁舟乃決然行前
渡太湖億萬步湖中暴客故縱横日睢下春不得住用蒸照水
承不蘭計窮依舊求神訴俄有兩舟燈忽明以䛀達塗得知處
無乘不甚信鬼神今知鬼神亦可路次日舟泊迦河劕河臣壑
河河上呼此時憂不在風波但憂日久相延誤腹中作悶可奈
何幸遇同人正五數越之東西大小胡嶺外子郎適舊故能生
既巳共朵恭李君亦復同蘭纂數州精鋭一時集千里神交茲
水乳青蓮楚楚意用豪氣蓋天下雄不仆好學酷似袁伯業酒
後揣予工作賦聖蹉玉樹月中看翹翹文字稱清悟一語能令
四坐傾內埋神檢相剣互園長姓字久落人下筆言語妙章句
猶憶當年南浦雲時時自說通玄著重孺一飲傾百觚醉呼旁
生聽部署一行作吏便辭丞鎮日淵溫如好婦太青泉推有道

入努雜興時黃叔度辨論嘗以少服物才地善藏不善露陳子
陳子最可憐髮不暇短良褒莫獨有大浮差勝人不解詩歌幸
解妬青道先生曰陳生子爲子語毋自固吾輩東西南北人扪
淫草草誠虛聒領今世路尚未夷區區顛此寧知務長篇縱有
千萬言不如下馬作露布衆聞此言長太息先生胸籌堪借箸
中有一人獨否否斯論未必有裨助道豈一端而已乎與人同
好乃向惡嘯歌謂足落吾事請問當年謝太傅

書扇頭與一長年

落馬湖頭多暴客三月三日石尤劇停舟三夕欲上口懸水千
尺魚龍辟曩曩分寸不得上臂大三羅一齊制敗舟入水不知
年下矴其中爲所齧波裏松椿如犬牙百夫出之不可得鄙性
平日頗堅定不覺號神哀以頹日落風駛勢益狂婦女啼呼當

天辟幸有張叟靖海人官運徐州載米秦急呼其徒持纜來犀
上指揮濟危追夜復千艘達天曙與之酒食辭不獲嗟嗟吾輩
大冠人中流一壺又誰則

水道引

江水發自岷山嶺岷山以西合深源昆明遠來數千里觀岷更
爲絕地紀又有衡陽下臨湘東爲彭蠡滙豫章漢水所得小州
水與江齊稱石孔美奴民足跡到嶺州餘州又遠無水憂略指
所及表以存大小遠近非所論世人信經不信視世人信聖不
信已遂令二水獨朝宗奄蔵君侯餘附庸滄王葛籍本禹貢餘
水何緣得自控我破萬里乘長風咸慨天複發自中世間萬事
皆如此今不信經不信史

短歌贈馬儁王聘吾聘吾按新從弟也

邪金眼孔大如箕獨於卿卿若有私草書龍蛇看不足綫寫數
言滿一腹不冀儒冠戴役稅要從桃上渡雄師手縛骨都六七
個坐使賊奴心膽破

田茗公榮最

黃池所治江之滸邑治去江七里所陸路參差午貫之上官過
客無邊數忌疲貨殫不易爲左員右方忘內著隔江烽火徹夜
光男兒注戍婦舂粮有冠之地民苦冠無冠之地民苦裝在器
劍貨戈砲矢在餉鹽鼓大豆臺何以治辦官不愁何以治辦民
不傷當令縣令即無賊人人思歸歸不得天子欲誅虜與冠火
速催徵無休息罰治多至數十級紗帽籠頭徒愁極他人治一
君兼兩兩縣所輸皆逾額天下從無此異才忠勤敏斷稱上臺
風波車馬思歸去書雖數上封不關朝廷惜才惜封疆苦君貴

甚知君哉世上蹇人多挾張自言欲上泛天航借使若輩皆得
上地下貴得有兒郎獨知升天無難事三年健翮道雲將功成
歸侍玉皇去臣之業在袞衣章

寄閻子翀

知君人地冠南天獨擅雄名三十年羽末封胡皆子弟辛壬癸
甲是高玄存心理詞宛精一無卿文章邊大千吳越山川針芥
合有神有分豈徒然

和羅無美古栢忠孝詩

荊州豈足效忠孤晉祚榮枯判此塗帝子告終蘇群輔與王嗒
運在相辟情知輕死誠多事不欲臨危少一夫何處精神今尚
在依稀記得第三株

寄宣黃何禹臁兼懷其師徐若水

知君識遠更情深一片傷心低俠任文字去非眞郭象才名無忌似韓會却壽今日遂初賦紛頻當時梁父吟如此從遊眞不俗高山何許一鳴琴

李同月光余三日出使晉蕭以詩見贈步韻酬之

春暖郊原草色芊行行贈我盡雲煙身爲太白原非赤家有宣烏可與玄一路者華東頁日幾時而帝北朝天豫州越石雖同調頗牧御猶獨在前

貴州典試還道逢友人下第遊鎮遠

貴州之役駒騾馳自言今歲携燕支堅弓勁弩僕姑箭短服大冠虎豹旗發戟已經三日夜論功無復一平奇中原事體多如此當時夫子欲居夷

因門人王汝新知其家總戎饒有武節短詩却寄

今歲挐舟出路河篇公何事數相過因登在昔晉靈歌又說其家馬伏波手挽寶弓三石重腰懸金印十斤多歸來飲至明堂上醉倚雕楹奏短歌

王汝新有族弟振揚總戎爲朝廷力臣慕而歌之

君本長材俠守邊難兄談說又紛然首承馬寨胡塵靜腰乳龍泉戰血鮮壯志欲教三箭定匈奴眞可一絲牽諸人猶殺黃金帶不識何鉊答聖天

送沅州守徐青城四十二韻

在昔稱徐偃爲人似宋襄仁心幾作聖憲衛失爲王食氣一身促流光千禩長曾玄多鼎盛奕葉不豪狂金紫輝冠蓋銀黃壯棟梁後嗣誰可屬吾于足相當鍾秀歸滇海劑根見豫章語言妙天下光蜺射辰旁頎聆蕭曹失指揮賈董降白眉雄五馬赤手持覆揭程爲時多事寧甘身久藏嘗析七澤國偶謂三苗鄉治苗見武節剖竹此支辞大武干戈戢大文謳詠揚諸侯勝眷介天子念邊防下瀬功如此虞遊委且將飽時飡養海雄壯持燒羗不耐城邊勤無終山外翻鉄報清虜野戢劍祀明堂忽以諸生弱翻爲四海強男兒眞佩印父母快稱觴

再送沅守

君本滇名族天生是使獨琴虞苗歡呼甲戌我俠梁予午谷無假酉展民有編虞申帝甚遠戊巳官登積棬上虞師多囊中知智足今時方用才王曰入司綸

雜文

大士先生小像贊 自述

周季以謀面用德晉世以形骸爲官不羅嶷光生之心與才而

等此之觀即光生曾不若逆旅之叟闕里之變即先生請笑抑何以齊芳曩彥爲後世衣食者乎崇禎戊寅二月寫羊城書

鄭恒古誌後跋

有耕于野而獲者出之則鄭恒與其夫人崔氏誌銘也余旣安乎在友人朱十河齋頭見之與會眞記全異不獨世俗所謂西廂者而已其事實甚具其欵識甚古知爲稽物無疑十河將復刻而廣之有闡幽翊教之思焉余謂古人事爲好事者所誣與名人之手爲讒者所託以成天下之惑如此類者不少幸有不幸焉而幸得白于世者百不一也予以爲歸崔事不足言而悲夫之見誣于後世之信邪說者故爲書其誌後如此

四烈婦傳後跋

女子性專貧家女子無珠玉之戀與理義文字之習則性尤專

天之不二則不二之而已大冠如簣者誠於死難而工於打諢
武責以讀書男子不如不讀書女子此都不足以服其心攻坐
腦中識文字所謂理義者太多耳然武臣未嘗讀書其誠於死
難而工於打諢乃甚於文臣何也此又鬚眉爲累不如無鬚無
眉者之事夫較專壹也今秋久翳甘泉中頗者微效乃在內臣
其得女子之似焉者已如此矣因讀常山壽百一所爲四烈婦
傳有感爲書其後如此

又

以舉世得四烈婦其爲女子之秋者少矣趙以烈書者皆爲婦
人其爲男子之烈者益少矣趙得天地肆剛之氣且如此則日
者誠下之急主輩雕散而武臣不方尚何怪哉以天下之男子
不如女子以趙之男子不如趙之女子此壽百一所爲傳四烈
婦感激用壯而不能已已也嘗見一匭云雖師威名一時朝野
逞其來而卒避敵如虎與它懦帥無異臣將以巾幗羞之哭此
如駡人奴曰狗才是爲辱狗非是辱奴秋巾幗者何異遣此書
筆也

潛岳解跋

潛岳其有憂患之心乎非借徑終南者也文曲與振古所無凡
一百五十餘句讀者數五字而讀之始得其韻稍失一句即須
從頭起矣予嘗見友人讀此乃作字字句得句七百六十五鄉
模二十字而此至於是文奇讀者尤奇也子京見示予以他故
不暇閱但讀頭行知爲五言古詩命平頭緣出腳韻度中間可
容九字奴子懸學押韻宜在幅下者乃倒而置之上式畢朱歌
沐取而與字坐處以廣之適山西楊生與東修謁余余曰且坐
揮筆成章而後見家數盃茶頃耳蘇子京曰余且改爲之毘瓶
冗無暇意亦不欲與與白道原有兩一之不可以與者解潛以
白者解與古有非非反反今有解解此亦子京功臣矣

陛峙說

王峙生曰潛南東南諸峯有黔婁遺跡疊石爲壘橋減高山者
書四篇曰黔婁子明道家之用峙雖未見其書然其書日在目
也今讀陳子之文猶是也願陳子之道頗廣有黔婁之高而去
其陛峙有其陛而去其高於自名陛峙也子其爲陛峙說陳子
遂曰天下名山多矣以高而奇以石貲而高石貲之高高而嶠
者也其一高立表測圭無尺寸別一見高之形一若高之勢何
也根盤大形之而矯嘗見雜劇中人上叢人以長一身有半之
衣被之覺其人秋而長便欲擬爲優黥之種晉司馬保長九尺
餘適有矮子之髻則入百斤之身爲之累耳黔婁之高幾以其
貧者以爲禍殃不過之田蘭爲之根盤如山之失其石貲即高
之名去矣峙之靈所生士字之子京京乎京乎性與形宜有以
應之石之貲植之而京石貲之山之高登之而京太行上黨州
縣其上數十人登其上如平地高與京皆亡有王子自病其陛
不陛不足以爲高不陛不足以暴黔婁然則子京之以自病爲
自譽矣然子京成進士方爲天子貴重之臣其以石爲貲者作
天下之幹而當去其陛黔婁誠不足效則子京以爲病而思去
之其自斷不亦審乎

已畜集卷之十四 終